馆藏
全本

雍正剑侠十三部

【第七部】

常杰森 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中华武侠小说名著馆藏全本

雍正剑侠十三部

（第七部）

常杰森　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目　录

第九十回

盗宝剑展艺西方林　匿钦府巧执无形道……（1）

第九十一回

三叩比丘脱尘得奇功　二打蓬莱群英大聚会 ……（56）

第九十二回

居心不良孟方教反功　嫁祸报仇采花盗作案……（128）

第九十三回

普静僧义缚不肖徒　骷髅鸟卧底藏峰岛……（175）

第九十四回

秦凤系舟巧遇高人　无双巧语攀附霞娘……（219）

第九十五回

释疑心谭天认义子　喜得宠于斗当郡马……（273）

第九十六回

尼姑庵错纳野鸳鸯　病老媪断案义灭亲……（320）

第九十七回

盗宝灯英雄险入囹圄　劫法场丑妇刀劈化图……（355）

第九十八回

三打蓬莱童林战恶僧　一脉相传剑客赠宝坤……（386）

第九十九回

于家庄童林珠联璧合　蓬莱岛慈云身首两分……（435）

第 一 百 回

蓬花祠谭天斩四龙　后山崖张旺赚英王…… (463)

第一百零一回

镇古侠夜探瓢家店　瓢八海脱险泄水道…… (493)

第一百零二回

受诈骗宗恒习武除贼　得逃脱燕普一招解围…… (519)

第一百零三回

云龙九现受命缉凶　庸医施奸终受其惩…… (558)

第一百零四回

王二爷迷武养奸人　罗教师逞淫乱闺阁…… (599)

第九十回

盗宝剑展艺西方林　匿钦府巧执无形道

话说娄爷一看宝剑没有了，不由得就是一愣。娄爷这一惊可非同小可，东张西望，看了看别无动作，自己站在那里怔神纳闷。无论他是多快的身法，我也应当看见他一个影儿，怎么会我连一点形迹全都没看见呢？大概不能有这么快的人吧，也许我未留神，宝剑被遮雨帘子挂掉，这倒是个情理。想到这里，转身撩起来遮雨帘子，俯身细看，看了半天一无所有，忽然间在雨帘子上有一根绳子，正把宝剑恰恰当当挂在了上面。娄爷看到这里，不由得暗自好笑，心说这幸亏是我心细，二次回来寻找，如若不然，宝剑背在身后，踪迹不见，不疑神怪就说是高人，其中误人不浅。这么看起来，外面成了名的剑侠，也不过是虚有其称，大多数都是类乎此事。想罢遂把宝剑取下来并不观看，仍然背在身后，东张西望，看了看清素素静落落，自己一想，我也用不着回归我的住所，倘若被众人看出来马脚，倒显得多有不便，再说那里也没有我多少东西，就是有点物件我舍他一走也不算什么。想到这里，一直够奔庙外，抬头望天，一轮明月倒挂天空，天的时候也就在三更，将然怔神之际，隐隐约约听见有人念佛，口中喊喝："好你胆大娄瑞，你竟敢趁着我的腿有残疾，够奔后面佛楼，盗走了我的宝剑，你不把我的宝剑给我放下，我跟你拚这条老命。"娄爷回头观看，看了看追来的并非别人，正是本庙的老方丈了义，晃动身形手中拄着一根饭碗粗细的大竹竿，

高有五尺多，哼哼唧唧晃晃悠悠，行走艰难往下追赶。娄爷并不理会，矮下身施展夜行术，磕膝盖碰胸口，脚跟打屁股蛋，飞也相似，往前紧走。他恐怕老方丈把他追上，一边跑着一边回头看，任凭你跑多快，老方丈他总离着数丈远近。正然行走之间，娄爷这才放心，果然把和尚落下了，准知道他的腿行走不便，不但看不见了和尚连影儿也没看见，娄瑞心中喜欢的了不得，自己蹿高纵矮，施展绝技，走到五鼓已过，东方发晓，这才来至在山口。娄爷定了定神，喘了喘气，把气喘过来，迈步往前行走，将然走了没有几步，面前一块大青石，在上面坐着一个出家的和尚，手中拢有一根大竹竿，正是西方禅林的方丈了义和尚。娄爷看着就是一怔，暗说道，人家的腿这个样儿，远比我走的快，真要腿上没有毛病，不用说比，我走都不准走的了。就在这么个工夫，和尚念佛，叫了一声："好胆大的娄瑞，来到我的西方禅林，一住数载，老僧那点亏负于你，因为什么够奔后阁佛楼，偷盗我的宝剑，一字不说转身就走，你岂不想你走的了吗？"娄爷闻听抢步上前，对着老和尚深深的作了一个揖，然后说道："老人家，我偷你老人家的宝剑，被你老人家追了下来，你老人家拿我娄瑞当作何如人也"。老和尚听着有气："我管你是何如人也，你不是奉父母命前来还愿？"娄爷听到这里，长叹了一口气，叫了一声："老人家错了，今天事已至此，我不能不说我的真情，要说我倒是姓娄名瑞，谈我乃是无名之辈，谈到我的老爹爹，可称得起是大名鼎鼎。他老人家已然隐迹多年了，住家在贵州城东小地名八里亭，按说我可不当子言父讳，话挤到这里，我可不能不说，他老人家名叫娄镇，天下英雄抬爱，人送外号叫"太乙剑客。"老和尚了义，听罢微然一笑，口念佛号：

“我打量何人，原来是娄镇之子，你叫娄瑞，你到我的庙中所为何事，要你实话实说。”娄爷说道：“实不相瞒，因为听我父亲说您的庙中，有柄宝剑流彩虹，他老人家说家传七十二趟地行剑，再有宝剑一口闯荡江湖何难成名，父子计议停妥，他老人家打发我前来，就为的是见着你老人家，可以谈谈，述说我父子的经过，想你老人家身入空门，乃是得道高僧，心存善念，用不着杀人的利器，如果听我所说的话要是有点道理，就许老人家以宝剑相赐。没想到我来到这里，数年的光景，老人家对于武学一字不提，每日夜晚够奔你老的禅堂窥探，已数月之久。昨夜晚巧啦，你老人家身染贵恙，命少师傅够奔后阁佛楼取宝剑，我暗中观看心中喜悦，也是弟子一时无知，盗取宝剑，不辞而别，打算回家，没想到老人家果然是世外的高人，早已来到此处相拦，没别的，求你老人家贵手高抬，饶恕弟子，并且求你老人家将宝剑割爱，赏赐于我，何况剑已然到了我的手中。”老和尚连连摆手，叫了一声：“娄瑞错了，宝剑到你的手中是什么剑，要说是流彩虹大概不对吧！”娄爷闻听一笑叫了一声：“剑客爷，我可不是自己高抬身分，够奔后阁佛楼，不费吹灰之力，得出来宝剑，老人家不信，请你老观看。”说到这里，伸手由背后连宝剑匣往下一撤，拿到手中，左手擎剑匣，右手摆剑把，一按绷簧，连撤了好几撤，并未撤动，娄瑞着急用力往外一掣，只听呛啷一声，宝剑离匣，娄爷看了看不由得一愣，但只见这口剑是一口铁片，剑通身上下全是红锈。娄爷看着瞪目发呆，暗说宝剑怎么会变了呢，难道说剑被人撤去，另换了一口假剑，插在了遮雨帘子上面的吗？真乃怪道。娄爷正然出神之际，老和尚微然一阵含笑，叫了一声：“娄瑞，别看你是家传的武学，

七十二趟地行剑，你的阅历还差的多呢！你要打算看古剑，你顺着我的手看。”就见老和尚用手一指，手里拿着那根大竹竿，然后由里面倒出一口宝剑，绿鲨鱼皮鞘，真金吞口，真金什件，这口剑年限可不少了，老和尚把竹竿，往旁边一放，左手掠住剑匣，右手荷剑把，哧的一声，宝剑离匣，光华缭绕，类似晚霞。娄瑞看得明白，不错，和尚拿的这口剑，正是自己在西方禅林后阁佛楼，头一次得出来的那口剑，怎么会又到了和尚手中呢？娄瑞那里知道。

书中暗表，要说这个和尚，可称得起是得道高僧，动静之间，善于悟化。由数年前娄瑞来到西方禅林降香，监寺僧把他陪到方丈室，老和尚跟他一见面，就见他二目炯炯放光，面上气色满足，就知道他不是平常人，必有绝艺在身。后来一谈是替父还愿，还要在庙中侍奉僧众数年，和尚一听这分明是有意前来访我，故意的弄这套言语。老方丈再三拒绝，无奈他不听，和尚无法，遂叫监寺僧打造了一对出号的大筲，叫他在庙中每日给各处挑水，天长日久他受不了苦楚，自然就不辞而别了，又谁知人家这个孩儿忍的了劳苦，一连数载，不但没有去意，连一句怨言都没有。后来老人家暗中调查娄爷的行动，这才明白，原来他是为宝剑流彩虹而来。再者说娄瑞他倒不算什么，老和尚调查明白，知道他是娄镇的后人，准知道这小子身分不矮，活该他得我这口宝剑，故意叫徒弟到后阁佛楼取来宝剑，老人家丹田加气，用气行功之法，把两条腿吹起来，看着如同浮肿一般。老人家所说的那片言语，不过就是讽刺他，其实早就知道娄爷在后窗户往里观看，老头子说的那个话，打算叫娄瑞自行出头，说明来历，再向和尚叩求，老方丈自然就把宝剑给他了。又知道他是条英雄，剑

客之子，家传绝艺七十二趟地行剑，真要是把宝剑得到了手中，可以纵横天下，又谁知这个孩儿不但不下来，并且还要待机行窃，老和尚暗含着点了点头，心说你既不肯出头，要暗地偷盗我的宝剑，我倒要看看你的功夫如何？老和尚想到这里，遂叫徒弟仍把剑送回后阁佛楼，细一看果然娄瑞追下小和尚去了。他老人家也站起身来，抽出来一口数十年未用的铁片宝剑，那个意思打算给他来个抽梁换柱，惩戒惩戒娄瑞。跟到了后阁佛楼，就是娄瑞施展技术，抖身纵到楼上脚登扶手，轻如狸猫，恰似猿猴。和尚看着点了点头，心说不错，真要说年青青的有这么一身功夫，如果行为正大，不走邪途，创荡江湖成名何难？后来一直到了楼梯踏板，撩起雨帘子，用绒绳开锁，到了里面，并未打火种，一直奔神龛将宝剑摘下来，往身后一插，撤身出来。老和尚赶紧把这口铁宝剑往雨帘上一挂，容着娄爷一转身的工夫，老人家由他的身后轻轻把宝剑摘走，抖身上房，要不然娄爷一出来的时候，觉得后面宝剑被帘子一挂，那就是老和尚把宝剑拿走了。要说娄爷家传绝技，七十二趟地行剑武学高强，但是跟了义和尚比到一处，那可就差的太多了，真有天渊之别。娄瑞应当宝剑一挂失踪，就该觉悟，他反倒各处观看，后来看剑挂在雨帘子上面，他真就认为是真剑被挂在这里，伸手摘下来连看也不看仍然插在背后。老和尚暗中观看，把脑瓜连摇了几摇，心说这小子究竟还是年青，老和尚又看他并不够奔寓所，由此就要远遁脱逃，老和尚看着有气，拿了一根大竹竿，平常倒不叫他当拐杖，习练功夫之时，这还是一件得意的兵器，里面是空膛的，遂将宝剑装在里面，手擎竹竿哈下腰在后面紧紧追赶。老人家离着他老是这么远，那个意思叫娄瑞看，我

是两腿有病，你施绝艺尚且不能把我落下，娄瑞这个时候就应当觉悟，止住脚步。没想到他倒奔命紧跑，老和尚急了，这才绕道前行，这就得说是人杰地灵，山上的道路和尚当然熟悉，再者说身为剑客，那个脚程就得说盖世无双，绕到了前面山口，将身坐至在青条石上，在那里等候。工夫不大，娄瑞就到了，和尚用言语相逼要看宝剑，娄瑞撤出了铁片剑，老人家微然一笑，遂由竹竿里面取出真剑来给他看，然后宝剑还匣，遂说道："娄瑞你错了，打你来到我的庙中，我就知道你定非寻常之人，时时刻刻以言语讽刺，孩儿你不但不拾岔，今反倒有意偷盗我的宝剑，我追赶你至此，也没有别的意思，就是因你数年的光景，任劳任怨，倒是有能耐之人，我看着还算不错，你不是为的是我这口小宝剑吗？我今情愿将剑相赐于你，佩带身旁，纵横天下，剪恶安良，替天行道，佩我这口宝剑，杀奸诛恶，庶不致愧对此宝。"说着话手中擎剑，满面含笑向着娄瑞一递，娄瑞一看，连连摆手，赶紧双膝点地，口称："剑客爷，自从有我进庙那一天，我可没敢拿你当作平常人，皆因我父亲说过，外面出家的僧人，得道高僧就是三位，可就提到你老师兄弟三位了，了然了因了义，全都是剑客的身分，我对于别的还敢多想吗？不过是打算讨你老个喜欢，所为的可就是流彩虹，就皆因知道你老人家乃是得道高僧，杀人的利器并无所用，愿求你老赏赐我，我借此成名。怎奈流彩虹的踪迹，既然不知，又没有谈话的机会，今天巧啦，你老叫弟子取剑，娄瑞一时着急，才立意偷盗，就是我这样的精神，才盗了这么一口假剑，可见得你老人家的身分，比娄瑞高出天地之外。如今你老人家要将宝剑相赐弟子，我可不敢领受，宝刀宝剑人人所爱，真要是我的能耐跟

你老相平，乘你老不备，盗走了流彩虹，那就另说。今天一看，你老的能为比娄瑞高的多，宝剑在你老身旁，名实相符，并且有保护宝剑之能，娄瑞要是拿了去，头一节勉强夺你老人家之爱，再者说凭我的能为，不称佩带此剑，不但不能凭此剑扫荡天下邪魔，而且亏负宝刃，甚至还许被他人盗走。”老和尚闻听，念了一声南无阿弥陀佛，叫了一声：“娄瑞，这个话你说的，情理上也有，可有一件，我既然看你是条英雄，堪称佩带我的宝剑，故尔相赠，这也算是物各有主。这口剑在我的庙中，埋没数十载，访拜我的剑侠，不可胜数，惟独谈到宝剑，我未尝敢以利器相赠。你身抱绝技，七十二趟地行剑，你父身为剑客，日聆庭训，别看年轻，决不至走入邪途，人格武术都能佩带此剑，纵横南北，成名天下。这口宝剑虽然是无价之宝，希世之珍，放在我的手内，不亚如废铁一般，岂不可惜。我今以宝剑赠送于你，分明是此剑有出头之日，话已说明，你也不必客气，如果再有三言两语，推推让让，你并非是小看宝剑，分明是看不起我了义僧。”说到这里，娄瑞连连上前磕头，口称：“老方丈，别说你老以宝剑相赐，就是不赐此剑，弟子也不敢小看你老人家，既然你老人家如此吩咐，真乃是千载难逢，弟子敬谨相谢。”说罢连连向上磕头。了义一看娄瑞十分敬谨，可算是一番诚意，不由得心中喜悦，这才把宝剑一擎，念了一声南无阿弥陀佛，眼向西方一合，默默似所有祝祷，然后把宝剑递给娄瑞。娄爷接剑在手，向上磕头，然后对天发誓：“过往神灵听真，今某年月日时，老剑客爷了义高僧，以宝剑相赐弟子娄瑞佩带身旁边，仗此剑行侠作义，日后如有错用此剑，娄瑞必遭五雷之劫。”说罢这才磕头，站起身形。了义老方丈，叫了一声：

“娄瑞，你赶快回家，见着你的父亲替我问候，咱们是青山不改，绿水长流，他年相见，后会有期，你就去吧！”娄爷将剑悬于肋下，心中很高兴，一听和尚如此吩咐，连连点头，忽然间了义想起娄瑞尚有零星物件存于庙中，那个意思叫他收拾收拾再走不迟，娄瑞口称：“剑客，弟子不回庙了，如果收拾零星物件，像我这种行为，叫人知道了，岂不贻笑天下英雄。这场事出我之身，入你老之目，局外人不得而知。”老和尚一听哈哈大笑，娄爷拱手向高僧告别。自此娄爷脱离了西方禅林，不过是顺着道路回归贵州八里亭家中。这么看起来人在外作一番事业，实在是不容易，就拿娄爷说，为一口宝剑，置身西方禅林，一恍八年，从中受了多少折磨，到如今还算是不错，总算大功告成。娄爷回到家中，见着自己爹爹，先行完了礼，然后就把在西方禅林前后之事，一句不瞒，对老人家细说了一遍，然后由肋下摘下来宝剑，献在老人家的面前，太乙剑客心中高兴，千辛万苦八载的光景，在西方禅林，真把了义和尚的宝刃得到了手中，这也算是缘分，遂将宝剑撤出来观看，光华缭绕，冷气森森。老人家看罢，将剑还匣，不过略微问了问了义的行动如何，孩儿又把前事详细一说，老头子太乙剑客听罢哈哈大笑，遂说道：“了义可算是高僧，由你一去他竟看出来你的行藏慨然以宝刃相赠，我可是老了，家传你七十二趟地行剑，身怀绝艺，再得此宝刃相佐，好自为之，成名何难，倘若受小人愚弄，身入了邪途，到了那时节，你可难逃性命。”娄瑞连连点头，叫了一声：“老人家，不用嘱咐，孩儿决不敢胡为。”自此娄瑞每天在家中不过就是研究武学的精华。住了些个日了，老人家向孩儿说到：“要打算成名，非得漂流在江湖里面，从中得作一场惊天动地

的大事，也不枉我教导你一番。”娄瑞点头，又在家中住了不到一个月，遂收拾好了小包袱，暗带宝剑，多带盘费，辞别了老爹爹，由家中出来，就算散游天下，也别管是南七，也别管是北六，全都要绕个湾儿，凭着自己所学的七十二趟地行剑，不敢说打遍了天下无敌，到处也不至于落了下风。他高高兴兴各处闲游，书不可重叙。

来至在四川成都地面，听人传言，有一座蓬莱岛，里面英王富昌富保臣，有意叛反大清国，收罗天下的英雄，此时声势浩大，堪称就要待机而发。娄爷听着就是一怔，暗想道英王有意叛反大清国，为什么成都府的官员，不专摺入都，奏明天子呢？任意叫他猖狂，大患养成剿灭艰难，岂非为国之害？我身怀绝艺，创荡江湖，我爹爹叫我作一番惊天动地之事，我何不入蓬莱前去卧底，有朝一日官兵来到，倒反蓬莱岂不赫赫扬名。自己想到这里，怎奈没有进岛的门路，应当从哪里下手呢？想了好半天，仍然无法，又一想只好到了那里随机应变就是了。够时候不过是吃喝，天晚住店，跟店里的伙计打听打听山里面的规则，伙计也说不详细，不过略微说了两句。娄爷来到了白龙江边，打算雇一只小船，跟人家说的明白，到蓬莱岛，在先前船只不肯，因为什么呢？也别管货客船只，要到了青龙白虎两道大闸的闸口，倘若船由那里一过，上面呐喊一声，下来滚木擂石，就许把船砸翻了，岛口上挂着有通告牌。娄爷一听，无论给人家多少钱，人家不渡那也叫无法，后来自己想起一个主意来，向船家说道：“你等不必害怕，我跟岛内，有好几位全都是至交的朋友，只要你们渡到那里，我必然多给酒钱。”水手一听，微然一笑，叫了一声：“客爷，只要你在岛内有认识人，这笔船钱用不着你

老花，岛里是那个规则。”说到这里，讲妥了船钱多少，船只靠岸搭好了跳板，娄爷上船，提锚撤跳，两个水手摇船，一个抱头一个扶舵，船往前行。一直顺着白龙江往前行走，走了工夫很大，远远看见蓬莱山峰高耸，巍峨翳日。左边白龙江，右边白沙江，两边两道大闸，左青龙右白虎，气势雄威，高耸耸气象庄严。小船将然往头里走，就听闸内呛啷啷一棒锣声，出来十几个小船，船分八字，当中一个为首的船头上站着一个人，用手点指，叫了一声：“小船，怎么越说你们越不听呢，岛口外边不是挂着通告牌了吗？客货船只不许由岛口前通行，如果不听，用滚木立将船只砸毁，这可不怨我们，你们这是故意的违背山规。”水手一听，吓的了不得，叫了一声：“客爷，你快答话，找谁你快说，如果说晚了，他们吩咐一声，滚木砸下来，船只立刻就碎了。”娄爷赶紧抱拳，向着对面为首的人，说了一声：“辛苦众位。”对面头目听了这一句话不住的上打一眼，下看一眼打量娄瑞，然后问道：“你找谁道辛苦，有事吗？”娄爷道：“我姓娄单字名瑞，号叫子霞，别号人称地行仙，烦劳回禀一声，我听说帅驾在此，收罗天下英雄。我是贵州人氏，千里迢迢特来投效，如果爷驾收录于我，在岛内能够栖身，我可忘不了众位头儿的好处。”水手们一听，这是招贤馆前来应募的，满面带笑说道：“这位娄老师，我们岛内设立文武招贤馆，但不知文武两科，你老是那一门？”娄爷闻听遂说道：“在下身通武技，并不善文。”头目一听说道：“你老在此候一候。”说着话拨转船头，到里面回话。娄爷在外面等候，等了足有一顿饭的工夫，才看见那一名头目出来，带笑说道：“娄老师，我给您回进去了，馆长有话，叫我把您陪到里面，船价多少，本岛付官份纹银五两，如

果道路远，您再另外给。”说到这里，蓬莱的伙计把钱拿过来，交给水手，叫娄爷倒船。说着话船往前行，进了青龙闸，一直来到船坞，弃舟登岸，有人陪着娄爷往里走，来至在里面招待室，叫娄爷坐待，从人献上茶来，单等馆主的吩咐，吃茶等候，过了好半天，这才来人传话，馆长有话：叫人把这位应募的娄老师陪到后面，馆主要亲自观看他的武学。说完了话，有人陪着娄爷来到了招贤馆，有人打起帘栊到里面观看，好大的地方，里面黄土铺地，设摆十八般兵刃架，这个房是坐南朝北，在东边是山墙，墙上挂着名人字画，靠墙摆几案头里八仙桌，两边的椅子，在椅子下垂首，站着一个人堂堂仪表，英雄气慨。喽兵用手一指，叫了一声娄老师，这就是我们的馆长，姓秦官印治明。又向着馆长说道，这就是应募的姓娄娄老师。秦治明上一眼下一眼，打量地行仙，四方脸膛，微有墨髯，光着头没戴帽子，看那样儿倒是精神百倍，让坐献茶，彼此客气了几句，然后秦治明说道：“娄老师你老人家如果有什么绝艺，请你当场练两招我看看，如果你老是普通的武学，打算谋一点差使，我这里就派，倘或说你老身有绝招，我禀明军师大帅，请你老后面试艺，叫爷驾量材委用。”娄爷听着这话，心里头为难，有意要献自己绝艺，七十二趟地行剑，我们这是祖传的能为，外面没人会练，如果我把绝艺一露，人家准知道我是太乙剑客的后人，倘若岛内有什么高人，暗地监视于我，稍微有露马脚之处，到那时我是有命难活，你说我要是不露我的真能耐，我又得不了大权。思想了好半天，倒不如还是不露我的真功夫，他们倒不把我放在心上，得了机会，我在岛内作上一点事业，也叫他们知道我是何如人也。自己想到这里，眼看着秦治明，叫了

一声："馆长，娄瑞的功夫，不过就是微末的武学，何敢在天王殿前献丑，身上有几手粗拳笨脚，我在你老的面前练几手你老看，只要大大小小给我一点差使，有立足之地，我就感激不浅。"秦爷闻听说了一声"客气了"。娄爷遂来至在当场，双手下垂先练了一套拳，练完这趟拳，又练了一趟刀，拳是大红拳，刀是六合刀，这两趟功夫，本来都是平平常常，虽然是蒙学初练的功夫，人家娄爷的身分在那里了，练的津津有味，腰腿灵活秦爷看着爱惜，娄爷把招收住了，坐在那里休息。秦爷一想把他安派那里呢？一想大帅府谭天那里，四十八名旗牌之中，尚缺三额，倒不如把娄瑞补在旗牌营，派人送他到陆军大帅府，谭大帅看见我给他挑的这名旗牌，他准说不出错来，跟娄爷把话说明，暂时先给你补个旗牌的名字，到陆军大帅府，嗣后有功另有升赏。说罢派人把娄爷送到大帅府，告诉手下人，把娄爷的来历，跟大帅说明。谭天闻听，知道这个娄旗牌，是秦治明眼看的武学还不错，谭天又看了看，外表也很看的过去，不由得心中喜爱，留在了府中，作为心腹，凡事还都是娄爷在头里站着。

今天夜晚，老人家镇古侠，宝刀斗群雄，所有的王官旗牌人等，团团围住，娄爷心中难过，有心不出头，大帅吩咐下来了，有心过去出头动手，看这位白发苍苍的老人家，这么些个人围着老人家动手，如入无人之境，指东打西，不亚如生龙活虎一般，一时之间，就是想不起来他老人家是谁。想够多时，猛然间心里一动：别忙，在家中听我父亲说过，大清国四大名剑，头一位家住陕西凤翔府，姓董单字名乾，号叫化一，外号人称镇古侠，你说要是他老人家，这口刀由那里来的呢？正然心中想着，再一看旗牌王官，已然死了二三

十名，自己看着不由得机伶伶打了一个寒战，此时燕普出头，亲自会斗老头儿，听老人家自报名姓，叫作董化一，娄爷这才明白。后来燕普力不能支，请来人古鱼古二寺的高僧，了因慈云爷儿两个，了因来到当场，摆如意跟老头动手，恰巧棋逢对手，分不出来高低上下，后来石头僧抬臂膀撤他的短把追魂铲，念了一声佛号，那个意思要打算师徒爷儿两个，双战董化一。可别看董爷这么高的身分，赌斗了因不过就是二十手而已，如果再加上慈云，老人家是有命难活，再者进剑山蓬莱岛，就是他老人家只身前来，连一个帮手都没有，难道说就看着他老人家当场亡命吗？论说起来我娄瑞应当等机会，单等有官人前来打岛，我在里面倒反蓬莱，那才算对，话可虽然这么说，团体未结要打算起事，那是不能成功的，倒不如今天我亮出军刃，辅助老人家镇古侠，不怕我们爷儿两个，全都走不了，被众人围上，死在了天王殿，也算是死得其所，准落个死后留名。真要是从中能够搭救老人家镇古侠不死，我们爷儿两个，从此出离了剑山，另寻安身之所，倒也不错。自己想到这里，并不慌忙，呛啷啷由肋下撤出来宝剑，说道："慈云慢来。"老人家镇古侠留神观看，他可不认得人，他认得这口宝剑，他知道这口宝剑到了了义和尚的手内，怎么会跑到旗牌这里来呢？莫非说这个旗牌他是了义的弟子，也未可知。正然心中思想着，就见他往前一窜，摆手中宝剑，敌住了慈云。慈云和尚手中一对追魂铲，跟他的老师练艺六十年，未曾离开老师左右，头一次战船上面动手，正遇见珍珠佛董瑞董四爷，今日他看见了娄瑞，手中一口宝剑，灼灼放光，剑招七十二趟地行剑，剑走下盘，要凭娄瑞一个人，他可未必赢的了石头僧，头一节和尚练艺多年，火候已

到，再者说他是名人所传，招法绝伦，要说一招一式，娄瑞他可未必赢的了和尚，这一次娄爷跟和尚比了个平手，就皆因娄爷的剑招高，七十二趟地行剑独出一家，再有这口宝刃，手有利器精神倍加，要不然他这七十二趟地行剑，到后文书传给童林，童海川才名传天下，这一次动手，将将就就跟慈云战了个对手。董爷一面动手，一面留神观看，自己敌住了因，还要斜目打量娄瑞，他看见娄瑞这趟剑招他可认得，知道是七十二趟地行剑，江湖上面别人没有，这趟剑就是贵州府八里亭太乙老剑客娄镇，他乃是家传的武学，这个旗牌或者是娄镇之子，也许是娄镇的徒弟，只要是他的后人，江湖上又添了一位英雄。老头子一高兴，精神振作，手中这口龙鳞宝刃，遮前挡后弥左护右，圈住了和尚了因，慈云追魂铲，一招紧似一招，董爷跟了因动手，已然五十多个照面，娄瑞跟慈云动手，也有二三十个回合。

猛然间就听有人高声喊喝："小小的旗牌，娄瑞你还敢在天王殿逞雄会斗少禅师，来！来！来！这可不算我不对，我要并力协攻，要你项上的人头。"说话的光景往前一窜，来到了正当中。娄爷一看这个人长的好凶，身高足有七尺多，肩宽背厚脯子肉翻着，大拳头方手腕，胳膊上一下子青筋，身上穿青绸子大褂，青布洒鞋，白袜子打着绑腿，四方脸面，青虚虚两道环儿绞的眉，直插入鬓，二目如灯，大狮子鼻子翻鼻孔，厚嘴唇，连鬓络腮的胡须，倒是大耳有轮，剪子股小辫儿，挽了一个纽儿。娄爷一看认得，这是左膀寨三横，头一位姓熊名环报，外号人称九劫雷，手使一对十八节水磨竹节钢鞭，这对鞭足够十六七斤一只，在左膀寨号称臂力无敌，那可真叫横。他看娄瑞不过是小小的旗牌，少禅师一个人真

赢不了他，未免看着有气，他说的话未免太不讲理了。他不叫慈云撤招，打算双战一个，话到声到，双鞭一摆，来到了当场。娄爷一看未免吓了一跳，在帅府常听人说，知道这个小子勇力过人，自己战慈云不过就是将将就就，如果再加上他，我焉能敌的了，心中着急，那算白费，眼看小子已然递了招了，无法只可擎剑接招，将然把剑一摆，还未能还招鞭就到了，闪身躲过鞭，后面追魂铲又递将进来，两个人四件军刃，围住了娄瑞，娄瑞一看不好，不用甚多，不过三五个照面，娄瑞想活万难。旁边老人家镇古侠看得明白，人家这个旗牌，我已然听明白了，姓娄名瑞，不问可知，一定是娄镇之子，人家孩子不雇一切，冒险出头给我帮忙，倘若为我有个一差二错，我怎能对的过人家。董爷想到这里，把心一横，虚晃一刀，将身往外一纵，双手捧刀对准了慈云后心便扎，慈云正然得意洋洋，猛然间听见后面有金刃之声，知道有人暗算，赶紧掉转身用铲压老人家宝刀，左手军刃一压，右手铲便砸，镇古侠往旁边一闪身，就听叭哧一声，留神一看，可了不得了，娄瑞剑斩了熊环报，把和尚了因气得不住的口念佛号，手摆如意，打算过来给熊环报复仇。这工夫早有铁幡杆陈通，一摆手中丧门螺丝棍，棍与棍相碰当当的山响，抖丹田呐喊一声，如同半空中打了一个霹雳相彷，往外一窜，双棍搭在一处，泰山压顶够奔娄瑞往下便砸，娄瑞一看棍到，撤左步闪身用宝剑往下一压他的棍头，跟着身向下一矮，这一手是人家七十二趟地行剑，里面的绝招，名叫进步撩阴，招急剑快，小子想躲焉能够，叭哧一声肚肠皆崩，家伙撤手死尸跌倒。此时董爷看着，心里头通快，老头子可不算老舒服，一个人斗的是了因长老，慈云和尚，娄爷剑斩了陈通，将然

一抖精神，又有一人呐喊前来，看了看正是三横之中的第三位，石头象周铁虎，一摆手中短把轧油锤，扑奔娄爷而来。这三个人每日耳鬓厮磨，在一处很是不错。再说他们都是天真漫烂之人，一看那两个人当场亡命，真是惨不忍睹，说话声音带着悲悲切切，擎着军刃，高声喊喝："小子娄瑞，你往那里走，拿命来。"说着话施行鞘式，左手一挥右锤，够奔娄爷头顶击来，娄瑞一看锤到，跨步往旁边一闪，用宝剑向上一接，耳轮中就听吧的一声宝剑削断了锤头，跟着用了个拨草寻蛇，只听得叭的一声，剑到头落，军刃抛落尘埃，死尸跌倒。剑山蓬莱岛的三横，位位都是膂力过人，没想到今天遇见了娄瑞，转瞬之际，三个人皆死在宝剑之下，站殿将军，武士王官，旗牌人等，一个个都吓得目瞪口呆，没想到娄旗牌身有绝艺，隐居蓬莱里面，今日出头，剑斩三横，真正令人可怕。就在这么个工夫，娄瑞斩了三横，就如同凶神附体，掉脸观看，就见老头儿镇古侠力敌和尚师徒二人，未免有气，那个意思，打算摆剑过去协力相帮。将然想到这里，猛然间通法禅师了因往外一纵，手持如意够奔娄爷便打，娄瑞一看军刃到一晃身，打算捧剑进招，还未能转过身来，被了因蹦起来一腿，嘣的一声，踹出去足有一丈多远，翻身跌倒。娄爷可算的是高人，别看人躺下可未撒手扔宝剑，恐怕天王殿人是多的，他们都知道这口剑是无价之宝，有钱难买，真要被他们得了去，岂不亏负当年了义长老赠剑之德，故尔他没撒手扔剑。就在这么个工夫，董爷看得明白，人家娄瑞可为了我了，我要叫人家娄瑞在此受点儿委屈，我的良心怎能够过的去，想到这里，对着慈云虚晃一刀，纵起身施展燕子三抄水，一连就是三纵，来到了娄爷的近前，未等他爬起来，下

腰一把提起来，向外一丢，娄爷身体灵便，就借着老人家一丢的这个劲儿，随着用了个云里翻儿，脚落尘埃，背剑回头观看，老头子跟着喊道："哎哟娄瑞呀，咱们走吧，人也宰啦脸也露啦，此时不走，再想走可就走不了啦。"这句话可是董爷挤出来的，本来自从进岛之时，老头子就打算大闹天王殿，闹个天翻地覆，凭着自己身上的功夫，把有头有脸之人杀上几个，不怕自己死在天王殿，剩下一群无能之辈，也不足为患了。这是老人家本意，进岛就为的是一死相拼，到如今出来这么一个娄瑞，这可就不能这么说了，自己豁的出去，知道人家娄瑞家里尚有什么人，我若在此恋战，使娄瑞有个长短，岂不是对不起人家吗？倒不如赶紧一走，有什么话回头再说。当下娄瑞在头前哈着腰往前紧走，董爷在后面跟随，爷儿两个出离了天王殿，要说天王殿上追的人倒是不少，武士王官站殿将军，可有一样儿，谁也不肯拚命往前追赶，不过虚张声势，高声喊喝。此时英王在座上看得明明白白，眼看着军师燕普，大帅谭天说道："可惜凭咱们剑山蓬莱岛这些个英雄剑侠，就来了这么一个董乾董化一，旗牌之中出来一个娄瑞，闹得天翻地覆，这些个人看着全都不敢追赶，这还怎能够成其大事，拿获不着他们二人，所有岛内的英雄，听候我的发落。"这时众人全都面面相观，在场的众人全不好看，头一个是燕普念了一声佛号，口称"王驾休得着急，不才燕普，率领各位将军，随后追赶，务必将他二人拿获听爷的发落。"这句话未曾说完，大帅谭天手按剑把，叫了一声"仙长，既然如此，不才谭天保护王驾。"这个地方谭天就算高，头一节知道自己的武学赢不了董爷，再说还有点儿情面，以保驾为名，暗含着就是不斗镇古侠。不表谭天，单说的是燕普头

前走，后面带着十二位站殿将军，二十四名旗牌，五十名王官，各持军刃在后面齐声喊喝，随后紧紧追赶。要说就凭董乾这么一位剑客在这里，道路他可不熟，在里面也得东扎西撞，别看这么高的武学，逃也不准逃的了，所好的一节，娄瑞在蓬莱里面，就算是人杰地灵，他在头前率领，董爷后面跟随，天色在四鼓多，堪堪就交五更，后面追赶之人，打着灯笼火把，亮子油松，在后面紧紧追赶。站殿将军之中，别位不说，惟独杜清风暗自有气，就凭我们弟兄，受恩师所传，武学高强人称剑客，来了这么一个董乾，把天王殿闹的地覆天翻，也不怨人家有这么大的威名，手中一口宝刀果有绝艺，惟独娄瑞不过是一名旗牌，他也要跟董爷在一处耀武扬威，我今天要不把他拿获，结果他的性命，难消我心中的恶气。想到这里两腿如飞。老道还是果有真传，向前紧紧追赶，追来追去天色已然大天大亮，猛然观看，就见半山腰里有一个鹅头峰，燕普看的明白，天光大亮，已然来到了山顶，就不用追赶了，他遂站在高处观看，周周围围全都是岛内的心腹，你们还能够跑的了。到了杜清风他就不然了，他一看天光大亮，追的更有劲，他说这个，天亮有了眼目，我们蓬莱人算官的，你们探岛算私的，就打着说拿不着董乾，也可以捉住娄瑞。想到这里，心中高兴，两腿如飞往前追赶，也不过相隔地行仙娄瑞的两三丈远，要是凭镇古侠的身分，别说他就是全都算上，也未必有人能够追的上，皆因老人家道路不熟，全凭娄瑞头前领道，娄瑞的脚程，绝以没有董爷快，故此才叫杜清风追上。老道看着高兴，手中擎着宝剑，念了一声佛号，叫道："娄瑞，爷驾对于你那一点亏负，因何违背山规，反相他人，今天倒不如将你拿获，送到天王殿，听爷的发落。"说到

这里，往前一窜，手擎宝剑对准了娄瑞一刺，未等娄爷还手，镇古侠看着乐了，“哎呀，杜清风别人都可以抖精神，你有何能何德，还要在我们的面前，耀武扬威。”老人家说到这里，手擎这口龙鳞刀，对准了宝剑一削，跳起来一腿，咯的一声了不得了，由上面跌倒，这个地方正是崎斜的山坡，下面白茫茫水，眼看小子咕噜着到了下面，死活不说，后面众人看得明白，一个个全都吓的胆战心惊。老头子也不过三晃两晃，带着娄瑞借道而逃。云台剑客燕普，带着众人正然看着发怔，猛然间听见岛内的钟声嗡嗡嗡，燕普听着一愣，平常之事，决不能响钟，钟声一响，不是有人抢山，便是有人打岛，遂带领众人往回走。此时报事喽兵已然来到，向着军师禀告明白，谭大帅正然在岛内调兵预备，天险庄的胜裕胜陶然带领庄兵，二次攻打剑山蓬莱岛。

书中代言，老人家谈笑龙君胜裕，前一次攻打剑山蓬莱岛，倒反了四龙，虽然说未能大获全胜，也足叫蓬莱里面的英王富昌富保臣，大吃虚惊。正然在家里跟各位剑客，银面仙猿铁背昆仑石爷，神枪镇八方段灯段洪亮，大家计划二次打岛，可惜一件就是缺人，就得说撒帖聘请天下英雄，各种武术家保镖护院，全都在内，甚至于隐居山中，不出头的英雄，也全都把他请出来，作为义务，二次打岛，就有说先奔公馆，叫钦差老大人，打发随行委员，各位侠客，前来协力相帮。大家到了一处，就算是其说不一，大家就为这段事，计议好几天，未能得着相当的主意，好在一样儿，三位剑客爷听喝，碧目金晴佛姜爷，太极八卦庶士张爷，珍珠佛董爷，这三位剑客里面的张爷，要不然还回不来，够奔北京面见天师，请旨发兵。他老人家就怕三庄没有人，有他老人家在场，成

了名的剑客，论武术可称得起技术绝伦，虽然是回来，可也想不出来怎么办法，只可听喝，这叫人随将令草随风，故尔老三位并不答言，就凭这么一位隐士胜裕，好几天竟没想起相当的法子。这一天巧啦，众人正在厅房计议之时，钦差老大人公馆，打发二侠客侯杰携带少年英雄，来到庄门口求见老人家。胜裕一想，公馆派人前来，必然是接应打岛，这可算巧极了，不但侯二爷来了，一般少年的英雄全都来了。这个时候别人心里不难过，惟独钦差老大人，官称极品，出都的二号皇上，代天巡狩，自己在公馆之中，还仗着各位侠客保护。南侠、北侠、镇东侠、妙手赛何缓宋品宋文元、云中侠何立何乃中、镇西方马奎马龙元、世界妙手九尾宗彝司徒朗及少年英雄，众人在前面差官房落坐，钦差老大人在后面跟随行师爷杨有芝，办各处的公事，自己心中非常难过。头一节童海川等，三侠夜探蓬莱岛，不知吉凶如何，再者说二次遣派神刀手黄志，铁背昆仑石铎，连同红桃鲜郝文俊，前去打听虚实，也是仍无回音。老剑客太极八卦庶士张鸿钧进北京，面见天帅面圣，请旨发兵，本爵的奏摺已然走了多时，到现在也听不见旨意下。究竟调那一处的兵，攻打蓬莱，自己心中想着焦急万分，任什么主意也想不出来，这就叫没办法，每日如是，把大众侠客，请到后面大家一商议，位位擦拳磨掌，并无办法。这一天晚饭过，天刚要掌灯，各位侠客在差官房里坐着，镇东侠眼看着各位，叫了一声，“列位侠客，各位少年的英雄，今天老朽侯廷抢句话说，要说公馆重责千斤重担，可全都在海川一个人身上了，海川蓬莱遇险，死活不知，公馆不能无人负责，倘若是出了事，那一位担得起，这个话可也不算我多虑，倘若夜晚之间，蓬莱派人前来搅闹老

大人的公馆，咱们要是防备不到，未免显着脸上无光，这也不算我好事专权，咱们得分派分派，能叫备而不用，不可叫他用而不备。”众人中听镇东侠所说之话有理，众人抱拳说道，侯老侠客话说这里，我们众人听你老人家的分派。镇东侠闻听，微然一笑道：“大家既然捧我，我可要抖胆了，文元宋大哥，何马二位贤弟，跟我二弟侯杰，你们老哥儿四个算前夜，一直到三更，后半夜不才我跟老哥哥北侠老侠客，南侠仙长司马空，司徒朗，我们哥儿四个算后半夜，穿云玉白猿带领众小弟兄弟老少英雄，前后巡查。”众人一听把拨分派的很好，要不然众人全都有一种观望之心，向前恐怕人说专权，落后又怕人说不前不后，大家可就挤在一处了，这一分开，事有专责倒省得误事。把话说完了，又喝了几怀茶，天可不早了，已然定更，这老四位宋爷何爷马爷侯爷，要论身分这就是二侠侯杰稍为欠点儿，那三位侠客名传天下，每人有一口宝刃；要说交情，二侠跟他们都不错。自从金光寺月下三侠会，他们还拿侯二爷真当个朋友，别看二侠这个样儿，谈到交朋友，二爷可称得起是血心热胆，跟这三位走到一块，除了宋爷，就数二侠岁数大，各带军刃出离了差官房，溜溜达达，前后绕弯儿，来到后面一看，上房里面，灯光明亮，一共是上房五间，当中三间，两旁边各有耳房。四位侠客来在阶台上面，隔着帘栊观看，屋里头就是老大人一个人，坐在那里休息，暗间就是随行杨师爷，在灯下办公。各位侠客略把脚步放重些，大人在里面问谁，外面四位侠客答道我，大人叫进来，四位侠客这才启帘栊来至在里面，大人一看原来是四位侠客微然一欠身，遂说道：“各位未曾休息后面有事吗？”宋文元微然一笑，抱拳说道：“跟大人回，这乃是镇东侠侯振远，他恐怕

公馆事出意外，特派众人分班上夜，前后云游，以防公馆的不测。”大人听到这里点了点头，遂说道：“各位侠客分神帮忙。”略微谈了几句闲话，各位侠客遂起身，大人也不送，不过就是一摆手，各位侠客退出来，仍然各处绕弯儿由前至后，抖擞精神。这四位威风凛凛，精神百倍，前后绕弯来回不息绕来绕去，堪堪就到了三鼓啦，这四位英雄将然由大人的上房绕过去，老大人一个人，坐至在屋中上垂首椅子上，梳理胡须，心中暗道，剑山蓬莱如何解决，才算圆满。

将然想到这里，外面进来一个人，老大人留神一看，但见他是出家的老道，身上穿蓝粗布道服，颔下银须飘满了前胸，大人一看就是一怔，他老人家认得这个老道，不是别人就是在剑州州衙行刺的刺客，无形剑客万俟羽修，身后背着一对军刃量天尺。要说老道来的可是个机会，皆因他在玉皇庙辅助化圆，赌斗三侠，后来老剑客董乾赶到，大喝一声吓走了老道。要说人格，化圆他那个身分，跟无形剑客一比，真有天渊之别，无形剑客他还真不知道化圆，以惨祸置死桂竹山桂竹庵，他要是知道从中的底细，说什么他也不进玉皇庙。皆因他不知，一看董爷到，头一节赢不了董乾，再说情理又不通，辅助恶人未免有失自己的身分，他这才一语不发，转身就走。走出很远，军刃收拾好了，手理着胡须暗含着思想，看起来人作事不能够意狠心毒，我万俟羽修，由成人那一天，我作事未尝有赶尽杀绝之时，这一次我为英王富昌，国家的大事，那就不能那么说了，天下英雄躲我者生，挡我者死，这乃是出于不得已而为之，真我要象化圆这个样子，我已早死多时了，按今天说，这就叫桂氏弟兄，阴灵有感，偏偏叫董化一赶到，就凭化亮羽的身分，遇上董化一，那就叫有命难

活。老道想到这里，越想越后怕，又想起桂氏弟兄在插杆上面，那一份惨景，令人难过，想到这里，心中一动，机伶伶打了一个寒战，脊背发凉，发似人揪。随着一摆拂尘回头往左右看了看，天已不早，堪堪日落，心中一动，暗自念了一声无量佛，暗想道，万俟羽修在外面闯荡江湖，数十余年，可称得起杀人不眨眼，真正叫莫明其妙，难道说我这一次够奔公馆行刺，还有什么不利吗，要不然因为什么我心里头惧怕呢？真乃是怪事。老道想到这里，就要把够奔公馆的行刺的念头打消，猛然间一振作精神，微然一笑，这个话并不是贫道说句大话，够奔公馆之中，要取脏官年羹尧的首级，就得说如探囊取物，漫说没有多少出色的英雄，就是有那一干剑侠在那里，他等又奈我何。想到这里，不由得胆量一振，看了看天已然不早了，找了个地方住下，随意吃点儿什么，当夜晚间，住在店房之中。次日清晨起来，梳洗已毕，算还店饭账，老道出离了店房，溜溜达达一直够奔成都钦差老大人的公馆，来到公馆切近，远远窥探窥探道路，看罢找了个地方买了点儿干粮，带在了腰间，够奔四川成都府城外，找了个幽密长林，将身盘膝打坐。直侯到定更过，老道起来运动运动四肢，吃了点儿东西，解开绒绳勒好了十字绊，绑好了一对量天尺，扎撒臂膀各处观看。看了看远近并无行人，晃身出离了树林，一直来到城根下，用狸猫登树的武术，并不费吹灰之力，爬到了上面，看了看里面没有行人，顺着马道下来，施展陆地飞行夜行术，转瞬之间，来到了年大人的公馆。没敢走前面，绕至在后面的大墙，四外看了看没有行人，身形一纵单胳膊跨住大墙，探头往里面观看，头道院没有多少灯光，两旁的配殿，黑暗无光，老道飘身来到里面，蹑足

潜踪，各处探听，探来探去探到了老大人的上房，隔着帘子看得明白，里面有一盏灯，旁边坐的就是脏官年羹尧，老道看罢，毫无忌惮，吧的一声帘子一启，由外面进来。这个地方老道可算是艺高人胆大，慢说公馆没有人看见，就打着说有人看见，也不过就是随行的几位委员，有个三五位侠客，也不放在他的心上，故尔明目张胆，掀帘子进来。老大人一看，原来是万俟羽修，大人心里就明白，准知道这个老道，意狠心毒，艺术高强，他夤夜至此，这就叫有死无活，慢说无人在前，就是有几位也是无济于事。大人想到这里，并不惊慌，遂用手一指，叫了一声："万俟羽修，身为出家人，白发苍苍偌大年纪，夤夜之间，身带军刃，站在本钦命面前，立目横眉，意欲何为？"老道听到这里，微然含笑，念了一声无量佛，叫道："年羹尧！论说你作官两袖清风，爱民如子，人称白面包公，无奈你在大清康熙的驾前，我虽说是出家人，英王待我有天高地厚之德，我应报效于分，这就算各为其主，今天你遇见了我，也算你命该如此，别的话不用说。"说到这里，老道由身后掣出一对量天尺，叫一声："年羹尧，你就低头受死吧！"老大人看得明白，准知道就是有人知道，也是枉然，缘因他武术高强，人称无形剑客，今天他用量天尺将我头颅击碎了，这也算情屈命不屈。大人想到这里，紧合二目一句话不说，往下一低头，这个地方才叫横，老道看着赞美，手捧量天尺一阵冷笑，叫了一声："年羹尧！阎王叫你三更死，谁能留你到五更，我跟你就是今生的冤家，来世的对头，你死在九泉以下，可休怨我。"说到这里，恶狠狠往前一长步，左脚站住右腿将然一弓，就觉乎着有人用手拐住腿腕，由磕膝盖往下摩挲，真要说凭无形剑客，两脚站稳，势若生根扎

地，平常人不用说，就是成名剑侠，要打算把他搬倒下，那真叫不易。可有一节，人家这个主意出的太好了，单等他把右腿抬起来，才伸手摩索磕膝盖后面用力一推腿肚子，老道打算撤右步，站稳用量天尺点地，说时迟那时快，不等他撤军刃，呛啷啷量天尺，撒手坠地，老道爬伏在尘埃，双手按地，打算鲤鱼打挺，将身站起，焉想到由桌案底下，哧一声，窜出一位来，往下一矮身双腿一夹，骑在了老道的后脊背，双手一按他的后肩骨，老道想起还是真有些个费事，急的他念佛。钦差大人看的明明白白，由桌案下出来这位英雄，借着灯光仔细观看，但只见是一位年纪苍苍的老者，站起来身量也不算甚高，中等身材，还矮点儿，身上穿白绵绸裤褂，外罩米色绸子大褂，腰里扎着一条蓝绒绳，肋下悬挂一口刀，绿鲨鱼皮鞘，黄澄澄的刀盘，下坠杏黄灯笼穗，往脸上观看红铺铺，颔下须髯，重眉毛阔目大狮子鼻子，厚嘴唇两耳有轮，白剪子股的小辫儿，头里还没卸了多少顶。老大人看罢不认得，心中纳闷，什么时候隐在桌案底下，一位年过苍苍的老者；此时搭救我的性命，看起也算是成名剑侠，这才叫来无踪去无影。书中代言，这位老者，钦奉老大人是不认得，说起来也算是成名天下的英雄，此人姓王单字名凤，外号人称天灵侠，老人家在云南府狐耳山下开设一座店房，字号是黔南客栈。老头子膝下无儿，就有一个侄女，姑娘岁数可不小了，虽然守着伯父这么高的身分，人称侠客，姑娘对于武学，可是略略的知道一点大概，并未深学，由九月九黄阳大会，众群雄由他的客栈走后，姑娘一看这个武学真厉害，遂向伯父说道："孩儿自幼失了父母，跟着伯父你老人家长大成人，要说女红针线，可不敢说全通全会，大概不能的地方很少，惟

独武学，起先是我不愿意学，后来是你老不愿意教，我也明白你老人家这分心思，你就是把武学费尽心血，传援在女儿身上，也没有多大用处，可有一件，你老人家又没有多少子女，跟前又没有徒弟，你老要不传给我，说句勃溪话，百年之后，黄龙入了柜，难道说你老还把这身功夫带着走吗？”老头子闻听一笑，叫了一声：“丫头，听你这个话，是打算要练武术哇，倒不是我不教，皆因你是女流之辈，我怕你练不了，练武术讲究的是功夫，每天必练必学，非是三朝两夕的高兴所能够办得到的，再说万丈高楼从地起，窝胳膊弯腿，并非容易，如果你要打算练，咱们由明天起，给你半个月的限期，你要看着能练，我就把我这身功夫全都教给女儿你，如果你看着受不了，我们就算罢论。”姑娘点头，当天不说，次一日晚饭后，老爷儿两个，就在店房的后头院，姑娘把长大衣服脱下去，换上半截的汗衫，汗巾扎腰，老人家亲自教他弯腿站架，一连就是半个多月，姑娘练的津津有味，老头子看着也高兴，每天又没有什么事，店里的买卖也很好，老头子就在家中教给姑娘练武。数月的光景，各种小架全都站会了，又教给姑娘打拳，练了几趟小拳，老人家这才传给他一趟，燕青拳叫青手八翻，老头子幼年闯荡江湖全凭此拳纵横天下，成名就仗着此拳，老头子打算把这一趟青手八翻，完全传给姑娘，省的叫他说我临死把这身功夫带到棺材里头去。老头子挂着气教，姑娘的心性也真灵，还算是有福有分，姑娘的年龄可不小了，已然二十五岁了，这趟青手八翻，虽然说未能完全练会，差不多也会个四十多招，可是虽然姑娘能耐不算很高，外面的名誉不小，都知道天灵侠的姑娘武术绝伦，才貌双全，这个话不过是由店里伙计们嘴里说出来的，要是老

人家跟姑娘还能自己往外说这个话吗？要是自己如此夸张被天下英雄知晓，岂不耻笑。

也是活该有事，这一天，爷儿两个，由定更多天练起，天正是夏景，练完了功夫，搬了一张桌，叫伙计沏了一壶茶，爷儿两个，坐在那里研究武术之中的奥妙，天也不过将到三更，要是往常的日子，练完了爷儿两个，早就休息了，今天因为天气过热，老爷儿两个多谈了会子闲话，把这热劲过过再睡，好在一样儿，明天也没有什么事。老头子端起一怀茶来，将然要喝，猛然间见后院短墙上，扒着一个人，二目圆翻，不住地往里面观看，老头子看着有气，暗想道天到三更，这个奴才来在我的店房找便宜，难道说你不知道我天灵侠是干什么的吗？老头子这个气是不打一处来，想到这里一欠身站起来用手指点，“嘿！小辈胆量不小，夜晚之间，竟敢来在我这里窥探，还不下来受死，你等待何时？”那个人一看老头子如此，一句话也没说，转身跳下短墙走去。书中代言，偷看这个主儿，姓沈名沈良，弟兄二人，有个兄弟叫沈全，就在这店房后边有个小村子，村名叫打虎岭，哥儿两个家里头将将就就够吃的，有几十亩地粗衣遮体，也得说饱食暖衣，这哥儿两个体质不好，时常多病，经村子里的人们计议，在村中立一个小把势场子，请一位武学的教师，大家练练也费不了多少钱。全村的人家不过二百多户，就属老沈家哥儿两个体质不好，他们哥儿两个发起，不怕本身多拿两个钱，也倒没什么说的，跟大家一说还全都愿意，就在他们哥儿两个的场院里，作为把势场子，请了一位云南府本地人氏，家传的好武学太极门，姓梁名梁复兴，外号人称入洞虎，来到这个场子一看，地方很好，拿着这个场院，就当了把势场子，供好

了武圣人的牌位，择了个好日子，就在沈家把打虎岭愿意学武的学生，全都集合一处，从中供祖主事可就是他们哥儿两个为首，正式拜师之后，所有的徒弟们可就跟着入洞虎梁复兴，每天练武。梁老师也有份眼光，他一看沈氏弟兄真练，再说对于老师恭恭敬敬，人人都有一份天理良心，梁爷一看徒弟们恭维他，自己把压箱底的功夫，全都拿出来了，沈氏弟兄倒是个可造之才，一教就会。一晃七八年，沈全不说，惟独沈良，讲功夫谁也比不了他，功夫倒是不错，就是有点儿眼空，用耳朵打听打听，外面成了名的英雄侠客，有意要访访。要说挨着他们云南府坊前左右，他耳中很有几位，别人不用说，就说黔南客栈，有一位姑娘，乃是他伯父天灵侠亲自所传，武术绝伦，沈爷心中不服，他真要是男的还倒可以，一个女流之辈，要说有这么好功夫，居然就称起武术绝伦，大概未必有实学吧，得暇之时，我得要看看，如果这个丫头真有高的功夫，那就不愧是天灵侠的亲传，如果没有那么大能耐，我可要嘱咐他们黔南客栈的伙计，日后少替他们姑娘说这么大的话，省得叫天下英雄听着不满。沈良把主意拿定，一声没言语，谁也不知道，自己收拾收拾，等着天色以晚，不到二更多天，出离了家宅够奔天灵侠这里来，绕到后院的短墙，一纵身单肘跨墙头，往里面观看，正赶上姑娘一个人练青手八翻。沈良看着点了点头，就是他伸出来的拳脚，别看是女流之辈，晃动身形，两手如飞，一手分八手，八八六十四招，姑娘大概练不全，沈良看着二目直勾，他可知道这叫青手八翻，不知道从中的奥妙，看来看去姑娘把招练完，别看是个女子，练完了气不涌出，面不改色，跟着老头儿对面坐下吃茶。这个时候沈良就应当走，他可并不是贪恋女色，就

皆因心里头纳闷，怎么他一个女的，会有这么精的武学呢？他那个意思，看着技养，恨不得把自己的功夫也在当场练练，叫老头儿看看，甚至于还有一种妄想，跟姑娘比比，到是谁行谁不行，这个地方就算是不良的思想，故尔他爬在那里未动，正赶上老头子擎这怀茶，一眼将他看见。老头子心中有气，这小子分明是心术不良，偷看闺阁秀女，有便宜你到别处找去，我天灵侠行侠作义，剪恶安良，专管世间不平，不想今天小子找便宜，会找到我的头上来了，我岂能相容。老头子高声喊喝。沈爷平心，实在除了抢赢斗胜之外，没有别的心思，老头子一喊，他一想要是叫人家问几句，眼前放着这么大的姑娘，没有歹意人家也不信，倒不如我一走方休。他这可更错了，你要站住身形，实话对老头子实说，我羡慕你老人家威名远震，身为侠客，又听说姑娘武术绝伦，我总以为女子未必是真，今天到此，就是为此，并无别的歹心，如果你老要不信，只管请你老人家调查，这个话我也不是当面恭维，就凭小子我跟你老撒了谎，我还能逃的出你老的手去吗？他不但不这么说，反倒往左处想，他以为坐着一个大姑娘，我寅夜窥探，没有歹意也有歹意。这个地方就算沈良年青，没有阅历，一句话没说转头就走。他这一走，明是告诉人，自己心中有愧，赶紧逃走。请想老头子岂能够相容，在后面紧紧跟随，左手理银髯，右手点指说道："小冤家，我要是叫你在我的眼皮底下逃的了，我就不算天灵侠。"沈良害怕，哈着腰紧走，走不多远，已然被老人家追了个首尾相连，沈良准知道再跑也跑不了，只得止住脚步，二目直勾，嘴里有话说不出来，老头子也不容他分说，赶过来就是一掌，说道："小冤家我看你往那里逃走，接掌。"沈良一看老头子掌到，往旁边

闪身，那个意思要打算换招，那焉得能够，被老头子蹦起来一腿，将小子踹倒尘埃。沈良打算站起身来，老头子赶上前来，用脚踹他的后脊背，双手托髯一阵冷笑，叫了一声“小子！未曾找便宜你也睁开眼看看，我是干什么的，今天我将你拿获，送到有司衙门，凭当官问你个深夜入人家宅，非奸则盗的罪名。”沈良听到这里实在憋不住了，叫了一声“王凤！你听我把话对你说明白了，我也是一条英雄，住家不远，我住打虎岭姓沈单字名良，我跟我的业师练就了太极门的功夫，我听说你们爷儿两个，武术绝伦，早有意前来拜访拜访，皆因未得闲暇，今趁一夜晚景无事，特此前来窥探，我可并未怀着歹意，如果说话你随意一说，与我的名誉，大有妨碍，提我不算什么，提我的老师也是有名的英雄，姓梁双名复兴，外号人称入洞虎，他老人家可不是无名之辈。”老人家听到这里，一听他也有师傅，心说啊呀我也别净任我的性子，非说人家孩子到我店房时里面心起不良，这个话传说出去，与我们各人的名誉全都不好，他既然有师傅，我何不将他释放。叫他跟梁复兴说明，如果他们师徒能够到我店房道歉，就算罢了，如若不然我回头再另说。老人家一抬腿，叫一声：“朋友，既然你提起你师傅来了，你赶紧回去，将以往之话说明，限你明后两天限期，叫你师傅率领你到我这里来道歉，如果不到第三天我必然找到打虎岭，跟你们势不两立。”说到这里叫了一声“孩儿，你就逃命去吧！”沈良站起身来一句话也没说，转身够奔打虎岭走下去了。老头子王凤转身回归店房。来到后面姑娘不放心，赶紧问老人家怎么样，偷探之人，究竟是谁，可曾将他拿住？老人家二目一转，未肯实说，遂说道：“这个小子姓沈名良，平常久慕咱们爷儿两个的武学，皆因你

是女流，不便明来，他才夜晚前来，不过是瞻仰瞻仰，我追到外面，他已跟我实话实说。”姑娘听到这里，只可点头。

当夜晚景无书，次日清晨起来，老人家坐在前面柜房等候入洞虎，一等两天音信皆无，老头子不由得心里头不愿意，心说梁复兴你若真正是条英雄，应当携带你的徒弟前来领罪，不带你的徒弟，你自己就不许来吗？到了第三天清晨起来，老头收拾收拾，肋下悬刀，由店房走出来，一直够奔打虎岭，来到打虎岭，跟人家打听沈良的住宅，有人指引沈良的门户，老人家走到近前，看了看大门很讲究，坐北的大门灰脊灰沟，对面的影壁，门前还有四颗树，老头儿看罢登台阶，问：“里面有人吗？”叫了好半天，由里面出来一个人，看那个样子是长工打扮，说话很粗鲁。老头子用手一指，“你到里面告诉沈良，就提我姓王名叫王凤，特此前来找他。”那人闻听上下打量了好几眼，看了半天说道：“你在这里候着。”把话说完，一直够奔场院，到那里一看老师梁复兴，带着二十名徒弟在那里计议。要说沈良前两天之事，已然报告他的老师，就说黔南店的店主东，姓王名凤，外号人称天灵侠，亲自传授他姑娘的武学，人称武术绝伦，我夜晚之间，到那里窥探，被人看见，把我追出来，前后话一说，梁老师闻听点了点头，叫了一声“沈良你错了，彼时被人看见，你就不应当走，就该站住身形，不怕抱拳拱手说明来历，当面道歉，那倒是在情理之中，你这一走，人家那里有这么大的姑娘，未必不多心，要说你的行为，跟我练艺这么些年，我是知道的，别说你没有那个心，就是把女色送到你的面前，你也未必有意于此，这就说你作事年青，作事没有前思后虑，结果你说教我找他去，这句话有点儿不好说，可并非是我惧怕他，我随师练艺也是

二十多年的功夫，闯荡江湖蒙人抬爱送我美称入洞虎，当然也有绝艺在身，就皆因这段事咱们有些缺理，依我说也不用找他，就在这里候着，如果天灵侠肯其善罢甘休，从此就算完事，比如说他真要找到咱们这里，我自有相当的对待。”这么看起来梁爷也算错，他真要是带着沈良前去，不过一说就完，他这一等可就把是非等出来了，要不怎么说人在世界上，是多大的阅历办多大的事呢，若没有知识必然多受痛苦。梁爷两天未出门，到了第三天头上，带着众徒弟，大家在那里围随着说话，对着大众弟子说道：“你们看怎么样？我斟酌着天灵侠也不能够来，头一节这段事也不算什么要紧的事，再说他已然把沈良打了，别管轻重面子就算转过来了，最后的这句话可不是我自己自夸其德，他知道我在这里戳杆教场子，他也不好意思来，就是来到这里，论到当场动手，以武学解决，他也未必保的住准赢。”正然接谈之际，外面伙计进来回话：“跟大爷回，外面来了一个老头，自称姓王名凤，特此前来找你老人家。”沈良闻听一怔，世界之事说不到作到了，真来啦，梁爷一看无法，只可站起身来率领众徒弟们，连沈氏弟兄也在内，由场院出来一直够奔街门首。抬头一看，不错面前站着一位老者，须发皆白，梁爷看罢，赶紧抱拳说道：“来的这位老人家，莫非就是黔南客店的东家天灵侠王凤吗？”老人家微然一笑，说道：“不错，正是在下，未领教你老贵姓？”梁爷用手一指自己的鼻梁，问我姓梁双名复兴，江湖上众英雄抬爱，人送美称入洞虎，今率领众徒弟接待老人家来迟，望求勿怪，此地也并非谈话之所，请里面坐罢！”谦谦让让陪着天灵侠一直够奔场院。老人家一看心中不悦，暗说我可不算是客，远来者当然有一份恭敬，虽说乡间人，未必没有一间

闲房，怎么把我让到场院呢？再一看这个场院原来是把势场子，当中是平的黄土地，两旁边设摆兵刃架子，王凤看得明白，不用说这一定是梁复兴心存不忿，将我让到这里有意跟我比手，我可是老了，年过花甲，白发苍苍，幼年间凭一口单刀，闯荡江湖，人送美称天灵侠，今天遇见梁复兴，要当场比手也罢，倒看看我老也不老。

老头儿正然心中盘算，猛然间听见梁复兴抱拳让坐："老侠客请坐！"老人家看了看当中是一张八仙桌，两边各有椅子，四周全都是板凳，老头子并不客气，走在上垂首椅子上落坐，梁老师下首相陪，叫伙计们献茶，梁复兴这才问："老侠客您今天怎么这么闲在，不在你老的柜上照料买卖，来到打虎岭有什么公干吗？"老头儿一听心里头大大的不悦，暗想道梁复兴这个地方，就算不对，三日前你的徒弟沈良到了我的店房之中，无理取闹，回来他也不能不对师傅说，你既然知道，就不应当明知故问，以此种言语对待。老头子心里头大大不满，未等他把话说完，微然一欠身，用手一指，叫了一声："梁老师，我可不是当面责备，沈良这个孩儿，他可没有家长，你是他的业师，他早早晚晚跟着你练艺，你就应当教导他一切的人情世事，三日前夜晚他够奔我的店房，也别管他有意无意，细节我也不必发表，你知道了这段事就应当次一日带着他够奔我的店房道歉请罪，方不失咱们练武的义气，怎么会一晃两天你并未露面，今天我找到这里，你反而明知故问，梁老师你对于人情未免欠点。"老头子说着话，脸往下一沉，真正是面沉似水，非常难看。梁复兴当着这么些个徒弟，叫天灵侠烦言啧啧，说了这么一大套，未免脸面上不好看，当时不由得怒从中起，可也算是由羞恼变像，当时把眼一瞪，叫

了一声："王凤！你来到打虎岭，我带领众子弟迎接你到大门外，恭恭敬敬把你让进来，以茶水款待，我就算慕你侠客之名，看的起你，给你的脸可不小，今你谈话如此粗暴无理，这个地方你算是欺侮我们师生，你可别说我藐视高人，目无侠客，我今天抖胆要跟你老接接招。"老头子听着不愿意，抖银髯哈哈一阵冷笑，叫了一声："梁复兴！莫怪你的弟子沈良说话不通世道人情，这叫师傅无名，弟子无知，这可应在了你们师徒的身上了，论说我找到你们门上来，我身为侠客，就不应当跟你们比手，你既然当着这么些个徒弟，我要不比，未免叫他们大家小看我。"说到这里，叫了一声"梁老师！我今天来到这里，也不过是找你略微谈谈三日前的事，你就应当责备你的弟子，在我面前敷衍敷衍，那才算对，你不但无话，反倒凭仗着你的武学，要跟我比手，好！我就陪你走两趟。"老头子把话说完，晃动身来至在院子正当中。别看远来是客，老头子并不站上垂首，就在下首一站，满面含笑乐嘻嘻。梁复兴无法，知道自己把事办错了，王凤到此，我就应用几句客套言语，当面给他一服软，不但用不着比手，这场事就算完了，这就是后悔无及，只得晃身来到院子当中，看了看自己反倒站在上垂首，抱拳说道："王老侠你老请过来吧！远来是客，这么来显着我没有敬客之礼。"老人家王凤闻听一笑，叫了一声："梁老师！今天这不过是机缘相恰，领教领教你老的手法，，并非是有仇有恨。"说到这里，两下里各自一抱拳，说了一声请，还是梁复兴首先入手，左手一晃老头子的面门，身形一纵，右手顺着左胳膊底下一掏，这一招叫抽梁换柱，一掌够奔老头儿胸膛打来，王凤一看手到了，真正称得起话到手到声音到，嘣的一声，一掌够奔胸前，老头子看着掌离切

近，一闪身用左胳膊一挂，挂开了他的手，把身一转，转到了梁复兴的身旁，双手向梁复兴后脊背打来，这一招的名目叫作双撞，又名中幅子，梁复兴一看，老头子的掌到，他也赶紧把身一转，用左臂一搅老人家的双掌，随着右手顺着底手一掏，招的名目为恶狼掏心，老头子晃身躲过了掌，二人各施所能插拳过招。还别看不起梁复兴，身上的武艺，真不枉二三十年的功夫，动着手老人家暗含着佩服于他，要说行为还算是不错，在这立这么个场子，这些个年没出过事也没惹过祸，今天好好的跟他比比招，按说自己能力比他高，也不应当叫他当场落改，以保持他的脸面，怎奈两下里既比到一处，如果分不出来胜负，怎么样才算结局呢？老头子心中左右为难。梁复兴心里也另有一番思想，准知道我今天若是赢了王凤，这个事也不能善罢甘休，常言说的好，打人一拳防人一脚，你说我要是输了还怎么在这里教场子。两个人动手，各有所思，在先前慢，后来一招紧似一招，一招快似一招，转瞬之际，已然三十多个照面，论手已然够了五六十手，猛然间一看梁复兴用了一招双风贯耳，猛虎出洞，够奔老人家两太阳穴打来，老头子真要是躲不开，被他打上，当场就得亡命，老人家看见双掌到，就应向后撤身，矮身缩颈藏头才好，老头子不但不用这个法子，反倒向前进步，双手够奔肩头，向左右用力一分，这一招叫作大鹏双展翅，这一招若是稍微差点儿，用不好非输不可。头一节人家步在头里，手打双风贯耳，进步分双掌力量不敌人家也得输，力气有伸手伸的不是地方也得输，进手得够奔敌人胳臂的根节，胳膊分三节，由肩头说算根节，肘为中节腕为稍节，伸手先够奔根节，两个肩头，手按敌人的肩井穴，不但他的招发不出来，并

且周身都无力。说时迟那时快，老头子左右一分身离切近，平常有这么一句话，胳膊是两肩门，全凭腿赢人，倒并非是用腿用脚踢人家，说的是下部的步眼。如果有能耐敢往前进步能赢，不敢进则输，两个人插拳过招，所争的只是半步，故此说半步赢人半步挨打，老头子跟他身对身，双手已然把他的胳膊分了左右，老头子身向后一仰。嘣的一声响，这个腿的名叫登，脚登胸膛，别看这么大身分的梁复兴，应声而倒，摔了个仰面朝天。老头子一看赶紧双手抑拳，叫了一声“梁老师，这是怎么说的，我老了发出招去，收手不住得罪得罪。”梁复兴双手按地，站起身来，面红过耳，遂说道：“好说，实在是你老人家把我赢了，实是我梁复兴经师不到，学艺不高，本应当摆酒款待你老人家，怎奈我当场输了招，当着我这么些个徒弟，未免脸上不好看，就是我陪着你老人家饮酒，我也未必喝的下去，恕我不招待，请你老人家回归店房，咱们是改日再谈。”天灵侠也知道人家脸上不好看，就皆因当场输招，这个场子不好立了，他打发我走当然是别有用意，老头子遂道了声：“不客气，告辞了。”不表王凤回归店房，单表梁复兴，这一回虽然没踢伤了身体，怎奈心里头不好受，眼睁睁戳杆子这么些年，徒弟不用说，远近的人家全都拿自己当个人似的，今天被人家天灵侠踹倒尘埃，未免脸上不好看，这个场子就算教不了啦，自己心里越想越不好受，那可没法，只可禀明了自己的老师，叫他老人家出头，找找王凤，给自己转转面子，杆子戳不戳倒是小事，不能把名誉丢在这里。自己越想越对，把徒弟们全都叫过来，当面嘱咐：“你们各回各家，我要能够说的出人来，报我这一脚之仇，这个场子我接着还教你们，如果我请不出人来，一脚之仇报不了，这个场

子你们另请高明。”徒弟们一听就是一愣，叫了一声“老师，谈到练武，跟人动手胜败乃是常事，你又何必挂这么大火呢。”梁复兴摇头说道：“你们那里知道，这个教场子全凭的是一口气，无论教多少年场子，没栽过跟头，只要是一栽跟头这个场子就不能教了，要打算教也成，得把过节拿过来。”徒弟们一听老师这么说，大家也不敢拦，真要是他老人家气不出，回头再憋拗出别的病，倒显着不合适，大家遂说道：“老师你老只管万安，请来人你老也只管回来，请不来人你老也回来，实在不成，我们还给他来个以多为胜呢。”梁复兴摇头说道：“不是那个事，只要我到了我的老师面前，把情由一说，他老人家一点头，你们师爷要是到了，别说是他，再比他高几倍，他也得栽在咱们爷儿们的面前。”徒弟们一听个个欢喜。

书中暗表，你们别看不起梁复兴，要是提起人家的老师，在这个云南府昆明县这个地方，真得说有个份儿，住居八卦山九宫连环堡，八位庄主此时可剩了五位了。四庄主五庄主七庄主，老哥儿三个，全都在玲珑岛战船上亡命，现在剩的就是，大庄主二庄主六庄主八庄主，梁复兴的老师可就是大庄主，逍遥叟混元侠太极公李昆，他要打算把他师傅请来，报复这一脚之仇，那可真算是容易。当时把话跟徒弟们说明，他遂要够奔八卦山，嘱咐好了弟子，然后起身。通共一百多里一天的道路，来到八卦山九宫连环堡八义厅，叫人回进去，大庄主有话，叫他进去，梁复兴来至在里面来挨着位的行礼，然后给老师太极公行礼磕头，李昆一看是梁复兴，遂问道：“复兴你不在打虎岭场子里面教徒弟，一时之间，来至在八卦山，难道说有什么事吗？”梁复兴并不隐瞒，就把跟天灵侠闹事，前后之事一说，直说到他找到我的场子里面，一脚将我踢倒

尘埃，我有意请老师你老出头，到黔南客栈找王凤给孩儿我转转面儿。大庄主太极公二目圆翻，微然一阵冷笑，叫了一声："孩儿，你也太难了，你又不是远方人，你就是这云南府生人，谈到别位你不认得，天灵侠你还不认得吗？那也是前辈的老英雄，掌中钢刀一口，武术高强，再说人家闯荡江湖多年，行侠作义，并不为非作歹，怎么会跟你有仇，真正是岂有此理，千万不可袒护弟子，你只知道护庇你的弟子沈良，恐怕给自己惹了大祸，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吗？你四师叔就皆因袒护弟子，铁背狼雷春雷震恒，才惹出了三次一掌仇，到后来玲珑岛战船上面，哥儿三个绕上了性命，难道说这场事你还不知道吗？练武学教徒弟，总要掌握住了眼光，择良而授，非有品行端正之人，不能将功夫倾囊而赠，依我说你暂且也不必回打虎岭教场子了，你就住在我的八义厅，早早晚晚我再把功夫给你熟习熟习。如果遇见有了名的侠客，千万不可言语激烈，观见那一面他也得多多少少，教给你几手能耐，如果日子一长，你的武术渐增，成名何难。"梁复兴听老师所说之话，二目圆翻，心中思索，还是老师说的话对，人家既是成了名的侠客，当然身有绝艺，如果没有真实的武学，怎么会成名天下，天灵侠到了我的场子，我就不应当跟人家比手。索性他就没回打虎岭，沈宅还有他点儿零碎东西，他也没取，暗含着就住在他师傅这里了。一连过了五六天，这一天得暇，大先生一声没言语，逍遥叟渊元侠太极公，一个人由八卦山，够奔黔南客栈，来到门首，叫伙计去到里面跟你们东家言语一声，就提我是八卦山的李昆，特此前来拜访他，伙计闻听答应，叫老人家你老在此略候一候，说着话转身够奔里面，报告店东，天灵侠王凤，知道是李昆，赶紧出

门相迎，来至在了街门前，看了看不错正是李大先生，赶紧抢步上前行礼，叫了一声："老哥哥，你老今天怎么那么闲暇？"太极公哈哈大笑，叫了声："兄弟，我特此前来看望于你，此地非谈话所在，我跟兄弟你里面坐吧。"说着话谦谦让让够奔里面上房，先让李昆上垂首落坐，天灵侠下首相陪。伙计献上茶来，王凤问道："哥哥你老今天来到我店当然有事，如果说没事，怎么你老也来不到这里？"老头儿闻听遂叫了一声："兄弟！我的来意你可把话听明白了，不用多想，如果多想不但疏忽你我的交情，岂不叫天下英雄耻笑于我。"王凤闻听说道："哥哥有什么话请讲当面，如果兄弟我身有不是，情愿在哥哥的面前谈罪服说。"太极公微然一笑，说了一声："好兄弟，皆因哥哥我教了一个无知的徒弟。姓梁名叫梁复兴，在打虎岭戳杆子教徒弟。"王凤将然听到这里，机伶伶就是一愣，不用说这是知道他徒弟被我一脚踢倒，他这是替徒弟前来报仇雪恨，不是我长人家威风，灭自己的锐气，他乃是太虚上人的弟子，自立太极术，有对军刃名叫太极图，可称得起是艺业高强，想当初十老请八卦，头顶太极脚踩八卦乾坤妙手王十古，一对八卦掌方能取胜太极图，天下英雄皆不能够进身，何况是王凤，自己想到这里，半晌未能答言。太极公叫了一声："兄弟，千万你可别多想，我这一来，我可是背着梁复兴，不叫他知道，如果他要知道我来，他必然说我是前来替他报仇，他这么一想，将来还不定给我惹多少祸呢，我这一次前来，不过是调查事实，把话说开了，兄弟你也就不多想了。"王凤听到这里，心中这才明白，遂叫了一声："哥哥！我可实在不知道是你老的徒弟，要知道是你老的徒弟，我可天胆不敢。"大先生听到这里，叫了一声："兄弟！一脚将他

踢倒这是惩戒于他，省得叫他眼空四海，目中无人。”后来老哥儿两个各自说了几句闲话，后来就谈到姑娘身上来了，李爷问道：“兄弟这么大的姑娘你怎么不给找个人家呢？跟前又没有多少近人，倘若兄弟你有个百年之后，叫他可倚靠何人？”王凤听到这里，叫了一声：“哥哥！我倒是有这个打算，不过就是高门不娶低门不就，平平常常的人家，我也不愿意许给他，因为什么呢？姑娘到了那里也受不了。我倒是有分存意，数年前九月九重阳会，从中有一位京南霸州童家屯，姓童名林字海川，外号人称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他有一个徒弟名叫刘俊，外号人称穿云白玉虎，我看那年青人倒是条英雄，如果把孩儿许配他的身旁，倒也不错。我跟童林也可算是门当户对，算是一段天作之合的美姻缘。”太极公不等王凤把话说完，叫了一声：“兄弟！你要不说我几乎就忘了，不错这个孩儿我见过，我在八卦山他奉师命，冒雪下书，胆量过人，将来足能名传天下。”天灵侠闻听叫了一声：“哥哥！我跟你老倒是一样的思想。”李昆当面嘱咐：“兄弟你还是早早维持才对，我要再说一句，兄弟你可别过意，比如说姑娘出了阁，焉有这场小风波，这事你我兄弟全都明白，要不然还不定闹到何种地步。”王凤一听遂说道：“哥哥你老不是把话说到这里了吗，兄弟我一个人千里迢迢够奔北京城，到安定门里北城根富贵巷，固山多罗贝勒府，打听打听童海川，叫他伸手维持维持这段婚姻倒是正理。可有一样儿，哥哥这是你老提我的醒儿，我有点事当面要求您哪，就是兄弟我走了，我这里求你老人家多关照，论说也没有多少年，买卖有人照料着，就是怕我走后，有人前来搅闹，无人从中镇慑彷佛差点，大概我说到这里，哥哥你老不好意思驳我吧！”李昆听到这里，兄

弟当面要求，还真不好意思驳，只可点头应允，叫了一声："兄弟，你只管万安，我也用不着住至在黔南客栈，不过隔三两天我到这来一趟，店房里有事，叫他们够奔八卦山，给我赴信。"话说到这里，天已不早，留李爷在店房里用饭，吃完了饭李爷告辞，天灵侠到后面，就把在前面跟老人家所商量的言语，跟姑娘叙说了一遍，在家里又安置了两天，收拾俐落，肋下悬刀，带好了包袱银两，临走嘱咐伙计："我到北京前去访友，店房里面有什么事你们看着办，如果事出意外，到八卦山报告太极公。"伙计们答应，老头子由家中动身，这个事可也并非是忙事，在路途之上心里头倒是非常高兴，在中途不过仍是几句刻版的言语。

晓行夜宿非止一日，这一日来到了北京城，安定门北城根，一进富贵巷巷口，跟人打听明白了童林的住宅，来至在门首，登台阶将要往里走，由里面出来一位回事，看了看老人家仪表非俗，赶紧问："老人家您找谁呀？"天灵侠说道："我跟你老打听，这是童侠客的住宅吗？如果是劳您老驾到里面言语一声。我姓王单字名凤，家住云南府，开了一座黔南客栈，特来拜会他老人家。"家人一听微然一笑，叫了一声："老爷子！你老可别怪，我们侠客爷他没在家，只因有一位奉旨的钦差年大人，奉旨查办四川成都府稽查放赈，我们侠客爷带领各位少侠，大人保举，皆为随行委员，跟他老人家效力当差去了。"老头儿闻听遂问道："各位少侠都带了，我打听打听从中有一位穿云白玉虎刘俊去了没有？"家人说道："去了，那乃是长门头一位少侠，侠客爷最爱的弟子，那焉能不去呢。"老头子闻听，心中高兴。暗想道在黔南客店之时本不认得刘俊，听人传言他在洗砚池智获墨鱼，我想墨鱼并非

寻常之物，世间罕见，就是成名的剑侠，也未能准能够得的着，这个孩儿他竟会如此智慧，得获墨鱼，可见得这个孩儿聪明过人，将来不难成名，彼时本要托投机之人，跟镇八方紫面昆仑侠把话说明，怎奈未及于此，群雄全都分途而去，才耽误到而今。此时找到北京城，不但童侠客没在家，所有徒弟们也都没在家中，自己无法，猛然想起，倒不如我打听打听，贝勒爷在那里住，我到里面请请安，如果蒙爷赏脸，多谈几句话，顺便跟爷把话说明，求他老人家一句话岂不为妙。想到这里跟人打听，有人指引，从此走越过当中贝勒府，再往前走，那就是贝勒爷的住宅。王凤把话听明，这才下了台阶往前走，果然当中有一座贝勒爷的王府，再往前走，一所大门，修盖讲究，天灵侠走上近前，高声喊道："回事！"遂由里面走出一个人来，看了看老人家，问道："你老找谁？"王爷说道："在下姓王，单字名凤，蒙天下英雄抬爱，人送美称天灵侠，因为找童林未遇，顺便给爷请请安。"家人闻听说道："老人家你老略候一候，我进去给你老回一声。"回事的转身往里走，一直够奔爷的外书房，贝勒爷这两天心里不痛快，因为没有什么人跟他说话，素常有童林在府里头，每天带着一帮徒弟，在贝勒爷的外书房说说笑笑，说到高兴之时，徒弟们就下去比两趟，贝勒爷跟海川谈柳叶绵丝磨身掌里面的奥妙，谈的真是津津有味，还可以多得几手功夫。由他们爷儿几个走后，贝勒爷每天都觉着寂寞的了不得，偶尔来一位两位的英雄，也不过是谈几句客气话，就是谈到武学，也不过是一点就过，也谈不出多大趣味来，正在心中闷闷不乐之时，外面回事的进来禀道："跟爷回，外面有位老侠客，姓王单字名凤，外号叫天灵侠，他是到这里来访童教师，缘因教师爷

没在家，要过来给你老请请安，你老还是见不见呢？”贝勒爷一听心中欢喜的了不得，双手拍掌说道：“快把老侠客请进来，就提恕我不能出迎，请到里面谈。”回事的到外面把老侠客请进来，将然到了书房院，就见贝勒爷已然迎出了书房，双手抑拳面带笑容，回事用手一指，叫了一声：“老侠客，你老看这就是爷。”王凤一听抢步向前，给贝勒爷行礼，口称：“爷你老好，王凤给爷请安。”贝勒爷赶紧抱拳，摆手往里面让。从人打起帘子，来至房里面，王凤说道：“爷你老请上，王凤给你老磕头。”说着话撩起长大衣服，双膝点地欲行大礼，贝勒爷一看用手相掺，说道：“王老侠客先前在黔南客店，虽未能跟你老见面长谈，后来我听各位老剑客谈你老人家的所作所为，实在令人佩服，今天见面又比彼时闻名胜强百倍。”说到这里，再三让坐，往上垂首让天灵侠，王凤不肯，还是贝勒爷上垂首落了坐，王老侠客侧坐相陪，从人把茶献上来，贝勒爷问老侠客：“今天怎么这样闲在，来到北京城还是专为看望童林，或者另有公干？”王凤闻听微然带笑，跟爷回：“王凤身前并无子女，只有一个侄女，年岁已然不小，我有意给她找个相当人家，怎奈没有门当户对之人。后来我坐定了想，先前爷带领众位英雄，住在敝店之时，我看见有一位少年的英雄，姓刘单字名俊，外号穿云白玉虎，细打听才知道是童侠客的弟子，今日来就打算拜访童侠客，求他从中掇合这段婚姻，没想到无缘，人家海川带领众弟子，全都跟奉旨钦差效力去了，我既然来到这里，岂能不给爷你老请请安，故此我这才来到你老的府上。”贝勒爷闻听微然含笑，手理墨髯，点了点头，叫了一声：“王老侠，不要紧，这场事全都在我的身上呢，回头我给你老写封信，就提将你老的侄女，许配穿

云白玉虎刘俊，这封信你带在了腰间，也不用说非见着海川，不怕见着年钦差，你把我这封书信交给他，他们必然伸手维持。”天灵侠一听，赶紧欠起身给爷请安，谢谢爷的美意，说到这里刻不容缓，叫手下从人取来笔墨纸砚，一挥而就，工夫不大书信写好，自己先看了看，然后交给天灵侠。王凤看了看，上面的言语，不过就是贝勒爷从中主持，拜托年羹尧，童海川从中维持，贝勒爷自居两造主婚，王凤看罢，仍然交还爷的面前，然后向上请安，谢贝勒爷的美意。接着把封皮写好，然后由衣袋内取出来自己的手戳，在信上打好了一个手戳作为暗记，把书信折叠好了，封固严密，交给老人家王凤带好。贝勒爷问：“老人家还有别的事没有？如果没有别的事，算我当面要求，老侠客可以一路追赶钦差的公馆，头一节算是与国出力，再说成了名的剑侠，他们全都在那里呢，早早晚晚在一处盘桓盘桓，岂不为妙。”王凤闻听贝勒爷所说的话也对，遂说道：“与国出力乃是分所当然，跟各位剑侠在一处还可以长些个见识，要说王凤本身可没有多大能为，爷既说到这里，我还不能够不去。”谈话的光景，天可不早了，堪堪就要掌灯，贝勒爷吩咐备晚饭，霎时间桌椅摆好，酒饭齐毕，贝勒爷正坐，王凤侧坐相陪，推怀换盏，彼此吃喝，这一顿饭直吃到二更多天，这才酒足饭饱，残席撤了去，沏得了茶水又谈了会子闲话，天交三鼓，各自休息。当夜晚景无书，次日清晨，给王凤预备了早尖，王凤跟贝勒爷告辞，临走之时，贝勒爷赠路费纹银五十两，王凤再三不要，后来推辞不过，只得收下。

王凤跟贝勒爷分手，高高兴兴顺着大道追赶钦差，由直隶奔山西，再奔陕西沿路打听，一站一站的钦差老大人所作

所为，以及所遭所遇。后来到了陕西凤翔府地面，这场事可把王爷吓了一跳，金凤山古刹玉皇顶的和尚惠斌，纵徒行凶，浊目香浊伤了钦差老大人的二目，才有一场群侠会柏生，九罪惩凶僧削椿代首和尚亡命。老头子听到这里害怕，身为侠客，只皆因一念之差，袒护了弟子，以至于自己头尸两分，看起来无论多高身分的人，作事不能够错，只要是一错路，迟早也得身败名裂。王凤看着可怕，越过了凤翔府，再往前可就出陕西省界，已然到了四川，顺着四川大道沿途追赶年钦差，非止一日。这一日正然往前行走，面前一座大山，山势巍峨，极巅的山峰，已然插入白云里面，下面碧波山梁，一望无际，古柏苍松漫山而生，虽不成行，堪可遮天影日，天气晴明看得清晰，倘在阴雨之日，不问可知，远远望之，必然是黑沉沉一片浓雾冲天。一面看着已然来到了山根下，到了近前一看，陡壁悬崖，怪古嶙峋，山坡上面如绳似带，宛转曲折的山路，老头看着这座山可爱，也搭着是一时的高兴，慢慢的顺道而上，盘旋回绕遛达着往上走，来到了半山腰，看见各处的山树纵横，松柏生姿势若舞龙，遍山茅草亚如青毡相仿，往前走了多时，抬头一看，已然来到了一所大庙的近前。看了看这座庙好大的工程，当中山门两旁边有角门子，当中山门上有匾，上面写的是西方禅林，猛然间想起这个西方禅林，似乎有点儿耳熟，一时之间还是真想不起来，愣了半天忽然想起来了，其中方丈不是那位了义高僧吗，数十年前在河南相国寺庙里面拜会了然高僧，可就跟这位了义高僧见过一次面，他老人家善通风鉴，说我寿数延长，将来人间幸福不小，他老人家谈过四川地面，拂云峰有他老人家一座禅院，看这个山势，与拂云峰的名义倒是差不离，但不知是与

不是？王爷想到这里，遂走至在了角门，轻轻的叩打门环，慢慢的叫了一声："里面有人吗？"连着叫了好几声，里面有人答言问谁，王爷答应一声："我。"忽然门分左右，由里边出来一个小和尚，看年纪有个十五六岁，用目上打一眼，下看一眼，看罢，遂问道："施主你老找谁？我们这个庙里，可是善男信女一概无缘，禁止闲杂人等入庙烧香。"王爷闻听一皱眉遂问道："里面方丈可是了义高僧剑客爷吗？"小和尚闻听一怔，暗想道，里面的老方丈，深通武学，本门户之中知道他老人家是位剑客，以及他老人家法号，外人知道的很少，今天听老头儿一问，遂说道："不错正是他老人家在此住持，你老找我们方丈有什么事？说明原委我给你老回一声，他老人家要见，我把你老人家陪进去，要是不见你老可别恼。"王爷听到这里，点头说道："我姓王单名凤，家住在云南，烦劳通禀我在此等候就是了。"小和尚进去，王爷等了有两盏怀热茶的工夫，才看见小和尚由里面出来，向王爷说道："这位施主，我给你老回了，他老人家还是真喜欢，叫我请你老进去。"王爷点头跟着小和尚往里走，回手关好了角门，穿殿过院往里走，来到里面禅堂，叫王爷止住脚步，小和尚到里面又回了一声，就听里面念了一声佛号，说道："请！"王爷这才到了里面，看了看禅堂里面讲究，虽然没有什么陈设，清雅异常，天灵侠走上前去，就见床上坐着一位出家的和尚，搭撒着眼皮，知道那是了义高僧，走上前去毛腰行礼，口称"剑客爷在上，王凤给你老磕头了。"老和尚微然一欠身，念了一声佛号，叫了一声："王老侠客免礼。"遂吩咐小和尚搬来个坐位，叫王凤落坐，小和尚献上茶来，老剑客问道："听人传言，你在云南地面开设黔南客栈，今天来到这里，但不知有什么公

干?”王凤说道：“由家乡奔北京城访个朋友，归途到此，看见青山可爱，来到这里，顺便给你老磕个头，爷儿两个聚会聚会，还真算有缘，果然得瞻尊颜。”老人家看了看王凤，口念佛号，长叹一口气，叫了一声：“王凤，看你这个样儿，不过是将到花甲，幼年闯荡江湖人送美称天灵侠，你就能够知道江湖是风波大险决不能够久常，你自己到云南地面，开设店房享人间的幸福，何况我们出家人，像我大师哥他老人家，云游海外，已然五蕴皆空，我虽不及我大师兄他老人家那样，到处随缘普度现身说法，自从年青就不贪世界繁华，以静为乐，这也不在话下。我所恼的就是我们这个二师哥，了因长老通法上人，年愈百岁，居身剑山蓬莱岛，身入空门，六根清净，本应当熟读贝叶禅床悟道方为正理，忽然间意志不坚，竟被英王富昌富保臣花言巧语，说得他老人家点头允许，辅佐他共成大事，英王不过一反叛之徒，邪正成败，皆非出家人应当过问，有此行为，岂不有违佛门的清规，今天我看见你不过身为侠客，尚且能够知时达务，未免我心中难过。前数日我得着这个消息，亲身到一趟剑山蓬莱，本打算以理智谏劝我的二师兄，叫他老人家豁然悟彻，能够离开剑山，庶不至失出家人的身分，不失剑客的身分，又谁知他老人家不但不听，反倒以恶言相加，伤了师兄弟的感情，我真有意出头露面协助钦差年大人，从中制服一切执迷之辈。怎奈一尘不染已然数十年，怎能够一旦之间，再踏尘寰，你说我要不出头，公馆里面的钦差年大人，倘若遭了他等的暗算，我要不知道那就不用说了，既然知道未免于功德有愧。今天你来这也叫有缘，我说这片话不是无稽之谈，我打算嘱咐你一段事，按着你个人这点威名，人称天灵侠，单刀一口也算纵横

天下，钦差公馆所有一切的人等，全都够奔天险庄，见胜裕计议剑山蓬莱岛，不问可知公馆里面人缺，你来到这里算是巧，就算代我一行，也用不着叫年钦差知道，暗含着保护，如果遇见什么意外，伸手维持倒是奇功一件，省得明去禀见，人多叫人知道预防。还有一说凭你天灵侠的威名，凭老僧我一念之正，这话并非是迷信，就是遇见比你高的人物，只管秉大义伸手维持，暗含自有神鬼保佑，决不至于身遭不测，公馆没有能为出色之人，你就暗含着保护，有了出色的英雄你再走，这种行为虽潜伏黑暗之中无人知情，这才合乎天职义务侠义之道，我虽然这样说，应不应可在乎你，出家人不说，你等剑侠就凭享名为尊，真要先做成一件事可以扬名天下，但不知王凤你的意下如何？”天灵侠闻听心说我要当着老剑客，我要说不敢去，未免我这个侠客就算栽啦，也罢拚着我这条老命前去，不遇事还罢了，真要遇上事不怕死在公馆里面，杀身成仁，也是身为剑侠的份所当然，就不用说流芳不朽了，自己想到这里，遂向着了义高僧说道：“老剑客你老只管万安，我说还有这句话，就是没有你老的话，只要我知道了，人称我为天灵侠，秉着侠义道的天职，我也应保护年大人。”老和尚闻听合掌当胸念了一声佛号：“王凤所说很是，话既说到这里，你头前走，我必然派人至金光寺知会他老人家，请他出头从中维持，也好铲除沙门的魔鬼。”说到这里，天已不早，命小和尚预备晚斋，天灵侠与老和尚一同用完了晚斋，够时候各自安歇，次日清晨起来，老和尚把钦差公馆的住址告诉王凤，这才打发他下山，王凤自己一个人，叨叨念念下了拂云峰，逢人打听年大人的公馆，有人指引，书不可重叙。

王爷来到公馆切近，一看门前宫灯彩绸，武汛官军守卫，

好不威风，王爷暗自把道路踩探踩探，然后找地方买点吃食，另外带些干粮，找个清静地方，松林里面盘膝打坐，天到晚晌，才够奔公馆，到里面先找着钦差的卧室，然后调查明白，知道那一位是钦差，那一位是师爷，老人家看见大人在屋中，自己也许在外面保护，得空也许到屋内，或是隐在床底下，或是藏于案下，老头子主意拿定，但愿有事之时，外面众人全都办理完毕才好，如果措手不及，有歹人到了钦差的跟前，我惟有以老命相拚。每日如是一连就是五六天，白天找地方睡觉，夜晚准到，日子常了，老人家知道公馆里面还有几位成名的侠客，不觉胆气又壮了三分。这一天晚上，也活该巧，老头子将然隐身桌下，钦差大人由睡间出来，坐在椅子上面，理髯吃茶，那个意思是有所思。天交定更，就在这般光景，外面有脚步声音，大人问，由外面进来几位侠客，他们可看不见王凤，王凤在桌案下看得明明白白，一位位全都悬刀挂剑，威风凛凛，王爷心说公馆没有意外还罢了，真要有点什么意外，就是这些位侠客各个全都身带宝器，也足能抵挡一气。又一想他们几位全都是成了名的侠客，怎么桌案下藏着一个人他们就会不知道呢？老头子心中不由得暗喜，自己觉得自己的身分不矮，高高兴兴在里面隐藏。几位略说几句话全都告辞，大人还对他们说了几句客气话，众人走后，大人又吃了一怀茶，天不过也就是三更，外面鸦雀无声寂静异常，猛然间又听帘子一起，进来一个人，口念佛号，叫了一声："年羹尧，阎王叫你三更死，何人留你到五更。"说罢抬胳膊撤军刃，天灵侠微撩桌围往外观看，一看原来是个老道，手中擎着一对量天尺，身量不高颔下一部白髯，好不怕人。细想了想虽然不认得这个老道，冲他手中这对量天尺，天下无双，大概

就是无形剑客万俟羽修，不是他还罢了，真要是他，也不是长人家的威风，灭公馆这一干侠客的锐气，大家一拥齐上，也不是这个老道的敌手，自己看着着急，有意要出来，又一想出来也是白费，不过是找死而已，但看他对于年大人如何动作，倘若有意不利大人，我给他来一个明枪容易躲，暗箭最难防，再要不成，可也无法。说时迟那时快，年大人看见无形剑客，并不打算活着，站起身来向前一低头等死，万俟羽修向前迈步捧尺向前，王爷看着心里头难过，真要容着量天尺砸在大人的头上，那还能够活的了？老人家一着急，这个时候什么也顾不了啦，老道往前一迈步，王爷伸手掠住他，抬起来的这条腿，右手攒住腿腕，左手一按腿腋子，老道有意用尺点地未及，呛啷啷军刃一扔，老道爬伏在地，天灵侠一躬腰，由桌底下出来骑住了老道，老道双手按地，腰间用力，打算抖手用力把上面这个人扔在旁边，别说一个人，就是有个三百斤五百斤也压不住老道。老道一用力老头子也知道，真要是叫他起来，自己可就活不了啦，老人家较足全身十二成臂力，完全运到了双腿裆里用力，拿着老道可就当了生性子马了，老道双足尖把屋中的方砖钩了两溜沟，可算得老道力量大了，怎奈老头子天灵侠死也不放。在旁边这位年大人，别看精通文武，这个地方可算稍差一点儿，他既然看见老人家独力制不住老道，他就应当过来并力帮忙，那可就差大了事了。又谁知大人适方才低头受死之时，总算阎王殿前走了一遭，到此时心神不定，二目直勾，在旁边瞪睛观看。老道一连挣了三四次，老头子死也不放松，又谁知老道发了几次绝力之后，未免就算没劲儿了，老人家打算把老道捆上，本来臂力相平，一个捆一个人，就不容易，何况王爷不如老道身

分高，他焉能捆的上，按按捆捆费的劲可就大了，老道一着急索性叫他捆上，我善通卸骨之法，他把我捆在旁边，一个不留神，一抖绳仍然跟没捆一样。想到这里把力一撤，也用不着老头子费事，四马倒攒碲全都捆好，把老道往当地一放，老道以为捆完了放在这里就算完了，又谁知天灵这个老头子厉害，将然捆好，他把老道反了个个，脚手朝地面朝天，他又坐在老道肚子上。老道一看吓的机伶伶打了一个寒战，念了一声无量佛，暗想道这个老头子真厉害，他把我捆上尚且不放手，又坐在我的肚子上，此时我有力都无法去使，这么看起来凡事由天不由人，老道今天可算获罪于天。老人家坐在他的身上，用手指点叫了一声："老道，我要撤刀将你结果性命，你是个出家人，我也不能够意狠心毒，我这里有一包药，你今天把他吃下去，我抖蝇扣把你一放，如果你要不吃，那可说不上不算，我当然要你一死。"说到这里老头子由腰间掏出一个油纸包，打开油纸包儿里面是一层白纸，里面包着药面，其色发红，看那个意思这个分两足有三钱多，老头子手掐着纸包，叫老道张嘴，那个意思打算把药倒在老道的嘴里头。别看老道这么大的身分，四马倒攒碲捆好，仰面朝天一放，老头子坐在他的肚子上面，无论你有多大能为，也难以施展，他看着老人家拿着一包药要往他嘴里倒，他明知道这个药也不是好药，倘若喝下去必有性命之忧，故尔紧闭嘴不肯往下吃。王爷看他不张嘴，也不着急，用手掐着他的鼻子，喘不出气来当然他就得张嘴，将然把嘴一张，老头子将药包的一个纸角放在他的嘴里用手一抖，把这一包药全倒在他的嘴里头，仍然掐着他的鼻子，用手按着他的嘴，老道想着不往下咽焉得能够，工夫不大，老道把这包药完全吃下去，

就见老道五官乱动，那个意思大概不好受。稍过了一会儿，王爷一片腿打老道的身上跳下来，走上前去给大人请安，这工夫各位侠客全来了，大家到了屋里就是一愣，就见屋中站着这个老头儿，细一看认得，原来是天灵侠王凤，大家面面相观，全都带着不好看的样子。要说时间，倒是差不了多少，侯二爷陪着这老哥儿三个将然由年大人的上房绕过去，来到箭道，镇东侠带领几位老人家，正然要接班，弟兄们彼此还得说几句话，天已然到了三更了，要是没事可就算消停了，也用不着加意防范，就在这么个工夫，就听上房屋呛啷啷的声音，大家闻听吓了一跳，准知道大人屋中进去人了，赶紧往头里去，到了上房门口观看，此时天灵侠已然把药灌完了。要不怎么说侠客呢，手底下比平常人那就算是快得多。众人来到里面一看，好在一样儿，认得王爷，彼此都有交情，众人走上前来，给大人请安道受惊。大人连连摆手，叫了一声：“各位，要不然说小事在人大事在天呢，眼睁睁今天本钦差遇见了无形剑客，把量天尺够奔我的头颅往下就砸，不用我说你们众位请想我活的了吗？怎么这样巧，桌案下隐藏着一个老英雄，我跟他老人家素不相识，你们几位认的吗？”众人闻听叫了一声：“大人，原来你老不认得，这也是一位成了名的侠客，姓王单字名凤，人送美称叫作天灵侠。”老大人闻听连连抱拳，说道：“原来是王老侠，久仰大名，如雷贯耳，今天有缘在此相逢，拿获了无形剑客，救了本钦差的性命。”说着话老大人那个意思，还要行大礼答谢救命之德，王爷一看连连摆手，叫了一声：“老大人，你老可不要如此对待，今天当着我各位老哥哥，也不是我说话透狂，象我等身为侠客，专讲究不为己身事专为他人忙，路见不平，拨刀相助，何况你

老人家乃是国家大员，来到四川救民除奸，我等随时保护，也算义务天职，说到这里老大人连连竖指夸奖各位侠客。

此时别位不用说，单说的是镇东侠侯振远暗自思想，不由得心中纳闷，就凭老道，手使一对量天尺，前者在剑州州衙，摆军刃单打独自会斗群侠，大家人多势众；尚且不是他的敌手，今天怎么会被天灵侠一个人把他拿住，这么看起来，凡事都有该着，事由天定，不由人算，又一想难道说这个天灵侠的功夫比我等高吗？就打着说高也不一定高出多少，论身分比无形剑客也差的远呢。镇东侠正然思想，猛然间听见年大人问："王老侠客因何隐藏在此处？你老人家什么时候进来的？怎么我竟会没看出来呢？论说我可不是当着各位侠客夸口，我也是剑客的门人，练艺二十载，我就会不知道老侠客什么时候进来的，要是这么看起来，老侠客可称得起叫来无踪去无影。"天灵侠一听满面带笑，连连抱拳，遂就将自己的来意如此如此一说，老侠客并不隐瞒，就把误走拂云峰遇见了义高僧，指点自己，前来暗中保护，我来了这不是一天，就把来了多少天，每天藏在什么地方，当着各位老侠跟大人禀明。众人一听人家这位了义高僧，真有先见之明，莫非他能掐会算，真要这么说那叫神怪小说，可就失了武侠的本题了。要说了义也并非是无意，不过知道天灵侠这个身分，准要是来到公馆禀见了钦差，也不过是随班入伙，跟众人凑到一起，遇上事防范到，那算万幸，一个防备不到，再搭上两个王凤也不是白费吗？如果说叫他暗含着前去保护，那就算是一个人的专差，再说凭一个侠客的身分，要是在暗中，就是有身分高的主儿前来行刺，明着动手，固然不能取胜，要是来个明枪容易躲，暗箭最难防，对巧了就许以弱制强，这

就是了义的用意，可也不准知道有事，也无非是防备而已。大凡身分高的主儿，就讲究远韬近略，就是这个韬略二字包括太深了，有时候发出效力来一般知识稍差之人，莫不惊为神奇，这可并非是说书的无事费话。就拿第一才子书三国志，把个诸葛亮说的如神如怪，愣说他能掐会算，岂不把一位有身分的主儿，给说坏了吗？南阳卧龙不过经济大才，称得起文学的博士，对于所有一切的全能够知己知彼，按着各人的性质而发，无论何事，才能够百发百中，不过人家善于韬略，到了后人作书形容不出人家的本色，信口胡说，那可就算错了。今天所谈不过是了义年岁到了，身为剑客，才能够料事如神，又赶上王凤走运，钦差年大人命不当绝，八下里凑巧，才有这么一局事。众人跟大人也不过是随便说说笑笑，并未留神老道，以至到说完了话，再一看老道，浑身打战哆索的成了一个团儿，各位侠客全都留神观看，就连钦差老大人也凑身到近前观看，但见老道要说他站起来的身量怎么也有五尺吧，现在四马倒攒蹄捆着，愣把一个人抽成了个团儿，要是把绳扣解开，把他掺起来观看，也不过剩了三尺多，好好的竟会把人抽进二尺多去。不用说钦差老大人看着不懂，就连各位老侠客，也是看着纳闷。钦差老大人用手一指，遂说道："王老侠客，万俟羽修这是怎么样了，但不知方才给他吃下的药叫什么名字？"天灵侠一笑叫了一声："大人，这个药是我给他起的名字，叫耗子药，正说叫抽筋散，只要人把药喝下去，无论你多大英雄，怎样的人物，霎时间将周身的筋全都抽到了一处，死可不至于死，不过这个人就成废人了。"

还未等老人家把话说完，在旁边站起来云中侠何立何乃中，作了一个罗圈揖，眼看各位侠客，叫了一声："诸位兄长，

我抢句话说，方才老人家提这个耗子药名目叫作抽筋散，兄弟在外面闯荡江湖，年限很浅，论到阅历可比不了几位哥哥，但对此也略知底细。

第九十一回

三叩比丘脱尘得奇功　二打蓬莱群英大聚会

书中代言，在我们河南开封府北门外头，一百四十五里地那里有个小村庄，地名叫安乐村，村子里头有座庙，听说这座庙是村子里头的风水，名叫张仙庙，皆因他们这个村子里面不利小孩儿，后来来了一个看风水的先生给他一看，叫众人在北村口盖一座张仙庙，里面这神圣手擎弓箭，专能射除天狗。由小庙盖好，安乐村中再有个小孩儿居然就立住了，虽然说是迷信，对于风水二字，也不能说不在乎。自从有了张仙庙，安乐村中不但能够立小孩儿，并且是五谷丰收，方圆地方虽然不大，甚贫寒的主儿很少。张仙庙内有一位出家的法和尚，名字叫脱尘，年岁太大了，原先在康熙三年，曾中进士还作过一任清江府知府，后来自己把红尘看破，又搭着他家里又没有什么人，只有一个妻室，作官数任，虽然没有多少积蓄，也还能饱食暖衣，他跟他的夫人把话说明，所有这片财产，足能养活你的晚年，到百年之后，你有这些个金钱，自然有人把你入土为安。夫人一听这个话，就是一怔，遂问道："大人何出此不吉之言，难道说有什么不利的先兆吗？"这位知府一听哈哈大笑，叫了一声："夫人，我朱文华乃是大明朝的苗裔后世的子孙，按说我就应当隐避少林之中，收罗天下英雄扯旗聚兵，恢复汉族江山，推倒了大清国，也不枉人生一世，又谁知我一时的糊涂，贪恋功名心急，我才登科考试，果然金榜得中，后来作了四品的知府，我抱定宗

旨，打算运动上司，官居极品结成党羽，好恢复我心中的大志，又谁知德薄凡事不顺，因此愤气告老来乡。我的年纪已然到了半百有余，膝下又无子女，我也自知一个人单势孤，难成其大事，并且我自知身无尘世幸福，我的意思打算削发为僧，找个地方一忍，那就算隐姓埋名，朝夕诵经守法，倒可以益寿延年，这倒是个长生之道。咱们夫妻一场，金银留下够你生活，把话说明以尽夫妻情肠，如果我要是不辞而别，岂不叫你心中不安，倘若忧虑成疾，岂不损了天年，今天把话说明，你把我抛于九霄云外，你自己平平安安过这分日月。”夫人闻听不由得一怔，遂问道：“大人何出此恨心之话？虽然无儿无女，你这个年纪尚且不算甚老，你娶一房侧室，未必不能生养，或者用银钱买个一男半女，也可以接续朱氏门中的香烟。”朱爷听到这里，把头连摇了几摇，遂说道：“我就怕跟你把话说明，从中生枝节，用言语相拦，打我的高兴，破我的心愿，我本有心不辞而别，又怕对你不过，故此今天跟你当面作别，既然我的话已然说到这里，你又何必这么劳叨呢？我的志愿已决。”夫人听到这里无法，不过就是恸哭一场。朱文华在家中料理了两三天，多带黄金少带白银，路费多少带点儿，打了一个小包袱，在家里叫了一个剃头的把发落了，真名一隐，自己取了一个别署，就算是出家人的法号，上脱下尘。要说谈到衣钵戒牒，何年所受，在那庙里剃度，他有一个至友，是一位出家的和尚，关帝庙的方丈普善，何年出家何地受戒，戒台各位师傅都是谁，以及佛门的规矩，戒堂的仪注，这位普师傅全都跟他说了，也搭着这位朱爷他是念书人记性好，再说他本心早就有意出家，故此将普师傅的履历，他完全记得很清楚。这一次走有人问他就把普师傅那一

套拿出来，无论大庙小庙，真就没人看出他的马脚来，脱尘云游各方，自己叫脱尘就是表白他的心思，把世事看得如浮云一般，有意在外面访个世外的高人，得人家指教，所为的就是益寿延年，书不可重叙。

这位脱尘遍游江湖，自己到处为家，这一天正然往前行走，走到了辽东地面，看了看真正称得起地脊民贫，穷山恶水，少见树木不见人，朱爷一皱眉，心说这点路程，实在是难走，莫怪人家说行路艰难，今天我身临其境，方知道这个苦况。找了一个大村庄，买了些个干粮，包在包袱里面，这个意思大有裹粮入山的气概，别看是穷山环谷耸峰，也倒是有个意思，正往前走来到头时，山根底下，顺着盘旋山道信步登山，进了山口往里走，道路坎坷不平，高低环绕走至在半山腰，猛然间看见一道较宽的山路，两旁边松柏交杂，看了看这个道路，似乎有人常走，朱爷顺道又走了工夫不大，看了看在山坡上象是一座庙宇，来到切近一看，果然不错，倒不是什么大庙，原来是个一层殿的小山神庙山神爷，他这才走在庙的角门，轻轻叩打。里面出来一个小和尚，也就是十二三岁，穿着半截子僧服，脚底下青僧鞋，白布缘口。小和尚上看一眼下打一眼，看了看朱爷然后叫道："这位大师傅你到庙里有事吗？"朱爷微然一笑，叫了一声："师弟，烦劳你到里面通禀一声，报告方丈，就提我是行戒的僧人，见庙拜佛，见塔拜僧。"小和尚闻听遂说道："您在这里候一候，我到里面给你老言语一声，咱们这个庙里清苦异常，就没有香火，既然你老说要拜佛，我可不能拦阻，不过我得到里面禀明了方丈说到这里小和尚转身进去，角门子对好，工夫不大，里面一声佛号，门分左右，出来一位出家人大身材，黑掺的

脸膛，身穿灰色僧服，高腰袜开口僧鞋，看见朱爷双手合掌当胸，叫了一声："师兄，既然是心愿前来志诚拜佛，请你老到里面参拜佛祖。"走着路谈话，脱尘叫了一声："师兄，未领教你老的贵上下怎么称呼？"方丈闻听一笑："问我上沙下成，在此山神祠住持三十多年了。"说着话先陪到客堂里面，不过略微吃了几怀茶，然后叫小和尚陪着，到各殿里参佛，这也用不着烧香，不过神座前志志诚诚磕个头就是了，各殿所有的神圣，全都参拜已毕，陪着脱尘够奔禅堂。朱爷到里面一看，一边一张禅床，床上放着棕团，虽然禅堂不大，里面清雅异常，脱尘看了看人家屋中没有多少陈设，倒十是分清雅，看着自己心里一动，暗说不定到何处有缘之地，我也照着样儿收拾出来，避居其中，倒觉着是人间的福地。坐在那里跟方丈谈话，问了问庙中多大的香火地，有多少人。沙和尚答言，庙里香火地也不多，年吃年穿我们师徒三辈，二十多人，倒是足吃足穿，然后坐定了谈话，脱尘这才跟方丈打听："在此处附近庵观寺院，出家人可有道德清高之辈没有？比如有的话求方丈你老人家，给我介绍介绍，我要跟人家练达练达。"沙和尚闻听，口念佛号说："善哉！师哥这倒不是我推辞，你要是个外道人我就不谈了，皆因你老也是皈依三宝教沙门，我可不能不对你老说，谈到咱们这个出家人不过就是指佛穿衣赖佛吃饭，说不上什么叫道德清高。"朱爷听到这里，暗含着一笑，世上的和尚要都是这样，岂不把三宝空门，当了混吃混喝门了吗？别看我是门外汉，未曾受过剃度，对于佛道我倒明白，以及指到请经说法参禅悟理，明心见性的功夫，我可不敢说知道，不过略识一二。这倒不是朱爷练达过，皆因他是儒学家，学识搁在人的身上，看他这个人好

习什么，如果说好佛，不用剃度为僧，他也能悟澈禅理。有一个最大的证明，宋朝时代，苏东坡先生，他不是和尚，人人尽知，皆因他是儒学家，天性好佛，对于禅理上，出家的僧人，不及他老人家的太多了，这位朱爷虽比不了东坡先生，可是他的知识比常人高超一等。在禅堂里面跟这位沙老和尚谈话，说话的光景天可不早了，堪堪到了斋饭时，遂吩咐一声叫人预备斋饭，留这位脱尘和尚在禅堂用斋，吃饭的时候沙和尚说了些个闲话，说来说去说到了山神祠后面有一道山峰其名叫连云峰，连云峰后面有几个山窟窿，玲珑透体，大概是活的。沙和尚说道："虽然未能亲眼得见，听人传言，大概是活的，我到那里观看，可未能进去试探，在洞口有一位出家的僧人，大家都说他是比丘年纪不小了，足有一百多岁，我连着拜访他多少次，皆因他不与常人说话，后来我的高兴也退了，可也就不去了，今天错不是师兄你老问到这里，我一时之间这才想起。"朱爷一听心中欢喜的了不得，要说百岁有余的人，身居山洞里面，不动人间烟火之食，要说通仙这个话可也不敢说一定，不过这个人当然身有绝艺，不是善于吐纳之功，便有呼吸之术，这倒是个异人，我也不用求他们带领，单等日没黄昏，我要够奔连云峰，访访这位高人。想到这里，一语未发，不过就是吃喝，吃喝完毕，陪着沙老和尚又谈了谈各处的大住持，以及里面的方丈，那位能书那位善画，通文的是谁，好武的是谁，谈来谈去天可不早了，要依着老方丈还要留晚斋，朱爷未用不过说了几句客气话，然后告辞。这也用不着放香钱施油钱，和尚云游天下，遍食十方，遇庙挂搭，乃是分所当然，沙老和尚还算体恤朱爷，临行之时送麦饼四张，两个人各自合掌当胸，各念了一声佛号，

转身够奔外面，沙老和尚直送到山门口，方才作别。

朱爷出了山神祠，就按着沙和尚所说的言语，往前行走，走来走去天堪堪要掌灯，才来到一道大峰，看那个方向跟老方丈所说的相等，准知道这就是连云峰，绕到峰后留神观看，果然有玲珑山孔，一个挨着一个，一连足有十几处。顺着山孔拢着眼神细看，一个孔一个孔的挨着调查。你说也巧，数来数去数到第七个山孔，渺茫茫里面似乎有灯，细看原来里面坐着一个人，睁着二目在暗地观看，好像两盏灯，这人的穿着打扮可看不了甚真，细看了看里面那个人纹丝不动。朱爷这份至诚之心，那就算平常人比不了，双膝点地，眼看洞内口称老师，弟子给你老人家磕头，连着说了三四次，里面那个人一声也没言语，连动也没动。朱爷心中暗想，山神祠里面的沙和尚也对我谈过，他已然访了数次，皆因缘浅未能够当面接谈，如果我忍不住心沉不住气，平平常常的磕半天头，连一句话都说不上，未免可惜。要说沙和尚他跟我比，那可差的多，我自幼年苦读寒窗，受尽了折磨，这就是受过来的人了，今天求人一语，我要是忍耐不了，我就枉叫朱文善，倒看看你能端我能受。想到这里一语不发，直挺挺跪在了洞前，二目圆翻，留神看着洞里面的这个人，你看他也不问他也不说，里头的就那么坐着，外面的跪着，要说时候堪堪三更过，就要四鼓了，直跪得朱爷两腿发疼，浑身发麻，四更交过堪堪又到了五鼓。忽然间听见里面叭哧一笑，念了一声："南无阿弥陀佛，你是何人跪在我的面前，意欲何为？还不把你的心腹从实讲来。"朱爷也不隐瞒，遂把自己何年登科，何年居官，官居何职，何年告老还乡，最后说到抛妻为僧遍游江湖，所为的就是求访高人。里面那人哈哈一笑："你访求高

人所为何来？怎么样才叫作高人？”朱爷向上磕头，叫了一声：“老人家，我也并非是要拜求剑侠，学些个武术，又不是妄想成佛作祖，不过有意学些个吐纳之功，呼吸之术，也就是益寿延年，生则无病至死无苦，这就是弟子的心愿。”里面又哈哈大笑：“你真正是妄想了，人生天地之间那有长生之术，天已不早堪堪快亮，是你去吧！”朱爷听到这里向上叩头，一句话也不说，里面老和尚看着他着急，不明白他的心意，一语不发何求于我，老和尚想到这里，用手一指，叫了一声：“朱文善，夤夜之间你来在我的洞口，跪倒不起，苦苦相求，非叫我教你长生大术不可，我问你你怎么知道我会长生之法？要你当面说出，如果说不出情理来，我要致你于死地。”朱爷听到这里，向上叩头，叫了一声：“老师，弟子我想你老人家久居此洞，不动人间烟火，不问可知你老人家，一定是世外的高人，你老不吃不喝，能够坐在这里，精神倍加，若不是长生大术，焉能如此，弟子我就是求你老人家将此术传给弟子，文善心愿已偿，我情愿给你老人家叩头拜你老为师，如果你老人家不教，我也不敢强求，只有请死在你老人家面前，以了却这一番心愿。”老和尚听到这里，点了点头，用手一指，叫了一声：“文善，你起过了。”朱爷一欠身，起在旁边，里面这位老和尚才走出了洞口，此时天已然就大天大亮了。文善留神打量打量，这个老和尚站起来也有五尺多高，身穿一件衲头，脚底下穿着一双开口的僧鞋，往脸上观看，一脸的泥，白胡子赶成毡，头上都卸了顶啦，后面白发卷成疙疸，脸上的皱皮搭拉着多长，就是二目有神，伸出手来胳膊上的皮也搭拉着。朱爷正然观看，就听老和尚用手一指，叫了一声：“文善，你要跟我练什么长生大术我可不晓得，你要问我身上

的功夫名叫气功，气功还不得一样，有暖气有小口气，有大口气，有喝天罡的真气，有鼻吸鼻吐气，要谈到这些个气功，我是样样精通，人只要是把气息调顺了，内脏越练越坚固，内坚外必强，随意运动精神自如，练长了也可以益寿延年，要谈到别的功夫我可是一概全都不会，今天错非是你我有缘，我才能对你实说。就说到连云峰后洞口访我之人，指不可胜数，他们可是也没有你这样诚意，我也无暇跟他们接谈，我看着你有一分诚意，我不能不对你实话实说，如果你要是愿意练气功，我把我身上的功夫全都教给你，我是一招也不留，练气的能够延年益寿，可不能长生，我的岁数到了，生死有数，无常一到，把功夫带走，岂不可惜，如果你愿意练，我们就由今天晚晌开始，我是尽力教给你，你要说非练长生不老大术不可，这个我可不会，就是你死在我面前，与我丝毫不相干。”朱爷听到这里，人家这就是天良，皆因看着我可怜，才跟我实话实说，我要是再用言语迫逼，就是反了目也是无益，只可点头答应愿意练，跪倒磕头，连叫：“师傅！”老和尚也欢喜，由这里说就算是师徒，当面嘱咐明白，每天到晚饭后必来，学习各种气功，吃喝仍然叫他够奔山神祠，如果庙里经济不足，你可以贴给他两个钱，朱爷点头答应，仍然回归山神祠。

书以简短为妙，由这日为始，每日晚间，必然到这里来，跟老人家练习各种气功，不觉不知一晃就是三年，朱爷还真把各种气功，完全练会。这一天晚间朱文善，到山洞前，跟老人家练习气功，老和尚摆手说道：“文善你不用练了，所有我身上所会的，完全传给于你，至于说其中的用法大小，就在乎火候了，只要你专心勤学，下上功夫去练，当然就收效

十足，就拿现在说，你身上所学，不过比我略差一二成，你虽然说削发为僧，自己取的别署法号脱尘，你跟我说的明白，借着人家的名誉，说是和尚不过是假的，今天我已就也就已就了，我看你洪福无份，清福倒是有缘，索性我收你作个空门的徒弟。”朱爷欢喜的了不得，仍然还叫脱尘，不过把他的宗派给他继续，叫他明白自己是那支那派，朱爷拜师已毕，遂问道：“老师你老人家的宝刹那里，老人家法号怎么称呼？”老和尚闻听微然一笑。叫了一声：“脱尘，你要问我，名叫义空。”再问他老人家的庙，摇头不答，遂说道：“时此尚非是我吐露真名之时，时机到了我自然把你等聚到了一处，再详详细细对你等说明。”这才是真正的一位高人。前文书了因已然遇见了一次，也未能说出真名，到了后文书天息山十羊寨，司徒郎就巧遇神手张林，当场绝命，老人家出头露面，率领群雄施巧计复仇，到那时方能够说明真名实姓，暂时也算谈不到。老和尚跟朱爷分手，临行嘱咐，叫他遍游江湖，说道：“我所传给你各种气功，里面含着医术，头一样能按着穴道按摩，因人而施，叫他以气相连，内壮外强，大有手到病除之功，就凭你这一身的功夫，在世界上医治活人，这就是无上的功德，何况你自己再修养灵明，按日去练，当然就能够益寿延年了。”爷儿两个把话说完，朱爷跟老和尚告辞，爷儿两个就分手了，朱爷果然遵照老师的言语，遍游江湖到处给人治病。

这一天来在河南地界，正赶上河南大相国寺放戒条，朱爷一想我既然出了家了，就应当摩顶受戒，如果说僧人不受戒，那就算是一分缺点，自己主意拿妥，入相国寺戒场受戒五十三天。这五十三天可不容易，从中的沙弥戒菩萨戒，这两场戒日期太长，最少也得二十多天，受戒的人又多，又是

个冬景，这两场戒行动不自由，又不许出来，差不多全都发眼身上浮肿，发眼不用说那是浊火上升，身上浮肿就皆因空气不流通，少于运动，这个地方朱爷就算露了脸啦，施展他的按摩科，放血行气的功夫，你说他治十位准能够好十位，所有在堂的和尚那一个不感激他的好处。后来一打听，知道他是半路出家，曾做过一任知府，异人传援点穴气功，到了五十三天完毕，他这个戒兄弟可就不少了，人人全都尊重他高尚的人格，全都要跟他近乎近乎。后来就是张仙庙的住持广惠，情愿约朱爷跟他一同回庙，所为的二人在一处盘桓盘桓，虽然说庙不大，极其清雅，朱爷也愿意，两个人相偕回到了张仙庙，到庙中一看，庙虽然不大，很是清雅，脱尘自此就暂居张仙庙，也不敢说挂牌行医，只要你沾于气血两科的病，朱爷一治手到病除。自从他的名誉大震，人人都以名医相看，这是明白人，有知识稍差的人，信口胡说，传说这个和尚会点穴救人，神通广大法术无边，并且善于书符念咒请神招鬼，这个话越传名誉越大了。远近的人没有不知道他的，这个情形上似乎朱爷以宾欺了主了，提起张仙庙人人都知道是脱尘，至于广惠倒谈不到话下了。广惠为人也可说是道德高尚，他一看朱爷这分意思，心中非常喜悦，情愿意将张仙庙让给朱爷住持，自己回到信扬州老爷庙，那也是广惠的禅院。朱爷住持在张仙庙，别看没露过武术，人人都知道有这么位脱尘长老，成名的武学家，真有千里迢迢而来拜访的，这个话传来传去可就传到云中侠何立何乃中的耳里，连何乃中心里也纳闷，自己带好军刃，打好了一个小包袱，好在不远百十来里地，自己打算亲身前往，倒要看看究竟这个和尚是何如人也，还是故意捏造，请神送鬼借此沽名，还是世外高人，果

有真实的能为，我到了那里一见便知。主意拿定，他老人家这才动身，要说百十来里地拦在他老人家的脚程上，溜溜达达不过半天多就到了，这还说的是白昼之间，真要是有要紧的事，夜晚施展夜行术，那就得说容易极了，皆因没有要紧的事，可不用那么走法，再说别看何爷久居开封府，皆因他是好静，对于附近百八十里内的村庄镇甸，他老人家没到过的地方可太多了。何爷高高兴兴一边走着，一边赏识村庄野景，由家中起身之时，已然就晌午错过，道路上再这么一耽误，天已掌灯尚且未到张仙庙，何爷自己不由得一笑，心说这幸亏是没事，真要有事，这么走还成吗，肚子里觉得有些个饥饿，何爷还是真急了，那个意思打算赶紧找一个村庄，到店房里面吃点儿什么，天色下晚，到张仙庙拜访脱尘，只可在店里住一夜，明天早晨前去。

何爷主意拿妥，往前紧走，天已然到了掌灯后，将然要脚下用力往前走，猛然间前面黑糊糊一件东西，还真把何爷吓了一跳，仗着他老人家身为侠客，行侠作义的英雄，这才往前面走。来到道边一看，原来蹲着一个人，晃晃悠悠，何爷走上前去留神往四外观看，并无别的动作，就是这一个人，何爷遂问道："做什么的？黑夜之间蹲在这里，探头缩颈鬼鬼祟祟，大概你是不法之人。"那个人一听，赶紧磕头，叫了一声："爷，你老饶命，我是个做小买卖的，还不是此地人，我是山东人专贩买河南油粮，就是我一个人并没带着伙计，包袱里面有二百多两银子，我住在下坡王家店了，没想到这个店不干净，他们把我的银两，以及零碎物件，全都拿去。要不然我也活不了，他们在酒里给我下上药了，我是一时小心，闻着有一种异常香没敢喝，就怕里面有假，我以解手为名到

了外面，暗含着听见店里的伙计说，酒没喝小子逃走了，这要是叫他走了，风声走漏那便如何是好，我听着这个话害怕，就没敢回去，顺着后面厕所的短墙，逃到了这里。我有心去报官，又不知道归什么地方管，有心打听打听，天到这个时候又没有行人，我这才隐在这里，打算等到天明再想法子，今遇上你老人家，我看你老人家肋下悬刀，当然是武学的高人，我有心求你老人家从中为力，到店里面替我把银子要出来，我感你老的大德不朽。”何爷听到这里，满口应允，用手一指自己的鼻子：“全都在我身上了。”何爷因为什么这样概然应允呢？因为自己觉着脸上不好看，这幸亏是人家这个人不通侠义道，如果他也是江湖上英雄，岂不被人笑话，我何立人称云中侠，行侠作义我得算是江湖上的一个英雄，怎么会在我的眼皮底下，尚且未出百里，有了贼店，我怎么会不知道呢，不用别人说，我自己问问我自己，你这个侠客算是管什么的呢？故尔他老人家满口应允，都在我的身上呢，你在这里等着，千万别动，我到那里问问，我必然回来跟你见个话，那个人闻听，连连磕头，何爷问他的名姓，那人答言姓马名和，何爷打听明白，嘱咐他无论时间长短，千万别动，自己这才顺着道路往前走，不多远果然看见道路下坡，有一所房屋，四周的短墙，当中有四个黑字，王家老店，何爷绕到大门前一看，大车门带门洞，里面横着一条板凳，一面坐着两三个伙计，虽然天到掌灯后，正是揽客的时候，肩头搭着带手，往里让客，看见何爷说道：“客爷住店吧！天已不早啦，再往前走可就错过宿头了。”何爷看了看问道：“里面可有跨院？”伙计先看了看何爷，然后说道：“有。”说着话伙计头前带路，何爷跟着伙计来到了东跨院，里面是两间北房，阴着两间外面

挂着斑竹帘，这个时候已然掌上灯了，迎面放着一张八仙桌，一边放着一条大板凳，靠着东边山墙上一铺炕。何爷看罢，就在板凳上将身坐稳，伙计张罗着打脸水沏茶，然后问道："你老在外面打了尖了没有?，如果没打尖，给你老预备吃的。"何爷点了点头，说了一声："尚未打尖，你给我预备点儿吃的，最好我还得喝两壶酒。"伙计点头答应，工夫不大，预备好了四个冷荤，两个凉碟两壶酒，伙计问道："客爷你老看那样菜不合适，你老只管说我给你老换换。"何爷一摆手伙计退出去，云中侠何乃中，自己把酒斟出来，留神细看，这个地方就是伸手办事，必须保有真凭实据，竟说人家王家店是黑店，凭据在那里呢，身为侠客，作事就得慎重。何爷自己亲自检查，果然闻见酒中有异香异气，不但是这个，在酒皮上细看，似乎有一层毛头儿，何爷准知其中有毛病，可就是不知道他所下的是什么药，类乎断肠散，蒙汗药，身为侠客，都能够猜的透，惟独今天这个王家店，不知道他是下的什么药。自己愣愣的看着，准知道自己在这里愣着，人家不敢进来，遂酒也不喝菜也不吃，站起身来到门后隐藏起来，隔着帘子往外观看，虽然说看不大甚真，只要是人来到切近，也能够看个大概。他老人家把身隐好，猛然间听见外面有人说话，屋里的人哪里去了？难道说又逃开了吗？将然说到这里，由外边进来一个人，将然一到里面，何爷不费吹灰之力，势若鹰拿燕雀，按倒尘埃，解他的扎腰绒绳四马倒攒蹄捆好，然后晃身来到外面，扎撒臂膀各处观看，并无什么动作，抖身上房，登高一望，清素素落落，天尚未定更。何爷二次抖身下来，进到屋中看了看这个伙计捆在那里狼狈不堪，下腰将他提起来，放在炕上，然后用手一指小子："说你的真名实姓，店里的一

切鬼鬼祟祟赶紧说明，如若不然，小子你看。”说到这里，回手哧的一声，由肋下撒出他老人家那一口假的大夏龙缺刀，摆刀二目圆翻，吓的店里伙计，浑身立抖连连叫：“爷爷你老饶命，问什么我说什么。”何爷听到这里，刀交左手往后一背，这才问：“你姓什么，伙计战战惊惊说道：“小子我姓刘行三，我是这店里的伙计。”何爷点了点头，遂问道：“你们掌柜的姓什么？”刘三闻听答言说道：“你老要问，我们掌柜的姓王，单字名顺，有个小小的外号，人称千里神行串地鼠，你老也用不着吓我，我实话实说，总怨小子我走劫运，我们这座店开设十数余年，掌柜的是弟兄二位，他还有一个大哥，名叫王元，外号人称鬼见愁神鼠王元。他们哥儿两个要论武术，倒是平常，有一种家传的能耐，专会配一样药，皆因他们哥儿两个，都是鼠字的外号，这个药的别名就叫老鼠药，正说叫抽筋散，也别管是什么人，只要把这个药吃下去，霎时之间，四肢乱动，能把人周身的肋全都抽到一处，要是用的少死不了，人可算废了，用多了就有性命之忧。你老可别看开这个店，里面有分别，并非是一概而论，要是这个人实在油水多，或者是作官的，掌柜的才舍得这包药，做他这水买卖，要谈到你老人家，皆因是象貌堂堂肋下悬刀，我们掌柜的看着害怕，恐怕你老是官人，掌柜的才让我带了一包药，无论酒里菜里给你老下上，这算活该我们的报应当头，药放在酒里，你老不喝藏在门后，伸手将我拿获，这就是句句实情，老人家要是贵手高抬，你老就把我放了，如果你老看着我作恶多端，不肯饶命，你老一刀将我杀死，我死在地府阴曹，决不憾怨，皆因我心术狠毒，作事不仁。”何爷听得这话，可称得起伶牙利齿，遂由鼻孔之中哼哼了一声，用手点指，叫了一声：“刘

三，这个话这么说吧，你跟我所说之话，片面言语我也不能就信为事实，你把你们掌柜的王顺现在那里，对我说明，那叫事有事主，祸有祸头，我铲除了他回头再惩戒你们，还有一说，店里头一共有多少人，谁是好人谁是坏人，由你嘴里说我必然赏罚分明。”刘三闻听叫了一声：“老爷子，你老既这么问，实话跟你老实说，店里头连掌柜的带伙计，一共是七个人，另外还有一个喂牲口的，我们这七个人要说全都是好人，这个话大概你老也不信，从中有一个姓王的，那是掌柜的本家，这小子他可善于用药，此事也算是该着，他今年三十多岁，好端端的出了一身天花，他现在柜房躺着呢，看那个样儿，小子活不了。今天这个药是我用的，要不然怎么会看得出来呢，我把事作完了，我这才明白，药用完了看不见人我就不应当进来，这我才明白，既然看不见人，当然就有个变故，拿这段事你老考查出来，小子我是好人坏人。”何爷听到这里，二目圆翻，暗自斟酌，要听小子他说这片话倒许是不假，自己想到这里，遂说道：“刘三，王氏兄弟配合抽筋散，天下还有第二份没有？”刘三闻听叫了一声：“老爷子，你老就不用说天下了，就拿着我们店里这个姓王的伙计，那是他本家的侄儿，连他都不知道，您就不用说别人了，这里可就是我们掌柜的，云南狐耳山切近，也有一座王家老店，那就是王元的店房，他用药不用，我可不知道。”何爷听明白了，叫了一声：“刘三你张开嘴，嘴里我给你堵上点东西，怕你声张惊走了贼人，我到外面调查调查，如果你所说之话不假，我当然饶了你的性命。”刘三一点头答应，张嘴等着，何爷扯他的衣襟把口塞上，屋里的灯光熄灭，看了看没有后窗户，回手带屋门，刀还鞘内，由东跨院出来往前面绕，抖身上房，扶

了扶刀，来到前面柜房，到了后坡，脚尖掠住阴阳瓦，隔着一窗户往里面观看，但只见挨着里面有一张床，床上躺着一个人，不问可知那是掌柜的侄儿，出天花脸冲里躺着，屋里放着半明不暗的一盏灯，又到明间屋看了看迎门账桌，桌上文房四宝，设摆账匣，后面有座坐着一个人，年岁可不小了，站起来身量也不高，半截蓝布褂，看不见下半身，枣核的脑袋两头尖，小辫挽了一个疙瘩髻，往脸上观看，黄眉环眼山鹰鼻子薄片嘴，两撇断梁的胡子。何爷看罢，知道这个小子是王顺，看他这个五官，决非善类，就看他自己念念叨叨，手拍桌案："刘三这小子真正是混蛋，越说不叫他去，他非抢着去，他要是都办的了，别人还办不办，倘若人家官人看明白了岂不要从此破案。"将然说到这里，何爷飘身跳下房来，伸手撤刀，轻轻打起帘子，来到屋中，先把灯息灭了，用手捏住小子的颈子，先把他的气带给掐住了，左手背刀轻轻一提，出离了柜房。往后走不多远，是一个栅栏门，这就是店中的马号，住店的客人，有人带着牲口就放在里面，看了看四外无人，把小子提到了房角，撒手把小子放下，这才问你姓字名谁。小子半天没说出话来，缓过来这口气，这才说道："我叫王顺。"顺字不过将然出口，何爷一横刀叭的一声，头尸两分，这个地方这叫侠客，猛看着似乎像太猛，其实精细无比，东跨院问明了刘三，自己一看又猜着了八成，再听见小子自己叨叨念念，所说的言语又是掌柜的身分，有这三种证明，伸手将他拿获，到了临动手之时，还要问一句，在他的嘴里说出王顺二字，准知道无错，并不多说，手起刀落，结果了他的性命。遂用手中刀在地下，刨了一个坑，把小子王顺连人带头，全都埋在里面，浮土盖好，用脚踩了踩，这叫杀人灭

迹。这可不算完，回到东跨院，看了看刘三还在炕上躺着呢，何爷过去解他的绒绳，嘴里塞的东西掏出来，叫他站起来活动活动，然后把话跟他说明，你们店里的掌柜的，已然被我杀死，掩埋在马号西北房角，收放老鼠药在什么地方，领着我前去检查。小子刘三如同得了赦旨一般，答应一声，在头前带路，后面跟着何爷，一直够奔柜房，先摸了火种，然后点了灯，拉开抽屉，取出钥匙来，开开下面的坐柜，由里面取出一个硬木匣打开匣里面有二十多包，打开药包看了看里面的药面，其色发红，伙计刘三说这个药的用法，怎么厉害，何爷闻听一皱眉，遂问道："这个药别处还有没有？"伙计连忙说道："老爷子，我们掌柜的一年也不过用几次，我看他取药的时候，都是在这里拿，别处有没有我可不知道。"何爷又把屋中各处检点一回，叫刘三把药全都拿到了外面，用火焚烧，何爷亲眼看着烧完了，又叫道："刘三，有个姓冯的客人，所有人家的银两，照数连东西全都给人家，我马上到外面就把他带了来。"说罢何爷出去了。工夫不大，由外面把冯和带到店里，刘三不敢不应，跟着赶紧照办。这工夫店里的伙计，全都知道了，大家全都以为何爷是官人了，必然是王顺把买卖作走了，这个姓冯的到外面报告官面，这一定是官人押着，叫交还人家的东西。所有的众人全都闪开了，有什么祸全都叫刘三一个担着就是了。就这么一当子事，直办到二更过，冯和的银两衣物全都到了手了，临走千恩万谢，那个意思还要问问老头子贵姓，打算以酒补情，老人家一听哈哈大笑，一摆手叫了一声："冯和你去罢，这乃是我份内之事，不必你来相谢。"冯和还要请教请教老人家的名姓，老头子连连摆手，不准多说快走吧，冯和无法，只可给老人家磕头告别。不表

冯和，单表寻刘三，两眼看了看何爷，叫了一声："老人家，诸事全都办完，你老请到后面，我给你老预备好酒菜，你老吃点儿什么休息休息。"何爷一摆手叫了一声："刘三，今天我把话嘱咐于你，最要紧的就是王顺的尸首，得便将他移埋荒郊，不可走了风声，从此以后，好好做买卖，有不法的行动，如果稍有不正之事，我早早晚晚必然前来取你的性命。"说到这里，何爷并不在店里吃喝，摆手跟众人告别，天也不过二更多天，不到三鼓，老头子走去不表。单说刘三看着老爷子走了，把众人全都叫到一处，就把如何犯案前后话跟众人一说，从此好好干，这个买卖算咱们大家的，掌柜的已然被杀，买一口棺木盛殓，择地掩埋。众人一听，一个个全都吐舌瞪目，大家计议已毕，不过暗含着由马号旁将王顺刨出来，另埋别处，从此就好好的做这份小买卖不在话下。

单说云中侠何立何乃中，别看晚饭没吃，也不前去访脱尘僧，恐怕见着和尚问他个三言两语，他枉称云中侠，自己一负气连夜回到了家中。今天在公馆当着钦差老大人可就说起来当初在王家店，遇见王顺，见着过一次这个老鼠药，遂向天灵侠问道："老人家你老这个药是在王元那里得来的吗？"天灵侠一听，叫了一声："兄弟，论年岁你可比我小，我这算是高攀，要谈到武学上，幼年间闯荡江湖，蒙天下英雄抬爱，手中一口刀，人称侠客，武学不提，论到阅历，我可比不了兄弟你，我将然一说你就能够知道，这种东西得来的地方，就知道由王元那里得来的，这真是聪明过人，哥哥我可比不了。"这句话未曾说完，钦差老大人向着天灵侠说道："王老侠客你老把这包药得了来的原因，当面说说，也叫大众明白明白。"王爷听到这里，说道："老大人既然问到这里，请列位别忙，

我将此事原委略说一说。”书中代言，王爷本来就是躺下来一身，站起来一口，家里又没有别的人，就是有一个姑娘，还不是他的，是他的侄女，爱如掌上明珠，老头子把姑娘送在至友的家中，老头子自己误走到云南府昆明县，狐耳山切近，看了看有一座大店，白灰墙上写的明白王元客栈，王爷看了看，店门口有匾，黑匾金字，店门很讲究，老头子耳出耳入，听说这店里的掌柜的有些个不法，专门欺压老弱，行侠作义本应当如此，倒处游行，听说不法之人，可不能就信以为实，总得说是耳听是虚，眼见是实，凡事都要身临其境，才能够从中处置。老头子故尔来到这里，遂有意进来调查调查，来到店门口，往里面观看，时逢夏令，门前站立几个人，看那个样子是在门前乘凉，从中有一个人，身材短小，穿着半截的布褂，手里拿着扇子，上一眼下一眼打量老头子，看罢一声也不言语，那个样儿大大咧咧带出来不正大的行为，还透着酸狂狂的意思。老头子一看，呕，莫怪人说今天一看这小子的情形，可见得他们这个买卖是怎么样了，所说欺压老弱，这么一看，就有十分不假。老头子看罢心说，这可没的说，我要赶不上那就不用说了，既然叫我看见说不上，我要惩戒惩戒你们。老头子想罢，迈步往前走，心里头暗含着不忿，伙计问道：“老爷子你老是打尖哪，还是住到这里？如果打尖院里很凉快，给你老预备点儿吃的，你老就在这里打尖吧。”老头子闻听，微然一笑，“伙计给我找个干净屋子，我住在这里，不但住在这里，我看这个买卖，如果合适得匀给我干两天。”伙计们一听这个话不象话，不住上一眼下一眼打量老头子，只见老人家精神百倍，可巧老人家刀没在肋下跨着，在包袱里面，伙计们心说，就凭你这个样儿，不说别的还好，如果说

别的，就凭你白发苍苍这么大年纪，讲打架你还行的了吗？小伙计一面想着，带着老人家往里走，不住的暗暗冷笑，把老头子让至在里面上房。伙计打来一盆脸水，叫老头子擦了擦脸，伙计又给老头子沏了一壶茶，老头子坐在这里喝着茶，留神往各处观看，倒不是看别的，就是作一度检查，差不多黑店在所不免，总得有什么假锅台，假地道前后的窗户，甚至于夹壁等等。看够多时老头子才把伙计叫了来，说道："给我预备两个凉碟，里面要青菜，再给我来两个冷荤，烫两壶酒，我自己自斟自饮，一醉方休。"伙计答应一声，照着老人家所吩咐的，全都预备上来，老头子看了看，杯箸盘碟全都摆齐，伸手把酒拿过来，老头子自斟自饮，慢慢喝着，倒觉着高兴，心说怎么人人都说王元客栈，欺辱客商，任意讹索，据我看伙计的招待，以及吃喝全都不错，难道说价钱上不公道吗？这个地方我可是莫明其妙。老头子吃喝完毕，伙计把家伙端下去，重新又沏来一壶茶，然后问道："老人家你老吃好啦？"王爷闻听遂说道："伙计你多受累，我这顿饭怎么也得定更多天，甚早就吃不了，就皆因天气太热，如果说甚晚了，你们要落灶的话，可得把我吃的东西给我预备出来。"伙计带笑叫了一声："老爷子，你老只管放心，慢说是定更多天，就是通宵一夜，灶也落不了。"老头子听到这里欢喜，摆手叫伙计出去，说道："我饿的时候叫你们，我要是不叫你们，你们也不用来。"伙计答应转身出去。老头子一个人，坐在屋中候时候，候到了定更多天，包袱打开刀掖在了腰间，自己一个人转身出来，各处里绕绕弯儿，留神窃探，这是天气热的时候，老人家随便散步，说也凑巧，走来走去走到了后面掌柜的休息室，就见里面三四个人围着，从中有一个年长的两撇白胡，说话指

指点点，遂说道："伙计们叫你们留神，总不留神，上房屋住下的那个老头儿，我告诉你们，可千万别拿他当老头子，我看他浑身上下，精神勃勃，这还不说，就冲他这两支眼睛，光华炯炯亚赛两盏灯，定非寻常之辈，对于他的身上可得留神。虽然这么说，他这号买卖还不能不作，皆因他来路不明，如果说不作店里的行脚叫他看了去，勾来了官人，来到这里把咱们抄了，恐怕大家全都要吃苦子。"伙计们一听说道："掌柜的吩咐的有理。"遂接着说道："买卖是得作，倒不如把咱们的老鼠药给他来点儿，别看他有阅历，大概这个药他也不准看得出来，如果将他结果了性命，就算完了。"那一个上年纪的说道："着哇。"老人家一听这个小子，真不含乎，他真会看出来我是高人，也罢我到看看这个药是什么玩艺，老人家看罢，把主意拿妥，转身仍然回到自己的屋里，倒要看看伙计怎么个动作，这个药怎么使法。老头子坐定了，天可就要掌灯了，由这里说，对于吃喝全都留上神了，果然掌上灯了，伙计特别的有一份亲近，来了两个伙计问老头子吃什么喝什么，老头子一看这个劲儿来了，老头子说了一声："伙计，菜我只要两个，可不要甚讲究的，我今天要吃面，我可要全菜码，你可别看我这么大的年纪，无论什么青菜我也咬的动，如果不信你伸过手来，我连手指头都咬得动。"这个话说出来两个伙计全都乐了，由老头子一进门就带着八分气，问什么什么都不痛快，此时一听老头子吩咐出来，赶紧答应一声，把面条全份菜码全都预备齐备，屋里点着两支蜡烛，两个伙计伺候着，这个意思也知道老头子不好伺候。老人家一看面来了，老头子自己留神看了看，就在这么个工夫，由外面进来一个伙计，手里端着一盘菜，满面带笑，走到老人家的面前

说道："老爷子，我们掌柜的看你老这么大年纪，精神百倍，爱慕你老人家，知道你老这吃饭，送给你老一盘青拌香椿。"老头子一听，就知道是耗子药到了，随着说道："伙计，我平生以来就爱吃这种东西。"说到这里，伙计把香椿放在桌案上面，老人家用眼看了看说道："伙计你受点累，你把你们掌柜的请了来，我要当面致谢，要不然你就把我带到柜房里去。"伙计一听遂说道："老人家不必这么客气了，这也不是什么值钱的东西，我们掌柜的叫我送到你老的面前，这也算店东家敬客之礼，并不值得一谢，我替你老说就是了。"老人家连连摇头说："不对不对，掌柜的送这盘菜可不算什么，东西不在多少，这叫一份人情，掌柜的既然心里有我，我可不能不谢。"伙计一听老人家所说的话，真正在情在理，遂说道："既然老人家你老这么说，你老在这里候候，跟你老见个面就是了。"说着话伙计转身出去叫掌柜的。去了工夫不大，掌柜的由外面进来，满面带笑，眼看着天灵侠，叫了一声："客人，一盘香椿可算个什么，怎么你老还说要谢谢我，真要是你老愿意吃，你老走的时节我再多送给你老点儿，那倒不算什么。"老人家闻听连连摆手，叫了一声："掌柜的，我还不是专为谢你，皆因我这个人生来的毛病，有点新鲜东西，向来不忍独食，何况这又是你敬我的，掌柜的请过来。"说着话拿起筷子那个意思打算夹一口香椿，敬敬店里掌柜的，店主东一看连连摆手，叫了一声："老人家，这我可不能吃，头一节这种物件我们这里也收的多，说句不好听的话，我们全都吃够了。"说话之间，二目直勾勾，那个意思转身要走，天灵侠焉能叫他走的了，他要不走坐在那里一块儿吃，老人家还要喜欢喜欢他，跟他近乎近乎，他这一走不问可知，菜里一定有了假啦。说时迟那

时快，老头子坐在那里纹丝未动，不过就是腰里一叫力，哧的一声，纵到了屋门口，来至在屋门口，双手一横，小子想走焉得能够，一伸手抓住小子的颈子，两条气带全都被老人家用手指按住，想声张也声张不出来，老人家轻轻的将他提出桌案前，用香椿往他嘴里一揉，店主东紧闭着牙关，不肯往下咽，老头子捏着脖子实在难受，香椿填满了嘴，无法只得慢慢的往下咽，老头子这算拿他取个乐儿。小子这也算是天理昭彰，报应循环，工夫不大，把一盘香椿全都吃到腹内，老头子一撒手，看了看店主东，跌倒尘埃，胳膊腿乱动，那才叫手舞足蹈，老头子一看直发怔，他老人家这可算错了，不应当把这一碗香椿都给小子吃下去，耗子药力太大，当时吃完了之后，把小子抽成了一个团儿，头一节他吃的耗子药多，再说老人家捏着他的气带，气也喘不均匀，再叫药力一拿，小子可就搁不住了，工夫不大气绝身亡，这才叫善恶到头总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素日以此害人，今天自己还被此药杀身，俗话说害人如害己，看起来一点儿也不错。

老人家治死了店主东，这才晃身走出了店房，到了前面柜房，看了看众伙计，你拿这个我摸那个，都知道事机不密，走漏了风声，再说这个老头的来历大家又都不知道，倘若是官人前来，抄没店房，倘若被拿到官，那可不是闹着玩的。老头子又听到众伙计说："论说可是祸有头债有主，掌柜的办的事，我们不知道，不过当一份伙计，该伺候客人伺候客人，该干什么就干什么，赚几个钱养家就完了，就是到了当官也不致于有什么罪名。话可虽然这么说，我们也得打个知情不举，再者掌柜的平常赚的意外之财，我们分文没分过他的，何必跟他担这个心呢。倒不如他遭了恶报，咱们把店里的积蓄，大

家分分一走，就算完了。”老头子听到这里，一打帘子，来到里面连连摆手，叫了一声：“众位别忙，方才你们大家所说之话，我也全都听明白了，罪在你们掌柜的身上，绝不与你等相干，依我说可不定对不对，你们大家好端端规规矩矩，大家整理这个买卖，这个地势又不错，好好的做当然错不了，如果说埋没良心，看见了没有，掌柜的就是你们的榜样。”伙计们一看老头子这个样儿。一个个全都跪倒身形向上磕头，齐声叫道：“老爷子，要说不法，可是我们掌柜的一个人，不信就请你老调查，如果看出我们有半点不法的地方，你老置我们于死地而无怨。”王爷听到这里，叫了一声：“伙计们，我这叫擒贼先擒王，别看你们大众成群打伙，人多势众，并不是我小看你们，要说你们以为我治死你们店主为正理，那就不用说了，就打着你等众人，执迷不悟，助桀为虐，你们也把我怎么样不了。”伙计们一听连连行礼，叫了一声：“老爷子，你老算是世外的高人，.可不是我们看着你老把我们掌柜的治之于死，我们在你老的面前说现成话，我们众人看着，我们掌柜的害人害得可惨，我们早就有心将他治死，恐怕事机不密，被他知道了，与我们众人的性命有关，老人家你老一到这里，看你老堂堂仪表，不问可知当然是成了名的剑侠，要不然你老也没有这么快的手术，也没有这么好的眼光。”老头子一听双手撒髯哈哈大笑，道：“真不枉你们久在外面跑腿，别看你等不通武学，眼光还真不错，问我实不相瞒，姓王单字名凤，蒙天下英雄抬爱，人送外号天灵侠。”伙计们一听这是一位侠客，赶紧重新行礼，老头子摆手，叫他们全都起来，伙计们遂问道：“老人家到这边来有什么事，家里还有什么人？”老人家也不隐瞒：“家中只有一个侄女，我是闲游至此。”

众人听到这里，遂说道："老侠客爷，我们说一句，可不定对不对，掌柜已然死了，这个买卖众人分了，怪可惜的，你说不分叫谁执掌，依我们说你老家中又没有什么人，何必久在外面闯荡江胡，倒不如你老在此开设这座店房，也用不着您操心。"老头子一想这个办法也倒不错，真要在这里一住，有这个小买卖支持着，安居度日吃吃喝喝，再说我也这么大年纪，有合适的人给我侄女说个人家，这倒是一个正理，这算是求财有道，又一想要是把人家的买卖拿过来，对于行侠作义，义务天职，未免差点儿，知道的说我诛恶人即是善念，不知道的人说我谋财夺人家产业，害死了店东。老头子想到这里连连摆手，叫道："伙计，这个办法可不成，按说你们所说之话，正对我的心思，我也没有个安身的地点，可有一样儿，我杀了你们店主东，收他的财产，与我天灵侠这三个字，未免有愧。"众人一听位位大笑，叫了一声："侠客爷，你老人家这可算是多想，比如说我们掌柜的，他要是安善守法之人，你老要是这么一来，当然免不了谋产的嫌疑，皆因我们掌柜的他是伤天害理之人，你老将他除去，杀恶人即是善念，给这一方除害，不知道没的说，有人知道他也得感念你老的好处。"老头子一听，众人所说之话，似乎有点情理，这才点头，当时吩咐众伙计，把掌柜的抬出来，预备一口棺木成殓起来。伙计也真坏，他一看掌柜的抽成一个小人，他到外面买了一口小棺材来，临入殓的时候在他身上搜出十几两散碎银子，另外还有一包耗子药，伙计将药递给老人家观看。老头子看罢，将药带在腰间，银子叫众伙计随便一分，每人买双鞋穿，老头子把店房字号改为黔南客栈，把姑娘接到店房后面一住，老人家从此一忍，闷的时候到外面绕个弯儿，买卖也赚钱，伙

计们也全都安分守己。今天来到了公馆，可巧这包药用在老道万俟羽修的身上了，这么看起来这叫天网恢恢，这么大的无形剑客，一包药治到这般光景，彼此一谈这就把药的来历说明。

各位侠客听到这里，位位胆寒，就是这位奉旨的钦差，不由得也倒吸了一口凉气，真正江湖乱道无事不有，就这么一包药，竟能把人治到这个地步，真正是叫人意想不到。各位将然说到这里，再看无形剑客，已然抽的不像人样了，不过剩了三尺多，面无人色，浑身乱抖，这个地方别看天灵侠身为侠客，对于老鼠药总算是不懂，要不然老道不至于这个样儿，皆因药吃的太多了，这种东西不过吃个几分，浑身发颤，身形略矮一点儿，人可死不了可就算废了，中国不讲究这个，到了外国人身上犯了罪，最要紧就是政治犯，也不至于处死，就是给他点儿药吃，或是叫他傻了，或是改变形体，成了废人，就算完了。今天药用多了，把个无形剑客，抽的堪堪要死，众人位位观看，看着这个样儿可怜，打发差人叫来成都知府，带领三班人役，又派了几位随行委员，将老道无形剑客护送到成都府牢。知府来到公馆先给大人请了请安，然后把差事带走，全都收拾完了，天色已然大天大亮，各位侠客撤身退下去，钦差老大人到了里面，略微养了养神，过了不大工夫，成都府回来报告，无形剑客将然到府衙，已然绝气亡命，钦差老大人点了点头，要按老道的所作所为，死有余辜，可惜他这身功夫，未能归入正道，以至埋没九泉，遂叫成都府预备棺木，将老道葬于荒郊。

全安置齐备，各位侠客都来到了差官房，大家落坐闲谈，谈来谈去可就谈到海川这里了，入岛并无信息，年迈苍苍的

老英雄，石铎石老侠客，够奔紫霞庄也不见回来，听说大众够奔天险庄，前去攻打蓬莱岛，就是打岛也没听见海川的下落。别人还说不到，最难过就是侯氏弟兄，二侠客侯杰，想当初地坛相会海川，何等恭维自己，今天海川要是有一差二错，我姓侯的侯杰要是不管，我算是哪道的英雄？看了看各位英雄全都默默无言，正然想到这里，外面该差的进来回话："回禀各位侠客，外面有杭州镖局的诸位少侠，到此求见各位老侠。"众人一听欢喜的了不得，不问可知，当然就是这伙徒弟们，也不用出去接他们，告诉差人将他们带进来就是了，差人答应一声，出去工夫不大，由外面进来的人位不少，头里走的就是阮和，阮壁，徐源，邵甫，后面跟的阎保，鲍信，牛儿小子，虎儿小子，吴霸，还有镖局子年青的徒弟们不少，大概共总有二三十名，见着各位老前辈，他们一个个全都行了礼，镇东侠看着心中喜悦，用手一指道："你们众人由那里来，难道说镖局子有什么事吗？"阮和一听师傅问，赶紧走到师傅面前，向上回话，口称："老师，镖局子倒没有什么事，你老要问我们怎么来的，是这么这么一段事。"书中代言，在杭州的镖局三位老侠，那时一块儿走的，南侠北侠镇东侠，后来侯二爷不放心，只身一人也走了，镖局子里面老前辈，可就算没有了，这些个徒弟们全好说，惟独牛儿小子，他看了看是他亲的热的全都不在他的面前，未免有点儿想念，看了看不见了侯二侠，他这才跟这些徒弟们打听："小子们咱们侯二哥呢，怎么会这些天我总未看见他，侯大哥我也总看不见他，他们上那里去了？我师哥跟我说的明白，叫我没事的时候，就找侯大哥，要不就找没头发的侯二哥，他们是饭东管饭吃，这些个日子我也看不见他们了，小子们吃饭不管饱，有心把牛

儿小子饿死，那可行不了。”这个话说出后别人都不难过，惟独镖局子两个掌柜的，威镇长江铁霸王潘龙潘鸿鼎，黄粲黄金铎，哥儿两个听着心里头难过，就说牛儿小子带着这帮徒弟，住在镖局子里面真不亚如造反的一般，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想喝什么就喝什么，镖局子里面镖师伙计上下人等，那一个不受他的欺侮，今天由他的嘴里说出这个言语来，吃饭不管饱，这个话要是传到童侠客的耳内，未免显着我们对不起人，就是这么一个师弟，住在镖局子里面，冲着那一方面也不能够慢待，你说他说出这样话来，怎么才算完全。哥儿两个计议半天，就算无计可施，后来想起，把阮氏弟兄请过来，他们哥儿两个见了二位镖主，遂问道：“二位镖主，叫我们哥儿两个，不知道有什么事？”黄爷赶紧抱拳，说道：“师兄，请你老也没有别的事，我说咱们老师，以及各位师叔全都不在家，牛儿小子他自己住在这里，终朝每日信口胡说，倘若话传到咱们师叔童侠客的耳内，到那时可就显着多少方面全不好看了，请你们二位想个什么妥善的法子才好。”阮氏弟兄一听不由得就是一愣，你说他要是个明白人，还可以劝劝，他是个漫烂天真，任什么不懂的一个浑人，你可能跟他说什么？想了好半天这才说道：“别无善法，只可我们大家商量商量，陪着他起身，一路上追赶老师师叔，就势到北京城看童师叔的伤痕如何，他这个意思大概是想他师哥了。”这句话才把黄爷提醒了，眼望着潘龙叫了一声：“师哥，你老听见了没有，还是他们弟兄久住一处善于知性，我说成天不缺他吃不缺他喝，为什么这样不顺南不顺北呢？原来他是想念他的师哥了。”这才叫：“阮爷！你们大家合计，单单叫牛儿小子一个人走，谁也不放心，这可不是我冤你们，如果愿意去还是

大家一同走，方为妥当。”阮氏弟兄点了点头，遂跟徒弟们一商议，连镖局子十几个徒弟，全都愿意去，大家全都商议好了，才通知牛儿小子虎儿小子。这两个人一听，看他的老师看他的师哥去，二人当时欢天喜地，乐的了不得，牛儿小子叫了一声：“阮和阮壁，你们这才是好小子呢！早就应当带着我看我的师哥去。”商量好了，各人带着自己的军刃，打点好了包裹，带好了盘费，大家由镖局子动身，顺道前行，够奔北京城。。

一路之上也没有什么事，这一天来到安定门北城根富贵巷，进巷口一直来到童林的住宅，登台阶往里走，叫了一声回事，由里面出来一个手下人，看了看认得，是各位少侠，遂说道：“你们众位今天这是才到吧，里面请吧！”阮和阮壁遂问道：“我们师叔童侠客，他老人家在家里吗？”手下人一听，遂说道：“原来各位少侠尚且不知道，我们侠客爷他老人家有了事啦，跟着一位奉旨的年钦差当随行的委员，够奔四川成都府，查办事件稽查放赈。”徒弟们一听就是一愣，遂问道：“各位老侠客来了没有？”手下人接着说道：“各位老侠已然走了日子不少了，临行之时，由贝勒府走的，还跟贝勒爷见了见面，然后才起身。”阮氏弟兄一听，只得点头，这也就不用进去了，只可顺便到贝勒府给爷请请安，然后老的少的坐在一处谈谈，想到这里，这才带着众人走。来到贝勒府门前，叫回事的赶紧往里回话，就提杭州镖局子一干少侠前来给爷请安，家人一听不能怠慢，转身够奔爷的外书房，见着贝勒爷把话说明，把个贝勒爷喜欢的了不得，遂说：“赶快叫他们众人进来。”回事的答应了一声，来到外面将话说明，陪众人往里走，来到爷的外书房，这二三十人见着贝勒爷，毛腰行礼，

贝勒爷用手相掺，所有众人全都起来。惟有牛儿小子于恒，还在那里跪着呢，向着贝勒爷说道："咕噜贝子，我看见你就想起我师兄来了，侯秃子也不知上那里去了？侯老头也找不着啦，住在那里，吃饭不管饱，还是阮和这个小子说的带着我找师哥来，我师兄没在家，吃喝你老照顾着我点儿，可别不管我饱啊。"贝勒爷一听这小子说出伤心的话来，更教人听着难过，这才向阮和问道："他的师兄童海川不在家，你们大家为什么欺侮他？"阮和说道："爷你老可别听他和话，也不用说素常他那个性子，别人不惹他他还找寻人呢，你老想能够有人敢惹他吗？"贝勒爷听到这里不由得也笑了，遂一摆手叫声："于恒，你就站起来吧，由今天说起，他们谁也不敢欺侮你，再要不管你饱，我必然重重的办他们。"牛儿小子听到这里，这才磕了一个头，说道："谢谢你老人家。"然后站起身来，大家拉开兀凳随便入座，手下人献上茶来，贝勒爷遂问道："你们大家这是由那里来，有什么事吗？"阮和说道："就皆因在杭州镖局子，牛儿小子想师哥，虎儿小子想师傅，我们众人也想念各位老师师叔，才一同前来，又谁知到了他老人家府上，才知道没在家，遂来到这里给爷请安，爷儿几个聚会聚会。"贝勒爷听罢点了点头，遂就把各位老侠由这府里走的经过，跟小弟兄们一说，众人听到这里，点了点头，贝勒爷说道："你们是专为看望你们老师，还是另有别的事？如果没有别的事，也可以沿站追赶，由我这里动身，一直追到钦差的公馆，面见年大人，头一节替国家出力，报效圣上，再者说早早晚晚也好跟你们老师在一处盘桓。"徒弟们一听贝勒爷说的有理，遂说道："好吧！既然爷你老吩咐下来，我们今天在你老的府上住宿一宵，明日登程不迟。"说到这里贝勒爷

吩咐，调摆桌椅，众人落坐吃喝，然后跟贝勒爷高谈阔论，贝勒爷听孩子们说话无头无尾，言东语西，还是真有个意思，天够时候秉上灯烛，吩咐手下人给他们在西厢内搭好了铺，叫小徒弟们随意安歇。一夜晚景无书，次日清晨起来，众人在贝勒府打了早尖，贝勒爷又吩咐取来纹银五百两，叫小弟兄们分带腰间作为路费，不过众人致谢贝勒爷，拱手作别，众小弟兄们高高兴兴顺着大道往追赶超，到处跟人打听，钦差所过的道路，那就得说人人知晓，众人当然走不错路途。

这一天正然往前行走，来到了陕西凤翔府的地界，打听打听钦差老大人的行踪，嗳呀，这段事令人心惊胆寒，想金凤山的爱门金蛟双钢掌惠斌，皆因他纵徒行凶，用浊目香伤了钦差老大人的二目，勾惹起三挡九罪证凶僧，削椿代首，可惜一位赤胆侠，落得项上餐刀，叫练武之人好不胆寒。看起来人不能将道路走错，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头已百年身，人生一世真正不易，孩子们虽然未能身临其境，就是听见这么一说，全都是心惊胆战。说说笑笑，走过陕西往前走，可就入了四川境界了，慢慢打听钦差老大人到了那里，才知道大人公馆打至在成都府。小弟兄们一路找来，到了公馆门首，一看好不威风，武汛官军排列守卫，门口宫灯彩绸威武异常，在大门口贴着一张大红报子，上面写着奉旨钦差查办四川成都事件年，众人看罢知道这就是钦差年大人的公馆，遂走上前来，有差官拦阻问找谁，阮和答道："里面随行委员，各位老侠是我们的老前辈，我们是众位老人家的徒弟，差人把话听明白回进去，里面传出话来，叫众小弟兄来到里面，见着各位老侠客行礼，镇东侠问："众人怎么来的？"阮和并不隐瞒，就把牛儿小子想师哥，到了北京没见着，给贝勒爷请安，他

老人家如何吩咐，我等才来到这里等事说明。镇东侠听罢点了点头，牛儿小子走上前来，叫一声："老头儿啊！我师哥在那里呢？我们哥儿两个见了面儿，我就算有了饭东了，吃饭就不为难啦。"老人家镇东侠听牛儿小子这么一问，不由得一阵难过，右手撕髯左手按剑，叫了一声："于恒。"话没说出什么来，长叹了一口气："要提你的师哥，他随同赛北侠，智明侠，他们三人夜探蓬莱岛，一去未回，生死存亡未知下落，我等正然放心不下，这工夫你们众人到了。"牛儿小子听着师哥探岛未归，生死不明，不由得心里头难过，叫了一声："侯老头儿好么，我好好端端的师哥交给你，你给弄没了完的了吗？告诉你说，今天得跟你拚拚，都跟你完我也跟你完不了。"镇东侠听着这个话，心中难过，可见人家海川待人太好了，就是这么一个傻师弟，听见这信他都有这么一份感动，自己将然要跟他分辩，这工夫在旁边闪过来孔秀孔春芳，赶紧冲着牛儿小子摆手，叫了一声："于恒，我告诉你们不要跟老人家胡闹，要说我的老师你的师哥，他老人家探岛还不是一天半天，已然日期不少，现在有一位住家在天险庄，姓胜名裕字陶然，率领三庄人等，攻打剑山蓬莱岛未知输赢，今天要打算给我的老师你的师哥报仇，算我率领，我们大家全够奔天险庄，帮助老人家胜裕，一同前去打岛，你说我出的主意怎么样？"众人一听蛮子所说之话有理，大家一商议，镇东侠老人家画策，所有来的小弟兄全都叫二侠客侯杰率领，大家一听老人家吩咐的有理，众人收拾兵刃包裹，镇东侠把话嘱咐明白，侯二爷率领众小弟兄由公馆动身，够奔天险庄。

来到了庄口，叫庄丁回进去。胜裕把众人请到里面，认识的主儿彼此行礼，不认识的少不了还得挨位引见，行礼已

毕，大家这才入坐，未等别人开言，侯二爷站起身来，眼看着胜裕叫了一声："老人家，头次攻岛不才侯杰我可没在场，这次前来攻岛，要紧的就是一段，我跟你老打听打听，我兄弟童海川生死存亡，我们弟兄放心不下，特此在老人家面前打听。"二爷说到这里，心里头还有一阵不好受，眼圈一发红，就在这么个工夫，在旁边站起来明照远，双手抱拳叫了一声："侯二侠，要谈到我的师弟，乃是我们哥儿三个一同入岛，皆因海川贪功心盛，追下去一条黑影，皆因时光不早，我等未能久待，这才出岛设法，直到而今，未能打听出来生死存亡的下落，真正叫人纳闷。"侯二爷听到这里，上看一眼下看一眼，留神细看明照远，然后叫道："明老侠客，可不是我说出话来不好听，这段事还是怨你，你们亲师兄弟，如同手足一般，怎么会海川探岛贪功冒险，老英雄你老怎么会回来了呢？这个话可不是高抬我自己的身分，比如说我侯杰跟着兄弟一同入岛，生则同归死则同葬。"二爷说到这里，面上发现了一种难看的颜色。老头子明照远看着这般光景，不由得长叹了一口气，叫道："二侠客！你老所说之话不错，是交朋友的大道，你老会交朋友，难道说明照远年及花甲之人，就不知道交朋友吗？从中有极为难的可就是同去的是三个人，内中有人家智明侠石大爷，真要我随着我兄弟童海川一同往里走，人家智明侠应当怎么样，我跟童海川在一处份所当然，皆因我们是亲师兄弟，我要是把智明侠连累在内，死在地府阴曹作鬼，也对不住石大爷的满门家眷，前思后想万不得已，才偕同石老侠客，一同出岛，再打听海川的下落，如果有他的三寸气在，那就叫万幸倘若我师弟有个一差二错，明灯决不独生。"二爷听到这里，点了点头，要这么看起来，还不算无交

友热心，在旁边胜裕不肯叫二位多谈，怕的是言多语失，遂拦道："二位贤弟暂请归坐，海川的事也用不着你们难过，现在人才齐备，回头计议计议跟几位老剑客把话说明，我们还是打岛要紧。"在场的各位群雄，以及各位小弟兄们，一听胜老庄主所说之话有理，遂齐声说道："对！请老人家就此够奔后面，请示请示剑客爷打岛的计策，我们众人情愿听你老的分派。"说到这里大众吃了几怀茶，胜裕欠起身说道："诸位稍坐，我到后面看看去。"大家点头答应，老头子迈步出去一直够奔后面，到了跨院中没敢冒然往里走，止住脚步先痰嗽了一声，里面问："谁？"外面答："我！"来到这里，走上前去，先给各位剑客行礼，此时张鸿钧早就回来了，各位剑客一看，胜裕到了，遂摆手叫他起过了一旁，旁边有个坐位，叫他坐在那里谈话，老头子行礼谢坐，然后坐在那里，向各位老剑客说道："跟各位老剑客请示，现在前面有了若干人等，能否借此机会，前去攻打剑山蓬莱岛？"各位剑客听到这里，当中坐的姜达念了一声佛号："胜裕原当如是，有三庄之众，人人奋勇，各个发威，鼓勇直前，虽不能一鼓作气荡平蓬莱，也可以叫他减少威风，灭绝了谋叛野心。"然后又接着说道："胜裕你急速够奔前面，吩咐明白，在今夜晚三更，预备停当，四更用饭，五更天明提船，前去攻打蓬莱岛。"胜裕听到这里，点头答应，辞别各位剑客爷，来到前面跟众人又谈了谈，这个天可就不早了，吩咐人预备晚饭。酒饭已毕，遂打发人前去知会太平庄石凉湖赵家滩，所有三庄人等，把船只备置齐毕，准备明日五更前进，然后老人家又吩咐明照远，带领徒弟们围着三庄前后绕弯儿，恐怕有奸人前来扰乱村庄，够时候众人安歇，天到三更，各位成了名的侠客，全都收拾得很

俐落，来到后面跨院，请三位剑客。剑侠等，全都打了尖，天到四鼓，各处报到，五更聚齐，堪堪天光大亮，众位英雄如同众星捧月一般，围随着三位剑客，出离了胜宅，够奔白龙江。

众人弃岸登舟，全都到了水面，老英雄胜裕端坐在大船上面好不威风，正当中的船桅上扯起一面大旗，白旗红火沿，红蜈蚣走穗红飘带，坠着铜铃，正当中黑绒字写得明白，天险庄，太平庄，赵家滩三庄总领，当中是斗大的一个“胜”字，船头上放着一张八仙桌，桌前挂着南绣屏金大红缎子的围桌，桌后面一把太师椅子，文青色的绒椅垫，上面坐着的可就是老人家胜裕，手中捧着令旗，上垂首也放着一张椅子，坐着的是明照远，下垂首坐着的是石永杰，老头子身后站着二位少年的英雄，雄纠纠气昂昂，正是两个猴子，胜奎胜秀，旁边大船上面，就是三位老剑客，正当中是姜达姜本初，上垂首张鸿钧，下垂首董瑞，身背后站着的是小火神赵胜，文雅先生赵环。下垂首这只船船头上站着石金声，两旁边焦文志焦文亮，留下段灯，带着老弱庄丁，残坏的舟船，看守三庄，公馆所来的各位少侠客，全都跟随侯二爷，在后面船只以上。紧后面督船催队可就是黄志，郝文俊爷儿两个，锣声响亮船往前行，顺着白龙江一直够奔蓬莱岛，来到岛口外青龙闸下，老头子吩咐一声下锚，将然船只泊定，就见人家青龙内闸绞起，有数百舟船，内分黄龙舟，飞虎舟，飞豹舟，金顶鹅黄闹龙舟，大小的麻洋战船，由里面鱼贯而出，背着剑山的山根，雁排翅列在江中，一声锣响，各船将锚下稳，另外有一只大战船，长够二十丈，宽够五丈多，四角四个锚锁，全都下好了，比炕还稳当呢。飞龙舟上军师燕普，携带本山各寨

寨主，飞虎舟上大帅谭天，龙九公，于子江，正当中闹龙舟端坐的正是英王，身后站的是各位站殿将军，桌案前坐着两个和尚，一位是石头僧慈云，一位是通法上人了因长老，这一次蓬莱也添了十二成的精神，就连镇山的和尚，也全都搬了出来，这叫背山而战，孤注一掷。两面的船只，全都安排已定，英王看了看对面陶然公，微然一欠身，叫了一声："胜老庄主，前一次攻打我的剑山，是我一时未加小心，四龙倒反，给你我两造解散决斗，今天复又到此，依我良言相劝，倒不如率三庄人等，投降孤家，倘若孤王夺得大清国的江山，你也可以裂土分茅，如果不纳忠言，专来跟蓬莱作对，这一次孤家跟你决一死战，倘若你等落败，被获遭擒，按我山规，决不宽容。"老人家胜裕听罢，哈哈大笑，叫了一声："富昌，我胜某白发苍苍，这么大的年岁，若是对你说几句话，当然是金玉良言，我叫你放火焚山，散众归田，凭着手里的积蓄，也可以乐度晚年，这就说是顺天者存，逆天者亡，如果你非要谋叛不可，迟早不免身遭王法。"这句话还未曾说完，英王当时大怒，欠起身眼看着军师大帅，说道："诸位那一位出头，够奔战船替孤家拿获这胜裕。"未容英王把话说完，军师燕普把手中令旗一摆，叫了一声："列位！那位愿意首先够奔战船。"言未落音，早有把守白虎闸，八位寨主之中，有一位寨主姓史，单字名珍，答应一声，叫道："军师，不必着急，不才愿意够奔战船，前去拿获胜裕老匹夫。"燕普看了看，说了一声："小心留神，不可粗心大意。"史珍点头答应，点手叫船，送战的小船，来到近前，史珍跃身到了上面，小船一直够奔大战船，来到切近，史珍纵身到了大船上面，把手中一对分水牛头镩一摆，眼看对面叫了一声："胜裕，你真要有胆子，前

来登船当场比较，如若贪生怕死不敢前来，你打发你的晚生下辈前来，待我好把他们打发回去。”胜裕老人家一听心中有气，心说要按你这个说话的意思，我就应当亲自够奔战船，伸手将你拿获，无奈一节，你乃无名小辈，也犯不着我生气，想到这里一摇手中令旗，叫了一声：“诸列位！那一位首先出头，会斗这无名匹夫。”这句话还未说完，就听有人说道：“老头儿你先别着急，不才我出去会会这小子。”胜爷一看答言的正是童海川的亲师弟，叱海金牛于恒，老头子看了看，叫了声：“于恒，这一次够奔战船，千万小心，皆因你天真漫烂，愚鲁不堪，战船上动手，不可莽撞。”于恒叫了一声：“老头儿，我有能为你也不知道，九月九日重阳会那么大的一场事，叫我跟虎儿小子两个人闹的翻江搅海，这么一个蓬莱岛战船上几个茅贼，可又算的了什么。”说到这里点手叫小船，船离约有一丈多远，打算叫他纵过去，那如何能够办的到，牛儿小子看着船离的远，小子着急，小船无法，只得靠在他的大船一处，然后牛儿小子，遂慢慢的下来，到了小船上，一直够奔打仗的大战船。到了战船那里，仍然还得两船靠好，牛儿小子这才过船，到了战船上面，探臂膀掣出他那趁手军刃降魔亮银杵，手中擎杵，高声喊喝：“小子！今天也叫你知道知道我的厉害，你叫什么玩艺，报通你的名姓，我好早早的打发你上你老老家去。”史珍看了看牛儿小子，真不亚如天神一般，站在那里比人高一头，手中擎着一条大杵，如同韦驮临凡，看罢倒吸了一口凉气，这才说道：“小子！你要问我在剑山蓬莱岛，蒙爷驾百般宠爱，加封为把守白虎闸姓史叫史珍，小子你叫什么？”牛儿小子听到这里，手中擎杵，瞪着两只眼睛说道：“小子你是头里问后头问，当中间问。”人家史珍那里知

道他这些麻烦，遂说道："我要问自然是在头里问哪。"牛儿小子这才说："小子，你要是在头里问，告诉你家住怀安府漂母祠前于家庄，姓于名恒号叫宝元，小名叫牛儿小子，人送外号叫叱海金牛，听说小子你叫史蛋哪。"史珍想这小子明是装疯作傻，故意取笑于我，未免心中有气，遂说道："牛儿小子休要满口胡言。"说到这里把手中的一对兵刃，分水牛头镋流星赶月的架式，左手一镋右手一罩，够奔牛儿小子便砸，于恒一看人家往里递招，蹲裆骑马式站稳，双手擎杵二目瞪圆看着，口中还不住的喊："再来点儿再来点儿。"喊不住口，史珍那里知道他这些个毛病，不管三七二十一，往下便砸，砸到了，就见牛儿小子身往旁边一闪，双臂用力海底捞月，往上一撩，高声喊喝："开！"只听当的一声，这还算小子史珍不含糊，两膀的力气不小，要不然双镋都得给他震飞了，就是这个还震得小子臂膀发麻，虎口酸疼，小子往后倒退了好几步，手中擎着军刃不住的哇呀呀吼叫，牛儿小子喊道："小子你不信你来来，要不给你个厉害，你也不知道牛儿小子是谁。"话说到这里，还是那个样儿，双手擎杵，往那里一站，史珍看罢摆军刃二次过来动手，打算施展巧妙的招数，他总以为牛儿小子呆头呆脑，当然就是身高力大，搁到练武上说，就是一力降十会，真要说讲招数的巧妙他不准行，这是史珍的心思，他可不知道牛儿小子乃是尚爷的亲传，八法神杵一招分八势。八八六十四势，史珍摆镋跟牛儿小子打在一处，留神一看，人家牛儿小子的杵法，行前就后，忽左忽右，下面步法坚牢稳固，上面军刃撒拐清楚，小子史珍看到这里，心里头害怕，他打算虚发一镋，乘势跳出圈外，那个意思打算逃走。他把右手镋反臂打来，够奔于恒的头顶，口中叫道：

“牛儿小子别走接镋。”牛儿小子一看小子后镋来了，撤左步上右腿，身形一转，让过小子牛头镋，单手擎杵够奔小子咽喉用力就扎，这种军刃光闪闪冷嗖嗖，三尖两刃。史珍一看杵到了，心中害怕，赶紧把身一闪，咽喉倒是躲开了，就在左肩头上叭一声，杵扎小子左肩，呛啷一声，撒手将军刃一扔，往后倒退了两步。他可没留神，一脚登空，叭咚一声坠入了江中，登时把水皮染成一条红线相仿，这小子他本来会水，带伤借水逃回了本队。

牛儿小子手中擎军刃，站在船上喊叫：“小子们那一个不服只管过来，如果不过来招我生了气，我赶过去拿杵把你们全都打死。”他这个话音还未落，由对面荡悠悠来了一只小船，相离大战船约有不足一丈，就见由小船上面长腰纵上一个人来，牛儿小子留神打量这个人好样儿，身高不到六尺，细腰扎臂，身上穿着半截蓝布衣裳，脚底下穿洒鞋打裹腿，身背后背着一对亮银双拐，来到战船上面，伸手施拐，乐嘻嘻叫了一声：“牛儿小子，你可认得于我，我本是水八寨的寨王，姓何单字名清，外号人称翻江顶浪，也叫你知道知道我的厉害。”牛儿小子一听哈哈大笑，叫了一声：“小子，你就不用说了，再比你高点儿的我也不怕，我可不是欺侮你，我要叫你在我眼前走的了三个照面，我就不叫牛儿小子。”何清听着这个话有气，你真要是成了名的剑侠，说这个话也不算过分，你本来是个浑人，这个话就是狂傲无知，心里头有气，叫了一声：“牛儿小子别走，接军刃！”说着话左手拐够奔太阳穴，右手拐够奔前胸，这一招名目撑架摘果，够奔牛儿小子打来，于恒看见他这个招儿可就着急，躲的了太阳穴，躲不了胸前，真要打在了太阳穴上，当时就得亡命，点在胸前也得带伤，牛

儿小子看着他这样意狠心毒的招数，看着有气，你可别看人年青，当初练功夫的时候，那乃是尚老剑客亲自给他喂出来的，那个手底下那个稳准就不用说了，当时看见双拐到，身向后一撤，用了个仙人换影，宝杵够奔何清的后脑海就是一下，还真正把牛儿小子气急了，遂说了一声："小子别走，打！"这一句话将然出口，就听叭的一声，可了不的了，小子撒手扔军刃，身向前一裁，万朵桃花崩现，脑髓皆崩，牛儿小子把杵一横，二目圆翻观看，叫了一声："小子，我叫你横！"何清亡命，英王看的明明白白，看着飞龙舟叫了一声："燕道长，这个猛汉是谁，怎么会头一次他们打岛我没看见他呢？"燕普闻听叫了一声："爷，你老要问这个小子，他就是童林童海川的师弟，姓于名恒字宝元，人送外号叫叱海金牛。"英王听罢，点了点头，这个小子可不算什么，就有如此勇猛，真要是投降孤家，可说添虎将一员，英王将然想到这里，就听燕普吩咐一声："诸列位，千万不可儿戏，牛儿小子实在受过真传，如果拿着他不当回事，定然败北，为今之计只有量材作用，那一位功夫绝伦，觉着自己能够赢的了牛儿小子，再上战船动手。"这句话还未说完，在英王身背后一位站殿将军，是一位出家的老道，姓郤名叫郤月，外号人称海底金龙，这个小子手中一口宝剑，水旱两面武艺超群，在英王手下当站殿将军，乃是英王最喜爱的，念了一声无量佛，叫道："军师，不才要到战船赌斗叱海金牛。"燕普看了看遂说道："道长仔细了。"郤月点头答应，点手叫船，小船来到切近，按剑撕髯，将身纵上小船头，水手摇船够奔江心，相隔大战船约有一丈二三，老道脚尖点船板，腰里叠劲叫旱地拔葱，哧的一声纵上了大船，身形站稳，回手撤剑，呛啷啷一声宝剑离匣，用手指点，

叫了一声："牛儿小子，今天出家人要会会你。"说着话一看牛儿小子，那真叫横，乐嘻嘻态度从容，叫了一声："老道，你叫什么东西？"老道听着有气，叫了一声："牛儿小子，休要满口胡言，且听我说：出家人姓郤单字名月，江湖人称海底金龙。"牛儿小子一听不由得有气，遂说道："小子你什么不许姓，你怎么单姓郤呢？我给你取个名字，你就叫郤（却）德吧！"老道一听这个小子真混帐，你说他不认数，他还真会骂俏皮街，遂厉声喝道："牛儿小子休要满口胡说八道，你我凭武学解决！"说到这里，他往前一窜，双手捧住剑把，白蛇吐信够奔牛儿小子胸膛。牛儿小子一看宝剑到，把手中的大杵往上一搭，那个意思打算把他的宝剑给砸飞了，老道焉能跟他砸剑，剑往回撤，将身一转宝剑由下盘发出，名叫海底斩蛟，够奔牛儿小子双腿斩来。要是别位，当然脚尖点船板往起一纵，纵起一二尺高，自然就把宝剑躲开了，牛儿小子他可不会窜高纵矮，他一看人家剑够奔他的腿上来，赶情他有他的法子，身往下一矮，用手中大杵往宝剑上就架，这个地方可怨郤月，你看见他的杵来了，你为什么不往回撤剑，他倒是打算撤剑来着，那就叫招出不能由己，何况这手剑发出去的是抛法，要说中途往回折，实在不易，这一来不要紧，呛啷啷一声，大杵把宝剑磕飞。老道吓了一身冷汗，将要抹身逃走，牛儿小子趁势一抬腿，咚的一声将老道踢入了江中，这时候老道可真成了海底金龙了。

牛儿小子不费吹灰之力，连赢三阵，他这才眼空四海，不知道他自己有多大的能为，就在战船上面东向西看，看了看飞龙舟，又看了看飞虎舟，高声喊喝："小子们！也别管你是军师大帅，你们就全来吧！我把你们全都结果性命，剪草除

根就完了。”你说猛英雄他竟会说出这么几句话来，就说是发狂，凭他也不容易说出来。牛儿小子这几句话不要紧，在英王身后，站殿将军之中，有一位老英雄，赛南极诸葛鸿图，年过八旬开外，别的都好，就是对于气上压不住，见牛儿小子连赢三阵，说话未免有点儿猖狂，无名火往上一撞，把身一转，来到英王驾前，乐嘻嘻抱拳叫了一声：“爷，你老看见了没有，这个牛儿小子勇力无比，我请示请示爷驾，要死的要活的，如果要死的到战船上面，将他结果性命，如果说你老要活的，我将他活擒回来，听爷的发落。”英王看了看是诸葛建，遂说道：“老将军，千万可要多加小心，猛汉果有绝艺，不可莽撞。”诸葛建答应一声，不劳爷的嘱咐，遂吩咐备船，小船来到切近，纵身跳过去，荡悠悠够奔大战船，相离切近，跃身到了大船上面，乐嘻嘻叫了一声：“牛儿小子，你可认得我？”牛儿小子看了看，这个老道长的真好看，形似南极洽如寿星，大贲勒头一脸皱纹，颔下一部银髯，身穿米色绸子衫，腰里系着一根二蓝的绒绳，脚底下大红缎子福字履，一寸高的粉底，来到战船上面，由腰间撤出来一条军刃三十六节蛇骨鞭，亚赛懒龙相仿，牛儿小子一看认得，三月三亮镖，在梅花圈上，于成空手夺过他的这条长虫，今天他出来这就叫欺侮我，.牛儿小子想到这里，遂说道：“老头子，我知道你叫寿星老儿，你这么大年纪，牛儿小子可不愿意要你的命，换个年青的过来，跟我动手，比什么都好，你真要不听非过来不可，我可就要急了。”赛南极听他所说之话，很有意味，这分明是惜老怜贫，看我这么大年纪，不肯跟我动手，这个意思就是不欺侮我老，遂乐嘻嘻说道：“于恒既然你说到这里，就算你有这个心了，你既有这份意思，不要我的命，你要是

赢不了我，我也决不伤害于你，今天你我当场动手，我倒要看看你有多大的能为。”说着话往前一窜颤蛇骨鞭，这个鞭头的长虫脑袋，张着嘴够奔牛儿小子肩头上便打，这个鞭打上倒不要紧，惟独蛇口里含着一颗问心针，专能破金钟罩铁布衫，浑身的横练避不住他这颗针，牛儿小子知道他这条军刃厉害，长虫的两只眼睛，是两颗明珠，一晃两道厉闪，牛儿小子向旁边一闪，也不敢用杵往家伙上搭，那个军刃是软的，用杵一搭，要是把杵绕住了怎么办，只得闪身撤步，让过蛇骨鞭，捧杵就扎，赛南极滴溜溜把身一转，牛儿小子杵走空了，向前一赶步，晃杵就砸，诸葛建闪身躲杵，手持蛇骨鞭的鞭尾，叭噜噜一抖，招走下盘，够奔牛儿小子的双腿，想躲那如何来的及，鞭往腿上一缠，赛南极用力往回一带，牛儿小子站立不稳，反身跌倒，诸葛建哈哈一阵大笑，叫了一声：“于恒，这可不算是我的功夫把你赢的，皆因你天真漫烂，生来的身体鲁笨，故尔我把你赢了，如果你要是不服，只管起来二次动手，我陪着你走几趟。”牛儿小子站起身来，看了看老头儿微然一笑，说了一声：“好子小，我算栽了，让给你了。”说着话走到船边，你可找小船啊，不，踊身一跳叭通，跳入了江中，任意纵横回了本队。

诸葛建看着三庄的舟船，叫了一声：“胜裕！都说你文武兼备，掌中一条鞭，武术高强，早有意会会你，皆因未得其时，今天你何妨登战船，我凭我手中三十六节蛇骨鞭，你凭你的十三节亮银鞭，战船上面比论高低，一决雌雄。”陶然公老头子听到这里不忿，怀中抱着令旗令箭，心中思索，诸葛建量你有何德何能，你不过占在剑山藉着英王声势，稍微提高你的虚名，真要论实际上当场以武相较，你还差的远呢，老

头子想到这里，那个意思打算吩咐预备小船，亲登战船，要赌斗赛南极。就在这么个工夫，抬头观看，一只小船水手摇动划浆水橹，荡悠悠船往前行，船行似箭，离着大船切近，一纵身纵到了上面，胜爷看了看非是另位，正是山西太原府小王家橐的老侠客石铎石金声，老头子手中晃着一口金背折铁刀，银髯飘洒胸前，精神百倍，不减当年的威风，老头子挂点儿火，心里不忿的就是赛南极，心说我虽然未能跟你见面比过手，按你这点儿所学也全都在我的耳内装着呢，你还敢蔑视高人，指名唤姓，叫老人家胜裕，你也不打听打听谈笑龙君，人家够怎么个身分，身为隐士到处皆闻，身通文武两科的技术，那一样你也比不了，今天就冲着你这个狂劲儿，我亲自登舟，两下里比手："石金声，我要惩戒惩戒你。"老头子把主意拿妥，来到了大战船手捧金背刀，站在那里威风凛凛，杀气腾腾，叫了一声："诸葛建！你可认识石金声？"老道手擎蛇骨鞭，看了看乐嘻嘻说道："我怎么会不认得老侠客，山西成名多年，银面仙猿铁背昆仑石铎石金声，老人家手中八卦万胜金刀，成名天下，今天贫道斗胆领教领教。"谈着话一抖手叭噜一声，蛇骨鞭够奔老头子的面门上便打，老头子把身一闪，摆刀相迎，二位老头儿，年纪全都不小了，都是银髯飘洒，一个是金刀一口上下翻飞，那一个软鞭一条如龙似蟒，刀裹住了鞭，鞭绕住了刀，二人打在一处，正是棋逢对手，匠遇良材，在战船上面，前冲后突左右盘旋，分不出来高低上下，论不出胜负，判不出输赢。这二位老人家，打得难解难分，诸葛建不由得心中惧怕，暗含着倒吸了一口凉气，人人都说石铎八卦万胜金刀，武术绝伦，今天我诸葛建身历其境，才知道果然名不虚传，自己想到这里，可就不敢

冒险抢身贪功进招了，只是将自己门户看住，用意可就是不求有功，但求无过。老头子石铎石金声，动着手看了看诸葛建，如此举动，不由得心里头暗笑，要凭诸葛建的功夫可算不错，无奈口太狂了，这么大年纪，言过其实，说话不量身分，将来没有多大来历，想到这里，自己手中金背刀，冲着老道面门唰啦一晃，这乃是败中取胜的招数，叫作回光反照，诸葛建亚赛一道历闪相仿，赶紧往后一仰身，石爷撤回来，往后一背，蹦起来一腿，咚的一声，诸葛建反身跌倒。老头子石铎刀交左手，右手理着银髯，微然一笑，叫了一声："老英雄！要谈到阁下的武学，可算不错，名满四川，压倒了江湖，不过你老的脾气太差点，这么大年纪不应当心高气傲，凡事你必须要侦察明白，那一方理直，那一方理屈，辨别清楚，然后迈步往前走，真要能够如此，将来成名何难；如若不然，照此混天暗地往前走，早早晚晚有一天身逢不测，悔恨何及。"这句话老头子说出来，可是给明白人听的，只要知道人情世事，知道老头子这是金石良言，如果不通世故之辈，他说老头子这是用言语刻薄人。好在一节，老道的年纪也到了，那个人也不算不明白，听罢老头子这片言语，面上带着一份惭愧，三十六节蛇骨鞭，往腰里一围，抱拳拱手乐嘻嘻叫了一声："石老侠客，我也自知有这么一种傲气，今天老人家一说，我就算借镜自照，我可不敢说从此免除，不过处处加勉，嗣后不论何等英雄，每逢动气之先，必以石老侠客今天所言为戒，别看今天我当场败北，据我想并非是武学不敌，也就是输到我这个气傲上了，老人家一说，我就算如梦方觉，茅塞顿开，套言不叙，容日再谈。"说到这里，转身点手唤小船，纵上去，小船行动荡悠悠回归本队。

石老侠客站在船上，眼看着对面，还有那个来，石铎在此，石爷将然一发威，隐隐听见有人念佛，一声无量佛，由对面来了一支小船，来到大船切近，纵上一个人来，老头子留神一看，就见这个人身高六尺多，细腰扎臂，身上穿着蓝绸子道服，腰系绒绳肋下悬剑，手里拿着一柄拂尘，往脸上观看，长脸膛，三角眼，大鹰鼻，听他念的佛号，本是老道，猛一看倒像个出家的和尚，皆因脑袋上的头发全都剃下去了，石爷看着纳闷。书中代言，来者非是别人，正是云霞道士杜清风，皆因他的道冠在北京城护国寺，被童海川用秋风落叶扫宝刃，剑斩了他的道冠，自此以后他那个道冠，可就是假的，这一次老剑客董乾董化一，大闹天王殿，小子在后面紧紧追赶，被镇石侠一脚踢下山峰，坠入了白龙江，幸亏小子通水性，要不然的话，他也未必活的了。小子借水脱逃，到了山根，天光大亮，绕走青龙闸，叫人搅起闸来，小子进了岛，来至在自己的住所，坐定了心中思想，按我们师兄弟三位，大师哥无形剑客，二师哥云台剑客，连上我杜清风，就凭我们哥儿三个，武学不敢说打遍了天下无敌手，不差不离的主儿，赢的了吗？怎么会今天我遇上人家镇石侠，就如同大将遇兵卒，不费吹灰之力，一脚将我踢落水中，这幸亏是会水，要不然早已作枉死城中的冤魂了。自己用手摸了摸头上的道冠，已然被水冲去，短头发乱蓬蓬，好不难看，当时要说再找一个假道冠，那如何能够来的及，猛然间想起一个主意，遂把剃头的找了来，一狠心才把所有的短头发，完全剃下去，这就得说老道当了和尚了，你可把衣裳换换哪，他又不肯换衣裳，就这么将将就就。今天来到大船上面，拂尘一摆念了一声无量佛，叫石爷看着好笑，他老人家刀交右手，

用手点指，叫了一声："来者通名，我看你奇形怪状，不论不类，定非善良。"老道听着这话有气，把手中拂尘往大领上一插，伸手掣剑，叫了一声："石金声，你休要目空四海，拿我当作了无名之辈，我乃是云霞道士杜清风。"石爷闻听留神观看，看了好半天，不错果然是他，皆因他把道冠去了，一时认他不清，石爷看到这里，不由得就是一愣，暗想道这个小子，武学高强，身为侠客，不过行为稍差，手中这口宝剑，八仙剑招武术绝伦，今天遇上他，动手倒要加点儿小心，倘若因慌神而意乱，定当十有九败，轻则带伤重则亡命，皆因杜清风的为人，心狠意毒。老头子想到这里，手中捧刀一阵冷笑，然后叫道："杜清风，我可并非是劝你，由你三月三亮镖，出头露面以来，我可虽然未能亲自目睹，听我的朋友谈过，你所遭所遇的打击，已然屈指不可胜数，此时我也不必细谈，我说的可是金石良言，你就应当找个深山幽谷隐身遁世，日后倒可以保得住项上的头颅，如果忠言逆耳，执迷不悟，大祸临头后悔不及，我所说的话要你再思再想。"这个话还不是石爷以言语激刺，有意相讽，却是一派实言，又谁知忠言逆耳，老道不但不听，反倒认为石爷蔑视于他，气满胸膛，狠命往前一窜，手中宝剑，白蛇吐信，够奔石爷的咽喉就刺。老人家一看剑临切近，身向旁边一闪，那敢怠慢，手中刀够奔宝剑一压，跟着一反臂，够奔老道脖项就砍，这一手刀招名叫裹脑缠头，老道剑走空了，人家的刀到了，赶紧撤剑，身一矮缩颈藏头，老头子手中的刀招，八八六十四手，八卦万胜金刀，外有回光反照尽命刀之势。你可别看人老，抖擞精神不减当年威风，刀带风声，从中有多少点子，老道杜清风，手中宝剑本是八仙剑，身形晃动刀剑并举，光华两道，如同两

道白线相仿，脚下微有脚踏板的声音，这二位打了个棋逢对手，难解难分。要是论到功夫，杜清风可比石爷高点儿，可有一样儿，石爷这几句话，把他说的无名火上升，他一着急招数上未免失稳失坚，石爷本是久经大敌的老英雄，故尔今天跟他战了个平手。在先前招数慢，后来越打越快，两个人各自加紧，石爷用前六十四路刀招一看赢不了，这才把门路一变，老道看着也是一愣，暗含着思索听人传言，山西太原府有一位成了名的老英雄，掌中八卦万胜金刀，武学绝伦，今天一见果然是名不虚传。两个人在先前慢的时候，打了二十多个照面，招数加紧又战了二十多个照面，前后四五十个照面，论手就是八九十手，考查起来，还是石爷的功夫不敌杜清风，老人家看了看自己招数透慢，堪堪步眼要散，老头子万般无奈，要用回光反照救命三刀。想到这里，把手中的刀对准了老道杜清风虚晃一刀，抹身就走，老道那里肯容，叫了一声："石铎慢走。"遂一哈腰，双手捧剑，恶狠狠够奔老头子后脊背上刺来，石爷觉着后面金刃风声到，上步一转身，宝剑让过去，手中金背刀，由下往上对准了小子的面门一撩，老道看刀到了，如同历闪一般，赶紧把身往后一仰，头一刀让过去，老头子石爷趁着往回一抽刀，盖顶就劈，杜清风身一闪将然躲过了第二刀，就见老头子身一矮，刷啦一转金背刀，够奔双腿便砍，老道垫步拧腰往后一纵，这个地方可就算是失神，你倒是看看后面，已然来到船边切近，他又往后一纵，叭咚一声，身坠江中，这还是老道是剑客身分，要不然真正逃不了，石爷的回光反照慢说是他，大罗神仙，都难以逃脱，老道杜清风功夫实在不错，怎奈心术不端，苍天不加保佑，屡次动手，皆是狼狈而归，这一次复又坠落江中，借

水逃回了本队。

石爷喘过这口气来，手中摆刀，眼看飞龙舟，飞虎舟，金顶鹅黄闹龙舟，二目圆翻，用手点指，叫了一声："英王王富昌你来看，这就叫天数有归，就按杜清风他的剑术比我高，今天动手竟会落败而回。"这并非是石铎年迈苍苍精神抖擞，连赢两阵易如反掌，站至在战船上面，说话透着狂傲，不由得王英有气，遂眼看着燕普说道："军师酌派武学高强之人，前去将老匹夫拿回蓬莱岛内，将石铎人头号令，方消我胸中的恶气。"这句话说到这里，未等军师派人，在英王身后有站殿将军姓左叫左金童，外号叫展翅灰鹤，叫了一声："爷！你老人家只管万安，也不是左金童说句大话，够奔战船我要结果老匹夫石铎石金声。"说到这里点手叫小船，来到船上面，催着水手快走，果然小船如箭离弩，转瞬之际，已然来到大船切近，相离约有一丈多远，左金童卖弄他的威风，腰里叠劲，脚尖登小船头，嗖的一声，已然跃到了战船上面，石爷一看又来了一位，留神看了看这个人长的好看，遂用手点指："来者报通名姓，当场动手，石金声刀下不死无名辈。"左金童看着老人家这份威风，不由得也是暗吸凉气，振了振胆子说道："石铎休要你发威，问我姓左双名金童，外号人称展翅灰鹤。"说到这里回手撤出双股宝剑，剑长三尺多，阴阳两口，双剑一分站在战船上面，怒目横眉，向着石爷发威。老头看着他这个样儿，未免有气，就凭你这个样儿，也敢在我的面前如此张狂，想到这里，老头子并未发言，手擎金背刀，摆刀搂头就剁，左金童一看刀到，身向后一撤，左手剑一压他老人家的金背刀，右手剑叶底藏花式，够奔老人家咽喉便刺，老人家并不慌忙，转身躲过了宝剑，刀由下往上一截小子的腕

子，左金童一撤剑，老头子用了个进步撩阴，够奔小子小腹便撩，小子一看刀到，飞身用了个张飞片马，躲过了刀，双剑往前一递，用了个双锋锁喉够奔老人家脖项，老头子一看剑到了，随着把身一矮，手中刀由下往上一撩，耳轮中就听哨啷啷的声音，宝剑的剑尖足有六七寸，削下来两段，落在船板上面。小子这时候就应当知进知退，军刃既然被人削断，就应当赶紧跳出圈外，逃窜性命，那才算对，小子不但不走，擎着两口折铁宝剑，恶狠狠对准了老人家面门上便掷，高声喊喝："石金声别走接剑！"老头子一看双手剑扔出来了，一直够奔自己的面门，说时迟那时快，赶紧一闪身，两口折剑一个坠落船板，那一口力足点，已然坠落了江中，老头子有气，向前一刀搂头就砍，高声喊喝，叫了一声："左金童，好生无理，我看匹夫你往那里逃。"话到人到刀到，左金童只得往旁边一闪身，上面躲刀，伸左手那个意思打算要伸手接刀，小子这个地方也可以说是急斗，似乎像人打仗打蒙了眼啦，不管三七二十一，就是以拚命为主，可有一节，那是普通人打仗，要像今天战船上面动手，如何能够这样耍混呢，你想你的两口宝剑，总算利刃钢锋，尚且给你双双削折，何况是骨软皮薄的肉手，如何能够禁得石爷的宝刃，他这一伸手，就听咔嚓一声，一条左臂削去了半截，小子疼痛难言，往后倒退了三五步，那里站得住扑通一个屁股墩，往后一仰，昏迷过去，当时鲜血染红船板，老头子石金声，擎刀观看，说了一声："啊！"用手点指，叫了一声："左金童，你今天可算是祸由自取，石金声并非意狠心毒，有意残伤于你，手下留情，未用绝招，又谁知你不但不知恩感德，反倒以力相敌，我一时情急，反身进招，刀砍你的顶梁，不应以手相架，到如今

臂膀削折你却怨谁。”话还未曾说完，早有送战的小船，跟大船靠好，将左金童以及他那半截折臂，全都运到小船上面，送回本队。

老头子看了看船板上面，血迹溅满，正然看着可惨，出神之际，猛然间来了一只小船，嗖！纵上一个人来，到了战船上面，乐嘻嘻叫了一声：“石老英雄这么大年纪，作事狠毒，左金童当场落败，也就是了，何必又刀削他的右臂，真要这么看起来，年高无德，半点恻隐之心全没有，未免有失侠客的身分。”石爷听罢这话，二目圆翻，留神观看，面前站着一个人，非是别位，正是剑山蓬莱岛的大帅谭天，石爷看罢，一阵冷笑，叫了一声：“谭天！你听我把话对你说明，不可冒然以言语讽刺，咱们都是练武术的，谁也不能瞒谁，何况此外并无冤仇，我看他的武学不错，未肯伤害，才削折了他的宝剑，这叫人无害虎心，虎有伤人意，他不该下毒手以断剑相投，我一时情急，反身进招，刀砍顶梁，他自己要用左臂迎刃，削去了左手，你不问真像，妄论人非，你说我未免有失侠客的身分，我看你这几句话，实在枉称厉胆侠，话对你说明白了，你可别以为你在剑山蓬莱岛，身为陆军大帅，掌中宝剑武术高强，真要论到当场动手你也未必保的住准赢，如果不服亮剑动手，石铎奉陪。”谭天看着老人家这个样子不由得微然一阵含笑，老人家的能耐他是看见了掌中八卦万胜金刀，武术高强，不枉压倒了山西半壁天，想到这里，伸手撤剑，手擎宝剑，叫了一声：“石老侠，你我相逢勿论他人之事，我既然登舟，就有意当场请教，这一次打岛可比不了前一次，你们已然是二番重来，如果要能赢的了谭天，打我这里说，准能劝爷驾从此隐遁，任凭你等剿灭蓬莱。”话说到这里，左手

掐剑决右手荷宝剑，金鸡独立，老头子石爷手中擎刀夜战八方藏刀式，就听厉胆侠谭天，叫了一声："石老侠客进招！"老头子微然一阵冷笑，叫了一声："谭天别走接刀！"就见他老人家脚尖一点船板，身往前一纵，手中宝刃一摆，一道厉闪，直奔谭天的脖项，谭天一看刀来了，撤左腿往右一转，宝剑够奔老头子右手擎刀的手腕儿，石爷刀走空了，人家宝剑剪腕来到，老头子把刀往下一舞，跟着一转臂用了个太公钓鱼撩阴刀，够奔谭天裆中挑来，真要是躲不开，这一刀撩上，肠肚皆崩，谭桂林赶紧张飞片马一抬腿，躲过了这口刀，宝剑横着一拨，叫拨草寻蛇，石爷赶紧往旁边一窜身躲过剑，再往里面进招，两个人打在了一处，刀剑并举各施所能。谈到二位的身分全都是侠客，两个人的能耐差不多，不过谭天年岁正当年，血气方刚，招数上紧点儿，老人家经验宏富，久走江湖，气儿稳门户看得清楚，两个人才打了个棋逢对手，分不出来高低胜负，两旁边所有的人位，各自瞪目观看战船上面动手，英王在金顶鹅黄闹龙舟上，手理银髯留神一看，石爷手中一口宝刀，光华灼灼，白发苍苍精神百倍，真不亚如生龙活虎一般，看到这里，不由得长叹了一口气。暗想道：就凭这么大年纪的石铎，战船上面会斗我的陆军大帅，面上不带半点惧色，这还是他这么大年纪，倘若年青谭天他未必赢的了。不说英王，单说船上的双侠，当场比手，工夫已然不小，未分胜负，老头子胜裕，向着众人说道："诸列位，你们看见了没有，石老侠白发苍苍，这么大年纪，战船上面赌斗谭天，工夫已然不小，虽然未能分出输赢胜负，老人家他可是年纪了，何况已然打了两三阵，那位出了名的英雄，前去将老人家换回来才好。"这句话还未容老人家说完，在大船上

各位侠客看得明明白白，准知道这一场要是分不出胜负来，不能够扫灭蓬莱，既然蒙众人抬爱，称我们弟兄为剑客，俗称四大名剑，我们弟兄头一次攻打蓬莱，就未能分出胜败，这一次要是再不能扫灭蓬莱，我们弟兄岂不是枉有剑客之称，也别叫他们众人小看我等。各位剑客想到这里，碧目金晴佛叫了一声："二位师弟，给愚兄观看，待老僧亲自够奔战船，凭手中一对鹿角棒，会斗蓬莱的群贼，倘若老天随人之愿，今天就许棒扫蓬莱。"未等姜达把话说完，在旁边董爷说道："师哥既然你老有这份心思，那你老就不用忙了，你老就给小弟看着吧，这一次我到战船上面，如果分不出来真在假亡，小弟我就不回来了，人人都知道我们是剑客，头一次战船动手，倒反了四龙，未能分出了胜负，这一次你老给我看着，当然要分个真在假亡，真要扫荡不了蓬莱，我就不回来了。"姜爷听着这个话，将然要拦，焉想到已然点手唤来小船，已然将身纵了上去，手捧一对仙鹤掌，虽然身量不高，站在那里威风凛凛，小船荡悠悠一直够奔江心，打仗的大战船，堪堪来到切近，他老人家把身往上一纵，脚尖站稳，手中仙鹤掌向左右一分，老人家打算换回来石爷，高声说道："谭大帅果然武学高强，石老侠的刀招绝伦，你们二位可称得起棋逢对手，我老了老了，还有点儿游戏之心，看着你们二位打得高兴，我有心领教领教谭大帅的剑。"

这一句话一说不要紧，谭天听着这个声音不像普通人，动着手留神观看，一看认得，前一次打岛，此人也曾出来，正是大清国四大名剑，他排行在末，姓董单字名瑞，外号人称珍珠佛，掌中一对仙鹤掌技术绝伦，今天此人出头，谭天大概难讨公道。正然想着，就见老侠客石金声手中折铁刀，向

着自己面门虚晃一刀，随着将身往外一纵，乐嘻嘻向着谭天说道："谭桂林现有董老剑客在此，石金声可要失陪了。"还未等谭天说话，老人家董爷接言说道："谭天哪，你看看你认得我不认得？"谭大帅手中拢剑，微然一阵含笑，遂说道："我怎么会不认得呢，你老不是那四大名剑，排行在末，董老剑客吗？"董爷听罢遂说道："罢了，真不枉人称你为侠客，你还能认得我董瑞，我看你的剑术高强，我有心要陪着你走两趟。"谭天闻听，把脸往下一沉，叫了一声："董老剑客，这个话是这么说，也别论我的剑术高低，要是在旁边，我决不敢跟你老人家动手，惟独今天可不然，因为战船乃是两国相争，各为其主，谭天身为蓬莱大帅，受英王知遇之恩，就是死在战船上面，也是分所当然。不错我知道，你老人家身为剑客，论到武术，当然要比谭天高，就皆因这个地位的关系，说这个话不怕您过意，还别说是你老自己来到战船上面，就是四大名剑一踊而齐上，谭天也说不上不算来，惟有拚着我这条性命，以死相报英王，老剑客既然要求动手，谭天情愿奉陪。"老人家一听不由得点了点头，叫了一声："谭天，你这份忠心耿耿，倒是令人佩服，可惜你所用的不是正途。"厉胆侠接着说道："老人家你老就不用谈这个邪正了，这就叫人岂无心，士各有志，再者自古英雄不二志，已然将道路走错，也决不能够中途折回。"董爷的心思本打算要用言语劝解劝解他，叫他知过必改，早早的离开英王，又谁知谭天志意坚决，不容老人家多谈，这才无法，只得说道："既然如此，谭天你就进招吧！"说着话董爷把仙鹤掌向左右一分，这工夫石爷早已驾小船，回归了本队，厉胆侠本来也不愿意跟老人家动手，这也是无法，只得一摆手中宝剑，向前一抢步，说了一声：

“得罪了。”将要往里进招，这么个工夫就听有人念了一声：“南无阿弥陀佛，谭大帅闪过一旁，贫僧来也。”就连董爷也不由得回头观看，一看由小船上纵到大船上一个出家人来，正是头一次攻打蓬莱岛，跟自己动手的石头僧慈云，这就得说人家英王总算是用人得当，蓬莱里面要没有这个军师燕普，什么事也全糟了。就拿今天说，自从老剑客董乾，大闹天王殿，后来因为娄瑞出头，老人家跟他偕手逃出了蓬莱岛，众人追赶之时，了因长老慈云和尚，师徒爷儿两个，可就辞别英王回庙去了，一直得了探子报说，胜裕带领三庄兵众打岛，依着想大家当时就要齐队迎敌，军师燕普，向着英王说道：“爷，这一次胜裕打岛，可并非是燕普胆小，我想他是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前一次从中有几位侠客，尚且未能分出胜负，如果他要不是预备的完善，他也不来，既然二次打岛，不问可知，从中的人位还要齐整，我的师哥无形剑客，他老人家又未能在山上，可不是我长他人的威风，灭自己的锐气，如果要是没有几位出色的英雄，就是董瑞等这几个人就无法抵敌。”英王一听双手撕髯，紧紧皱眉，叫了一声：“军师燕道长，据你所说难道说闭门不出不成吗？”燕普微然一笑道：“爷，你老说的这是那里话，外面有人打岛，岂有闭门不出之理，迎敌乃必当之事，不过得把人位预备预备，省得到临时着慌，我这个意思打算请爷打发人，仍然将二位当家的请出来，大家一同出去迎敌，用不着更好，倘若用着岂不省事吗？”英王一听，随着把银髯一抖，遂说道：“要不是军师说到这里，还真把这事忘记了，前一次胜裕打岛，也有他们师徒，今天被那个董乾将孤也闹糊涂了。”说到这里一回头看了看，站殿将军，仍然叫赛南极诸葛建，够奔后面鱼古寺，请二位高僧出头，诸

葛鸿图答应一声，二次够奔鱼古寺，过了工夫不大，了因慈云爷儿两个，跟随诸葛建来到天王殿内，向着英王问道："外面打岛之人，还是上一次那个胜裕吗？"英王点头说道："不错，正是三庄首领胜裕，皆因他所带之人，从中有成了名的剑侠不少，恐怕战船上面不是他人敌手，请贵师徒随同前往竭力相帮。"了因一听口念佛号，叫了一声："爷，你老只管万安，如果是普通之人，以至于成名的侠客，在战船上面动手，我们师徒一概不管，只要是有身为剑客的一出头，不用岛内的群雄抵抗，我们师徒爷儿两个足能敌挡。"英王听罢心中喜悦，率领大小船只，出岛迎敌，了因长老带领徒弟石头僧，果然话应前言，没有成了名的剑客登战船，人家爷儿两个，一概不管，后来看见谭天跟石铎动手，两个人正在不分胜败之际，猛然间来了一个人要打算替换石铎，细一看来的这位正是珍珠佛董瑞，还未等了因长老说话，石头僧慈云一看，不由得怒从心头起，气向胆边生，心说前一次我跟他动手，几乎就要落败，所幸倒反了四龙，遂把战斗解决，可有一节，我败并非是我的武术不敌于他，就皆因我跟他一见面，不应当存轻敌之心，动手未能将招数施展出来，被他以力将我拚得落了下风，这一次他又登战船，也不是我石头僧说句大话，凭我手中追魂铲，我要报前次之仇。想到这里遂说道："师傅你看见了没有，董瑞已然上船，弟子我打算前去跟他分个高低。"了因点了点头，说了一声："你要小心了。"慈云答应不劳老师嘱咐，说罢点手唤来小船，纵将上去，够奔江心而来，离着大船切近，踊身一跃到了战船上面，口诵佛号，叫谭大帅闪过一旁，谭桂林一看乃是了因的弟子石头僧到了，不由得心中欢喜，赶紧将身向旁边一跳，叫了一声："董老剑客，

这可并非是谭天不陪，皆因这位少师傅在我们岛内乃是客情，当然我得让他。”董爷闻听哈哈大笑，遂说道：“桂林你回去休息去吧，这一来正合我的心愿。”谭天宝剑还匣，下战船上小船，回归本队不表。

单说的是慈云，和尚一看，谭天已走，高声叫道：“董瑞前一次你我在战船上动手，未能分出胜负输赢，就皆因四龙哗变，今天咱二次相逢，我要跟你分个高低上下。”董爷并不着急，叫道：“慈云和尚那一回说那一回的，这一次说这一次的，那一回就算我输了，你看怎么样，今天我要报那一天输招之仇。”你可别看董爷这个样儿，专门会说俏皮话，这两句言语不大要紧，把一个石头僧慈云说的面色一红，不由得心中有气，遂叫了一声：“董瑞！你也用不着说那些个刻薄话，有能耐咱们两是动上手看。”剑客爷微然一阵冷笑：“这句话我倒爱听，来到战船上面动手，凭的武术赢人，谈不到前一次后一次。”和尚一听并不往下多说，随着把手中追魂铲往左右一分，叫了一声：“董瑞接军刃！”董爷一看慈云的铲到了，流星赶月，够奔自己的顶梁上砸来，老头子董瑞赶紧让过他的铲，仙鹤掌一压右手军刃，够奔和尚头颅打来。慈云一看像家伙带定风声，势若闪电，真要是躲不及，砸至脑袋上，当时就得亡命。和尚的身法快，用了个鹞子翻身，把身一转，追魂铲一压仙鹤掌，上右步摆铲够奔董爷面门打来。董瑞撤身往后一纵，纵出去约有四五尺远，再把仙鹤掌向左右一分，身往前纵，招走上盘，打的是双风贯耳，应当说和尚练艺六十年，浑身臂力过人，周身横练，一世童男，他就应当把手中追魂铲向左右一分，接老头子的这对仙鹤掌，才算不枉人称少剑客。又谁知他就不敢接老头子的这对军刃，皆因上一次

打岛，和尚跟董爷当场动手，各人的力量，全都知道，就是追魂铲碰到仙鹤掌上，也是白输一面，故尔他不敢接招，缩颈藏头向下一矮，让过了仙鹤掌，摆追魂铲够奔董爷胸前点来，老人家跟着把一对仙鹤掌往起一立，用了一手挑打，慈云随着用双铲一扪。二人当场动手，打在了一处，但是二人要论经验，那还得说董瑞，皆因他老人家久走江湖，经多见广，他老人家的能耐，决比练艺之后没在外面闯练过的那可就差的多了。别看慈云跟他的老师练艺六十年，皆因他未曾离开过他的老师，对于动手，他可不如董爷，他的招来的紧，恨不能用追魂铲一砸，将董爷砸死才趁他的心愿，招数急凑挂定风声，嗖的一声，老头子看着他这般意思，知道他是欠于涵养，并不跟他着急，反倒偏招他生气，这个地方叫骄兵诱敌，以逸待劳。和尚慈云别看身在沙门之中，皆因练武练的五火中烧，谈到降龙伏虎压气的功夫，他可算差点儿，他一看老头子这个样儿，心里如何搁放的下，未免着动手有气，他是越有气招越快越紧，这一来可了不的了，招也透乱，步也透散。这还不要紧，鼻洼鬓角热汗滚滚，这么看起来，倒不是石头僧准不成，身上有六十年的好功夫，受过名人的传援，怎么会到的了这个样儿呢？动手无论遇见多高身分的主儿，也可以跟他耐斗三合，就皆因慈云自从练艺那一天，就不知道什么叫闯荡江湖，他只知道他师傅的武术高，他能给他师傅接招，那就算眼空四海，目中无人，骄傲成性，自知自高练武术最怕有这种毛病，骄则必败，今天慈云可就受了这种病啦，自己心中着急，堪堪要败。正在危急之际，猛然间由自己本队那边来了一只小船，船上站着和尚威风凛凛杀气腾腾，身穿僧服大领阔袖，脚底下胖袜僧鞋，手中擎着一

柄黄登登的如意，念了一声佛号，声音洪亮，小船来到战船下，就见他将身一纵，上了大战船，乐嘻嘻叫了一声："慈云，休得惊恐，为师在此。"这一句话振作起来石头僧的精神，老师到了，这个地方可就应了那两句俗语了，人老惜子女，僧道老了爱徒弟。慈云动手，了因看的明明白白，他的能为是自己亲自教的，就打着不是董瑞的敌手，也不至于输这么快，怎么也能够支持几十手，这个孩子真正叫可气，由他幼年练功夫，就有这么一种毛病欺敌，武学之中，最忌这种毛病，今天果应前言，如果我要是不出头，不但他输招，还难保性命。想到这里遂点手唤小船，船到了登小舟够奔江心，打算换回了慈云，自己要赌斗珍珠佛，还未等换回来慈云，在对面老人家胜裕的旁边大船上面，姜达姜本初老剑客看得明明白白，自己的师弟珍珠佛赌斗慈云，以引诱之法制胜，不费吹灰之力，堪堪就要取胜。

正然看到出神之际，猛然间战队之中撞出一只小船，船着上面站着一位出家的僧人，态度威严，一直够奔大战船，姜爷一看认得，正是了因长老，通法上人，姜爷一看，倘若他们师徒并力协攻，董老四如何抵挡得了。他老人家怕他们师徒夹攻董瑞受累，遂叫了一声："三师弟！你给愚兄我观看，待我出头露面，战船上面会斗了因僧。"三爷太极八卦庶士张鸿钧，叫了一声："师哥！你先别忙，要谈到当场动手，先用不着你老，待小弟我前去会会他，前一次战船上面动手，你老已然跟他会过，今天小弟我要抖胆会会他的如意。"姜爷闻听长叹了一口气，叫了一声："鸿钧！要谈到咱们弟兄的功夫，叫各有所长，惟独咱们大师哥文武两科，水旱两面，旁通歧黄，那一样也比咱们强，要谈到了愚兄我的武学，比三弟你

略高点儿，除此之外，我那一样也不如兄弟你，我跟了因动手，还不一定准赢的了，头一次打岛，了因出头未及动手，倒反了四龙，这一次他出头，还是我跟他比较。”话说到这里，三爷张鸿钧也只可是点头，暗含着说道：二师哥为人口快心直，语言并无藏掖，这才是真正的知己，真正的师兄弟。张爷想着就见姜爷把话说完，手中擎着一对鹿角棒，点手唤来小船，老人家转身纵到小船，水手摇橹船行似箭，一直够奔江心大战船，来到切近纵上去，正赶上了因和尚口念佛号，叫了一声：“慈云！休得惊恐为师在此，你还不撤招，为师赌斗董瑞。”和尚这个话尚未说完，姜爷已然来到了船上，威风凛凛，二目圆翻，口诵：“南无阿弥陀佛，了因长老请了，姜达这里问讯了。”了因听到这里，手捧如意留神观看，但只见姜爷好样儿，大身材微然有点马峰腰，身上穿灰色僧服腰里头系着一根绒绳，脚底下灰鞋，高腰白袜，手擎一对鹿角棒，了因随着也打问讯相还，遂说道：“我打量是何人，原来是成了名的剑客，碧目金晴姜本初老剑客，前一次相逢未及谈话，深恨缘浅，可巧今天相遇，真是三生有幸，我听说老人家住山西寿阳县姜家屯，不在府上养福，来到这里难道说也有意希图封官挂职吗？”姜达一听，接着说道：“了因长老你有所不知，出家人本以云游为本，再加身上多少会几手武学，信步天下，到处为家，也不过消遣解闷而已，如果说希图作官，早就脱去了老衲，如果取红尘的富贵，也不是姜达说句大话，那就算是易如反掌，怎奈我的尘心已净，意念归空，愿与天边孤云为侣，随意遨游，其余之事，皆非老僧所闻。”了因一听暗含着不悦，心说姜达你也未免太已口狂了，你是僧人难道说我是俗人，出家人说口头禅能向俗人说，你不该对我卖弄，

想到这里，叫了一声："老剑客，我听你老所说之话，不枉身登三宝，果然万虑俱寂，了因实在羡慕得很，但是从中有叫我可疑的地方，不知道姜老剑客容我说吗？"姜爷一听哈哈大笑："长老有话请讲，姜达愿闻。"了因接着念了一声佛号："既然如此，我要当面请教了，我想姜老剑客武艺高强，成名江湖之中，人人都知道你老人家为大清国四大名剑，排行第二，老人家又看破了尘情，与世无争，足见得老剑客心地旷达，不枉是世外的高人，天下英雄称赞不已，送美称碧目金睛佛，老人家一生一世，也可人过留名了。到尔今白发苍苍这么大年纪，就应当或是家居，或居禅院抱着胳膊一忍，安享清福才是，为什么混迹朝廷大员的麾下，帮前帮后苦苦跟蓬莱作对？这个话可并非是我多说，老人家身为剑客，要说遨游天下，路途之间，遇有不平之事，伸手维持，那还说是秉侠义天职，分所当为，现在剑山蓬莱岛，英王富昌富保臣，他也是金枝玉叶，皆因废长立幼，彼此才有天下之争，要是寻常人我这个话也不能跟他说，皆因他也不懂，按老剑客世外高人，难道说还不明白这两句话吗？自古以来，就是胜者王侯败者囚，并没有什么邪正之分，何况英王他并非是分外妄想，争其所失，乃是理之当然。论到今天战船上面动手，这也得算是两国交兵，类乎胜裕等辈，应当为官出力，因为什么呢，他未能跳出名利之场，常言说得好，学会了文武艺货卖帝王家，这就是他等辈找出路的机会，像老人家方才跟我说的明白，白云为侣到处为家，澹泊无求，可算是五蕴皆空，为什么你老人家也辅官佑吏，三番两次随同胜裕前来打岛，我看你老为国心太热，所以才疑老剑客有封官求荣之心，你若以为了因所说不对，请问你老人家出头露面所为何求？"姜达

闻听了因这片言语，微翻碧目，手撕银髯，暗含着念了一声佛号，了因师兄弟三人，皆为得道高僧，今天一见果然名不虚传，可惜这个人他把空中妙理误解，听他所说之话，倒是句句有理，可有一节，这片言语不应当由他的口中往外说，你但知道问我，难道说你就不是出家人吗？好，既然你有这话，待我问你两句，如果他能够悟彻真理，从此离开了蓬莱，岂不是一件美事。老人家想罢，未曾发言，先竖了一个大指，遂说道："了因长老，你们师兄弟一共三个，你大师哥一目了然，那就不用说人人皆知，那是道德高僧，成了名的剑客，你师弟了义高僧，恪守空门一尘不染，阁下也是堂堂的剑客，出家的一位僧人，师兄弟三人，就算是一位胜似一位，全都是剑客的身分，久闻大名，如雷贯耳，今日相见，果然名不虚传，姜达也是钦佩的了不得。方才你老所说的那些话，如金似玉锵锵有声，那一句也带着英雄的气概，豪杰的作为，在英王驾下说，真不失为开国元勋，真要是有朝一日英王得了万里江山，面南背北的那一天，老剑客何愁官居极品，麒阁标名，甚至于裂土分茅，封王有份，到那时老剑客那才叫功成名就，贵为卿相，这乃是你老人家一片本怀，自己不说身入沙门，六根未净，反倒责备某家有意作官。话说到这里，我还是并不隐瞒，如果蓬莱岛内没有高僧你在场，无论如何，我姜达也不能随同胜裕前来打岛，就是我来到这里，也没打算够奔战船，不过是单看你们师徒出头不出头，果然尘心不死，来到战船上面，打算压倒了群雄，我今天出头正是有几句话跟高僧当面言讲，这就说是念其同是沙弥教下不忍旁观，阁下将道路走错，听不听在你老，我的话可是这么说。据我想身登三宝教沙门，头一节就是以清净为本，不用说名利二字，

凡有一切的色像，都应当以空即是色的知觉，置他于不闻不问，何况争王兴霸，此乃名利之最重者，出家人不但不应当混迹其间，就是他们的言论都应当塞耳不闻，你我出家人，更谈不到谁正谁邪，谁是根深派长，秉我佛如来普渡的慈念，举世之人，皆免去轮回劫数之苦，方完成菩提的大愿。两国相争刀兵相向，自古疆场血肉横飞，虽然说是生死在数，从中难免枉死之鬼，我辈身为剑客，遇此涂炭生灵之辈，就应当设法惩戒，能使其悔过从新，那算上策，甚至于怙恶不悛，挥侠义之剑，将他结果性命，虽然说有违杀戒，可是诛恶人不失为善念，诛了一寇之首，救了无数的苍生，类乎这样方算出家人，身为剑客的分所当然。如若埋没了真性，忘却本来的灵觉，为虎作伥，我为阁下不取，倘若了因长老，能够听纳我的忠言，你我偕手同行，早离是非之场，岂不落得干净。话已止此，但不知老剑客，肯其听纳否？姜达愿闻。”了因一听当时把两道修行眉紧皱，二目圆翻，不住的心中打算，按人家姜达所说之话，可称得起新印的一篇贝叶真经，皈依佛门本该如此，我的三师弟了义，何尝不是如此相劝，怎奈从中有难言的苦衷，头一节英王礼贤下士，对于我们师徒，就算有知遇之恩，再一说佛门之中，不许打诳语，是我亲口允许英王，有人剿山打岛，到实不可解之时，贫僧必然出头露面，协力相帮，老僧彼时说话之时，可也没料到今日。我总想蓬莱里面，有老道燕普师兄弟三人，无形剑客手中一对量天尺，真可称打遍了天下无敌，就是燕普跟成了名的剑侠比上，凭一口宝剑，也算出类拔粹，云霞道士杜清风，也有剑客的身分，此外还有陆军大帅谭天，水军大帅龙斗，以及一干武士王官，站殿将军旗牌人等，可算是人材济济，别说没

有人前来剿山打岛，就打着说有，一时之间怎么就用着我们师徒二人，所以我才以必要之时，协力相许。又谁知昨夜来了这么一个董乾，两次打岛，从中又有姜达等这一干剑客，你说我们师徒话已然说了，到这个时候能够袖手旁观吗？此时姜达他以佛道相劝，这个话也不是我了因自己高抬身分，你姜达所说之话，难道说我了因就不知道吗？怎奈老僧处在骑虎难下之势，进则遭同道的讥讽，退则有违信义，你说可叫老僧应当如何。想到这里，为难了好半天，猛然间一想，咳，这可有什么为难的呢，任凭怎么说，在战船上面，也不能一招不打，被他一片言语，将我吓走，再一说大清国四大名剑头一位董乾，昨夜晚已然与他相会，姜达行二，早有意得暇访访他们几位，怎奈未遇机会，今天在战船上面相遇，焉能当面错过，不看看他的鹿角棒棒招如何。想到这里，口念佛号，叫了一声："姜老剑客，你所说之话了因还能对付着明白，我告诉你这么一句话你就明白了，姜老剑客你是但知其一，不知其二，此时我也不便跟你多说，论到姜老剑客你的大名，可算是誉满天下，了因早有意拜访，只皆因机缘不巧，今天战船上面相遇，我打算当面请教请教你老人家的棒招。你我动手多少挂上点儿小彩，如果姜老剑客你能赢的了我手中的如意，了因从此离开剑山蓬莱岛，隐姓埋名，但不知姜老剑客你老要是赢不了应当怎样？"姜爷一听不由得长叹了一口气，了因和尚这么大的年纪，仍然执迷不悟，非要求动手不可，这我也无法，想罢说道："了因老剑客，我要当场输招，绝不再问蓬莱之事。"了因长老接着说道："好！"随着把身往旁边一闪，双手捧如意佛前拜香的姿势，往那里一站，姜达手中鹿角棒向左右一分。

二位出家的和尚，一个个全都是威风凛凛，各自将架式站好，随着互相说了一个请字，老剑客姜达，未肯进招，还是了因长老手中如意，用了个随波逐浪的招数，如意够奔姜达头颅砸来，老人家双角玉女穿梭式往一处，了因随着就把如意撤回来了。这个地方要是猛看，这二位好像不是真杀实砍一般，两个人互相把军刃一擎，并未往里进招就算完了，其实不担不是假打，并且比真打的还要厉害，这就说他们二位武学的程度到了，不发虚力不走空招，真要是了因的如意打下来，姜达把身向旁边一闪，双棒取开弓换弦的架式，不过一甩手，向右闪左手棒打，左边向右手棒打就是大罗金仙也难以逃脱，要不怎么平平常常的武术，跟剑客走到一处，只用一招，当时就得落败，这个原因可就在这里呢。人家了因乃是成了名的老剑客，对于这类动手的招数，一见便识，故尔招不往里进，随着就撤了回去，姜爷一看暗含着点头，准知道了因非寻常可比，这才一摆鹿角棒，随着他的如意仙人指路的招数，左手棒够奔了因胸前便扎，了因一看棒到，也不用手中如意接架，脚尖一点船板，嗖的一声往后纵出去六七尺，姜爷也不追赶，随着将棒撤回。那位说就凭这么大的了因和尚，人称剑客，姜爷的棒他就不许用如意一挂，然后跟着往里进招吗？皆因老人家姜达招数来得厉害，这一手指路棒，挂着一招叶底藏花，他不用如意挂还好，倘若是一挂，姜爷借着他的力量把身一转，左手棒不说，右手够奔肋下，真要打上当时就得筋折骨断，人家了因长老明白，并不接架身往后纵，锋芒相对，谁的能耐也不软。再摆军刃动手，两位出家人打在了一处，可并非是鹿角棒，跟如意相砸叮当山响，这二位动手可听不见那个，一概施展的都是化术，这里把招

数一亮，那边早已有了相当的防备，进招的主儿一看人家防范到了，招不落空跟着也就改变了，这二位动手不过就是变招比式，那一位也不肯冒险往里挺进，就因为关系太大了，招要是发出去，没有十二成的把握，不但打不着人家，自己反倒吃了亏了，轻则带伤，重则就得亡命，这个动手的意思，就如同拳术之中的腿一样，拳经八要论到脚上，原文是脚打踩意不落空，俗说可就是抬腿失却半天，不胜必败理自然，进步能够打人，进步还能够挨打呢，这二位虽然是手持着军刃，其意与拳术一样。这倒不是故意的说废话，拿这个比仿拿那个比仿，实实在在的说一句，武术是以拳为本，也不论十八般兵刃，你使那一种，这个军刃就算接长你的胳膊，要不怎么练军刃力举峰头，才算是把功夫练到。枪是一种长兵刃，拿枪的主儿，周身有五百斤的力量，双手一抖，要把这五百斤力量贯到枪头，其形就同手持锥子一般，不独力大而并且发出去准确，毫厘不爽，没有这个功夫那个武术就还得练，这还说的是普通的军刃，再深造一层，手里拿着一根秫秸，也能照样把力量发出去，还不能叫秫秸折了，前文书神枪镇八方段灯段洪亮战船动手之时，已然表过，以挺代枪的大概。

闲言不表，单说这二位老剑客，当场动手，两支鹿角棒，一支金如意舞动如飞，说玄了就如同打闪一般，论到人的身法，别看二位都是大身量，动转挪移敏捷异常，在战船上面，滴溜溜来回乱转，起先还能够看这一位招怎么来，那一位怎么化的，到后来招数加紧，不但看招看不出来，连二位谁是了因，那一个是姜达，都看不清楚，这才称得起绝艺二字。动手之间，了因暗含着思想，他们师兄弟四位，人称大清国的四大名剑，从前不过是耳闻，昨夜晚会斗镇古侠董干，今天

又遇上这个姜达，我这叫身历其境，才知道他们弟兄果然是名不虚传，这也就是我了因换一个主儿，他真未必支持的了，一面想着手中招数取稳健主意，并不敢稍存半点疏神大意。了因不是这么想吗，姜达也是不住的暗含着点头，听人传言，了然了因了义师兄弟三人，武术高强，人称剑客，我可未能够亲眼目睹，今天赌斗了因僧，才知道人家弟兄果然真实的能为，姜达今天能够赢他还则罢了，如果赢不了他，我这条老命可也就不要了。二位各具赌斗的决心，这一来不要紧，把两旁边观敌略阵之人，眼全都看直了，普通的英雄不说，净说成了名的剑侠，一个个全都留神观看，老人家胜裕留神看了看，人家了因和尚，手中一柄如意前冲后突，左右盘旋，招数之巧，令人不可思议，看起来武术的身分不可不服，莫怪人家成名身为剑客，又一想幸亏是有三位剑客爷的此，要不然的话就凭我们等辈前来打岛，不用说人家岛内的军师大帅，就是这师徒两个和尚了因慈云就无法抵抗。老头子一面想着出神，那面英王富昌也是不住的暗自赞叹，我以为天下出奇的英雄，成了名的剑侠全都收罗到我的岛内，外面别说没有多少能人，就是有他也决不是我岛中的敌手，没想到昨夜晚来了这么一个镇古侠董乾，单人独自进到蓬莱里面，天王殿下会斗一干的群雄，军师亲自出头，又把后面鱼古寺的师徒二人请到，结果董乾也没拿住，还被他刀伤了几十条人命，这真是出孤的意料之外。今天战船上面，这个和尚他叫什么碧目金晴佛姜达，何以他的武学也这么高，据我看跟昨夜晚那个董乾差不往来，怎么一时之间，三庄里面会有了这么些能人呢？真个富昌要是有福有德，这二位要是能够辅佐于我，得大清国的江山，岂不是易如反掌，想到这里眼看军师燕普说

道："燕道长，据孤看，战船上面这个和尚与昨夜晚那个董乾武术相仿，皆因我不通武学，据军师你看怎么样？"燕普闻听念了一声佛号，说道："爷，你老的眼力还真不错，这个和尚姜达，就是昨夜晚那个董乾的二师弟，跟慈云动手的他姓董名叫董瑞，外号人称珍珠佛，他是董乾的四师弟，他们师兄弟四位，号称大清国四大名剑，每人身上都有人所不能的绝技。"说到这里，英王问燕道长："你看这二位出家人谁胜谁负，慈云可敌的了董瑞吗？"燕普闻听皱紧双眉，重新又往战船上面看了看然后这才说道："爷，了因长老跟姜达两个倒是战得平平；不分高低上下，一时之间还真看不出胜负来，惟独慈云，皆因他动手欺敌，此时跟董瑞就算是耐战了，工夫延长非输不可。"英王听罢，叫了一声："军师，既然如此，就应当派人前去，将他替换回来才是。"云台剑客叹了一口气，叫道："爷，要打算替换慈云，除非贫道我亲自前往不可，可有一节我走后，我的师兄无形剑客又未在场，怕的是后军空虚，何人保护爷驾？"

燕普将然说到这里，猛然间由打岛内出来一只探事的小船，来到大船切近靠好了，由小船上过来，巡山的小头目，外号人称神行流星快腿庞五，慢慢的凑至在老道燕普的近前，悄悄的说道："跟军师回，大事不好了。"燕普问："何事这样惊惊慌慌，难道说岛内有什么意外的事情吗？"庞老五这才说："有咱们外面踩盘子伙计，远探喽卒回山报告，他就提老人家无形剑客，他老人家由剑山蓬莱岛动身，够奔脏官年羹尧的公馆行刺，没想到公馆里面，暗含着隐着一位侠客，听说此人姓王单字名凤，外号人称天灵侠，出其不意，隐身在桌案下把无形剑客当场拿获。他也不杀不剐，从腰里取出一包药

来，名叫抽筋散别号耗子药，老剑客吃下去浑身抽了一个团儿，送到成都牢狱未及狱门，不幸老人家已然亡命，踩盘子的伙计，打听明白了，特此回山报告，小子不敢耽误，特地前来禀知。”燕普听到这里，吓得他目痴口呆，手中拂尘略微一摆，双眉倒竖，二目圆翻，念了一声佛号，胸中如同万把钢刀扎入，热油浇心的一般，想到这里不由得暗含着害怕，这个天灵侠王凤，我就没听见人谈过，怎么会有这么大能为，这个话我可不是替我师哥吹，手中一对量天尺，论到武学任凭你是怎样的英雄，就是成了名的剑侠，也难以取胜于他，就拿四大名剑排行第一的这位董乾，他也曾在剑州借剑对过量天尺，镇古侠尚且不能取胜，何况是别位，这个天灵侠他竟会有这么大能为，也许是隐遁的英雄，比我们弟兄能为高也未可知。思想了半天，猛然间脑筋一转，这才想起来，莫非是这个天灵侠就是在云南狐耳山下，开一座黔南客栈的吗？真要是他可有多大的能为，怎么会我师哥竟会死在他的手内，除此之外，别无第二个天灵侠。想到这里，心中害怕，就凭王凤的能耐跟我师哥比，可算是天渊之别，怎么就会被他捉获，死在他的手内，这么看起来，可算是天理昭彰，人人都有一阵天机自动猛省力悟之时。燕普这可算是个机会，他既然知道天理二字，就应当从此隐遁跺脚一走，不管英王之事，那才算他知非改过，不但他能够益寿延年，还可以落一个善果善终。小子不但不往这里想，反倒升起邪火，知道他师兄死得可惨，把牙关紧咬，念了一声无量佛，摆手叫庞老五暂回岛内，老道向着英王打了一个稽首叫道：“爷，方才庞老五密报，我师兄无形剑客，死的可惨，请爷跟水陆大帅压住阵角，待燕普亲自出头，登战船跟他等一死相拚，给我的师哥报仇

雪恨。”说到这里英王一看，燕普的面色雪霜白，亚赛东方发晓的窗纸一般，英王一看他那个样子，打算相拦不叫他出头，又一想他的真气已动，倘若仙长有个意外，孤的大事倚靠何人，想到这里，叫了一声：“仙长！此一去给无形剑客报仇雪恨，千万多加小心，不可荒疏大意。”老道听到这里，说了一声：“不劳爷驾嘱咐。”说罢转身点手唤小船，身形纵过去，船行似箭，够奔江心而来，相离切近，纵上了大战船，摆拂尘念了一声无量佛，留神看了看姜达跟了因在一处动手，一位是金色的如意，一位是一对鹿角棒，二位可称得起棋逢对手，敢情时候延长了，姜达的功夫还不敌了因呢，不过是身分到了，气平招严不敢冒险，再看了看慈云，可了不的了，被董瑞仙鹤掌围至在正当中，只有招架之工，并无还手之力，累得他前仰后合，步法错乱，燕云风看罢念了一声佛号，叫了一声：“慈云小剑客，还不撤招等待何时，贫道出头会斗珍珠佛。”慈云闻听，心中欢喜，将然要撤一对追魂铲，就在这般光景，又听有人念了一声无量佛，叫了一声：“燕道友慢来，张鸿钧在此！”说话光景银髯一飘，已然纵上了大战船，张鸿钧打了个稽音，叫了一声：“燕道友，今天咱们二位见面，双剑并举各显所能，必要分个输赢高低。”燕普看见了张鸿钧，不由得双眉倒竖，三角眼圆翻，心中暗恨天灵侠王凤，不问可知，一定是你等主使埋伏在公馆，我兄长到了那里，一时不慎，才当场废命，就凭那么高的身分，手执一对量天尺，自从出世那一天，何曾遇见过敌手，不承想他老人家委委屈屈，窝窝囊囊，死在无名小辈的手中，真正叫可愤，今天我遇见张鸿钧，岂能与他善罢甘休，当场结果了他们性命，给我师兄报仇雪恨，他老人家死在地府阴曹，也能够含笑在九泉。自

己想到这里，拂尘早已插在大领后面，一回手呛啷啷的声音，宝剑离匣，作出来举火烧天式，叫了一声："张道长，请来进招，燕普相陪。"张鸿钧准知道燕普利令智昏，不用说现在，就是三月三亮镖会梅花圈上面，他就有意凭手中宝剑，扫尽了天下群雄，一心一意，打算辅佐英王身坐九五，自己荣膺护国军师的高位，这就算道中生邪，法里存魔，此病一患，往往是至死不悟，按说我可应当劝他几句，皆因我知道徒费唇舌，还不如不说他老人家想到这里，未发一言，一撤手中龙虎剑，擎剑在手，掐定了剑决，叫了一声："燕道友请进招，张鸿钧奉陪。"两个老道彼此客气客气，最后还是燕普双手捧剑，往前一窜，这句话就是按着通俗言语说的，往往都说双手捧剑，其实宝剑没有双手捧着的，不过是右手擎剑，左手的剑决附于右腕，外行观看，就仿佛是双手捧剑的一般，取其通俗的说法，只得人云亦云，说是捧剑就完了。燕普身形往前一纵，剑走劈式够奔张爷顶梁便劈，太极八卦庶士老剑客，看着剑到，向左一上步身形一闪，让过了燕普的宝剑，自己的龙虎剑由左向右一扫，这一手的名目叫拨云见日，燕普身形往后一躲，两下里各施所能。

要说成了名的剑客，三庄这边一共是三位，斗的是蓬莱两僧一道，论起来他们这六位的身分，全都不算矮，都够剑客的资格，不过行为不同，取舍各异，就这么一说，身为剑客可虽够了，头一节要说武术，再者就是人格品性，无论那一样，都要比普通的岛人高出一等，天下英雄赞成，这才能说叫剑客。人的头衔一戴上剑客二字，就仿佛受了皇封加了官职，所有一切的行为，全都得循规蹈矩，倘若错行一步，那就算违背了天职义务侠义道，不但说剑客二字的名誉站不住，

就连他个人的性命，全都难保，要不然说天职义务，侠义道的规则，比王法还严厉。今天张爷在战船上动手，一句话不说，凭的就是武术，我的能为要是高，把他赢了，就除了助桀为虐的恶人，蓬莱可不战自平，张爷抱定这一份宗旨，龙虎剑上下飞腾，两口宝剑并行，那真是剑走龙行脚似踢泥，在使宝剑的里面，也算是绝了。两位老道颔下银髯倏忽飘摆，其快化成了两条白线儿，别看百岁有零，全都是这么大年纪，谈到当场动手，各施所能，连用技术不减当年的威风，战船上面这可真称得起红花白藕青荷叶，三教原来是一家。僧道俗各自手擎军刃，狠命相拚，各不相让。六位动手，张爷跟燕普双剑相逢，那就算是平招，谁也不比谁高，谁也不比谁矮，算是棋逢对手，一时间可分不出来高低胜负，姜爷赌斗了因长老通法上人，人家手中的金色如意，可双姜达的鹿角棒高点儿，明仗着碧目金睛动手的阅历深沉，不敢贪功抢进，全凭以逸待劳，还是一时半时不至于输招，赢可没有希望，惟独董瑞斗石头僧慈云，把一个石头僧累得浑身是汗，遍体生津，手中一对短把追魂铲，仍然舞动如飞，可就是招发失准，那个意思再有个十招八招，不用赢他，就是他自己也要因劳乏而退败。你说董瑞这个人，也有个意思，他看见石头僧到了这般光景，并不往里极力进招，不过把手中一对仙鹤掌招数施展开了，将他围困在当中，叫他战又无力，退又不可，就在这般光景，三庄首领胜裕老人家，看的明明白白，心说嗳呀，看起来凡事都是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三庄的庄兵联络一起，就是有各位侠客在场，攻打蓬莱，也未必能保的住准赢，有各位剑客在此，跟他等杀了个平手，英王富昌，以及他手下的党羽，不问可知，当然也觉心惊胆寒。

第九十二回

居心不良孟方教反功　嫁祸报仇采花盗作案

老头子正然思想，猛然间一看由白沙江上游，来了一只小船，船行似箭，其快无比，这只船倒不算什么，皆因里面有一种最惹人注意的事，不但胜裕以及群雄观看，就连英王那边，飞龙舟，飞虎舟，飞豹舟，金顶鹅黄闹龙舟，大小麻洋战船上的人，没有一个不看着纳闷的。因为什么呢？在船上坐着一位，白发苍苍的老者，看那个样儿站起来身量不高，年纪可不小了，颔下联鬓络腮的银髯，白剪子股儿的小辫儿，续着红辫绳，穿着一件灰绸子大褂，腰里扎着绒绳，在绒绳上面别着一根大烟袋，下边还挂着一个大皮烟袋荷包，旁边还掖着一轴画。最可令人注意的事就是这么一段，船虽不大上面无浆无舵，众人看着新奇，船的走法，就凭这个老头儿，晃动腰力，以臂相拥，看着非常容易，这个地方普通人可不知道，这乃是气功之一种，其名为坐气力，身形往前一拥，不但拥的力量能够往前行走，并且左右回顾，还能叫船只拨头，这一说一个人坐在上面，连浆带舵，全凭腰力，如果说要没有特别的技术在身，还慢说行船，浮在江中都不能够。众人正在观看之际，就见他这只小船，已然离着大船切近，脚尖登小船头，身形一晃纵上了大船，说话是江南的口音，高声说道："唔呀，你们大家不要动手，我在这里。"此时姜爷张爷董爷，老哥儿三个各撤军刃往旁边一闪，燕普了因师徒也都撤军刃闪身形，正当中可就是这个江南的老头儿指手画脚，

眼看着燕普。要说战船上面各位剑客，都是这么高的身分，认得他的很少，从中有一位渺渺茫茫知道还是碧目金睛佛，老人家二目圆翻，看着老头儿面熟，似乎知道一时还是真不好想，莫非他是那位江南有名的剑客姓路双名民瞻，外号人称英雄得路，人我可不认得，他的那个烟袋天下无双。姜达正在犹豫之际，就听燕普念了一声无量佛："这一位老英雄，家住那里，姓甚名谁？竟敢登战船胡搅，我看你这么大的年纪，不肯要你的性命，你赶紧下船去吧，如若不然我叫你死在目前。"老人家听到这里，遂说道："唔呀，你这个杂毛老道，可惜你还是剑客，连我老人家你都不认得，你还算什么样的英雄，问我的姓名却也不难，我有一句话要说，我这里有一张古画你们可以看看，如果明白我这画的意思，你们自然就知道我的姓名了，知道我是谁你们两方面可以收兵，如果说不允许的言语，也不是我说句大话，我手中这颗烟袋，收伏尔等不费吹灰之力。"老道闻听，未免心中有气，遂说道："老朋友你既敢口出狂言，你就把你那张画拿出来吧！我们看看倒是有什么出奇的地方。"老人家听到这里一笑，遂伸手由腰间把画拿出来打开了，长不过四尺，宽有一尺多，打开了大家一看，下面画着一块山石，奇形怪状，说一句画家的行话，真能叫米颠下拜，山石旁边有一只梅花鹿，鹿的颜色如同真的一般，在半悬空还飞着一只鹰，金睛点得出神，鹰往下看，鹿向上看还带着回顾，原来鹿的后面奔跑着一个野熊，意态凶凶势将搏鹿，画法精奇。这工夫姜爷张爷董爷，老三位全都明白，按画意断不问可知，一定是英雄得路路明瞻，要像了因燕普这二位也明白，惟独从中这个慈云，他可也明白，就是没把老头子放在心上，不过听他师傅了因说过，路明瞻还

有一个师哥，叫云龙九现周寻，他们师兄弟二人，武盖江南，众人看罢，别人全都未曾答言，就听石头僧慈云说道："嗳！老朋友，看你这张画我也有个耳闻，莫非说你是江南的英雄得路吗？如果是我看你白发苍苍这么大的年纪，在外面行侠作义有年，不忍意狠心毒要你的性命，急速走开，还则罢了，如若不然你来看，手中一对短把追魂铲，我要当场追取你的性命，我跟我的老师了因长老，练艺六十年赫赫有名，谁人不知谁人不晓。"江南的老头儿听到这里，未免心中有气，遂说道："慈云，你可别以为你跟你老师练艺多年，武学出众艺业高强，这个话可不算我多谈，我要说叫你站着死，你不敢坐着亡，如果不信，来来来，亮军刃我陪着你走两趟。"

那位说答话这个老头儿，是那位英雄得路吗？真要不是他老人家也不敢这样扬气，皆因老人家跟他的师哥周寻，老哥儿两个在一处盘桓，光阴似箭，一晃就是数十年的光景，也有时候到外面闲游，有时候就住在周老剑客的家中。在先前自己的徒弟，牛和牛宝元，年节不断的到老人家这里来，近几年因牛和在桂家庄教徒弟，三五年未能看望老师，路民瞻老人家一来是想，二来是怕有了别的事，自己想就凭我那徒弟，跟我爷儿两个这个感情，无论如何他也不能不来看我，既然不来当然是有事。老头子跟师哥商量商量，自己打算到外面找找去，周爷也愿意，路爷这才带好了路费起身，顺着川陕大道一直够奔四川成都府，到牛家场院，来到牛和的宅院，登台阶往里走。老人家正然走着，有家人问，老爷子你老找谁，路爷微然一笑，我找你们这里，这个牛和，家人闻听一愣，心说找我们的大爷，竟敢呼名唤姓，这个老头儿的嘴太狂了，将然要分辩，由打里面出来一位老总管，一眼看见了

老头子路爷，赶紧抢步上前，躬身行礼，口称："老剑客爷，这是那一阵风，将你老人家吹到这里？"路爷一看，反倒愣了，遂说道："唔呀我不认得你，为什么管我叫老剑客？"家人闻听不由得一笑，施礼已毕，这才说道："老爷子，我可不认得你老，皆因听我家大爷常说，他老人家两位老师，全都是剑客，有一位赤红脸白胡子，河南卫辉府的关老剑客，上我们这里来过，还有一位说话是江南口音，是路老剑客，我可不敢叫你老的名字，你老的美称英雄得路，所说的身量像貌一丝也不差，更叫人可信的，就是老爷子那个大烟袋，老奴看见所以准知道是剑客爷。"路老剑客一听，也笑了，你说我路民瞻就算没白活着，成名天下就凭手中这杆烟袋，可称得起扬名天下，连一个老管家他都知道我的烟袋为记，可见得名不虚传，这才问道："你们主人在家里没有？"总管答道："跟剑客爷回，他老人家就在这成都府之城西北，剑山蓬莱岛岛口外不远，有一个桂家庄，庄里面老哥儿三个，桂竹山，桂竹庵，桂竹登；人称桂氏三杰，他有一位少爷，人称小鱼龙变化桂品桂无双，在那里教工夫，可有几年没回家了，大概也许没上你老人家那里去，皆因他老人家那个脾气好静不好动，虽然这么近，不但不回家，近二年连一封信都没有，头几天有人带来一个信，说他老人家没在桂家庄，也不知道到那里去了。"说到这里，叫了一声："老爷子，此处并非谈话之所，你老请里面坐吧！我们二爷三爷全都在家里呢。"老头子听到这里，一摆手遂说道："你们主人既不在家，我也不必进去了，如果你们主人要是回来，就在这几天之中，叫他在家中候候我。"老头子说到这里，转身往外走，家人们要送，老头子摆手不叫他们往外送，自己这才走出了牛家场院，心

想我到那里去呢？猛然间想起剑山蓬莱岛，听说英王富昌，在此招兵买马，有意叛反，我既然来到这里，何不前去看看，真假虚实。自己想到这里，打算要进岛探听，又一想听说岛内聚集的英雄不少，从中还有隐着许多成名的剑侠，要说我进岛也未必就容易进去，忽然间又想起牛和，他也许知道剑山有意叛反，他投到岛内前去卧底，单等官兵剿山，里应外合，借此成名也未可知。老头子左想右思，不知不觉还是走的很高兴，猛然间留神一看，已到了掌灯之时，老头这才打算找个地方歇息，也搭着肚中饥饿，遂站住一看，老人家就是一怔，咳！走路的时候，只顾思前想后，就忘了辨别方向，把个道路走错了，出离牛家场应当斜奔西北才对，反倒够奔东南了，把个道路给走回来了。这么看起来，你无论办什么事，也忙不的，只要一忙就要出错，这幸亏是没有什么事，真要是有要紧的事，倒出来这么远了，这够多么误事，自己叨叨念念无法，那个意思打算要往回走。忽然看见正东白茫茫一片江水，老头子一想，我何不到江边看看，有卖吃的没有，想罢迈步前行，来到江沿切近，东张西望各处观看，还真算不错，靠着江沿还真有卖吃食东西的，不过就是蒸食大包子，老人家买了几个，略微点心点心。

吃完了将然要走，就见江沿上站着一群人，全都伸脖子瞪眼，往江里观看，老头子不知道众人看什么新奇之事，自己也凑到切近，留神观看，就见大江之中，有一只小船，江水滔滔，由东南往西北流，正当中有一只小船船快如飞，叫人看着最新奇的就是一样儿，他这只船也没有棚，没棹，不使篙不划浆，就是后边有一个舵，在船的后边坐着一个人，长的像貌非常凶恶，看那个样儿，晃晃荡荡就仿佛项长着三头，

好恶的怪像，仔细一看身穿灰色绸子大褂，看不见脚底下，往脸上观看，两道粗眉直插入鬓，深目高鼻好恶的像貌，在左右两肩头，一边长着一个大肉瘤子，白天还看得明白，到了夜晚观看，就如同项长三头一般，他不用扯蓬，不用划桨，只用手扶着舵，船行之快似箭离弦，别人看着也不明白，这是那一门的功夫。别人看不透，老人家英雄得路路民瞻，他老人家早以看得明明白白，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凉气，暗想道不好，我自从幼年间受我老师的亲传，得一手绝艺名叫击舟渡河，此种功夫就算是天下无双，我可没听说世界上再有第二位，这小子他这个驾驶之法，不过就是多一个舵，也可以算世上罕有了。老头子低头想了半天，猛然间说道，嗳呀看他项长三头，莫非这小子是他，不是他还则罢了，真要是他，我可得访访他。书中代言，这个主儿，还真是一位高人，不枉路爷看着他注目，此人家住在河南卫辉府南关外小地名叫下洼，他们这个地方，虽然住户不算甚多，方圆算起来也有千数户人家，很贫寒的主儿少，因为他们这个地方好，因为什么叫下洼子呢，就皆因为地势低，不种别的庄稼，只是种稻子，收一年三年吃不尽，不敢说年年丰收，十年八年不准荒一次，住户人家全都富富裕裕。村子里面绅董族长众人，皆因钱富裕，办什么事也好办，从中就有人兴办文武学校，文的不说都是饱学秀才，以及老贡生各处设立学房，还有许多赞成习武的，大家计议好了，请了两位好武的老师，就在村中火神庙后头院，立了个武术场。这二位老师傅，一个是山东福山县的姓孟，家传一套太祖神拳，名字就叫神拳孟方，另一位是沧州的清真教的回回，姓沙名叫沙德，外号人称弹腿沙老师傅，说的明白，每位老师的束修，每年每位二百两，由

成立那一天，练的主儿还真不少，说不说就是四十多名，选了个吉日子，上香设祭，众徒弟前来拜见老师，由开学的那一天，这四十多名徒弟还是全都不错。要依着人家沙老师看，这四十来名徒弟之中，连一个可教的都没有，因为什么呢？这个徒弟的身分难里去了，性情暴戾狡猾愚拙，刻薄狠毒，这全都不能教；再一说可就是品行不端，仗势欺人，或者贪淫好色，全都不能教，不过其中有一个人姓秦名叫秦凤，年纪才十一二，秉性忠实，不过就是有一点儿性情，浊滞一点儿，甩开这一个孩子，其余连一个可教的也没有。这位沙老师对于别的徒弟，不过就是敷衍，唯独秦凤时时不离沙老师，早早晚晚沙老师不断的单传，对于功夫上一招不留，倾囊相授，秦凤还算是有福有德，只顾这一来，日子长了赶情人人全都看的出来。神拳孟老师，对于沙老师这个行为，心里头有些个不愿意，暗说咱们离家在外，一年赚人家多少束修，就不用说外送，本来就为的是教人家这一帮徒弟，按武学上说，可是择良而授，不过心里存在这里，也不能好的紧着教，不好的不教，咱们吃年拿月，人家都花一般多的钱，这要是叫人家的家长知道了，显着多么不合适。这个意思可算是他想对了，可是他也有不对的地方，他一看沙爷特别对于秦凤加功，他一生气对于秦凤的工夫不加过问，就算一招不传，说不说教了一年了，大众徒弟们暗含着找地方各请各人的家长，背着秦凤开了个会议，从中就为秦凤练艺的事，大家彼此一商议，这位沙老师不能用，一年的光景，他对于大家全都没教，可是就传了秦凤一个人了，要是大家凑钱只教秦凤，我们这是为什么许的呢。大家彼此一合计，跟从中执事的把话说明，交纳束修之时，把话跟沙老师说明白了，就提村子太小养不

住两位老师，请他老人家另往别处。当时计议停妥，果然交银之时，执事人把话跟沙老师说明，沙爷也明白，事算散了。本来自己这个教法，他们大家准是不欢迎，自己冲着那帮徒弟也不愿意教，可就是有一样儿，秦凤我往那里交代呢？要说我单教他自己，他的家中并不富裕，养不住我，要说我把他带走，我自己谋食尚且不能，带着他应当怎么办呢？这就是师生的感情，只可把秦凤叫过来，嘱咐嘱咐："秦凤啊！我本打算把我身上所学，全都教给你，怎奈你我的家境，全都不是富裕日子，这就算是无法，我此一去找一个吃饭之所，倘若事情好，我必然来信，把你叫了去，可有一样儿，我传给你的武学，你可别忘了，自己在家中还按时候练练，听见那里有出名的练武老师，你到人家那里拜访拜访，把话说和气点儿，求人家指教指教。"孩儿闻听点头道："好吧！小子我真有心把你老人家留在我的家中，师傅你老说的一点也不错，家中实在是清苦，养不起你老人家，你老对于弟子的这份感情，我算感恩不尽，倘若日后弟子有发达的那一天，决忘不了老师你这份恩德。"把话说完了沙爷自己打点小包袱，师生分手，沙爷回归沧州不表。

单说的是秦凤，自己在家中温习老师所教的那几手弹腿，心里头闷闷不乐，有心再访一位老师，你说也怪，这么大的一个村庄，就会再找不出来一个练武学的，秦凤有心自己专门请个练武的老师，自己也请不起，有心跟人搭到一处练，又没有合适的，自沙老师走后，人家孟老师场子还是照样教，并且还是徒弟一天多似一天，就因为村庄很大，场子就是这么一个，有好练的差不多全都往这里送，秦凤看着干着急，好在一样儿，自己在家中没事就练习沙老师傅传的弹腿，每日

温习。这一天秦凤正然在家中闷闷不乐，他舅舅来了，他的舅舅在下洼村也算有名姓之人，姓房名叫房士元，本来是个买卖人，就在下洼村开设一座干酒烧锅，买卖很发达，秦凤家中很贫寒，又没有父亲，就跟着母亲度日，用度上可就全指着舅舅，今天这是房爷来看姐姐，就势瞧瞧外甥。秦凤给舅舅倒上茶，爷儿两个坐在一处谈心，房爷问道："听说你在火神庙练武术，练的还不错是吗？"秦凤闻听舅父之言，不住得咳声叹气，遂说道："舅舅您就不用问啦，要提起练功夫来，真得把人气死。"这才慢慢的把当初练功夫之时的事诉说一遍，秦凤道："从中有一位老师沙大爷，人家看着自己能耐苦，遂把所学的能为弹腿，真心实意的全都教给孩儿，这位沙老师对于旁的徒弟，不能不教，不过就是敷敷衍衍了，以致他们大家起了公愤，互相一计议，把人家沙老师辞了，对于我的功夫，他们也不教，现在我自己在家中就是练我那几趟弹腿，您说叫人生气不生气，我有心自己请一位老师，这个话本来说不起，现在连饭还吃着舅父您的呢，那里有资财来聘师学艺，故尔每天在家中愁闷异常。我现在打算了一个主意，不久我就到您的柜上求您去，求您给我找点事儿，赚几个钱，好养活我的老娘，从此就算把武学二字抛开。"房爷闻听，哈哈大笑，叫道："秦凤，要提别的我可办不到，要提起火神庙的把式场子，那在我的手中攒着呢，你愿意练不愿意练，如果你要愿意练，我托出几个人来，你就把你荐到孟老师那里，照常的跟他们一块儿练去，至于你家中吃饭，这全在我身上呢，可有一节，如果不习正道，有了意外的行动，叫我知道了，我必把你赶出下洼村。"秦凤听到这里，心中甚喜遂说道："舅父您只管望安，孩儿决不胡为。"爷儿两个又谈了一会儿，

房爷可就走啦，回到柜上，托了几位有头有脸的绅董，到了火神庙见着神拳孟老师一说，孟老师当时应允，遂派人把秦凤叫到场子里来，如今别说孟老师说不出什么来，就是这些徒弟，你看我我看你，明着也不敢说什么，暗中虽然交头接耳，秦凤也不去理他，皆因自己练艺心切，只可忍气吞声。谁知道这位孟老师嫉妒之心太甚，看见秦凤，就暗中咬牙切齿，心说好冤家，沙德在这里教给你功夫，你对于我连点儿恭敬都没有，现在沙德走了，你又归到我这里来学，我要是传给你艺业，算我没改性，孟老师一安这种心，可就苦了秦凤了，虽然随着大众习学，也是毫无进展。一恍已有半个多月，孟方就算一招没传，秦凤虽说年轻，眼光却不错，心说我在这里那是练功夫，简直的成了耗功夫了，孟老师为人如此嫉妒，这是我舅父他老人家烦的人家，要不然还荐不进来，来可是来了，要象这样儿练个十年八年的，也跟没练一样。自己前思后想，越想越无味，猛然间想起一个主意来，明知他不教，到不如我跟他把话说明，我不练了，明着不练，夜晚我够奔火神庙后院墙，暗中偷艺，把他的能为得来，功夫虽然学会，我还不知他的情，这到是个绝妙的法子。自己把主意拿妥，这才当众说明，报告了孟老师，说自己家中事情太忙，没有工夫来练，打算停些个日子，把事办完，再来练习，孟方并不客气，当即点头应允，这时候大众徒弟们一个个全都欢欢喜喜，用手指着孟方说道，老师您真高，您说姓秦的来了，您不教给他功夫，果然半个月一招没教，这个小孩还算有气性，他不练了，这还算不错，要是跟着练，也白白的把小孩子给耽误了。

不表众人欢欢喜喜，单说秦凤，回到家中，到了夜晚预

备了一个小梯子，够奔火神庙后庙场，还得把梯子铺到墙上，爬上去探头往里面观看，看了看约在二更多天，神拳孟方带着三四个徒弟，在里面练功夫，不过就是打拳踢腿，单操对打，最末了孟老师教给他们把身站稳，眼平视东南，双手紧握石门穴，舌尖顶上腭，吸风练气这种功夫，可就是俗传的大口天罡气。秦凤看着心中有气，暗含着说道，孟方你可算见人过不见己过，明明四十多徒弟，你为什么不一概全教呢，武术传徒原当挑挑检检，择优而授，怎么你还说人家不对呢？这么看起来，你这个行为比我的老师沙德还差远啦，一面想一面看，直看到他们不练了，自己这才下来，搬着梯子回家。由这一天说起，每天晚晌前来偷人家的功夫，这段事还是真不容易，身形隐住了，大气都不敢喘，怕人看见倒显着不合适，每日如是，一连就是一个多月，秦凤对于别的拳脚可不练，专门偷他这一门气功。要说练武学可离不开气功，常言说的好，内练一口气，外掺筋骨皮，皮不掺软嫩无力，气不练外壮内伤，里外坚强，才能够形神如一。秦凤倒是生来俱有武术的智识，别的他不偷，偏要偷学孟方的大口天罡气，孩儿由这里偷着练一个多月，气也调顺了，丹田也发育了。这一天又上那里偷看，可巧这天是月半三五，一轮明月倒挂天空，照耀的如同白昼一般，孟方猛然间一抬头，一眼看见墙头上爬伏着一个人，孟方就是一怔，暗想道不好，这个人也许是有意前来偷艺，也许是不法之人，有意前来搅扰火神庙，想到这里，说时迟那时快，脚尖一点地，将身一跃来到墙头上面，留神一看，哎哟原来是秦凤，叫了一声："秦凤！夜晚之间你在此作甚？"秦凤一看机关已破，只好实话实说，好在一样儿，也没有多大罪过，想到这里，遂叫了一声："孟老师，

我由入场子这么些个日子，你老人家一招也没教，这倒不怨你老不教，只可说是我的福薄，故此我才夜晚之间，前来偷看你老人家练艺。”孟方一听愣了半天，遂问道：“你看了多少日子，都看了什么功夫？”秦凤这个地方可算是年青，实话实说：“我已然看了一个多月了。”孟方听着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凉气，幸亏我今天发觉，倘若再叫这个小子看个一两个月，大术已成，我已然跟我的徒弟们说明，是我身上的功夫一招不传，四十多名徒弟，跟我练气的可有几个人，倘若叫他把天罡气功得了去，我岂不受这些徒弟的埋怨。自己思前想后，遂把主意拿定，叫了一声：“秦凤，按说我可不应当教你，因为什么呢，当初沙老师教给你练艺教的特于勤恳了，你只知有沙德沙回子，你就不知道有孟方我了，话说到这里，我可不敢自比君子，高抬身分，说我自己量大，由今天说，你明天晚晌可别打前面明着来，仍然跳墙进来，我把气功完全教给你，也联络联络你我爷儿两个的感情。”秦凤一听欢喜的了不得，当时爷儿两个说完了，秦凤回家，到了晚晌二更以后，秦凤带着梯子来，爬上了墙头，梯子掇到了上面，放在里头再下来，一看孟方果然在那里等着呢，可是人家那练工夫的徒弟，早已全都走了，孟方叫秦凤把他所偷的气功当面排演。秦凤也不客气，站稳身形，眼看着东南施展天罡气，孟方看着骇怕，统共一个多月，他已然把我的天罡气得去了一大半，马上说话，只要是再加以指点，就能大功告成，可有一节，我已然对于我那几个徒弟把话说明，自有相当的对待，真要是我叫他把我的工夫拿了去，不用说我对不起人，连我自己也对不起，孟方微然一低头，计上心来，我何不如此如此。这个地方可就得说武学一道不敌文学了，武术之中有一种促狭

的奸心，孟方今天打的主意，不但不教秦凤完成天罡术，并且连这一多半也不叫他拿走，还要借此作一番的报复，可就是反传气功导气之法。

本来练气应当内气愈足，散气愈加力，周天元气分为三节，天节中节地节，气功到了中节，从中加练化气法，捷说就是叫足了气运用四肢，每一运气之后，再将气由鼻孔之中醒出，总名就算是散气，不过从中架式很多，气工到了什么地步，就应当用那一种的散法，消补增益，才能够日见成功。孟方他一见秦凤气气功已然超过了中节，再有一月的工夫，气力即可完成，不过四十九天练习，然后运用于四肢，随心所欲，那就算大术已成。孟方可没这么教，他告诉秦凤："你幸亏被我看见，要不然你再接着偷可就不行了，因为什么呢，就由你练的这个地步说，从中有站桩的秘诀，不经口授，决以学不会。"从此他便教给秦凤站桩闭气。请想这个气功喝气之后，散不得法，尚且发生意外，何况他叫秦凤喝气之后站桩闭气呢。秦凤年青，那里知道孟方有意陷害自己，果然就诚心敬意照着孟老师所传的练，一连练了十几天，这一天孟方告诉秦凤："你的气功已得门径，也用不着天天来，你自己家中照着我所传的功夫加意练习，过个十天八天的你到我这里来一趟，我看你的功夫练到什么地步，我再接着传授于你。"秦凤只得点头答应，果然自己在家中每晚勤习，练了不过三五天，秦凤的脖两边长了两个大疙瘩，用手摸了摸原来是气带肿起，秦凤心里骇怕，到了夜间暗含着进火神庙找孟老师问，见着孟方就把自己练气的经过，以及后来起了两个疙瘩的情形一一说明，特此前来问问老师，可有法子医治吗？孟方一听不由得暗自吐舌，叫孩儿凑到近前，看了看脖子上果

然一边一个大包，与鸭蛋大小相仿。孟方看到这里，连他自己也没意料到这个地步，他的用意本打算伤损秦凤的肺脏，叫他终身不能练武可也就是了，又谁知几天的功夫，竟会起了这么两个大包，这一来他到多得一分经验，自己准知道接着一散气，准能够好的了，孟方此时把良心一昧，不但不告诉人家孩子散气，反倒说："你何必这样大惊小怪，凡练气功都得这么样，你可千万别找人医治，只要一用药，不但气功练不了，还有性命的危险，你回到家中静养，叫他自消才成呢。"孟方这可算有意害人，还有一种无意害人竟会把人害，一种是师艺不精，一种是学者自专，全能够害人，就拿现在常常听人说的，某人练气功，长了恶疮，某人练气功两腿僵直，大凡这都是练的时候没有人看着，以致将气练岔了，要不怎么必须访求名师，练的时候，必须有师旁观，术练成了，才能够自行单练，闲言不表。

单说秦凤听见孟方这么说，只得告辞回家静养，在家中养了三五天，没想到这个疙瘩越长越大，并且还是疼痛难言，打算再去找孟老师问问，那就算已然起不来了，秦凤的老娘一看这个样儿，非常害怕，托人把兄弟叫了来，房爷到了以后，一看外甥这般光景，也是吓的了不得，遂在下洼村，前后左右有名的内外两科的大夫请来观看，也有敷衍着开个药方的，也有不开方子就走的，看医生的意思，全都是含乎其辞，说不出是什么病源。秦凤这一病就是个月有零，自己一看遍请名医诊治无效，遂向自己的舅舅说："我这病不能请医生看，就是请医生来，也不知道因为什么，就皆因我在火神庙跟孟老师错练了气功，我是把气行坏了，这么看起来不能埋怨人家孟老师，总是我自己的福薄，如果要有三寸气在，那

是我母亲的万幸，倘若有个三长两短，舅舅你老人家就多费点儿心，把我的母亲接到你老的家中，早早晚晚你老就多多照应，孩儿死在九泉，也感激你老人家的好处。”说到这里，孩儿不由得两眼落泪，自己知道这个气是孟老师教错了，爷儿两个没带了缘分来，诚心叫我把功夫练错了，有意叫我成为废人，到如今果然挤出病来了，脖子两边一边一个大包，用手摸了摸比小孩子脑袋还大，不过心里明白，可不能够跟舅舅母亲说，恐怕二位老人家知道这个意思，心里头难过，回头再跟孟方闹了别的事，倒显不合适，真我要是因此死了，我跟孟方可算是今生的冤家，来世的对头。孩儿想到这里，他的舅舅房士元一听，可就把自己提醒了，秦凤所说之话，一点儿也不错，要是不学这种气功，决不致于得这个病，功夫是他教的，内外两科的医生治不了，还不如把孟方找来，叫他看看还能治不能治，遂说道：“姐姐你老稍候一候，我到火神庙看看去。”房爷这是个急劲儿，出离了秦宅，一直够奔火神庙，见着孟方就把孩儿的病状一说，孟方心里象明镜似的，他故意纳闷，怎么会脖子底下起了这么两个大包，含含糊糊也说不出所以然来，孟方还是真治不了，房爷有意把他请来看，他是百般相辞，房爷无法，只可自己回来。到了姐姐的家中看着孩儿，房爷干着急，就是想不出来妥当的办法，给孩儿治，自己的姐姐愁眉泪眼，正然着急之时，猛听得外面有人喊，秦宅来信，那个时候送信的可不是邮差，不是托人带，就得专派人来下书，房爷赶紧出来，把下书人叫过来，问他：“书信在那里，是投交这里的吗？”下书人将书信取出来，递给房爷观看，不错上面写的明明白白，面交下洼村秦凤收拆。房爷接过书信来，叫下书人在东间屋落坐，还得给他预

备点儿吃的，临走的时候，还得给他预备点儿路费，安置好了下书人，全都不必细表。单说房爷拿着书信，自己没看，来到屋中，交给了秦凤，秦凤打开书信观看原来是自己的老师沙爷来的，里面也没有多少言语，无非是话应前言，沙老师回沧州之后，吕家营有位庄主，将他聘到家中教场子，还有本村的徒弟十几位，一共二十来个徒弟，月间赚不足一百两银子，问问秦凤当时练着功夫没有，如果没有叫孩儿前去，恐怕孩儿家中寒苦，还附寄路费纹银二十两，下书人就是沙爷的徒弟景文。秦凤看罢点了点头，眼泪汪汪，遂叫了一声："舅舅，这个下书人走了没有？"房爷说："我没叫他走，你打算怎么个意思说吧！"孩儿遂将书信交给自己的舅舅看，房爷看明白信里的意思，遂问孩儿："你接着沙老师的书信，你打算怎么样呢？"秦凤说道："我想我跟沙老师爷儿两个的感情很好，如果给老人家去个信，请他前来，看看我这个病，还有治没有，他老人家只要得着信，决不能够不来。"彼此一商量，似乎孩儿所说之话有理，遂预备文房四宝，老人家房爷亲自替孩儿写了书信，不过就是说说得病的原因，以及现在的病状，接到书信非常感激，怎奈不能如命前往，皆因遍请名医医治无效，有意请老师辛苦一趟，到下洼村给弟子看看，究竟能治不能治。书信写得了封固已毕，房爷把下书人叫进来，既然是沙老师的徒弟，当然也就是师兄弟了，秦凤跟他说了几句客气话，书信交给他，额外托咐景文，见着老师务必将我这分景况说明，老师给带来的二十两纹银，叫景文原封带着，作为回去的路费，哥儿两个分手，景文回去。

过了日子不多，果然沙老师真到了，爷儿两个见了面，秦凤放声大哭，叫道："师傅真要是你老不回家，我跟着你老练

功夫练的成练不成，那是在乎我自己的福德，由打你老走后，我练艺的心急，夜晚偷看人家的气功，他没教给我的时候，我的气到调顺，他这一教反倒的脖子两边一边一个大包，到如今我算是上了他的当了，请你老到我家里，不过把委屈跟你老诉诉，不怕小子我死了，你老人家可想着给我报仇。”沙老师听到这里走到孩儿的近前，看了看用手按脖子上的大包，叫了一声：“孟方你太以不仁了，谈到秦凤的功夫，你教与不教那倒不成问题，你可不应当把孩儿教废了，文学的先生在书房里面，不教人家子弟读书，任意纵放学生嬉戏，那还算误人子弟，与阴德有损，何况你教武故意叫人家把身体学废了，这岂不是丧尽天良吗？”沙老师他是一个清真教的人，未免性情刚直，他是越想越有气，这才把主意拿妥，倒不如找着孟方，当场跟他比较，不怕我打他一拳踢他一脚，也算给我徒弟报仇雪恨，秦凤这场事完全由我身上所起，我要不偏疼秦凤，焉能够有今天，这才叫爱倒成了害了。越想越对不过孩儿。自己也不多说，由打秦宅出来，一直够奔火神庙，进了庙门往里走，来到孟老师的场子，一看人家将练完，徒弟们把衣服将然收拾好了，也有走的也有没走的，徒弟一看外面进来一个人，细一看认得原来是从前的那位弹腿沙老师，爱说话的走上前去递个和气，不爱说话的假装看不见，沙爷也不往心里去，这才说道：“各位少师傅们辛苦辛苦，到里面把你们这里那位戳杆教场子的孟老师请出来，我有句话说。”徒弟们听到这里，转身往里走，工夫不大，孟方由里面出来，抬头一看原来是沙爷，就知道这里头有事，勉强带笑说道：“这不是沙师哥吗？”沙爷一肚子气看了看孟方，满面假笑，遂说道：“啊！孟老师我今天有句话跟你老说，可是此处不能谈，

我请你到外面说去，不知道你敢不敢去，如果不敢去你当面说明，我也不难为你。”孟方一听就有气，这个话分明是欺侮我，遂说道：“沙老师有话当面说，如果说到外头，不论是那里我也不含糊。”说到这里，两个人走出了火神庙，顺着街道走去，出离了下洼村的西村口往前走，就是一片旷野荒郊，再往北不过六七里地，那里有个小村，地名牛家院，这个小村统共百十来户人家。两个人看罢，站住了脚，四外观看，并无行人，小道头里一带树林，树林前面一带空场地，二位止住脚步，沙老师用手一指，叫了一声：“孟方！你我可都是练武术的，好坏不说，反正都是一条道路，谈到戳杆子教场地，徒弟里面本来是良莠不齐，择优而授，那叫人之常情，秦凤实在是小孩儿，性情又本分，我有意传给他点儿真实的功夫，这才招惹出你们大家反感，以致将姓沙的挤出了火神庙，这我可没有嫉妒之心，我走后你在那里不怕月赚千金，我也不红眼，就皆因是此处不干，到处可去，有能耐那里也是一样吃饭。你不该把秦凤的功夫教错了，故意的练气不教给他散气，把孩子练废了，脖子上一边长了一个大包，生死还在两可之间，孩儿心里难过，一封书才把我叫到了卫辉府，今天我跟你见面，咱们痛痛快快说一句话，你要能够点头认错，想个法子给孩儿医治医治，咱们就算任什么也不用说，如果你要摇摇头摆摆手，说声不管，或者支吾，咱们二人可是隔着教门良心可全都一样，你可别怨姓沙的，我要对你无礼了。”孟方听到这里，本来自己理亏，要说没的可说，这就叫羞恼变成怒，唔呀一声喊叫，叫了一声：“沙德子，分明你是贪图老秦家的钱，才教给人家孩子练功夫，别的徒弟不另外给你钱，你就连一招都不教，分明是势力的小人，你还敢找到我

的面前，说长道短，别走看拳。”说着话蹦起来就是一拳，够奔沙老师打来，沙爷一看拳到，将身一闪，用左胳膊往外一挂，右手顺着左胳膊底下一穿，单掌够奔孟老师胸前打来，孟方一看掌到，将身一闪，用左胳膊往外一拨，孟方把力量用的大一点，沙老师的掌没撤回来，被孟方挂住身形微然一转，孟方跟着上右步，晃身用右胯向着沙爷的左胯上一撞，叭的一声沙爷跌倒在地，人家双手一抱拳，并不站起身来，叫了一声：“姓孟的，你把我结果性命，我承你的情，谁叫我一失神输了招呢。”沙爷这不过是气话，真要凭自己的功夫，也未必赢不了孟方，皆因沙老师输在气儿上了，皆因沙老师由沧州来，到了下洼村秦宅，进门还未坐定了，听见这个话气儿往上一撞，跟着就找到了火神庙，由火神庙来到这里，一时失神，才被他一胯撞倒尘埃。论起来沙老师跟孟方的功夫差不多，孟方一看赢了沙老师，洋洋得意，按说谁跟谁也没有多大的仇，你已然将他打倒，可也就算完了，有谁知道他意狠心毒，他一看沙德躺在地下不起来，遂叫道：“沙德！这可不怨我不对，是你自己找到我火神庙，我料着你若赢了我，也未必饶了我的性命，你既被我打倒，这才是你自找其祸，咱们二人就算是前生的冤家，今世的对头，你死在阴曹地府，可别怨我意毒心狠。”

说到这里，往前一窜，举掌够奔沙老师的门面便打，堪堪掌临切近，就见对面如飞似箭纵来一人，来到孟方切近，用手一隔，说时迟，那时快，已然将孟方的掌搪开，遂用手点指叫道：“朋友，你也太不对了，我在旁边看的明白，常言说的好，好汉子不打躺着的，人家既然输招，被你打倒，可就完了，怎么你还要下此毒手，你要知道，杀人者偿命，欠债

的还钱。”孟方闻听此言，不住上下打量来人，只见他顶平项圆，身高六尺多，细腰扎臂，微然有点蚂蜂腰，身上穿蓝粗布大褂，青布皂鞋白布袜子，腰里紧着一条蓝粗布的腰包，往脸上看，红扑扑的圆方脸，两道白眉，寿毫多长，鼻正口阔，通红的嘴唇，大耳有轮，颔下一部银髯，上面可是齐口的胡须，白剪子股儿小辫儿。孟方看罢，遂问道：“老朋友，你走你的路，我们二人的事您别管，他有意找我寻仇，来到了火神庙与我比试，他的武术平常，才被我打倒，我应当要他的性命，方能解我心头之恨，您说杀人者偿命，这个话说出来，可也不怕您过意，类乎他这个样儿的，打死个十个八个的，也不用偿命。”这位老头儿闻听此言，冷笑一声，遂说道，老师傅你贵姓，孟方闻听，向前一挺胸脯说道：“你要问我姓孟单字名方，人送美称叫神拳孟方。”老头儿一听，哈哈大笑说道：“我打量是多么出名的老师傅，原来是无名之辈，依我良言相劝急速走开，如若不然，也不是老夫口狂，我要叫你在我的面前走过三招，你就算是英雄。”孟方闻听，哈哈大笑，说道：“你诺大年纪，口出狂言，你要不卖弄大话，我可不能跟你动手，皆因是惜老怜贫，你既说出大话，我必要给你个厉害，别走接招。”说着话拳奔老头的胸膛便打，老头儿把身形一转，一伸右手砰的一声，将孟方手腕掳住，稍微往回一带，下面一腿，咕咚一声，孟方来了一个肚子着地大马爬，老头儿仍是谈笑自若，如戏婴儿一般，用手点指说道：“朋友站起来，我可不能跟你一样，人家躺下你还进招，我动手得打服了才算呢，如果不服，只管进招再比。”孟方双手按地站起身来，脸一发红，有心再比试，准知道也赢不了，遂说道：“老朋友，你这个地方叫得理不让人，既是将我打倒，你不该说这么些

个扬气话，请你把家乡住处，姓字名谁说明，我可不敢说前去找你报复，我把能耐练好了，再去访你不迟。”老头儿闻听一笑说道：“你要问我就在前面牛家院，我姓马，找马老头就是我。”孟方点头说道：“好吧！后会有期。”说罢自去，此时沙德早已站起身形，看了看孟方走了，心中仍是余气不息，暗想道，若不是这位老人家，孟方就许对我下绝手，想到这里，一看老头儿也是齐口的银髯，是清真教人，遂抱拳说道：“这位老人家也是老表吧。”老头儿带笑说道：“不错，听你这个话你也是咱们教的吗？”沙爷这才说道：“我姓沙名德，家住沧州，我们二人是这么一回事，过去我和他同在下洼村火神庙教徒弟，从中有一个人叫秦凤，我看孩儿诚实，有意传给他几手功夫，没想到招了他们大家的嫉妒，把我挤兑出来，秦凤跟他练艺，他只教练气不散气，故意把功夫叫他用反了，当时卧病不起，堪堪就有性命之忧，皆因我在吕家营教场来信叫我徒弟前去，秦凤给我去了这个信，我来到这里一看，不由得心中有气，找着了孟方，跟他当场理论，一时失慎，被他将我打倒尘埃，今天若非你老人家赶到，定遭他人毒手，我这里谢谢你老人家。”老头儿闻听摆手，连连说道：“不用谢，好在我们都是教中人，这也不算什么。”沙爷问道：“方才听见你老人家说，府上就在前面牛家院住姓马，未领教你老台甫怎么称呼？”老头儿说道：“姓马名骏，牛家院都是清真教的人，大家抬爱，全都称我马四爷。”沙爷听到这里，似乎听见外面有人传言，有一位成了名的剑客，各叫马骏，马四爷外号人称道秉清真术传天外西域大侠，跟我们清真教的洒海金元，是亲师兄弟，金老洒海还是师弟，可不一定对不对，倒不如我问一声，想到这里，遂说道：“老人家我们清真教中有

一位成了名的剑客，隐迹多年，道秉清真，术传天外，西域大侠马骏马四爷，乃是老洒海金元他老人家的师哥，莫非就是你老人家吗？”老人家听到这里，先往四外看了看没有行人，这才低言说道：“这个话可是出我之口，入你之耳，千万别对别人谈，不错我正是西域大侠，我在此处隐居多年，差不离都不知道我是个练武学的，今天你问到这里，你也是个练家子，我不能跟你打谎语，皆因我有个大心愿尚未办到，故此不愿意露名，你可不能跟第二个人说。”沙爷闻听遂说道：“老人家你老只管万安，由我沙德口中决不给你老走了消息，可有一样儿，我有段事求你老人家，我这个徒弟秦凤住在家中医治不愈，我怕把孩儿耽误了，他死倒不算什么，孤儿寡母，一家就是这么两口，他要是有个三长两短，叫他的母亲倚靠何人？我想老人家你老身为剑客，各门功夫全明白，你老说一句话，还能治不能治？”老头子一听这个话，这才两个人一同回归秦凤的家中，可巧秦凤的舅舅还在那里呢，来到里面彼此介绍介绍，走到秦凤的床前，叫道：“孩儿，这可好了，我给你请来一位高明的先生，叫他老人家给你看看。”说到这里马四爷来到秦凤的近前，一看可了不的了，面色煞白，脖子上两个大包，都有大碗口大小，按了按煊煊腾腾，老头子看着点了点头，叫了一声：“沙德，你来看，孩子两旁边这两个大包都到这般地步，据我看是九死一生，再往前退一个月，我可不是说句大话，给他把气散散，准保恢复如初，现在就得说是无从措手，就打着伸手治，保的住性命，这两个大包也无法治了，一不是脓，二不是血，这乃是气冲肉起皮肤已然长就，用刀割开，当然不成，因为把气放出来，人当时就得气绝身亡，现在有给他散气的一法可治，治着顺手人

命能保，这个包可下不去。”房士元一听，赶紧跪在地下就磕头，口中说道：“老人家你老只要能够把孩儿性命保住，落点残疾那倒不算什么，因为我的胞姐青年孀居，就守着这么一个，真要有个三长两短，我胞姐他老人家活不了，你老这一发恻隐，就算救了两条人命。”马爷听到这里，点了点头，走到孩儿的近前，将孩儿的衣钮解开，果然上部绷气，下部空虚，华盖穴肿起来多高，马爷先给他放了放穴，用手按住穴道，丹田叫力一直按到气道里面，叫孩儿极力呼吸，然后老头子一抬手，再按住胃脘，就听十二重楼咕喽喽的作响，接着就把气海石门各穴，全都放了放，然后用双手把华盖往下一摩索，上下中气一通，腹内一响，跟着出了几个虚恭，秦凤就觉得舒服的了不得。马爷遂嘱咐家里人，给他弄点稀粥，作了点儿面汤，叫孩儿吃了几口，马爷告辞。沙德跟着问了马爷家中有空闲的房屋没有，有心到爷家中居住，因为跟秦凤隔着教，吃喝全都不方便，马爷应允。每天沙爷就陪着马四爷来一次，散气放穴，不到个月的工夫，秦凤居然复旧如初，秦凤的母亲娘舅，全给老人家磕头相谢，要说给老人家买点什么礼物，那全都用不着，沙爷暗含着把意思就说给秦凤了：“你给我叩头拜我为师，我可没传给你什么出色的功夫，不过就是几招弹腿，要打算成名天下，焉得能够，我有句要紧的话跟你说，据我想孟方决不能善罢甘休，我跟他比手，被他一胯撞倒，幸亏遇上马四爷，他老人家一脚将他踢倒尘埃，他决以不甘心罢了，必然还存心报仇，我又不能在此久居，当然还得回归沧州，你在这里住着，那就算冤家路窄，他还能不恨你吗？马四爷是一位世外的高人，我有心把你荐到他老人家那里学艺，我又不肯说，皆因他老人家不肯露名，我也

不便谈，你自己设法子，能够投到马四爷那里去，将来可以成名天下。”把话说到这里，秦凤点头说道：“老师你老人家有这一句话就算对待弟子天高地厚，我慢慢的想法子就是了。”说到这里，沙爷告辞。

不表沙爷自回沧州，单说秦凤气也调顺了，病也没有了，就是脖子上一边一个大肉球，黑夜之间，看着好象是项长三头，好不怕人，由沙老师走后，秦凤也没敢莽撞，过了十几天对母亲商量明白，以谢马四爷为名，前去拜会他老人家，由家中出来好在不远，来到牛家院，向人打听马四爷的住宅，有人指引，到了门首。未等秦凤叫，由里面出来一个家人，看年纪有个四十多岁，青布皂鞋白袜子，身穿蓝布大褂，就听他问道：“你找谁，看你老这个样儿，莫非你老姓秦吗？”秦凤闻听一愣，遂问道：“你怎么知道？”家人闻听一笑道：“四爷说过，他老人家给人治病去了，有一个姓秦的，叫秦凤，练气练坏了脖子底下长了两个大包，故尔冒叫一声。”秦凤说道：“我到这里给他老人家请安道谢，劳你驾给我回一声吧。”家人一听连连点头说道：“少爷你在这里候一候，家人转身够奔里面，工夫不大，二次出来说道：“四爷在里头候着你老呢，少爷你老随我来。”说着话把秦凤带到里面厅房，老头子在屋中坐着，看见秦凤进来，一欠身叫了一声：“少爷，来到这里有事吗？”秦凤一句话没说，跪倒先磕头，老头子把他搀起来，问：“你的病已然好了，今天到这里来有事吗？”秦凤遂说道：“病倒好了，你老那么大年岁，就到我的家中给我治病，我这命就算你老救的，救命之恩，如同重生再造。”四爷一摆手，叫了一声：“少爷，谈到这你我就算有缘，要不然怎么那么巧，我就会遇见你的老师沙德呢。”爷儿两个谈会子闲话，秦凤看

了看屋中没人，手下人全都在外边呢，遂凑到四爷近前，双膝点地，说道："老人家在上，我给你老磕头，孩儿有一件事要求，如果老人家点头，孩儿站起来，如若不肯垂允，我至死也不起来。"老头子一看连连摆手，叫了一声："少爷，无论什么事我都应，你先站起来，何必这样呢。"孩儿闻听叫了一声："老人家，您看孩儿我脖子上这个大包，是因为什么得的？"马四爷一听遂说道："底细我可不知道，听你的老师沙爷谈，是因为练功夫练的。"秦凤说道："着哇，老人家您就知道我好学不好学了，怎奈心强命不强，不遇明师也是枉然，今天来到这里，给您磕头，望求你老传给我点能为，日后好成名露脸。"老头子听到这里一愣，手拈白髯，用手点指，叫了一声："秦凤，你怎么知道我通武术，跪地哀求，叫我传授你的技艺，莫非你师傅沙德跟你说的吗？"秦凤摇头口称："老人家不对，我的老师由我的病好了，他老人家也没在我的家中住下，也没谈到这里，小子我练功夫日子虽然不多，对于料事上，多少有点儿阅历，老人家请想，我把病因跟我的老师说明，他老人家都不能够给我医治，可见得他老人家的武学平常，你老不费吹灰之力，将我的病治愈，不问可知你老人家精通武学了。还有一段可以证明的，就是内外两科的名医，全都束手无策，你老既非医生，当然是一位成名的武学家，这是孩儿我由理想考查出来的。"四爷一听孩儿说的话很有道理，年岁不大，说出话来有情有理，再看他练功夫的情形，果然是一个有志气的少年，也许我跟他有缘，该他得我这身功夫，想到这里暗说道好，既然他有这片诚意，莫若把我的功夫传授与他，将来露脸成名，岂不与我脸上有光。老头子左思右想，遂叫道："秦凤，要打算跟我练功夫，我把话

跟你说明白了，牛家院坊前左近，没有知道我会武术的，我看你所作所为倒是合乎正大光明，日后或有成名的希望，可有一样儿，你住在我这里恐怕这份劳苦你受不了，就为的是遮人耳目，得暇之时，我教给你练艺，是这么着我就教，如果受不了请你回家。”孩儿听到这里，连连点头，口称：“老人家孩儿我俱有百折不挠的决心，只要你老传授我武艺，任凭什么劳苦我也受的了。”秦凤说到这里，二次向上磕头，老头子用手相搀，爷儿两个谈了几句闲话，秦凤暂时告辞。次日果然孩儿又来了，老人家这才说道：“我这后面有牛棚，你住在我这里，白昼之间，以牧牛为名，不过遮掩人的耳目，夜晚我传给你几手武术，成名不成名那可就在乎你了。”孩儿点头老人家把他带到后面牛棚里，净说肥牛就二百多头，还不算小的牛犊，好在一样儿，放牛不是他一个人，净伙计就十几个，马爷这个心思，打算把秦凤安置在这里，遮掩众人的耳目。孩儿来至在牛棚里面，跟着这十几名伙计，终朝每日放牛，有时也跟马爷说几句闲话，惟独对于武学二字，一字不提，秦凤他有他的心思，就让马爷不传武术，把我病治好，我也应当报答他老人家。别看秦凤没跟老人家谈到武术，这位马四爷暗中窥探秦凤的动作，虽然年青，作事非常殷勤认真，争先恐后，马爷看着这个孩子，将来不难成名，怨不得沙德格外提拔他呢，我要教场子，也得偏向着他，谁不愿意教几个好徒弟，给自己露脸呢。

这一天秦凤牧牛回来，晚饭后约在掌灯之时，来到后院，看了看马四爷，正在屋中吃茶，遂来至屋中说道：“您还没歇着呢？”四爷微然一笑，叫道：“秦凤，你这里来，我正想找你去呢，你来到我这里一个多月，我看你行为不错，我打算

教给你几手武术，每天晚晌早吃饭，你就到我这里来，你看见了没有后面就是功夫房，你先跟我到后面看看。”秦凤闻听，心中欢喜，爷儿两个站起身来，过了一道小角门儿，一看还是四四方方的一个大院子，院里黄土垫地，北房一溜，来到功夫房，推门到里面，取出火种打着了，点上灯，秦凤一看屋中也是黄土垫地，没摆着兵刃架子，墙上悬着两根杆子，一丈多长，后把都有一拳多粗，秦凤看着不明白，四爷说道：“这就是我练功夫的所在，咱们也用不着找规矩，说到这里，马爷拿了一个凳儿坐下，叫道：“秦凤，你就在地下给我磕四个头，由打今天起，你我就是师徒，明天晚晌你到这里来，我传给你各门的功夫。”秦凤闻听，急忙跪倒身躯，大拜了四拜，然后站起身形，欢欢喜喜，由这一天秦凤拜马爷为师，白天牧牛，夜晚跟马爷练艺，马爷传给他功夫，皆因他练气功在脖子上落了两个大疙瘩，仍然叫他如愿以偿，所有各种气功完全传授与他，什么叫大口气，小口气，呼吸气，天罡气，银炭气，银炭气俗说叫暖气，普通人练暖气的可太多啦，不到半年，马爷把各种的气功，全都教会。马爷这就叫传人得法，皆因秦凤为练气，脖项起了两个大疙瘩，老人家恐怕他的气还有不调的地方，倘若传给他别的功夫，由打这两个疙瘩上再出别的毛病，不怕以后练什么功夫，肢体有不和的地方，本身会各种气功，便能医治，就算便宜多了。孩儿把各种气功练完，好在他有几趟弹腿的底儿，对于腰腿儿也用不着费事，他自己也会练习，不过加以指点，先叫他蹲几个小架，架子蹲熟了，然后教给给他打几趟小拳儿，为的是活动他的腰腿，学会了这几套拳，才教给他窜高纵矮，陆地飞腾，各种夜行术。这个孩子岁数也到了，四爷是真教，头一节这孩子的所

遭所遇，令人可怜，又兼马爷原有一段心愿，怎奈时机未到，正在候机之时，自己也这么大年纪啦，倘若一朝无常到，难道说我还能把功夫带走吗，把我这身功夫完全传给秦凤，就是日后我不行了，还能叫他代我了愿呢，四爷有这么一份心思，秦凤的功夫就太快了，四爷是真教，秦凤是真练，这叫师良徒慧，功夫的进展，真正是日新月异。各门拳脚不用说，最得意的四爷教给这套招，走下盘的七十二趟截刀，截刀的功夫，跟地趟刀可不一样，地趟刀专讲究趟在地下，全凭腕胯肘膝肩。要论截刀可就不然啦，这种刀的招数，专找人的下三路，什么叫腿，那个叫裆，一招不离，一招又至，都往下部进，别人的武术，可也有走下盘的时候，不过是一招半招，他这个截刀，是招招如此，任凭你多高的身分，了难敌二十四合，只要有二十余招，非得落败不可，就皆因别人没有那么多的力量，躲他的下盘招数。秦凤由打给马爷磕头的那一天，到而今屈指一算，一共是八年，岁数已到三十余岁，这一天早晨起来，马爷打发人到牛棚里面，把秦凤叫到后面屋中，爷儿两个低言俏语的说话，马爷说道："秦凤，我今天忽然想起一段事来，我时常不是跟你说吗，我有一件心愿，年限已然到了，我得前去了此心愿。"秦凤闻听，遂说道："不错，但不知老师的心愿怎样的了法，用弟子不用？如有用弟子之处，情愿随你老前去。"马爷连连摆手道："此时尚且不能对你明言，单等日后，心愿了成，你们众人相逢见面，对于我的历史，以及心愿，你们一谈便知。"秦凤听到这里，也不敢多问，遂说道："老师有何教训，弟子愿遵师命。"马爷笑道："也没有多大的事，家里皆因是我一个挑家度日，我走之后，你就尽心竭力的替我料理一切。"秦凤说道："但不知

老师此去，几时方能回来？”马爷闻听，手拈银髯，二目圆翻，叫道：“秦凤，我这一去，三年五载，十年八年，可就说不定了。”秦凤闻听，也不敢多问，当天无书，次日清晨起来，马爷收拾好行装路费，由打家中动身，够奔山东东昌府去了他的心愿不表。

单说秦凤，自老师走后，自己在师傅家里一住，大家也不让秦爷到牛棚里去了，里面伙计众多，足够用的，宅里头可也没有多少事，长工月工各司其事，还跟老人家在家一样。秦凤得了工夫，也时常到家里看看，他的母亲年纪可不小了，不但他的母亲，就是他的娘舅岁数也不小了，他的娘舅已然把他的母亲接到外祖家中，他的房子，租给穷困之人居住，这一来可好多了，舅舅家中有表弟弟妇，早早晚晚伺候他的母亲吃喝，倒比在家中强的多。房爷看着这个孩儿，心里头非常欢喜，秦爷得空就到家里看看，一晃马四爷走了半年多，这一天秦爷正然在舅舅家中，爷儿两个闲谈，房士元问秦凤道：“这几年的工夫，你师傅都教给你什么功夫？”秦凤闻听一笑，叫了一声：“舅舅，这个话咱们爷儿两个在屋里说，要是在外头说，怕被别人听见笑话，要谈武术，我跟我师傅练艺之时常打听，我问他老人家，你老这身武术，要是在外面行侠作义够怎么个身分，他老人家跟我说，外面有一位清真教洒海名叫金元，人称剑客赫赫扬名，别看他那么大的身分，那是我的师弟，我的能耐就不用往下问了，我一听我老师的能耐，比剑客身分还高，可见得他老人家武术不软。我又多问了一句话，叫他老人家看我的能耐够什么身分，老师说我跟剑客比不起，在侠客堆内不软，只要专心练习，再有十年不难成名天下，今天你问到这里，我不能不讲，我知道我这武术够

怎么个身分呢?”房士元听到这里也笑了，本来自己是门外汉，正然爷儿几个说说笑笑，外面有人叫道：“问问秦大爷在这里吗?”要说房爷这个家庭不过是丰衣足食，并非是使奴唤婢，听外面有人叫，赶紧叫秦爷到外面看看，秦爷出来开了门，一看原来是老师家里的家人，名叫张祥，秦爷问道：“祥儿有事吗?”张祥说道：“可了不得了，你老快回去看看去吧！有一个人堵着咱们门口，口口声声叫老爷子出来跟他比试比试，老爷子这是没在家，要是在家里多咱吃过这个亏呀，也不用说跟他比，就凭老人家的名姓，就得吓他一身汗，听他自己说叫什么孟方，依着我们大家要跟他群打群殴，这是我们老总管说的，老爷子临走的时候，把事全都托给你老啦，你老没在家我们要是跟他打架，打出祸来岂不是给你老找了麻烦了吗?”老总管叫我到这里，给你老送个信，千斤重担全都在你老身上了，只要你老说一句话，说打咱们家里长工月工，放牛的伙计五六十名，如果说要死的，他要活的了我们就不算干这个的。”秦凤一听心中不悦，暗说孟方这个小子，找老人家寻仇，这个仇没在人家老爷子身上，我对于你一再相让，就皆因跟你有师生之义，跟你练一天总算给你磕过头，无论你对于我有多大的不对，我总得让你一头，现在我的老师他老人家才走，你就前来寻仇，这个地方可算你无理，好了既然你无情，我就无义。想到这里，刻不容缓，跟着张祥就走，叫舅舅把大门关上，张祥头前带路，一直够奔马四爷的宅院。工夫不大，来到了马四爷的门首，看了看在影壁旁边站着的正是神拳孟方，还不是他一个来的，在旁边还站着一个小子，看年纪有个二十多岁，穿着一个蓝绸子大褂，漆黑一条辫子，脚底下白袜青鞋，往脸上观看，细眉毛小圆眼，大鹰鼻子小薄

片嘴，两腮无肉大嗑啦嗦。秦凤看了看也不介意，看了看孟方，面上表示一番和气，别看面上和气，心里头忿恨难当，暗说道要不是你教给我练功夫，怎么会脖子上一边起了这么一个大包，这幸亏是得遇明师，若不然焉有我的命在，强打着精神抱了抱拳，微带笑容，跟着叫了一声："孟老师，你老人家来到这里要找马四爷，但不知有何话说？"孟方看了看秦凤脖子上的大包小子，心中明白，这是我教他把气练横了，一边起了一个大包，明明对不住人家，他可不这么想，反要以身分相欺，用手点指，叫了一声："秦凤，你在此干什么？我找的是马骏。"少爷闻听叫了一声："孟老师，你老找马四爷，他不是外人，他是我的师傅，只皆因他老人家没在家，把家中一切事务，全都交给我料理，无论有什么事，你老人家可以对我说，什么事我都办的到。"这个话可不算我斗胆，我的老师他老人家临走之时，给我的全权，别看孩儿我年轻，这个话说出来就叫横，什么事我也办的到，那就在乎你说了。孟方也不走运，由那一天被马四爷摔了一个筋斗，小子气忿的不服，回到火神庙场子里头，闷闷不乐，自己栽筋斗的事，也没对众人说，好在一样儿，也没有人看见，孟方自己就应当认栽，那才算对。小子不但说不认输，忿恨难当，没跟徒弟们说，回到家中，家里有他的妻室，跟前一个小子，名叫孟林，年已八岁，到了家中闷闷不乐，妻子不放心，问外面场子有什么事吗，他这才把话对他妻子一说，怎么遇见从前那个沙老师，有意寻仇，把我叫到村外，当场动手被我打倒，来了一个马老头儿，复又将我打倒，我有心报仇又不知道这个老头底细，但知道他住家在牛家院。他的妻子杨氏，就是这下洼子的人，就皆因他来到这里教场子，大家看他不错，给

他保了这门亲，要谈到杨氏娘家的哥哥，名字叫杨玉杨国玺，外号人称大刀镇河南，那也是一位成了名的英雄，后来把眼坏了，二目失明。今天杨氏听说丈夫在外面受人家的委屈，不知道这个马老头儿是干什么的，何妨叫孟林把他舅舅请来，跟他舅舅打听打听，究竟这个马老头儿是何如人也，一问便知，孟方一听有理，遂叫孟林去请他的舅舅，孟林点头答应，好在不远，工夫不大，把他的舅舅请来了，到里面叫他舅舅坐下。杨玉问道："有什么事把我叫来？"孟方一谈，遂就把自己跟沙爷比手，来了一个老头儿，打了我一个筋头，问他只说家住牛家院姓马，打听马老头儿无人不知等情告之杨玉，并说道："你老的外号人称大刀镇河南，也是一位出名的英雄，我跟你老打听打听这个马老头儿，是何如人也？"杨玉一听叫了一声："兄弟，你不是没找他去吗，实在便宜，也别说是你惹不起，你打听打听坊前左右的，就是这几省惹的了他老人家的都少，人人都知道他老人家是一位成了名的剑客，隐居多年，后来没在外面跟人寻过仇找过气，你怎么会把他老人家得罪了呢？"孟方闻听，并不隐瞒，由头里实话实说，杨玉听罢叫了声："兄弟，这个马老头儿我先跟你说说他这点威名，姓马名骏，一般人都称呼他马四爷，外号人称道秉清真术传天外西域大侠，差不多本地人知道人家会武学的主儿少，人家也不露，今天你的意思打算怎么样？"孟方说："我打算找他复仇。"杨玉连连说："不可！从前我也有过这种念头，打算跟马老头子比试比试，后来我的眼一坏，我可就把这种念头打消了，既然你说到这里，我也不能不把这个意思给你说说，依我说你不必找他，何况你已然跟他对过手，当然是兄弟你不敌他。"孟方一听遂说道："大哥当然我不是他的敌手，

打算把你老人家请来，给我出个主意，我打算出出这口气才好。”老头子杨玉想了好半天没有相当的办法，遂说道：“我也办不到，我给你请个人吧！这个人大概你也许有个耳闻，他在河南开封府少林寺，是个退居的和尚，跟我有交情，名字叫普静，要谈到武学还不错，我给他写封信请了来，叫他会会马四爷，如果赢了马骏岂不算把面子给你转回来了吗？”孟方一听很是欢喜，赶紧问：“还是你老给他写封信，还是去人请去呢？”杨玉闻听说道：“我当然得给他写信，去人请不对头他焉能来。”孟方点头答应，赶紧预备文房四宝，全都预备齐毕，叫杨玉念着，孟方代笔工夫不大，书信写完了，又念了念倒是言语很符，封固已毕，孟方拿着这封信，够奔火神庙场子，找了个得意的徒弟，带着书信，另有盘费纹银数两，够奔开封府少林寺去了。

不过十数日，果然把这位普静请到了，到了家中，把杨玉找来，大家团聚在一处，孟方一看和尚好威风，年纪太大了，总有六七十岁，须发斑白，身上穿着灰色僧报大领阔袖，白袜僧鞋，腰里系着绒绳，威风无比，浓眉阔目，狮鼻海口，颔下银髯。和尚见着杨玉合掌当胸，念了一声南无阿弥陀佛，叫了一声：“杨大哥，咱们弟兄有些年没见，虽然您的二目失明，您的精神倒不错。”杨玉听到这里，哈哈大笑，叫了一声：“师兄，我自打幼年间闯荡江湖，济困扶危，并没有半点亏德之处，不料想老天爷不佑，竟至二目失明，终朝每日坐在家中，如过地狱生活一般，还讲什么精神好坏，师兄您这些年不错吧？”普师傅闻听一笑：“出家人奔忙的，不过就是衣食，此外并无半点希求，既无名利的得失，有什么休咎可卜，有什么好坏可言。”说到这里，杨爷这个主儿懂得这片言语的意

思，孟方他那里晓得，自知是武术界中一位英雄，大有压倒一切的思想，就是心高气傲，他听普师傅所言也不懂，也不往心里头去，不过就是随班唱诺点头而已，杨玉从中给他们引见，叫了一声："师兄，您看见了没有，这位姓孟名方，外号人称神拳孟方，是小弟我的妹夫。"二位一听，互相见礼，然后落坐吃茶，和尚这才问道："杨大哥派人下书，将我叫到这里，但不知有什么吩咐？只管讲在当面。"这位大刀镇河南杨玉，这才把孟方前后之事，跟和尚并不隐瞒，从头细说，直说到跟沙德比手，来了一位马四爷，将我妹夫打了一个筋头，气忿不出，有心找他报仇，又恐不敌，因此把师兄请到，我有意请您找马四爷报仇。和尚听到这里，修行眉倒竖，慈悲眼圆翻，暗想到，杨玉呀杨玉，你这是跟我有交情没交情，如果说有交情，我的武术飞多高蹦多远，难道说你还不知道吗？你就不应当写信将我叫来，我来到要不跟马四爷比，未免叫你看着我怕死贪生，畏刀避剑，真要说我跟人家比，也不是长人家威风，灭我自己的锐气，我三个也不准赢的了人家西域大侠。你说他既然把我约到这里，我应当怎么办？和尚紧皱双眉，过了好半天，这才脸上微带笑容，念了一声弥陀佛，叫了一声："杨大哥，孟老弟，我可不是眼空四海，目中无人，谈到我本身武术，也不是自夸海口，还别说一个西域大侠马骏，所有天下成了名的剑侠，那一个也不能在我的面前赌斗三合，可就是有一样，退回二十年，这个话瞒不了我杨大哥，那时节我也是名震一时，到如今可不然，自从退居少林寺，不敢说证悟参修，颇得静中之道，我可就把抢赢斗胜之心，早已抛在九霄云外，今天我来，我可不知道有这回事，叫我赌斗马骏，我要知道我当然不来，就皆因来到这里，叫你们众

人失望，岂不可惜。”和尚普静说的这片言语，又不灭自己的威风，又不失朋友的交谊，还用不着跟马骏比手，要不然怎么说这个话不容易呢。像和尚说出这片话来，他自己以为算对了，其实全都错了，祸全由这一句话上所起。大刀杨玉听着这片言语，知道这是推辞，对于妹丈总算自己把心尽到了，就算完了。孟方在旁边听着和尚这片言语，面带笑容，连连摆手，叫了一声：“高僧，你老就不用说了，我已然听明白了，我大哥杨玉把你老请到这里，本来叫你老给我转转面子，既然高僧不贪一切的名利，我等不敢多求，现在我有一句话，除去找马骏之外，我再另求你老一段事，如果咱们弟兄有交情，你老就点头，没有交情就算作为罢论。”普静听到这里，合掌当胸叫了一声：“孟大弟，甩开这一段事，无论什么事求到哥哥我的面前，只要我能行，至死不辞。”孟方听到这里，哈哈大笑，转过头来眼看杨玉，叫了一声：“大哥，既然是师兄这么说，咱们也不能难为人家，我这个意思打算叫你的外甥孟林，跟师哥磕头，拜他老人家为师，真要是孟林有福德，把师哥这身能为得过来，叫孩儿再找马骏报仇都不迟。”杨玉听到这里，点了点头，这才叫了一声：“师哥，你看怎么样？”普静一听，这倒是个章程，我身上有点武术，也别管好坏，倒是还没收过徒弟，我到了圆寂那一天，带归九泉，岂不可惜，万一孟林这个孩子要是好的，得我点功夫，谈到把功夫练成报仇，那倒是后事，真要把功夫练成的时候，西域大侠也未必还在人世，因为他的年岁到了，自己想到这里，这才头点答应，孟方问了问普静住在那里，普静一想，住在家里不便，还不如到外面去住，遂说道：“还是住在火神庙倒觉便当。”说到这里，双方全都愿意，问了问普静吃荤吃素，普静还是不

动荤腥，这才预备素斋，大家吃喝已毕，杨大爷家走，次一日这才陪着普静到火神庙教给孟林练功夫。他们练艺的时候，在晚场子散后，孟林给普静磕头，孩儿练功夫还不说，孟方也跟着练，每天跟普静盘桓。由打这一天为始，爷儿两个全都跟普静练艺，也不过是窜高纵矮，陆地飞腾，教给孩儿一口单刀，以及各样军刃。

光阴迅速，普静在火神庙传艺，转瞬就是十八年，这一天开封少林寺来了一封信，少林寺当家的圆寂了，有新当家的接座，普静乃是退居的老前辈，这又算庙里的喜事，可不能不到场，普静这才说道："孟林，你这个功夫，虽然说没学全，你要能够加意练习，成名何难。"嘱咐孩儿几句话，普静安置了一切，跟孟方告辞。不表普静走了，单说孟家父子，由打跟普静练艺之后，扬扬得意，爷儿两个的功夫全都长了，爷儿两个坐定了闲谈，可就谈到马四爷这里，孟林听着不忿，打算前去找马四爷给爹爹报仇，孟方也是非常小心，人人都说马四爷这么大能耐，不肯叫孩儿冒险前去，只得派人前去暗中打听打听，马四爷还在不在，打听完了，这才知道马四爷没在家。孟方一听，这可是个机会，倒不如带领我的孩儿，到马家门前发作几句，人人都知道我找马四爷，他没敢出来，露一个虚脸，岂不比找他动手还强吗。想到这里，爷儿两个商量好了，爷儿两个这才收拾俐落，够奔牛家院，来到马四爷门首，高声叫道："马骏在家吗？如果在家赶紧出来，太爷孟方在此，要报当年一脚之仇！"里面老总管一听这个话有气，这个门口没有敢叫老爷子名字的，我跟他老人家当差这些个年，就没看见过这么一个，这是何人大胆，真正是岂有此理。院里头年轻的人多了，谈到武学都会个三招两式的，依着众

人要出去群殴，有什么话先把他打倒了回头再说。到了还是老总管上了几岁年纪，作事慎重，恐怕四爷不在家，闯出祸来，连连摆手，先打听打听外面找老人家的是谁，打听明白了也用不着咱们跟他动手，有什么事知会秦凤一声，皆因老人家走的时候，把所有的事都交给他了，等他来了有什么事再说，谈到公私两面，这门口可没怕过人。众人听着无法，只得听老总管的分派，当时打发张祥够奔下洼村，前去找秦凤，秦凤来到师傅门前，见着孟方，秦凤本来度量宽大，对于孟方总有以前师生的关系，不肯跟他反目，遂带笑说道："孟老师你老要找马四爷，他老人家不是外人，乃是我的老师，现今离家已十数年，所有一切家中诸事，全都交给我了。有什么事你老只管说。"孟方本来知道老人家没在家，一听秦凤如此说法，当时把眼一瞪，叫了一声："秦凤！我可告诉你，你是他的徒弟不是他的徒弟我全都不管，我找的是马骏，因我跟他有一脚之仇，在我没来时已然派人来过，打听马老匹夫，分明他是在家，你也不用花言巧语，赶快进去，将他叫出来，我要跟他当场比较，如果说怕死贪生，不出来，难道说这就算完了不成吗？"孟方越说气越大，声音加高，把牛家院坊前左右之人，全都喊出来观看。要说秦凤这个人真不枉老头子马四爷赏鉴，果然宽宏大度，实有容人之量，他看着孟方这样狂傲无礼，心说要不是你我从先有师生之情，也不是我秦某说句大话，早已伸手将你打倒。想到这里把气往回一压，叫了一声："孟老师，你老既然是戳杆教场子，练武学的老师，难道说对于外面练武术的你老还不知道吗？我的老师外号人称西域大侠，在江湖绿林之中，也算是大名鼎鼎，如果他老人家果然在家里，就凭你老在外面这样喊叫，还用人进去回

话去吗？只要叫他老人家听见，恐怕大家拦阻，不让他老人家出来，也拦不住。我跟你老说，没在家难道说还撒谎吗，依我说你老暂且回去，真要是过不去的事，老人家早晚有回来的那一天，你老再前来也不为迟。”孟方听到这里，小子心里有底了，准知道老头子一定没在家，那就算毫无忌惮，用手点指，叫了一声：“秦凤！你要是知进知退，赶紧给我走开，休要在我的面前唠唠叨叨，你既跟马骏是师徒，当然就是狼狈为奸，分明是马骏在家里，听见我神拳孟方到此，不敢出头露面，叫你出来搪塞，以为先前你我有师生之情，打算用花言巧语，把我说走，孟太爷焉能受你等之愚，实话告诉你，马骏出来跟我当面比试还则罢了，如若不然，我要在这里大骂三天三夜。”孟方说到这里，口口声声高声喊叫马骏，接着就是大骂不休。这工夫不用说马宅的长工人等，就连牛家院坊前左右之人，皆因同教的关系，全都抱着一分不忿，磨拳擦掌，气的了不得，从中有人跟马宅的家中打听：“那个长两个大包的不也是放牛的吗，怎么你们家里是他当家主事呢？”马宅家人告诉他：“我们老爷子不叫说，这位长大包的秦大爷，是我们老人家的徒弟，所以他老人家出外，把家里的事全都交给他执事，要不是我们大家净听他的，别说一个孟方，三个五个我们大家也早就把他打发回去了。”这话说完了，街坊人就有好些个不赞成的，交头接耳。那个意思就说，和气不打架固然是好，真要对徒詈师，何况还是练武的爷们，这未免给把势行栽筋斗，就是打不过他也得跟他干干，那才算对得起老师，你言我语议论纷纷。秦凤也明白他们大家的意思，是嗔着自己不跟孟方动手，想到这里，心中难过，心说你们大家那里知道，我要不是先前跟他有师生的关系，任凭他是

三头六臂，我秦凤何惧。想到这里，再看了看老师家中的长工短工年工月工，以及放牛的人等，一个个全都是气势汹汹，只要从中有人一挑头说打，当然就是蜂拥一般，秦凤一想我要真容着他们大家动了手，甚至于再被孟方将他等打伤一个半个的，老人家回来，我是他老人家的徒弟，有何面目相见老师。想罢这才叫道："孟老师，这个话是这么说，马四爷没在家，你来到门前说个三言五语，这个面儿可就转过来了，实在要是叫骂不休，就打着说秦凤跟你先前有师生之情，不肯相拦，你看见了没有，马四爷家中的手下人足有七八十号，要不是我在这里，他等众人早就群打群殴起来，难道说你还能讨的了公道吗？依我说你见好就收，趁此快走，倘若恃强到底，他们大家一准不容。我可就能叫他等众人过来动手，皆因有他老人家的徒弟在此，我所说之话，这就叫尽先前师生之谊，真要是不听，孟老师你来看，说着话用手一指自己脖子上两个大包，我的残疾在此，忿恨之怀，时刻难除，今天不听良言相劝，我要报此落残之仇。"孟方听到这里，自己良心对于秦凤有愧，就应当走了就是了，自己一走岂不为妙，他可不然，就仿佛是别人全都怕他，不走你也把我怎么样不了，当时怒气填胸，叫了一声："秦凤小冤家，我也不是小看与你，别看你拜了马骏为师，量你火虫的屁股可能有多大亮，你也竟敢在我的面前说出报仇二字，我要不是看在当年你我有师生之情，提你是马骏的徒弟，我早就将你打倒，还容你说这许多话，到如今你反倒跟我说出这样狂言大话，冤家别走，我倒看看你有多大能为。"孟方主到这话，身往前一窜，左手一晃少爷的面门，右手掌恶狠狠够奔秦凤头顶打来，少爷一看掌到，并不慌忙，身形一晃向右上步，伸左手一掳他的胳膊

肘，右手掌顺左胳膊底下一穿，够奔小子右腋便打，这一掌的名目叫作掖掌。孟方一看，心说这小子是练了两下子，我要不是跟普师傅盘桓这些个年，就是这一招就不好躲，虽然这么想觉着自己的能为可高了，并不放在心上，腰往回抽右臂向下压，跟着转脸一翻身，右手够奔少爷小腹便打，这一招的名目叫作反臂托掌，真要是打上，立时就有性命之忧。秦凤看着心中有气，暗想道这小子下此毒手，他有意将我致于死地，既然你有此毒心，好，秦凤焉能轻饶于你。说时迟那时快，身向后一坐，双掌撤回往下一按，这一手的名目叫作盖手，孟方一看掌走空了，随着转身，右手掌用了个单风贯耳，够奔秦凤右道太阳穴便打，秦爷缩颈缩头，矮着身形滴溜一转，用了个退步撩阴掌，照定孟方的小腹打来，小子撤手不及，只得把身形往后一撤，这一掌倒是躲开了，焉想到秦爷紧跟着把身形转过来，又用了个进步撩阴掌，孟方想躲可来不及了，就听拍的一声，倒退了好几步，来了一个屁股墩儿，大家看热闹的齐声喝采，从中就听有人说好，这叫退步撩阴连环掌。秦凤往旁边一闪，知道孟方还带着一个人，这叫一不作二不休，遂高声说道："还有敢过来比的吗？"孟林在旁边看见自己爹爹当场落败，有心过去跟秦凤动手，头一节人家秦凤的能耐他也看见了，再说自己爹爹的外号人称神拳孟方，那么些年武术的底子，又跟我的老师普静和尚，盘桓了不到二十年，尚且不是他的敌手，我过去也未必保的住准赢，倘若当场再败，我们父子二人全都被打带伤，到那时再想报仇，可就不容易了，倒不如暂时把我的父亲背回家中，看看要紧不要紧，然后够奔开封府少林寺，找我的老师帮助给我父亲报仇，倒是正理。想到这里，这才说道："姓秦的！

等着你的，候着我的，咱们改日再会。”说着话来到孟方的近前，弯腰将他的父亲背起来就走，看热闹的也随着一哄而散。

不表孟方父子，单说秦凤跟随众长工，来到老师的宅中，老总管跟秦凤打听孟方是谁，秦凤只得把以往从前之事，大概说了一场，大家这才说道，这小子他也太不自量了，既然练过武术，怎么连咱们老爷子的姓都不知道，众人不过就是说说讲讲，可也没有别的，至于孟方闹了这一场，也没有人把他放在心上。过了一个多月，听人传言，说是火神庙教场的神拳孟老师死了，似乎是找马四爷寻仇，被老人家一个徒弟打了一暗掌，四十九天够了日子，一命呜呼，这个话传来传去，可就传到秦凤的舅舅房士元耳内。这一天秦凤由打牛家院，来到下洼村看望他的老娘，房士元见了秦凤，就把这个话从头至尾，跟秦凤一说，房爷本来是一位买卖人出身，说到谁把谁打死，未免觉着心惊肉跳，今天跟秦凤说着话，那个意思很透着不悦，说孩子不应当下此毒手打死孟方，他尚且有子，他的儿子也有老师，他的父亲被你打死，难道说他儿子就不知道吗？俗语说的好，打人一拳防人一脚，真要是那么一来，岂不成了怨冤相报了吗？你在外面还得时时刻刻防范，虽然说是害人，也得算是害己，秦凤一听笑道：“舅父未免过于胆量太小了。”因为自己命运不好，偏偏这些事都叫我赶上，别看舅舅所说的言语透着胆小，也是实情至理，多得罪一个仇人，不如多交一个朋友，比如说要是我的老师西域大侠马四爷，他老人家在家里，这个事也就用不着我出头了，可是他老人家要在家，孟方他也未必敢来，凡事活该，那叫无法，想到这里，遂叫了一声：“舅舅，这个事你老不必吃惊，别说是他不来报仇，就是前来，孩儿也不怕，何况尚有

我的老师，谁个不知，那个不晓，道秉清真术传天外西域大侠马骏马四爷，身为剑客，隐逸多处，真要他知道底细事，差不多的他也不敢来，从前您问过孩儿我的武术，练到什么地步，如今跟孟方闹了这回，大概你老不以为孩儿说的是狂言了吧。”房爷闻听叫了一声：“少爷，凡事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从此以后还是要多加小心，防备仇人暗算，这就应了俗语了，打人一拳须防人一脚。”秦凤一听叫了一声：“老人家，只管万安，话说到这里，这个事可也就算隔过去吧！”孩儿有时候在家里头，有时在马四爷家里照料一切，这个地方说的是见识，男子见远女子见近，可别看秦凤的母亲房老太太，由孩儿那一天肇祸，打死了孟方，昼夜为此不安，常常整宵不眠，老迈之年就怕伤神，过了两个多月，房老太太卧病在床，遍请名医百般调治，怎奈医药无效，一命呜呼，孩儿哭的亚赛泪人一般，痛定思痛，真有共母同行之概，这个地方就多亏房爷预备衣衾棺椁，丰丰盛盛打发老太太入土为安。秦凤没地方去，就在舅舅家中一住，皆因为自己孝服在身，由闹事那一天，算起来不过半年多，秦凤这一天坐在屋中跟舅舅爷儿两个谈话；由外面进来一个家人，慌慌张张，来到里面向秦凤说道：“少爷，外面马宅的管家见你老有要紧的大事。”秦爷不知道什么事遂说道：“叫他进来！”家人出去，带进一个人来，面色惊慌，凑到秦凤的耳边，叫了一声：“大少爷，可了不的了，现有卫辉府三班总役，刘振标刘大爷打发伙计来了，叫赶紧够奔四爷宅中报告大少爷秦凤，票子下来了，不久就要够奔您的宅中，捉拿大少爷秦凤，这就说的是刘头儿，跟咱们四爷有交情，知道你老是四爷的徒弟，不能不关照一声，人家把话带过来了，叫你老想个法子，最好你老还是躲

躲。”秦凤听到这里一愣：“我作事向例不违国法，因为什么锁拿我到案，你可知道里面的案由因为什么吗？”这个家人一听说道：“案由的底细，我可不知道，恍恍忽忽我听到刘头的伙计说，大概不是好案吧！听说在咱们卫辉府连着就作了两案，一个是允奸杀的，一个是不允杀的，这个贼人冒你老的名姓杀人留迹，写下四句词儿：背背钢刀逞英雄，绿林道上属我能，因奸不允伤人命，拿住秦凤便知情。刘头儿说了：“知府大人要是位明白官，把你老拿到公堂，那倒也不算什么，他有一问你老有一回，真假不难辨明。怎奈现在这位知府不甚明白公事，把你老带到公堂，不问青红皂白，先用严刑拷问，你老不是跟着受苦吗？故尔刘头打发人来，还是叫你老躲躲为是，日后他老人家，设法维持维持。”秦凤听到这里点头，遂一摆手说：“你回去吧！见不着刘头儿不用说了，见着刘头儿替我说见面再谢。”家人点头答应，撤身就走。秦凤心中暗想，我这才叫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你说我还是自行投首，还是躲躲呢？又想到，唉！我秦凤倒不算什么，我别把我老师的名誉给他老人家沾了，人人都知道有一位西域大侠马四爷，我既然是他老人家的徒弟，要是畏罪脱逃，这个话传出去岂不叫他老人家也跟着栽筋斗吗？再说大丈夫生在天地之间，生而何欢，死而何惧。话虽然这么说，这段案由稍差，真要是明火路劫，我前去投首，乃是英雄所为，虽死不惜，这种花案未免有沾我师徒的人格，至死名誉不香。不问可知，这一定是孟方之子孟林所为，故意嫁祸于我，还不如我找到他的家中，跟他携手一同到案，这倒是正理。将然想到这里，连说不可，我不过是心中猜想，并没有实据，倘若不是人家所为，难道说凭我剑客弟子，作事还能以武力欺

人吗？自己思前想后，这工夫房爷在旁边答言，叫了一声："秦凤，依我说马宅家人前来送信，此事当然不假，倒不如我给你预备些路费，你暂时离开了卫辉府去躲避躲避，单等这场事水落石出，你再出头不迟。俗语说的好，官场中拿人有错拿的没错放的，真要是把你拘到官府，打一分嫌疑的官司，不用说别人，舅舅我心里怎么受？"秦凤听老人家所说的言语对，这才点头答应，当时收拾了一个小包袱，暗带单刀一口，银两带好，遂给舅舅磕了一个头："老人家你老放心吧，孩儿到外面绕个弯儿，无论日期长短，有这身能为，大概也不致于挨饿，倘若官人到你老这里来打听我，你老就提我走了一个多月了，投奔何方行无定所。"把话说完了，秦凤离了卫辉府。果然官人到了房宅，叫出房士元来，当面跟他要秦凤，房爷连连摆手，叫了一声："诸位，有所不知，秦凤可是我的外甥，由他的母亲死后，他自己心里难过，打点了一个包袱出门在外，已然一个多月了，问他的下落我实在不知。"好在来的伙计等，全都跟三班总役刘头儿有交情，不过略加盘诘，遂说道："你道秦凤没在家，日后要是将他拿获，你就算知情不举。"房士元点头答应："诸位头儿只要在此地将他拿获，我就甘心领罪，这个小子不但说走了一个多月，还是我们爷儿两个抬杠走的，他嗔着我说他那么大个子不知道想个赚钱的法子，因此一赌气就走了。"伙计们听到这里，只可点了点头回府去交差不表。

单说秦爷，自己心里一想，家里倒没有什么牵连，老娘已然故去，官人也不至于将我的舅舅锁拿顶罪，我可以称得起一心无挂碍，何不慢慢访查访查，他这叫毁坏我的名誉，访查实在，我岂能跟他善罢甘休。自己想到这里，白昼之间，找

了个僻幽的所在，到了晚间夜静之时，收拾收拾身上的衣服勒好了十字绊，背好了单刀绢绢罩头，包袱往腰里一团，收拾俐落，先到火神庙看看这群练武术的还练不练，然后再到孟林的家中看看。自己主意打妥，这才够奔火神庙，这个地方秦爷心里有根，他在这里练过，准知道那里有人那里没人，绕到把式场子的后面，那里有三间休息屋子，乃是练完了功夫大家休息的地方，看了看屋中有一盏灯烛，他这才绕到后坡，脚尖掳住阴阳瓦，身形垂下来，隔着后窗户往里观看。一看屋里坐着三个人，正当中那一位年岁大，身穿蓝布裤褂，脚底下洒鞋白袜，两旁边这两个年纪全都不满三十，那个意思都将然练完了功夫。秦爷暗想道，要知心腹事，单听背后言，这才侧耳窃听，人家里面三个人研究的不过是功夫，他说他的功夫高，他说他的功夫比他还高，秦爷听了听语不关己，可见得这场事并不是人家孟林所为，真要是他办的，他们众人到了一处，决不能不谈。秦爷想到这里，将然打算双手一抱腿，翻身上房走，猛听里面那个年轻二十多岁的，向着那个年轻的叫了一声："师哥，就说这个年头的事，人别闯祸，打人一拳防人一掌，就拿我们老师说，他老人家的功夫可称得起叫不错吧，又谁知在半年前，去访马四爷，叫秦凤一巴掌震坏了尿泡，一个多月的工夫就死了，你说秦凤这小子，他的功夫可是跟谁练的呢，从前他不是也在咱们这个场子练的吗？"那一个说："我听说他拜的是马四爷练了十好几年。"这两个人谈到这里，秦凤听着可就不乐意走了，到底要听个水落石出，就听这两个小子叨叨念念接着还说："不用别的，就说秦凤不是能为大吗，叫他有通天的本领也不会知道，少爷这段事办的就算妙，案也作了仇也报了，你说这场事从中亏

了谁?”对面那个人一笑:“这还用说,不就是幸亏他吗!”说到这里把手指头伸出三个来,秦爷看的明明白白,不知道这三个手指头的主儿是谁?又听对面那个说道:“事由办的全好,可就是不应该走,他这一走,不知道又安着什么心思?”对面这个小子闻听哈哈大笑,叫了一声:“兄弟,你好不明白,不走可到好,这分明是嫁祸于人,倘若追出事实来,他自己的性命有些个难保。”说到这里外面的秦爷听着,不由得忿恨难当,暗说道果然不出我的所料,可有一节,你说这个小子他投到那里去呢?秦爷还有意往下听,就听那个上年岁的说道:“二位,我这个话可算多说,自扫门前雪,休管别人瓦上霜,这个地方可算你们二位年轻,常言说的好,草上说话路上听,倘若走漏了风声,咱们这就叫杀人不落两手血,这可为什么呢?这个话可不算我多说,可是少爷为报父仇,从中有个奸淫妇女杀死无辜,你可知道报应循环这四个字,不过是早报晚报时辰未到。话我说到这里,咱们由这里一字不提才好,你可别看这小子孟林他也跟咱们一块儿练,咱们跟他父亲孟方孟老师练艺,不错咱们受人家的指教,要不然你我全都谈不到武学这一门,惟独孟林这小子所作所为,未免太已不讲天良,别看这个跟他逃往山东,说到这里又出了三个手指头,据我想那个地方也不准落的住,暗室亏心神目如电,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咱们别讲说人家,谈别的。”说到这里两个年轻的可也就不接着说了。秦凤暗想这个人所说的话在情在理,好个天网恢恢,既然小子投到了山东,我也用不着到卫辉府前去报案,倘若遇上糊涂官,岂不是飞蛾投火,那么一来连人家三班总役,跟我舅舅他们的一片好心,可就全都辜负了,还不如我自己慢慢的够奔山东,留心查访,将小子孟林拿获,然

后再一同投案，谁是谁非不难分辩。想到这里有理，自己飘身上房，离开火神庙，由这一日为首，秦凤顺着够奔山东的方向，一路前行，什么村庄镇甸庵观寺院，全都留心查访。

第九十三回

普静僧义缚不肖徒　骷髅鸟卧底藏峰岛

这一天秦凤来到了河南山东交界的地方，时候约在午饭时，本来由早晨就阴天，到了这个时候阴云密布，天空低降，堪堪就要下雨，秦凤一想还不如找个店住下，天晴了再走，天要不晴，早早的住了店，也省得被淋。想到这里，遂走到头里镇门，看了看东西的街道，南北对面的铺户，将然往前走了不远，路北有一座大店，字号是三元，门前站着一个伙计揽客，头一节时候在饭口，再说这个天儿，差不多下头路远的主儿，就不往下走了。伙计站在门前也算是揽投宿的生意，看见过人便高声说道："客人别往下走了，再走早了才到了店道，看见了没有，雨这就下来，住在咱们这里，吃喝便当，又干净又省钱。"秦爷看了看这个店倒是不错，迈步往里走，里面有伙计张罗客人，把秦爷让到了东跨院，东上房两间东屋，伙计拿过布子来掸了掸浑身的尘土，然后把身形坐稳，秦爷摆手道："给我预备一壶酒两碟菜，我先喝着，喝完了酒之后，随便给我预备点儿饭菜就成了。"伙计答应一声，转身出去，工夫不大，伙计用方盘端了来，酒菜全都摆在桌案上面，遂说道："你老先喝着，饭菜随后就来。"秦爷点了点头自斟自饮，一面喝酒一面目不转睛往外面观看，天阴的黑暗暗雨可未下，工夫不大，酒喝完了，伙计端上饭菜，霎时间吃了个酒足饭饱，伙计将残席收拾下去，沏了一壶茶来，秦爷自己坐在屋中，吃茶闲坐，一直坐到天晚快掌灯的时候，一看满

天星斗，天算晴了。秦爷也不觉得怎么寂寞，叫伙计预备点儿点心，吃完了屋中掌上灯光，放下帘子，他老人家迎门一坐，以目观天，心有所思，正在出神之际，猛然间扑的一声，案头蜡烛熄灭，秦爷一愣，未觉着有风，怎么灯会灭了呢，莫非有歹人前来暗算于我。想到这里，脚站埃尘微然一长身，就听外面微有响动，秦爷晃身启帘子来到外面，就见一条黑影，腾跃上房，秦爷一卧腰，随着也纵到房上，再一看黑影已然跃出了店外，秦爷在后面施展夜行术，在后面跟随，来至在店外，看了看店外一片树林，人家那条黑影，已然站住了身形，秦爷到了近前，上下打量这个人，也没穿什么夜行衣，不过就是寻常的衣服，颔下掺白髯，肋下悬刀，站在那里撒髯含笑，秦爷来到切近，遂即一抱拳叫了一声："老朋友，不知秦凤因何得罪你老人家，到了我的店房，将灯烛熄灭，无论什么地方不对，请你老只管明白赐教，秦凤当然知过必改，如果说要是无理取闹，可休怨秦凤无礼。"那人听着微然一阵冷笑，用手点指，叫了一声："秦凤，听人传言，你是西域大侠马骏马四爷的弟子，为什么作事不知审慎，采花作案，也倒不算什么，岂不有沾你师傅马骏之名。"秦凤闻听吓了一跳，叫了一声："老人家，莫非你老为的是采花案件，你老人家可知道内中底细么？"老头摇头说："不知。"秦爷长叹了一口气说道："皆因我幼年学艺，从师孟方沙德，在火神庙是这么段事，自己练功夫沙老师看着爱，怎样单教自己众人不满，沙老师走后，孟方不教自己功夫，偷艺被他看破，故意将气功传反了，脖子上一边起了一个大包。沙德二次到下洼村，看见我这般光景，心中不忿，前去找孟方理论，言语不和，当场动手，沙爷不是孟方的对手，可巧遇见一位马四爷，抱打

不平，把孟方一脚踢倒，小子怀恨在心。我由那一年马四爷把我的病体治好，虽然未能丧命，项上落了两个大包，屈指一算，到现在整整的十八年，我的老师身有要事，够奔山东，老人家委我照料家中一切的事，孟方二次寻仇，找我的业师报当年之仇，马宅家人无法，将我找到了家中。我跟他有师生之情，不肯以武力解决，怎奈他再三逼迫，万不得已，跟他当场比试，被我一掌之震，膀胱负伤而回，又谁知他月余的功夫，竟因伤亡命。他有个儿子，名叫孟林，打算给他爹爹报仇，也许从中有坏人挑唆，真要是他找到我的家中，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我秦凤死而无怨，他不应该借我的名义，采花作案，案后留下我的名字，我真有心投首到案，怎奈这种臭案死后不香，还有一说，不准知道是孟林。我临行之时，夜晚前去暗探，才知道孟林作完了案，逃奔了山东，我打算各处寻找，将他拿获，押往卫辉府前去归案，以洗我的名誉。”老头儿听到这里，遂说道：“秦凤，你可知道孟林的功夫，何人所传，或者是他的父亲所教？”秦凤闻听遂说道：“听说他的功夫，是河南开封府退居的和尚，普静普师傅所传，老头儿一听遂说道：“好！既然如此，我前去找他的师傅，叫普静各处查访，捉拿他的弟子，出家人身带武功，不识贤愚，艺传于匪，这就算是罪大恶极，如此说来今天我就算惊动你了，改日再谈。”说到这里，老头要走，秦凤连忙说道：“老英雄慢走，今天相遇我领教领教老人家你老尊姓大名。”老头闻听道：“问我咱们是乡亲，我也是河南卫辉府的人，家住关家堡，姓关名斗字九公，外号人称今古侠。”秦爷听到这里一愣，暗想道这位关斗关九公，我师傅常谈，河南地面隐着一位成了名的剑客，名叫关斗，由成名为侠，他老人家就忍了，

说不定可有几年了，一旦之间，来到这里，真是叫我莫名其妙。这个地方就说身为剑客不容易，别看他老人家隐了，对于义务天职，可没歇心。要是在远处听不见说，那就不用提了，近在眼皮底下出了采花案，关爷心里头难过，我身为剑客隐避家门，眼前出了这么一个秦凤，也别管是他不是他，反正这里头有他的关系，没有他的关系，决不能将他牵连在内。守在我的眼皮头里，我要不闻不问，未免差点儿事，我耳闻马四爷没在家，马四爷在家我只可给他传个信就是了，也别管他知道不知道，卸却了我本身之责，马四爷没在家，这段事我又不知道底细，倘若有成了名的剑侠，问到这里，我一字答不出来，未免有失我剑客的身分。

自己思前想后，把主意拿定，由家里收拾收拾，肋下悬刀，先够奔马四爷的宅中探听探听，究竟秦凤从中的底细，大概马宅的家人必然知晓。来至在马宅门首，自己也并未通报名姓，叫了一声："回事的，我有一段事跟你打听，这不是马四爷的家宅吗，从中有个秦凤，你们可知道他在那里住？"家人们一听问秦凤就吓了一跳，遂说道："老爷子，你老人家要打听这个秦凤，十数年前，是我们家主爷的徒弟，后来皆因这个秦凤有点儿行为不正，被老人家把他赶着走了，这个话已然有几年了。"这不过是家人们信口胡说，怕老头子是官府打发来的人，捉拿秦凤到案，秦凤没在家恐怕连累马宅，这才信口说出这么几句话来。老人家一听不由得心中不忿，暗想道马四爷你也是隐居家门的剑客，怎么会教徒弟不加审查，像秦凤这一流的人物，你传给他技术，就算艺传于匪，在你的面前恭维你，样样宗宗全都循规蹈矩，你要离开，立时恢复他的不良行为，偷盗窃取实与门户有沾，何况贪淫好色采

花作案，这可不怨我多事，闲着也是闲着，呆着也是呆着，我倒要伸手整理整理这段事。老头子想到这里，并不跟马宅的家人多谈，好在身上带着不少的路费，这才各处打听，暗暗调查，要是查别人还不大好查，惟独查秦凤好查，皆因他脖子上一边一个大包，就仿佛项长三头，这一来老人家可就容易探听了。看起来也算他们爷儿两个有缘，老人家无心之中，在路途之上，遇见了秦凤，正赶上阴云密布，似乎要下雨，老头子看见秦凤进店，心里头欢喜，自己也随着进店，看准了秦爷的住处，然后叫伙计给自己找了一个单间儿，该吃该喝老头子随随便便，全都用完了。天到掌灯时，老头子来到秦爷店房，看了看秦凤独自一个人，坐在椅子上似睡不睡在那里静坐，今古侠关爷，站在台阶下叫丹田的真力混元的气功，噗，把屋里那盏蜡灯先给他熄灭。那位说这个灯灭了不玄吗？练武学能够练到这个地方吗？这还是半点玄的地方都没有，平常在武学之中，有一手功夫，叫百步吹灯，要是平常人没练过气功的气出来是一片，远不过二尺，练气的可就不然了，气出来是一条线，远过常人数倍，还是强而有力，故尔风到灯灭。屋里也就是秦凤，要是换个主儿，当然疑神疑鬼，还不定想什么呢？秦爷是剑客的徒弟，可不能跟平常人一样，他准知道这是有高人前来，不是跟自己有仇，便是奚落我。想到这里自己轻轻把帘子揭起，来到院中抬头一看，一条黑影，一直追到外面大道旁边树林前，老头子站住身形，彼此一问，秦爷并不隐瞒，就把以往之事，从头细说了一回。老人家听到这里，心说这幸亏是我作事仔细，样样留神，要不然只听一面之词，来到这里手起刀落，岂不误伤他的性命。秦爷问，老头子报通名姓，姓关名斗字九公，外号人称今古侠，秦爷

这才明白，原来是一位隐居河南的一位成了名的剑客，这才叫了一声："老人家，你老既然见着我，里面的底细你老全都打听明白，但不知老人家对于此事，怎么样才算圆满？"关爷闻听哈哈一笑，叫了一声："秦凤，你现在打算各处寻踪踩迹，捉拿孟林一同到案，我可不是攀大，我跟你的老师同居河南多年，要说隐我可不如人家马老剑客，隐逸的年头多，可有一样，谈到辈数上，我们可论弟兄，今天我见了你，高攀一句，你可就算是老贤侄，你的事作错了，你既然准知道是孟林所为，在事发之时，你就应当借着你老师的这个面儿，托出几位德高望众的有名的绅商，全都安置妥了，你自己前去投首到案，说明了谁是谁非，然后众人再联名公保，你算带罪拿贼，那叫光明正大。你这一躲私自奔逃，不真也真了，倘若路途之上，遇见官人，束手就绑罪反加重，不听其拿获，那就算拒捕，你想一想左右皆非，看起来还是年青，作事欠阅历．咱们爷儿两个分手，我要走了。"秦爷问："老人家你要到那里去？"老头子遂说道："方才我已然跟你说明，我要够奔开封府少林寺找普静僧，前去理论，因为什么他艺传于匪。"秦爷听到这里连连点头，那个意思打算跟着老人家一路同行，关爷摆手叫了一声："秦凤，那可不能够，人人都知道你对于卫辉府的采花案有关，跟我同行我要不把你带到府衙，岂不叫人多疑。"秦凤一听，点头答应，老人家并不回店，扬长而走，暂且不表。

单说的是秦凤，自己回归店房，好在一样儿是安安静静，无人知晓，到了次日早晨，店里伙计才知道跨院之中少了一位老者，不知道什么时候走的。秦爷并不多谈，自己算还了店账走出去，那就算是行无定所，可是听人说小子孟林流落

在山东地面，可不准知道他落在那一省那一府那一县，只得慢慢调查。秦爷出没山东，各府完全走到，可并非一日之功，整整就是三年，秦爷自己着急，这么看起来，何时才能够将小子孟林拿获，前去卫辉府到案。今古侠关老剑客，他老人家跟我分手，说是替我帮忙，也许已然将小子拿获，已然到案也未可知，这个地方真正叫人莫明其妙。这一天秦爷来到山东济南府的地面，猛然间想起来，山东济南地方，隐着一位成了名的老剑客，姓凌单字名通，外号人称铁板仙，跟自己的老师是把兄弟，他老人家身为剑客，对于山东地面，占山为王的落草为寇的，他老人家无一不知，我何不访访这位凌老剑客，求他老人家协力帮忙，捉拿小子孟林，只要他老人家肯为出力，谅小子孟林插翅难逃。秦凤想到这里高兴，天这时候已然不早了，堪堪就要日没，到了人家宅中，对于吃喝多有不便，还不如我先找个地方吃喝，然后再访老人家，倒显着省事。自己把主意拿妥，他这才找了一个村庄，在一家二荤馆，极不起眼的这么一个小饭馆，里面不过卖的是大包子大面，喝酒就是白干酒，甚讲究的东西没有，好在秦爷能够将就，随便要点儿吃食，喝了一壶酒，心里本不高兴，又是自己一个人，吃完会了账，来到外面遂又绕了几圈儿。本想随时随地打听打听凌老剑客的住宅在那里，但是已然天到了这般光景，再去找人家未免显着不便，看了看天的时候已然就将要掌灯了，自己怨自己年轻，作事没有预算，真正是岂有此理，自己想着站在那里愣神。猛然间面前来了一个人，行走匆忙，秦爷看着这个人好生面熟，一时之间，真是想不起来，人家头里走秦爷后面追，一面追一面想，猛然灵机一动，莫非他就是小子孟林，怎么会这个样儿呢？这个地方就

说秦爷的眼光不错，就见过一次面，一晃三年多，小子孟林把样儿改了，两太阳无肉缩腮帮面皮的颜色如同东方发晓的窗棂纸，嘴唇雪白无血色，耳朵边全干了，秦爷看着暗地思索，可见得这小子贪淫好色，行为不正，要不然怎么就成了这般模样。看到这里本有心赶上前去，将他拿住，又一想别忙，拿贼要喊捉奸要双，我也别诬良为匪，倒不如我看看这小子他干什么去，只要有不法的行为，我再伸手将他拿获，也叫他遭擒无怨。书中代言，这个小子是孟林吗？不是他是谁呢，要不说自修人人不能离，往好处走本来就很慢，只要往前走着就不至于退化，势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要是学坏不用说了，其快无比，统共三年多，挺好的一个孩子已竟糟到这个地步。只皆因他的父亲孟方死后，自己报仇能力不足，他才够奔河南开封府少林寺拜求高僧，和尚不肯出头，小子一气离开了少林寺，在中途遇见了他父亲的一个徒弟，姓王名叫王霸，他也是河南卫辉府的人，自从幼年行为不正，掐花捏朵，众人时常欺侮于他。后来这小子因忿气也拜在神拳孟方的门下习学武学，练了有二年多，徒弟堆内的人，全都看不起他，小子一忿气离开了卫辉府，在外面未遇见好人，终朝每日跟采花淫贼，在一处盘桓，又是这小子性之所近，不知不觉置身下流，在外面飘荡可不是一年了，凡是奸盗邪淫，差不多全都有他。这一天，小子由彰德府够奔开封访友，中途路上遇见了孟林，遂说道："师弟不在家中，来到开封府有事吗？"孟林闻听，长叹了一口气，这才把自己的天伦怎么会被秦凤一掌打死，前后话一说。王霸一听遂说道："既然他把我的师傅一掌打死，你练了一身好功夫，为什么不找他前去报仇呢？"孟林一听叫了一声师哥："你老可不知道，秦凤这

小子跟西域大侠马骏，练习不到二十年，武学高强，我的天伦尚且赢不了他，何况是我，我就够奔少林寺，请我的师傅普静，他老人家不肯帮忙，这也无法。”王霸闻听，叫了一声：“师弟，你老的父亲可就是我的老师，我可没跟他老人家盘桓多少年，我受他老人家一技一艺，也得算是师傅，既然谈到兄弟你赢不了，我可就更不行了，报仇这段事是这么说，有力使力，无力使智。”孟林一听叫了一声：“师哥，你老说的这个话有理，我的天伦是你老的业师，要说给他老人家报仇，你老也应当负责，但不知有何智可使？你老得跟我谈谈。”王霸闻听叫了一声：“兄弟，论到用智，在咱们江湖绿林道，可就是作案，在咱们这卫辉府作个三件两件重要的案子，临行留下小子的名姓，这叫嫁祸于人。”孟林一听这个话，倒是有理，哥儿两个这才亲亲密密，一同回归卫辉府，在孟宅住了几天，哥儿两个出去，各处里踩道，孟林还以为是捡大户人家偷盗窃取，又谁知这个小子他生性好色，领着孟林出去各处里暗地窥探，看看那里有少妇长女，夜晚之间，前去采花，孟林年岁正好，青春少年，乍尝女色的滋味，觉着世界之上，再也没有比这段事美的了。这就是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要是为给他父亲报仇，跟秦凤结怨，天下英雄全得拜服，因为什么呢？父母之仇不共戴天。可就是这个报法不对，贪淫好色奸杀无辜，奸后一刀杀死，留下词句，上写秦凤的字样，连着就是两条命案，也有允奸的也有不允的，后来王霸一看这个地方不能久住，净说卫辉府隐名的剑客就是好几位，倘若露出了马脚，要想再逃那可就难了。孟林一听这个话似乎有理，这才叫了一声：“师哥，咱们走有个落脚的地方没有，可别看兄弟年轻，对于略事不敢说完全略的到，反正也差不

多，我们要是不作案走到那里都有朋友，既然采花作案，稍微胆量小点儿，人家也不敢收留我们，恐怕一旦事发，跟着我打瓜葛官司。”王霸一听哈哈大笑，叫了一声：“兄弟，在外面跑腿这些个年，要是没有几位真实的朋友指着什么活着呢?”孟林闻听心中很是喜悦，遂叫了一声：“师哥，既然如此我们这一走在那里落脚呢?”王霸闻听一笑：“兄弟你要落脚处，山东济南府城北一百七十五里地，有一个小锥子山，上面住着有为首的寨主，那是我同胞的弟兄，名字叫王祥，外号人称镇山鹏，他老人家在那山为首多年，我们要是逃到那里去，有吃有喝高枕无忧。”孟林一听有他的弟兄在山东占山，心里头非常的喜欢，哥儿两个商量好了，由家中收拾俐落，带好了小包袱盘费等等，由河南够奔山东而来。走到在中途，王霸领着孟林不是采花就是偷盗，这也算是该着，孟林挺好的一个孩子，没遇见好人，被他引诱的身世下流，这也算是本身无福，祖上无德。

这二人到了济南府，果然投到了锥子山，见着王祥说起话来三个是情投意合，这孟林住在锥子山，每日不过就是打劫过往的客商，得来不义之财，任意挥霍，三年的光景，小子还真闯出一个外号来，人送美称叫千里寻花小蝴蝶。王霸跟孟林两个人交称莫逆，时刻不离，这一天王霸由山下回来，见着孟林叫了一声：“兄弟，这我可不能不跟你说，前天我做买卖，天在昏夜，我看见一个大户人家，我打算踩好了道，夜晚间前去作案，多多少少偷点儿什么。到了那里油水大小倒不说，这家有两位姑娘，据我一看，就是古时候的西子王嫱也不过就是如此，我有心自己一个人采花，人人都知道咱哥儿两个有交情，我想我自己独乐对不住兄弟你，要不是我们

的交情在这里，我自己今天奸一个，明天奸一个，要不然就弄到一处，夜跨双美，左右逢源岂不为乐，真要是一个，我也就不便让了，既然是两个，我当然就不好意思独自享受，这就是我们的交情。”孟林听到这里点了点头，暗含着叫了一声：“师哥，这么看起来你老疼爱兄弟果然不假，咱们弟兄可称得起叫祸福之交。”弟兄二人计议好，由锥子山下来，王霸头前带路，后面跟着孟林，一路说说讲讲，来到了大户人家的宅院，前前后后绕了一个弯儿，这就算领着孟林踩了踩道，然后这两个人找了一个小饭馆，以喝酒为名，不过是耗着时光。孟林这小子性情多疑，端着杯饮着酒心中暗含着思想，王霸他说大户人家有两位美貌的姑娘，不忍独乐，回山给我送信，打算跟我分享其乐，以尽交友之道，这个话不准真，我想贪恋女色的人，见色如何能够肯舍，别说非亲非故，俗语说的好，至亲骨肉还有个色胆包天，大概他这个话有点儿不实，要是这么看起来，倒不如我早吃早走，天到定更我到了他人宅院，真要是这两个女子未被他占了先，我是夜跨双美，颠鸾倒凤，岂不是天假美缘吗？孟林这小子这个地方就算不对，也别管王霸跟他所说的言语真假，话说出来，叫别人听着可见得小子有己无人。主意想妥，由打饭馆溜溜达达他就出来了，有心这个时候够奔大家宅院，前去采花，天尚未到日没，未免早一点儿，小子只可扎东撞西，乱走了一阵。天约在掌灯时候，小子正然往前走，准知道这个时候快到了，找个地方换了夜行衣，略沉一会儿，到了定更时分，入人家宅院，岂不正好。他那里晓得，在旁边叫人家秦凤盯上了，凡事也算该着，走了好半天，来到了一片树林，看看四外没有行人，这才走到里面，打开包袱又换好了三串吞口夜行衣，兜裆滚裤

勒好了十字绊，背后背好了一口刀，绢帕罩头，低着腰往前紧走，天可就到了掌灯后了。一直来到那一家大户人家的高墙外，听了听天已至定更时分，垫步拧腰往上一纵，单胳膊肘跨住墙头探头往里面观看，院里面清素素静落落，往上一长身，也用不着往下扔问路石子，院里头也不至于有什么埋伏，拧身纵到了里面，可别看小子这个样儿，功夫不错，身轻似叶，到了里面各处窥探，找姑娘的闺阁绣楼。看了看房子是三道院，后面三合房，北边一拉溜五间上面带楼，不问可知楼上是姑娘的香闺，想到这里高高兴兴，一纵身来到了楼梯扶手上面，仨干往上走轻似狸猫，捷似猿猴，到了楼的外廊，看了看北为上的楼房，东间窗户灯光闪烁，小子来到窗台外，双手按住木窗台板，隔着窗棂纸侧耳窃听。听了听屋中有妇女说话的声音，莺声燕语娇嫩嫩令人听着爱听，小子到了这个时候，春心荡漾突突的乱跳，随由腰间掏出树棕来，用口浸湿，刺破窗棂纸，树棕带好，眇一目往里观看。但见里面如花似玉的姑娘两位，穿着一样，上面是玫瑰紫薄罗汗衫，下身是水绿绸子中衣，可看不见下面的金莲，粉面桃腮，柳眉杏眼，樱桃小口，微露着满口碎玉，漆黑的头发，高挽美人髻，耳坠珠环，光芒四射，两位姑娘的长像也差不多，正然在屋中说说笑笑。旁边有两个丫环，一个四十多岁的老妈儿，皆因离安歇时候尚早，主仆们沏得了一壶茶，坐在屋里说说笑笑。小子孟林在外面看着抓耳挠腮，恨不能一步迈到里面跟姑娘们随意说说笑笑，打打闹闹，够时候预备点夜宵，小饮两三杯美酒，然后跟姑娘携手揽腕入罗帏，行其美事，那才趁了恶人心怀。这般光景正是看得出神，想入非非，猛然间有人拍打了他一掌，小子一看认得，项长着三头，知

道是秦凤，不由得心中一愣，暗说道这小子怎么会一时之间，也来到这里呢？我在卫辉府连作了两案，难道说官人没把他拿获。正在犹豫之际，就见秦爷连连跟他摆手，那个意思不愿意在此处跟他接谈，皆因这个地方是妇女是深闺，被人知道与名誉不好听，故尔冲他点手，小子有心不出去，难道说算了不成吗？有心跟着走，看看秦凤那个样儿，夜晚间好不怕人，真不亚如天神一般，小子无法，只可一晃身由楼的外踏板抖身往下一纵，到了平地，跟着窜房越脊够奔外面，秦凤在后面紧紧跟随。来到了外面大道旁边，天已然到了二更多天，满天星斗，夜风透凉，大道上面已然毫无声息，将然到了这里，秦爷拢军刃，一声断喝："站住！孟林我有两句话要跟你当面质对。"小子孟林壮着胆子，手擎军刃一阵冷笑，叫了一声："秦凤，有什么话你只管当面说，小太爷决不含糊。"秦爷听到这里，咬牙忿恨，叫了一声："孟林，我跟你有何仇何恨，为什么在卫辉府你连作了两条命案，先奸后杀，因为什么把我的名姓留在事主的墙上，我问你所为何故？"孟林听到这里，叫了一声："秦凤，我的天伦被你一掌打死，我有心找你报仇，怎奈我的功夫不敌你，这就得说有力使力，无力使智，打算作完了案留下你的名姓，官人把你拿住结果性命好给我的天伦报仇，今天你跟我巧遇，这也是狭路相逢，既然相见你看应当怎么样？"秦凤闻听用手点指，叫了一声："孟林！别的话你就不用说了，撒手扔军刃跟我同到卫辉府前去归案打官司。"孟林听到这里，哈哈一阵冷笑，叫了一声："秦凤！打算叫我跟你投首到案也成，只要你胜的了我中这口刀。"秦凤一听叫道："孟林！也不是我说句大话，谈到武力解决，我要叫你在我的面前走的了十招，我就枉跟我的恩师

练艺十八年。”

说到这里，将然把刀一横，孟林打算往里进招，猛听得树林里面隐隐的有人念佛，一声阿弥陀佛，由里面出来，一位年迈苍苍的老僧人，来到近前，用手一指，叫了一声：“孟林！不可跟秦凤动手，依我良言相劝，撒手扔军刃跟秦凤到卫辉府前去投案，这就叫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获罪于天无所祷也，老僧在此，你还不撒手扔军刃等待何时！”秦凤、孟林听见这一声佛号，留神看了看出家的僧人，秦凤看着不认得，孟林一看知道是自己的老师，河南少林寺退居的老和尚普静普老师，自己不由得纳闷，像这人都是见不着的，怎么会一时之间，他们也会来至在山东，真正可怪。那位说和尚这是由那里来？皆因他老人家在少林寺已然退居了，前任的方丈圆寂了，现在继任的人选，是他的徒孙，惠文和尚为庙里的方丈，另外给普老和尚收拾出来一座禅院，九间房一个院有四个小和尚待奉，倒是也消闲自在。这一天老人家正在净室之中，打坐参禅，小和尚进来回：“外面有一个白胡子老头儿，自称河南卫辉府关家堡的人氏，名叫关斗，前来拜会你老人家。”普和尚闻听念了一声佛号：“原来是关老剑客到此，现在何方？”小和尚回说：“现在山门外。”普静点头，叫小和尚头前带路，亲自迎接，来到外面留神观看，果然山门前站着一位白胡子老头儿，赶紧合掌当胸，念了一声佛号：“关老剑客，这是那一阵香风把你老人家吹至此处，恕贫僧接迎来迟，望求关老剑客恕过。”关爷闻听一阵含笑：“老方丈此地不是谈话之所，我跟你老借一步。”普静闻听往里让，到里面禅堂落坐，小和尚把茶献上来，和尚问道：“老剑客来到此处，有什么事请你老当面言讲？”关爷闻听点头遂

说道："跟你老打听一个人，你老认得吗？"和尚说道："哪位？"关爷遂说道："姓孟单字名林，原籍山东，他可是我们卫辉府生人你老可认得吗？"和尚闻听一笑："那不是外人，是老僧的徒弟。"关爷闻听叫了一声："老方丈，是你老的徒弟好，他在外面采花作案，是这么这么一段事，我既然知道可不能不管，特此前来关照你一声，要说你老人家是出家人，如果你老要不管，我可也得管，皆因这里面有一个秦凤，被屈含冤。"老和尚听到这里，吓得颜色更变，念了一声佛号，叫了一声："老剑客，你老可别怪，并非是我袒护弟子，今天蒙你老关照，我承情不过，可恨我退居多年，不问世事，无故收了这么一个徒弟，这就叫艺传于匪，老剑客前来送信，我非常感激，跟你老打听打听，秦凤含冤，是否被拿到官，孟林作案之后，落于何方，是否还在卫辉府？"关爷说道："方丈，我听说孟林现在山东，我在路途之上遇见秦凤，是这么这么一段事。"普静是致谢再四，从此关爷自回关家堡不表。

单说老和尚普静，心中越想越难过，想不到我这大年纪，竟会作了这么一件错事，又一想我教给孟林练艺之时，我看他的像貌，并不是为非作恶之相，而且非常顺从，怎么三年来的光阴，竟会变成了这样呢？莫非有人嫁祸于他，也未可知。又一想不对，关老剑客这大的身分，绝不能空谈，没看见事实，他老人家也不能给我送信，自己想到这里，心说，我必须要看个水落石出，遂收拾好了包裹，由打河南少林寺动身，先奔卫辉府，来到火神庙调查了一番，然后又找自己的至友大刀镇河南杨玉，打听明白孟林所作所为过去的事实，老和尚这才信以为真。心说，就凭着小子这个千里寻花的外号，绝非善类，从此和尚直奔山东，一路上昼夜访查孟林的下落，

这一天天不到二更，和尚正自行走，忽见前面两条黑影，头前走的这个，仔细一看，原来是孟林，后面跟着的这位，猛一看好似项长三头，细一看原是两个肉包，和尚要看个水落石出，才隐在树林之中。他二人来至树林前面，秦凤叫孟林打官司，孟林自认采花作案，为报父仇，后来两个人要当场动手，和尚这才出头，叫道："逆子孟林，还不扔了军刃，到案打官司，等待何时？"孟林右手提刀，看了看老方丈，叫道："师傅，我念其师生之情，不便说出什么不好听的话来，依我良言相劝，您别管这事，今天我跟姓秦的有死有活，如果老师多管闲事，可休怪我要无礼了。"这小子这话，乃是忿恨之言，皆因前次求和尚给他父亲报仇，和尚不管，如今自己在危急之时，他又来相迫，毫不念师生之情，故此这小子有气，才说出这个话来。老和尚闻听此言，修行眉倒竖，慈悲眼圆睁，念了声阿弥陀佛："气煞我也，好冤家！"和尚将说到这里，孟林这小子不顾伦常，往前一纵，举刀照定老和尚搂头盖顶就是一刀，和尚气的身形乱晃，见刀来至切近，伸手一搭孟林的手腕，身形一闪，右手托小子的右肘，底上跟着一腿，当啷一声，孟林单刀坠地，翻身栽倒，和尚往前一探身，按住了就捆。秦凤看的明明白白，叫了一声："高僧，未领教你老人家宝刹何处，上下怎么称呼？"和尚捆好孟林，站起来合掌当胸，叫道："秦施主，贫僧对你不过，你的行为，真可称得起正大光明，贫僧法名普静，庙宇就是河南开封府少林寺，孟林是我的弟子，皆因关九公老剑客与我送信，言说孟林在外面采花作案，违背天理，有沾侠义道，未免与我个人私德有亏，故此我来将他拿获，证明事实，交送当官，给被害之家，冤怨相报，并洗清你数载的奇耻。"秦凤是理直气壮，

打算贴近把孟林交官，叫官面派人解往卫辉，老和尚一摆手道："你不晓得公事，真要是前去报案，咱们腰里可没带着海捕公文，谁是谁非，官府可不问，必然是一同押回卫辉府圆案，这么看起来还不如雇辆车子，把他人不知鬼不觉，暗暗带回卫辉府，岂不便当。"秦凤听和尚所说之话有理，这才点头，和尚来到孟林近前，在小子肩头上一边捏了一下，秦凤问："老人家这是何意？"和尚说道："我有心跟你一同押孟林回归，因出家人跟你同行多有不便，到了地头还要出头见官，往返费许多的麻烦，我还另有公干，打发你一个人押着他走，你的能为我虽然没看见，既是马老剑客的门徒，当然不错，可有一样儿，你年纪未到，倘若中途失慎，小子脱逃再拿可就费了事啦，倒不如我把他两个膀子给他卸了，别说他跑不了，就是逃走，已成废人。"秦凤闻听不住的点头，看起来还是上年纪的作事慎重，上一岁年纪多一分阅历，一点也不错，商量好了等到天光大亮，秦凤雇来一辆车子，把小子孟林向车里一扔，接着秦凤跟和尚分手，自己押着孟林回归卫辉府。

来到了卫辉，一直够奔府衙，车停在门前，秦凤进角门到班房道了一声辛苦，班房里面众人一看，项长三头，知道是秦凤，卫辉全都哄动了，全城连出两条命案，捉拿于他，人人都知道，他项长三头，这个话已然三年了，莫非这小子受了神差鬼使，自行前来投首吗？想到这里，大家全都站起身来，齐声问道："你找谁，看你这个样儿，莫非姓秦吗？"秦凤倒是一愣："不错正是秦凤，各位怎么认得？"大家这才说道："项长头没有第二。"秦凤闻听一乐："大家先别说闲话，外面有一个差使，请各位把他搭进来，差使安置好了，我对各位诉说诉说我个人的历史，也好洗我数载不白的犯名。"众

人一听点头答应，连值日的头儿，带着伙计跟随秦凤到外面起差使，来到门外把小子孟林起下来，该多少钱的车钱秦凤给清，另外给了一块银子作为酒钱，打发车子走后，跟随差人二次来到班房，秦凤才把自己的始末根由对众人从头一说，直说到老和尚普静捉拿孟林，已然卸脱他的两膀，和尚已然回归开封，我这才把小子押到了此处。大家把话听完，一个个全都暗含着点头，看起来成了名的英雄，作事另有心肠。众人全都要瞻仰瞻仰，这位采花淫贼，来到近前一看，但见这小子形容憔悴，头一节没经过事，心里头害怕，准知道自己活不了，再说两膀带伤，中途虽然有吃有喝，那还能够舒服的了吗？头发起楼子面目肮脏，这小子素日就是贪花好色的淫贼，再搭着血色不饱满，到这个时候看着真是三分不像人，七分倒像鬼。众人看了看用手指点，叫道："孟林，你也是此处根生土长，当初你父亲教场子，也算是一条英雄，不过皆因他心地不良，才落到那样收缘结果，你就应当替父忏悔，知非改过，那才算你对，你反倒采花作案，假借别人的名义，真正可恨。"说到这里也不用给他带上下手的家伙，只是把绒绳给他解开，脖子上给他搭好了锁练儿。有人够奔里面回话，外面伺候着，霎时间里面传出话来，预备升堂，工夫不大，三班人役预备齐毕，梆点齐鸣，卫辉府的知府姓李，名叫李连元，虽然说到任不久，两袖清风，爱民如子，跟前一任的知府一比，大有天渊之别。前任那位刘大人，不过有几个金钱，捐了这么一个功名，三年任满，已然是声名狼籍，上司参奏已然撤职还乡，李连元李大人一到任，卫辉府的黎民不亚如重睹天日，人家是断事如神，号称白面包公，府治之下不敢说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偶尔出一件案，破案神速。今天听说

秦凤到案，自行投首，拿获采花的淫贼，自己也要开开眼，看看秦凤是何如人也。升了公座，人役喝喊堂威，眼看左右压住了声音，吩咐一声带秦凤，下面有人答应，工夫不大将秦凤带到案前，口称："大人在上，秦凤给老大人叩头。"大人命他抬起头来，摆手吩咐去他的锁练。这个地方是人家秦爷高的地方，要依着差人不给他带刑具，因为他是自行投首，捉拿了采花贼，还用带刑具吗？秦爷可不这么想，说："票子上出的是我的名字，虽然自行投首，就应当带好了锁练，面见老大人，如果老大人是一位青天明镜，必然知道我秦凤守法安分，倘若自居身价蔑视王章，触撞了知府大人，我这场官司可不好打。"这一句话说出来，把众人全都提醒了，各位莫不竖大拇指赞美秦凤，也用不着砸上上下手的家伙，脖项上带着一条粗链就是了。此时大人一看，脖子上带着刑具吩咐一声撤下去，秦爷这才向上一正面，李大人看了看不由得一皱眉，脖子上一边一个大包，猛看就如同项长三头，遂手拍惊堂木叫道："秦凤，胆量不小，竟敢在本地面作案，三年前采花胡为，还不把你所作之事，从头招来！"大人可知道秦凤是好人，可不能不这么问，秦凤正颜厉色说道："跟大人回，秦凤被屈含冤，三年前有这么这么一段事。"他就把因何跟老师孟方为仇，一桩桩一件件从头至尾，直说到自己暗地查访孟林高僧出头，才将孟林拿获，从中一句话也不假，不过就是孟方致死的原由，未肯说是自己一掌震坏膀胱，就提他因败负气染病而亡。座上的李大人，手拈墨髯，连连点头，秦凤说话的时候，李大人暗地观察，但见秦凤面貌忠厚，大概所说之话，句句都是实情，这一次押解孟林前来，不过为的是洗白自己的名誉。想到这里，遂用手一指，叫道："秦凤，

你站起身来，旁边站立。”这个地方就是李大人因为爱喜秦凤是英雄，按说旁听对质，也应当跪在旁边，此时叫秦凤站在旁边，这就叫另眼看待。李大人吩咐一声带淫贼孟林，下面答应一声，把孟林带上堂来，两个人掺着他，下面砸着家伙脖子上搭着一条链，小子向上磕头，自报名姓，口称大人在上，罪犯孟林给大人磕头，大人吩咐他抬起头，摆手撤刑，小子爬伏在堂前，大人遂叫道：“孟林三年前采花作案，因奸杀害人命两条，临时留下人家秦凤的名姓，据实招来，我必从轻治罪，倘若任意放刁，本府决不宽容。”小子孟林也知道活不了啦，身上担着两条命案，也可以说是冤魂缠腿，早晚难逃法网，这才叫人之将死，其言也善，鸟之将亡其鸣也哀，向上磕头，胳膊又不得劲，膀子掉也已然多少日子，势若废人，磕了个头，委委屈屈说道：“大人也用不着你老三推六问，严刑拷打，小子实话实说就是了。”他这才就把当初他自己父亲在世，虐待人家秦凤，教给人家练气，不让散气，脖子上一边起了一个大包，几乎丧命，就把所有的不好，合盘端出，一句不留。直说到动手赢不了秦凤，就应当知非改过，又说是带伤而亡，我谈到报仇，就应当找秦凤拚命，不应当采花作案，到了这时仇未报成，反倒自送残生，不错那里那里的案件是我作的，当时招认已毕，又向上磕了一个头，求大人恩典，并说：“叫秦凤跟罪犯见个面儿，我有一件事拜托于他。”大人一听，用手一指，叫声：“秦凤，你听听孟林他要跟你说什么？”秦凤听到这里，凑到小子近前，看了看孟林这才叫了一声：“师弟，把哥哥叫到近前，有什么大事你只管说，我要摇摇头我就枉称英雄，别看我师傅你的父亲，他老人家不对，人死不结仇，既往不咎。”这句话未曾说完，孟林二目落泪，

悲悲切切叫了一声："哥哥，兄弟我对不住你老，我给我爹爹报仇，就应当去找你老，不怕当场被你老打死，我也不失为英雄，有我们爷儿们相好的相厚的，也可以替我们父子出气，我不应当采花作案，留下你老的名姓，以此相害。看起来明有王法辖管，暗有鬼神循环，这两句俗话一点儿也不错，我今天死不足惜，犯法被刑理所当然，我有段事就托咐师哥你老吧。"秦凤用手一指自己的鼻子，叫了一声："兄弟，无论是什么事，你说出来哥哥万死不辞。"孟林说道："哥哥，我要不是遇见坏三儿王霸，焉有今天，各处里采花作案，都是黄道巡风，这个话不瞒师哥你老说，我要不是行高品正，我的老师普静和尚他老人家能传授我武学吗？误被奸人引诱，才有今日，师哥你老要能拿住王霸，甚至于将他结果性命，才算给兄弟冤怨相报。"秦爷点头答应，叫声："师弟，这全在我身上了，我拿不着王霸誓不还乡。"说到这里，座上的大人听着可疼，用手点指，叫了一声："孟林，既然是你师哥秦凤如此慷慨，肯其为你雪仇，本府念你至死自知其过，我跟你结一个鬼缘，出一张海捕公文，交给秦凤，无论在何处拿获，交送当地官人，必然有一分照应。"秦凤谢过了大人恩典，叫孟林当场画好供，带了全刑收押监牢，搀着孟林走后，公文备妥，交给秦凤，李大人外赏纹银十两，诸事办妥摆手退堂。

不表知府大人行文上峰，单说秦凤将海捕公文领出，十两纹银全都带好，出离了府衙，自己先到房士元的宅中，看看娘舅，不过叫家里老的少的全都放心，又到自己老师家里看看，老人家马四爷尚且未回，众人见着秦爷，没有不给他道喜的。依着老总管在家中摆酒席，给秦凤压惊，秦凤一笑说道："这不过是俗礼，也用不着费事，我还要到外面走一趟，

这才回到娘舅家中休息了两天，然后打点好了小包袱，就以捉拿王霸给孟林报仇为宗旨，从此遍游江湖，就在南七北六山东，山西，湖南，湖北，川广云贵，各处游历。按说王霸好访，好访之中又不好访，皆因他不是有名望的人，又没有外号，坏三儿那不过是家乡的土名，那里去访，虽然说孟林谈过，他跟他的哥哥王祥，在山东济南府锥子山，到了锥子山访查，已然被剿多日，秦爷那可就无法了。在江湖上一闯荡，秉着天职义务侠义道，代管路见不平，杀奸诛佞，二十多年得了一个好名誉，人送美称骷髅鸟，要说这个外号送的似乎不像美称，因为什么呢，骷髅正字，就是髑髅，按这两个字的解义，乃是死人之头，这个地方就是人以名传，并不在乎字面的美丑。就皆因秦凤脖子上一边起了一个大包，好像项生三头，那两个肉球，又仿佛死人之头颅，由这个地方又想到俗传九头鸟上，因为他的脑袋多，也乎之为鸟，怎奈他是一个活脑袋，两个死脑袋，故此人称他为骷髅鸟，这种送号不过就是江湖绿林道的英雄，一方面是形容这个秦凤的厉害，一面说他的长像，这就叫一知半解附会牵扯。又谁知三个字还是真传出去了，天下扬名人人皆知，江湖上有这么一位骷髅鸟秦凤。秦凤由那一年在河南卫辉府赏赐公文，赠川资纹银十两，捉拿王霸，头一节我要将他拿住，押回河南卫辉府府衙，也能对的起上上下下的官人，再者说也对的住我死去的师弟孟林，可就是有一样儿，天不作美，二十多年我竟会没拿住王霸，或者这小子遇祸身亡，也未可知，就是有一样儿，王霸这场事不能办理清楚，我怎么回归河南卫辉府。自己想到这里，仍然在外面任意闲游，行无定所，也不知道王霸落在何方。这一天正然往前行走，可就来至在山西

的地面，走到了太原府，秦凤觉着腹中饥饿，打算找个地方吃点儿东西，各处寻找就找不着一个讲究的饭馆，因为什么呢？这个地方在太原城北落了乡啦，找了好半天才看见一个荒村，约有百十多户人家，南北的街道，由打南边进街口往北边走，在路西有个小酒馆，一间门面门前悬着一个酒壶。秦爷一想找不着讲究点儿的饭馆，倒不如就在这里喝点酒，吃点儿什么就得了，想罢伸手推开酒馆的门，看着可倒是一间门面长下里足够三间，拐弯还套着一个暗间，挂着蓝布门帘，大概暗间不是卖坐的地方，许是酒馆人的住所，将然观看，走过来一位上了年岁的老头儿，手里拿着带手，带笑让坐："这里坐吧您哪。"秦爷把身坐稳，留神看了看一共是六张桌儿，门口有个拦门柜，在柜后坐着一个十七八岁的姑娘，穿的虽然不大讲究，也称得起小家碧玉，自具一份秀色，秦爷头一节年岁到了，再说生平不近女色之人，也不过用眼一扫而过。再看了看靠着紧西头，有一张桌，坐着的是三位，迎面那个人有五十多岁，贼眼光华，两道黄眉毛，似有如无，如同两道青岗相仿，大鹰鼻子薄片嘴，薄片子耳朵小辫顶。挨着那两个人全都在四旬来往，一个是青虚虚的圆方脸，粗眉怪眼，大鼻子头塌鼻梁四字阔口，通红嘴唇，联鬓络腮的胡须，大元宝耳朵往里兜兜着，绢帕罩头，他的对过是个高个儿，长条的身子，两太阳无肉，缩腮帮子，青虚刀条子脸儿，二目无神，三个人坐在那，把杯换盏慢慢的喝酒，可就是不住的目不转睛看人家柜上坐的那个姑娘。秦爷看着他们这个行为，就有点儿不忿气，秦爷这个火儿在这里，真要你年轻，二十多岁的小伙子，柜上坐着一个姑娘多看两眼，皆因是年轻，不明白什么叫道德，这倒有一说。你们几个人都是四五十岁，怎

么这大年纪还这样张狂呢，论理说在外面行侠作义，像你这样人，我就不应该放过，怎奈我有事在身，不愿多贪事故，自己把气压了压。再一看挨着他们一张桌坐着的两位，年纪约在四旬左右，身穿蓝绸子大褂，肋下悬剑，那一位在桌案上放着长条的包袱，打着麻花蝴蝶扣，秦爷看了看，知道他们也是江湖道义的人，这二位喝着酒，四只眼睛看着那两个小子。这些人里头就属秦凤年纪大，在外闯荡江湖，一晃也是二十多年，心里头一揣度，准知道这里头有一场事，心说这种路见不平，用不着我管了，一会这几个人就得打起来，那两个人是一团正气，那三个小子是鬼鬼祟祟，这就叫水炭不能相合。秦爷喝着酒，竟等看这个热闹，那三个小子一面吃酒，一面点手叫道："卖酒的大姑娘你过来，把好酒给我们来两壶！"姑娘红着脸答道："客人你老别忙，容我父亲腾下手来，就给你们拿了"此时老头儿也连连答应，说："这酒还不大热呢，你老候一候呢！"那刀条子脸的小子站起身来说道："老儿，你这个酒馆是怎么干的，酒烘的不是凉就是热，这个买卖要是不打算作，你就不用作啦。"老头闻听，连连带笑说道："客人别着急，屋里没有伙计，就是我们爷儿两个，买卖又小，无论那位到我这里喝酒，都有几分担待，因为小老儿年迈，手迟眼慢，客爷你老多担待吧。"那小子一听老头儿说话和气，这才说道："你忙你的，我说的是你这个姑娘，看见你忙，就应该过来帮你拿拿酒端端菜，要不干这种生意，那就不用说了，既然作这种生意，她坐在那里，连人都不答理，就仿佛像不指着似的还行吗？我说了这么半天，你还不下来吗？再要是不下来，我可过去拉下你来。"说到这里，果然就一直够奔柜台，嘻皮笑脸的就要调戏人家姑娘。姑娘一看急

忙喊道："老爹爹，您看这位客人，这是怎么啦。"谁知姑娘话未说完，这小子伸手就拉姑娘，姑娘往后一闪，只羞得面红耳赤。秦爷一看这小子要行非礼，心说这小子真要疯，有心不管，看着有气，暗说道："是福不是祸，我看着这小子这个像貌，决非善类，好几十岁的人，浑身的贱骨头，可惜他怎么活的。"秦爷将然要管，猛然间那位肋下悬剑的主儿起身说道："你这个人好不知自爱，人家父女做一份小生意，不过为的是糊口，你如不愿意照顾，你可另投别家，不但信口胡言，并且还伸手抓搔人家未出阁的姑娘，难道你家里没有少妇长女吗？"这小子闻听此言，把眼一瞪说道："我跟你素不相识，你管的着吗，再若多口，我叫你知道知道我的利害！"这位爷闻听，微然一笑，叫道："好小子，既然如此，咱们别糟踏人家屋里的东西，你敢跟我到外面比试吗？"这小子也不含糊，各不相让，都够奔外面，秦爷也站起身来相随。

来到外边一看，两个人已然当场动上手了，不过都是赤手空拳，争先抢步。正在难解难分之际，就见跟刀条子脸一同来的那两个人，从中有两撇胡儿的那个小子，站在那里耀武扬威的说道："老四，只管动手，下招照着他的致命处打，打死他有哥哥一面承担，也不是哥哥我吓唬他，打听打听这么些个年了，南七北六十三省谁人不知，那人不晓，我王霸坏三儿。"秦凤站在酒馆外面看这两个人动手，看见那个小子，耀武扬威，自报名姓叫王霸，末了还有个坏三儿，秦爷就是一愣，我可没见过王霸，听孟林谈过，王霸这小子有个乡间外号，叫坏三儿，也许是狭路相逢，活该我将他拿住押往卫辉府前去完案。这可真算是巧。那位说这个小子是引诱孟林为匪的王霸吗？这才叫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把小子挤到这

里，应该他报应临头。二十年前跟孟林在一处采花作案，由饭馆分手，孟林中途遇见秦凤、普静高僧当场被获遭擒，押往河南，不问可知当然行文上宪，批文一到按律治罪，王霸得着这个信，心里头一害怕回归小锥子山，也不断拦路劫财，那个意思打算暂时躲避躲避。没想到恶人上天不佑，官人闻风前来剿山，把小锥子山打得冰消瓦解，王祥死于官兵之手，王霸带领知己之友，是亲兄弟二人姓冯，一个叫冯太，一个叫冯平，三人流落江湖，无恶不作。今日来至在酒馆里面吃酒，三个小子看见了人家酒馆的姑娘，别看是小家碧玉，丰姿秀丽，三个小子淫心顿起，先前不过说两句便宜话，后来竟敢色胆猖狂，动手调戏。也算不走运，遇见这二位，别说他们三人惹不起，不认得人家的主儿少，肋下悬剑的那个主儿，姓陆名叫陆广元，外号人称小韩信，此人足智多谋，文武兼全，跟他同坐的那个主儿姓孔名叫孔亮，外号人称今世诸葛，这两位不但武学高，那一位都文韬武略，机谋过人。现居陕西西安府，有一座名山，叫万龙藏峰岛，山势雄壮，三面环水，一面通陆，山上招集喽罗兵有二百多名，孔陆二人胸怀大志，有意抑清复明，推倒了大清国，复兴大明的天下，故尔在外面各处游历，有意在风尘中物色英雄，收罗入岛共成大事。今天时逢恰巧，哥儿两个来到山西地面，在这座小酒馆里喝杯酒，也为的是歇歇腿，就看王霸等调戏人家姑娘，陆爷就有点不忿。后来站起身居然要向人家姑娘撕撕搂搂，陆爷气往上撞，言语不合，一同够奔外面，这小子就是冯平，自从幼年在外面采花捏朵，无恶不作，他多咱把一个小小的酒馆放在心上，别说说几名便宜话，就是强奸也算不了什么，这就是色胆如天。没想到从中陆爷看着不平，到了外面小子用

手点指："呔！我看你肋下悬剑，不问可知，当然也是一个练武的，我喝我的酒，你给你的钱，谁惹祸谁顶，也用不着你多管，依我说你快闪开，倘若不走我要结果你的性命，休怨我意狠心毒。"说到这里往前一抢步，一掌够奔陆爷的枕骨穴上打来，小子还是真下毒手。陆爷一看掌到，撤右腿身形一转，让过去他的胳膊，伸手够奔他的后脊背就是一掌，小子身体也算灵敏，转身双手一托，趋势够奔陆爷胸前打来，陆爷晃身往前进掌。真要按身分说，冯平如何是陆爷的敌手，不过小子战的滑点儿，两三个照面，他的哥哥冯太，打开包袱取出单刀一口，窜过来并力夹攻，照定陆爷头顶就是一刀。小韩信一看有气，分明是你们这叫欺侮人，英雄好汉讲究的是单打独斗，你们两个打一个还要亮军刃，陆爷随把身一转，上面躲刀回手将宝剑撤出来，陆爷这一亮剑，看热闹的人可就太多了，真是人山人海。可别看冯太冯平哥儿两个的武学全不坏，跟陆爷比可赢不了，不过就是三五个照面，冯平赤手没拿军刃，本来就有点儿胆虚，将然往前一窜，打算进招，陆爷的剑快，砰的一声就在冯平的肩头扎进去，足有半寸多深，小子转身就跑。冯太看见兄弟走了，别看手中拿着一口刀，看见陆爷剑招如闪电一般，不敢抵抗，虚晃军刃，也是撤腿就走，小韩信一看剑交左手，一阵冷笑，叫了一声："鼠辈，你等往那里逃走，要打算走也行，把你项上的人头留下！"将然说到这里，旁边的坏三儿看着不忿，暗想道，我二位盟弟，并非无能之辈，不过一失神输了招啦，我要不给他们转了面子，叫二位盟弟小看于我，王霸想到这里，打开包裹，抽刀在手，用手一指叫声："小辈，不要你这样耀武扬威，来来来！三太爷王霸我跟你拚个你死我活。"说罢坏三儿还真不含乎，手里

攒着一口刀，对准了陆爷胸前便刺，陆爷一看刀到了，往旁边撤身，用手中宝剑对准了王霸手腕上一砍，就听喀嚓呛啷啷一声，把小子右手削折，疼的王霸哇呀呀的喊叫，站立不稳，坐在了尘埃。这工夫看热闹的众人，一阵在乱，齐声喊喝："可了不的了，酒馆门前两个人打架，宝剑把手切下来了！"大家闹闹哄哄，这一喊喝早就惊动了当地的地方，把众人分开到当场，看了看受伤人躺在地下血流不止，再一看砍人的主儿没走，手擎宝剑站在那里素丝未动。地方问："那位跟受伤人一块儿来的？这是那位砍的因为什么？快说！"陆爷闻听宝剑还匣，用手一指自己鼻子："砍人的是我，皆因我路见不平，一时失手，将他的右手砍落，你是这一处该管的地方，烦劳你把我们两个人带到衙署，凭官判断。"这个地方陆爷比他们高，准知道闹出事来，得把酒馆掌柜的带着，别看我把他的手砍掉，大概也没有多大罪，皆因他调戏人家酒馆的姑娘，我因为路见不平，就算发于不忿，如果是明白官，不至于判我多大罪。这个地方，就是人家陆爷认字的的好处，不敢说通知律条，差不多的事，一略可就知道大概的结果。

地方姓高他叫高连升，听见陆爷说的这个话低头又看了看王霸，这个时候王霸也苏醒过来了，高连升蹲在那里，问姓什么叫什么，王霸报通名姓，就提在酒铺喝酒，因为意见不合，当场动手，被他将我的右手砍落，你老既然是官人请你老不必分神，我们是事有事在，我有能耐报仇雪恨，没能为我的手就算白掉。地方听着纳闷，因为斗殴砍掉了一支手他竟不跟他归官司，你说这个人他是什么心肠？陆爷听着心里头喜欢，谈到报仇，我在这里过路，他准知道我在那里住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还是不归官好，地方也不愿意带他

们，到太原府百十多里地，再说带这个案子也没有什么好处，打算给他们和平了解，从中排难解纷，话说到这里，三方面全都愿意了，这个事可就好说了。就在这么个工夫，秦凤旁边闪过来，未曾说话先看了看地方，遂问道："你姓什么，你就是当地的地方吗？"地方一听，抬头看了看秦爷吓了一跳，自从有生以来，就没有见过这个样儿的人，猛看不亚如项长三头一般，细看了看才明白，原来脖子上一边一个大疙瘩，你可别看这个样儿，地方还真不敢小看，赶紧说道："我叫高连升，不错正是当地的地方，未领教你老人家贵姓？"秦爷报通了名姓，地方听着不理会，把小子王霸可给吓坏了，心说可了不的了，我今天怎么会遇见他呢？王霸可没见过秦爷，他可听孟林说过，今天一看分毫不错，有意逃走怎奈受伤过重，想到这里，就听秦凤说道："你既然是当地的地方，方才他们这段事，你就不用管，求你将受伤之人连我一并送交太原府就是了，用宝剑砍他手的那也不是外人，乃是我托出来的好友，特此前来捉拿王霸，这场官司我打了。"不但地方听着一愣，就连这位小韩信陆广元听着这个话也是纳闷，据他所说跟我是至友，细打量打量不但不是朋友，连一次面也没见过，不过耳音里面听着秦凤两个字，似乎江湖上面有这么一个人，想了想嗳呀莫非此人外号人称骷髅鸟。真要是他我听人传言，此人自从幼年，赋性好武，听说所遇的老师，太是不近乎人情，以气功故意叫他把身体练坏，项上一边起了一个大包，后来就以此得名，这还不说，就皆因遭了这一场风波，得遇清真教的老剑客西域大侠马骏，跟老人家练艺三十来年，有一身好功夫，难道说今天这个人就是他吗？正然想着就听地方高连升问："这位秦老爷子，你老说特意的前来捉拿这个王霸，

但不知你老是何处官府所差，有凭据没有？请你老人家当面说明，到府送案好交待。”秦爷一笑叫了一声：“地方，既然伸手拿人，你也不用问我是那里官府的，反正我身上带着有拿人的凭据，现有海捕公文捉拿的就是王霸。”地方一听人家秦凤说出海捕公文，准知道一定是官人，遂说道：“既然如此他们这一干人等，还带着不带着呢？”秦凤连连摆手，遂说道：“不用！动手的人砍掉他的右手，乃是我请的，就如同我砍的一样，当然有我去就不用他去了，至于酒铺里面的掌柜的方才我已然把话听明白了，虽然王霸等调戏他的女儿，他也不乐意跟他们打官司，皆因他们父女，看守一个小买卖，也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你就把我们俩人送交太原府，我自有交代。”地方听到这里，只得点头答应，王霸已然不能走了，地方雇了一辆车拉着他，秦爷在后跟随，地方也不能不跟着一同去，看热闹的众人，大家似乎全都明了了，你谈我说，莫怪因为打架竟会把手砍下来，原来人家是办案的，谈谈讲讲一哄而散。

单说秦爷押着王霸，地方头前带路，顺着大道够奔太原府，走在路途之上，秦爷心中高兴，暗含着自己叫自己的名字秦凤啊秦凤，二十年的江湖总算是你没白走，居然有这么一天，竟会把小子王霸拿住了，今天这个巧，还算是人家那两个人办的，要不然依着我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还许当面错过，这么看起来总算我秦凤走运，真要拿不住他，我这一段心愿未了，怎能对得起死去的孟林。秦爷想到这里高兴的了不得，猛然间想起，可惜没问拿王霸的那人姓字名谁，我就应当谢谢人家才是，秦爷想到这里已然追悔不及。百十来里一天也走不到，要是秦爷自己三百二百里也不要紧，大车跟

地方，他们可走不了那么快，秦爷只得慢慢跟着他们往前走，头一天找店住下，吃喝不必细表，次日清晨秦爷开付完了店饭帐起身再走，已竟离着太原府还有不到四十里地，也就在已牌时分，已然来到了太原府的府衙，秦爷外面看着差使，地方够奔里面班房报告，值日班头把话听明白了，带着伙计到外面观看。高连升从中指引，这位秦爷他老人家带着办案的公事，班头抬头看了看秦爷，不由得就是一愣，心说这个人的长像好不怕人，看罢这才过来问："你老是那贵府的，所办的是什么案件？"秦爷遂说道："众位头儿多辛苦，此地也不是谈话的所在，几位受累把差事起下来，回头咱们里面谈。"值日班头一听，赶紧吩咐伙计将王霸由车上起下来，秦爷开付车钱，众人全都来到班房里面，伙计早就给王霸把家伙带好，秦爷这才叙说自己的来历，不过就粗粗一谈，便直言请来好友在酒铺之中将王霸拿获，现有海捕公文，烦劳各位头儿跟知府大人回禀一声，秦凤好当堂交差。秦凤把话说完，班头点了点头，这才知秦凤并不是班头，乃是一位老英雄，义务办案的，遂说道："老英雄你老在这里候一候。"说着话转身出去，往里面回话，工夫不大，传出话来，预备升堂，又等了一会儿，大人已然升了公位，吩咐一声先带秦凤，班头把秦爷带到堂口，知府老大人姓张单字名文，倒是一位清廉的忠良，秦爷来到堂上，向上磕头，张大人一看也吃了一惊，暗说人长瘤子，怎么会长这么匀呢，老大人已然听班头说明，人家秦凤是义务，并非是差役，遂说道："秦凤起过一旁，既有海捕公文，呈上来本府查看。"秦凤行礼已毕，站起身来，由腰间把公文取出来，有人接过去呈到公案桌上，张知府打开一看，年头可不少了。原来这张公文还是二十年前的公事

呢，上面的字句很多，张知府细看了半天，把里面的根本原由全都看明，这才明白秦凤脖子上这两个大包的原因，不由得点头佩服，暗想道人生在世，不论什么事，有志者事竟成，秦风练武受尽了折磨，就皆因志向坚决，居然得到武术成功。知府看罢又把王霸带上来，问了问确实是坏三儿王霸，再问他当年引诱孟林之事，小子这个时候知道是身入法网，难以得活，一句不剩，全都实话实说。张知府问完了，叫小子画了供，然后一摆手暂时收押监牢。又向秦凤说道："你既然是义务拿贼，也算是为国出力，你是打算自己将他押回卫辉府，还是交到我这里，你另有别事呢？"秦爷恭恭敬敬的说道："大人如果派民子押送，秦凤万死不辞，如果说从此就算消差，秦凤就要跟大人告辞。"张大人一听，秦凤这个话是无可无不可，又一想他是卫辉府的住家，何不派他护送一场，免得途中出错，知府想到这里，带笑说道："秦壮士，本府我想，你在外面为拿此贼，飘流二十年，今一旦将贼人拿获，当然也得回家看看去，按说义务办案，差事交到当地，官府就算消差，这一次算本府特烦老壮士连回故土，在路途上帮助差人再护送一程，到了卫辉府衙，自有本府差人前去交差，老壮士回家看望，并不麻烦，不知道秦老英雄意下如何？"秦爷无法只得应允，张知府赏纹银二十两，次日即可随同差役一同起身，秦爷收了银子，知府又叫科房的先生把公事办好，然后退堂不表。单说秦爷随众人来到班房里面，众班头都知道这是一位成了名的老英雄，那一个不加几分敬重，在班房里面谈了几句闲话，天时尚早，秦爷要到外面走走，值日的头目嘱咐老人家到时候回在衙中用饭，秦爷点了点头。走出了班房，一直出了衙门口，打算到街上遛达遛达，在街前后绕

了一个弯儿，也没有什么可看的，仍然回归班房养养精神，明天好起身赶路。将然来到班房，往里观看，但只见在屋内迎面坐着一人，肋下悬剑，细一看非是别人，正是王霸闹事砍掉了小子右手的那个人，秦爷欢喜的了不得，未容自己说话，就见那个人站起身来抱拳拱手叫了一声："秦老师傅，听说这场事你老人家很辛苦。"秦凤微然一笑，叫了一声："兄弟，也没有什么辛苦之处，不过是知府老大人明镜高悬，凡事一鉴便明，如若不然虽然我有海捕公文也得费多少手续，我打算把差使交到太原府，烦劳他们贵差解送就完了，怎奈知府大人再三相托，叫我一路同行，老大人知道我故土是河南卫辉府，就势叫我回家看望看望。您这是由那里来？"秦爷虽然这么说着话，心里头实在不知道人家贵姓，可也不能问，因为什么呢？在酒铺闹事时我曾说得明明白白，我们是朋友，地方高连升已将话回明了各位班头，此时他来到并不出人意料之外，当然是不放心，前来打听打听，我要是当面问人家贵姓，这个话未免差点儿，只得说道："兄弟你这是由那里来？"人家小韩信陆爷这个话回答的也好，叫道："哥哥，在酒铺闹事的主儿是我，虽然你老有海捕公文，倘若交代不下去，岂不叫哥哥你老受累呢，头一节打听打听再者可就是预备顶事。"秦爷点了点头叫声："兄弟，你万安吧，诸事全都平复了。"陆爷闻听秦爷说完这些话，遂说道："老哥哥，你老押办贼人够奔卫辉府，虽然说从中有官人跟随，究竟是路途遥远，倘若中途有失，岂不可惜，我们两个人闲着没事，倒不如跟随老哥哥一同前去，多我们两个人有了事也可以助你一臂之力。"秦爷听着欢喜，倒不是为叫他帮忙，所欢喜的是走在中途，好打听打听他是谁，看他这个样儿堂堂仪表，不问

可知也是一条英雄，在外面闯荡江湖，多认得一条英雄，就多一条道路，故此连连答应，有心把陆孔二位也一同留至在班房。陆爷心里明白，倘若住在这里言多语失，叫人看出来倒觉着无味，遂说道哥哥你老放心，明天你老起身的时候，我们必到，说到这里陆爷站起身来告辞，秦爷还送他出了角门子，看了看四外无人，只有他那个朋友在门外等着呢，可就是今世诸葛孔亮，秦爷遂说道："兄弟这场事多亏你，我枉走了二十多年，并未拿住这恶人，这一次若非是兄弟你出头，怎么会拿住了恶人坏三儿，你我弟兄一见如故，我打听打听兄弟你尊姓大名。"陆爷听到这里看了看四外，低声说道："哥哥，别看兄弟年轻，也不是我自己高抬身分，平平常常的绿林英雄，我就算眼空，没把他们放在心上，可是南北成了名的英雄，我可不敢错待，自从在酒铺吃酒，我看见你老项长三头，像貌出奇，我可听人传言，外面久走江湖有一位秦凤，早就有意近乎近乎，怎奈缘浅，无处相逢，今日时逢凑巧在此相遇，也算是老天假便，要问兄弟姓陆名叫广元，有个外号小韩信的便是。"秦爷听到这里，双手撕花白髯，眼往上看，定了定神，遂说道："我打量何人，原来是陆贤弟，我跟你打听个人知道吗？此人是一位出家的道者，姓贺双名清虚，别号人称循环道长。"陆爷一听，一阵微笑，随说道："老哥哥你老要问贺仙长，那不是外人，正是小弟的业师。"秦爷点头说道："毋怪兄弟的功夫这么高呢。"彼此互相恭维几句，秦爷说："兄弟，你那位朋友他贵姓？"陆爷点手把那人叫过来暗含着给引见了，秦爷一听人家外号叫今世诸葛孔亮，准知是足智多谋，机警过人，要不然怎能得此美称，略微又谈了几句闲话，陆爷这才带着孔爷走，秦爷仍回班房，到时候吃

饭，一夜晚景无书。次日黎明，外面车辆雇好了，另外有四名押护兵跟随，公文交给押护兵，也用不着叫秦爷带着，差使全都收拾已毕，此时王霸脚下砸好镣子，大铁链拴着左手，挂在脖项上，两名押护兵先上到车子上面垫底，把小子王霸搭到身上，车底打了一个透眼，大铁链穿过去，往车轴上面一拴，秦爷跨着车辕，两个押护兵在后面跟随。车把势将然摇鞭要走，对面来了两个人，陆广元，孔亮，依着秦爷还要来辆车，陆爷摆手："坐车不便，还不如遛遛达达走着好。"秦爷一听点头，自己也不能跨车辕了，哥儿几个全都步行相随，叫四名押护兵全都上车，旁边地方高连升看着这一起案子，由始至终全都完事，他这才到班房回了一声，自己回家不必细表。

单说秦爷等，由太原府动身，路途之上，除了吃喝住店，过界验看公文之外，没有什么可说的，一直来到河南卫辉府，到了角门子大车停住，秦凤嘱咐陆孔二人看守差使，自己带着四名押护兵，够奔里面。到了班房一看，哎呀二十多年的工夫，所有里面一切的三班人役，几经更换，认得的主儿还真少，可别看他老人家不认得众人，大家全都认得秦爷，时常不断的说，秦凤是本地人氏，项长三头，他是这么这么一段事，领公文作义务公差，到外面办案，一晃年头不少，并未见回来，也许因为办案身亡，亦未可知，每日不说也得说几回。从中的老人就还有一位，姓赵外号人称快手赵老，岁数可不小了，秦爷领公文走的那个年头，他就四十多岁了，又过了二十多年，差不多年近七十，秦爷就认得他，赵老一看秦凤到了，赶紧站起身来，喝声向秦爷道："一晃二十多年未曾见面须发全都白了，今天来到莫非将恶人拿获，有什么喜

音不成吗？”秦爷并不慌忙。就把从头至尾跟赵老一说，话说完了，将四名押护兵叫过来，把公文递过去。卫辉府的知府已然换了好几任了，秦爷也用不着前去见官，公事上批的明白，义务公差，回来就算消差，秦爷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乐得少麻烦，这个说道：“赵班头无论有什么事我全都不管了，你老就多多受累吧。”赵头一听忙说道：“秦爷你老就放心吧，内中有什么不符的地方，我再到府请你老去。”秦爷一笑走出了班房，赵头到里面回话，不过就是大人升堂，问明王霸的供，打发押护兵回归太原府，这也用不着当堂对质，孟林已然早死多时，既然贼人招认口供全符，也就是暂押牢狱，行文上宪，以待判决不必多表。单说的是秦爷，带着陆广元今世诸葛孔亮够奔自己的舅舅家中，到了宅中一看才知道，舅父舅母早已死去多年，别看秦爷这么大的英雄，也觉着凄凉伤感，好在眼前令人心里喜欢的就是自己两个表弟，全都完婚已然子女成行，并且日子过得兴兴盛盛。秦爷在家中略住了两三天，不过到母亲的墓前，舅舅的坟上，焚化些个纸钱，哭奠祭扫，然后在家中无事，这才跟陆爷坐在一处细细的谈心，遂问陆孔二人，他们住在那里可有相当的公干吗，陆爷闻听说道：“老哥哥，我们哥儿两个千里迢迢由太原府，跟你老来到这里，就为的等你老诸事办理完毕，有事相求，大概我们说出来你老也不至于不应。”秦爷闻听叫了一声：“二位贤弟，有话只管说。”陆爷叫了一声：“哥哥，我的业师既然你老晓得，我也就不必跟你老说底细了，我现住至在万龙藏峰岛，座落在陕西西安府，三面是水一面是山，天生险要，我们弟兄现在住守在那里，这一次出来就是遍游江湖，访求贤才，有意竖义旗为祖国讨伐叛寇，推倒大清重复大明天下，单

等筹划入序，贤才聚齐一举而成大事。”秦爷闻听暗暗就是一愣，原来如此，莫怪他等不辞辛苦，随我前来，赶情是别有所图，我真要不应，不但当时将他二人得罪，再者说他等既有此志，就是少我一个人也未必不能成势，真要容他等锐气养足，叛迹暴露，到那个时候别说我秦凤，就是再比我身分高的主儿，也不准铲除的了，我何不暂时应允，单看他等如何进行，久而生计从中破坏他等这一场叛反的大祸，就势暂为栖身之所，岂不为妙。秦爷这个意思，就是打算前去监视，成势与不成势，自然另有作用，想到这里，跟陆广元孔亮两个人说道：“二位贤弟话既然说到这里，你可别看哥哥我这个五官像貌，我对于文学上算是略通一二，除清四寇，我也不是不知，时时刻刻思复汉族怎奈孤掌难鸣，今天既然有二位贤弟相佐，这才算趁我的心怀。”三个人高高兴兴，在房宅住了两三天，遂收拾应用物件，由房宅出来秦凤先够奔牛家院，打听打听老师，家人们说老爷子倒是回来了，在家中呆了日子不多又走了，听他老人家说这一次出去，行无定所。秦爷听罢一皱眉，暗说这么大年纪，说不说已然百十余岁，还要到外面飘落江湖，倘若有点意外，岂不可惜，想到这里也算无法，只可跟小韩信陆广元，今世诸葛孔亮，三个人由河南地面动身，一直够奔陕西。

来到了西安府，够奔万龙藏峰岛，来到白沙江，还得雇一只船，船往前行来到岛的切近。秦爷一看不由得吓了一跳，山势险峻，高耸耸的山头，直接霄汉，前三面是水，后面是山。陆爷回头看了看秦爷，叫了一声：“大哥，你老瞧见了没有，这就是万龙藏峰岛，地方虽然不大，却险峻异常，有德者居之恰是养龙之所，大哥你看这么一座山就是一个山口，并

且七十二道螺丝湾，打算进山少转一个湾儿，也遛不过去。两旁一边一座山，虽然没有万龙藏峰岛大，而秀丽无比，左边那座山，座落金龙川中名曰金龙山，右边的座落在银龙川里面，故此名叫银龙山，不过这两个占山之人，跟咱们还不是一致，左边金龙山，为道之人，姓杜名叫杜志远，外号人称镇海鳌，银龙山的首领，姓宝名叫宝成，外号人称飞云叟，那一边也有喽罗兵四五十名，可别瞧占山，全不打劫过往客商，以山产为生活，真要是三岛联络一致，还别说是大清兵，就是天兵到此，他也办不了事。”说到这里，船已然来到岛口螺丝湾，就听里面锣声响亮，由里面出来一只小船，船头上站着四五个人，看了看对面小船非是别人，正是主人回来了，赶紧吩咐一声小船下锚，船头上面行礼，口称：“山主你老才回来，恕过我等接待你老来迟。”陆爷一摆手，就见那人手捏下嘴唇一声呼哨，随着就由岛中走出来一只大船，出了螺丝湾口，下锚泊定，陆爷坐的小船向前靠好，付完了船资，哥儿三个过船，雇来的船只自去，陆爷等老哥儿三个，坐着大船，进了螺丝湾。秦爷适方才听陆广元说的明白，进岛必须经七十二道螺丝湾，自己留神倒要看看怎么个螺丝湾，赶到船只一走，秦爷这才明白，原来由此就算进山，不过是还未能到达旱地，两旁边形同峡谷，不过水道很宽，这座山坐西山口向东，船进螺丝湾是往西走，在水路约摸不出路程的远近来，大约十里八里也不定，船只必要拐湾儿，有时向南，有时候向北，有时向西北，有时向西南，大约走了两个时辰，船只才来到里面的万龙藏峰岛的山口，远远看见朱红色的寨把栅栏门。秦爷看罢点了点头，看起来大清国总是洪福齐天，要不是我在中途遇见小韩信陆广元，把我带到万龙藏峰岛，倘

若他等在此把声势养成，岂不是大清国心腹之患。我这一入岛，虽然我一个人不能彻底铲除他等，在里面可以等候时机，真要有官兵到此杀个里应外合，岂不是助了官兵一臂之力，到那时剿平万龙藏峰岛，拿住他等以正国法，不枉我的老师老剑客爷传艺一场，也显着我骷髅岛鸟秦凤是条英雄。想到这里，船已靠好，随着众人弃舟登山，进了寨把栅栏门往里走，够奔聚议厅，看了看虽然屋子不甚讲究，长下里也够四五间，陈设等等也还不错。陆爷进了里面彼此入座。里面还有陆广元得意的两位弟兄，一位是九头鸟岳金良，另一位是小陈平宋矜廉，他们四个人在万龙藏峰岛发起，共推陆爷为首，要谈到文武两科技艺那一位也不软，修造里面的房舍，垦种里面的山田，手下喽罗兵三百来名。别看这么些个人，倒没有甚么风声，规规矩矩，并不打劫，过往客商，喽罗兵一年都不准出一回螺丝湾，故此外面的风声很小，后来人越聚越多，喽罗不下五百多名，倘若官人知晓这还了得，这是小韩信陆广元的一分深谋远略，因此他们弟兄四人，从长计议这才想出一个法子来，倒不如遣人前去剑山蓬莱岛结交英王富昌保臣，从此如没有风吹草动更好，倘若有点什么事，蓬莱也是一部分实力。主意已定，派人前去联络蓬莱，英王也很欢喜，倒不是喜欢陆广元等为人，为个人计，倘若蓬莱有失，以万龙藏峰岛还可以作一步后援。自从彼此联络之后，万龙藏峰岛声势一天大似一天。

这个话可不是一年，这一天，听说是裕王保奏十四皇子允提坐镇西安府，御封西安侯，管理陕西一带，西安侯此来，他有他的心思，他看见他的父王当今万岁，共有皇子十四位，早早晚晚他老人家若龙归沧海驾崩天台，据我看面南背北接

续江山，身登大宝，决以轮不到我这里，我要打算接继江山，必须外出另作别图，庶不落他人之后。他这才花银钱运动裕王，遂保奏允提为西安侯坐镇西方，他的心思打算联络英王，倘若日后英王大事成就，他准知道万富昌无子，就是推倒了大清，将来万里江山，于己有份，他既然联络了英王，当然就知道龙藏峰岛跟蓬莱是统通一气，他亲自到万龙藏峰岛观查，一看山势险峻，真有养龙气象，再加上小韩信陆广元手腕灵活，善于交际，准知道西安侯在此，为至尊至贵，从事附和，允提拿出银钱来，在万龙藏峰岛里起造银安殿，修盖军师大帅府旗牌营，王官住所，按设各种消息，修造各处的房屋，这一来声势浩大，较比蓬莱岛还讲究。好在西安侯在陕西为一省之尊，万龙藏峰，无论有何势派何人敢问，后来陆广元介绍，请了一位本地面的英雄，复姓轩辕，单字名志，外号擎天手，此人勇力过人，武学高强，并且还是深谋远虑，由人家入了岛在里面操练喽卒，练习水旱战术，建设船只，打造飞龙稍，飞虎舟，飞豹船，大小麻洋战船，有人家轩辕志一个人调动，把万龙藏峰整治得铁桶一般，统率水旱两面没有一处筹画不到的，后来挑选王官四十名，旗牌六十名，所有各人全都洽当均颇能胜任。西安侯不断的来万藏龙峰岛观看，看着这般气势，心里头也是欢欢喜喜，这一天正赶上西安侯来到万龙藏峰岛跟大帅轩辕志，及四位军师，坐在了银安殿大开会议。四位军师可就是小韩信陆广元，今世诸葛孔亮，小陈平宋矜廉，九头鸟岳金良，这是西安侯亲口加封的，这四位为四大军师，轩辕志为水陆军大帅，秦凤为巡山总寨主。也是西安侯一阵高兴，叫了一声："诸列位，今天本爵观看，虽然比不了我父王北京城的金銮殿，坐至在高山上面，也

可称得起小朝廷，倘若大事成就，方趁我的大愿，据我看两旁边的文武，文能安邦武能定国，将来收复我父王的江山，不难随愿。”说到这里，在旁边闪过来大帅擎天手，说了一声：“跟侯爷回，我可不是长人家的威风，灭自己的志气，真要有人攻山，可着我们全岛的文武，别看战船无数，也未必保的住准赢，要打算大事成就，有两位真要请到岛内，那才算是高枕无忧。”西安侯听到这里，遂问道：“但不知那两位有此身分？”擎天手答言：“你老要问，离此不远，可不属西安府管，在延安府落乡有座庙，庙叫观音堂，里面有二位高人，乃是出家的道长，一位是赵明真，一位是张明志，要论这二位的身分，比剑客还高着数倍，每人手中军刃各有三环套月一只，打遍了天下无敌，真要是这二位到了岛内，不举事可以高枕无忧，举义的时候足能襄成大事。”西安侯听到这里，心里头欢喜的了不得，就请轩辕志作为自己的代表，前去观音堂聘请张明志赵明真二位仙长。大帅闻听，点头答应，公事办完了大家退厅，西安侯也常住在万龙藏峰岛，也常住在西安府侯府里面。

不表他们众人，单说的是大帅轩辕志，换好了衣服备好了礼物，带了两名从人，由万龙藏峰岛动身，够奔延安府观音堂。当天还到不了，在外面还得住一夜，次一日才来到观音堂。这座庙本来不大，一层大殿，两边箭道，各有跨院，一边是鹤轩，一边是堆秸零碎物件的，山门两边各有一个小角门，轩辕志来到东面的角门前，轻轻的拍了两声，里面有人开门，出来了一个小道童，低言悄语问道：“你老找谁？”轩辕志说道：“烦劳通禀里面二位仙长。”小道童答应一声，问道：“你老贵姓？”轩辕大帅报通名姓，道童点头关角门往里

走，工夫不大，二次开门，道童说道："轩辕施主，你老随我进来吧，我二位师傅办着公呢。"擎天手点了点头，带着二位从人来到里面，道童把角门关好了，将擎天手陪到了配殿，到了里面先让他们落坐，小道童又到里面把话说明白了，这才把轩辕大帅陪到了里面，来到鹤轩留神观看，但只见迎面有张床，床上两棕团，上面坐着两位年迈苍苍的老道。上垂首这一位身上穿着淡黄色的道服，腰系绒绳盘膝打坐，往脸上观看面皮苍老，可是红润润，两道残眉搭撒着眼皮，颔下联鬓络腮的胡须，头上戴着一顶梁道巾，黄布飘带，勒在脑后，下垂首这一位略微矮点儿，穿着打扮全都是一样，不过这位是黄黑色的脸面，一部银髯盖满了前胸，根根透肉，一丝不乱，亚赛银针相彷。擎天手看罢向上行礼，口称："二位仙长在上，弟子轩辕志给你老人家行礼。"老道微然一欠身，打了个稽首，念了一声无量佛，摆手说了一声："免礼，来！看坐。"擎天手行神谢坐，老道这才问道："轩辕志你到此作甚？"轩辕志说道："西安侯有意辅助英王推倒了大清，以遂胸中大志，聘我入山加封我为水陆军大帅，有意聘请出色的英雄辅佐，共成大事，是我在侯爷面前，保举二位仙长，文武全才，侯爷公务在身，不能亲自前来，打发弟子替他老人家前来聘请。"老道听到这里，抖银髯念了一声无量佛，叫道："轩辕志，这你可不当，你入山辅佐西安侯，不过为的是红尘利禄，将来事成以博封王之位，对与不对可用不着贫道批评，皆因你是俗家，当然要争名夺利，你何必又在他老人家台前说出了我等弟兄二人，再者说我等看破红尘，已然不与世俗来往。真正是岂有此理。"擎天手一听不由得一愣，连连向上行礼，口称："仙长，我在侯爷的面前说了个恳恳切切，今天你老人家

不肯前往，未免显着我跟侯爷说话没有信用，与我的人格大有关系，再说二位仙长进得岛内，做事不做事那倒两可。”二位仙长闻听一摆手，叫了声：“轩辕志！这个话可是这么说，我们这个出家人，跟你们不出家的一比大不相同，你们奔的是名利二字，到了我们出家人就不然了，视名利如粪土，隐避山谷之中，不问世事，才和出家人的身分。今天你既然到了，必然是你在西安侯面前竭力保举，夸赞我们弟兄有多大的能为，我二人如不出头，你回去也不好回复，真要是找有能为的，你由我这里走，仍然回归西安府顺着白沙江，一直奔回西南，走到银沙盆那里有地名叫万林庄，万林庄相隔万龙藏峰岛不过百十来里地，那里有二位庄主，那一个都是技术绝伦。内中有一位最有身分的就是万林庄正当中，陶家庄庄主姓陶单名元字洞天，外号人称盖天第一手，虽然说不及我们弟兄，也差不了多少，何况还有比我们高的地方，就是兵书战策，攻杀战守，远韬近略，决胜千里，实为帅才，真要把他请出来维持岛务，辅助西安侯，成事就在目前。万林庄四周围，树木森杂，里面圈着这么三个庄子，正当中是这陶家庄，上垂首可就是何家庄，庄主何望何金标，宝剑一口也称得起继横天下，下垂首是苗家庄，庄主姓苗叫苗望号叫德霖，外号人称黄面赛叔宝，你要能够把三庄的庄主请入岛内，成其大事何难。如果何苗二位不去，陶元一人入岛，也足能够维持一切，辅助西安侯。”轩辕闻听，遂说道：“不错，万林庄有一位盖天第一手，若非听仙长提起，我还真忘记了。”遂又竭力约请仙长入岛，两个老道决意不往，轩辕志无法，只好跟仙长告辞，有心从此动身，够奔银沙盆万林庄。又一想不对，没有个交代那算怎么回事呢？只可回归万龙藏峰岛，进

岛见着西安侯，就把见着二位仙长的言语，跟西安侯一说。侯爷听着叫了一声："大帅，既然仙长谈到万林庄有位高人，仍烦大帅替本爵前往聘请。"轩辕志点头答应，当日休息，次一日备办各色礼物，带着从人前往，由岛内动身，坐船出七十二道螺丝湾，顺着白沙江够奔银沙盆万林庄，约请陶元陶洞天，要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九十四回

秦凤系舟巧遇高人　无双巧语攀附霞娘

话说擎天手到了万林庄切近，船只靠岸，擎天手下了船，留神一看，密森森的树林，时逢夏令碧色阴阴，遂由护庄河的大桥走过来，顺着幽僻的小路往里走，不多时，进了深林围绕的万林庄，再往前走来到了陶家庄。到了庄上跟人打听陶元的住宅，到了他的门首叫人回进去，陶元还真不含糊，亲自迎出，把轩辕志迎到里面厅房落坐，家人献茶，遂问道："轩辕兄，听说你辅佐西安侯有意共成大事，但不知到寒舍有何见教？"擎天手也不隐瞒，就把够奔延安府观音堂，聘二位仙长，仙长不肯出头，提到老人家你老这里，叫我前来聘请你老人家入岛。"盖天第一手听到这里，心中思想，有意要不出头，可惜我这一身能为，埋没在蒿草里面，真有心辅助大清国，未免心所不甘，皆因满清入关，我既是汉族，不能扫除异种，为祖争光，已然就是惭愧的不得了，如果再贪图禄位，以身保清国，那岂是须眉大丈夫所为。今天轩辕志请我入山，这可正是个机会，倘若借此成事，也未可知，只要我到了岛内，慢慢再物色英雄，推倒了大清国以遂我心中的大愿。想到这里，遂说道："既然轩辕兄前来，我可不能够不随你老前往，你老要乐意住在这里，明天咱们一同起身，不然请轩辕兄前走一步明日我必到"。轩辕志遂道："还是住在这里，你我明天同行倒显着便当。"说到这里，果然次一日轩辕志陪着陶元，由银沙盆动身，到了江岸，驾坐擎天手原来的

那只船，顺着大江乘风破浪，够奔万龙藏峰岛，进了岛口，绕走七十二道螺丝湾，来到船坞，船只靠好弃舟登山。此时早有巡山的喽兵看见，报告里面银安殿，西安侯听见这个信，亲自走出来迎接，抱拳拱手乐嘻嘻，擎天手一看用手指着陶元说道："这就是西安侯，第十四皇太子允提贝勒。"陶元闻听赶紧向前抢步躬身行礼，西安侯赶紧用手相掺，此地也不是谈话的所在，让到了里面，西安侯吩咐一声，把所有的全岛文武全都招集到银安殿，头一样给他们大家指引指引，再者说银安殿前要开个会议。众人到齐，看了看陶元，六尺多高细条的身子，身上穿蓝绸子大褂，腰系绒绳肋下悬剑，花白剪子股的小辫儿，两道白眉环眼如灯，准头端正，四字阔口，颔下三绺花白髯，看那个样儿态度不凡。西安侯那个意思，把众人请到银安殿，引见已毕，大家计划计划，加封盖天第一手的官职，大家来到殿上礼罢，各自落坐。西安侯暗想，我对于陶元这个差使，还是不好封，你说要不封人家职爵，还不如不请人家入岛，思想了好半天，怎奈大帅是轩辕志，四位军师，业已封齐，你说多可封他何职呢？想罢遂叫了一声："列位，本爵成立大事，全仗诸位辅佐，今天陶元大庄主入岛，当着各位我把话说明，本爵亲自加封，陶元为万龙藏峰水陆两军的副帅，办理本山一切的公务，从此以后陶元行使职权，不论令传不论面谕，在他的职分以下的，全都要一律遵守，如有人胆大不遵，定以山规从事。"陶元听到这里，赶紧跪倒行礼，向上磕头谢过爷家，然后站起身形，大家给副帅道喜。西安侯眼看着陶元，叫一声："副帅，听人传言你的美称叫盖天第一手，必然是南七北六十三省，论到文武两科的技艺，那一个也比不了副帅。"盖天第一手听到这里，双手抱拳微然一

笑，叫了一声："爷，你老人家这是夸奖了，这个话可不是陶元眼空，小看各位英雄，说到武术那就不用说了，外面比我武学高的主儿有的是，论到攻杀战守，兴兵的机谋，大概比我高的主儿没有四位。"众人听着全都一怔，他既然敢指出数来，可见得这个眼光不错，西安侯看了看盖天第一手，微然一笑，叫道："陶副帅，但不知你所说的这三位都是谁？"盖天第一手叫了一声："爷，前头这两位不用说，当然就是延安府观音堂的二位仙长，张明志，赵明真，这二位乃是世外的高人，不但是文学比我高，所有一切学识皆高，把这二位除开，可就是山东蓬莱县有一位我的业师，他老人家姓燕，单字名鹤，外号人称青芦居士，除了这三位，找胜于我的大概不容易。"众人听着也不过是半信半疑，就凭他自己说别人也没看见，这也不过就是一谈，后来盖天第一手画策，带着大帅轩辕志，四大军师，陪着西安侯，亲自够奔观音堂，邀请二位仙长入岛，他帮忙不帮忙那倒不要紧，只要把二位仙长收罗入岛，除去了盖天第一手两块大患。

商量明白，一直够奔延安府，隔一夜来到了观音堂，叫人回进去，二位仙长亲自迎接，见着西安侯打了个稽首，让到里面鹤轩里面，大家入坐，小道童献上茶来，仙长开言问道："是那一阵香风把你老人家吹到了敝观？"西安侯概不客气，说道："本爵我有我的肺腑，不对知已者不谈，当今康熙万岁我的父王，他老人家生我们弟兄十四人，我排行在末，将来我父王龙归沧海之时，谈到传国受位，身登大宝，我当然无份，故尔我暗结我的皇伯英王富昌富保臣，一旦有时机可乘，我们爷儿两个竭力合作，能够得掌江山大业，方趁我心中大愿。天下英雄入岛辅助我的虽然不少，论到绝艺可少，众

人全都称赞二位仙长，今天本爵前来，就为迎接二位仙长入岛，以匡大业。”两个老道本是世外的高人，全都百岁有余，听了西安侯这话，摇头摆手叫了一声：“侯爷，这个话可不能这么说，你老有兴王之志，那乃是龙种皇裔，势在必争，谈到我们弟兄，既然看破红尘，披发入山，身入三清教玄门，隐避山谷之间，世俗尚且绝断，何况名利，更非出家人所应谈。爷你老既然这样厚爱，贫道等领情。”众人见老道当面拒绝，彼此面面相观，别人还不说，惟独旁边站着的大帅轩辕志，不觉大失所望，众人默默无言，就连西安侯，也是无话可答。盖天第一手一看赶紧叫了一声：“二位仙长，前一次大帅轩辕志到你老的宝观，约请二位仙长入岛，你老彼时不入岛，可也就罢了，为什么单单将盖天第一手举出来呢？”两个老道听到这里，微翻二目叫了一声：“陶元，冲你今天说的这句话，就枉称盖天第一手，我等不入岛，原是挽发为道之人，不能贪恋红尘的名利，盖天第一手难道说你是僧是道吗？真你要是出家人，我们不愿出山，单单把你举荐出来，那可算我们不对。你乃名利中人，我以名利相荐，你不但不谢，反倒嗔怪，这真是岂有此理。”盖天第一手闻听，满面带笑，叫道：“仙长，你老说的倒是不错，可惜你老没听明白我的言语，我并非是嗔怪你老人家举我出头，我是要问问你老把我荐到万龙藏峰岛，前去辅助侯爷，还是欲我等成事，还是欲我等败事呢？不用说你老当然希望侯爷成其大事，盖天第一手别无所惧，心中就怕三个人，要紧的就是你们二位。如果到了我辅助侯爷，时机成熟，兴兵起义之时，焉见得二位仙长不是陶元之敌，到那时节盖天第一手非二位仙长敌手，可称得起举则必败。”老道一听，原来盖天第一手惧怕跟他作对，这才叫

杞人忧天呢，想罢念了一声无量佛："陶元，你这个话越说越不明白，辅佐西安侯，你是我保荐的，我既不能帮助于你，我要跟你作对，岂不是反倒帮助他人了吗？既说出家人不问世俗，任凭你等争强斗胜，与出家人并不相干，盖天第一手你放心就是了。"陶元听罢连连叫道："仙长，你老人家这个话要是当真，陶元我有个条件，只要仙长肯其垂允，那就算是仙长果无左护右袒之心，如若不然必有意帮助大清国。"老道一听紧皱双眉，遂说道："陶元如果你要不凭信的话，只要不叫我等入是非场，争名夺利，什么条件也能允可。"陶元遂带笑说道："既然如此我说出来请二位仙长别驳，就是请你老入岛居住，不怕你老不发一言，不设一谋，陶元准知道二位仙长不能为旁人所使，那我才敢辅助西安侯，如果说二位仙长不能入岛居住，陶元宁请死在二位仙长的面前，也决不敢在万龙藏峰岛帮助侯爷。"两个老道一听手拈银髯，心中明白陶元的用意，恐怕一旦之间，我们弟兄被人约出山去，跟他为敌、他焉能抵抗得了，故此先约我二人入岛，以防后患，你说当着西安侯，真要不答应他，就彷佛我们弟兄居心叵测，罢了不枉陶元人称第一手，果然有点儿机谋，想到这里，两个老道彼此点头会意，张明志遂念了一声无量佛："陶元你话这不是说到这里了吗？当着侯爷我可要把话说明，既然你不放心，非请我们弟兄入岛不可，入岛也成，必须给我们弟兄找幽僻的地方安置住所，岛内无论有多大的事，不但我们不管，你可也别去相求，准能这样，我们弟兄就入岛居住，否则作为罢论。"陶元的心思就为的是叫他进入岛内，就算是大功告成。说到这里，大家计议，何时往岛内迁移，老道说的也好，岛内住所给我们安置好了，我们何时都能前去，说到这里，西

安侯站起身来，带领众人暂时跟老道告辞，单等把岛内安置停当，再来相请，把话说完，西安侯往外走，二位老道直送到山门外。众人回到岛内，由陶元亲自选择地点，就在银安殿后离后山切近，修造了一座三阳观，里面陈设齐备，陶元轩辕志二人即相偕够奔观音堂，迎请两个老道，请到了万龙藏峰岛里面，就在三阳观一住。从此天开始整理山中各处，收罗天下的英雄，万龙藏峰岛声势渐大，与蓬莱互相遥应。

这个话可并非是一年，这一天远探来报，蓬莱岛前三庄首领胜裕，率领三庄壮丁攻打蓬莱，里面详细全都禀明，岛内的群雄得着这个信，又禀报了西安侯，侯爷听着点了点头道："既有人攻打蓬莱岛，咱们应当派人前去接应才是。"正在计议，忽来人报有蓬莱岛下书人求见，遂吩咐带进来，下书人到了里面向上行礼，把书信呈上，西安侯启缄观看，看罢，将书信交与陶元，陶元一看书中言词，乃是请万龙藏峰岛正副二位大帅，禀明西安侯，派人前去辅助蓬莱抵抗三庄，下款是军师燕普拜上。陶元看罢，大家仍就议论，武学儿高的主儿，蓬莱岛并不少，不过就是缺少足智多谋之人，计议多时，这才派四大军师前往助阵。小韩信陆广元，今世诸葛孔亮，小陈平宋矜廉，九头岛岳金良，四位各带随身的兵刃，预备一只小船，出离了万龙藏峰岛。他们四人这一走，内中惊动一位大英雄，非是别人，乃是骷髅鸟秦凤，秦爷由打那一年跟陆广元入岛卧底，不过是待机行事，后来山中势力，越闹越大，南结蓬莱，又交西安侯，一天比一天人多，真是声势浩大，内中是否有跟自己意志相同的人没有，也是不得而知。这一来秦爷可就不敢动了，皆因人单势孤，不过自己这个差使还不错，乃是万龙藏峰岛的巡山总寨主，只可自己抱

定宗旨，围着全岛的前前后后，左左右右，细细查看，打算在岛内找一条泄水之道，预备日后有人打岛之时，作为内应，好往岛里带人，除去山里的，十二道螺丝湾以外，别处无道路可走，后山无路可通，直冲云汉，慢说是平常的武术，就是成了名的剑侠，也难以登山，何况下临大江，险恶万分。秦爷找不着泄水之路，遂把方针一变，预备一只小船，来到岛的外面，打算借水闲游，或者能够找到一个山峰发现道路，也未可知。秦爷这种工作不是一天啦，日子长了怕被人看出了破绽，自己想了一个主意，他把小船上面的划桨撤去，只留一舵，一个人坐在上面，用手搬着舵，施展气功醒气吹船，快可不敢说甚快，可是也不甚慢，错非秦爷有这种功夫，皆因他气功颇有深造。前文表过，马四爷收他作徒弟之时，把各种气功都教会了，真称得起样样精通，小船只要有舵，他就能叫他走，不怕有人看见，只要懂的的主儿，就明白他这是演习气功，以为游戏，秦爷借着这个题目，随便到各处观看。这一天自己正自驾舟游玩，见前面来了一只大船，行走甚快，如箭离弦，细一看上面的人位，正是本山的四大军师，秦爷看着纳闷，心说，他们这些人共驾一舟，这样慌慌张张，干什么去呢？自己的责任，可就是巡山的总寨主，凡有出入之人，就有过问的权。今天看见四大军师，秦爷把小船一横，高声喊道："船且慢行，那是陆贤弟吗，你们四位这是到那里去？"小韩信陆广元一看是秦爷，远远的抱拳拱手，笑嘻嘻的说道："秦大哥你老还不知道呢，现有剑山遣人前来下书，邀咱们岛里的人前去助战，抗拒天险庄的胜裕，侯爷派遣我等四人前往蓬莱，抵抗天险庄，我们不在岛内，秦大哥你可多辛苦吧。"把话说完，遂吩咐水手开船，大船走过去。秦爷坐在小船上

面，心中暗想道：真要容着小子们入了剑山，那里的军师大帅站殿将军武士旗牌人等，已然就是声势浩大，再有这四个小子从中设谋定计，恐三庄难以抵抗，我要是不知道就算作为罢论，既然知道，蒙我的老师传授我一身的技术，叫我替天行道，我今天看见这场事，我要是马马虎虎将他等放过，未免于我自己的良心上下不去。在万龙藏峰岛，皆因他们人多势众，我不敢动，现在就是他们这四个小子，我要是再不敢动，等到那时才能有机会呢？又一想道，何不在后面紧紧追赶，设若不胜即投天险庄去有何不可，若能够铲除了他们四人，也算砍去万龙藏峰岛的左膀右臂，自己想到这里，心中高兴，扶了舵丹田叫足真力，快如乘风一般。正然往前行走，听着有人叫小船慢走，我有两句话要跟你谈谈。秦爷听着这片声音，扭项观看，但只见江岸上站着一个老头儿，联鬓络腮的白髯，说话指指戳戳，连连叫小船靠岸，有话要谈，秦爷看着这个人虽然不大出奇，二目神光灼灼，不用问也是一位高人，既然跟我有话，我何不把船拢岸问问他呢。想到这里，把小船靠了江沿，遂乐嘻嘻叫了一声："老朋友，你老有什么言语请讲当面。"老头儿听到这里一笑，叫了一声："朋友，我看你这个样子，就彷佛项长三头，似乎这种像貌外面可没有多少，我可没见过面，听人传说，外面有一位英雄项长三头，姓秦单字名凤，外号骷髅鸟，我看阁下尊容跟秦凤差不多，朋友你贵姓？"秦爷听老头子说出自己姓名，再说他老人家年岁也到了，总有百岁有余，不像歹人，遂说："老朋友问我实不相瞒，河南卫辉府的人氏，姓秦单字名凤蒙天下英雄抬爱，送我外号骷髅鸟。"老头子闻听一笑，叫声："秦凤，你既然是条英雄，不在外面行侠作义，剪恶安良，作件

惊天动地的大事，成名天下，也不枉当初你的老师教导你一番，可惜你这身能为，无声无臭，埋没了岂不可惜。”秦爷听着这个话不明白，暗暗说这个老头儿他是那一方面人，说话之间，还真听不出来他是邪是正，如果将我的真情吐露，倘若他是官可是多有不便，要是跟他说明，在万龙藏峰岛卧底，如果他跟岛内有关系，岂不要从此败露？自己心中犹豫，心想既然他知道我这个底细，倒不如我问问他，想罢说道：“老人家，我看你老人家堂堂仪表，定非常人，请教你老人家仙乡何处，尊姓大名，报通你老人家的名姓，我好跟你老谈话。”老头子笑了笑：“我可不应当说，皆因我看你是条英雄，大概说出来也没有多大关系，久居江南，姓路双名明瞻，外号人称英雄得路。”秦凤一听，不错路明瞻是位剑客，论身分跟我们老师相等，遂抱拳拱手给老头儿深深的作了一个揖，口称：“老剑客，你老可别怪，我这里给你老行礼了。”秦爷并没想到，他这一来不大要紧，招怒了老剑客，他老人家一想，好大胆秦凤，你既知是我，不行大礼，给我深深的作了一个揖，这明是看不起我，我露一手给你看看，你就知道我是何如人也。想到这里，心中有气，总得说是身分到了，把气压住，并不暴燥，叫了一声：“秦凤，这也难怪你，见了我不行大礼，因为我在你的面前没显露功夫，我要在你的面前，现出功夫来，你应当怎样呢？”秦凤听到这里知道老头子怪下来了，心想再要改也显着无味，遂道：“老剑客你要露手能耐，如秦凤办不到，当然你老人家，就是世外高人，秦凤跪在你老人家面前磕头行礼，你说怎样责罚，秦凤全都领受。”老头儿说道：“好了，我也不能难为你，练别的功夫你说我那是专门，身上也没有别的长技，就练练这个船吧！我已然见你方才有船无

桨，使船行江中其快无比，我要是练的比你有点儿出色，我就不是冒充路明瞻，不责罚倒没有关系，不过我这么大年岁，言要应口。”秦凤闻听遂说道：“好！”心说论到以气行船，无桨有舵这乃是我的长技，不练不练一天也得练几个时辰，大概你跟我比这个你不准比的了，想到这里，心中欢喜，站起身纵上了江沿，遂说道：“老剑客请你老登舟试验试验，秦凤开开眼。”老头子哈哈一笑：“好吧，你就站在那里看着罢！”说着话老头子一躬腰纵上了小船，轻轻的坐在小船上面，一回身船后面有两个木头削子，老人家用手一拔，小船的船舵跟船身分离，随波遂浪，顺水漂去，老头子一个人坐在船的正当中，叫丹田真力混元气功，那叫天罡大气，又叫达摩老祖易筋经，运用开了，要学一学当年的楚霸王项羽击舟渡河，不但说能够在江中行走，并且比有桨有舵走的还要快，嗖嗖的来往任意纵横，凭秦凤这么高的身分，亦吓的直吐舌头，赶紧站在江边高声喊喝：“老人家果然是一位老剑客，小子秦凤甘心佩服，请你老人家拨转船头还有要事相商。”任凭你怎么喊，老头子故作听不见，先前还能看见点影儿，后来越走越远，但见白茫茫江水滔滔，连老头儿一点影子也看不见了。秦凤仰天长叹，赞不绝声，后悔无及，自己一忿气，仍然回归万龙藏峰岛。

不表秦凤，单说英雄得路路明瞻，坐在这只小船运用气功，越走越高兴，等到他老人家觉着有点累了，打算拢岸歇息歇息，看了看天色已然不早了，船停在江边上，有心把船抛了，无故的弄来一只船扔在这里，未免不合情理，倒不如买点儿什么吃的，仍然坐着这只小船往前行，够奔蓬莱岛探看一番。主意拿妥，就在江沿上买了点吃的，吃饱了剩下的

带在腰间，稍微休息休息，仍然坐上了小船，够奔西南走去，夜晚之间他老人家高兴就走，不高兴就住，直到了次日天明，仍然往前行走。正然行走之间，抬头观看，眼前可就来到了剑山蓬莱岛，远远看见天险庄的一片船只，上面旗号鲜明，有一面坐县旗白旗红火沿，写的是黑字天险庄谈笑龙君，当中一个大胜字。再一看蓬莱岛的飞龙舟，飞虎舟，飞豹舟，金顶鹅黄闹龙舟，当中的大战船，船上面动手的英雄僧道俗，打的正在难解难分，抬头一看，上面有认识的就是年迈苍苍的出家和尚姜达姜本初。看罢高声喊喝："唔呀不要动手，我到这里有点话说。"众人闻听全都把手中军刃虚晃一招，身形往旁边一撤，路明瞻往当中一站，就见了因长老法禅师念了一声弥陀佛，用手点指叫了一声："江南人，你来至在战船上面有何公干，我们这里正然跟三庄比并，你所为何来？"路爷遂道："我要从中排难解纷，给你们了一了。"和尚不服问他是谁，老头儿这才一伸手由腰间掏出一大张画来，上面有只鹰有只鹿有只熊，下边还有一块玲珑透剔的山石，这分明是代表他老人家的外号，众人看着有明白的有不明白的，要像和尚这个身分的可明白，知道他是剑客英雄得路路明瞻，别位如何看的到。将然彼此接谈之时，在旁边慈云石头僧看着有气，暗想我跟我恩师练艺六十年，在我师傅面前，未曾遇见过敌手，在战船上面动手，遇见了这么个珍珠佛董瑞，一对仙鹤掌力大无穷，实难取胜，像他在我的面前扬气，也就罢了，因为我看见他的实学了，像这个江南蛮子，拿着一张古画，也敢在我们师徒面前耀武扬威，这个地方叫欺侮人。想到这里把手中军刃一摆，念了一声佛号，叫了一声："老帅你老后站。"说着话蹿到前面，用手中军刃一指叫了一声："江

南人，站在面前任意放肆，你报通报通你的名姓，究竟你是谁，报通你的真名实姓，出家人跟你势不两立。”老人家一听笑了笑，此时古画已卷起掖在腰间，用手点指叫了一声：“和尚，名姓我已然说了，你没有听见，分明是你没长出耳朵来，我报名你未曾听见，再要问可不算我吓唬你，告诉你我姓路叫路明瞻，外号人称英雄得路，你要知道我的厉害，跟你的老师急速远走高飞，躲开蓬莱，还可以保全你们师徒的性命，等攻破山寨，玉石俱焚，你们早已逃走，岂不躲开了一场大祸，倘若我所说的金石良言，你逆耳不听，我要是把你结果性命，休怨我意狠心毒。”慈云听到这里有气，念声弥陀佛：“量你有何德能，敢在我们面前任意口出狂言，你路明瞻虽是一位剑客，如赢的了我手中短把追魂铲，我师徒就远走高飞，如若不能，我叫你死无葬身之地。”剑客一笑，叫了一声：“慈云，不用扬眉吐气，要谈到动手，你还差的远，不用着急，我先抽一袋烟。”说到这里一伸手由腰中撤出烟袋来，众人一看，这烟袋是铁杆铁锅，烟锅跟茶盅相彷，一个大皮烟袋荷包，这袋烟装满了整整四两，老头子他也并非是有那么大的烟瘾，一天抽那么几袋，是偶尔高兴才抽一点。今天巧啦，满满的装了一锅儿，打着火绒子，往烟上一按呼噜呼噜的响，烟冒多高，知道的是抽烟，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升火呢，抽完了这袋烟，手拿着烟袋叫了声：“慈云，谈到动手你不成，不信你就接招。”说着话烟袋锅朝下，照石头僧顶梁便打，慈云一看烟袋到了，把手中短把追魂铲，搭成十字花往上一接，就听当的一声响，把烟袋震起来多高，可见得小子膂力过人。别看他是了因长老的徒弟，练艺六十年，他这个算盘真正打错了，无论如何他也不应当擎铲接架路爷的烟袋，可是他的膂

力不小，怎奈老头子的烟袋锅冲下，四两烟叶烧了一个大火团儿，正掉在慈云的头顶上面，仗着他是个出家的和尚，要不然可就了不的了。虽然这么说火团儿已然把脑袋上烧了个大包，石头僧赶紧把头上的烟火打落在船板上面，抱着一对短把追魂铲，不住的念佛，老剑客英雄得路，高声说道："唔呀你们这群混账东西，那一个不服，只管亮军刃过来动手，我要叫你们知道知道我的厉害。"老头子说到这里，挽着烟袋精神抖擞，就在这么个工夫，猛然间听见有人喊道："哎呀！不想这么一场热闹我没赶上，竟走到众人的后头了，今天我要看看你们有多大能为，看看蓬莱里面一共有多少位英雄，我要取不了你们陆阳魁首，我这个功夫就算白练了。"这声音要像了因长老云台剑客燕普，大帅谭天，他们都能够听的出来这个声音，是老人家镇古侠董乾董化一。大家一怔之际，金顶鹅黄闹龙舟上面的英王富昌富保臣，吩咐一声鸣金收军，随着呛啷啷就是一片锣声，两个和尚以及军师燕普，听见鸣金收军正对心怀，准知道动手无益，眼前头放着一个江南人，在先前不认得，后来看见了烟袋，准知道是英雄得路路明瞻，这一个的声音又像镇古侠董乾，倘若动上手人家三庄里面全都是成了名的剑客，蓬莱难以取胜。正然撤军刃要走，巧了又赶上鸣金收军，这才是个机会，各自纵身上小船，回归岛口，可别看是退军，但船只整齐，并不紊乱，可见得蓬莱的水陆军平素操练得法。大军够奔岛口内退走，三庄首领胜裕胜陶然，看得明明白白，就趁着这个机会，把手中的令字旗一摆，一阵鼓响，战船悠悠前行，此时各位剑客，已然由大船上面各自纵上了小船，回归本队。太极八卦庶士张鸿钧，眼看着胜陶然念了一声无量佛，催船前进，追杀过去，遂警告胜裕

道："咱们追的急了恐生反噬之心，倘若拨转船头，一死相拚，两方面混战起来，咱们如何抵抗的了？"老人家胜裕口称："老剑客爷，你老只管万安，你老看我这里鸣鼓前进，船只并未移动，就皆因蓬莱的船只整齐严肃，虽然退败并不错乱，我在后面鸣鼓追杀，乃是用诈术恫吓他，喽兵听见后面有人掩杀，必然争先入岛，兵慌必乱使其自相挤碰，岂不是兵不血刃，叫他自受损失。"太极八卦庶士张鸿钧闻听拔剑撕髯，不由得点了点头，暗想道，我是一位剑客，论武学当然我比他高，真要谈到用兵之道，人家比我高的多，老人家吩咐一声擂鼓，果然蓬莱的船只纷纷抢入岛口，秩序大乱，拥挤异常，这一乱可就了不的了，虽然有军师大帅竭力的约束，怎奈人人畏死，各各争先，也有船跟船碰翻了的，也有误撞到山根把船撞碎了的，当时死亡就难计其数了。就在这一乱不大要紧，从中混进一位惊天动地的英雄，直搅得蓬莱冰消瓦解。

不表老人家胜裕，率领大小舟船，诸位英雄各位剑客回归天险庄，单说的是英王率领飞龙舟，飞虎舟，飞豹舟，大小麻洋战船退进了青龙闸，一直来到船坞，弃舟登山，众星捧月相彷，大家围随着英玉，来到后面的天王殿，有职司的各回营地，英王升坐天王殿，了因慈云回归鱼古人古两寺，英王坐在闹龙案后宝座上面，双手撕髯长叹了一口气，眼看军师大帅，各位站殿将军，说道："像我富保臣，由京师来到四川地面，多亏诸列位竭诚辅佐在此占山，有意实现我心中大愿，两次出岛跟三庄对敌，皆被胜裕战败而回，似此三庄尚且不敌，还谈到兴兵北伐，跟大清兵交锋对垒吗？这么看起来何时才能够面南背北身为九五之尊，收兵之际大小战船自相冲撞，撞翻船只喽兵落水，其形可惨。"众人观看英王富昌

这般景况，全都暗含着点头，就冲他老人家有如此仁慈之心，将来或者能够成其大事，军师大帅人等，都上前安慰爷驾道："这么看起来还是咱们兵欠操练，单等克服三庄之后，再加训练。"大家不过用言语安慰，英王摆手退下天王殿，军师大帅各自回府，够时侯吃喝不表。天到晚间，秉上灯烛，云台剑客坐定了思索，暗想道，我受爷驾三顾之德，本应当以死相报英王，今天战船上面，要说姜达，董瑞，张鸿钧，不过就是四大名剑，倒没有多大关系，惟独使烟袋的那人年迈苍苍江南的老者，我可没见过他，看见他那个烟袋，我听人传言乃是隐逸多年的老剑客英雄得路路明瞻。在他出头之际，又有人喊喝，听着声音好像董乾董化一，真要是有他们两个人，再加上姜达，董瑞，张鸿钧，战船上面就够我们敌抗的，倘若胜裕率众攻岛，万一要有一差二错，我怎能够对得起英王。自己坐在那里，思前想后，闷闷不乐，听听外面天交二鼓，将然愣神之际，外面有人痰嗽，燕普叫进来，由外面进来一个从人，走到老道近前请安，口称："跟军师回，外面竟有胆大贼人探岛，在公主坟前上坟已然被消息拿住，看守公主坟的头目，已然将他押到了军师府，侯你老人家的示下。"燕普听到这里念了一声无量佛，既然在公主坟上坟被获，不问可知一定是小冤家金莲花凤岐，想到这里才吩咐一声："来！把探岛之人带到里面，我要亲自观看。"书中代言，公主坟拿获探岛之人，还是真被老道猜对了，正是少大爷凤岐，皆因跟随小鱼龙变化桂品桂无双，亲眼目睹，桂家庄的霹雳杰桂竹山，烈火义桂竹庵，老哥儿两个，身遭惨死，真要依着凤岐各亮军刃，一死相拚，给桂氏弟兄报仇。桂品一摆手叫了一声："少剑客，这个话不是这么说，真要凭着咱们哥儿两个报仇，

可并非是我小看，武学未成，机会又不巧，岂不是徒劳无功，我倒有个主意，要说回我们的桂家庄那可就算办不到了，我的父亲性如烈火，就皆因我一个人，以致二位伯父全都死在了恶道之手，我的父亲他老人家，岂能跟我善罢甘休。不是恶道化图已然逃走了吗？当然是逃奔剑山蓬莱岛，倒不如我们从此走，够奔蓬莱岛，我们围着那里绕弯儿，倘若遇上机会，我们只要混进岛去，慢慢的想法子，铲除恶人，就是事机不密，被人看出了马脚，甚至于被获遭擒，死在了蓬莱岛，总算是为国捐驱，死后留名，倘若该着咱们弟兄露脸，得到了机会作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也算是一鸣惊人，从此成名，也可以说是英雄所为。”少爷凤岐一听人家虽然比自己年青，说出话来比自己见识远大，人无论到了什么地步，也应当有一番预料，古语有云，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两个人计划已毕，才到了蓬莱岛四周围来回绕弯儿，还得隐住身形，恐怕人家看见。今天正巧赶上三庄攻打蓬莱岛，打得难解难分，两个人一商议，雇一只小船，船家可不愿意，他也没有那个胆子够奔剑山蓬莱岛，两个人也算机警，口齿令俐，对船家说，我们二人是岛里的人，此时应当回山，水手一听这才放心，也不用讲价，这二位准要是岛里的人，将来船只走到这里有份照应比什么全强。哥儿两个上了船往前走，来到岛口切近，二位少爷没敢叫小船动，皆因人家的战船全都压住了阵脚，猛然间来了一只小船，岂不令人起疑。等来等去，果然把机会等到了，英王退兵，后面三庄鸣鼓，有意随后掩杀，蓬莱喽兵吃惊，往岛口里面撞各不相让，二位少爷也吩咐小船随众往前走，船离切近，身形一纵上了人家的大战船。这一来不要紧把船上水手可虎住了，准知道这二位是岛里的人不假，要

不然怎能过船而去。不表小船自回，单说二位少爷隐藏在人家船只上面，大乱之时如何能够检查，故此把两个人带进了蓬莱岛，到了船坞乘乱下船，找了个山洞隐避身形，天到定更时，两个人暗含着走出来，找了个僻幽的所在，把衣服收拾收拾，也用不着换夜行衣，不过拾掇紧衬俐落，绒绳勒好，军刃带好。一面行走少大爷凤岐叫道："兄弟，我们弟兄已然入了岛了，我有一段心腹之事，说出来又怕兄弟你笑话，论说人非草木谁能无情，英王对于我不错，以两位爱女下嫁于我，头一节是我的福浅，再说也是他们姐妹命薄，两个人相继而亡，今天既然入岛，我有意到大公主坟前祭奠祭奠。虽然记不清楚，我也知道大概，我到了他的坟前，倒用不着焚化纸钱，不过磕几个头，叫他在九泉以下，知道我有这份情意，聊慰幽魂而已。倘若是我在那里露出了马脚，兄弟你可别管我，因为在前一次英王殿前两次招亲，皆因我隐姓埋名，未曾圆房，两位公主已死，英王不肯落个杀婿之名，莲花舟送我出山，今日我入岛上坟，倘若露出马脚，被获遭擒，当然他要结果我的性命，给他的女儿报仇。兄弟你只要看见我被擒，你只管走你的，千万不要忘了入岛的大志，倘蒙上天有眼，二位公主阴灵默佑，我给他们平平安安上完了坟，然后我再帮着兄弟你捉拿恶道，宝灯得回，出离蓬莱岛回归你们的桂家庄，不但说二位伯父的大仇已报，并且轰动一时，也可以天下扬名。"桂无双听凤岐所说之话有理，遂连连点头。哥儿两个遂慢慢的施展夜行术，往前行走，走够多时，猛然间凤岐可就看见了二位公主的坟头，四周围还栽着许多小树，别看树小枝叶茂盛，凤岐暗含着跟桂品打了一个手式，不叫他动，叫他在外面巡风，自己这才探头缩颈够奔公主坟的栅

栏门，看了看栅栏门上横着一块小匾，粉白地铮光耀亮，上面写的黑字，是冰霜玉洁，旁边有款大公主环娘，二公主鸾娘之墓，下款写着剑山蓬莱军师燕普立。少大爷看罢，迈步晃身往里走，一边走着一边看，但见高耸耸两座大坟，在墓前虽然说没有石人石马，至于石桌祭品，样样皆有，全都是青石作成，被月光一照，光华晶莹。头里有一统石碑，碑上的字迹，不过就是环娘殉难以及一生的节烈，下款都叙的是蓬莱里面军师大帅有名望的人位，大家的名字下面写着公立。少爷看罢，遂走到大公主坟前祭桌头里，四外看了看并无动作，遂跪倒身形向上磕头，口称："贤妻大公主，你我夫妻一场，虽然未能天长地久，也不能不算有夫妻之义，皆因你一时糊涂才对镜刎颈，死于可惨，凤岐于心不忍，此情此义贤妻死后为神，当然能于幽暗之间鉴知，今日我重入蓬莱，此情难伸，特此前来拜奠。"话说到这里，不由得落了几点英雄泪，凤岐这个地方可算是英雄儿女，可也是人家大公主那份意思令人可敬，说到这里站起身形往后面绕，绕到后面要看看坟头，将然凑到坟头切近，打算拂拂坟头尘土，以表夫妻的爱情，将然一伸手觉着脚下一软，就听噗的一声，身形往下一坠，落在坑中，在旁边桂品看的明明白白，有心凑到近前，伸手搭救少剑客，又怕自己不知道底细，倘若再遇危险，岂不两个人活活的死在一处，好在一节凤岐他已然把话跟我说明，他要遇险，我不救他毫无关系，不算意狠心毒。少爷隐住了身子看，倒看看动作如何，正然观看之际，来了二十多名喽兵，头里打着气死风灯笼拿着钩竿子，头里有一个头儿，来在了坟头切近，吩咐一声把灯笼支在两旁边，亲自动手用削子削住这块翻板，下去钩竿往上捞人。

这地方要说高，还是人家云台剑客燕普，由莲花舟送走了金莲花凤岐之后，燕普未禀知英王，遂在公主坟墓四周围安设翻板，他准知道凤岐不能入岛便罢，倘若一旦之间，来到了蓬莱里面，他必然要上上坟，以表他们夫妻之情，就皆因大公主环娘为他一死，真算是盖世无双，这就是燕普的预料，如果他来到这里，焉能叫他逃走，当然要把他拿住，结果性命，给公主报仇。翻板设好了，派了二十多名喽兵一个头目，在此看守，翻板不动没有他们的事，只要一拿住人自动铃铛一响，二十多个人准知道公主坟拿住人了。今天果然铃声发动，看守翻板这个头目姓李小名黑儿，正然跟喽兵说说笑笑，他的外号叫知古今，眼看众人，叫了一声："伙计们，今天咱们可得留点神，白昼之间动手，听说来了一个江南蛮子，叫什么辘轳胆哪，就因为他一个人搅得乱七八糟，退兵之时又来个自相践踏，可不是我说话丧气，乘乱就许裹进人来，别人来了没有咱们的事，倘若驸马爷金莲花凤岐到了岛内，他还能不前来上坟吗？只要他一来那可该着咱们露脸的日子到了，当时把他拿住，送到军师府，仙长怎么也得给咱们弄双鞋穿。"众人一听大家摆手，说道："头儿头儿得了，又是你能耐，归了包堆可有多大年纪，总显着比别人多知道，据我想吓死凤岐他也不敢来，他不知道蓬莱这么大势派吗？也不用说军师，不论那位将他拿住，焉有他的命在，说不说吓死他也不敢来。"正然说话之间，就听 哨 啷啷自动铃响，黑儿闻听说道："伙计们你们不信来了没有。"伙计们听着也是半信半疑，头儿吩咐点上灯笼拿着钩竿子，一同够奔公主坟，进了栅栏门来到坟前，把削子削好了，钩竿子顺下去，工夫不大，由里面打捞出来少爷凤岐。解开他的绒绳倒缚二臂，在

腰间搜出双头五节笔管枪，还有双桶子袖箭，几两散碎的银子，零碎东西全都用包袱包好，遂吩咐一声把灯笼拿过来看看他是谁。赶到拿过灯笼来一看，把个黑儿乐得手舞足蹈叫道："伙计们，你们服不服，我也不是能掐会算，不过就是一份阅历，自古以来，为将为帅全都讲究远韬近略。"众人一听，你说不信吧，现在拿的这个人正是驸马凤岐，你说信服他，他的能为在那里呢？众人不过说说笑笑，这才把翻板盖好了，土全趟平了，收拾俐落，遂押着凤岐够奔军师府。按说拿着人可不应当送军师府，全都归太平寨，惟独这个地方，这是军师自已设立的，拿住别人还不说，惟独拿住凤岐，早已就吩咐好了，务必押到军师府，那个意思就是打算结果他的性命，给公主报仇，倘若叫别人知道了，必然要禀知爷驾，英王有爱将之癖，就许饶全了凤岐的性命，有他一个人能够搅得蓬莱不安，故尔今天李黑儿拿住了金莲花，当时就押到了军师府。派人回进去，燕普闻听拿住了凤岐，不由得心中欢喜，暗想道小冤家，就冲你所作所为，就是薄情不仁之辈，今天被擒，我焉能饶恕你的性命。想到这里说道："来！把小冤家足下绑绳解开，推到里面我要亲自问话。"屋中又多点了几盏灯烛，工夫不大，众人把少大爷由外面推进来。少爷留神观看，正当中坐的就是恶道燕普，看罢微然冷笑，叫了一声："燕普，今天小太爷一时不慎，被获遭擒，到了你的住所，休要用言语奚落，该杀该剐给小太爷个快当。"老道听到这里，一欠身把手中拂尘一摆，念了一声："无量佛，凤岐要说你诈降蓬莱，爷家对待你天高地厚，以两位公主许配你的身旁，亲口加封为岛内的驸马，虽然现在是占山的性质，可是人家也是金枝玉叶，大事不成还不用说，真要是大事成就，你就是朝中的

驸马，上能光宗耀祖，下可以阴袭子孙，世代簪缨，这么看起来爷家对于你岂不是天高地厚吗？洞房之中任意胡说，触怒于大公主自戕而亡，二公主相继倾生，彼时要依着出家人将你拿住，给二位公主抵偿性命，爷家有爱才之癖，又念有翁婿之情，不忍结果你的性命，莲花舟送客才送你出山，你就应当感激爷家这份好处，一死相报，也不枉他老人家恩待你一场，小小年纪胆大包身，竟敢二次入岛，今天已然被获遭擒，还有什么可说。”少大爷眼看着燕普，恶狠狠由鼻孔之中，哼了一声，说道：“燕普你也用不着这样扬眉吐气，你别觉着你在蓬莱身为叛逆的护国军师，据我看你不久就要大祸临头，身遭刀斧，别看你这么高的身分，你跟小太爷我比不了，正大光明，出身清白，剑客的门人，飘落江湖行侠作义，今天虽然一时失慎，被你拿住，有死而已，不怕刀山油锅，小太爷要皱一皱眉头，我就不是剑客的门人。”几句话说的燕普残眉倒竖，三角眼圆翻，把手中拂尘一摆，叫了一声左右：“将小冤家推至在外面，结果性命，回头再禀知爷家。”说到这里两旁边手下人等，掺掺架架推推拥拥，将要推着少大爷往外面走，就在这么个工夫，忽由外面来了一个王官，口称：“军师，现在爷有命令，听说公主坟拿获探岛之人，已然押到了军师府，叫你老人家押着这个探岛的人，够奔天王殿，听候爷的分派。”燕普听着有气，有心当时结果少大爷的性命，怎奈英王话已然到了，再要动手杀人，岂不是有违王命吗？你说要不将他结果性命，送到天王殿，只要英王一看见他，这小子他就算死不了啦。想到这里无法，只可叫手下人将凤岐推推拥拥，自己押着一直够奔天王殿。工夫不大，来到殿外，命人看守凤岐，自己迈步进殿，到了闹龙案前参拜英王，看

了看两旁边站殿将军，武士王官，水陆军的大帅，全都按职站坐，燕普行完了礼也归自己的坐位。灯光明亮，旗牌人等，全都是雄纠纠气昂昂，站在殿下虎视眈眈，就是英王富昌，眼看燕普，叫了一声："军师，听说公主坟拿住了探岛之人，但不知军师如何发落，此人现在那里？"燕云风微欠身形，遂说道："跟爷回，公主坟拿住之人，非是别人正是驸马凤岐，我已然将他审讯明白，正要将他推出结果性命，爷家旨命恰到，现在已然押到殿外。"英王听罢，点了点头，遂说道，带凤岐，工夫不大，有人将凤岐推到了天王殿阶台下，凤岐冲着公主份上，见着英王恭恭敬敬行了大礼，这可并非是凤岐贪生怕死，打算跟人家磕头礼拜好保全性命，皆因前者跟人家女儿既然有夫妇之份，当然这算一层父母，少大爷不忍无礼，这才上前磕头，口尊："王爷在上，凤岐给你老人家磕头。"英王闻听手拍闹龙案，叫了一声："凤岐，正面！"金莲花答应一声一抬头，英王留神向下面观看，但见少大爷面白如玉，眉清目秀，二龙斗宝刺着一朵金莲，少年英俊满面的正气，看见了少大爷，想起了自己的两个女儿，不由得心中难过，遂叫了一声："凤岐前一次我待你总算是天高地厚之恩，我的两个女儿都为你而死，我并不加罪于你，故此莲花舟送客，把你送出了剑山蓬莱岛，因何去而复返，来到岛内有意破坏我的大事，今天当场拿获，结果了你的性命，休怨我意狠心毒。"少大爷听到这里，不由得一笑，口称："爷家，真要把我推出去结果性命，凤岐死不足惜，大丈夫男儿汉，作就不怕怕就不作，真我要是贪生怕死我也不来，这一次冒险入岛，就为了我心内之愿，并未顾及生死二字，二公主还可说，大公主跟我花堂交拜，虽无夫妻之义，已有夫妻之名，他遭此惨亡，

凤岐焉能不恸。前一次迫于王命，临行仓促，今日前来就为的是登公主之墓，在他的坟前磕几个头，以表夫妻之情。”话说到这里，连连向上叩头，口称：“爷家，凤岐已然不愿生存阳世，皆因对不过我死去的贤妻，今天爷家吩咐一声，将我推到外面结果性命，倘若阴灵有知，情愿追随贤妻于地下，人世间既不能团圆，在九泉以下，我们夫妇相聚，倒觉心安意适。”说出这几句话来，英王听着难过，长叹了一口气，遂说道：“来，将驸马的绑绳解开。”将然说出这句话来，在旁边站起来军师燕普，口称：“爷，这可使不得，真要是你老人家将他放开，他乃是镇古侠董乾的弟子，岂能跟咱们一心，还不如将他结果性命，以除后患。”英王闻听心里不忍，叫了一声：“军师，请你不必多言，孤自有办法，来，将驸马暂且寄押在土牢之中，单等我的大事成就，必然有一份厚待。”军师有意再说，听英王已然把话说绝，叫自己不必多问，倘若深说又怕招恼了爷家，就见来了两名王官，四名旗牌，将少大爷推往土牢寄押。看守土牢的有一位寨主，非是别人正是泥腿僧坏事包张旺，皆因他在剑州拿获了知州黄国英，诸事办完，回归蓬莱岛，虽然未被看出破绽，也算露出了马脚，岛内众人群起攻击，还算是小子伶牙俐齿，并未身逢意外，可是把巡山寨主之职撤消，遂派他为看守土牢寨的寨主。今天听说押来的这位，是镇古侠董乾的弟子凤岐金莲花，自己心中高兴的了不得，让至在里面，百般的恭维。

不表这里凤岐跟泥腿僧当面接谈，单说的是天王殿，英王富昌，坐在宝座上面二目圆翻，心有所思，眼睁睁看见凤岐押入了土牢，心里还觉着甚可怜，这也是他们爷儿两个天然带来的缘分，英王正在二目出神之际，燕普口念无量佛说：

“爷，你老人家千万可别认为小冤家凤岐是好人，若错非是他入岛，二位公主怎能倾生，这么看起来他就算是对头的冤家，爷家就应当将他结果性命，除了祸根，真要是将他留在岛内，日后放他逃窜了性命，与蓬莱为祸非浅。”英王连连摆手，叫了一声：“军师，这个话不能那么说，我们既有翁胥之情，岂能下此毒手，如果我以恩待他，事成之后难保他不能跟我不一心。”众人听到这里，也不敢再往下深说。大家正然面面相观之际，有人报太平侠智亮到了，随着就见智亮来到殿内，闹龙案前行礼参拜英王，行礼已毕，垂手侍立站在旁边，英王手拈胡髯，问：“智寨主，你不在太平寨，来到天王殿难道说有什么事吗？”智亮闻听遂说道：“跟爷回，智亮奉爷的命谕看守太平寨，管理全山的消息埋伏，我正在巡查之时，猛然间屋中自动铃声，在正西九兽鹤天亭的后面，拿获一探岛之人，不敢自主，特此前来报告爷家。”英王听到这里一愣，就凭我如此坚固的蓬莱岛，不亚天罗地网一般，上面飞鸟难过，下面游鱼不通，怎会有人前来探岛，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呢？此中要无奸人为内应，恐怕不能这么容易吧。遂吩咐一声：“来！把外面拿获探岛之人带到天王殿，我要亲自审问，倘若问出破绽里面有人接应，当然要彻底清查，剪草除根。”说到这里王官由外面带进一个人，长得好样儿，个儿虽然不高，约在四尺来往，蓝绸子裤褂蓝绸子大褂，足下红缎福字履，头上梳着冲天杵小辫儿，精神百倍，二龙斗宝刺着鱼龙变化，别人那里看的出来，也不认得他，此儿这个时候还不算成名天下，那位说不用问，这一定是桂品了。还是真正不错，只皆因少大爷凤岐，跟小鱼龙变化，两个人商量好了，到了岛内凤岐先到公主坟前去上上坟，有言在先，如果他露了马脚，被

获遭擒，叫自己不用管，自管由我去赶奔应为之事，努力去作，千万不可因为一个人，被牵连在一处。今天桂无双看凤岐在公主坟坠落在陷坑里，自己有心上前伸手解救，自己准知道救不了他，不过白白的搭上一条性命，头一样儿他有言在先，不用叫我管他，他既然是蓬莱的驸马，上上下下免不了有认得他的，就是叫人家把他拿住，也未必准倾生丧命。可别看这个小鱼龙变化年青，他的阅历不减老练之人，看见凤岐被擒，自己将身隐避在严密的所在，恐怕被人看出了破绽，单等喽兵将大少爷搭着够奔军师府，小鱼龙变化这才迈步出来，他那个心思打算赶上前去，用手中军刃杀死喽兵，救下金莲花。他才晃动身形蹑足潜纵紧紧追赶，正然追得高兴，猛然间唰啦一晃，闪过黑影一条，桂品看见黑影，准知道是岛内巡山之人，自己可就不敢追喽兵了，恐怕被黑影看见，自己也难逃毒手，倒不如先赶上前去，先将他拿获，叫他领着我到军师府，大帅府以及天王殿，岂不比我自己探听省事吗。想到这里，一哈腰紧紧追赶这条黑影，就凭孩儿乃是老英雄桂三爷亲自所传，再加牛和牛宝元指导，武功可称得起不错，脚程上也很说的出，两腿登开其快如风，可就是有一样儿，打算追上这条黑影可不成。孩儿一边追着一边着急，暗说道：莫怪人人都说剑山蓬莱里面声势浩大，今天一看果然不假，还不用说别的，就拿一个巡山之人都有这么快的脚程，何况里面的军师大帅武士王官，站殿将军，一切有名的人物，今天我要追不上他，我怎么叫小鱼龙。究竟是年青，心里有点挂火，磕膝盖撞胸口，脚打屁股旦，脚尖点地，真正是如飞似箭，任凭你怎么追，这条黑影总离自己二丈多远，似乎看着他是个人影，可就看不出来他的五官像貌。桂品追够多时，心

里着急的不得了，追来追去猛然见前面有个亭子，高耸耸一共三层，修造的玲珑可爱，就见那条黑影，越过了亭子还往后走。桂品看着心里头纳闷，暗想道，我可没来过，听人常说蓬莱后山有一座三层的亭子，名叫九兽鹤天亭，座落在天王殿的后面，乃是军师大帅英王富昌等人，议论山政大事的地点，这条黑影，也许不是岛内巡山之人，还许是高人前来有意探听他的九兽鹤天亭，也未可知。孩儿想到这里，再看了看前面的黑影，可就不跟方才那样快了，桂品看见他走的稍慢，自己复又把脚步加紧了点儿，往前追赶，忽然间黑影到了一座大墙下，把身形往墙根一贴，可看不见黑影的前脸，相隔一丈有余，不足两丈，借仗满天星斗的光华，搭着孩儿的目力足，看见前面那个人身上穿蓝布裤褂，蓝布手巾罩头鬓边打着麻花蝴蝶扣，脚底下搬尖大掖根洒鞋，打着花裹腿，双手叉腰面朝里站在那里纂丝不动。少爷看罢，慢慢往前凑相隔七八尺，猛将身形往前一纵，那个意思打算鹰拿雀燕，一把把他掳住，说时迟那是快，很不费事够奔那个人后脊背上就是一把，堪堪抓住了，足尖落地觉着下面一软，跟着就是咯吧一声，脚底下一沉，准知道是块翻板，打算提气往旁边一纵，那就算来不及了，只得双手抱头，两个胳膊肘护住两肋，双腿一拳磕膝盖护住小腹，双腿遮蔽肛门，掩住了裆，来了个元宝锞子往下一落，整个儿的坠入了坑中。别看小鱼龙小小年纪，他的师傅也高，自己的天伦身为侠客，得二位老人家的指教，凡事精明强干，今天他可算失于算计，只可还得说是年青，那条黑影面朝里站住，他就应当四外看看，究竟这个人是何如人也，怎么会就跑这么快，只顾他一时着急，并未观看，他可就算上了当了。原来这个人是假的，脚下有

轮子腹中上好了弦，脚底下有两道轮轨，行走如飞，那乃是肚子里头盘簧之力，孩儿那里看得透，要说他们趁着人家收兵之时，混入了岛，彼时虽然未能发觉，容着他们二人夜间出来，打算到公主坟上坟，山上的暗更早已看见，看着他们往那边去，消息机关拨动，一触即发，如何能逃的了。人家暗更观看，公主坟拿获了凤岐金莲花，还有这个小孩他跟驸马一同来的，别看年青举动老练，并不肯冒险，晃身就走，遂把自行的假人机关拨动，将桂品引诱到后山九兽鹤天亭，假墙前面的翻板，眼看着坠入了里面，跟着自动铃一响，早有看守翻板的喽兵，提着灯带着钩竿子，照样儿把桂品搭到了上面，腰里零碎物件，搜出来用包袱包好，将桂品四马倒攒蹄一捆，翻板收拾好了，把桂品搭起来，喽兵头目给他拿着军刃包袱，一直够奔太平寨，来到智爷的住所。头目进去回话，智爷吩咐把探岛之人解开他足下的绑绳，推至里面我要亲自观看，喽兵答应一声把少爷桂品下面的绑绳去了，推至在里面，智爷借着灯光一看，但见小孩长的好样，圆元脸白净面皮，二龙斗宝刺着鲤鱼化龙，俗说就是鱼龙变化。老人家智爷看着小孩这般长像，心中一动思索了好半天，想起外面有一位成了名的英雄，我可没见过面，听说是两位剑客的亲传，一位是英雄得路路明瞻，一位是河南卫辉府今古侠关斗关九公，此人姓牛单字名和字宝元，外号人称鱼龙变化，轰动一时，南北皆知，怎么会这个小孩儿他也有这么一个鱼龙呢？真正叫我莫明其妙。老头子想到这里，冲着两旁边递了个眼色，好在这些个手下人，前文书已然表过，全都是心腹，不但是徒弟，还有义子，都跟他老人家共患难共祸福，故尔他老人家一递眼色，手下人明白，遂把几个喽兵带到了外面。

太平侠智爷用手点指："你姓字名谁？胆量不小！夜晚之间竟敢前来偷探蓬莱岛，今已被获遭擒，还不实话实说，等待何时？"少爷桂品微然一阵冷笑，留神观看，打量打量智爷，银髯白发精神百倍，看罢这才说道："老朋友你也不必问，我说出话不受听也招你生气，倒不如你吩咐一声将我结果性命，倒省的咱们伤和气，不然的话你把我送天王殿，我也见识见识奸王富昌富保臣。"太平侠智爷看着小孩年纪不大，说出话慷慨英勇，被获遭擒毫无惧色，态度从容不迫，撕住胡须留神观看，越看越爱，不但不生气反倒乐嘻嘻，叫了一声："少年的小英雄，也不必矜持胆量，实话实说不妨，你休要拿老夫当作他们一党，我先说明我的来历，你的话可就好说了，你别看耳目众多，全都不是外人，都是我螟蛉义子，无论说出什么话来，他们也走漏不了消息。我管太平寨，姓智名亮外号人称太平侠，我在岛内不过是借此栖身，这就是我的肺腑实情，已然对你说明，你还不吐露你的实情吗？"桂品一听老人家自言是太平侠智亮，不住的上看一眼下瞅一眼，倒是满脸正气，遂低声说道："我打量是那一位原来是侠客爷，这个地方你老可要原谅我眼拙，有眼不识高人，我跟你老人家虽然没见过面，听我的老师跟我的父亲常谈，江湖之中有一位成了名的侠客，姓智名亮外号人称太平侠。你老问我，我倒是个无名的，要谈起我的天伦来，住家在桂家庄，他们老哥儿三个，一位桂竹山，一位桂竹庵，老二位真正可惨，全都死在了玉皇庙，被老道九尾金蝎道化图化亮羽当场拿获。我的名字叫桂品号叫无双，老师赐的外号小鱼龙，话是句句实言，业已说明，老侠客既然是成了名的英雄，暂居蓬莱不过就为的是卧底，倒不如今天将我的绳扣解开，一同够奔天王

殿，杀死奸王产除国贼，就是事不成倾生丧命也算是死得其所，但不知你老人家敢随我前往不？”太平侠听罢点了点头，果不然他是牛和的徒弟，我见他面刺鱼龙，就知道跟牛和有关，果然未出我所料。智爷想到这里，叫了一声：“桂品，这个话你也不必说，虽然你胆大包身，视死如归，前来探岛，怎奈我在岛内这些个年，就查不出相当的机会来可以动手，何况你小小的年岁，乍入险地，万不可信口胡说。我问问你什么时候进的山，何人同着你来的？”桂无双也不隐瞒：“我们是两个人，就趁着蓬莱跟三庄排战船对敌交战之时，随着收兵混入岛内，那一个可就是镇古侠董乾的弟子，金莲花凤岐，我们二人进入岛内，商议明白，他有意够奔公主坟上坟，我是搜索仇人恶道化图，不承想少剑客上坟，踏着翻板被获遭擒，我有心伸手解救，被一条黑影将我引到了亭子后面，照样脚踏翻板被人拿住，今天把我送到这里，话也跟你老说明白了，既然无法辅佐于我，只可将我解到天王殿，任凭发落就是了。”老头子闻听一摆手，叫了一声：“桂无双，那可不是办法，你要不提你是桂竹登的少爷，我可不敢高攀，既然提出你的天伦，你就算是老贤侄。”说到这里亲自过来给桂品解开了绑绳，叫桂品活动活动，随着用手一指，叫桂品坐在一旁，老人家这才说道：“桂无双，我念其你父亲是位侠客，你的老师是位英雄，我打算密秘把你放出蓬莱脱离险地，你可曾愿意？”桂品闻听，叫了一声：“老人家，那可不成，我既然跟少剑客一同入岛，生死存亡在一处，凤岐被人拿住，我焉能独自出岛，金莲花一死我的良心过不去，他要不死日后弟兄们相见，凤岐若问我个三言两语，我有何言语答对？”老头子太平侠闻听一皱眉，就是把他放了，自己身上都担着多

大的关系，何况他还不愿意走，思想了好半天，这才想起，也罢，既然他要到天王殿，当然他有他的心思，老头子想到这里，这才问道："桂无双，我要是把你送到那里，你乃是探岛之人，倘若王爷一怒，当然吩咐一声，推出去将你结果性命，到那时神人难救，你又应当如何？"桂无双闻听带笑开言，叫了一声："老人家，你老只管万安，我要是没有上山擒虎艺，也不敢跑到虎穴来，你老若把我送到天王殿，见着英王全凭我两行伶俐之齿，并不烂之舌，我要说的了英王，不但保全了我自己的性命，从中还有一段好处。"智爷闻听孩儿这片话连连摇头，叫了一声："桂无双，这个话你千万不可这么说，真要是英王自己那就好说，他是年高量大有爱将之癖。从中的军师大帅，太以的厉害了，我终朝每日住居在这里，都是时时刻刻留神，倘有疏神之处都怕他等算计于我，何况你是外来之人，前来探岛被获遭擒，倘若是招恼了军师大帅，就是爷家也拦挡不住，还是放你出山，倒显着妥当。"桂品再三再四不应，也不知道究竟他怀的是什么机谋，但是问他又不说，智爷一想这孩儿心怀大志，愿意到天王殿，我亲自押着他前去，倒看看他有什么主见，倘若这个桂无双身逢危险，那可就说不上不真干了，今天就是我出头之日，凭我手中一口单刀，搭救桂品性命，我们爷儿两个倒反蓬莱，万一不幸将我牵连在内，那也算是我命该如此。老头子想到这里，并不多问，遂说道："桂品，你既然愿意够奔天王殿，我也无法。"这才叫左右仍然把桂无双剪臂的绑绳捆好，自己把身上的衣服收拾得紧趁俐落，小鱼龙变化包袱也带好了，挑选了八名义子徒儿，又叫了两名喽兵，押着小鱼龙变化一直够奔天王殿。

来到殿下，命人传上话去，智爷到里面参见爷家，然后旁边垂手侍立，英王下问，智爷就把拿获探岛之人，前后话一说，英王吩咐一声："将探岛之人带进来，我亲自问话。"说到这里工夫不大，由外而带进来少大爷桂无双，眼看着英王立而不跪，雄纠纠气昂昂，态度不凡，英王坐在宝座上问道："你是何人胆量不小，竟敢大胆前来探岛，今日被获遭擒，有何话说？"桂无双听到这里，一阵冷笑，叫了一声："王驾不必多问，只管吩咐一声将我结果性命，不怕被屈含冤，死在地府阴曹，那就算是命该如此，情屈命不屈，要不然的话我说出来你老也不信，不用我多费一分唇舌。"英王听到这里，手撕银髯上下打量桂无双越看越爱，英王平生不能成其大事，就在这上头了，皆因他的二目有爱将之癖，没有断定之才，听少大爷的这话，连连点手叫停住："你先报通报通你的名字，入得岛来有何公干？只要说得在情在理，我不但免了你的死罪，我还要另眼看待。"桂无双听到这里，恭恭敬敬向上鞠了一个躬，口称："王家既然另眼看待，反正我也跑不了，何不吩咐一声，将我的绑绳解开。"英王闻听，并不犹豫，准知道在天王殿内，群雄的面前，小小的这么一个孩儿，他怎么也跑不了，再要说玄了，别说是人就是雀鸟插翅也难以飞腾，果不然吩咐一声把绑绳解开，桂品往前走了两步，先留神看了看，就见后面是落地十二扇戳屏，座上端坐着英王，须如银线，凤准龙颜，倒是带着帝王之像，前面是闹龙案，两旁边军师大帅，身背后站着各位站殿将军，两旁边大柁上吊着柁灯，磬灯，对灯，照耀的天王殿如同白昼一般，东西排列武士王官，旗牌人等，真正如朝廷一般。桂品看罢向上行礼，恭恭敬敬大拜了四拜，然后站起身来，口称："王爷你要问我，

姓桂单字名品号叫无双，人送我一个外号叫小鱼龙，不信你老看，我面门上有刺的鱼龙，我受过我的老师栽培，练了一身武学，叫我在外面闯荡江湖，我一想在风尘之中奔走，赶多咱才能出头，我听人传言，你老在剑山蓬莱内，招集天下英雄，有意推倒了大清国，成其大事，我可不懂得，这都是我的朋友跟我说的，如果得机会，能投入了蓬莱，辅佐爷家，求爷家尝饭吃，将来大事成就，也不希望封王，大大小小头上有个功名，真要是居了官封妻荫子，也不枉跟我的老师练艺一场。我越想越对，这才雇了一只小船，说明白了够奔剑山蓬莱岛，到了岛口有人给我回进来，说里面有爷家设立的招贤馆，遂有人把我带到了里面，见了馆长，听说姓秦名叫秦志明，在招贤馆验看了我的武学，我练了一趟拳一趟刀，功夫练完了说叫我稍候，爷家办着公事呢，单等爷家公事完毕，带我到天王殿面见爷家，求你老人家量才取用，他把我搁到后面的一带矮房里，由那一天一连数日也没有人问，早晚两顿饭，倒是有人给送，我打听秦馆长在先他们不肯说，后来听说这位馆长倒反蓬莱已然出山去了。我心中急燥，不知何日才能见的着爷家的尊颜，实在无法我这才由矮房出来东扑西撞，我的心思打算也无论是军师是大帅，只要我见着一位，说明原因，带我面见王爷，又谁知我不识路径，遇见一条黑影，将我带到了后山，脚踏翻板，被获遭擒，将我押到这里，就算是拨云见日，我说这片话，你老信那就没的说了，如果说不信，将我结果性命，虽死于九泉我也不能甘心，倒不是憾怨爷你老人家，我恨的就是秦馆长，埋没英雄，甚至于叫我丧命。”话说完了，恭恭敬敬向上行礼。这一些话说出来，在旁边的太平侠智亮，虽然说口不能言，面不形色，心中思

想，这个小孩好一付伶牙俐齿，这片话说出来，慢说是英王上他的圈套，就是军师大帅，也未必能够听的出他的破绽来，莫怪这小子他在太平寨，面无惧色，再三问不肯实说，见了英王原来有这么一套花言巧语，不枉他师傅费尽苦心，教授他一场，也不枉他是侠客之子，这小子果然高，我但看英王如何发落。又一想这话说得详详细细，你说这是那一个对他谈的呢？这就不用说了，阅者略一思想就能明白，他自从跟凤岐在一处那一天，小鱼龙对凤岐如何入岛，跟何人盘桓，在凤岐备诉自己入岛的经过，那叫无意之谈，又谁知他是有意听，前前后后全都记住了，今天说出这些话来，把天王殿所有的众人，全都蒙哄住了。英王听着咬牙忿恨，秦治明，我重用你们四个人，把守青龙白虎两道大闸，兼任招贤馆馆长，小子有此心胸，这分明是杜塞贤路，外面有名的英雄投奔岛里来，小子如此对待，还不知道给我挡走了多少位。想到这里，遂眼看左右叫了一声："军师大帅，日后无论在那里见着秦治明，袁光亮，金志高，高海登，这四个叛徒随时将他结果性命。"吩咐完毕这才叫了一声："桂品，既然你愿意前来应贤，但不知你身有何技术，当面说明，我要亲自观看，如果有绝艺在身，我必要重用。"小鱼龙听到这里，向上磕头，口称："爷，要是在外面飘落江湖，我的功夫不能说第一，差不多也不至于落他人之后，真要是天王殿，我可不敢说，皆因军师大帅站殿将军，所有的众人，全都是高人，倘若爷家不嫌弃，叫我在群雄面前献丑，我只好抖胆了，但不知爷你老还是看我的拳脚，还是看我的军刃？"英王叫道："桂品，先练拳脚后练军刃。"小鱼龙听到这里，向上磕了一个头，走至在天王殿台阶下，又恭恭敬敬作了一个罗圈揖，说了一声：

“献丑了。”众人观看，各个注意，要看他有多大的功夫，别看他年岁不大，功夫还是真正不错，可见得受过高人的亲传，发出招去，叫伸手如瓦垅攒拳如卷饼，吞吐的招术与众不同，虽然孩子年轻，功夫可称得起叫练熟。各位站殿将军军师大帅人等，全都看着纳闷，暗说这个孩子这是谁传的呢？像这样功夫定非平常之辈，但见桂品走开了行门，溜开了过步，一招挨着一招，一手套着一手，工夫不大，这趟拳练完了，把拳脚架式一收，然后向上行礼，口称：“王爷，桂品在台前献丑，求你老人家莫怪。”英王对于武学是门外汉，那里看的出好不好，不过就见孩儿练的招数迅速，遂眼看着左右，问了一声：“军师大帅，你们看他的武学如何？”未及军师大帅答言，旁边站起来左膀寨的三公抱拳躬身，口称：“王爷，据我观看，这个孩子的武学，跟军师大帅各位站殿将军，那可不敢比，要说比我们左膀寨里的我们弟兄可高的多。”人家尹爷说这些话，不过就是夸奖桂品武术高，要说真的，桂品的能为能够有左膀寨三位老人家高吗？这就是人抬人高，也不用追根求底。英王听着，这些话可就不然了，他一想连左膀寨的三公，都夸奖桂品能为大，可见得这个桂品武学不错，英王说道：“桂品，既然大家都说你练的拳脚不错，但不知十八般兵刃你那一样练的最好？”桂品向上行礼：“爷你老要问，我受我师傅的教导，十八般军刃全都能练，要说最精奇就是一口刀。”英王听罢点头说道：“好！既然刀招绝伦，你就当面演刀。”桂品向上行礼，口称：“爷，别的军刃我用着不符手，我自己原来有军刃，在被擒之时，已然被人搜索去了，还有些个别的零碎东西，其余的物件发还不发还全都不要，惟独这口刀，我可得跟爷你老请求，皆因找那口刀跟普通刀不一

样，我那把刀刀把长，我用别的刀不合适。”英王闻听遂说道：“桂品的军刃现在那里？急速发还。”王官答应一声，将桂品包袱取过军刃连同零碎东西，全都在内，桂品把东西收拾好了，包袱往腰里一围，遂手撤军刀，呛啷啷一声，钢刀离鞘，鞘子放在了旁边，众人留神观看，果然他这口刀的刀把长下里不足一尺，也有七八寸，这口刀的招数，叫八卦刀，故此刀把比别的刀特别长，只要长那就叫八卦刀了，有一种叫苗刀，苗刀招数传到而今，属独流镇练的最好，刀招虽然不过十二趟，可就是平常的家伙进不来。桂品刀交左手，背着军刃向上请安，口称：“爷家在上，军师大帅在场的群雄，大家莫怪，桂品可要撒野了。”把话说完，刀还右手，随着往出发招，一招挨着一招，招名八卦刀，招数越发越紧，由外往里攻，越攻越严，八卦刀跟太极刀一比可就差远了，太极刀是由里往外攻，越杀占的地方越大，这种刀法普通人可看透。有身分主儿才知道刀招绝伦，在旁边燕普倒也不在意，觉着桂品不过练趟刀，又能够怎样出奇，后来一看刀光一片舞动如飞，把人搅至在刀光里面，真正称得起风雨不透，不但说燕普看着出神，所有武士王官站殿将军等众人，那一个不看着点头咋舌，暗含着喝采，小小年纪，有如此的功夫，真正称得起盖世无双。桂品这趟刀未曾练完，在旁边左膀寨的三公，尹海亮，路海明，金海寿老哥儿三个，看着各自点头会意，虽然不能猜到十成，大概也不离八九，人可不认得，不过看见他面门上刺的小鱼龙变化，三位爷有点心疑，后来又看见他这趟刀，知道他这趟刀招是牛和牛宝元所传，并且他的面门上又有鱼龙变化，不问可知，这个孩子不是牛和的弟子，便是他的儿子，虽然说没听说牛和有子，这个孩子也跟他有特

别的关系。三位老人家这么想着，桂品这趟刀已然练完，收住了式子，拾起刀鞘，刀插入鞘放在旁边，来到殿内闹龙案前，恭恭敬敬向上行礼口称："爷，桂品斗胆在爷的面前献丑，求爷莫怪。"英王听到这里，点了点头，叫道："桂品，我方才听说你身上的功夫称得起绝伦，我必然要给你找一份重要的职务，如果样样认真辅保孤王，大事成就我必然另眼看待。"桂品磕头谢过爷家。英王遂眼看左右，叫了一声："诸列位，这个桂品的功夫既然不错，这个孩儿的精神又好，当然必须派他一份职差，但不知我加封他为何职？"英王这话说出站殿将军武士王官就不用说了，军师大帅都不好意思回答，就因英王有爱将之癖，这个孩子既然得着爷的心欢，如果说平常职务，不用说桂品不愿意干，就打爷那里就办不到，找个重要的职务，又怕这个孩子才不胜任，耽误了大事，再说这个孩子的来历，又不大明白，就皆因这些个原因，那一位也不肯多言。

英王一看众人并无有回答，遂也不往下深问，英王撕髯留神仔细打量这个桂品，看那里那里可爱，品貌俊秀，二目如灯，英雄气概，仪表非俗，看了多时，遂叫了一声："桂品，我打听打听你可曾定过亲事？"桂品听到这里脸一红，遂说道："跟爷回，我的亲事耽误到而今就算没妥，因为什么呢？不如我们的我们不娶，比我们高的人家不嫁，所以迟到而今。"英王听说他尚且未曾定亲，欢喜的了不得，双手托髯哈哈一阵大笑，眼看两旁边众人叫了一声："诸列位，要是这么看起来，这个孩子乃是上天所赐，孤家三女霞娘，聪明无比武学过人，称得起女中的丈夫，三番屡次我跟他商议，打算由岛内挑选，才貌兼全之人，以霞娘终身相配，怎奈霞娘这个孩子，志向

太高，岛里这些个人他全都看不起，今天桂品这个孩子，面貌长的也不错，技术也说的出，大概我要把三公主霞娘的终身托在他的身旁，不但是郎才女貌，也称得起天生佳偶，缘在三生。”英王喜喜欢欢，越说越高兴，眼看众人连连问道：“诸列位以为孤王这个意思怎么样？”未等别位答言，在旁边早站起来燕普燕云风，念了声：“无量佛，跟爷回，要说给桂品大大小小查一分职务，也不算不可，真要谈到把三公主的终身相嫁，我可不是拦爷你老的高兴，这个你老可别忙，千万不可性子急，儿女婚姻乃终身大事，岂能草草了了，何况三公主金枝玉叶，也不能轻易许人，这段事必须请爷回到后宫召来公主，商得同意再办不迟。贫道所说，爷如不信，请爷调查，桂品来历不明，又缺少中保，倘有意外，为害非浅，再者说环娘兰娘二位公主，死的可惨，就凭爷一份仁慈之心对待金莲花，可称得起天高地厚，以二位公主相许，不承想相继而亡，他要果然是条英雄就应当从此以死相报，才不枉爷家恩待他一场。”这话将然说完，英王连连摆手，摇头晃脑如车轮相仿，遂叫道：“燕道长，真要谈到文武两科的技艺，攻杀战守，我可不及道长，真要谈到以目识人，从我的眼光底下走的，只要我敬重他百无一失，谈到凤岐金莲花，他本是满洲的旗人，根本清白，论到武学堆内，他乃是镇古侠董老剑客的弟子，身为少剑客可称不错。至于二位公主之死，那乃是祸由自取，也不算我目不识英雄，这两个丫头的死，不过是福薄，倘若他的福厚，在凤岐跟前，百般劝导善言引诱，劝得凤岐真心辅保于我，何愁大事不成。再进一步谈话，那三公主霞娘，我当面给他定婚下嫁桂品，大概我说出话来，他也不能够不听，我意已决，军师请勿多言。”说到这里一摆手，

叫了一声："桂品无双，你可曾听明白孤王有一爱女，排行在三，名叫霞娘，容貌不恶，并且文武兼全，我有意将他许配你的身旁为妻，招为本岛的驸马，如果将来孤王兴兵之时，阵前立功当然另有封赏。"说到这里一摆手，叫桂品站起身来，英王又细看了看太平侠智亮，高声说道："你要在太平寨收拾一所房，将驸马陪到你那里，诸事办妥速报我知。"智爷点头答应："是。"英王看了看天已不早，退了天王殿。不表众人，单说智亮，带着桂品桂无双，回归了太平寨，老头子赶紧吩咐把一所东跨院，打扫干净，设摆各样家俱，无论短什么东西，尽可派人够奔那天王殿前或到寝宫去搬取，老头子看了看两旁，并无外人，都是知己的心腹，这才叫了一声："桂无双，我实在佩服你，小小年岁心中竟有如此的智谋，在天王殿前对答如流，当着军师大帅站殿将军，大众人等，毫无惧色，当场试艺，武术绝伦，我钦佩的很，一来是大清国的洪福齐天，再者说桂三弟在外面人称双全侠，平生行侠作义，剪恶安良，故此才有如此的佳儿。"智爷一边说一边爱，两旁边站着的就是这群徒弟义子，也没有外人，老的少的爷儿几个说说讲讲，兴高采烈。桂品眼看着老人家，叫了一声："老伯父，我跟你老人家打听打听，怎么我在天王殿看见军师大帅，站殿将军等众人，怎么就会没看见我的对头冤家化图化亮羽呢？"太平侠智亮闻听，不由得一笑，叫了一声："傻孩子，不见化图还算万幸，如果见了他你们既然作了敌对，他焉有不认得你的道理，今天总算天假其便，英王一时看不清楚，恰巧化图没在殿前，要不然不但大事不能成，恐怕还有性命之忧，如今既封你为岛内的三驸马，以三公主霞娘下嫁，你可不晓得这个霞娘剑术精奇，武学高强，就拿全岛的英雄谈，平

常的主儿不算，就说成了名的剑侠，真要比上手也不一定谁输谁赢，真你要好好的跟这位三公主附和好了，可是你的左膀右臂，打算给你二位伯父报仇，全都在他一人的身上。”爷儿两个正在接谈之际，外面有人报，有左膀寨的三公，尹爷路爷金爷老哥儿三个，前来拜访。智亮闻听，赶紧站起身来，心中思想，怎么会他们哥儿三个全都来至在太平寨呢，难道说有什么事吗？书中代言，由天王殿散殿后，三公回到左膀寨，尹海亮，路海明，金海寿，老哥儿三个，坐在一处，可就谈到天王殿方才试艺的那个孩子桂品，武术绝伦，艺业高强，定非平常之辈，由打太平寨来，按太平寨的首领，身为侠客知名多年，自从来到岛内，一切的行动真正叫我看不明白，倘若是真心辅佐英王，也是你我弟兄大大的一个障碍，我的意思打算够奔太平寨，一来拜访太平侠，再者窥探这个桂品的举动，是否真假来历如何？老哥儿三个，计议已毕，三位一同前往，身上衣服稍微收拾收拾，由左膀寨来到了太平寨，叫人回进去，工夫不大，太平侠智亮亲自出迎，抱拳拱手叫了一声：“三位，这可真闲在，里面坐吧！”说到这里，让到了里面落坐，徒弟们把茶献上来，尹爷看了看不错，那个桂品也随着太平侠，坐至在旁边，智爷这才问：“老三位，这一次来到敝寨，有什么公干吗？”尹爷微然一笑：“也没有什么事，不过听爷家命老侠客主持一切驸马公主完婚之事，老人家对于这事，有想的周全不周全，我们弟兄闲着也是闲着，呆着也是呆着，特此前来帮着老侠客作个私下的助手。”智爷听到这里，赶紧站起身来，连连抱拳，遂说道：“这个话倒是很对，智亮对于此事实是门外汉，今天有三位老人家到此帮忙，我感激的不得了，三位老人家比智亮强的多，前一次凤

岐岛内完婚，一件喜事全都是三位一手经理，这一次无论如何，老三位也得帮忙。”尹爷听着这个话也不客气，坐在那里一边喝着茶，一边闲谈，老头子尹海亮以言语相挑，叫了一声：“老侠客，三庄的胜裕两次打岛，勾引外面成了名的剑客，岛内可不算占什么上风，要是这么看起来日久天长，胜裕再联络了当地的官人，再要提兵前来攻打，倘若山破势败，你我弟兄应当怎样？”太平侠智亮听老人家说出这些言语，拈着胡须含笑叫了一声：“尹老英雄，这个话也并非是我智亮斗胆，就在我太平寨范围以内说，你老看所有的人位，全都是我的徒弟，又是我的义子，就是这消息传出去，我也不怕，驸马也不是外人。我在岛内观看你们弟兄堂堂仪表，威名远震号称三公，夜晚之间，我常常到左膀寨暗地观看，举动果然是英雄的态度，今天话已说至此处，谁也别瞒谁了，今天咱们谈话要诚诚恳恳的互吐肺腑，大家有个合计。”这几句话说的尹海亮二目圆翻，拿眼看了看太平侠，不由得撕髯一笑，叫道：“老侠客，咱们都是须发斑白的年岁了，谁也用不着跟谁说谎，实话实说倒显着有趣，要谈到我们弟兄，居住天海庄，人称三公，不敢说身分，不过略有虚名，今天谈到入岛，虽然蒙英王加封为左膀寨，我们弟兄不过在岛内作份事，为的是以待时机，皆因联络不着同志，也不肯轻举妄动，因小失大，智老英雄，你在岛内所有一切的举动，我也时常到这边来，不过你老的行为秘密，究竟如何不得而知？今天听你老这句话，不问可知，心意与我们弟兄大略相同。今日到此要看看桂品，究竟何如人也？以看望为名，不过是暗含着窥探，不料想将然三言两语，蒙老人家开诚相见吐露肺腑，我们弟兄可不能不说，如果老人家仍然不变英雄侠义之节，维持天

职义务侠义道，你我联络一致，岛内作一份事业，也可以名提天下，倘若是智老侠客，真辅佐英王，那也是无法。”还未等尹海亮把话说完，太平侠哈哈大笑，叫了一声：“老英雄，话别说了，我连着到了你老的左膀寨拜访，不过就为的是探听探听你老人家的动作，又谁知老三位运筹有道，不但智亮看不出来，所有全岛之人，也看不出破绽来，就连燕普他都无从识破，不但是你老就连我他都不能看破，这么看起来也是枉有剑客之称，还不如三公，今天你我这才算谈谈心腹，老人家你老先看看这位少年的英雄，他是何如人也？”老头子听到这里，连连摆手：“我们弟兄就是为此而来，就皆因这位小英雄的来历不明，并且还是武学高强，必须是名人所传。”智爷闻听遂道：“三位老人家，这个孩子他姓桂名叫桂品桂无双，他本桂家庄桂氏三杰，三爷桂竹登之子，他的老师，就是牛和牛宝元鱼龙变化，不然怎能得着一趟八卦刀。”尹爷听到这里，看着二位贤弟遂说：“你们看，我略着这个孩子就是高人所传，果不然就是牛和牛宝元的弟子。”说到这里，大家彼此一笑，桂品先过来给三公行礼，然后看了看这些个人位，以及太平侠的这些个徒弟，这就算是奸细聚会，大家说说笑笑，尹海亮叫了一声：“智老侠客，既然是英王吩咐你安置驸马一切的事，你还是早早的报齐，把三公主迎娶过来，万一小夫妻和美，那可就单凭小英雄桂品了，三公主能够辅助我们，打算铲除蓬莱易如反掌。你可别看三公主是女流之辈，谈到武学比我们弟兄高，慢说是是我们弟兄就是岛内的众人，能有几个比的上他，真要是公主霞娘，不能维持，跟他慢慢的一商议，再要请出他的老师来，可就太好了，还别说蓬莱岛，天下的英雄那一个可以抵抗人家。”智爷听到这里，连连点头称：

“是，三位老人家所说一点儿不错，我们就赶快办理才是。”说到这里，左膀寨的三公告辞，智爷亲自送出了寨门口，拱手作别不表。

单说英王富昌，退了天王殿，回归寝宫，赶紧打发人把公主霞娘叫到面前，把手下随从众人，全都打发出去，这才叫了一声：“霞娘，我今天有一段事跟你商议，你也不必碍口害羞，咱们是亲父女，有事当然得商量商量。”霞娘听到这里，双手搭在一处，行礼说道：“老人家，你老有什么事只管吩咐下来，孩儿还敢不依吗，还用商议什么？”英王听到这里一笑，叫道：“丫头你有所不知，像这个事不商议那里能成，只皆因夜晚之间，太平侠智亮，在九兽鹤天亭拿住一个人，押到了天王殿，彼时一审讯，才知道他姓桂单字名品字无双，天王殿前试艺，拳脚精通，刀枪绝伦，我听他们说，这趟刀的名目叫八卦刀，刀招绝伦，而并且这人岁数年轻，品貌清秀，也不是我有爱将之癖，可就想到孩儿你的终身了，我有意把你许配桂品的身旁，小夫妻和和美美，白头偕老，为父之心，可也就算尽到了。你想我这么大年岁，由北京到来四川地面，遇见你的三叔段洪亮搭救，才有今天，打算要恢复我心中大愿，两次迎战三庄虽然说平和无甚高低，据我想终久还是失败，我势败不过就是一死，可惜你这么大的姑娘，你的母亲已死，剩下你孤苦零丁，无倚无靠应当怎样，不怕我将来势败身亡，我也对得起孩儿你，总算不枉咱们父女一场。”三公主听他爹爹把话说完，秋波微转心中思索，难道说他老人家谈起这个话来，竟不伤感，大姐姐对镜刎头，二姐姐自戕残生，那一时想起来都是心如刀搅，忽然间老人家谈终身又谈到我的身上了，你说我可应当怎样，真要不应，招他老人家生气我也不

敢，真要说我应，我知道所说之人，他是何等人物？要说在剑山蓬莱里面，给我搜寻一位终身的倚靠，也不是我的眼皮子薄，所有的众人，我全都看不起，并非是我的眼空，实在是狐群狗党，我怎能与之同居一世。想到这里无法，遂说道："老爹爹，可不是孩儿脸大，要谈到我的婚事，有我母亲在日，当然是他老人家一面承当，既然他老人家去世，谈到婚姻，那可就是你老人家作主，父母之命不能不听，孩儿我是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你老只管万安。"爷儿两个说到这里，可也就不再往下说了，一夜无话，次日天明，英王够奔天王殿，开一个全山会议，可就论到了公主婚姻这一节，先问了问太平侠智亮："在你的太平寨给三驸马预备房舍，样样宗宗可曾齐毕？"太平侠向上行礼，口称："爷，由昨天听了你老人家的吩咐，回到寨中，赶紧办理，现在已然诸事停妥。"英王点了点头，遂传话召司天监，王官答应工夫不大，司天监到了殿上，书中代言，司天监是那一位，就是段龙山段龙涧逃走的小子狼狈李吉，只皆因段龙山白天王受了抚安，他当然就不能在此存身了，他才逃到了剑山蓬莱岛，仗着小子奸谋诡计，很受英王的喜悦，故尔加封为本山的司天监，小子打算从中胁肩谄笑，在英王面前得些个权势，怎奈有军师燕普，任凭他怎样能说会道，巧言令色，也显不着他，故尔他这个司天监也没有什么意思，也不常到天王殿上来，今天听英王呼唤，遂随王官到天王殿上，闹龙案前行礼，口称："爷家在上，李吉给爷磕头。"英王叫了一声："李吉，赶紧用历书查看查看，何日是黄道吉期，以便与三公主三驸马完婚。"李吉听到这里向上磕头，遂起身取历书选择吉日，选了半天，李吉向上回话："爷但不知道黄道吉期在远在近，远可就得过了中秋佳节，

九月九日大吉大利，要在近期，就得说是后天，除了后天之外，别无良辰。”这个小子那里是查历书找吉日，分明是讨英王的欢喜，真要说合婚选日，必须得把男女两造的八字开出来，细细的推算，才能够有准呢，这个小子他就这么一翻信口开河，就说后天吉期，这就叫迎合英王的心理，好在他说出来也没有别人答理他。果然英王听着喜欢的了不得，赶紧吩咐一声太平寨的寨主智亮，叫他为喜事的总办，所有各事全都由他一个人去办，左膀寨的三公作为助理，英王分派完了，摆手散天王殿，大众全都退下来，三公可就够奔太平寨。好在一节，这场事有尹爷可就好办了，遂把当初金莲花招驸马之时，应用的东西，全都把他搬过来，样样宗宗全都安置齐毕，当天不要说，次一日还得休息一天，后面宫中所有宫女们仆妇，以及三公主的乳娘等，就把公主应穿应戴一切零碎东西，全都预备好了。这两天就不要说了，到了喜期这一天，太平寨悬灯结彩，景像热闹异常，天王殿那边也是鼓乐喧天，到了吉时良辰，把三公主用彩舆搭到太平寨，到了喜堂，早有宾相赞礼，夫妻交拜，拜堂已毕，进到洞房里面，仍然按着俗礼旧套，合卺坐帐，还要吃长寿面子孙角子，饮完了交杯盏，所有的俗礼全都办完了，遂撤去金花披红，桂品走出了洞房，大家给他道喜，又到天王殿给爷家磕头，大家闹闹哄哄。这一天大家欢欢喜喜，各寨里面随便吃喝，天到了夜晚掌灯后，各寨都安歇了，太平寨也没有什么事了。桂品小夫妻吃喝已毕，早有人把寝宫收拾好了，陪着桂品到了洞房，大家退出来，房门稍微一对，因是在夏景天，这个房子北为上的一拉溜五间，明着三间东西各有暗间，在东暗间迎着面放着一张大红的帐帘，赤金帐钩，撩着帐帘里面坐着

一位如花似玉的姑娘，你可别看是新娘子，浑身淡妆，桂品微然拿眼看了看，这才在明间屋落坐，自己斟上一杯茶。心中思索，今天我们就是个热闹，他要是好我说出话来言听计从，辅助我在岛内，我们倒是好夫妻，如若不然，觉着你们自己出身高贵，以势相欺，那可说不上不算，我要跟你一死相拚，不但不是夫妻，还是对头的冤家，自己心中思索，坐定了一语不发。三公主坐在里面帐里，看着明间坐着的桂品，看了看面如冠玉，眉心刺着鱼龙，方面大耳俊品人物，二目有神，精神百倍，三公主看了看不由得心中喜悦，要看这个孩子这个样儿，倒是像条英雄。最可惜就是一件，入得岛来终朝每日，跟这群狐群狗党联合一起，不但不能学好，准能染上了下流的习气，早早晚晚难保性命，到在那时岂不可惜。姑娘想到这里，下了绣榻往外走，姑娘来至在桂品的面前，用眼上看了一眼，下打了一眼，看罢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凉气，暗想道这个孩子面如敷粉，在二龙斗宝刺着鱼龙变化，外面有一位成了名的高人，人称鱼龙变化，南北皆闻，受过两位剑客的真传，姓牛名叫牛和牛宝元，乃是一位成了名的英雄，人称鱼龙变化，怎么会这个孩子面上也刺着鱼龙呢，难道说他跟牛和有什么关系吗？真要是牛和的后人，为什么他不姓牛呢？我的爹爹生来有爱将之癖，屡次三番受人的蒙蔽，以至于我的二位胞姊死于非命，令人可惨，今天这个桂品也未必没有缘故，我何不用言语相激，倘若得其实情，我是另有相当的对待。这个地方看起来，英王这三个姑娘，就全都不一样了，洽如后汉的诸葛三君，有龙虎狗的分别，已死的二位公主，不过就是虎犬而已，到了三姑娘可就不然了，生来的龙性，当事不迷，能屈能伸。看罢桂品，面目往下一沉，叫

了声："驸马，看你这个样儿，实有英雄气概，何况又身有武学，今天入岛天王殿前试艺，我的爹爹一时爱才心切，遂将我的终身相许，这段事未免可惜，我想大丈夫男儿汉生在天地之间，要轰轰烈烈作一场事业，方不愧为英雄，真要是贪图眼前富贵，不择道路邪正，有志气的女子尚且不为，何况是男子。我看你仪表不俗，又正在青年，不思正途努力，博个成名天下，却来到蓬莱岛求其富贵，不错我的父亲他乃是金枝玉叶，当今万岁康熙圣主的胞兄，怎奈私行至此处招兵买马，聚草屯粮，有意叛反，便算是叛国之逆，事不泄众人在此得享安乐，一旦事败，人人皆有掉头之罪，为什么你年轻轻的也入此叛逆之流呢？真要依我良言相劝，你也用不着在此鬼混，赶快离此是非之地，我既然许配于你，绝不能说不是夫妻，不怕你走上天边我也相随。"话说到这里，小鱼龙桂品二眸子滴溜一转，这小伙子够多么机伶啊，自从见三公主霞娘由屋中一出来，他就是一愣，只见她素装淡雅，面不施脂粉，谁也不信她是一位新娘子，虽然浑身素装，却面润如玉，二目如星，一望而知是一位巾帼的英雄。太平侠智亮所说之话，当然不假，到如今听公主说出这片话来，暗含着心中辗转，你说这篇话究竟是由打那一面儿来的？实意虚情，真正叫人莫明其妙，我真要不跟她说实话，倘若被她盘问出了真迹，倒显着多有不便，桂品乃是聪明过顶之人，当时就有了主意啦，自己实话实说，看她把我怎么样？想罢这才说道："公主之言，实乃金玉，虽然身为女子，实有英雄气概，有意秉正天职义务，当然于父女之情有亏，随父叛逆，实非义侠之道理，此刻公主处于进退两难之地，不知小子所说然否？"三公主一听，就是一愣，暗说道，他既能猜透我的心事，

当然不是寻常之辈，遂即说道："驸马所说，对与不对先不用说，我先问你究竟因何入岛，姓名是否真名实姓？请你明言，如果你是条英雄，来路光明没说的，倘若是不肖之流，也不是我说句大话，我与大公主二公主可不一样，也不用到天王殿禀知我父王，我就能追取你的性命。"说罢此言，用双星眸直视桂品，桂无双并不迟疑，叫道："公主！你既问到这里，我当然以实言相告，遂就把自己如何遇见凤岐，二位伯父如何受害，自己的老师是谁，并没有隐名藏姓，入岛为寻化图报仇，不想凤岐上坟被擒，我因救他不成，反倒被获，如果是跟凤岐在一块儿被擒，生死当然听王驾处置，二人同来同死，总算应该，皆因我不知凤岐的生死，故此我才暂降英王，若得不死，还可以救出凤岐，我二人再找化图，与我二位伯父报仇，这就是我的真情实话。"三公主以先听着有气，以后知他不是无名之人，后来听到霹雳杰烈火弟兄被害，不由得柳眉倒竖，杏眼圆翻，心中说道，老爹爹，就冲着你老人家收留的这些恶人入岛，无恶不作违反天理，也难以成其大事，三公主容桂品把话说完，重新又打量了桂品一遍，心说，此子不但出身正大，而且胆量过人，看起来我二人倒是天生的佳偶，想到这里，遂说道："驸马之言，奴已尽悉，不过你到天王殿虽得不死，对于招亲这一层，你当然是梦想不到，比如在天王殿试艺之后，我父王不当面许亲，大小派你一点差使，你一定是暗救凤岐，找化图报仇，仇报之后，你又当如何？"桂品闻听，叫道："公主！大丈夫无欺心之语实话对你说吧，杀死恶道之后，再等机会，刺杀英王，以附天职义务。"三公主接着说道："那么你我现在成为夫妇，我之父即汝之岳父，你又应当怎么办呢？"桂品一听接着说道："公主你要是

专门刺绣，不出闺房的秀女，这个主意当然就是我出了，公主乃女中的丈夫，艺业高强，比桂品高出几倍，你是英王之女，我为其子胥，请公主你说，桂品相随就是了。”三公主霞娘听了听桂品这一句话，不由得难过，惟独这一件事我还真没有一定主张，这个话要是说出来，未免与人伦缺欠，英王叛反也就是跟我有父女之情，真要是换个旁人，他已然早死多时，皆因我自己是女流之辈，无论多高的身分，总算是不如男子，既然把我的终身许配桂品的身旁，他总算是名人之徒侠客之子，当然他的主见比我高，为什么没说出所以的话来，反倒相随于我，可见得他说话之间，当然是有碍口之处，倒不如我跟他如此说倒显着圆满，把主意拿妥，遂叫了一声：“驸马，今天你要叫我应当怎么办一定的主意，此时我的心乱，等到明天我禀见我的老师，给我们想出一条两全之策，倒是甚妙。”桂品闻听心中喜悦，既然三公主是一位武学高强的女子，太平侠跟我说过，比平常剑侠的身分还高，但不知他的老师是谁？既然提取了他的老师，我倒问一问他的老师是谁，想到这里，遂说道：“公主既想不出相当的主意，打算前去请教老师，但不知他老人家姓字名谁，住在何方？”霞娘听罢一怔，暗说不好，当初跟老人家练艺之时，无论何人问不许说出他老人家的真名实姓，今天无意之中，把他老人家说出来，驸马问到这里还不能不说，遂说道：“你要问我的老师，提起他老人家大大有名，论说起来可不应说，他老人家再三的嘱咐，不许对外说，好在你我是夫妻，谈到他老人家，你可知道有一位老剑客久居江南姓吕，人送外号晚村吕大先生，那就是我的亲师伯，我的老师是他老人家的胞妹吕晚娘，要说我跟他老人家练艺多少年，在什么地方，那可就不便细谈了，

皆因他老人家不叫我说，请你也不必多问，天已不早你我安歇吧。”桂品只可点头。

一夜晚景无书，次日清晨起来，桂品仍然坐在太平寨，找太平侠谈天，暗含着可就把底细跟老人家说了。智亮听到这里，心中欢喜，暗想霞娘乃是剑客亲传，不费吹灰之力，竟会被孩子将他打动了心机，算起来这也是该着。不表智爷心中高兴，单说三公主得暇换好衣服，前去禀见他的业师，不过就是把洞房花烛夜的经过，以及驸马是谁，全都说完了，遂把夫妇所说之话，请教老人家究竟怎么办好，老剑客听到这里，叫了一声：“霞娘，这段事你要打算办得圆圆满满的，你何不如此如，真要这样一办，那才叫圆满结果。”霞娘三公主一听，如梦方醒，连连点头称是。这才辞别了老剑客，回归自己的住所，白昼之间也未肯明言，到了晚饭掌上灯以后，屋里也没别人，就是桂品，其余仅从人等全都把他们打发出去，小夫妻两个，遂低言悄语的说。桂品先问了公主：“公主白昼之间，我听说你走了，见着你的业师究竟是怎么吩咐的？”公主遂叫了一声：“驸马，剑客爷叫我禀明父王，实话实说，劝他老人家脱离是非之地，如果说他老人家听咱们就是携带着金银远走高飞，倘若他老人家不听，叫我禀知父王，你我不可在此久居，所有一切的事，以及你二位高伯父之仇，都在他老人家身上，无论什么事，都能够负完全责任。”少爷听到这里，叫了一声：“公主，这个话何时跟王爷回明呢？”公主摆手：“你不用管。”说到这里站起身形，往外就走，别看随俗礼下嫁作新娘子，不失侠义英爽的态度，这就叫出入随便，并不拘于俗礼。公主来到后面寝宫，叫人回进去，要面见王爷，富昌闻听就吓了一跳，赶紧令人把他带进来，公主到了

里面，给英王磕头，英王摆手叫他坐至在旁边，遂问道："丫头，黑夜之间，出嫁不足三日，私行至此见我有什么事快说，倘若被人知晓，岂不失了你金枝玉叶的身分。"公主听了，微然一笑叫了一声："老爹爹，孩儿这一次有一件要紧之事，禀报你老人家。"英王听到这里，不问可知一定又是驸马出了什么意外，我的长次二女就皆因出嫁死的，令人可惨，今天黑夜之间，大惊小怪跑到了寝宫，真正令人可怕，赶紧叫道："女儿，究竟有何事故赶紧快说。"霞娘叫了一声："老爹爹，咱们可是亲父女，除我之外你老人家可没有近人，有两位胞姊，已然短命死去多时，今天黑夜之间，来到寝宫，当面要把话跟你老说明，你老给孩儿配的驸马姓字名谁，你老可晓得？"英王听到这里，手拈银髯，眼看着霞娘说道："他不是姓桂名品字叫无双吗，难道说又出了什么舛错不成？哎呀我生平有爱将之癖，因此常常受人的蒙哄，这也可惜。"姑娘听到这里，连连摆手，叫了一声："老爹爹你老先别着急，真要是你老将我许配的桂品，他是市井俗人，还慢说孩儿跟他拜堂成亲，大概他想活万难，只皆因我再三盘问才知道他是桂家庄，桂氏三杰双全侠桂竹登之子，鱼龙变化牛和牛宝元的门人，真乃称得起当世的英雄。后来我跟他计议，依着他的本来的心思，原来到蓬莱里面卧底，单等机会到了，倒反剑山不利你老人家，只皆因跟我夫妻一场，看在我的分上，不肯下此毒手，叫我前来报告你老人家，你我父女我们夫妻老少三个人，携带金银细软，逃开剑山蓬莱，到桂家庄居住，早早晚晚我们夫妻在你老人家膝前尽孝，欢度晚年，这可算人间幸福，我想他说的话有理，这才昏夜之间，来到寝宫报告，你老人家这么大年岁，千万不可过于任性，请你老人家再思

再想。”英王听到这里，叫了一声：“丫头，你那里知道，我由北京脱离虎口来到此处，多少次的危险，才有这么个剑山蓬莱岛立足之地，手下精兵数千，军师大帅辅保，有朝一日克复了三庄，兴兵大进杀到了北京城，面南背北身登九五，为一朝人王帝主，那才趁为父的大愿。今你何出此言，叫我隐避，那岂不成了半途而废吗？真我要那么一来，所有这一干的群雄，应当如何？不怕兴兵战败，有死而已，今天我要不看你是我的女儿，有父女之情，我就应当将你结果性命，以正山规，你为何无缘无故出此不祥之话？”公主听到这里，眼泪汪汪，不由得慢移香躯，跪在了英王的面前，叫了一声：“老爹爹，我可不敢当面责备你老人家，不过有几句话我可不能不说，我想你老人家，二十年前在北京康熙圣主亲口加封为英王，锦衣玉食一呼百诺，可算是极人间幸福，应当自己知足，俗言说的好，知足者常乐，你老人家不但不知足，还要作乱兴叛，有意推倒了有道的明君，在北京城连夜逃走，来到了四川地面，在剑山蓬莱，收揽绿林的好汉，聚草屯粮，难道说康熙圣主他就不知道吗？不过人家知道不肯发作，念其手足之情，未肯骤以兵加，这么看起来，康熙就算是仁义之君，老爹爹就应当在蓬莱岛，享山居隐逸之乐，山中出产不少，有许多人围随不亚如小朝廷，在此安心一忍，也算是人间的福分，老人家不但不如此想，反要兴兵讨伐三庄，你老人家不想，胜裕胸藏机谋，武术过人，倘若三庄联络一致，再搭上了本地面的官人，蓬莱岛可就危同累卵了。你老要依孩儿我的拙见，愿意在山上呆着那就不用说了，不愿意在此，携带金银细软，够奔桂家庄，跟孩儿的公公双全侠，同居在一处，早晚有我们二人在你老人家跟前尽孝，乐守田园以终天

年，孩儿所说之话乃是至情至理，求你老人家仔细想。”英王听了这话，心里头也是非常难过，英王也明白公主所说之话，是至理实情，按说可应该点头随他们小夫妻另寻安身地点，无奈有一节我在剑山蓬莱，群雄全都辅佐于我，到如今我要是一走，叫他等应当倚靠何人？那岂不是半途而废。再者说这个话要是早说也成，我那两个女儿环娘鸾娘未死之时，三个女儿三个女婿全都在一处，热热闹闹也倒不错，到如今两个女儿已死，致死的原因还是受的我的牵连，我要不在岛内给他们招亲，怎么会情急自杀，真我要此时随着霞娘丫头逃奔他方，未免叫死去的二女忿恨于泉下，凡事由天定不由人算，莫若还是听天由命倒好。想到这里遂叫了一声：“丫头，你所说这些话，倒是有理，怎奈时机不对了，我的事只可听天由命就是了，你也不必多言，站起身来回归驸马府去吧！”霞娘闻听叫了一声：“老人家，听你老人家所说，是不依从，我等脱离是非之地，倘若你老人家大事成就，杀到了北京城，你老人家身登九五，孩儿我的福薄，也不敢妄想尊贵，只可随着我的丈夫在家中苦守清贫，倘若事败，并且说一句丧气话，被获遭擒，押赴北京到云阳市口身受国法，那也算是自作自受。孩儿是女流之辈，到那时应当如何，我打算跟老人家把话禀明，如果你老人家无心离剑山蓬莱岛，我打算出离了剑山，另找栖身之处，真要是你老人家到了不得已那一天，孩子我必然有一番援助，看你老在岛内的行为，早就有意远走高飞，恐怕名誉上不好听，就皆因未曾出阁，现在已然出阁，随同驸马远走高飞，禀明了你老人家，这就叫名正言顺。”说到这里，站起身形，转身就走，英王还打算问问他到底是怎么段事，又谁知霞娘已然走出了寝宫，回归驸马府，见了驸

马桂品，就把见王爷的话，一句没瞒实话实说，桂无双听罢叫了一声："公主，依你应当怎样？"霞娘这才说道："不必多谈，赶紧跟我收拾细软，备船一只，你我一同出岛。"桂品果然并不多问，当时收搭了几个大包袱，夫妇一同往外走。太平侠看得明明白白，准知道这夫妻二人推带金银细软，远走高飞，真要是别人出岛，智爷还得拦，霞娘走他可不拦，因为什么呢？准知道霞娘是剑客的弟子，武学高强，不过秉正天职义务侠义道，不肯帮助他父王叛乱就是了，可是他要在岛内居住，别看平常不辅助他父亲，真要眼看他的父亲身逢大难，堪堪被获遭擒，他还能够不管吗，放他出了岛少一个人就少一个障碍。不表智爷单说的是桂品，一直来到船坞，吩咐赶紧预备小船，水手不敢违背，知道是三公主，武学绝伦艺业高强，倘若拦挡就有性命之忧，只可给他们预备小船一只，水手四名，夫妻二人上了船，一直够奔青龙闸，船到青龙闸，已然就大天大亮了，吩咐一声将闸绞开，船往前行，把守青龙闸之人，也不敢拦阻，眼看着小夫妻坐至在船头出离岛口，漂荡荡顺水而去。将然要吩咐一声往下放闸，就见远远来了一只小船船往前行，快似离弦箭，堪堪来到了闸下，有人高声说道："诸位请勿下闸，烦劳通禀，我等要求见左膀寨的二爷路海明。"看闸的喽兵一看，闸略放了一点儿，留神看小船上面，坐着两个人，年岁都不过二十来岁，前面坐的那位身量略高点，穿着蓝绸子裤褂，蓝绸子大褂，梳着两个小歪辫儿，白净面皮通红的嘴唇，通关鼻梁大眼睛，身背后坐着那位比他略矮点儿，也穿着蓝绸子裤褂，蓝绸子大褂，脚底下青缎子皂鞋白袜子，也梳两个小歪辫，这两个孩子全都是精神百倍，看那个样儿还全都是练过武学的，众人看罢遂

问道："少爷你老找谁？"头里那个孩子乐嘻嘻抱拳拱手说道："烦劳通禀一声，我找左膀寨的二爷路海明。"头目闻听，遂问："少爷你姓什么？"孩子答言："我姓路，名字叫路杰雄。"

第九十五回

释疑心谭天认义子　得宠幸于斗当郡马

书中代言，这个孩子本是左膀寨三公，二爷路海明的亲侄儿，父亲已故，母亲还在着呢，他的老娘尹氏，就是大爷尹海亮的亲胞妹。这个孩子今年才十九岁，别看年青武学过人，从小的时候就是老人家教给蹲架子打拳，后来老人家入了蓬莱岛，这孩子就把功夫搁下了，家里老太太一想孩儿的岁数正然练功夫的时候，真要说打这里不练，岂不把孩子耽误了吗，这才把孩子叫到近前，叫了一声："杰雄，你的伯父入岛，你就从此旷废时日，这可不像事，人生天地之间，身上应当有文武的技艺，然后才能够成名天下，如果要将青年的时期耽误过去，再打算学，那也就算不成了。"孩儿一听老娘问，遂说道："我的伯父已走，你老说可叫我跟谁练？真要说请一位武术的老师，我还真看不下他的武功去，现在还有一个办法，可得母亲你老言语一声，除非跟我大盟伯霞公长老天海佛宝瑞去练，真要是我宝大爷肯教，可就又比我的伯父强的多了。"老太太一听这个话倒是有理，遂说道："既然如此，孩子你就不用管了，明天我打发家人，把你的大爷请到家里，我当面跟他一说，大概不能不教。"孩子听着欢欢喜喜，果然当时打发家人前去，约会好了明天早晨来。当晚无书，次日清晨，天海佛宝瑞果然到了，孩子路杰雄把老人家让到里面，然后又把自己的母亲请出来，跟宝爷互相施礼已罢，这才落坐，家人献茶，宝爷问道："弟妹把我叫过来有事

吗?”未等尹氏答言，路杰雄就把娘儿两个如何计划，要跟你老练武术的话一说，老头子一听，微然一笑，叫了一声：“杰雄啊！像这个事用不着惊动你的母亲，只要你愿意练武，或是在我那里，或在你这里，咱们彼此是自己人，何必往返费这些事呢?”尹老太太听到这里，微然一笑，叫了一声：“大哥，这个事不能够莽撞，当然我得把你老请到家里，跟你老当面要求，练武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天长日久早早晚晚还得求大爷多多分神，谁叫早年他把父亲死去，孩子长大成人只可仰仗各位伯父维持。”老头子微然一笑，叫了一声：“杰雄，谈到练功夫，今天就不用说了，明天你上我那里去，愿意住在那里就住，不愿意每天也可以回家，好在道路也不算远。”又说了几句闲话，宝瑞告辞回家，当日无事，次日天明，孩儿收拾收拾衣服，在母亲面前禀明，够奔宝宅，到了里面见了宝瑞请完了安，然后爷儿两个，一同够奔功夫房，里面刀枪剑戟各种军刃，下面是黄土垫地，这乃是老人家熟习功夫的所在，这也用不着悬祖师牌位，烧香磕头拜师，这就算自己爷们在家里演习。自从这一天为始，宝瑞给孩子温习功夫，所有练过的重加指点，然后再传授新艺，各种小巧之功，蹿高纵矮，这个孩子也得说是有这个资质，一教就会。老人家看着点了点头，心说练功夫非这个样的徒弟不能收，不能说教一招会十招，反正教会了他不忘就能够往下练，看起来这个孩子这才算有福有德，净说练拳脚不算，老头子又教给孩子练军刃，十八般军刃挨着教，最得意的可就是一口单刀，由打来的那一天，跟宝爷爷儿两个，盘桓整整六年，这个孩子能耐就有了根基了，他这六年的功夫，比别人十六年的功夫还强呢。因为什么呢？皆因是天海佛宝瑞年纪到了，自己

教着孩子心中想，像我这么大的年岁，有一身的武术，就应当找个相当的弟子，传授于他，一代传一代，留作永久的纪念，这就叫人死艺不死，故尔老头子教的时候加着十分精神，这个孩子也是天生有这一份聪明，居然练了一身好武术。净说练也不成，还得给他开讲，爷儿两个坐定了，讲讲武学之中的奥妙，孩子听着津津有味。这一天早饭过，路杰雄觉着身上不大爽快，由家里带着些钱，并带着两名下人，由家里出来，打算到各处游玩游玩，走出了家门一直来到了西村口，看了看这是个热闹的所在，有各种的游艺场，孩子也不愿意看别的，皆因全都是些个各样生意。看了看在那东南角上，围着一大圈子人，里三层外三层围了个风雨不透，孩子看着高兴，叫家人先言语一声，自己打算看看，家人遂说了一声借光众位，我们少爷要看看，众人听见这话，回头观看全都认得是路杰雄路少爷，大众略微的闪了闪。孩子到了里面一看，原来是个练把势卖艺的，地下放着一个长条的小簸箩，簸箩上盖着一块红布，也不知道里面摆的是什么，再看了看旁边放着一口刀，在当中站着一位卖艺的，年纪约有四十多岁，墨髯大胡子抓，手里拿着一杆枪，看那个样儿倒是一条英雄。就听他说："诸位，我可不是本地的，在下是河南人，自幼年在镖局给人家跑腿，到如今我已然四十多了，不承想时运不佳，把我所有的一些积蓄，完全花净了，就皆因遭了一场瓜葛的官司，还算是不错，结果幸而洗白出来算是已然没有事了。怎奈行至在贵宝地，腰里断绝盘费，打算练趟粗拳笨脚，回头请你们众位大家帮个忙儿，我把我这份傻力气扔到地下，打算换您两个钱，各种行话我可不会说，我是说练就练，我先扎一趟枪，这趟枪叫六合枪，凡是练武的都会，这也不算出

奇的艺术，我可练不好，那一招那一势不对，望求各位老师指教。”把话说完枪一横，作了一个罗圈揖，然后把枪一抖，噗噜一声，亚赛懒龙一般，看热闹之人那一个不竖大指，赞美卖艺的好功夫，就冲这一手没有个三冬两夏的功夫，就练不了这个样子，他这枪不亚如乌龙搅海怪蟒翻身一般，枪缨子带着风声，工夫不大，把这趟枪练完了一横，枪放在地下，叫了一声：“诸位，我可要要钱了。”这话还未曾说完，捧场的主儿还真是不少，也搭着康熙年间人人好练，上下全都好武，年头也好，五谷丰登，万民乐业，资财是富裕的，不大的工夫，地下扔满了一摊钱，卖艺的把钱拾起，作揖谢了谢，跟着又练了一套拳。练的是大红拳，虽然拳脚不算出奇，招法纯熟，工夫不大，招数已收，照样还要钱，你说左练一趟枪，右练一趟刀，练一回要一回钱，看热闹的也不走，可见得卖艺的功夫不错了，就是一样儿，一个人缓不上气来，看的主儿还想看看，练的已是力尽筋乏。就在这么个工夫，少爷路杰雄带的两名家人，有一个姓宝的，小名叫喜儿，他看着也入神，素常少爷练武都是他伺候着，看着人家卖艺的功夫练的不错，遂叫了一声：“少爷，你老不是身上有点儿不舒适吗？那不过就是着凉，被风闭住汗了，真要是你老下场子替卖艺的练一趟，头一样儿好叫他缓缓劲儿，再说你老要练着一高兴，身上潮点儿汗可就好了。”少爷路杰雄看了看喜儿，说道：“你可不懂，像咱们这个功夫，只可关上门在家里练，在大街上人多眼杂，倘若有能耐高的主儿看着咱们练的那一手不对，岂不被人家见笑吗？”喜儿一听叫了一声：“少爷，你老这个话说的不对，就凭你老的功夫，二位老人家教的，说不说也是十几年了，卖艺的人人都说好，你老要练两趟，当

然比他还得好。”少爷不愿意，喜儿再三撺掇，后来有旁边站着看热闹的人，全都认得，知道是天海庄的路少爷，彼此大家当面要求，路杰雄推托不开这个面儿，被大家架弄到里面。从中有一位年老的看了看卖艺的，叫了一声：“老师傅，这是我们本处的路少爷，名叫路杰雄，看着你累了，一个人换不过气儿来，少爷打算帮你个忙，替你练一趟。”卖艺的一听欢喜的了不得，遂说道：“既然有本地老师傅们帮场子，那就算求之不得了，头一样儿我缓缓劲，再说我也好开开眼。”说到这里，路杰雄遂抱拳拱手叫了一声：“老师傅，不必客气，我年青身上所有的武学，不过就是微末之技，我不愿意练，他们几位非要叫我替你喘喘气，我要练的那式不对，你老还得指教。”卖艺的哈哈大笑：“少爷太客气了，我先给你老托咐托咐。”说到这里站在正当中，眼看着四外作了一个大罗圈揖，说道：“诸列位，我已然练了好几趟，已是劳累不堪，有贵宝地的路少爷看着我可怜，打算替我练一趟，叫我喘喘气，这位路少爷号叫杰雄，当然人家的功夫强的多，人家练完了任什么也不要，就是帮我个人力，诸列位先生们帮我个钱力，别的客气话我们也不会说，少爷你老就练吧！”路杰雄来到正当中，一句话也不说，卖艺的也全都给他交代完了，他先打了一套拳，容着少爷练完了喝采不绝，看热闹的捧场的还真不少，把钱扔下来，大家要求路杰雄再露一手功夫，杰雄一看众人如此说法，只得说道：“既然如此，我再练趟刀吧！”本来孩子练完了拳，觉着身上一潮汗非常痛快，这也是一时高兴，还要打算练趟刀，话说到这里下腰把刀拾起来，练了一趟六合刀，刀招并不新奇，受过高人传授，明白人指教，身形站稳眼似电光，刀招带风，工夫不大，把这刀耍完了，气

不涌出面不改色，刀往旁边一放，作了一个揖，说了一声："献丑了。"大家一看人人喝采，给钱的主儿还是真不少，杰雄自己也觉着高兴，这个地方就叫人前显耀，鳌里夺尊。

正在扬扬得意之时，在众人鼓掌喝采声中有一个乐，由鼻孔中哼了一声，声音难听的不得了，不但众人听见了，路少爷也听见这个声音，这个时节面面相观，有点儿不好看，也搭着年青气儿又有点儿压不住，遂说道："诸列位，这是那一位由鼻子里往外哼嗤，要看我练不好，不论那一招那一式，只管出头当面指教，我领你的情，要是这样奚落我，你可别说我不对，你要是条英雄，何妨当面会会，胆小骇怕你也就不必出头，那就算少爷高抬贵手，饶全于你。"这个话还未说完，就听有人接着说道："路杰雄用不着这样扬气，别说身上还没有多大出奇的本领，就让有通天的本领，也用不着这样扬眉吐气。"随着声音哧的一声纵到场子里面一个人来，众人观看，但见这个人长的好看，身高四尺多，细腰乍背，双肩抱拢，身穿蓝绸子裤褂，蓝绸子大褂，青缎子皂鞋白袜子，头上梳着冲天杵，面如敷粉唇红齿白，路杰雄看了看这才用手点指，叫了一声："朋友，你这就算不对，因为什么我方才练了一趟功夫，你在一边奚落我呢，还是我那一招那一式不对是怎么着？"那个孩子闻听一摆手，叫了一声："路杰雄！要说你的功夫倒是不错，我哼了一声并不是耻笑你，不过笑看热闹的众人，算他们没开过眼，不过平常的功夫何必这样大惊小怪，就让是惊人的技术，也应当大家镇静观看。"路杰雄没等他把话说完，心里头大大的不悦，暗说小小年岁说话如此口狂，我练的虽然不好，你也不能出此狂言，蔑视众人，倘若众人之中还有比你高的主儿应当怎么样呢？别看这么说，这个孩子未必有

实学，何不我们二人当场比较比较，想到这里自己揣度着有理，遂叫了一声："朋友，你也不用耻笑看热闹的众人喝采，当然你的功夫比我高了，我可不敢说请教，我给你老接接手。"那个孩子听到这里，遂说道："好吧！像你这个功夫也就是给我接接手，谈到跟我比，如何够行的了。"路杰雄听着这个话有气，随着说了一声："请！"四周围看热闹的主儿，把二目全都瞪圆了，不用说别的，这两个孩子穿着打扮差不多，就见这个孩子身子向前一蹿，对准了路杰雄搂头就是一拳，少爷往旁边一闪，用左胳膊一压往前一上步，右手掌够奔那个孩子枕骨穴上打来，小孩子真正叫快，身形一矮跟着鹞子翻身，双手够奔路杰雄的胸膛，名目叫作双撞掌，杰雄往后一撤身，躲过了双掌，再往里进招，二人各施所能，真正是棋逢对手，匠遇良材。大家看热闹的全都看着点头，暗说刚来的这个孩子的功夫，还真算是不错，按路少爷的能为，我们可没见过，听说是好几位老英雄所传，别人还不说，内中有咱们天海庄的老庄主，宝瑞老人家的亲传，可见得路少爷的功夫不错了，话虽然这么说，刚来的这个孩子也不含糊，要不然怎能够敌的了路少爷呢？这不过是众人随便谈谈。在先前，两个孩子动手招慢，后来招紧了，一招快似一招，各不相让，路杰雄动着手心中暗想，可了不的了，这个孩子的功夫许比我高，倘若我在大众之下丢个丑，未免脸上不好看。心里想到这里，暗含着打主意，要打算赢他得败中取胜，要不然时间延长，不是他的对手，想罢一晃右手，够奔那个孩子的面门，跟着一哈腰转身就走，小孩不舍，叫了一声："路杰雄你往那里逃走！"脚尖点地往前一蹿，用了个猛虎出洞锅里发炮一拳打来，杰雄听得后面拳带风声，一转身，他打算用

胳膊一搭，然后一搂，那可就算赢了。焉想到这个孩子功夫真不错，杰雄将然一转身，胳膊一搭，那个孩子把手往回一撤，右手一晃面门，下面咚就是一腿，杰雄想躲焉得能够，只听噗的一声，翻身栽倒，杰雄脸一红，双手按地站起身形，叫了一声："朋友，真正不含糊你竟会把大少爷我赢了，论说起来胜败乃是兵家常事，我可没吃过这种亏，真你要是好朋友别走。"说到这里分开众人，走了出去，卖艺的看着发怔，你说拦也拦不住，劝当然是不听，看着路少爷走了，这才来到这个孩子的面前，叫了一声："小朋友，你算捧我了，咱们是好汉不吃眼前亏，这位路少爷走了，不问可知不是去拿军刃定然是去约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谁跟谁又没有多大仇恨，你走不算栽。"小孩子一听微然一笑，叫了一声："卖艺的老师傅，我凭什么走呢？我既然出头斗他，我就不怕，拿军刃拚命我也不在乎，约人也不是我小看他，跟他这个样儿在一处的人，也不过就是狐群狗党，难道说还有什么出色的人物不成吗？我倒要看看这个地方出头露面的都是什么样的人物。"卖艺的有心还要往下劝，恐怕孩子年青再说出不好听的话来，真要把当地有头有脸的人招出来，这场事就算麻烦了。不表这个孩子在场子里等着，看热闹的众人全都不散，倒看看路少爷出去干什么去了，这个地方就算是杰雄聪明，这叫好汉不吃眼前亏，由场子里面出来回家，先够奔书房，到了里面一看老头子宝瑞坐在那喝茶。孩儿叫了一声："大爷，可了不的了，孩儿我栽了！"老头子天海佛一听，用手点指，叫了一声："冤家，你往那里去了，因为什么栽了呢？"孩子一句没瞒，就把自己身上如何不爽，跟家人到了外面，如何帮场子述说一遍，他可没说是个孩子，就说那个人有五十多岁，

因为不愤当场比手，我用了一招败中取胜，皆因欺敌以致落败，我跟他说，你要是条英雄别走，我有一位大爷你要跟他老人家比试，你就算是英雄。”老头子听到这里，未免心中有气，五十多岁的人，跟小孩子斗的那门子气呢？你还要在人群中把他打倒，论说起来，我可不应当管，只我得看看这五十多岁的英雄是谁，他把小孩子赢了，可算的了那门子英雄。想到这里，遂带着孩子路杰雄出离了书房，够奔把势场子，来到切近，大众一看这场是非可来了，路杰雄被人家打倒，他把他大爷请了来，准知道得有一场恶斗。大家正然观看，已然来到切近，众人说道：“闪闪！闪闪！老爷子来了。”头里走的路杰雄，后面跟的就是天海佛宝爷，方才那个孩子胆量还不小真没走，还站在那里等着。老人家来至在里面，叫了一声：“杰雄，那个五十多岁的老头现在何处？你把他叫来，跟我对面接谈。”说到这里，杰雄用手一指，叫了声：“大爷，就是他。”又向那个孩子说道：“朋友，你也不用耀武扬威，你真能够赢了我大爷，天海庄这个地让你。”那小孩闻听，走上近前先看了看天海佛好样儿，还是一位僧人，头上带着日月莲子箍，身上穿灰色的僧服，胖袜僧鞋，满面生光，孩子看罢，准知道这个人定非寻常之辈。宝爷一看心里头可不愿意，暗想道这么大的小孩子跟你比手谁胜谁败，那都算不了什么，你不应当把我由家里诳哄出来，真我要不跟这个孩子比，人家准得说我怕他，就是我赢了这个孩子，也不算我露脸，可就是有一样儿，这个孩子要是真受过高人的传授，我要当场输招，那可应当怎么办？天海佛正在怔神之际，就听那个孩子说道：“老和尚看你这个样儿，堂堂仪表，大概不能是无名的人，你报通报通你的名姓，我听听你是谁？”宝爷无法，这

才说道："这位少师傅，你要问我俗家姓宝，单字名瑞出家的法名霞公，人送外号天海佛。"孩子听老人家报名遂说道："原来你老是霞公长老。"宝爷点头说道："不错。"那个孩子双膝点地，向上磕头："我打量是谁原来是叔父。"宝爷听到这里，心中欢喜，也别管他是谁，既然肯其跪倒给我行礼，省得我们两造当场比试，保全双方的名誉，这才赶紧伸手相掺，叫道："少年英雄不必行礼，姓字名谁请讲当面。"孩子摆手说："老人家此地也并非是谈话之所，跟你老借一步，到你老府上去谈吧！"老头子心中欢喜，回头向卖艺的说道："老师傅你老多辛苦吧，这必然是我们自己，我们可要回家了。"又跟看热闹的人作了个罗圈揖，遂说道："这是我们自己人，两个孩子不认得，当场比手叫大家见笑了。"说到这里老头子头里走，后面带着两个孩子，进了自己的家门，让到厅房里面落坐，家人把茶献上来，遂问道："孩子你是谁？"孩子听到这里，微然一笑，遂说道："老人家你老不认得我呀，要提起我的老师来，大概你老有个耳闻，他老人家居住在山西太原府太谷县于家庄姓于名成字洞海，外号人称长臂昆仑飘髯叟，我名叫于斗外号人称小昆仑。"老头子听到这里，心中喜欢的了不得；当初跟镇西方于成闯荡江湖，已经就是口盟的把兄弟，到如今已然二十多年，未曾见面，听说老哥哥仍然飘落江湖，这才问孩儿由打那里来，于斗备叙前情。

书中代言，只皆因铁佛寺，群雄分手，小昆仑于斗跟凤岐追赶谭桂林，金莲花在朝中金锁换玉莲，自此失迷，于斗自己心中有一份打算，跟金莲花同行不是也得到四川蓬莱岛吗？自己前往也是一样，得到机会，作一份轰轰烈烈的事，也可以扬名天下，故尔孩子顺道往前行走。正然走到此处，看

见路旁打把势卖艺的，练了一趟六合大枪，还真算是不错，后来有本地面路少爷练了两趟，看的众人全都齐声喝彩，于斗就有点儿不忿，他看惯了他师傅的能为，这个样的他如何放在心上，路杰雄虽然练的不错，他所气的就是这一群看热闹的，没开过眼，由鼻孔之中往外一哼嗤，招得路杰雄不愿意，两个人当场比试。此时跟人家天海佛从头至尾一说，天海佛一听这个孩子别看年纪不大，志向不小，又是老侠客于成的门人，又打听打听他练艺多少年，身上都有什么功夫，孩儿也不隐瞒，就把自己跟老人家练的功夫，所学的能为全都细说了一遍。天海佛把话听完，知道他打算入岛作一分事业，这固然是好事，可就是有一样儿，关乎有性命之忧，遂说："最近我听说由这里走的凤岐拿着我的书信，到得岛内，在里面招亲，大公主二公主为他自戕而亡，英王不落杀婿之名，莲花舟送客，还算是便宜，未把性命搭上，左膀寨也未能叫人看出破绽，真要你们入岛遇到了机会，可是要露出马脚，连累了左膀寨，可就耽误了大事，但你们如果能够拿得定宗旨，我倒能把你们送入岛去。"孩子于斗听老人家说出这话，遂说道："老人家只要你老能把我送入岛内，该着我走运，在岛内作一番事业，可以成名露脸，如若不然有死而已，决不能泄漏机关，连累左膀寨。"宝爷听着欢喜，少爷路杰雄也愿意去，宝爷这才说道："你们要去，先够奔青龙闸，叫人回去，就提要求见左膀寨二爷路海明。"两个孩子点头答应。天海佛问于斗："我听说你在铁佛寺跟谭天会过面，这个事可还得打算打算？"于斗说："倒是跟谭天见过面动过手，要说他准能认的我这个话也不一定，因为跟人家动手，统共就是几个照面，被人家一脚就踢了一个筋斗，要说提出名姓来倒许知道。"宝爷

听到这里，遂说道："要是这么看起来你还不如更更名变变姓，混进蓬莱。"彼此这么一合计："名字你就不用动了，就提你姓玉名叫玉斗，你说话是北京城的口音，就提是在旗，什么正黄正蓝镶黄镶蓝，你随便说，说出去千万别动，能够混进了蓬莱，也算是大清国的福气。"说到这里，两个孩子全都点头。当天于斗住在这里，老人家还给他们排演排演，到了第二天，衣服给他们收拾收拾，从前于斗是冲天杵小辫，此时给他分开，一边梳了一个小歪辫，俩孩子这才走，腰里头带好家伙，备好了船只顺着白龙江，够奔蓬莱。将然来在岛口外，正赶上三公主霞娘，跟驸马一同驾船出岛，两个孩子来到切近，叫人回进去，报告左膀寨的路海明。路二爷得信，备了一叶扁舟，迎接出来，到了岛口一看认得，原来是自己的侄儿路杰雄，后面还带着一个孩子，堂堂仪表，可不认得他是谁，路爷一寻思，不问可知这一定是由天海庄来的，老哥哥考查停妥，打发前来辅助我等。二爷也并不多问，看了看路杰雄问道："你来到这里有何事作？"路杰雄向上行礼，叫了一声："伯父，孩儿在家里也没有什么事可作，知道岛内正在用人，打算求你老人家在爷驾前，找一点差使，孩儿甘愿报效。"路海明点了点头，吩咐一声换船，两个孩子过到蓬莱船只上面，小船打发回去，这才入岛放下青龙闸，船往里走，到了船坞弃舟登岸，挂了号这才到了左膀寨，见尹海亮，金海寿，彼此引见引见，孩子还不肯吐露真情，三公嘱咐，所有上下的人等，全都是自己的心腹，有什么话只管明言。未等路杰雄说话，孩子于斗叫了一声："老人家，你老要问我姓于，名叫于斗，提我父亲你老可认得，他老人家也不是练武术的人，要谈到我的老师，他老人家住在山西太原府，太谷

县于家庄的人氏，姓于名成字洞海，外号人称镇西方，长臂昆仑飘髯叟。”三公一听这才明白，原来是镇西方于老侠客的徒弟，孩子又问了问三公姓字名谁，其实他知道，他也为的是见见，经杰雄说明大爷尹海亮，二爷路海明，三爷金海寿，孩子又重新过来见了见礼，大家这才入坐闲谈。谈来谈去，谈到天海庄，跟孩子路杰雄，老人家天海佛宝瑞，把于斗带到家中，这才打发两个孩子入岛，说明了投到左膀寨，叫三位老人家见王驾给孩子们按插一份事，将来岛内无论有什么事，有两个孩子也好作个帮手。三公听到这里，路杰雄就不用说了，惟独孩子于斗老头子可得问问，你跟你师傅练艺之后，在外面闯荡过没有，这一次由那里来，于斗遂把跟师傅一路前来，以至来到铁佛寺，遇见谭天谭桂林，当场动手，被获遭擒，前后话一说。三公闻听就是一皱眉，真要不叫你在岛内，未免辜负你千里而来这份勇气，真要是把你留在岛内，领着你面见英王，倘若被谭天看破了马脚，不但白搭了你的性命，连累了左膀寨岂不耽误了大事。老的少的爷儿三个，计划了好半天，于斗道：“老人家我既然投到这里，你说打算别让我出头，那未免太差一点，虽然我跟谭天动过手，据我想我不过就是平平常常的一个孩子，动手也赢不了他，被他一脚踢了我一个筋斗，据我想，谭天他也未必把我放在心上，比如说提起来在什么地方动手，或者他能够想的起来，要是不提起的话，就凭一见面，他未必能够认得。还有一说，我要是把我身上穿的衣服，以及头上的小辫儿，全都改变，他未必看得出来，真要是被他看出破绽来，我鼻下有口，还得跟他分辩分辩。”老人家想到这里，遂说道：“好！这就闯着办，单看大清国有福没福了，倘若该着我等成其大事，这一次就许

朦哄过去。”说到这里，孩子梳妆全都改变停妥，仍然用老人家宝瑞的法子，有人问就提姓玉名叫玉斗，北京城正蓝旗的人氏。计划已毕，由天海庄来的时候已然挂了号了，不能够不前去禀见，要不然就算隐匿私人，查出来罪名不小，爷儿几个严守密秘，单等次日五鼓英王驾坐天王殿。左膀寨的三公，把两个孩子带至在殿外，侯英王传话里面禀见，三公来到里面，先朝拜了英王，然后归了各人的坐位，在职的文武群臣，全都行礼已毕，各自归班，英王眼看左右叫了一声：“诸列位，有事出班。”话言未了，在旁边闪过来左膀寨的大爷尹海亮，走至在闹龙案前跪倒，向上行礼，口称：“爷，现有天海庄我的大哥宝瑞，打发两个孩子来，一个是路杰雄，乃是我的二弟路海明的亲侄儿，还有他老人家一个徒弟，北京正蓝旗姓玉名斗，在先前我们哥儿几个在天海庄教授这两个孩子的功夫，后来我等入岛，孩子的功夫可就算搁下了，耽误到而今，在家里他们商量好了要入岛，头一样儿好跟我们哥儿三个盘桓盘桓武术，再者说岛内有的是成了名的英雄，那一位高兴，就许指导指导，孩子可以多得点儿能为，我不敢隐瞒，特此报告爷家得知。”英王他有爱将之癖，听罢尹爷这些话，非常欢喜，遂问道：“你所说这两个人，他们现在那里，你把他叫上来，我要看看，倘若是人才出众，身有绝艺，我必当量才取用。”尹海亮答应了一声，到殿外，工夫不大，带进两个孩子来，来至在闹龙案前跪倒身形，报名回话，一个自称玉斗，一个自称路杰雄，二人一齐向上磕头。英王吩咐一声叫两个孩子正面，两个孩子向上一抬头，英王留神向下面观看，但见两个孩子长的好看，各个全都是精神活泼，气度不凡。英王看罢，心中难过，看见这些个青年的英雄，一

个个全都是英姿豪放，可叹我花甲已过膝下无子，只有三个姑娘，不幸大公主环娘，二公主鸾娘双亡命，不孝的三公主霞娘，他随着驸马已然远走他方，虽说跟我把话说明，并未容我说准他们走，不准他们走，我听太平侠智亮跟我报告，早已驾船出岛不知去向，真我要有个灾灾病病，或者事逢意外，孤苦零丁就算是举目无亲，所有我恩待的那些孩子们，一个个全都是负心之人，这两个孩子我要不在岛内给他们按插点事作，实在亏负他们，真要派点平常的事，恐怕年青人负气不肯作。左思右想想了好半天，遂说道："尹海亮，你暂时把两个孩子带到你的左膀寨，容着日后给两个孩子找点儿好事作，等我大事成就，当然我另有一番对待。"说到这里一摆手，两个孩子这才站在了旁边，英王遂又眼看左右说道："诸列位有事出班，无事退下天王殿。"众人齐呼千岁，大家散去，王驾也退入了寝宫，三公带着两个孩子来天左膀寨，这才说道："你等可看见天王殿这份威严。"两个孩子点了点头，于斗说道："喝好家伙，英王那么大年纪，髯若银线，在上面一坐，两旁边的人位个个都是怪目圆翻，好不怕人，今天所好的就是一样儿，我看见那个谭天，别看他精通文武，那么高的身分，他就会没看出来我是于斗小昆仑。"尹大爷听到这里，连连摆手叫了一声："孩子，从此以后这个话可不许说，虽然说左膀寨都是自己人，岛内人多倘若走漏风声，那还了得！"孩子听罢连连点头。

将然说到这里，进来一个报说："大帅谭天前来拜访三位寨主爷。"大爷尹海亮闻听吓了一跳，眼看着路海明金海寿叫了一声："二位贤弟，都说没事，你看看祸事来了。"孩子闻听叫道："老人家，何出此言，就是这么一个谭天来到这里，

就把你老人家吓得这般光景，你老方才带我们到天王殿，也没有吓到这样，为何谭天到此你老就这样惊惶？”老人家叫了一声：“孩子，你那里知道，谭桂林他身为大帅，跟我一同在岛内作事，他可辖制不了我，素常跟我又无来往，可也没有不和，不过彼此都有耳闻，谁也不能轻易动谁，今天他这一来，不用说当然是在天王殿看见了孩子你，特此前来调查，倘若查出了破绽，报告英王，今天就是大祸一场。”旁边的路海明叫了一声：“哥哥，事不宜迟，咱们先把他接进来，看看他是怎么个意思，谈到孩子这里，用言语遮盖，遮盖下去更好，如若不然，咱们是老的少的一齐亮军刃，把他置死在左膀寨，然后呐喊一声倒反蓬莱。”老的少的爷儿几个计议已毕，遂叫两个孩子别动，老哥儿三个一直迎接到外面，看了看谭天站在门前，肋下悬剑虎视眈眈，哥儿三个说道：“大帅，不知你老人家到此，我等弟兄接待来迟望求勿怪。”谭天一笑叫了一声：“老哥儿三位，千万别客气，这也并非是公事，我总未能得暇，今日巧了，得了这么一会儿工夫，故特意前来看望看望，如果客气的话，我就当时告辞。”那位说谭天真是为串门子来的吗？那个主儿那真称得起聪明绝顶，真要是为串门子他还不来呢，在天王殿里面他看见三公带来了两个孩子，路杰雄就不说了，惟独这个玉斗，他越看越像小昆仑于斗，暗自想道，真要是他怎么会来到这里呢？再说他也跟天海庄联络不到一起，你说不是，可又看着有几分像。要说他还真算沉的住气，当时一声未言语，及至散了天王殿，英王退回寝宫，他遂来到左膀寨叫人回进去，让到里面之时，打算看看是于斗不是，故尔入坐留神观看，这个孩子竟在旁边站着不去，谭天不住上看一眼下看一眼，心中犹豫不决，遂用手点

指，叫了一声："少爷，你贵姓。"孩子闻听和颜悦色的答道："跟大帅回我是北京城人，正蓝旗姓玉名斗，自幼父母双亡，蒙我的舅父把我送到天海庄，跟各位老人家练艺，差不多也练了七八年了，这一次是我宝大爷说的，叫我入岛见识见识外面的天下英雄，从中也可以多得些能耐，再者说王爷正在用人之际，倘蒙他老人家栽培，赏给我点差使，我好尽心竭力报效他老人家。"谭天听着话，把全付精神全都注到孩子的身上，越看越像于洞海的徒弟于斗，一时说不出来确证，也不敢认，倘若认错了，拿着人家的孩子当作了于斗，岂不叫人家说我谭天身为元帅，没有一点沉稳，别说不是于斗，就是打着真是于斗，他又应敢奈我何。想来想去这才把主意想妥，还不如我用花言巧语把这个孩子叫到我的帅府，住在我那里慢慢的调查，倘若能够调查出破绽来，我再伸手铲除他可也就是了。主意想妥，遂抱拳拱手乐嘻嘻叫了一声："三位老人家，我高攀一步，这个话是咱们弟兄不系外，我有两句话要说，我今年已然年逾不惑，虽然娶妻，怎奈并未生育子女，今天我看见这两个孩子，全都是堂堂仪表，我看着爱喜的了不得，我打算把话跟三位老哥哥说明，我这个意思打算把孩子们带到我的住所，我可不能说教他们练功夫，早早晚晚他们要是乐意练，我也可以指导指导，老人家你老听我这个话怎么样，两个孩子是否愿意？"谭天说的这片话，他都瞒的了，可瞒不了三公大爷尹海亮，他老人家外号人称白玉公，心地纯洁思想透澈，两道残眉一竖，二目圆翻，心中早已明白，不问可知谭天在天王殿看着可疑，这才前来拜访，谈话之中，看不出马脚来，他才有意把孩子带着起，真要带到了帅府，日久天长，没有个不透风的篱笆墙，孩子们作事不慎，

被他查出破绽，关乎性命非浅，就连左膀寨也有很大的关系。大爷尹海亮将然想到这里，还未等三公答言，在旁边于斗早已把主意拿妥，可别看他人年青，心里的算计可不小，谭天这一次来当然为的是调查我的行迹，我何不用花言巧语把小子瞒哄过去，在帅府里面，得着了机会，把谭天结果性命，然后倒反蓬莱，这个话要是传到我师傅耳内，别看他老人家一百余岁，也得赞成我年青人气度不小。孩子越想越有理，遂叫了一声："大帅，蒙你老打算把孩子我叫到大帅府，早早晚晚指点我们练功夫，孩子我是求之不得，我情愿跟您老学习学习，倒不为扬名天下，再说你老受过许多剑客的指导，当然是武学高强，皆因你老身有公务，我可未敢启齿，今天你老说到这里，孩儿我是求之不得。"谭天闻听按剑撕髯，哈哈大笑，抱了抱拳向着三公说道："三位老哥哥孩子既然愿意，我也不能推辞，我要告辞了。"把话说完，带领于斗够奔大帅府去了。三公看着心里头非常不放心，就皆因孩子年青，公然跟谭天走了，就算是深入虎穴，足见于斗他已把生死抛在九霄以外，一味欲贪功冒险。从此孩子跟随谭天住在大帅府，谭天手下有个最得意的旗牌，姓王，外号人称万恶淫为首，那乃是谭天的心腹，暗含着派他，明着算陪少大爷，暗含着可就是监视，于斗行动全都不能够自由。这个孩子于斗，真算机伶，在帅府住了两三天，这一天谭天由天王殿回来，坐在帅府里面把孩子叫过来，爷儿两个谈天，正然谈到高兴之际，孩子叫了一声："老人家，我有两句心腹话，我要跟你老打听打听。"谭天道："你尽管说吧！"于斗遂说道："孩儿蒙老人家抬爱，由打左膀寨把我接到帅府，我这个意思打算给你老人家磕头，要说拜师可不成，皆因我已然拜过老师了，如果

我再拜老师，这个话传出去也叫他们几位老人家不愿意，我打算给你老磕头拜你老为义父，咱们爷儿两个近一层，你老也不避讳我，我把你老身上的技术学得，我将来一代一代的往下传，不怕过多少年传下去算是纪念。”要说这个孩子还是真厉害，他一看谭天对于他监视的过于严紧，他才生出这么个主意，认门干亲，为的是叫谭天不生疑。可别看谭天文武全才，攻杀战守样样精通，今天就算坠在孩子的术中，谭天自从今天孩子给他叩头拜了义父，果然就把疑心退去了三成，孩子又专门会一份殷勤，从此早早晚晚的侍奉，可就不用那些个旗牌，这个孩子伺候着特别的舒服。这一天谭天身上有点儿不爽，躺在床塌上面休息，把孩子也打发出来，回归旗牌营，那乃是少帅的住所，从中还有人伺候他，自己到了屋中，半倚半坐，喝了两碗茶，天已然到掌灯时候，屋里面灯烛辉煌，孩子坐稳了身形，微翻二目，心里头思索：家中原是丰衣足食，此次跟随老师够奔蓬莱打算作一份事业，又谁知到了铁佛寺，老少群雄竟自分离，还算不错，误走天海庄巧遇路杰雄，由宝瑞指引我们来到蓬莱，天假其便隐身在大帅府，可惜他们这样高的身分，就不知道我是于斗。孩子想到这里得意，这就算是年青，他心里想着不知不觉，口中说出来了，这就叫草上说话路上听，孩子说完了这几句话，外面有人听见，启帘栏到了里面，回手撤军刃呛啷一阵响。孩子细一看，这个人好样儿，堂堂仪表，身上穿三串吞口夜行衣，兜裆滚裤，绢帕罩头，发边打着麻花蝴蝶扣，身后背着一口刀，面如三秋古月，大概年岁有三十开外，新刮的胡子，用手点指，叫了一声：“于斗，帅爷可没错待你，今天你屋内无人，自行吐露真情，我岂能够容你，或是我手起刀落，将

你结果性命，或是你跟我一同前去见大帅，两条道由你挑选。”于斗听到这里，一语未发，伸手撩起长大的衣服来，由腰间撤出鹿筋藤蛇棍，哈哈一阵狂笑，细看了看非是别人，正是大帅手下得用的旗牌，万恶淫为首王双全。孩子看罢叫了一声：“王双全，我的秘密今天既然被你识破，大丈夫行不更名坐不改姓，小太爷姓于单字名斗，外号人称小昆仑，我的老师姓于名成字洞海，外号镇西方长臂昆仑飘髯叟，今天也用不着你前去报告谭天，即是如此我先用棍将你打死，有什么话回头再说。”孩子说到这里身形往前一纵，劈胸一把掳住了王双全，擎棍就要打，王双全一看遂说道：“少侠客别忙，我有两句话要说。”孩子于斗看他这个样儿，话说出来，叫人听着可怜当时撤手，王双全探头缩脑，到外面看了看，然后又退到了屋中，叫了一声：“少侠客，你老先把你老的军刃收起来，由你老来的那一天，大帅看着就有点儿情形可疑，暗含着派遣我看着你老的动作，今天果不然赶上你老自已一个人在屋中闷闷不乐，不知不觉吐露了真情，你老要打算凭手中一条棍，到前面找咱们帅爷，一死相拚，也不是我小看你老，你老可打不出蓬莱，里面的军师大帅全都是成了名的剑侠，就让你功夫天好，地理不熟也难以逃出险地。我既然露了头啦，我把我的底细跟你老说一说，别看我在大帅手下当一名旗牌，说一不二，我也知道早早晚晚，三庄跟官兵联合一致攻打蓬莱，到那时冰消瓦解，玉石俱焚，我也有心在岛内作一份事业，不过机会不到，真要是得了机会，豁出我这条性命，可就是一样，就怕画虎不成反类其犬，岂不可惜。我这里有一份存心，打算访个同志，凡事一个人是死的两个人是活的，二人互相关照，大事方才能够有成，今天果然探出少侠客你老

的来历，只要你老放心我，从此你我联合隐在这里，如果不放心我的话，你老只管放心，我决不坏你老的事。”于斗听完了王双全的这话，就算半信半疑，王双全又把自己历史又略微说了说，孩子听着倒不像假话，再说看人家这份长像，面带忠厚，也不像坏人，从此于斗可就跟王双全合到一起，岛内有什么事，都是人家王双全去探，那里能出，那里能入，所有各处的秘密，全都探听得明明白白，甚至于全都记上造成了一本细帐，单等机会到了，好从中举事。也搭着于斗口齿伶俐，所有里面武士王官旗牌人等，没有一个不喜欢他的，他又是谭天的义子干儿，大家都称他为少帅，在岛内这个名誉，可就传出去了。

在蓬莱后山上有一座王府，那乃是英王修造的，里面住着一位一字并肩王，就是剑山蓬莱岛原来的大寨主姓贺名守字天齐，外号人称金龙大王，要说他也真会享福，蓬莱原是他的窠巢，他让给了英王，富昌亲口加封为一字并肩王，如大事不成，他就在后山安享幸福，真要是英王大事成就，他就算太平王。跟前任什么亲人也没有，只有一个女儿并不通武，娇生惯养爱如掌上明珠，年岁可不小了，二十有余了，就皆因是高门不娶，低门不就，所以才耽误到如今，有心许在岛内，贺守的眼光还是真高，他还真选不出一个子婿来，因此不愿意把姑娘许配岛内，如果往外面去择配，不用说功名官宦的人家，稍有名望者，就不跟他结亲，恐怕将来势败，跟他打瓜葛官司。后来有他老人家府内一个管事的，这个小子从先是蓬莱踩盘子的伙计，生来的伶牙俐齿，作事随机应变，很得贺守的欢喜，这个小子姓陈名德大排行在三，大家都叫他蜜嘴陈三儿。他听说谭大帅新近收了一个义子，一身好武

术，北京城正蓝旗人，陈三儿听说之后，亲自到帅府看了看，果然不错，长的人品又好，人又和气，他一想将来英王得了天下，不用说大帅谭天当然是官封显爵，这个孩子是他的义子，能够错的了吗，我要是把这个话回明了王爷，把那郡主许配这位少帅，倒是门当户对。小子想到这里，乐嘻嘻一直够奔一字并肩王府，先打发人回进去，王爷传出话叫他进去，这才把小子陈三带到里面，参见王爷贺守，行完了礼，贺守问道："到我的书房有什么事吗？"小子看了看王爷，和颜悦色，这就是能耐，未曾说话先察容色，看见王爷喜欢，他这才以无作有信口开河，就把大帅谭天收的这个螟蛉义子，能耐怎么好，长的如何俊，夸了一遍，几句话把金龙大王真说活了心了。皆因他是一个粗人，一个字都不认得，他那里经的住人这么说。贺守听到这里，心中欢喜的了不得，暂时先叫陈三出去，自己遂够奔后面，叫人传话知会郡主，就提王爷到了，里面得着信，也用不着出来迎接，不过叫丫头等众人全都回避回避，王爷到了郡主的闺阁绣户，姑娘要行礼，贺守摇了摇头说道："丫头不必多礼。"郡主问道："爹爹你老人家到后面来有什么事吗？"金龙大王就把管事陈三看见谭大帅的义子姓玉单字名斗，北京城正蓝旗的人氏，身有绝艺，堂堂仪表，倒是一条英雄的事述说一遍，又说道："陈三跟我说了半天，我也不好专主，这才来到后面跟你商议商议，你的岁数也不小了，也用不着碍口害羞，这是你的终身大事，你我父女必须要加一份小心，仔细斟酌斟酌。"郡主瑞娘别看二十多岁，究竟是个闺门秀女，一听这话当时满面通红，低头不语，好在一节，屋里没有外人，就是郡主的乳娘，还有一个丫头，可是要有外人，王爷他也不能说。愣了好半天，还

是乳娘答言，叫了一声："郡主，也用不着害羞，有话只管跟王爷说吧！他老人家这么大年纪了，这又是你老终身的大事，真要是有你老的母亲，当然跟老太太说就行了，既然你老的母亲不在了，不能不知会你老个信。"姑娘听到这里，低头叫了一声："乳娘，别人的事你老不知道，我的事你老还不知道吗？谈到我的终身大事，不论许配何人，我得亲自观看，倒不是选他的粉面俊俏，不过我得看看他是条英雄不是，如果是条英雄，也不论他家里穷富，作事不作事，不怕跟他吃糠咽菜，也觉得不枉一生。假如说不是英雄，是浪荡逍遥的子弟，就是他家里广有金银，我也不能跟他匹配姻缘。"王爷听了这话，倒是也有情理，遂说道："好吧！容我把大帅谭天请了来，我跟他谈谈他这个义子，有无妻室，如果有了妻室，那就作为罢论，没有的话，接着再跟他商议。"爷儿两个谈到这里，王爷这才站起身来，够奔书房，拿了自己一张名帖，打发手下人去请大帅谭天，有事面谈，家人答应一声，拿着名帖一直够奔帅府，叫人回进去。名帖呈上来，谭天心里纳闷，这位一字并肩王他不管岛内的事，素日我又没跟他谈过话，倒不是我自高身价，皆因我们两个人知识不同，谈起话来我着急他生气，还不如不谈倒省事，今天派人持帖来请，难道说有什么公干不成吗？想到这里把下帖人叫进来，略微的问了问，不过就是王爷有话，请你老够奔一字并肩王府，有要事相商，谭爷可不能不去，不过就是把衣服收拾收拾，一个人也不带，一直够奔一字并肩王府。话虽然是这么说，王府相离帅府总有十里多地，可有一节，放在谭天的脚下，可不算什么，也用不着紧走，不过把脚步略微放开点儿，来到王府叫人回进去，金龙大王亲自出来迎接，远远看见谭天，乐嘻

嘻抱拳拱手叫了一声："谭大帅，恕过孤家接待来迟，请你勿怪。"谭天一看赶紧向前抢步行礼，向上磕头，口称："王爷，谭天有何德能，敢劳王驾亲自出迎，这是怎么说的呢？"两下里彼此说了几句客气话，一直让到后面书房，到了里面落坐，家人献茶，王爷摆手把家人打发出去，两个人低言悄语，对坐细谈。可别看金龙大王占山的时候，瞪眼劫人，到了现在说话还真是文质彬彬，在先前谈了几句客气话，后来才谈到定亲之事，问了问玉斗玉少爷："听说他是北京城的旗人，不知道他家中还有什么人，可曾定过亲事没有？"谭天闻听这一问，就是一愣，所有人家问的这些个话，自己一概不知，真要是实话实说，恐怕人家王爷问两句，跟人家孩子素不相识，你就认为义子，这样胡闹，倘若是奸人前来卧底，得了机秘，报告他人，岂不坏了岛内大事。想到这里，随口说道："这个孩子他本是左膀寨三公的弟子，跟我见面我很爱喜他，故此才收他为义子，他家中尚有什么人，我虽然未能够亲自问过，我听说家中并无至亲骨肉，孤苦伶丁，是他的舅父把他荐到三公这里练艺，这个孩子倒是有点出息，在岛内受大家英雄的指导，将来不可限量，王爷今天为什么谈到孩子玉斗的身上，难道说有什么事吗？"金龙大王也不客气，就把自己膝下有一位郡主瑞娘，年岁到了，高门不娶低门不就，可就把婚姻耽误了，听说帅府有一位少帅乃大帅的义子，武艺出众，人品很好的事述说一遍，又说："我这个意思打算把大帅府请到这里，问问这个孩子定了亲事不曾，如果没定亲，就请大帅从中撮合，真要是这门亲事成了，我已然这么大年岁了，也可从此放心，你说要是没有对头人家，把他的终身尽着耽误着，我怎能够放心，故而我请大帅来，彼此合计合计看看这

场事能成全不?”谭天那本是个聪明人，他一想，既然贺天齐他脑筋里头想着我的少帅玉斗，打算把郡主的终身相许，我要从中用言语相拦，必招他不喜欢。谭天想罢这才微然一欠身，叫了一声：“王爷，既然如此，我暂时告辞，回到大帅府我要当面问玉斗定亲没有，如果没有定亲，明日早晨，我必然带着孩子来，请你老亲自观看，如果他已然定过了亲事，明天我也给你老送信。”贺守听到这里，连连抱拳，说：“大帅多分神吧！单等事成之后，我必然要请大帅吃杯喜酒。”说到这里，谭天站起身来告辞，王爷给的脸面不小，送出了府门外，谭天才回帅府，打发人把少帅玉斗叫了来，将屋中手下从人全都打发出去，见屋中并无有别人；大帅遂叫了一声：“玉斗！”孩子凑到老人家近前，谭天低言悄语，问道：“不知你在家中已然定过亲没有，适方才金龙大王就是现在的一字并肩王，将我请到他的王府，有意提亲，将郡主瑞娘许配你的身旁，你可如意吗?”这个话要跟别人说，早已臊得不得了，惟独这个孩子，他自从打来的待候，就把主意打妥，孩子听着喜欢的了不得，多认识一个多得一帆风，岂不多得了一份势力。如果是我到了王府，王爷看着我不错，将郡主许配于我，倒不是贪想着女色，倘若谭天看出我的破绽，有意不利于我，郡主要是知道有了夫妇之情，他还能够不管吗？这可是个机会，分明是大清国有福，才有这些个事。我可没赶上，我听人说，金莲花凤岐，来到岛内，英王有爱将之癖，将公主下嫁，大公主二公主全因为凤岐而亡，三公主霞娘，跟桂品桂无双，出离了蓬莱岛不知落于何方，自己思前想后，这段事还是点头答应有利无害。想到这里叫了一声：“父帅，既然是老王爷把诸事托到你老的身上，凡是诸事全都听你老人

家的主张，要问我在家中并未定亲，事在父帅作主，孩子我可不敢多言。”谭天听到这里点了点头，遂说道：“玉斗，今天不用说了，明日清晨起来，换好衣服，我把你带到王府。”孩子听罢点了点头，撤身出来。

当日晚景无书，次日清晨梳洗已毕，来到帅府先请了一个安，然后旁边一站，容着谭天收拾收拾衣服，遂带着孩子玉斗够奔王府，叫人回进去，谭天可没拿这回事当什么，人家金龙大王贺守，要说一夜未合眼那倒是瞎话，反正睡觉睡不多，打发家人前后门窗户牖，完全用水擦拭得干干净净，预备明天谭大帅带着玉斗来，倘若亲事成就，那就是郡马爷。此时连后面姑娘那里都知道了，瑞娘跟自己的爹爹当面要求的，要说提亲自己可得看看，倒不是自己要看他的人品，是要看看他是什么样的人物，是否是英雄气概，如果是条英雄，我情愿下嫁，倘若是无知之辈，至死不嫁。王爷也知道姑娘这个意思，这才出了个主意，原来大厅里有四扇屏风，将屏风作了个大缝子，乳娘带着姑娘在后面观看，如果愿意应当怎么表示，不愿意作怎么个通知，把话满跟他们说明白了。从中主持一切的别看是乳娘，对于姑娘非常疼爱，今天听说给姑娘选郡马，。他也是喜欢的了不得，里外的张罗，预先陪着郡主在屏风后面等着，如果姑娘看着乐意，乳娘出来招待茶水，那就算如了意啦。手下人报进来，谭大帅同少帅来到府门前，金龙大王把他们义父子陪到了厅房，分宾主落坐，大帅从中指引，叫孩子给王爷行礼，孩子也算是福至心云，看了看金龙大王往前抢步行礼，口称：“王爷在上，玉斗给老人家磕头了。”贺守他看惯了岛里的人位全是横眉立目，今天他一看孩子这般举动，温文大方，眉清目秀，亚赛个大姑娘，把

他喜欢的了不得。遂一双手撕着银髯，一双手赶紧相掺，叫了一声："少帅请起，不必多礼。"一旁落坐，孩子这才站起身来，上垂首坐的是谭大帅，在旁边搭了一张兀凳，孩子给大帅王爷每人请了一个安，这才落坐，家人献茶，谭天跟贺守对面接谈，贺守没心跟谭天谈话，把全付的精神，俱都放在孩子的身上。不说他们前面，转回来再说屏风后面，郡主和他的乳娘，她儿两个隔缝偷看，玉斗的坐位正合适，对面正得看，姑娘看了看少爷，前发齐眉后发盖颈，面若敷粉，二目有神，虽然说是小孩子，举动不凡，皆因姑娘岁数大，思索也多，忧虑的也远，心中辗转欢喜的了不得，这么看起来，我的老爹爹果然眼力不错，真就把我许配给谭大帅的义子，就凭这个孩子的精神，将来也不用说作事，真要是二叔，得不了大清国的江山，这个孩子在外面给人家作点儿事，赚几个金钱也够养活我和老爹爹的了。又一想这个话不过是远虑，何况我手中尚有点儿积蓄，跟随老爹爹远走他乡，买上几亩田地，耕种锄刨秋收冬藏，那才算人间的幸福，姑娘心里头左思右想，喜欢的不得了。就是这么大岁数的乳娘，看着孩子这份像貌都爱喜，真要是小夫妻成了佳偶，这才叫天作之合呢！只愿他们里面两个人看着喜欢，把外面的贺守可就急坏了。金龙大王暗想道，你们到底是如意不如意？如果如意为什么不叫乳娘出来，急的他连连让茶："你们爷儿两个喝茶吧！"说罢哈哈大笑。他这一声大笑不要紧，惊动了乳娘猛然想起，遂来到外面，帮助让茶："凉不凉我去换换吧！"贺守一看心里明白，知道姑娘大概是心里乐意，要不然不能打发乳娘出来，乳娘出来张罗，那不过就是个暗记，随便说了几句话，可就退入屏风后面。贺守这才抱拳拱手叫了一声："谭

大帅，今天当着少帅，有句话我可不能不说，我看少帅这份气度，实在是英雄气概，我看着实可爱，我有意把郡主瑞娘许配少帅，大概谭大帅不能不维持吧！”谭天听到这里，连连抱拳，叫了一声：“王爷，既然你老人家如此吩咐，谭天焉敢不遵，这不是当着孩子玉斗吗，你还不过去拜见你的岳父老王爷，等待何时？”这也是孩子的福气，乐嘻嘻跪在金龙大王面前，大拜了四拜，把一个老王爷乐得手舞足蹈，两旁边手下人全都过来给两亲家道喜。贺守跟谭天商议，打算留下点儿信物，以为聘礼，谭天听到这里，叫了一声：“玉斗，你身上可带着什么零碎物件吗？”孩儿连连摆手，叫了一声：“父帅，我向来身上不带玩物。”彼此一合计，这才各自写了一张八字，乾坤两造对换，换完了庚帖，又坐了一会，谭天带着孩子告辞，贺守亲自送到府门外，彼此拱手作别。谭天回到帅府，大家旗牌人等，全都知道少帅跟后面一字并肩王府联姻，这就算是郡马爷了。话可虽然这么说，可没有信息完姻，孩子于斗，除去在大帅府当差，伺候完了谭天，完了事才能够回归旗牌营，到了旗牌营中天可就晚了。内中有大帅的心腹之人，就是那万恶淫为首王双全，岛内所有之事，全都瞒不了他，他乃是大帅的耳目，见着于斗，二人看了看各处没人，于斗这才叫了一声：“王旗牌，咱们可不错，这进岛的历史一句未瞒，全都跟你实话实说，我们总在此处忍着可不像事，倘若被人看出了马脚，把我拿到大帅面前，结果性命，我倒不惧，我死如同芥草一点关系也没有，可就是一样儿，岂不把我老师的英名扫地。”王双全听到这里，遂说道：“兄弟，咱们二人共祸福患难，就算是知己之交，真要打算谋杀谭天，人家身为侠客，别说我们不成，就是成的话，我们也不办，因

为我们不愿落出乎反乎之名，或者官人前来，或者三庄打岛，只要劫平了蓬莱自有人结果他的性命。要是我们夜晚之间，到英王寝宫行刺英王，这也不是长人家威风，灭自己的锐气，我们也进不去，不过现在有点机会可作，不但成名天下，也对得起你老师教导一场。”于斗问：“怎么回事？”双全道：“皆因天王殿后有个九兽鹤天亭，亭高三层在上面悬挂着皇上家的珍珠八宝夜明灯，盗灯的主犯可就是化图化亮羽。这盏灯挂在亭子里面，照耀得如同白昼一般，英王九兽鹤天亭会议全岛大事，别的人可不能够加入，不过就是军师燕普，大帅谭天，水军大帅龙斗龙九宫，副帅于子江，就连左膀寨的三公，都不在此例。他们君臣这几个人，可也不是对面谈话，每人一管笔，无论什么事全都写在纸单上面，彼此一换单，如果大家意见相同，各自写一个对字，他们办事那真是严守秘密，外人不能知晓，可是他们也不轻易会议，我们要乘其不备，走到鹤天亭，摘下了宝灯，背出了岛外，或是送交年大人公馆，或送到北京城，虽则是小事，由这上面便可以成名。”话将然说到这里，还未等于斗答言，猛然间听见外面有人高声喊喝：“王旗牌在这里没有？”这一句话不要紧，把两个人全都吓了一跳，王双全赶紧答言：“在这里呢。”就听帘子响，由外面进来一个人，也是四十八名旗牌之中的姓张，张旗牌看了看王双全说道：“大帅有秘密的公事，叫你快去！”王双全一听这才说道：“少帅你在这里稍候一候，我看看帅爷叫我有什么事。”说着话王双全跟这个姓张的一同出去，一直够奔帅府，来到大帅的外书房内，见了大帅，这个时候也就在定更多天，谭天把王双全叫到近前，低言悄语说道：“自从你入岛，我看你不错，很重用于你，本有心提拔你，不过机会没

到，机会要是到了，我必然竭力提拔，我拿你当我的秘密心腹，我这里有一件机密大事，非你不成。”王双全说道：“你老有话只管吩咐，你老待我天高地厚，我就是你老的跨下之马，扬鞭就走停鞭就住，你老有话只管吩咐，不怕赴汤蹈火，在所不辞。”谭天遂叫了一声：“王双全，岛内所有重要的职务，在职之人全都是忠心耿耿，保护爷家，都希望着共成大事，内中惟有水军大帅龙九公，我看他做事行动，未必是真心辅助蓬莱。还算爷家对于我不薄，把水陆全权都交付于我，也许他气忿不出，有意夺权，这我可不明白，我今有意打发你够奔水军大帅府，暗探龙斗行动，倘若有露马脚之处，得空下手将他结果性命人头带回，我必有重赏。”王双全听到这里，点头答应，走出来心中暗想，真还是为难的了不得，有心说不去，有大帅的密令，真要是去就凭我这点儿功夫，也未必能够如愿，想了多时不去不成，只可换好了衣服，勒好了十字绊，背后背好了刀，绢帕罩头，全都拾掇好了，遂够奔水军大帅府。斜着够奔西南，相隔约在五六里，天不到二鼓，清静异常，王双全施展夜行术，哈着腰往前紧走，趁着朦胧的月色，正然行走之际，前面一带树林晃晃荡荡影影绰绰，似乎有人，王双全站住身形，伸手撤刀留神观看。就在这么个工夫，嗖嗖嗖由树林之中，纵出四条黑影来，每人全都手中一口刀，王双全细看四个人，全都是夜行衣，洒鞋白袜绢帕罩头，每人一口雁翎刀，精神百倍，王双全看了看认得，这就是水军大帅手下重要的四名旗牌，哥儿四个，大爷董天祥，二爷董天禄，三爷董天爵，四爷董天达，人称董氏四虎，外号人称大爷飞天虎，二爷坐山虎，三爷出洞虎，四爷白眉虎。

书中代言，这四位在水军大帅龙斗的帐下，为水军旗牌，今天龙斗秘密把哥儿四个叫上去，暗含着嘱咐，叫他们弟兄四人，各带军刃够奔大帅府行刺谭天，如果大事办到，谋反蓬莱，投降三庄，可以谋个出头之路。董氏弟兄答应一声，各自收拾好了，够奔大帅府而来，正然行走之际，猛见对面来了一条黑影，弟兄四人隐在树林观看，正是谭天的旗牌王双全，黑夜之间，带着军刃往这边来，不问可知，一定是有意害咱们大帅，咱们大帅他老人家可没当旗牌看咱们，闲暇之时教咱们练功夫，收咱们作义子，又是徒弟，今天跟王双全相遇，这就算仇敌，倒不如先将王双全结果性命，去了他的左膀右臂，回头再刺杀谭天，率带船只倒反蓬莱，投降三庄倒是出头之日。想到这里，各自往外一纵，亮刀站住了身形，头一个就是四爷白眉虎叫了一声："大哥，你老给我看着点儿，今天我把王双全结果性命，也出出我胸中这口恶气。"话说完了向前赶步，不问青红皂白，搂头就剁，王双全一看刀到了，往旁闪身摆刀相迎，当场动手，两下里各自疑心，要谈到了功夫，万恶淫为首手中这口刀可不弱，行前就后行左就右，来回打盘滴溜溜乱转，把董四爷围在了当中。四外无人，就是树林前站着董氏昆仲，留神打量王双全的功夫，老哥儿三个全都替四爷担心，恐怕工夫延长了，四爷赢不了。正在计议之际，猛然间白眉虎刀扎人家胸膛，王双全往旁边一闪，用刀背呛啷啷一声响亮，四爷白眉虎，把手中刀扔在了尘埃，赶紧身形往旁边一闪，三爷出洞虎，一看老兄弟败了，不容分说，纵过来递刀就扎。王双全一看刀到了，心说人家都说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今日一看果然话没说错，想着刀已然来到切近，赶紧往旁边一闪身躲过了刀，也赶忙裹脑缠头的

砍去，三爷出洞虎赶紧缩颈藏头，往下一矮身躲过了军刃，捧刀相还，两下里各自过手。要说董氏弟兄的刀招，那一位也不含糊，可是要打算赢王双全，可差点儿，十几招的工夫三爷落败，二爷又过去了，书要间断捷说，工夫不大，三位全都输了，就剩下大爷飞天虎，手中攒着一口刀，心中难过，有心说不过去三个兄弟全都输了，有心过去自己也未必赢的了，心里头为难，左手背刀右手拈髯，上一眼下一眼不住的打量王双全，眼看着万恶淫为首，呆呆的发怔，大爷一眼看见了王双全的左耳后有一个内疙疸，这个肉疙疸还是通红，大爷董天祥看着一愣，用手点指，叫道："王双全，我看你的耳后好像朱红痣。"王双全答言："飞天虎就是朱红痣与你何干？"董天祥一听王双全认可是朱红痣，这才说："你先别忙，我先看看你这个朱红痣。"说着话往前紧凑，王双全也不多疑，站在那里紧丝未动，董天祥凑至在王双全近前看了看他的朱红痣，不由得心中难过，二目落泪，遂说道："我打量是何人，原来是贤弟。"这一弟字没说出来，扑通翻身栽倒。这一来不要紧，不但董氏弟兄骇怕，连王双全也都吓了一跳，董氏弟兄赶紧来到切近，把天祥掺起，摩沙前胸，砸打后背，高声喊叫大哥，叫了好半天，董天祥这才浊气下降，清气上升，一口浊痰吐了出来，哼哼唧唧，这才说了一声："贤弟，你可急坏了为兄。"说罢放声恸哭，众人莫明其妙，全都听着呆呆的发愣，王双全站在那一语未发。书中代言，这位大爷董天祥，原籍可不是本地的，他的父亲名叫董立，外号人称神掌赛孟尝，乃是陕西延安府西关里人氏，董爷当初也是一位老镖行，手里有点积蓄，跟前三个儿子，可就是天祥、天禄、天爵。老人家打算抱胳膊在家里一忍，他老人家外号赛孟尝，当然是

好交朋友，在他老人家住家旁边，有一位姓王的，名叫王成，外号展翅神鹰，跟他老人家八拜结交，称为莫逆，可就是有一样儿王爷不趁心，他老人家原先也是镖行，现在有的财产，比董爷也不少，王爷年过知命，已然半百有余，时常到董爷家里来，哥儿两个日子常了，无话不说。这一天老二位对面闲谈，王成眼看着董爷，叫了一声："大哥，要谈到幼年时，咱们哥儿两个闯荡江湖，直到而今不敢说家成业就，总算是丰衣足食，如飘落江湖半生，准保都像咱们弟兄这个样儿，就算不容易，凡事都好，兄弟我可跟你比不了。"董爷一笑，叫了一声："兄弟，怎么你跟我比不了呢？"王成长叹了一口气道："大哥倒不是别的比不了，吃穿倒是小事，你老有如狼似虎三位佳儿，将来他们长大娶妻生子子孙满堂，你老的福气不小。有谁像兄弟我，就是老夫妻孤伶伶两个人，这还是这个岁数，真要是再上几岁年纪，动转艰难，那应当怎么办？不用说膝下无子，连个姑娘都没有，我想起来就难过。"董爷跟王爷那真是有交情，遂说道："兄弟你也不用难过，你这不是有三个侄子吗？你愿意要那一个你就把那个领了去，这哥儿两个的交情就叫过这个，慢说一个孩子，就是全份家当产业，换一换都不算什么，不过一个姓王一个姓董，真要是出远门走到外面，真没有人不说是亲兄弟的。"董爷说出这个话来，并非是戏言，别说有三个孩子，就是一个，兄弟既然盼子心切，也得过继给你，王成听哥哥说这个话连连摆手，叫了一声："哥哥，咱们弟兄这叫无话不说，我说两句你老听听，按咱们的交情上说，你老把儿子给我一个，可不算什么，怎奈有这么一句俗语，这个话太不好听，要财自挣要儿自生。你老倒不算什么，要传到我嫂子的耳内，心里准不乐意，倒并

非是我嫂子对于我不好，除去这个孩子之外，无论什么事，我求什么嫂子能答应什么，那就算对于兄弟再好不过了，我可不敢说知情，我能够察人的心理，妇人家对于子女，也别管有多少，全都是一样疼，自己疼还疼不过来呢，他焉能舍得给人？”大爷董立也知道自己夫人那个脾气，自己话已出唇，兄弟一驳显着不好看，倒彷佛自己主不了女人的事，这才鼓了鼓气道：“兄弟你不用管。”扯项回头说道：“天禄到后面把你的母亲请来。”少爷答应一声，到了后面，工夫不大，果然把大奶奶请到了前厅，王爷一看嫂子到了，欠身行了个礼，叫了一声：“嫂子。”大奶奶叫了一声：“兄弟坐着吧！”说罢眼看董爷说道：“叫我到前面有什么事？”大爷用手一指：“我已然把话说明白，你看这不是这三个儿子吗，我要过继给兄弟一个，兄弟说我主不了你的事，索兴我把你请到前面，倒看看主的了主不了？”还未等大爷把话说完，就见大奶奶把面目往下一沉，口中说道：“这个话说出来我可不怕你不愿意，谈到别的事都成，孩子乃是身上掉下来的肉，岂能轻易给人。”大爷当着兄弟在此，受了大奶奶几句抢白，未免脸上不挂，双手撕髯用手点指，高声说道：“贱人，我说出话来，你为什么竟敢不应。”老夫妻全都是半百有余的年岁，老公母两个为此口角，可急坏了老人家王成，连连高声说道：“大哥嫂子千万不可口角，这不过是戏言，倘若因此闹出了意外，兄弟我脸上无光。”老英雄从中用言语解劝，结果这么大的董爷倒没拧过了大奶奶，孩子们全都被大奶奶领到了后面。王爷告辞，自己心中闷闷不乐，看起来没有儿子太难了，就为这么一个孩子，以至人家老夫妻口角，真要闹出了意外，叫人知道内中的情形，与我脸上无光，要说从此不到哥哥那院去，就像恼

了一样，你说去跟嫂子有这个层次，就彷佛挑拨他们夫妻不和，老头子遂慢慢的往后推。已过了一个多月，王成可就不到董宅这边来了，交情仍然是那样儿，不过暂避嫌疑，老头子董爷看着兄弟不常来，心里头也明白，要说兄弟有别的那也不能够，皆因交情在那里了，王爷不来董爷可不能不去，从此董爷时常到王爷家里来，王爷可始终不到董爷家里去，从此这老哥儿两个的交情似乎有点儿疏远。在先前是王不离董，董不离王，后来见面的时候可就少了，王爷不愿意见嫂子，董爷不愿意见兄弟，皆因各自惭愧，自己把弓弦拉的太满了，结果还是没办到，难过可就是王爷，怎么自己就不会生养个孩子呢？这个话说了不到一年，这一天董大奶奶要占房，又在夜静更深，正在三鼓，婆子到前面送信，说大奶奶堪堪要临盆，赶紧到外面请个收生婆子，大爷听到这里心中骇怕，人的岁数不小了，已然四十多岁，稍微有点儿不合适，就有性命之忧，赶紧到外面请来婆子，到了后面照料一切，大爷在后面跟着，外面所有的人，全都支出去，董大爷坐在内间屋，叫众人全都镇静，大概不久就要临盆了。外面镇静，工夫不大，听着有小孩啼哭之声，大爷问添的是男是女，里面有人传出话来，是个少爷，大奶奶已然闭过气去了，俗说这叫晕血，把大爷吓的了不得，稳婆说不要紧，大概是个双胎，工夫不大，果然又生下一个孩子，一对男孩子全都落生。大爷问大人怎么样，稳婆说精神虽然迷迷糊糊，已喝下定心汤去了，性命没有危险了，大爷嘱咐稳婆，将二一个的放在蒲包里面，收拾好了，赏给稳婆子二十两银子，家里手下人等全都赏了他们几个钱，对于这个事务必严守秘密，千万不可跟太太提。满都嘱咐完了，将小孩提出来，先打发稳婆走了，大

爷把这个小孩用蒲包包好了，在上面写上一个纸条，天赐佳儿就放在老人家王成的门首，他老人家可没敢动，在旁边偷看着。天光发晓，老人家王成在里面扫完了院子，开开街门要打扫打扫门前，一看在台阶上面放着件东西，拿起来一看，上面写着“天赐佳儿”，王成赶紧打开这个包儿看了看，还是个小小子，张嘴啼哭声音洪亮，把个老头子喜欢的了不得，拿起来进了院子关好街门，一直够奔后面，董爷看着孩子被老人家抱进去了，自己这才转身走。

不表董爷，单说的是老英雄王成，欢欢喜喜抱着孩子来到后面上房，见着自己的夫人，说道：“早晨起来我不过为的是活动活动，各处全打扫打扫，将一开街门，在台阶上一个包儿，里面是一个小孩儿，上面还有个纸条，写的是天赐佳儿。”王家大奶奶一听，欢喜的了不得，接过孩子来，看了看方面大脸，天生福像，当时派家中手下人，到外面秘密的聘请乳娘，又嘱咐上下的家人，千万不可说小孩儿是拾的，就提是大奶奶生的。到了三天遍请宝朋，内中也有老人家董爷在内，买了一份礼物，亲自前来道喜，老爷子王成看看众人全都到齐了，摆酒款待，在吃酒之间，老人家打发人到后面将孩子抱出来给大家看，众人看着不过是各人说了几句什么爹爹英雄儿好汉，将来这个孩子不可限量，老了老了得此佳儿，这也算是老天爷有眼，总算是老人家道德深厚一类的客气话。王爷会罢亲友，老英雄董立这才见着王爷哈哈大笑，叫了一声：“贤弟，这你可算争了气了，居然也有儿子了，若谈到咱们弟兄数十年的交情，洽如手足一般，就皆因要过给你个孩子，你嫂子从中拦阻，才招得兄弟你不满，不再往哥哥我家里去，今天既然趁了你的心愿，照样的往我家里去了吧，

你去的时候可把孩子带着，见着你的嫂子，也叫他看看你也有了孩子了。”这一句话说的王成满面笑容，叫了一声：“哥哥，我可不是那样小气的人，再说数十年来嫂子可没错待我，不过就因为过继孩子发生点误会，本来他身上掉下来的肉，当然舍不得。”董爷听到这里，叫了一声：“兄弟，我今天嘱咐你一句话，你们都是上了年岁的人了，这就算是老来得子，对于孩子的吃喝，全都要加一份小心，别看孩子是你们的，我也心疼。”董爷说的这话，王成听着有点儿不满意，心想交情咱们倒是有，可有一样儿，我的孩子你心疼什么？王爷就算稍微年青点儿，老头子这个话，他就会没听明白。要说董爷跟王爷，论交情说也是数十余年，就如同亲手足一般，王爷把话没听明白，好半天并未答言，董爷这才说道：“兄弟，这个话只可出我之口入你之耳，无论是谁，不能叫第三个人知道。”老头子这才说：“你嫂子分娩一胎双生，就着他落生之时，我将这第二落生的孩子，用蒲包包起，写了一个天赐佳儿的条儿，放在兄弟你的门首，我在旁边暗地观看，看见兄弟你开街门，把包儿拿进去，我才放心回家。”王爷听到这里不信，叫了一声：“哥哥，这个话你老不用跟我说，要是哥哥你老的，慢说是小孩儿，连大孩你老还要给兄弟我呢，惟独我嫂子孪生二子，全都是他身上掉下来的肉，当然还是舍不得。”老头子听到这里，心中难过，二目一转，落下两行老泪，叫了一声：“兄弟，自从那一天，可不是辩嘴抬杠，不过是为过继给兄弟你一个孩子，你嫂子从中相拦，才招的兄弟你不满，自从疏远了交情，一年之中不准到我的家里去一趟，我们交一个朋友，数十年割心换胆，实在不容易，外面人人都知道咱们弟兄交称莫逆，一旦之间因为一点儿小事，把已往

的交情失却，岂不可惜，哥哥我虽然这么想，干着急无法，你说这也算巧，偏偏一胎双生，我就着你嫂子晕血之时，嘱咐好了丫头婆子，又用钱运动好了收生婆子，叫他严守秘密，我包孩子的时候，已然留心细看了看，在左耳下有手指大的一块红痣，不信兄弟你只管到后面去看。”王爷听到这里，连连点头，叫了一声：“哥哥，你老在此候一候。”说着话站起身来，够奔后面上房，凑到小孩的近前看了看，果然左耳下有血点一般的一个大红痣，王成看罢，点了点头，心里头这才明白，仍然来到前面厅房，见着董爷抱拳拱手，叫了一声：“哥哥，兄弟我已然看明，果然是你老的亲生子，我要说不要，有负你老人家一片好心，从此之后咱们是客言不叙，心里分就是了。”当天把朋友招待完毕，老头子每天就看着这个孩子，心里头喜悦的了不得，不知不觉过了半年多，这个孩子长得如同虎羔一般，老人家亲自给他起来的名字，叫作王豹，老头子爱如掌上明珠，由打有了这个孩子，王成也不断到董爷那院里去，早早晚晚这几个孩子全都在一块儿玩。老英雄董立的夫人，看见王成有子心里也是非常喜欢，倒不是人家董大奶奶人不好，皆因是把自己的孩子给人，心里实在舍不得，这也是妇人的通病，不但是董大奶奶一个人如此，从此之后，董大奶奶对于王爷那就得说是百里挑一。光阴似箭，日月如梭，王豹长到了八岁，如狼似虎健壮的令人可爱，可就是五官相貌，跟董爷的这个老儿子董天达一般无二，就是高矮略差点儿。这一天老头子王成高兴，带着孩子王豹，由自己家中出来，一直够奔西村口外，那里本是个热闹地方，金批彩挂快柳训财，不过就是江湖的各种生意，卖吃食的和小孩玩的耍货摊都很多，王爷带着孩子各处游玩，书场变戏法的孩

子全都不愿意看。老头子问："豹儿，你不是要跟我出来逛逛吗，这么些个热闹地方你不看，你要看什么？"王豹这才说道："老爹爹，我打算看看打把势卖艺的，倒很好看。"他这一句话说出来，老头子思想了好半天，看起来这个孩子虽然不是我自己亲生的，性情倒跟我差不多，我从幼年就爱喜武学，后来在镖行里面谋了一碗饭吃，到而今老了，武学就扔下了，不愿意教孩子练武，真要是读上几年书，也不用下场投考取功名，只要能够认字，立个小卖买，也能显达门庭。不想这个孩子竟不愿意就文，偏偏愿意就武，就是练武我也不教，因为我的武学就很平常，倘若再跟我练起来，只能不如我决不能比我高，他平常再不如我，更难以成名天下了，那岂不是一辈不如一辈了吗？老头子思想着往前走，孩子叫道："老爹爹，你老看这个玩艺倒很好看。"老人家回头一看，不错里面正是卖艺的，王豹叫老人家带他进去看去，爷儿俩分开众人，到了里面一看，外面围满一圈众人，当中站着一人身量不高，骨瘦如柴，年纪有五十多岁，身上穿着半截蓝布褂，蓝布中衣穿洒鞋打绷腿，蓝布手巾包头，粗眉阔目大狮子鼻子薄片嘴，两额高耸，大耳有轮，在他身背后站着一个半老的婆子，像貌凶恶好不怕人，有一个小麻丫头，岁数不大，两双大脚，手里牵着僵绳，拉着一匹瘦马。老头子王成一看明白，江湖之中有这么一种名目叫跑马戏，差不离练这门功夫的，软手还真练不了，这还真是绿林里面的一种夜行功夫，老头子要看看，就见卖艺的老头子，站在当中，抱拳拱手作了一个罗圈揖，叫了一声："众位，在下我可不是这里的人，我本是山东曹州府西关外于家村的人氏，姓于单字名能，外号人称巧手于能，要谈到武学之中，这些门功夫，我那一门也不行，不

过对于小巧之艺，我倒下过几年苦功夫，可也练不好，我今天在众位台前演习演习，有好看武功的主儿，今天可算来着啦，不但是我自己练，回头叫我的浑家跟我这个丑丫头，也每人练一趟，练的好不好，求众位老师傅多多原谅。”说到这里用手一指丑丫头道：“你上马先练一趟，不过是活动活动腰腿。”丑丫头也真听说，一片腿上到马上，马后一掌，花啷啷串铃的声音，围着场子绕弯儿，工夫不大，双手一攒铁过梁，身形一起就是一个大顶，所难的可就是马仍然跑着，八九岁的孩子在马上拿起顶来，稳稳当当在马上一手手一样样，献他所学之艺。更叫人惊异的是在飞奔的马上任所欲为，腰腿灵活，工夫不大，孩子练完了由马上下来，牲口交给那个老婆儿，抱拳拱手向着四外求钱。要说给钱的主儿还真不少，你也掏我也扔花啦花啦的一阵，老头子下腰把钱拾起来，这才乐嘻嘻向着众人说道：“适方才丑丫头在众位老师台前献丑，也没有多大功夫，不过就是哄弄几个钱来糊口，我再练一趟给各位解解闷，并非是我的口狂，我这个功夫练出来，不但我的丑丫头练不了，在场的各位老师，全都比不了，这个话说的未免大一点儿，竟凭说不算，我练一练各位看，就知道我的功夫如何。”像他说的这个话，不练武的主儿，那就不用说了，当然不计较这个，真要是练过的主儿，听着这个话就算不满意，不用说还没看出你的能为在那里，就是成了名的剑侠，他也不敢说这么狂的话。因为什么呢？人外有人天外有天，英雄队里有英雄，对于武术二字那一位他也不敢这么说，何况小小卖艺之人巧手于能。别位都不用说，就说老头子王成，就不满意，不过当时可未能发作，单看看他有什么出奇的本领，倘有绝艺还算罢了，如果没有惊人的本领，我

叫他先看看我的武术。想到这里再一看这位巧手于能，作了个罗圈揖，身往下一矮，两个脚尖交互上起用手拍着，这手功夫很算平常，搁到梨园行这手儿叫矮走，在先前慢后来快，走来走去身形往前一栽，脚尖找地，身形离地约在半尺，哧哧的往前走，这手功夫叫蛇行，练形意的常练，五禽六兽一条龙，不好练可就是这手功夫，由蛇行之中一变，变成了地趟的八翻，变出一趟醉拳，由醉拳之中又化出一趟猴拳小架式三十六手，一趟变一趟，里面往外翻，翻出七八种功夫来，这才收住式子，站稳了身形，气不涌出面不更色，眼看着众人，说了一声："诸位，我这就要钱了。"这句话说完了，捧场的主儿还真不少，花啦花啦往场子里扔钱。

从中就有人认得老头子王成的，低言悄语问道："老爷子你老看这个买艺的，功夫练的怎么样，怎么说话说这么狂呢？"老头子闻听微然一笑："要说是功夫可算是不错，不过比行的主儿还差的远呢。"老头子说的是情理话，又谁知打听的这个主儿是个浑小子，他也练过几天，不过不明白武学的奥妙，听老头子一说，他就如同得了真传一般，听罢之后，跟着就高声喊道："嗳，小子你不用狂，你练的这个功夫，比行的主儿还差的远呢！"卖艺的正然兴高彩烈之际，忽然听了这么一声，不由得心里头不愿意，面目往下一沉，遂说道："这是那一位老师傅说我的功夫不成，既然说我不成，何妨请进来，我给您接接招，按说可不应该，我又不是本地人，不过在此借地求钱，方才我练功夫并非是我说话透狂，皆因当初我师傅教给我练艺之时，就是这么说的，这个功夫天下无双，既然看我不成，请进来愿意单练我承情，不愿意单练，打算比手我给你老接招。这是那一位？"人家连着问了好几句，这个小子

说完了话你可应当丁着哇，他不但不丁着，反用眼不住的看老人家王成。老头子看了看他，心说这是何必呢，我在家中抱胳膊一忍，不愿意跟江湖人来往，对于武学早已生疏，这小子用言语故意相问，高声喊喝招得卖艺的口出闲言。老头子将然想到这里，就见那个小子来到老英雄近前，叫道："老爷子他来到咱们这里，就不能叫他任意发狂，你老人家既然看出他没有多大能为，你老就应当出头问问他。"说到这里用手把老头子一推，推到了场子里面，王成来到里面，于能看了看老爷子态度不凡，年约六十多岁，颔下三绺白髯满面生光，看那个样儿倒是英雄气概，看罢，巧手于能这才问："老朋友既然你老进场子，方才那个话当然就是你老说的了，如果你老不忿气，就请你老伸手于能接招。"王成听了听，有心说话不是我说的，又一想不是我说的，我进场子里干什么来？老头子这个地方，就叫将错就错，又搭着他老人家看于能说话猖狂有气，遂接着说道："于老师，倒并非是我口狂，皆因我练这趟功夫，系受老师的真传，当初不敢说打遍天下无敌，胜的了我的主儿少，我说话也不是口狂，方才阁下你练的小巧技艺，不过就是矮走，何必这样夸大，我这一次不敢说跟你老比手，不过给你老接接招，以扩我的眼界。"于能看了看王爷，自己也有点儿后悔，本来是把话说连了口了，也难怪人家不满，应分说于爷来到王爷面前，说几句客气话也就完了，武术还是不比好，失神大意，就能够身带重伤，甚至于亡命。于能不但不说软话，他还要跟老头子比试比试，他也是被事所挤，眼睁睁众目之下，也不好意思把话收回来，万般无奈，这才说道："老师傅你贵姓。"王爷手指自己鼻子说道："我姓王单字名成，天下英雄抬爱，人称展翅神鹰。"于

能一听点了点头，心说不错王成二字耳熟，当初我在外面作绿林的买卖，有一位镖行的英雄叫展翅神鹰，莫非就是此人，不是他还则罢了，倘若是他倒是我的个劲敌。想罢抱拳拱手叫了一声王老师，既然如此请你老进招，我给你老接接手，两下里彼此客气，抱拳说了一个请字，还是王成首先发招，身形往前一蹿，左手一晃右手够奔于能的胸前，一巴掌带着风声打来。要说于能也不枉说了会子大话，功夫还真是不错，这两个人比上手，看热闹的主儿太多了，两下里比手，可比方才单练好看多了，再者说又是棋逢对手，匠遇良材，于能心里头骇怕，莫怪人家成名天下，果有实在的能为，今天也就是我于能，如果换个主儿跟他比手，早就输了。于能心中想，难道说王成他就不想吗？王爷自己一面动手，心里也非常后悔，看起来古语所说的话一点儿也不错，是非只为多开口，烦恼皆因强出头，要是这么看起来，姓于的功夫比我高，时候要是长了我非输不可，不输还倒好，真要是输了，众目之下我还有何面目回家，老头子越想越后悔。这两个比来比去，比到二十多招，看热闹的人越聚越多，俗说这叫踢把势场子的，再说王爷又不是无名无姓的主儿，谈到了武学，在这个地方头一位得说董爷，其次就是王成了。老头子越想越不合适，手上未免就透着迟了，说时迟那时快，猛见于能用了一个甩掌够奔老头子面门打去，王爷不敢怠慢，双手一搭往上一架，于能把手往回一撤，上步用了个定心肘，够奔王爷的胸前，老头子一看肘到，他应当由下往上一托，从底下打他的软肋，那就算对了。王爷这也算是忙中出错，他不但不托反倒用左手往下一扪，将然一扪肘倒是扪下去了，人家手一翻够奔面门便打，王爷想躲如何来得及，只可紧闭双眸，那就算低头认

栽。这个地方就得说人家于能宽宏大量，拳堪堪就打上了，于能可未肯下此毒手，因为他也有一番思索，他想这回我赢了王成倒是小事，人家守家在地，这个地方谈到功夫比王成高的主儿，大概有的是，如果我得罪了王成，众人不忿，我的性命就有点儿危险，真我要是撤招不打，难道他还能够不明白吗？故尔他不但不打，撤回手来乐嘻嘻叫了一声："王老英雄，阁下武艺绝伦，今天于能亲自领教，果然名不虚传，我想咱们二位别分输赢，皆因是二虎相争必有一伤，你老的招数我已然领教过了。"王成一听他这话，心里头明白，知道这是成全自己的名誉，保存展翅神鹰这四个字，心里头欢喜的了不得，心说我的孩子王豹，有意练习武术，那里去拜访名师？人家于能的功夫就比我高的多，真我要把他请到我的家中，教给我的孩子练武，将来成名何难。想到这里心中高兴，遂说道："于老师，未看见你老的功夫以前，我还不知道，现在领教了这才知道是一位高人，我有意把你老请到我的家中，有事相谈，不知道于老英雄肯其赏光吗？"于能听老人家往家里让，如果说不去，恐怕叫老头子难以为情，这才说道："蒙老人家让我们到你老的府上一谈，我们人多你老可别嫌乱。"王爷说道："不必客气。"说罢各自微然一笑，遂带着王豹回家。于能带着妻子连傻丫头，拉着马匹，以及应用的东西，全都收拾好了，一同来到王成的宅下，先把丑丫头母女让到后面上房，于能跟老英雄王成连八岁的孩子王豹，全都来到大厅，分宾主落坐，家人献茶，王成遂乐嘻嘻躬身行礼，叫了一声："于老英雄，方才在外面比手，蒙你老人家让招。"于爷一笑叫了一声："老英雄，什么叫让招，那就算碰的，离着我赢还差的多了。"老人家一笑，这就算客气了，王爷说道：

“我今天把你老请到我的家中，并无别意，你老看见了没有，这就是我的犬子王豹，今年已然八岁了，不愿意念书，就爱习武，我一想我的武学就平常，我要教给孩子如何能够成名天下，方才在外面比手，我看你老的武学绝伦，咱们客气话也不用说，我打算叫孩子给你老磕头，拜你老人家为师，不知道你老的心意如何？”于能听到这里，微然一笑，叫了一声：“王老英雄，这你老可算是高抬我，我身上的技艺，不过是在江湖绿林道走场子卖艺，只能哄弄几个钱，要说练出武术来一鸣惊人，天下皆闻，我可不敢担此重任。”王成连连摆手道：“老英雄不必客气，我看你武学不俗，当然受过真传，有绝艺在身，今天场子里面巧遇，也算小儿有福，无论如何叫孩子给你老磕头拜你老为师。”说到这里回头叫王豹，把孩子叫过来，那个意思打算跟着就叫孩子给老英雄磕头，于能连连摆手，叫了一声：“老哥哥，你老叫孩子拜我为师，还是出于你老的本意，还是敷衍的性质，请你老竭诚相告，我还有个条件。”老头子闻听哈哈一笑说道：“论年岁我大一点，我就大胆了，我说贤弟我要是敷衍，我就不往家里让，虽然我们初次相逢，却一见如故，无论有什么话，你可别碍口，只管当面谈。”于能听了，微然一笑，叫了一声：“哥哥，我这就算是无理的要求，我见这孩子不错，从小看大准知道将来不可限量，我有意将丑女配在王豹的身旁，不知道老人家你老的心意如何？”王成一听，这个条件可算是很好，姑娘也算是不错，不过脸上有些个麻子，长的倒是天然的福像，何况他身上又有点儿功夫，真要是两个人一块儿练，将来两个人全都是一身好功夫，这也算不错。老头子想到这里，连连点头答应，由这一日为始，不过两下里各自写了个庚帖，彼此一换，

收拾出东跨院来，叫于能老少三口在跨院里面，另外拨人侍奉，老英雄王成没有事可也就不出门了，跟于能哥儿两个早早晚晚，教给两个孩子练功夫。在先前不过握握胳膊腿，后来教给他们打成套的拳脚，王成留神一看于能，不枉人称巧手，小巧之艺实在是高，要说谈到教功夫，于能一个是女儿一个是女婿，王成一个亲生子，一个是将来的子妇，还能够不实心实意的教吗？那真是一年就顶三年，一气子就练了十年，王豹一口单刀，外有没羽飞蝗石子三块百发百中，两个人岁数也到了，遂张罗着给他们完婚。到了吉期，亲友临门，喜事办完了，功夫也不用深求了，不过是够时候自己温习温习。书是有事即长，无事即短，过了一年多王成老夫妇相继而亡，王豹尽人情大礼守孝三年，后来老英雄于能也因病而亡，你说年青的人也没办过多大事，如今竟连经了三次丧事，所好的一样儿，王宅资财不少，众乡里乡亲帮着忙和，把于能也打发得入土为安，家里头可就没有多少人了，只有于氏之母，跟王豹夫妇老少三口。诸事办完，王豹跟于氏把话说明，自己带好了一口单刀，三块石子小包袱一个，打算由家中出去到外面闯荡闯荡名姓，遇机会找点儿事作，于氏一想这个话也对，家里虽然有些个产业，可也不应当坐吃山空，有主意早想可就算对啦，王豹跟于氏把话商量明白，东西全都带好，跟岳母告辞，于氏说道："我说你先别走，有点儿事跟你商量商量，我现在身怀六甲，不久就要分娩，生个女孩没的说，倘若生下男孩来，你得给他起下个名字，你这一出去，三年二载十年八年全都不一定，黄天路上无老少，有我没我，你们父子日后见面，好有个约信。"王豹闻听一摆手，叫了一声："贤妻，你也不用这么仔细，无论生男生女，名字你随便

给他起，我无论走在那里，我也给你往家里来信。”夫妻二人把话说完，王豹这才背着小包袱出离了家门。简断捷说，凭着一口单刀，南七北六十三省各处游历，四年的光景把名誉闯出来了，到处都知道有这么一位乾坤义士王豹，有了名誉他打算要回家。

第九十六回

尼姑庵错纳野鸳鸯　病老媪断案义灭亲

这一天正然行走，来至山西汾阳地界，约在黄错时候，因贪赶路程，有店他也不住，本来时逢夏令，晚上行走非常凉爽，又谁知走了多时，往前面一看，黑暗暗雾沉沉并不见村庄镇甸，自己心中着急，不住店连夜行走，倒没有关系，不过腹中饥饿，正在急燥之际，见前面有一片树林，顺着树林小道往前走，看见前面似乎有灯光，王豹心中喜悦，有了灯光，或者有村庄也未可知，这才自己往前行走。来到一棵大树的下面，晃晃悠悠把王豹吓了一跳，凝住眼神一看，在大树下蹲着一个人，王豹一想黑夜之间藏身在此，定非善良，我既有乾坤义士的外号，遇见歹人不能不管。想到这里，往前紧走，来到切近一看，嗳呀！树边蹲着的那个人形容憔悴，上身穿着一件蓝绸子大褂，破的都不像样子了，发际蓬松，满脸的脂泥。王豹看罢，这才问："你是干什么的？黑夜之间藏到这里，看你这个样儿，定非善良，赶紧说出实话来，还则罢了，倘有半句虚言，被我查出，定然追取你项上的人头。"那人一听吓的战战兢兢跪倒磕头，碰地有声，连连说道："好汉爷饶命，我请示请示你老是干什么的，如果说是江湖绿林道上的英雄，你老要打算要我的项上人头，就请你老拔刀将我的人头割下，如果是行路的君子，我有两句话要说，不怕把话说明白了，你老再把我至于死地，我也瞑目甘心。"王豹看了看他这个样儿，准知道有事，这才叫了一声："朋友，你

只管放心，我并非是江湖绿林，自幼受我的家严跟我的岳父二位老人家传授我一点儿武学，在外面行侠作义，专管不平之事，不论你有什么委屈；只管跟我说明，如果我听着有情有理，我准能够援助你。”那人闻听此言，连连磕头，叫了一声：“好汉爷，我今天遇见你老，大概我就保得住我这条命了，不信你老看我把套儿都挽好了，不过蚂蚁尚且贪生，略微一迟延，你老是一步来巧，不然我早死多时了。你老要问我姓王，名叫王福义，我有一个哥哥福仁，这里面有这么这么一段事……”书中代言，这个王福义家就住在这个树林前面，地名叫王家营，他的爹爹早已去世，就是他们弟兄二人，家有老母曹氏老太太，想当初爹爹在着的时候，乃是一位古玩的商人，生来的一双宝眼，能认古玩玉器，家中很有些个积蓄，家里一切的家务，全都归老太太一个人掌管。福仁福义虽然是亲弟兄，二人秉性不一，这位大爷王福仁，生来的贪花恋色，好赌贪嫖，二爷福义就不然了；读书认字，事母至孝无比，尊敬长上笃礼守法，兄长把家中的资财任意挥霍，二爷连一句差言都不说，二爷他是遵守古礼，有父从父父死从兄。福仁已然娶妻姜氏，二爷可未曾完婚，偶而或者到妓院里面嫖妓女，而且还是非常公道，讲买讲卖，决无招扰地方，王福仁可就不然了，专门引诱良家妇女，这就是贪色亏德的地方。就在他们王家营的村口，座北有个一字墙的门楼，院里是三合房，福仁这一天正然在此门口经过，猛听忽隆一声，门分左右，福仁扭项回头观看，由里面走出一位少妇，年纪约在二十开外，长的太已窈窕了，别看穿戴平常，却千娇万媚无限的俊俏，不住的上一眼下一眼打量福仁，真是秋波勾魂堪称花中恶魔，彼此相见四目相视，各表爱恋之意。恰巧这

时村口无人行走，福仁故意说道："这么大的王家营，走的我两腿发酸，连个地方休息休息都没有。"话说到这里，又故意的把身子转过来，上瞧一眼下看一眼，查看对方的动作，少妇听他所说之话，心里头也明白，知道这个小子是用言语挑逗，遂即轻启朱唇自言自语说道："这也不是来到露天地，怎么会没有地方歇着呢，故意说这些个闲话有什么用处，还不走进门来还装着作什么？"这个小子也是色胆包天，嘻嘻笑笑往里就走，迈步进了街门，这个地方就叫酒不醉人人自醉，色不迷人人自迷；你也不打听打听人家家里头有什么人，如果里面有男子，你闯进了街门，一问说不出找谁来，准得被人苦打一顿，岂不是自找其苦吗？这小子就算色迷心切，一概不管，进了街门少妇回手把门关上，乐嘻嘻拉着王福仁的手，一直够奔上房。来到上房有两个仆妇，看见他们二人进来，赶紧撤身出去，就听那女子说道："我说你贵姓？你叫什么名字？走到我的门前你看什么？"王福仁闻听一笑叫道："娘子你要问，我也是咱们大王家营的。"随着把自己名姓一说："家住在东村，关帝庙后，未领教大娘子你贵姓？"那个妇人闻听遂说道："王大爷你老要问我我姓冯，我们当家的出门在外，家里就抛下我一个人，他一去三四年音信皆无，所好的一样儿，街坊邻居都知道我们男人不在家，常常到这里串串门子。"王福仁一听这个妇人说话准知道决非善良，可是好人也决不能把不认识的男人让到家中。要说王福仁这个能为可就大了，只要见了女子百般殷勤，把个冯家的大娘子哄的胡说八道，嘻嘻笑笑，当天王福就没走，由此二人一见如故，如胶似漆，形影不离。大概在一块儿住了总有半年多，外面的风声可就大了，从中就有好人，可不是冲着王福仁，皆因为二爷王福义，

事母至孝，暗含着把二爷请到隐僻地方，遂说道："二爷你老乃是正人君子，绝以不知道这些个事，我们知道了可不能不告诉你老，要冲着你们大爷，不但说我们不管，并且还要看着他的报应。"二爷闻听遂说道："诸列位，看着我倒是小事，众位看在我的老母面上，无论有什么事你们众位也得多照应。"众人遂举出一位为首的上年岁的老头儿，低言悄语，跟王福义如此这般一说，二爷听着心里骇怕，不过所说的就是王福仁在外面掐花捏朵，贪淫好色，按说这是各人的天性，毫无关系，不应该勾搭铁头太岁冯坤的妻子。这个姓冯的乃是江洋大盗来无纵去无影，这一去倒有二三年没回家，咱们这附近倒是安安静静，如果他在家，附近的富户全都得留一份神，真要是赶上这小子回到家来，你们大哥岂不是自找其祸吗，冯坤他杀人不眨眼，焉肯饶过令兄？"福义听到这里，抱拳拱手说道："众位到此给我送信，我承众位的情，如果说叫我劝劝我们大爷别让他去，不但劝不了，说不定由这句话上就能够发生意外，他勾搭冯坤之妻，要碰上冯坤回家，那就算他祸由自招，并非是我不关心他，皆因我们大爷跟我最反对不过，众位送信我领情了。"语至此抱拳拱手，众人散去。二爷福义他回到家里，见着老太太就把哥哥如何非法，跟母亲学说了一遍，福仁回家的时候，老太太劝了他几句。不但说不听，反倒把老太太闹了一顿，还算不错，二爷从中劝解故未出了别的意外。

不表二爷王福义，单说大狗子福仁，由在家里生完了这回气，索性他倒把胆子放大了，无明无夜住在了冯坤的家中，两个人如胶似漆，形影不离，新婚的夫妻也没有他们两个人这么近乎。这一天冯家女人，接了一封信，拿着这封信叫王

福仁给他看，还是带回银钱来了，还是有别的事，王福仁接过书信打开观看，把小子吓了一跳，叫了一声："爱人哪！这封信是你的爷们来的，他已然回到了太原府，现在朋友家中，不过三五天准能回到了家中，如果他要一来，咱岂不成了棒打的鸳鸯。"大娘子一听也是吓了一跳，知道他的脾气，何况他又身居绿林，他们二人秘密计议，依着冯大娘子买点儿毒物，等他爷们家来，人不知鬼不觉或是茶里饭里酒里给他吃了，毒性发作致他于死，你我岂不作了长久夫妻。王福仁一听连连摆手，叫道："娘子这可不成，冯坤乃是久走绿林的人，类乎这种事不准瞒的过他的眼，倘若被他看出破绽来，害虎不成反遭虎噬，搭上你的一条性命，岂不可惜。依我的拙见，倒不如收拾收拾细软，你我先找个地方隐避隐避。"大娘子听罢这个主意，倒也稳妥，当时就商议好了，次一日金银细软收拾好了，并不告诉家人，两个人携手逃走。由他们走了第二天，果然冯坤回来了，到了家中一看，不见妻子未免一怔，问家中的婆子，众人一齐说道："大奶奶走我们全不知道，其中有一件令人可疑的地方，就是大奶奶打开箱框金银细软值钱的东西全都带着走了，这么看起来大奶奶这一走不准回来。"冯坤听着有气，就凭我铁头太岁，在绿林道谋一份衣食，所向全都是找便宜向来不知道上当，不想家有无知淫妇结交情人，竟敢拐去我的金银，真乃可气，冯坤这才向家人仆妇慢慢调查："平素谁常到家里来？他跟谁最交好？实话实说还则罢了，如若不然，你们就算跟他统通作弊。"老妈子骇怕，遂实说道："咱们本村东村口有个姓王的王福仁，跟着我们大奶奶时刻不离，由接着你老的书信，他们叽叽咕咕说了一夜，说的是什么我们可没有听见，大概是计划私逃，逃到那里我

们可就不知道了，这就是以往的实话，并无一字虚言。”冯坤听到这里，不由得怒气填胸，暗说杀父之仇夺妻之恨不报，何以为人，何况我素常就不说理，到如今这个不说理的事来到我的头上，我如何能容。当天他可没有发作，次一日白昼之间出去，把他知已的朋友结拜的弟兄，约了三位，全都是些无赖亡命，一位凌云虎张凯，一位石虎李忠，一位赵永刚，外号人称滚地龙，哥儿四个先够奔王福仁的家宅，前后绕弯看明了道路，然后找地方吃喝。等到了天晚，各自换好了三串吞口夜行衣，背好了军刃，把白昼衣服折叠起来，包在包袱里面，带在腰里，带好硫磺焰硝要做杀人放火的勾当，说明了叫那哥儿三个在房上各处巡风，冯坤自已下去斩杀那奸夫淫妇，然后放火烧他的家宅，那就叫杀人灭迹，那三个人点头，冯坤头前带路，三人后面跟随，来到王宅切近，各处里窥探。但只见四外并无行人，才纵身上房，各处探听，就见北上房三间，西暗间灯烛辉煌，冯坤绕到后坡，脚尖掳住阴阳瓦，施展珍珠倒卷帘，夜叉探海式，隔着后面窗户往里观看，将然一看忽然间屋里的灯烛熄灭，倒把冯坤吓了一跳，以为是里面看出来动作，熄灯抵抗，有心走又不知道屋中究竟是何人，不走又怕屋里是武术家，出来于已不利，只得稍微一定神，侧耳细听。但听里面男女欢笑的声音，冯坤一听怒从心中起，准知道这是王福仁携带自已的妻子，来到他的家中任意宣淫，真正令人可恼，我今天要能放过他们的活命，我就枉称英雄。想到这里，也用不着绕走屋门，随着用手把后窗户扒开，用了个鲤鱼跳龙门，脑袋钻进去身形一打挺，又用脚一登窗台跳到了屋中，回手亮刀一直够奔床榻，此时屋中男女，尚且未能熟睡，皆因是将熄了灯，听见后窗户咯吧

一声响，随着声音纵进一个人来，吓得床上二人战战兢兢，打算说话也说不出来。论说冯坤在外面久走江湖，就应当到床榻切近看看，看明白举刀再杀也不算晚，冯坤这就说是气迷心切，那里管的了许多，擎刀来到切近，举起帐帘手起刀落就听喀嚓一声，男女二人全都死于刀下，这个工夫冯坤才觉着平点儿气，忙打着了火摺照着一看，不由得后悔的了不得，要说王福仁他可不认得，看了看妇人的人头，并不是他的妻子。书中代言，王福仁携带冯坤之妻，并未回家，屋中这一双男女，非是别人，正是王福仁之妻姜氏，知道自己的丈夫在外面胡作非为，各处寻欢取乐，自己在家中独守空帐，未免寂寞难堪，暗含着私通手下的家人名叫王禄儿，每日夜静更深，二人作巫山云雨幽会，今天可巧被铁头太岁赶到，误杀了奸夫淫妇，这才叫淫人妻妻淫人天理昭彰。冯坤已然知道杀错了，只好给他来个将错就错吧，火摺照着窗棂纸上一递，随手一扔，这才开屋门出来，顶到他来到院子当中，此时火燃窗纸照得通红，张凯，李忠，赵永刚这哥儿三个，看得明白，见冯坤满身是血，知道已然得手，这才各自一声呼哨，不过告诉冯坤叫他逃走，这四个人遂窜房越脊逃走。只顾他们走了，这把为可就工王家的命了。此时二爷王福义尚县未能熟睡，听得家人喊叫："后院有了火啦！"二爷一听着急，金银细软全都不顾，先到上房一看，老太太正然吓得浑身发抖，二爷赶紧背起老太太来就走，火场之中辩不出来东南西北，好半天的工夫，才找着了箭道，这才一直往前走，只救出一位老太太来，别的东西一概未能拿出来。此时村中秩序大乱，好在一样儿，这个天的时候早，不过是定更多天，真要是三更后放火，从中还不定延烧多少家伤害多少人的性命

呢，还算人家庄中人义气不错，大家出来各擎叉耙扫帚扑救，有一些人挑水救火。不表众人乱哄哄救火，单说的是二爷背着老太太走出了村口，正然往前行走之际，二爷觉着有点劳累，遂把老娘放在土坡旁边，叫他老人家也定了定神，老太太已然吓得如同傻人一般，二爷叫了好半天，老太太这才颤颤巍巍说道："儿呀，好端端的怎么会起了火呢，莫非是有匪人打抢吗？"二爷说道："你老先别着急，你老在这里等一等，我去看一看。"老太太遂说道："快去快来，省得叫我放心不下。"福义连连答应。不表老太太，单说二爷王福义进了村中一看，不由得顿足捶胸，自己住的这所宅院，只烧得片瓦无存，街坊邻居还不错，总算是把火救灭了，这就是家门不幸，兄长不往人上走，好端端又不知因何起火，心中难过也是无法，只可又回到村口外，去看自己的老娘。来到土坡四外观看，忽然纵影不见，这可把二爷吓着了，别看万贯家财被火焚尽，二爷倒没往心里去，只要有人就能有钱，把精神振作起来，一个家庭的衣食住，还不至于为难，就算是有万贯的馀财，也不过就是看着他，大厦千顷夜眠七尺，难道说没有还活不了不成？故此二爷倒不甚难过，此时一看老娘不见，他此时总寻思老母为家宅被焚，必然寻了短见，心里一难过热泪滚滚，又一想也不一定，或许村里有人将他老人家让到他们家中，也未可知。想到这里，先在大王家营口村子里面挨户一问，全都问完了，都说没见，二爷又到村子外面各处又找了一回，一直找到天光大亮，那里有半点影子，此时二爷心内如同刀绞一般，真有自尽的心。又一想不成，就是我的老娘已死，我也得见着他老人家的尸身，不怕死在九泉也好对得起老母生我一场。由这天起，二爷每天各处云游，那天

都得走出去五十里开外，一连找了二十多天，二爷可就不像样儿了，头一样吃喝上差着，对于梳洗那就谈不到了，把个二爷糟践的可就太不像样儿了。自己一想老母找不着，我活着也没有意思，嫂嫂也没有下落，冲他那个行为也许被火烧死，剩我只身一人，你老说可有什么活着的意思，何况此后家境艰难，活着也无味，我可说了不论死活必要见着老娘之面，我再自尽一死，到现在遍找无踪，叫我也实在无法。有心在自己村口上吊，又怕被人看见无味，这才走出大王家营，离着东村口约有十几里地，看了看四外无人，把扎腰绒绳解下来搭在树上，拾好了套儿，自己有心拉着套儿一死，这就说是至死不忘娘亲，究竟是落到那里，心里难过，唉声叹气在树下晃晃悠悠。天可不早了，已然到掌灯时候，正赶上王豹从此经过，他见这种情形一问，二爷也并不隐瞒，可就把以往的事一说，不过所谈的就是家中起火，丢失了老母，家里烧得片瓦无存，这倒不要紧，老母丢失，心里难过，因此欲寻短见。

王豹一听暗说，我闯荡江湖，蒙天下英雄抬爱，称我为乾坤义士，既然遇见这样凄惨之事，我就应当伸手维持，想到这里这才叫了一声："福义，论起来五百年前咱们全都是当家子，我看你年纪比我小，我叫你一声兄弟。"王福义听到这里，心中难过，他心里一想我亲哥哥也未必如此，家产被火烧得这个样儿，哥哥置之不闻不问，现在不知道他够奔那里去了，人家不过是行路之人，居然叫我一声兄弟，真要是这样哥哥有个百八十位，也不算多，想到这里一阵难过，热泪滚滚。王豹再三的解劝，叫他把绳子解下来，扎好了腰，说："你先跟我找个地方吃点东西，由今天说我也没有什么事，我

帮着你查找你那老娘，生死存亡的下落，还有一说，你兄长究竟到哪里去，你怎么会不知道呢？可并非我这个人多疑，皆因你兄长他既不法，也许勾串合谋，领来匪人将家中值钱金银细软偷盗出去，然后放火焚烧宅院，也未可知。再一说就是你的嫂嫂，是否事先逃出家门，还是被火烧死，曾发见了尸身没有，这个事你已然调查了吗？”王福义听到这里，叫了一声：“兄长，皆因我是寻母心急，尚无暇及此。”王豹听到这里点了点头，叫了一声：“大弟，你先不必心急，天已然不早了，那里有卖吃食的，你是人杰地灵，你领着我买点儿什么吃的，现在我已然饥饿了。”王福义闻听心中欢喜，暗说道这才叫好心感动天和地，素不相识竟有这样热心人，高高兴兴由树上把扎腰绳解下来，扎好了腰跟着王豹溜溜达达往前边走。来到大王家营天可不早了，已然是掌灯时分，先到了自己的住所看了看，只见烧得片瓦无存，福义不觉触景伤情，心里难过，用手一指，叫了一声：“恩兄你老看，这就是我的住所，完全变成了一片焦土。”王豹看了看也是非常感叹，暗想人生在世，争名夺利实在不如随遇而安，大厦千顷一火之后，等于无有，我王豹不得志不用说，得志之时也就是找深山大谷隐避其间，以终天年足矣。遂接着说道：“贤弟不必难过，只要是将你的老母找着，至于生产过活，那倒不必忧虑，吃喝用度你朝我说吧。”福义闻听叫了一声：“兄长，我这个话说出来就彷佛透着薄气，我跟兄长不过是萍水相逢，你老人家如此对待于我，真要是协力相帮，找着了我的母亲，感戴大恩大德，今生今世量难相报，只好来生结草啣环。”王豹闻听叫了一声：“兄弟，无须乎说这个，你还是给我找吃的要紧。”两个人迈步往前走，转眼天已二鼓，差不多买卖铺户全

都关门，找了半天并未找着个卖吃食的，王豹也乐了，净着急也当不了肚子饿，哥儿两个仍然往前走，走出了西村口，有二里多地，不但没找着卖吃食的，所有的住户全都看不见了。王豹叫了一声："兄弟，大概是你心里有事，把道路走错了吧，找不着卖吃食的，也可以向大户人家投投宿，请求人家给点儿吃的，明日早行给他几个钱，那也不算什么，怎么会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王福义无法，只可又往前走，工夫不大影影绰绰似乎来到一个村庄，到了近前一看，方圆不过百十户人家，甚富裕的主儿没有，差不多都是茅檐草舍，哥儿两个到了村中，就是没有砖瓦房，也得找个宽大所在，各处看了看，看见路北有三间门面土房，街门关着，窗缝里透出了灯光，此时天已然三鼓过，王豹叫了一声："兄弟，别往前走了，这里面既然有灯光亮，当然里面的人尚且未睡，无论如何到里面跟主人说好点儿，咱们也得到里面落落，不怕没有地方睡，也得叫他给咱们预备点干粮，省得饿的难受。"福义点头，王豹来在人家门前，拍门没敢高声，慢慢的说道："里面有人吗，里面有人吗？"问了两三声里面有人答言，买什么你老，要是喝豆腐还得等等，王豹一听这才知道是个豆腐房，心里头喜欢的了不得，叫了一声："掌柜的你老开门吧！我们倒是喝碗豆腐，等会倒不要紧，我们暂到里面歇歇腿。"说到这里里面开开门，哥儿两个进去，里面方桌旁边放着板凳，哥儿两个把身形坐稳，看了看掌柜的四十上下的年纪，面带忠厚，他在灶上添着火道："二位，大锅浆子就开，豆腐也快得了。"旁边有一盘碾子一头毛驴，有一个十三四的小孩子，看着碾子压豆，就在谈话的工夫，大锅的豆腐已然得了，就见掌柜的拿大碗盛了一碗豆腐，双手捧着往里走。王豹看着纳

闷，统通屋里买豆腐的就是我们哥儿两个，作买卖应当有个先来后到，锅开了就应当给我们哥儿两个一人盛一碗，为什么先盛一大碗往后走呢？正然纳闷之际，掌柜的已然回来了，拿了两个碗，这才给王豹二人盛上，又端来一盘子馒头。这也算是王豹多问，因为自己在外面闯荡江湖，对于公理这两个字分的非常清楚，倒要问问后面还是有雅座，还是有早来的客人，不然的话因为什么先盛一碗往后面送？想到这里遂说道："掌柜的请过来，我有段事不明白。"掌柜的乐嘻嘻说道："什么事你老只管说。"王爷说道："作买卖应当有个先来后到，难道说后面有雅座，有先来的客人吗？"掌柜的一听乐了，叫了一声："二位客人，我说出来您老可别怪，按说这段事不但你们二位不能怪，世人全都不能怪，只皆因后面有我们一位老太太，年岁老了，受了点儿惊吓，真要请位郎中大夫治病，不瞒你老说小小的豆腐房，用不起几付药，把几个本钱花完了，岂不绝了生活之道。听人家上年纪人说的，用点开锅浆子服养服养就好了，因为这个开了锅先给他老人家盛一碗，天天如是，我这一说大概你老就不怪了，要说作买卖的规矩，我可不敢说懂的，先来后到我总知道。"还未等他把话说完，二爷王福义心如刀绞，看人家开小小的豆腐房，尚且知道孝母，不顾生意先去奉母，大丈夫生在天地之间，不能将二老双亲入土为安，还怎能算人？到如今找的娘亲他老人家，也不知道落于何方，今生今世可还能见面不能，想到这里，二目落泪，先前竭力扎挣，因为是哀从中起，不知不觉可就呜呜咽咽哭起来了。豆腐房的掌柜的吓了一跳，赶紧走过问这位客人因为什么这样伤心，王爷也不隐瞒，就把内中的情由，细说了一遍，掌柜的一听，连连顿足，遂说道：

“原来如此，你老可别动，我去去就来。”掌柜的到后面工夫不大，掺出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太婆，王福义一看，老太太非是别人，正是自己生身之母，不顾的说话赶紧往前紧走，跪倒身形叫了一声：“娘啊！”放声恸哭，他这一哭，豆腐房掌柜的也是热泪滚滚，王豹看着他们这般情形，心里头是非常惊异。书中代言，那一天王福义背着老娘到了村口外将老人家放在土坡旁，二爷二次进村，照顾着去救火，老太太心里难过，恐怕自己的儿子看见家宅变成火光一片，心里一难过就许寻了短见，又想要是死母子死在一处方为妥当。想到这里迈步在后面追赶，来到村口想要往里走，那焉能进得去，皆因此时救火之人，如同蚂蚁一般，老人家连闯了好几次，终因年岁到了，如何能够挤得进去，无法仍然往回走，打算等候儿子福义，又谁知他老人家把个道路走错，等了许久不见自己的孩子来，知道内中有变，不问可知必然是孩子一时心窄，舍母倾生，真要是我儿有个三长两短，我一个人怎能够孤苦伶仃在世上生活，还不如早死早灭早脱生。老人家想到这里，晃晃荡荡打算自寻短见了此烦恼，就在这个工夫，由对面来了一个人，说道：“老人家人老这是怎么了，为什么哭得这个样儿，倘若人多不留神要碰着你老可怎么好？”曹氏老太太也不瞒着，就把自己家中的事从头至尾跟人家一说，那个人嗳呀一声道：“一家之中就是逃出两个人来，东西是一点没有拿出来，真正可怜，你老人家倒不必难过，据我想你老那儿子素日是个孝子，决以不能因为疼家产弃母而死，你老还不如跟我走。我家里也没有什么人，我就在前面七八里地，地名小王家营，统共不足百户人家，我也姓王，我家里前面是三间门面，后面有四间住房，开着一个豆腐房，我的妻对

于我的老娘，很能尽孝，不幸他染病而亡，我的老娘痛媳情切，如同疯傻每天到街上去喊叫，在百日前忽然把他老人家丢失，托人各处寻找，怎奈无有下落。这个话我要是说出来，你老可别过意，我家里也没有什么人，你老跟我到家中，我就拿你老人家当亲娘看待，我在外面再给你老访查你老的儿子，只要有他这个人没有找不着的。”曹氏老太太一听也无法，跟人家素不相识，人家这样好心，如果再说非死不可，也未免不近乎人情了，遂说道：“王掌柜的我跟你素不相识，你既然如此好心，天必加护，老娘丢失一定能找的着，母子必有相见之日。”问了问掌柜的姓王，单字名立，话说完了，王立掺着老太太一直奔小家营，到了豆腐房把老人家安置在后面住房。当天不说，次一日到大王家营打听打听，这才知道王福义未死，他还在村上寻找他的老娘，不过不知道王福义现在落于何方？王立打听明白这个消息，回去报告曹氏老太太，叫他老人家不可着急。从此以后每天出来各处打听，一恍二十多天毫无下落，今天这就算巧，在此洽遇，母子抱头恸哭，王豹听彼此各诉前情，自然是非常的赞美王立之为人，暗想这样好的人，为什么老天不保佑，或者是灾星未退，早早晚晚老天有不亏负孝子那一天。说着话的工夫，天然堪堪要亮，福义虽然万贯家财被火焚尽，他都不往心里去，丢了老娘却痛不欲生，现在老母找着了，王福义喜欢的了不得，遂眼看着王立叫了一声：“恩公，若非你老人家，我的母亲早死多时。”王立本是忠孝人，遂说道：“这倒不要紧，我问你家里被火的原因你可明白吗？”王福义连连摇头说道：“不知。”王立这才说道：“这位王义士也不是外人，我今天将你家中起火原因说说，这乃我那一次到你们大王家营打听你的下落，听街坊所

谈，说是这么这么一段事。”就把王福仁私通冯坤之妻，见信私逃，冯坤大怒这才约众放火杀人，落案逃走，前后话一说。福义母子听完了这才明白，心中忿恨王福仁，王福义从中划策，叫王立叩求王豹，将你老老娘的年岁五官像貌说明，托他老人家在各处云游的时候代访下落，也可就便访查我那不义的兄长，知道他的下落，然后报官治罪。谈的工夫不小了，这才吃喝，王立王福义哥儿两个的事全都当面叩求，王豹也不推辞，遂嘱咐福义母子千万别动，限我十天工夫，有了消息我必前来报告，话说完了王豹告辞，往前行走。

走了多半天，至一热闹地方，全都找了并没有王福仁的下落，一直走到马差眼的时候，正在走着，猛然见前面来了一条黑影，施展夜行术行走如飞。按说王豹的功夫可算是不错，头一节是父传子受，老英雄王成他老人家教功夫，教给孩儿还能够不尽心竭力吗？再说巧手于能，在江湖绿林上闯荡了多半世，那乃是成了名的英雄，王豹既然是他的子婿，当然把全身的功夫全教给了孩子，十数年的光景，得两位老英雄的真传，自己闯荡江湖成名，人称为乾坤义士，武术真称得起不错。今天在他的眼里一看这个人的夜行术，虽然不能比自己高大概也差不多，据他心里想，这个人寅夜之间，施展夜行术，决非善良，当然非奸即盗，我何不追上前去，看看他的水落石出。想到这里哈腰往前紧追，追够了多时，离着那条黑影约有一丈多远，但只见前面黑暗暗雾沉沉一带的树林，就见头里的黑影穿林而过，王豹有心追赶前去，又怕那条黑影隐藏林中暗算，倒显着反为不美，继又一想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我不能深追直入，怎能调查出他是何等人。想到这里，就也一哈腰穿过了树林，到了林外一看，竟不见黑

影，旦见前面红扑一段庙墙，王豹一想这个黑影既然穿林而过，霎时间不见了踪迹，不问可知当然是进了庙了，就凭他的脚程，我们二人差不多，不是进庙决不能看不见，心想我不如到庙里查个究竟。想到这里来到庙墙的切近，回头看了看四外并无有行人，这才脚尖一点地，往上一蹿，单胳膊肘跨住庙墙，探头往里面看，清素素静落落并无人声犬吠，飘腿跳到了里面，脚落尘埃往里走，留神一看西边有个角门，进了角门，北边上房三间，灯光透窗通红，王豹凑在窗台下，由腰取出树棕，把窗槛纸扎了一个小眼，眇目往里面观看。但只见里面站着一个人，身穿夜行衣，背后背刀，看那个行动意思，好像是方才由外面进来那条黑影，在地下直挺挺跪着一个男子，不住的磕头，如同鸡食碎米，床榻上坐着一个少妇，长的容貌千娇百媚，哀告连声，叫了一声："大爷，你老饶了我们二人的性命吧，我跟他虽然是露水夫妻通奸有染，也并非是我不要脸面，皆因里面有段理由，你老听我把事跟大爷说明。我既然将终身许配于你，你不想正当营乐，竟作绿林之事，一去二三年不归，你也不想我指着什么生活，这一切的费用多亏人家王大爷王福仁，要是没有人家，我如何能够活的到今天。按着天理良心来说，你的妻子多亏人家王大爷，终朝俸养，见面就应当磕头致谢，那才叫人心对人心，你不但不谢，反倒施展你那强盗的行为，瞪眼要杀人，这真是岂有此理。"王豹在外面听的清清楚楚，别看没人引见，里面的人位全都知道了，揑刀在地下站着的人当然就是铁头太岁冯坤，地下跪着的就是王福仁，床上女子当然是冯坤之妻，这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我何不到在里面将奸夫淫妇拿获，冯坤他也逃不了。将然想到这里，就听冯坤

哇呀一声怪叫，叫道："贱人！丈夫不在家，不说严守妇道，任意勾引奸夫，今天见了我还要伶牙俐齿，我岂能够相容，不如将你结果性命，以消我心头之恨。"说到这里向前一探身，伸出左手掳住了妇人的头发，抬膀举刀，手起刀落，刀到头落，耳轮中就听扑哧一声，淫妇身首异地，已然死在了钢刀之下。王豹赶紧启帘笼来到屋中，好在一样儿，并未关门，迈步到里面正赶上冯坤伸手掳住王福仁，刀举起来，说时迟那时快，王豹在后面，左手掐住冯坤的脖子，右手一托他拿刀的胳膊肘，往怀里一带，出其不意，把冯坤抡倒，按在那里就捆。要说一个人捆一个人还真是不容易，也就是王豹，换一位可不准办的了，将冯坤捆完了之后，用眼看了看王福仁叫了一声："逆子，像你这个样儿六尺高的男子汉，家中还有点儿积蓄，就应当安分守已孝养你那白发苍苍的老娘，往下说要重看你的胞弟，你于亲不孝，于弟兄不义，你任意荒淫，今天也算是你的下场头。"王豹说到这里，看着这个小子有气，走上前来，抡掌照着小子叭就是一个大嘴吧子，打得小子咕噜噜直翻筋斗，跟着过去不费吹灰之力，解开他的扎腰绒绳，四马倒攒蹄捆好了。要说这可是天理昭彰，报应临头，自从那一日王福仁携带着他的情人冯坤的妻子，虽然露水夫妻，二人如胶似漆，真比从小的夫妇还要亲蜜，你离不开我我离不开你，那就叫形影不离，由家中动身，携带着金银，走倒好走，可就是无处安身，好在一样儿，他们腰里有钱，由大王家营出来，整整走了三天，道路上不过就是买点儿吃的，有店就住，没有店他们就连夜行走，皆因他们心里也是骇怕，恐怕被冯坤追上，就有性命之忧。这一天正然往前走着，也没有买着干粮，腹中饥饿两腿酸疼，王福仁究竟是个男子，尚

且能够挣扎，冯大娘子可实在受不了啦，叫王福仁设法，天到这般时候，又买不着吃食，又找不着歇腿的地方，这可怎么好，王福仁连连说道："咱们再往前走走，大概穿过这个树林，就许有村庄镇甸。"冯大娘子无法，只可勉强前行，穿过了树林，倒是没有村庄，见有一带庙墙，王福仁叫了一声："娘子，你来看这就好了！虽然没有村庄，有了庙宇就行了，庵观寺院乃是过路行人的住所，到里面讨个方便，借宿一宵，明日早行不过多给他点儿香资就是了。"说着话来到山门前，未敢走山门，来到旁边的角门子，轻轻的扣打门环，工夫不大，由里面开门出来一位年约十三四，王福仁细一看还是个女僧，向王福仁问道："你等叫门有什么事？"冯大娘子知道是尼姑庙，恐怕王福仁把话说错，回头人家庙里再不留男子住宿，天到这般时候，难道露宿不成吗？想到这里未等王福仁答言，自己走上前去，向上深深万福行了一个礼，遂说道："少师傅，我们这是夫妻二人，只皆因我们有个兄弟，跟我们分居，公爹去世婆母在堂，他老人家爱老儿子，跟我们兄弟同居，相离约有百十多里地，今有人给我们带来的书信，说婆母病重，我们夫妻二人带点儿零碎东西，赶紧前去，因为赶路赶的，将店道错过，天到这般时候，无处安身，望求少师傅，你给我们到里面见老师傅美言几句，我们在此借宿一宵，明日早行。"这位小女僧点了点头，说道："这个事我可主不了，我到里面跟我们老师傅说说，他老人家是留你们，回头我就把你们陪进去，如果他老人家不肯点头，你们就另投别处。"说到这里，小尼姑转身够奔里面，回手关上角门，过了不大工夫，角门二次开放，那位小尼姑出来，乐嘻嘻说道："这位施主，我已然把话跟老师傅回明白了，按情理说庵观寺

院是行人的住所，要是你老自己那倒没的说了，皆因从中有你老这位当家人，他是个男子，好在我们老当家的他老人家年岁也到了，并不计较这个，你老跟我到里面来吧！”说到这里，王福仁跟冯大娘迈步到了里面，小尼姑关好了角门，一直让到北面的上房，屋里又添了一盏灯烛，问了问尚未吃饭，不过将庙里吃馀剩的斋饭，叫他们二人充饥，吃喝已毕，收拾收拾他们二人安歇，夜晚之间，两个人计议：“咱们也用不着急着走，现在已然离家出来百十多里地，只要打听着冯坤回到家中，看不见我，知道我只身私逃，必然忿气难当，他一个作贼的还能有什么知识吗？找不着我，多者五天少者三天，当然还是远走高飞，只要他一走，咱们照样还能回去度那甜蜜岁月，也不枉人生一辈子。”王福仁一听连连说道：“娘子这可不成，你我来的时候，已然跟庙里的小尼姑把话说明，因为母病连夜紧赶路程，忽然间明日滞留不去，倘若尼姑见疑反为不美。”冯大娘子斜眼看了王福仁一眼，慢启朱唇微然一笑：“看你这点儿胆子，还要在外面掐花捏朵，勾引人家妇女，这么点儿事自己连个主意也拿不出来，枉称男子汉。”王福仁一听叫了一声：“娘子，应当如何办呢？请你别奚落我，赶紧说明我好放心。”大娘子微然一笑：“回头他们问就提你偶受风寒，不能行动，在庙内休养一日再走，我再给他们点儿金银，小庙清苦，见着金银必然不能撵咱们了。”王福仁听到这里点头答应，计议停当，这才安歇睡觉。次日天明起来，小尼姑伺候他们梳洗已毕，小尼姑说道：“二位施主我们方丈来了。”这句话说完了，众人站起接待，就见由外面进来一位老尼僧，年逾花甲满面皱纹，手摆拂尘乐嘻嘻说道：“施主们请坐。”彼此全把身形坐稳，老尼僧说道：“昨夜晚我就应当

过来招待招待，皆因我的工夫太忙，未得余暇，今日来在前面，跟施主见见面，听徒弟报说，因为老母卧病，夫妻们连夜赶路，此乃人间孝子贤妇，老尼实在佩服极了，我今天前来可并非是前来逐客，皆因百善孝当先，天已不早，请施主赶快起程吧！”未等王福仁答言，大娘子唉声叹气，面带愁容，叫了一声：“师傅，这才叫俗语有灵，真正是福无双至，祸不单行，老婆母染病在床，我等因为心内着急，也搭着赶路劳累，由昨天晚上，他就觉着浑身酸疼，今天早晨起来梳洗，就是勉强挣扎，将然要跟你老前去报告，可巧老人家你老大驾降临，我们也知道你老这庙内清苦，并没有富裕接济外人吃喝，这也不算是我的敬意，我们打算在你老这里再打搅一天。”说着话由腰间摸出一块银子来，约有十两，双手捧递，叫了一声：“师傅，这不过是添助薪米之资。”说到这里，把银子递过来。老尼姑连连摆手，叫了一声：“施主不可，我知道你们这是由家中动身，够奔你们二弟家中看望老娘，既然有病人在床，就得耗费金钱，你把银两留在我这里，岂不要感受困难吗？至于你们在此休养休养，一日三餐，庙里虽然清苦，尚能供给。”冯大娘让之再三，老师傅这才叫徒弟取过缘簿来，上了缘簿，不过就是照应他们二人吃喝，老尼姑自回后面去了。

由这一日为始，每日推托，不是说不见好，就是病体加重，叫他们请大夫看看，他也不请，一连就是二十来天，对于本庙这个老住持尼姑，他倒没有说的，庙里有个住闲的老太太，原先是个半疯儿，也不知道由那里来的，老尼姑看着他可怜，将他接在庙内给他医治，现在就算把疯渐渐退下去了，二目失明。由王家夫妻两个人住在这里，时常跟老尼僧

说："跟他们把话说明，叫他们快走才是，咱们这里既然是尼姑庙，按情理说不能有男子出入，虽然说他们是夫妇，在此同居未免有污佛地，最好还是打发他们走。"劝了几次怎奈他不听，倒不是这位住持尼姑他不是好人，皆因他自从幼年受过金钱打击，因此出家为尼，这一次王福仁，时常以金银相报，因此将公德心忘去，才招惹的这位失明的老太太不满，那时问那时说没走，真把这位老太太气坏了。庙里有个看守香火的伙计，年已八旬，瞎老太太时常跟他打听，把这位也气的不得了，皆因他也是秉性刚直之人，有心说又主不了住持的事，把他气的到了外面见人就说，遇人就谈，凡是口快心直的人，自然放不下这个事。这天也算是巧，老尼僧打发他买米买面买油买菜，伙计出来买东西，离着庙二十多里地，有个大镇甸，地名叫俞柳镇，买油有店买米面有铺子，买的时候有摺子，吃完了有施主还帐。伙计来到镇上，也搭着心里不高兴，自己先找了个小酒馆，要两壶酒喝喝，到了里面遇见一个老头子，向他问："这两天你老没出来，庙里许忙吧？我常跟人谈，别看你们的庙小，来项很大，每年除去吃喝费用，那一年也得存钱。"说着话也要了壶酒，二人对坐饮酒谈话，也搭着伙计犯了牢骚脾气，他就把庙里的事前前后后一说。怎么来了一个王福仁夫妇，他本是为探母病而来，走到我们庙里又病在庙里了，我可想不到，我们庙里住的失明的老太太，皆因跟我们住持性情相和，住在庙里，人家虽然是个女流，说出话来真叫我们五体投地真佩服极了。人家说的有理，这一双狗男女，来到这里，也没调查出，他究竟是那里来的人，也不知道他们准上那里去，只是推说有病不能走，也不少吃也不少喝，怎么会是有病呢？倘是奸夫淫妇私逃，无

处栖身，来到庙里隐匿，岂不叫他们沾染了佛地，由今天说三天以里，他们走了没的说了，如仍不走我要报告地面官。这叫草里说话路人听，在旁边坐着一位，正是铁头太岁冯坤，自从杀人放火之后，他不敢回归自己的家中，终朝每日在外面各处访查奸夫淫妇的下落，今天无心中打听出来这一双狗男女的下落，听着有气往下压了压气，这才走过来问："你们庙在那里，住持是谁？"伙计也不隐瞒，实话实说："庙离此二十多里地，庙名福德庵，住持的姓名叫妙来。"冯坤又打听打听这个王福仁多咱去的，伙计也告诉了他，冯坤一听日限相和，心里有气，不敢带出来，答讪着说了几句话，这才各自吃喝。不表伙计，单说铁头太岁吃喝完毕，走出了酒馆，找了隐僻地方，天到掌灯后，收拾俐落施展夜行术，哈腰往前紧走，心中忿气，恨不能一时将奸夫淫妇抓住，结果他们的性命，方解心头之恨，又谁知后面的王豹追赶下来。一直来到了福德庵，到了里面西跨院北房里头，灯光闪灼，留神一看不错，正是自己之妻跟一个不相识的男子对面接谈，献出来那一种媚浪之态。冯坤一看不由得心头火起，伸臂撤刀来到里面，吓得王福仁跪在地上求饶，大娘子在床榻上面几句话招恼了冯坤，手起刀落身首分离，将然又要摆刀，结果王福仁，这个工夫王豹由外面闯到屋中，伸手将冯坤拿获，以及王福仁全都捆了个结结实实。王豹站在当中未曾说话，气气忿忿，看了看王福仁呸的啐了小子一口，叫了一声："逆子，有谁像你，贪恋女色，不顾家中白发苍苍的老娘，像你那样兄弟，就算孝悌第一，打着灯笼都没处找去，你就应当拿出天理良心，跟兄弟一同度日，孝养老母，也不枉生育你一场，天底下的人像你这个样儿少有，要是都像你焉有世界，还不

如我一掌将你结果性命，铲除恶人。”说到这里往前一伸手，将然手起掌落，要结果王福仁的性命。就听外面有人叫：“好汉爷住手！”王豹回头一看，外面进来一个人，年纪很大了，面皮苍老，看年纪有六十多岁，到了里面未曾说话，双膝点地，口称：“好汉爷，求你老千万不可结果他的性命，是我一步来迟，这个女子已然身首两分，庙堂清净，杀人流血未免沾污佛地，要说这个大娘子被杀，也是他祸由自取，内中的情由我虽然说不清，我看他跟这个王福仁，终朝每日鬼鬼祟祟，虽然我没有调查清楚，也知道他决不是好人。今天他死这真是老天爷有眼，我是本庙的伙计，每逢到了夜晚，就到后面调查他一番，我恐怕二人贪欢取乐，在此作了龌龊之事，岂不沾染佛地，我也算多管，因为我不担这回责任，也实在是我看着有气。”王豹听罢点了点头，暗说这个人也算少有，在庙里当一个伙计，他就会有这么大的勇气，这才摆手叫他起来：“你先把你们庙里的住持请来。”伙计闻听点头答应，转身出去，把当家的请到了前面，当家的到了里面见着王豹合掌当胸，念了一声弥陀佛，叫道：“施主，不想庙里遭了这样不幸恶劫，自从我老师他老人家圆寂，我执掌这座庙，数十年来未曾有半点差错，这次也是我一时糊涂，将他们二人留在庙中，好汉爷我可不认得你老人家，若非你老赶到，这人到此将王福仁男女二人杀死，抖手一走，我这里两条命案，你老说这可怎么办？这也是上天有眼，你老人家赶到这里，无论什么罪过我都领，就请你老将这段事调查明白。”王豹听到这里，微然一笑，叫了一声：“当家的，你也不用骇怕，你打发你们庙里这位伙计跑一趟，到前面二十多里地有个小王家营，临街有个豆腐房，掌柜的姓王名王立，在他那里闲住的

一位老太太，乃是王福仁之母，还有他的兄弟王福义。”话还没有说完，老尼姑合掌当胸，问：“这位好汉爷你老贵姓？”王爷闻听遂说道：“我姓王名豹。”老尼姑点了点头，遂说道：“这位豆腐房掌柜的王立，我可未能见过，我们这里来了一个疯疯颠颠的老太婆，我把他留在庙中，用言语解劝，请高明医生给他治病，现在疯病算是好了，就是二目失明，他说他有个儿名叫王立，我也曾派老伙计出去到各处调查，一连出去几次，到如今也无下落。今天你老说这个豆腐房掌柜的名叫王立，也许是这老太婆的儿子，最好设法也叫这位王立来一趟，倘若是叫他们母子见面，岂不也念你老的好处。”王豹听到这里，点头：“不错，王立他也跟我说过，母亲因疯丢失，遍找无踪。”这倒很好，遂打发伙计去到小王家营请他们娘儿三个急速前来，伙计听着，也是欢欢喜喜。不表伙计，单说住持老尼，打发徒弟到后面，将住闲的那位老太太请到了前面，别看二目失明，说话非常嘹亮，就把自己儿媳孝顺，一旦因病而亡，我是因疼而疯，误走福德庵，蒙老当家的将我收留在此，又给我治好了病，到现在我儿子找不着，心中着急，火往上撞，以致二目失明，述说一遍。说到这里，热泪滚滚悲泣起来。他这一哭不要紧，在地下捆着的王福仁二目一转，自己叫着自己的名字：“王福仁哪王福仁哪，你这才是有福不会享，仁而不仁，自己家中薄有积蓄，就应当跟兄弟共同孝母才对，不应当贪恋女色，弃乡抛井，私逃到此，如今露水夫妻已然被人一刀杀死，四马倒攒蹄捆在这里，别说活不了，就是活的了，我生在天地之间，也没有多大意思。”这才叫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古语说的一点也不差。

众人谈话之际，天光已然大亮，老伙计将王福仁之母，以及王福义王立，用一辆轿车，全都拉来了，在外面给完了车钱，老伙计带着众人来到后面，将然来到屋中，王立一眼看见了他的娘亲，往前紧走，跪倒身形，双手握住老太太的磕膝盖，放声痛哭，叫了一声："娘啊！孩儿实在对不过老人家，一晃半载未曾见着娘亲，今天听说老人家在此，二目失明，这真是孩儿我的罪过。"老太太王立之母，虽然看不见，一听见自己儿子的声音，将然要用言语安慰，这工夫旁边过来曹氏老太太，走到近前，行了个礼，叫了一声："老姐姐，这就算是苍天有眼，母子相逢，骨肉团圆，千万不可悲伤，这乃是喜事，我现在有一段事，要当众宣布。"失目老太太说道："这位老姐姐，你老莫非是那一位王福仁的母亲，曹老太太吗？"曹老太太答言连说不敢，说到这里，回头叫道："福义，你给我搬一个凳子来，我坐在这里说。"曹老太太一则是年岁到了，再说本来就是书香门第出身，究竟跟普通的人不一样，他老人家将身坐稳，先用眼看了看王豹，叫了一声："少爷，这可不是我自大，我业已听庙里伙计把话跟我说明，这场事多亏少爷你伸手维持，我真是万分感激。"随又说："冯坤，先把你所作所为诉说出来，这可不是公堂，也并非是老身斗胆在庙中私审，好在我的年岁比你们大，别看我是女流，只要你们实话实说，谁是谁非我全都能够断的出来。"遂用手一指叫了一声："冯坤因何来在这里？由你这里先说，如果说的在情在理，这不是当着我这个义侄王豹，只要我说一句无罪，王豹他可以将绳扣解开放你，倘若我听你所作所为罪大难赦，我说一句有罪，大概量你难逃。"冯坤别看人家在江湖绿林道上作买卖，人家对于义气二字可说的出，再说这个老太太坐在

那里威风凛凛，不怒而威，冯坤把心一横，这个淫妇行为不端，既然一刀将他杀死，恶气已出，倒不如将我的所作所为，当他一说，也叫他等知道我冯坤是条汉子。想到这里，遂说："自己在江湖绿林作买卖，家中抛下这个淫妇，跟你的儿子私通，得着我回家之信，他二人携手私逃，家中金银偷盗一空，后来被我调查出来，知道跟王福仁通奸有染，我是个粗人，听见这个消息，心里生气，白昼之间，踩好了道，夜晚探听你们家宅，俗语说的好，杀父之仇夺妻之恨，不共戴天，我要不将奸夫淫妇杀死，我就枉称英雄。在你们上房屋窃听，里面男女二人欢笑的声音，一时情急夺门而入，手起刀落将里面的男女杀死，晃火摺一看，才知道所杀不是我妻，我一想杀人逃走，弃下两条命案，这个事就许越闹越大，一时心粗这才要杀人灭迹，火焚宅院，后来各处里访查奸夫淫妇的下落。昨日听见一位老朋友，自言自语说出奸夫淫妇的下落，遂夜晚前来，已然将淫妇杀死，将要结果你的儿子，这位王义士到了，将我拿获，这就是以往的实情，事已至此，只求速死，可不准用言语奚落。"老太太听到这里，微然含笑，叫了一声："冯坤，要是这么说你就是个好的，这段事无论放在谁的头上，也得生气，如果置之不问，甚至于从中取利，像那样男子那就不算人了。别看你放火焚我的全家，这个错不在你的身上，取祸之由乃是我的长子王福仁，他要不奸拐你的妻子，你怎能跟我们为仇呢？王福仁你听见了没有，家中除了老身我，你也未娶娣妹，再有女人可就是你的妻子，你不在家中男女欢笑的声音，当然是暗结情人，这才叫天纲恢恢，你不淫人妻，怎么会你的妻子被人淫？你在外面掐花捏朵，你的女人也暗含着勾来奸夫，你想想这是天理昭章不是？"这句

话说的王福仁闭口无言，然后看了看王豹，叫了一声："少爷，论理应该把冯坤置于死地，皆因他是杀人放火的贼盗，真要是把他置之于死，有点冤枉他，将来我死后也落骂名，由我这里说不能难为你，少爷把他的绳扣解开，任凭他远走高飞。不过我得嘱咐他几句话，头一样儿栖身绿林绝非常事，常言说的好，瓦罐不离井边破，菜里生虫菜里死，早早晚晚也有落网那一天，事犯当官以身试法，岂不可惜。像你这条小伙子，身上又有些武学，干点儿什么不能吃饭，将来睁开眼睛娶一位贤德的妻子，给你生儿育女，接续你冯氏门中的香烟，也好以度晚年，如果不听良言，必有后悔之日，少爷给他解开绑绳，叫他去吧。"不但王豹听着有气，就连二爷王福义，豆腐房的掌柜的，全都听着有气，明明他是杀人放火的强盗，要没有他怎么会落到这般光景，好容易将他捉住，不但不结果他的性命，反倒解绳放走，真正是出人意料之外。王豹也不敢违命，老太太既然这样发落，当然老太太另有主见，冯坤如此完案，单看王福仁怎样发落，想到这里，走过来将冯坤的绑绳解开，就见他双手按地，站起身来走到老太太的面前，毛腰行礼叫了一声："老娘，虽然你老人家是女流，我是男子，今天你老说的这些话，就算指破迷津，开导了我的前途，我今天才如梦方醒，别看我是个作贼的，既然受了你老人家的恩惠，我情愿拜你老人家为义母，就如同亲娘一般，只要你老放心我，我绝以不能给你老惹祸，倘若三心二意，口不应心天诛地灭，鬼神不佑，不但是这一样儿，从此以后对于绿林道的买卖，洗手不干，另想别的谋生之道，孝养你老人家。"话未说完放声恸哭。他这一哭众人全都莫明其妙，就见他自己念念叨叨，叫了一声："娘啊，可恨我自己福薄，由

幼年妨去了父母，自打有知以来，就跟匪人连络，所以才失了为人的资格，今天在此处洽遇你老人家，如此开脱，这才保住我的性命。”这个话说的一点儿也不错，无论男女，父母多跟一天，是自己的一天福气，倒不是受他老人家的栽培，皆因老娘监视不敢胡为。寿到三十，不怕父母再去世，那可就好的多啦，因为岁数到了，血气已定，交朋友也分出谁好谁坏了，能够认清了世上的是非，当然就不至于随下就下了。阅者诸君，你别看铁头太岁冯坤是一个江湖绿林莽汉，皆因听了老太太的言语，触动了心思脑筋一转，回忆当年，想起自己生身之母，好不心酸，故尔放声恸哭，好在一样儿，曹老太太一看着这般光景，满面笑容，叫了一声：“冯坤起来，既然你知道以前是错，从此改恶向善，尚不为迟，既然你敬重我，从此以后我要不拿你当作亲生子疼爱，我就枉活这么大年岁，别的话不用往下多说，咱们娘儿两个就是话说一句。”冯坤听了给老太太恭恭敬敬磕了四个头，然后站起身形，以袖拭泪，在旁边垂手侍立，想起了往事暗含着后悔，又暗自骇怕，眼睁睁旁边站着一个要命的阎王王豹，只要是吩咐一声，焉能够活的了。不表冯坤心中暗想，单说老太太曹氏，用手指了指王福仁：“你看看你的所作所为，可称得起祸害全家，因色忘母，生不能对王氏家族，死后难见祖先，抛母为不孝恨弟为不悌，抛妻另寻所欢是为不义，兔儿不吃窝边草，你在本村奸拐他人之妻，是为不仁，像你不孝不悌不仁不义这种人，留在世上无益，你多活一天老身跟你多挨一天骂，来，王豹把他结果性命，以解我胸中之恨。”王豹答应一声：“是！”别看答应倒不好意思下手了，反倒叫了一声：“老太太，冯坤他倒可恕，王福仁亲生之子，倒叫我结果他的性命，倒不如

求老太太开恩，也将他赦免死罪就是了。”这个话还未等曹氏答言，失目的那位老太太，微然一阵冷笑，叫了一声：“王豹，这个话你不能这么说，我跟他一无仇二无恨，我是端平公理，就看他老娘这分意思，你们大家要是疼这个老太太，赶紧将王福仁结果性命，如果留他在世，将来还不定出什么祸事，只要有王福义一个人足以奉养其母。俗语说的好万恶淫为首，百善孝当先，这样淫欲不顾人伦之人不可多留，要说持刀将他杀死，未免污染佛地，冯大娘子已死，那也算祸由自招，倒不如成全他的露水夫妻，搭到外面找僻静地方一埋，一死一活叫他们生死同穴，知道这个事的不许泄露，倘若有人多说少道，必然叫王豹结果他的性命。”众人一听王立之母所说之话，倒是有理，先收拾吃喝，单等天到昏黑看好了外面无人，挖了一个大坑，搭着两个人一埋。王福仁泣不成声，扔到坑里，用土一埋，这就叫杀人灭迹，剪草除根，众人看着全都是毛骨悚然。这个时候铁头太岁冯坤，二爷王福义，王豹，以及豆腐房的掌柜的王立和他的失目的母亲，还有曹氏老太太，大家全都凑至在一处，王豹首先发言，用手点指，冲着庙里的住持尼姑说道：“妙老师你看见了没有，因果报应，全都在眼前，我走之后嘱咐你一句话，要你口严，这不是连你庙里的伙计，跟徒弟全都在这里了吗？倘若走漏了风声，我要取你项上人头，不费吹灰之力。从此之后，千万要慎重，年纪不小，作事不加思索，贪图淫妇的金钱，留他在庙内，无故染污了清净佛地，就皆因你救了王立之母，这是你一份仁慈，彼此相抵，免究汝罪，如果你没有这一举，不但庙宇不能保住，就是生命也难以得活。这不当着冯坤吗，他既然能够到王福仁的宅中，杀人放火，到了你的庙中，杀完了人，他不

也是照样放火焚庙吗？”这一句话吓坏了福德庵的老住持，战战兢兢跪倒尘埃，遂说道：“我们出家人最讲究的就是因果报应，你这一句话算是把我们的醒儿提起来了，从此以后我是护守佛规，严闭山门，不与外人来往。”说完了话众人这才动身走，遂够奔小王家营，先到了豆腐房王立的家中，安置安置他们母子二人，众人全都在豆腐房住了一天，次一日冯坤王福义曹氏老太太，以及王豹众人走了，王立娘儿两个可就谈不到了，老太太因为经了一场波折，母子重逢，心里一畅快，百病皆无，二目失明，原是急火上升，现在火一退，仍然恢复了原状。

不表这母子安分度日，单说王福义母子二人，同着王豹，冯坤先来到大王家营，到冯坤的家中，不过有三五名家人，看见主人回来，欢欢喜喜，无非就是预备吃喝。到了夜晚冯坤带出王福义来，叫了一声：“兄弟你看，这下面有点儿金银，我略乎着有二千多两，把他掘出来先起盖房屋，其余的作为度日之资，虽不能说是大富大贵，晚年生活也算是富富有余。”福义也不推辞，只可点头，仍然来至在前面，冯坤看了看王豹，微然一笑道：“我攀大说一句，叫你声兄弟，这场事三家圆圆满满，可全都在兄弟你一个人身上了，现在诸事完毕，将这全份家产全都让给我兄弟福义，大概也足够维持一世的生活。我想凭我的能为，在江湖绿林道上也作不了多大事业，我听说四川剑山蓬莱岛英王富昌保臣，有意叛反大清国，现在设立招贤馆，聘请天下英雄，我打算投到那里，暂且栖身，单等有人前去打岛，咱们在里面相机作分事业，也倒不错，但不知兄弟你意下如何？”王豹听了听，这也算是好机会，就凭这么说，冯坤弃暗投明，改邪归正，分手以后，倘若他再有

别的不法行动，那个罪过可就全在我的身上了，如果知道他不好，就应当在福德庵结果他的性命，既然看他是条英雄，未忍加害，我就当跟他在一处盘桓盘桓，如果真要从此改恶向善，江湖上岂不又多了一位英雄，今天听说一同入岛，这倒是个机会。想到这里点头答应，二人收拾好了，把话跟福义母子说明即告辞起身，要说曹老太太别看跟他两个全都是初次相逢，拿着他俩人真不当外人，听他们说走也不客气，叫道："王豹、冯坤，你二人走我也不能阻拦，可有一样，无论到了何处，有了安身住所，赶紧给我来信，省得叫我不放心。"二人各自点头答应，老太太看了看王豹，眼珠一转，那个意思要落泪，口称："少爷，我们一家的安全，全都是少爷你一人之力。"王豹一摆手，叫了一声："老太太，这个话谈不到，事由天定不由人算。"说到这里，不过就是各自行礼，洒泪分别。王福义母子如何度日，不在话下，单说王豹冯坤，哥儿两个由大王家营动身，顺道前行，一面行走一面计议，王豹打算到家里看看，本来出门的日子不少，当然不放心，到了自己的家门，跟人一打听，这才知道岳母已死，自己妻子还生了个孩子是个姑娘，活到半年多因为身染时疫，把个孩子死了，于氏心里烦恼，把自己家里这点家产，不动产当然不动，所有一切，零星物件，完全变买，带着金银千里寻夫。王豹打听出这个信来，自己后悔的不得了，暗说这就是我一时心粗，贪恋江湖也不要紧，不应当不给家里来信，既然妻子已然出门好几年了，也算是无法，他既然千里寻夫，我就不许找找他吗？想到这里，只可跟冯坤两个人，在江湖寻找了一年多，仍然是杳无踪影，就皆因他是个女子，所以不易寻找。王豹无法这才投奔四川，到了白龙江雇了一只船，哥儿

两个坐船够奔剑山蓬莱岛，王豹在船上问："兄弟你打算投奔剑山，但不知你老投奔那一位呢？如果没有认识的人，咱们可就投招贤馆了，凭我们的武学，叫人家量才任用。"铁头太岁冯坤，叫了一声："兄弟，不但咱们里头有熟人，并且还跟咱们交情很厚，把守青龙闸八位寨主，他算头一位，姓班名班豆生，他乃是跟我的老弟兄，不断的有信叫我入岛，就因为我在江湖上觉着写意，故此我总没有去。今天咱们到了，难道说他能不招待吗？不过是兄弟你在外面闯荡江湖，就算是大名鼎鼎，倘若里面的军师大帅，胸藏神机妙算，叫他知道了，猜作咱们入岛卧底，大为不利，倒不如兄弟你将外号改改。"这一句话提醒了王豹，暗想我在福德庵所办之事，杀人放火可恕，贪淫好色难饶，果然应在俗语，万恶淫为首。事毕就算是双全齐美，我何不更名改姓，名叫王双全，万恶淫为首，就算外号，我自己以此为儆戒，又可以蒙哄他人。想到这里自己得意洋洋，跟铁头太岁一说，冯坤脸一红，叫了一声："兄弟，你还要借此为由奚落哥哥吗？"王豹闻听连连摆手，叫了一声："哥哥你老千万别多疑，我因为此事，生身母不恕其亲生之子，可见得这个淫字罪大恶极，我也是想着骇怕，以此作为座右铭，时时不敢忘掉，不但是我，就是哥哥你也是一样，只要能够把这条保住了，准能够一世平安。"冯坤一听连连点头，看那个意思是非常赞成。哥儿两个说着话船往前行，来到青龙闸闸口前，锣声响亮，看了看闸口下面排列着十只小船，在船头上站着一个水军头目，高声说道："小船不可前进，找人赶紧报名。"冯坤来在船头抱掌拱手说道："各位头领辛苦，在下姓冯单字名坤，外号人称铁头太岁，到此求见把守青龙闸的寨主班大爷。"头目闻听，遂说道：

“在此稍候，我给你老通知一声。”话说完拨船往里走，工夫不大，闸里出来一只小船，船头站立一人，正是班豆生，远远看见冯坤，满面带笑说道：“兄弟这是那一阵香风把你吹到此处，这里非谈话之所，兄弟你请这边来吧！”二人这才付了船钱，往前又凑了凑，两船相隔切近，冯坤纵过船来，后面王双全也纵过来，经冯坤介绍这才船往里行，进船坞弃舟登岸，三人并肩前行。班豆生说：“兄弟，我可不能就陪你们哥儿两个到我的寨中，因本山的规矩，来人先到招贤馆，禀明了馆长，挂了号然后才能同到自己住所闲谈，要不然被巡山总寨主查着，私自带人入岛，这个罪名我可担任不起。”哥儿两个听着点头，班大爷陪着来到招贤馆的待客所，先叫他们哥儿两个坐着等候，班大爷打发人前去报告馆长，秦大爷得着信，这就是面子，跟着就到了，到了待客所班爷从中引见道，这位是我的义弟，姓冯名坤，外号铁头太岁，这一位在外面久走江湖，名叫王双全，外号人称万恶淫为首。名姓说完，大爷秦治明不住的上盯一眼，下看一眼，打量王双全，暗想道这个人五官像貌，堂堂仪表，叫个什么不成，怎么单叫万恶淫为首呢？大概内中定有别情，以后得暇，我倒要调查调查，遂问明了二人的来历，原来进岛为的就事，遂说：“请你们二位先到演武厅，我看看二位的能耐，咱们说句话不系外，有多大能耐只管施展，学会文武艺，货卖帝王家，再有惊人本领，将来王驾得了大清国的江山，裂土分茅也可有份。”说着话来到演武厅一看，黄土铺地，地势宽敞，要说军刃暂时先谈不到，先叫冯坤练一趟拳脚，铁头太岁，加着十二分小心，当面演了一趟拳，拳式收住，班大爷问：“你老看我兄弟这个武学怎么样？”秦治明看了看微然含笑，叫了一声班寨

主："一则是我担着这个责任，再说咱们是自己，有什么说什么，这位冯坤冯老师的武学固然是不错，但是要送到天王殿，在军师大帅面前演练，除非是还有绝招，如果说就是这样，可就不必去了，因为是天王殿前的军师大帅，武士王官，那一位也比你老的武学高。王驾有谕，除非是有惊人的本领，再带到天王殿，叫军师大帅观看，此时旗牌营里有缺，由我这里说，冯老师你就暂充帅府的旗牌就是了。"冯坤也不推辞，抱拳相谢，往旁边一闪，秦治明用手一指道："请这位王老师当场试艺。"王双全心中思想，我真要是把我岳父天伦所传的能耐，演出来当然比冯坤功夫强的多，如果秦治明把我送到天王殿试艺，倘蒙加封我个显爵，头一样抢哥哥脸面不合适。再者说位高必险，既然前来卧底，越不叫人注意越能调查机密，倘若职位高，就许受了人家的监视，我还不如把真能耐掩藏起来，练点俗功夫，凑凑和和弄个旗牌跟哥哥在一处，倒觉妥当。主意想定，这才答声："献丑了。"他就把平常拳脚草草练了一趟，功夫不大，收招站稳身形，秦爷叫了声："王老师你的功夫，我可不客气，比冯老师高的多，看你老这个意思，大概是善于藏艺，我想你老还有绝招吧！"这句话说出来王豹就是一怔，心说嗳呀，蓬莱岛真是藏龙卧虎，按秦治明也不算什么重要的职司，不过就是个馆长，当然里面比他位职高武学高的主儿有的是，他竟能看的出来我真功夫未露，可见得蓬莱尽是高人。想到这里面带笑容，叫了一声："秦馆长，你老可别夸奖，我的功夫跟我哥哥比差的多，皆因他老人家在外面常练，我不常练，大概要是好也就是前半趟，因为千招会不如我一招熟，头里我没有事的时候就练。"这个话不过就是敷衍而已，当时秦治明给他们二人全都注册，派到

大帅府旗牌营，因非要职，也用不着换衣裳，不过就是寻常便衣。原来这大帅府内，一共是四十名旗牌单有旗牌营，所有这些个人全都不断的在大帅府里当差，谭天留神观看，惟独这个万恶淫为首王双全，为人精明强干，就冲着他这个名号，谭天就格外注意，后经调查果然不错，这才将他留在大帅府，看做了亲信的心腹，无论有什么机密之事，全都差遣王双全去办，作出来没有不合大帅心的。事有凑巧，今天晚间派他够奔水军大帅府，行刺水军大帅龙斗龙九公，在路途中洽遇董氏四杰，董大爷借着月光之下，看见王双全耳后有一个红痣，这才想起兄弟王豹，当面一问，备诉前情。王双全关于自己身世以前并不知道，父亲在临危时把底细说明，今天董大爷说的一字不差，弟兄相认，泪洒胸怀。王豹又问了问各位兄长，因何也来至在岛内，王大爷闻听长叹了一口气，叫了一声："老五，你要问我因何入岛，你不要忙，我乃是这么这么一段事。"

第九十七回

盗宝灯英雄险入囹圄　劫法场丑妇刀劈化图

原来董氏兄弟受老人家神掌赛孟尝的真传，武术练的很好，家里头有些个产业，总算是丰衣足食，老人家神掌赛孟尝岁数也到了，无病而终，弟兄们尽人子之大道，在家中守孝三年。三年孝服已满，要依着各位兄弟，背着军刃到外面闯荡江湖，大爷不愿意，皆因家中的产业，足吃足喝，不愿意叫兄弟们到外面飘流，没有名誉，那就算平平淡淡，有了名誉就得担着一份危险。家里有吃有喝，弟兄们团圆相聚，也算是家庭的幸福。兄弟们还是真听大爷的话，果然便不再提出去的事了，弟兄们在家中不过是研究研究武学，这一天有家人进来回话，外面有人前来下书，问他由那里来的，下书人说是由蓬莱岛，奉水军大帅龙爷所差，有书信面呈。大爷听到这里，遂吩咐一声，命下书人带进来，大爷知道这水军大帅龙斗龙九公，跟自己的先父交称莫逆，今有书信送来，当然是有事，下书人进来后，躬身给大家一一行礼，行礼已毕，打开包袱把信取出来，双手呈上，大爷把书信接过来，摆手叫家人把下书人带出去，这才留神观看。上面写的不过是英王富保臣，占据剑山蓬莱岛，声势浩大，自己受各位剑客遣派，五老弟兄嘱咐，打发自己入岛在蓬莱卧底，单等有人前来打岛，在里面里应外合，作一件轰轰烈烈的大事，也不枉为五老的弟子，不过是觉着自己人单势孤，所有旧日的朋友，全想约到岛内，为是协力相帮。要说董氏弟兄由他父亲那里

说，还得算是晚辈，交深不言浅，此次龙斗既相约董氏弟兄入岛，作为膀臂，弟兄几个把来信挨着个儿的看完了，便开始计议。要依着大爷可不去，后来二爷跟三爷两个人一计议，这才叫了一声大哥："依着你老的主见，是隐居家门，任什么事也不管，我们几个人一想，这个主意也不准对，皆因咱们的父亲在世之日，久走江湖，才闯成了美称神拳赛孟尝，咱们也用不着将名誉闯到那么高，只要外面有人知道咱们弟兄是条英雄，也不枉跟老人家练了几年武功。"弟兄们一计议这才把主意拿定，还不如趁此机会，够奔蓬莱岛，回书也不用写，把下书人叫来，赏他纹银十两，叫他回去见着龙大帅，把话说明，就提我们弟兄不日就到蓬莱。下书人走后，弟兄们在家里安置安置，各自带好随身的军刃，这才由家里动身，够奔蓬莱，到了青龙闸岛口，把话说明，叫人回进去，龙九公将他等叫到了里面，报名挂号，随便在招贤馆试了试艺，然后就拨在水军大帅府充当旗牌。不过在公事上是旗牌，除了公事之外，龙爷拿董氏弟兄当作同胞手足一般，要说岁数也正相等，龙爷六十六岁，董爷也是五十多了，龙爷拿着这哥儿几个真正当作亲近之人，不论什么事在未作之先，必须要对这哥儿几个，商议商议。今天这是特派他们哥几个，够奔大帅府，一者为探听机密，再者得便行刺谭天，中途洽遇王豹王双全，彼此一叙，这才知道是同气连枝，手足相逢。后来往各处看了看四外无人，还是大爷出的主意，叫王双全回大帅府，我们弟兄也回水军大帅府，你见了谭天，就提水军大帅府防备甚严，无从下手，我们回去也是这么说，单等机会到了，一举成功。弟兄们把话说完，各自收拾好了军刃，董氏弟兄回归水军大帅府不表，单说王双全，回到了谭大帅的

府中，先奔书房，大帅正然在屋中心悬两地，放心不下，帘栊一启，一看王双全回来了，心里才放心。谭天接着问："行刺龙斗之事怎样？"王豹闻听先叹了一口气："唉！跟帅爷回，水军大帅府布置得很严密，里外全都无法下手，不但是我，从今以后不论是谁，到了龙斗府中，千万留神不可大意。"谭天闻听微翻虎目，过了好半天点了点头，遂摆手叫王双全退出去。万恶淫为首回归了少爷于斗的住所，于斗问道："帅爷派你到那里去了，怎么这时候才回来？"王双全遂把奉大帅谭天之命，前去行刺龙斗，行刺虽然未成中途遇见我四位兄长，怎样动手怎样相认的话一说，于斗这才明白，心说我琢磨着这个万恶淫为首，从中必有毛病，原来不是他的真名实姓，今天一说，这才明白。哥儿两个直说到天明，一夜未能入眠，二人起来梳洗已毕，即够奔帅府听差，书不可重叙，此后只要王双全离开帅府，哥儿两个就在一处呆着，二人总想作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有一天王双全划策，想叫于斗够奔后面九兽鹤天亭，盗珍珠八宝夜明灯，于斗听了这个主意很喜欢，遂问道："大哥，听你所说，打算要够奔后面九兽鹤天亭盗珍珠镶嵌八宝夜明灯，我可没到过那里，听人传说，里面消息埋伏很多，咱们哥儿两个又不明白这个，倘若脚登埋伏上面，轻则事败被擒也得亡命，重者当场就有性命之忧，这可不是兄弟我贪生怕死，我向例作事不敢冒险，你老可别看我年青。"王双全闻听叫了一声："兄弟，你只管万安，跟着哥哥走决没有危险的地方，实在不行也就是有死而已。"二人计议停妥，把帅府公事办理完毕，单等天晚，二人各自带好军刃，王双全刀一口，于斗腰里围好了鹿筋滕蛇棍，这二人暗含着出离了旗牌营，王双全在头前引路，后面跟着于斗，二人绕出了

帅府，够奔东北而行，借着满天星斗之光，远远就看见了，九兽鹤天亭，亭高三层，金碧辉煌。王双全用手一指，叫了一声："兄弟，你看前面就是九兽鹤天亭，我在头里你在后面，千万不可抢先，说一句丧气话，我在前面一脚登在消息上面，有了危险。兄弟你只管走你的，不算你无情，那就算我命里该着，真要是老天爷成全你我弟兄，到里面不费吹灰之力，得出八宝夜明灯来，带出岛外，送到钦差大人的公馆，专摺入都奏明圣上，咱们就算奇功一件。"两个人低言悄语往前走，工夫不大，已然来到了九兽鹤天亭的切近，他们走的是西面，西方庚辛金，两扇白门开着，明露着九级台阶，里面灯光明亮，抬头往上看，耀眼铮光，奇辉异彩，还是隔着一层窗棂纸，不问可知，里面一定挂的是八宝夜明灯，要是别的灯决没有这么大的光辉。王双全看罢，回头嘱咐于斗："别动，你在这里等着，我先进亭。"于斗闻听叫了一声："哥哥，你老先别忙，如果你老明白消息埋伏，那就得让你老在前进亭，如果你老不明白的话，可不怕你老过意，兄弟我在头里冒险，你老在后头。"王双全闻听一摆手，说了一声："不必多言，耽误工夫。"说到这里一哈腰，打算登亭子的阶台，就在这么个工夫，猛然间眼前面唰啦一晃，亚赛一条白线相彷，已然来至在切近，照着王双全肩头上轻轻的就是一掌。王双全回头一看，但只见旁边站着一个老头儿，身量不高，年纪很大了，银髯皓首二目如灯，还没有接谈，就听老头儿一笑，说话是江南的口音，叫了一声："王双全你的胆量真不小哇，随随便便就要进九兽鹤天亭，我也不是小看你，就凭你这点能为，你也不想一想，不登台阶还则罢了，登了台阶想活万难。"王双全听到这里，上看一眼下打一眼，不住的观看老头儿，就见

老头子微然一笑，遂说道："你也不用看，大概我不报通名姓，你也不放心，我告诉你我久居江南，姓路名字路明瞻，有个外号人称英雄得路。"这二人一听老头子自己报的名姓，叫路明瞻，全都高兴的了不得。因为什么呢？王双全还不说，皆因于斗在山西太原府太谷县，跟老人家于成于洞海练艺之时，老侠客于成常跟孩子谈讲天下成了名的剑侠，那一位住那里姓什么叫什么，孩子全都记住了，知道这位路明瞻久与云龙九现周得在一处盘桓，他们是亲师兄弟。真要是有他老人家从中辅助，人家乃是成了名的剑客，要得珍珠八宝夜明灯，那不就算易如反掌吗。

那位说英雄得路怎么会也在岛内呢？这就叫万事得说福也命也，外面二打蓬莱路老剑客，在战船上面戏耍石头僧，蓬莱鸣金收军，老人家隐身在大船后，混进了蓬莱。他老人家隐在岛内，找了个山窟窿白昼隐身，夜晚出来不过就是各营盘里找点吃喝，那一天正然行走之间，误走太平寨，正赶上老英雄太平侠智亮走出太平寨，打算到各处巡山，正然慢慢的向前走，一眼看见了英雄得路，吞头缩颈矮下身形要施展夜行术。老头子太平侠，看见路爷这般光景，他也一哈腰追赶下来，你紧追他紧跑，你慢追他慢跑，反正不让你追上，追来追去追到了一座山头，路爷找了个山窟窿把身形一避，智爷来到近前，扎撒膀臂各处观看，就听路爷在里面叫："朋友不用骇怕，我在这里呢，我知道你叫太平侠智亮，你的所作所为，我是略有耳闻，真要你不是好人，可不怕你过来，你早死多时了，你休要多疑，我姓路叫明瞻。"智爷一听莫怪人家身法这么敏捷，原来是成了名的剑客，看了看四外无人，遂凑到切近，躬身行礼，叫了一声："剑客爷，我可不知道你老

人家到这里，千万莫怪，此处也不是谈话的所在，请你老人家先到我的太平寨谈谈。”路爷也不推托，于是两个人，一直够奔太平寨，来到了里面，先把靠近的心腹人给老头子引见了，要说人家智爷向例不办粗鲁事，今天从中也没有人引见，就凭一说，姓路叫路明瞻，就认为他是剑客就带到太平寨，倘若是诈称，自己的机秘岂不被人探明。那知道人家智爷早有一定的把握，别的全都能假冒，惟独肋下悬的那个大烟袋，尺码大小全都差不多，所以准知道没错，到了里面手下人献茶，智爷问：“剑客爷，到岛内打算怎么样？”路爷闻听一笑，遂说道：“事先并无打算，事后也没有什么准目的，不过就是随机应变。”太平侠智亮叫了一声：“老人家，我说话你老可别怪，所有岛内各处全都是布置森严，慢说无法下手，就是有下手之处，也不一定准能成功，现在有一段巧机会，你老跟我洽遇，我的太平寨专管后面，以及九兽鹤天亭各处的消息埋伏，总弦全都在我这里呢。我这个心思打算带着你老人家，破了九兽鹤天亭的各种机关，然后得出来珍珠八宝夜明灯，你老人家把他带到岛外，倒去了我一件心事。倘若一时失神，被岛内众人知晓，要说夺回去他们虽没有那么大能为，但是把灯损坏了也关系非浅。”路爷闻听连连摆手，叫了声：“智侠客，你这个话说的不完全，就是你带着我打破九兽鹤天亭，将宝灯得出来，叫我带着走，我现在还没有踩好了道路，从打那里出岛，倘若我走不出去，这个灯在我的身上出了舛错，岂不也是不好吗？你既然有这种心思，倒不如你带着我到后面九兽鹤天亭，把所有的机关全都告诉我，我再慢慢的想办法。”智亮一想也对，遂说道：“既然如此，你老可别忙，你老也不用到别处去住，暂时就住在我的太平寨，得暇之时我必然带

着你老够奔鹤天亭。”老头子头点答应，当晚就住在了太平寨。果然次日智爷把岛内各事早早的安排好了，这才同着路爷来到鹤天亭，他们也走的是西方庚辛金，由头层机关智爷告诉老头子怎样伸手，总弦在那里，一样一样的全都明明白白教给他老人家，一直到了三层楼上，看见珍珠灯，又把如何取法，四周围有无机关，全都说明，智爷这才同路爷回太平寨，又嘱咐路老剑客：“千万不可莽撞，多怎你老得了手，再伸手取灯。”路爷摆手说道：“你老不用管，我自有主张。”这个说话完了，可就算搁下了。这一天黑夜之间，老头子自己一个人走出来的，猛然间心里一想，这个灯我虽带不走，不能把他放在九兽鹤天亭里面，倘若是有人走到我的头里，把灯拿着走了，我岂不背着一片嫌疑，倒不如此时把灯取出来，寄存在太平寨，或者另找妥当之处，倒显着牢稳。主意拿妥，他这才够奔鹤天亭，堪堪来到切近，见头里两条黑影，也奔亭子而来，老头子看着骇怕，心说这多么玄哪，想到这里赘下来暗地窃听，二人走路之间，叨叨念念，各述肺腑，原来是蓬莱的奸细，打算前来盗灯。剑客爷二眸子一转，房中思想，这个于斗打算将灯盗走，送到钦差年大人的公馆，我再从中保护他们大概万无一失。老头子心里欢喜，这才随后赶来，到了切近，前面那个王双全胆大包身，向前一纵，打算登台阶，老头子一看原来是外行，不明白消息埋伏，瞪着大眼睛愣往上走，倘若一步来迟，这个小子死了岂不可惜。遂来到他的近前，手拍肩头，从头至尾一说自己的真名实姓，两个人乐的了不得，王双全于斗知道老头子是剑客，二人跪倒行礼，问老人家何以入岛，路爷这才备叙前情，二人闻听自然更是高兴。当时就求老头子大破鹤天亭，将八宝夜明灯得出来，不

怕没有地方放，可以暂存左膀寨。路爷闻听点了点头，遂叫王双全就在西方庚辛金台阶下站着巡风，千万不可随便动，王双全点头答应，路爷带于斗爷儿两个来到台阶下，老头子破这个鹤天亭，就算是毫不费力，就皆因太平侠将各处机关全都指给老人家看了一遍，并且还练得纯熟。到了台阶下有个假石头，伸手先把他弄开了，那本是石纹纸糊的，用手一摸里面有个铜拐子，倒拧了九扣，这九级台阶的机关全都关住，顺着台阶来到上面，于斗在后面跟着，就见两扇白门开着，也没有别的东西，下面连着是三块翻板，当中是净坑，左边是毒箭，右边是竹弩，只要你一蹬，消息一动，无论是多快的身法，也得坠落坑中。老剑客路明瞻走到门的两旁，一看左边门框上有一蛤蟆，打算关死消息得把蛤蟆拧动，右边门框上有个古铜钉，要打算撤机关，连按三下古铜钉，三块翻板完全削住。路爷在前，于斗在后，进了西方庚辛金的门，往北一拐，明显着楼梯，但是可不能走，那梯子都是转轴的铡刀，只要一蹬，刀往外转，必然双足齐断，打算上楼，必须顺着软绳一层一层的往上拔，到上面用手一推，楼上有一块活板，活板推开人就到了上面了。来到二层一看，也有楼梯，靠着楼梯旁边，有一个铜拐子，伸手把铜拐子拧了三扣，那就是二层楼上的总弦，所有一切的埋伏，那一样儿也不能发动啦，这才由打二层来到三层，到上面观看，正当中有张圆桌，四周围有八把椅子，那就是英王富昌军师大帅会议的所在，无论那一个，不准对面接谈，故此每一坐位前面，都有笔砚，大家同意就写个对字，在上面挂着八宝镶嵌夜明灯，照耀得霞光万道，真是无价之宝。老剑客一看，心中甚喜，在圆桌下面放着灯盒，下腰先把灯盒取出来，身形往上一纵，将

夜明灯摘到手中，往灯盒里一放，下面有棉垫垫着，上面另有棉垫盖着，收拾好了用包裹包好，手提宝灯由打楼上下来，叫道："于斗过来。"于斗说道："是。"路爷说道："你把宝灯背在身后，我保着你回归你的寓所，好好的保存，单等有机会混出蓬莱，将灯送到钦差大人的公馆，再派人送到北京慎行司，这算你的奇功一件，可有一样儿，倘若露出马脚走露了风声，千万不可将灯仍存你的寓所，最好送到左膀寨，我想三公足智多谋，必然没有舛错。"孩子闻听连连答应，老爷儿两个这才往外走，到了外面见着王双全，遂一同回归寓所，王双全在前，于斗第二，路爷在后跟随。

正在行走之际，猛然由前面来了两条黑影，来至切近将身形一晃，挡住了道路，高声喊道："站住！黑夜之际，你等往那里去，身后背的是什么东西？说了实话还则罢了，如若不然，报告了天王必当重办。"王双全一看这两个人，自己不认得，皆因岛里地方大，自己每天公事又忙，不离帅府，故尔外面的人他不认得的多，今天一看有人挡住他的去路，他一时情急，据他自己想，还是很聪明，他总以为拦路之人，看见他们在九兽鹤天亭盗灯了，真要报告英王，可就坏了，倒不如用几句花言巧语，暂时蒙哄过去，遂抱拳说道："二位，在下姓王名双全，在陆军大帅府充当旗牌，现在英王下了一道命令，将后面亭中的宝灯送给我们大帅了，皆因我们大帅的胞妹不久出嫁，用灯上的珍珠作嫁妆，特派我们前来取灯，今天很忙，改天会吧。"那两个闻听连连点头："二位别过意，我们不得不问一声。"说罢自去。王双全带着于斗欢欢喜喜仍往前走，心说这还真不错，没想到几句话真把他们蒙哄过去了。其实方才那两个人，他们可不知道，真要是巡山寨主或

是负有重责的人，凭王双全这两句话就完了吗？他们此次总算时运好，这两个人管不着，皆因他们是后一字并肩王贺守那里的王官。要说全岛之中，谈到成名露脸又威风又舒服的那个也比不了人家金龙大王，富昌亲口加封一字并肩王，真要得了大清国的江山，那就是自在龙，要说贺守他也真会享福，所有岛里各事，他全都不管，每逢到了月初之时，英王这里把饷银就给他们发过去，所以上上下下也不论王官当差人等，都是自在逍遥。这两个王官到此，并非是有什么公事，不过就是到前面找知近的朋友赌赌，赌够了时候这是回归王府，路途上碰见两个人不能不问问，倘若是探岛之人，也可以巧立功劳，一问才知道人家是公事，这才不敢多问，就急忙走他们的去了，所以说这两个人管不着。他们回归一字并肩王府，当夜晚上无事，天将然要亮时，所有的王官全都起来了，天气太热，所以早早起来梳洗，梳洗已毕，沏得了一壶茶，众人喝着茶说说笑笑，此时后面跑上房的叫小喜子，提着一壶开水往回走，看见各位王官，全都坐在这里，又说又笑，没事的时候，这个孩子他就长到这里，所有各位王官，全都很喜欢他，因为他很聪明，在一处说笑没有不欢喜他的，这时昨夜遇见于斗的两位王官，见了小喜子，叫了声："喜儿，你知道这段事吗？"小喜子一愣道："不知道，什么事呀？"王官说道："人家陆军大帅谭爷的妹子不久就要出阁了，男家那头是谁，咱们可不知道，听说奉王爷之命，够奔后面九兽鹤天亭，取走了珍珠八宝夜明灯，用上面的珠宝作为陪嫁，你看看真正比帝王还富呢。咱们这里郡主岁数也不小了，也没有人张罗着给提这门亲，好容易现在听说谭大帅那里有一位于少爷，咱们王爷已然叫到府里亲自看了，这么看起来这门

亲事可算是不错，不过据我看谭大帅他有私心，他准知道郡主郡马爷的岁数全都不小了，不久也要完婚，倘若王驾千岁走在他的头里，岂不将宝灯要了来，给郡主作了陪嫁吗？故此他抢先儿，先把宝灯要走了，看起来青酒红人面，财帛动人心。”大家说说笑笑，就算闲谈评论。众人可是无心说，小喜子他可是有心听，年青人火性暴，小喜子听着心里有点儿不忿，暗想谭大帅无论他多高的官职，也算是给王驾作事，我们千岁爷跟王驾情同手足亲弟兄一般，回头我禀知千岁爷高低也得见见谭大帅，叫他把珍珠钻石，多多少少分给我们千岁点儿就算完。果然这个话可就传到里面，乳娘王氏先知道了，还是真正忿气，这才到里面报告了郡主，又说这段事虽然不是我亲眼得见的，大概听小喜子说的不假。郡主听了想道，这个谭大帅未免也太字号了，我的爹爹跟我二叔，乃是一股香的弟兄，蓬莱乃是我父亲的山寨，甘心愿意请我二叔上山，为是叫他老人家共谋大事，怎么会这么大年岁，胳膊肘往外拧倒向着人家呢？想到这里派人请王爷，工夫不大，果然把金龙大王请到后面。贺守见着女儿叫了一声：“女儿，把我请到后面有什么话说，何必性子这样急燥呢？”郡主并不隐瞒，就把宝灯之事，跟爹爹一说，金龙大王他乃是个占山的大王，那里听的惯这个话，当时一听不免气满胸膛，叫了一声：“女儿，你不用忙，待我亲自到天王殿见见你的二叔，跟他当面理论。”讲到这里吩咐外面预备八人大轿，带领八名王官，各跨骏马，来到前山，恰巧正赶上英王驾坐天王殿，有人回进去，英王一听大哥到了，虽然不能亲自出来迎接，赶紧打发军师燕普，到外面将贺守迎接到天王殿内，金龙大王见着兄弟深深一躬，英王在座上欠身抱拳，贺守入了坐，天

王殿里面大小职司，全都过来参见一字并肩王，行礼已毕，大家全都落坐。英王叫了一声："大哥，你老人家不在府里养神，来到天王殿有什么公干不成？"贺守闻听微然一笑，叫了一声："二弟，也没有什么要紧的事，我听说不久大帅谭天的胞妹出阁，跟爷回明白了，把后面鹤天亭的八宝夜明灯取下来，送给谭大帅，将来谭小姐出阁，作为陪送。你的侄女打发我来见见他的二叔，跟谭大帅把话说明白了，倘若夜明灯上珍珠钻石有用不了的，可以求大帅赏给小女瑞娘点儿，将来他出阁也好作为陪送，再者说说起来连兄弟你的脸上也有光辉。"英王听到这里一怔，残眉倒竖，二目圆翻，暗想道这个话由那里说起，真正是岂有此理。在旁边的历胆侠谭天谭桂林，听到这里，吓了一跳，真要是外面有人盗走了宝灯，我不是无故打这场嫌疑官司吗？真正是冤枉。还未等他们发言，旁边化图摆拂尘站起身来，念了一声无量佛，叫了一声："爷，一字并肩老王，我可不是在二位爷的台前抢话，我有两句话要说，不才出家人够奔北京，夜入宫围，受尽了惊险，好容易得出来八宝夜明灯，凭我化图要是将上面的珠宝取了下来，换成了金银，可以称得起财过北斗，皆因我是出家人看破了红尘，不贪富贵，才情愿意将宝灯献在岛内，为是好变卖金银补助兵饷，一旦之间，被大帅取走，我岂不枉费了心机。"未等化图把话说完，谭天连连摆手，叫了一声："二位王驾和道长且住，可并非是谭天伶牙俐齿，既然有人说我取灯，我可不能置之不问，我想这里面定有蹊跷，请王驾赶紧派人到后面鹤天亭调查宝灯遗失了没有，我回去把我所管的地方以及人位，挨个搜查以明真像。"英王闻听有理，立刻派人前去看着宝灯，谭天带人去搜查帅府，以及所管辖的旗牌营。这个

话一传出去，可了不的了，王双全早已得信，立刻报告少帅于斗，两个人详细打听，才知道风声走漏，是因一字并肩王上到天王殿，英王才知道宝灯丢了，并且说是谭天帅背着一分嫌疑，现在吩咐出来，要一概检查，真要是将宝灯搜出来，二人便有性命之忧。两个人彼此计议，依着于斗马上就要背着灯走，先奔左膀寨，王双全连连摇头道，“真要是现在送到左膀寨，不但不能保存还得连累三公，倒不如咱们大大方方将灯包好了，就往铺底下一放，他们不检查还罢了，如果检查出来，咱们亮军刃跟他等动手，宰一个就算够本，杀两个就有赚。”两个人商议已毕，果然把灯收藏在于斗的床榻的下面，地方虽然不大什么严密，可是人要稍一粗心也就找不到了。两个人收拾齐毕，王双全摆手叫道：“兄弟，别守着他，在这里守着倒许叫他们看出破绽来。”哥儿两个将然商量好了出来，外面有两名站殿将军，带着二十多名喽兵挨着到各处检查，已经查到旗牌营，到了于斗的屋里时，王于两个人心里头全都突突乱跳，料着多半得搜查出来。留神一看，二位站殿将军带人到屋里各处检查，你说也怪，把屋里所有大小地方，全都找到了，不但没有找出夜明灯，就连灯匣也没看见，别人不理会，于斗王双全哥儿两个却吓了一跳，心想怎么将然把灯放在床榻下，不过就是一转身的功夫，竟会不见了呢？这可真正是怪道。孩子只可暗含着着急，想老剑客英雄得路，在鹤天亭辅助我等，得出宝灯来，为的是助我等成名，费尽了千辛万苦，方能将灯得出来，一旦之间丢了，我们怎能对得起人家老剑客路明瞻，虽然说心里着急，可也是无法。两名站殿将军，带人各处全都检查到了，就是找不着宝灯的下落，谭天听了自然非常愁闷，遂同着站殿将军够奔

天王殿，来到里面一看，英王那里正然着急呢。因为派人到后面观看，果然丢失了宝灯，立刻龙颜大怒，就在这么个工夫，谭天到了，跪倒身形向上磕头，说道："跟爷回，二位站殿将军带领多名喽兵，已然将我大帅府，以及管辖所在，所有在职之人，全都搜查，并未搜得宝灯，可见得有人跟谭天为仇，无故捏造，求爷仔细调查，我想这个人，他算离间咱们君臣的感情，我当然不容，如果将此人拿获，结果性命以正山规。"英王听谭大帅所说之话有理，遂回头看了看贺守，叫了一声："大哥，你老这个话是从那里得来的，怎么知道是大帅遣人取宝灯呢？千万不要受人家的离间，赶紧调查才好，查明了我好发落。"贺守听着这个话也很近乎情理，遂回头向自己的王官说道："你等赶紧回归一字并肩王府，到后面问问乳娘，以及郡主，这个话究竟是在那里听来的，调查明白速报我知。"王官答应一声，转身出去过了半天的工夫，这才进来报告，已然调查明白了："盗灯的主要人，是陆军大帅手下的旗牌，姓王名叫王双全。"大帅听的明明白白，不容分说吩咐一声预备，亲自带领随从够奔外面捉拿王双全，到了旗牌营一看，所有的众人，全都在外面，谭天微然一笑，手按剑，右手撕髯，叫了一声："王双全，我那里有半点亏负于你，为什么背我作出此事。"还未等谭天把话说完，旁边走过来于斗，叫了一声："谭桂林，死在目前，尚且不知，拿我错当了你的义子，你也不看你有那样福吗？今天实话对你实说，我本是北京城棋盘街的人氏，姓于名斗外号小昆仑，我的老师山西太原府太谷县长臂昆仑飘髯叟于成于洞海，在铁佛寺内和你会过，怎么瞎了这一双狗眼，竟会不认得我是谁。"谭天闻听哇呀一声喊叫，叫了一声："王双全，我可未从错待于你，拿

你当我贴身的心腹，自从小冤家一入左膀寨，我就看着有些可疑，好似于斗，我才叫你各处侦查，又谁知你跟小冤家通同一气，蒙哄于我，看你二人往那里逃走。”呛啷啷伸手撤剑，于斗看了看谭天撤军刃，自己也打算取鹿筋滕蛇棍，跟他一死相拚。这个地方还是人家王双全高，看着于斗要亮军刃，连连摆手叫了一声：“兄弟不可，咱们要是亮军刃跟他们动手，并不是长他人的威风，灭咱们的锐气，他们人多，你我就是二人，寡众不敌当然不是他们的敌手，倒不如任他等将我们捆到天王殿，杀剐留任凭他们，也叫他们知道，你我临死不惧是真正的英雄。”说到这里双手一背道，来来你们捆吧，过来一名旗牌拿绳子就捆，于斗一看哥哥那个样儿，自己也无法，只得也把双手一背，喽兵过来把他也捆上，大帅押着够奔王天殿。到了里面，谭天就把经过诸事细一报，英王闻听，微翻二目，心说嗳呀，鸾娘环娘已死，三公主随婿他往，所有这一群年青人，全都出在左膀寨，这么看起来，清虚公，红梅公，白玉公，三个人分明是暂居蓬莱，俗说叫就叫卧底，真有心当时发令，叫人把三公拿住，以正山规，怎奈岛内人多，究竟谁向孤家，谁向三公，一时之间难以证明，倒不如稳住了别着急，先把这一场办完了，然后慢慢的调查，查明了谁跟三公是一党，剪草除根，才是正理。自己把主意拿妥，眼看众人叫道：“诸列位！这两个小冤家，通同作弊，盗走了八宝夜明灯，自须追求。”遂问二人宝灯现在哪里。二人知道难以隐瞒，就把实话实说，可没敢说出老英雄路明瞻，恐怕说出老人家来，又牵连了太平寨的智亮，弄的越牵越多，两个人只可以躲着路老剑客，就提是二人入鹤天亭，得出宝灯来，放在床榻下面，不知何时丢失，这就是一往的真情。英王听

着点头，此时旁边的军师燕普，念了一声无量佛，口称："爷你老也用不着细问，咱们是办完了一节再办一节，据我想没有家神引不来外鬼，求你老人家就别袒护他等了，由土牢连凤岐也提出来，以及这两个小冤家，全都推到天王殿下将他们结果性命，然后有什么话再说。"英王本有意还要袒护，在旁边化图看了看军师，看了看英王，口称："爷！不才化图，情愿监斩他等。"这个地方是人家化图高的地方，真要将他等三个推到天王殿外，岛里的人是多的，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难以知道那一个向着那一个，我要是监斩，也不是我说一句大话，慢说没有人在法场有意外的动作，就打准说有，凭我掌中一口宝剑，凭他是谁，量难得逞。英王一看，事由挤到这里了，那也叫无可如何，只好咐咐一声，由土牢里面提出凤岐来，在天王殿后搭起斩棚，竖好了法标但等午时三刻结果三人，以正山规。王驾吩咐出来，那个快就不用提了，监斩棚搭起来，悬灯结彩宫灯彩绸，九尾金蝎道在里面一坐，土牢里面提出了凤岐，果然将三个人绑在了监斩棚对过，埋好了三棵椿橛，三个人全都倒剪二臂，捆在上面。三个人你看我我看你，凤岐认得小昆仑于斗，可不认得王双全，人家王双全可认得他，按他这点儿所作所为，逼的大公主对镜刎头，二次入岛上坟，那点儿胆子就算盖世无双，三个人你看我我看你，一语不发，恶道坐在那里真正是威风凛凛，坐在那里单等午正行刑。

众人正在出神之际，猛然间九尾金蝎道监斩棚的后面，伸出一只手来，猛鸡夺粟，如同鹰拿燕雀一般，噗的一声掳住发际，这一手叫作倒拿毛，老道想动可不能够，皆因他坐在椅子上面，连人带椅子全都躺在棚上了，众人一乱，不知道

后面是何人暗算化图？要按着老道的功夫，可称得起是高，普通的人焉能是他的敌手，今天受制可就受在椅子上了，两脚离地身形后仰，头发被人掳住，说时迟那时快，棚席一响，由外面探进半截身子来，下面挡着可看不见，上半截就算进来了，手里头擎着明煌煌一口菜刀，众人观看连一个认得这个人的也没有，也不怪没有人认得他，皆因他是女流之辈。书中代言，这个女人非是别人，正是一字并肩王府的，郡主瑞娘的乳母，于氏丑妇人，因为什么他跟化图这么大仇，这内中有段事。因一字并肩王贺守，够奔天王殿面见英王，打算见了王驾跟谭天要些个珠宝玉器，郡主瑞娘在府内等候听信，越等越不见回来，未免心里着急，这才跟乳娘商量："怎么会王爷到前面去了半天不见回来，莫非王爷因为这么点儿小事，还能冲突起来吗？我这个意思打算跟你商议商议，派人到前面打听打听。"于氏一听这个话也有理，遂叫了一名王官到前面探听，有什么事没有？无论有什么事急速回来报告郡主知道，王官答应转身形出去，过了好半天，王官回来报告："可了不的了，赶情前面这个事犯了，并非是谭大帅打发人够奔后面鹤天亭取八宝夜明灯，皆因帅府里面有一名旗牌，名叫王双全，同少帅暗中偷去，现在拿获他们二人追问宝灯，因无下落，王爷恼怒，已然派恶道化图监斩，就连土牢里面的驸马凤岐，也一同出斩，此时斩棚已然搭好，单等午时三刻行刑。"于氏一听这可了不的了，因为这么点儿小事，要是把郡马爷结果性命，将来郡主你的终身依靠何人？郡主也是吓得容颜无色，二目直勾，心气还是真窄，不住的二目往下落泪，遂叫了一声："乳娘，这个话错非是咱们娘儿两个说，别人可谈不到，说出岂不被人家笑话，说这么大的丫头不知廉

耻。”乳娘听到这里，看了看左右，把所有的手下人，全都打发出去，于氏这才摆手说道：“郡主你先别着急，这段事咱们娘儿两个合计合计，无论有什么事全都有我在头里，给你办呢。”郡主点了点头，叫道：“乳娘，可并非是我看不起我的老爹爹，在先前他老人家是占山的，说白了就是落草的强盗，还算他老人家有眼，我的二叔入岛，全山之事全部交与了他，总算我二叔不错，优待我们父女，加封我的爹爹为一字并肩王，就算衣锦身荣，我琢磨着我爹爹将来必然在岛内给我找个人家，幸而没有找妥，就是找了我也不嫁。后来人家谭大帅有个义子，我看他的人品不错倒是事小，皆因他的一切举动不凡，彼时也有你老人家在场，我才点头应允，以身下嫁，你老想今天这个少帅，他要是有个一差二错，我的终身应当倚靠何人？这么看起来，一定是王双全等合谋盗走了珍珠灯，不知怎的将王爷招恼，非要结果他的性命不可，如果要是能救，我的爹爹在场还能够不救吗，当然是救不了，真要是正了山规，你老想我应该怎么样？”说到这里悲悲切切，越哭越恸，于氏连连摆手，叫道：“郡主先不必难过，王官回报王双全跟于斗合谋盗走了宝灯，等午时三刻行刑，这个话还未必是实，依我说你在此等候，我亲自到前面看看，如果不是郡马爷还则罢了，倘若真是郡马爷，咱们设法子救他就是了。”郡主闻听乳娘说话有理，终究是真是假，现在还不敢定，遂说道：“乳母，你老说的很是，我就听你老人家的信吧！”他这个乳娘跟普通的女人可不一样，生的面丑脚大，体格强壮，真比男子不弱，如今闻听郡主之言，这才点头答应，一直出离了一字并肩王府，遂矮下身形，两脚如飞，不知道的主儿不用说，行家若是一看，就知道这是夜行术。这位乳娘于氏

的脚程还是真快，霎时之间，来到前面，就在天王殿后头一站，一看人位不少，自己遂也凑到人群之中，慢慢的偷看。就见前面高搭着一座棚，悬灯结彩，里面端端正正的坐着一个人，于氏虽然不认得，大概也猜想得出他就是九尾金蝎道化图，又看了看对面有三棵木椿，上面绑着三个人，面刺金莲花的就是驸马爷凤岐，虎视眈眈的那个孩子，乃是郡马爷于斗，在正当中那个人二目圆翻，就是帅府的那个旗牌名万恶淫为首的王双全。于氏看着不由得心中有气，心说，要不是你勾串我们郡马，他焉能招此杀身之祸，可见此事全由你一人身上所起，于氏越想越有气，不由得二目圆翻，上下打量王双全。赶到仔细一看，可着实一愣，心说哎呀，我看这个王双全好生面熟，莫非是他吗，不是还则罢了，如果是他，可就了不的了。书中代言，阅者不要把于氏当作乳娘看待，提起来也是女中的英雄，他原非别人，乃是乾坤义士王豹的妻室，巧手于能之女，丑妇于氏，皆因那一年王豹跟他分手，临行之时，说的明白，于氏说已然身怀六甲，生女不用说，倘若生个男孩，还是留下个名字，以后父子也好相认。王豹甚不以为然，当面嘱咐于氏，无论生男生女，就叫于氏随便取名就是了，果然夫妻们分手之后，于氏生了一个女孩儿，将养了一个多月，因为小孩子有病，吃错了药咧，把个孩子可就药死了，于氏痛哭了一场，又兼着连年父母丧亡，夫君外出，到现在孩子也死了，剩下自己孤身一人，简直就打不起精神来度日了，这才把主意拿定，把家中的房产变卖，所有的资财，完全收拾好了作为盘费，由家中出来千里寻夫。虽然说王豹在外面行无定所，他乃是为闯练武术，于氏只要也照着闯练江湖的法子去寻，也不难访着，于氏把主意拿定，这

才按着自己的计划而行，所有家里的零碎东西全卖了，就留着点儿好地，托靠近的人白种，安置完毕，把小包袱一背，再入江湖，千里寻夫。由家中出来，出陕西奔四川，沿路打听王豹，也有认得的，也有不认得的，先前还可以打听出一点头绪来，后来就算没有人知道了，于氏心里着急，最后遇着巧手于能的一个老朋友，跟于氏论个左右，跟人家一打听自己的丈夫，这位老人家点了点头，连说不错不错，这才告诉于氏，你如果在别处找不着他，他也许入了蓬莱岛，皆因英王在山上设立招贤馆，收纳天下英雄，既然王豹他是个有来历的人，十成倒有八成投到蓬莱去了，如果你非跟他见面不可，何不到趟蓬莱呢。于氏一想这个话也对，遂点着答应，便够奔蓬莱，一路上没有多少话，不过是晓行夜住，这一天正然行走，来到了成都的地面，地名叫白龙潭的一道小江叉，自己走的也有点儿累了，又一想打算入岛，就得坐船，何不早雇一程呢。主意拿定来到江叉岸上一看，怎奈没有停泊的船只，等了一会儿还算是巧，远远来了一只船，虽然不算甚大，上面有三名水手，于氏连连点手叫："船家！"叫了半天小船这才靠岸，上面水手问道："你老人家是过江啊，还是到那里去呢？你可别看我们这只船小，还是货船不指着载客，我看你老是一位妇道人家，既然叫船必然有事，倒不在乎你老人家多给钱少给钱，我们也应当把你老渡过去，上那里去你老就说吧！"于氏一听船上水手说话非常和气，心说要是在外面揽生意，像这个样子准得比别人多挣钱，遂说道："我打算顺着这道白龙江，够奔剑山蓬莱。"水手闻听连连摆手，叫道："大奶奶那可不成，现在的蓬莱岛跟从先可不一样了，无论客货船只，由那里经过，轻则把船只留下，厉害点就许把性命

丧在那里。”于氏闻听摆了摆手，连说：“不要紧，我到岛内找人，我们爷们在岛里作事。”水手闻听上一眼下一眼看了看于氏，于氏接着说道：“只要见着我们爷们，大概不至于叫你们为难。”水手闻听说道：“好吧！”搭好了跳板，于氏登舟，撤板启锚，槁点江岸，两个人撑船一个人掌舵，船在江中，打起了帆蓬，船借风力，往前行走，亚似箭离弓弦，来到了半江之中，水手把风蓬往下一落，那个水手站起身形眼看于氏乐嘻嘻说道：“这位妇人你老把船价付了吧！论起来可没有这个规矩，无论如何也得把你老送到了才能找你老要钱，皆因前人撒土迷后人眼，倘若把你老送到了蓬莱，人你老也找着了，钱也不给，我们应当如何？我们是卖苦力气的，求你老把钱赏下来吧！”于氏也明白船家这是小心眼，皆因他知道我是蓬莱岛里面的人，倘若是到了地头，不给他钱他不是干瞪眼没法了吗?想到这里这才问：“我也不管酒钱饭钱一包在内，一共该多少钱？说明了我好给你。”水手闻听抱了抱拳，叫了一声：“大奶奶，比你老身量小的主儿坐船，由白龙潭够奔蓬莱岛多了我们也不敢要，酒饭在内，通共是两千银子，像你老这么富态，坐在船上行走有点儿费力，要是叫你老加倍那算讹人，这个你老就给半倍吧！一包在内给三千两银子就是了。”于氏一听就是一愣，这个话还是戏言呢，还是实在呢？如果真要这么些个钱，不问可知，一定是贼船，如果是戏言那就不用说了，想到这里遂问道：“这三千两够用的吗？如果不够用我还能够多加。”伙计闻听一笑，不论你加多少我们谢谢。说到这里，伙计们那个意思就伸手要银子，于氏这才说道：“伙计们别说笑了，如果用钱三两二两我先支给你们，到了地头我是分文不差，说不说三千两岂不成了笑话。”水手闻

听把眼一瞪，用手点指："不用跟我们来这份劳叨，三千两业已跟你说出，再要长银那就算我们不说理，如果两千九百九那都是你的钱。实对你说吧！千万别拿我们弟兄当作好人，俗称贼船，今天你就算遇上了，银子取出来还则罢了，如果有半点支吾结果你的性命。"于氏听罢，就是一愣，心说莫怪人说出门艰难，今天一看果然不错，住店有黑店，坐船有贼船，别人们怕这个我可不惧，自从幼年跟老爹爹以及公爹，二位老人家练艺，说不说也是二十多年，今天我倒要看看这几个水贼，他们的武术如何？想到这里用手一指，遂说道："尔等休要放肆，一个个规规矩矩还则罢了，如若不然，我叫你们死无葬身之地。"水手听到这里哈哈一阵大笑，叫了一声："泼妇休要逞你的威风，看你这个样儿就不善，可有一节，分你遇见何人，今天在我们弟兄眼前，要叫你发的了威，我们就不算是英雄。"说到这里包头的那个水手抡篙挽搂颈够奔于氏就是一下，于氏一看槁到了身形往旁边一闪，伸手一掳掳住了篙挽，往怀里一带，小子一骇怕，撒手噗通一声跳入了江中，于氏手擎篙挽回头观看，那两个人也全都跳入了水中。可别看于氏身为女流，受过两个老人的真传，功夫可算不错，手里擎槁将然一发威，三名水手跳入江中，贼人用肩头在船尾一抗，微然一用力，小船晃晃悠悠于氏站立不稳，噗通一声坠入江中。这三个知道于氏能耐不错，就是不知道他的水性如何？三个人也未敢上前，不过照顾他们的船只。

不表水手单说于氏，落到了江中，两只手掳住这个槁挽子死也不放，将然落水之时，还喝了两口水，昏昏沉沉，随波逐浪可就漂流下去了，人要是不该死无论如何也死不了，净说抱住这个槁挽子也不济于事，顺水漂流荡悠悠的可就流到

了剑山蓬莱岛的后山。水要到了后山水头就小了，正然赶上一字并肩王贺守，在后山带领王宫等众人钓鱼为乐，也有拿网的也有持竿的，这倒不为的是钓鱼，不过就是消闲解闷。看了看由上流漂荡荡冲下来一个死尸，王爷一看手里还抱着一根槁竿子，知道是水手失足落水，遂吩咐众人将他打捞上来，看看能够活叫他慢慢的醒，救不过来用棺木将他葬埋，省得尸骨暴露。手下随从答应一声，打捞上来一看不是男人还是女子，王爷看着可惨，叫人摸了摸胸口微有温气，知道尚且没有绝气，赶紧往外控水，又推了推腹中的水，过了好半天，净绿水吐了一大片，这才听他有了哼咳的声音，又过了好半天，这口气才喘过来。问了问姓字名谁，家住那里，于氏一句未瞒，提起自己的丈夫，名叫王豹，各处寻找未见，如何听人之言，打算到蓬莱寻找前后话一说，不过他自己会武学这个话可没说。金龙大王一听这算是千里寻夫，倒是个好的，并且知道他因死孩子死的，才到外面寻找他的丈夫。贺守这才道："于氏我看你很可怜，我这个意思打算把你收留在府内，我这座山就是蓬莱岛前面，山主可就是我兄弟英王，我姓贺名守字天齐，我为本山的一字并肩王，把你收留府内，慢慢给你打听，倘若王豹投到这里，绝不能打听不出来，如果有了下落，你们夫妻好团圆。"于氏一想这个话也对，头一节人家贺守对于自己有活命之恩，再说我千里迢迢来到剑山蓬莱岛，就为的是打听我的丈夫，想到这里这才跪倒磕头，说："谢王爷救命之恩，又蒙你老人家收录我感德非浅。"王爷遂派人把他带到了一字并肩王府的后面，叫丫环老妈给他找衣服，到了王府找好了衣服，沐浴更衣全都收拾停妥，这才把他带到后面见了见王妃把所有的原故，全都说了一遍，大家

知道他的孩子死的日子不多，王妃看见于氏体格健壮，非常爱惜，问他奶还有没有，于氏也不隐瞒，就提他的奶还没上去，王妃听喜欢的了不得。皆因王爷有个女儿，郡主的名字叫瑞娘，已然六个多月了，净说乳娘换了十几位了，他全都不认奶，孩子已然饿得要死，那个意思打算叫于氏奶奶这个孩子，倘若认奶那就好了，想到这里这才叫人把瑞娘抱来。把话说明，于氏无法只得解衣就乳。你说这娘儿两个也算是生来的缘分，孩子吃着乳还用小手捧着越吃越爱吃，由这一日为始，王妃把话说明，就叫瑞娘吃于氏的乳，就算是乳娘，另外收拾房屋，叫他们娘儿两个住，可别看是乳娘，那个身分也算是不小，派人伺候着。于氏在此不过是要打听王豹，终朝想每日盼，说不说就是二十年，岛内打听了三五遍，就是打听不出王豹来，今天算是巧，来到法场看一看郡马爷，这才看见了自己的丈夫。于氏心里纳闷，明明是自己的丈夫，怎么会叫王双全呢？绕到了后面留神一看，左耳下有一颗红痣，这才知道一点儿也不错，看明白了心中着急，赶紧回归一字并肩王府，报告郡主瑞娘："不错我已然看见了郡马爷，被绑椿橛上面，不但是郡马爷，就连我的丈夫也在其中。"瑞娘一听连连叫道："乳娘，这可应当怎么办呢？"！于氏说道："不必心焦，这场事咱们是死马当活马治，我可不敢说深通武学，幼年间受过我的爹爹指教，也有十冬八夏的功夫，豁出我这条性命，今天要搭救他们爷儿两个。"说到这里，叫了一声："郡主随我来！"娘儿两个说着话往后转，那个意思要找一口趁手的军刃，那知道一时忙迫，来到了厅房院，看了看在厅房里有一块架板，上面放着一把明煌煌的切菜刀，这把刀买错了，不是厨房里用的，钢口好不说，刀大分量重，众人不

敢使用，怕是一时忙乱把手刺了，买来日子可不少了。于氏伸手抄起这把菜刀转身就走，娘儿两个一阵风相似，闯出了一字并肩王府，先前瑞娘跟的上，后来可就跟不上了，头一样于氏身上有功夫，不提武术瑞娘也不成，因为什么呢？于氏脚大腿快。不表瑞娘单说于氏，来到监斩棚切近，一看人太多了，所幸的一节，还没有行刑，于氏知道监斩刑的主权全都在这个老道的身上，打算搭救众人非得先治死老道化图不可。想到这里，慢慢往前凑，到了后面解开缝席的绳，解开了两根一按席往前一探身，伸手掳住了老道的头发，往怀里一带，老道往后仰身，于氏手中切菜刀手起刀落，耳轮中就听噗哧一声，这也算是该着，老道发卖熏香蒙汗药行为不正，论能为有剑客的身分，今天落此惨亡。老道亡命，四外的人就是一阵大乱，一面报告英王，一面禀知军师大帅，锣声响亮，要捉拿杀死老道化图的凶手。工夫不大，所有的人等，纷纷前来，军师大帅武士王官，旗牌人等全都到了，留神一看杀死化图的于氏，站在那里紊丝未动，手里拿着一把切菜刀，如同凶神附体一般。谭天看着用手点指，叫了一声："列位，那一位伸手捉拿泼妇。"话未说完，在旁边早有诸葛建答应一声，手擎蛇骨鞭来至在于氏的面前，微然含笑，手拈白髯，叫了一声："大胆的村妇，还不撒手扔菜刀就绑，等待何时？"于氏听着有气，往前一纵，对准了老头子面门就剁，诸葛建留神观看，刀到了往旁边一闪身，用手中蛇骨鞭对准了刀背当的一声，菜刀打落尘埃，轻轻的一腿，这个地方就算人家诸葛建高，皆因于氏是女流，未肯下以绝手，不过轻轻的用脚尖一点，于氏栽倒尘埃。在旁边早有喽兵不容分说，按在那里就捆，捆绑齐毕，军师燕普大帅谭天命人看好了差

使，自己打算亲自回归天王殿报告英王，然后将众人一齐发落。正然众人行走，迎面来了一位王官，行走慌忙，看见军师大帅高声喊喝，叫了一声："二位老人家，可了不的了！现在岛口外，有三庄齐聚舟船，前来打岛，奉王谕召军师大帅急速回归天王殿。"燕普听到这里点了点头，这才跟谭天计议，暂时之间先将于斗，王双全，于氏，凤岐全都交给看守土牢的寨主坏事包张旺，等事毕候爷的示下，一面又派人收拾化图的尸首，这一切善后之事，自有人办理，不必细表。

单说军师大帅武士王官旗牌人等，一齐够奔天王殿，见了英王，然后吩咐一声船坞里面预备舟船，飞龙舟，飞虎舟，飞豹舟，金顶鹅黄闹龙舟，大小舟船预备已毕，里面得报，众人登舟，顺着岛口往外走，搅起青龙闸来，船只到了外面雁翅排开，背着山根，正当中横摆大战船，所有的船只，全都将锚锁下好。留神往外面看，看见三庄的舟船，虽然大小参差不齐，上面的庄兵全都齐齐整整，正当中一只大战船，上面竖着一面大旗，白旗红火沿，红蜈蚣走穗，大红的飘带，随着金皮的铃铛，被风飘动花啷啷的乱响，正当中有个大字，写着胜字，旁边有小字写的是天险庄。船头正当中放着一张八仙桌，大红缎子南绣屏金的围桌，后面有一张椅子，端然正坐一位老英雄，正是谈笑龙君陶然公胜裕，两旁边各有一把椅子，上垂首智明侠石永杰，下首是明灯明照远，身后站着两个孩子，神猴胜秀石猴凌元，所有的群雄各位侠客，以及各位少年徒弟们。另外有一只大船，上面坐的剑客是姜本初，张鸿钧，董瑞等。书中代言，二打蓬莱来了一位老剑客英雄得路路明瞻，战败了石头僧，英王富昌自知不敌传令收兵，按说胜裕就应当追杀一阵，皆因人家并未损失元气，招得急鬼

反噬，还不定谁输谁赢，诸葛行军惟谨慎，胜裕也是这个宗旨，故尔当时只虚张声势，鼓噪不前，不过是叫蓬莱兵心震惊，自相践踏而已。英王的船只全都逃入岛内，老英雄也收兵回庄，各位剑客来到后面上房，胜爷安置安置把所有各位少年徒弟们，全都安置在前院，各位侠客住在后院，安置已毕，老人家带领智明侠石爷，明照远，段洪亮，老哥儿几个溜溜达达够奔后面，叫人回进去，见了各位剑客，行完了礼，把身形坐稳。姜达看了看众人，念了一声："南无阿弥陀佛，各位侠客胜老庄主，今日战船上当场动手，各施所能，蓬莱里面军师大帅位位武术绝伦，我到战船上面，跟蓬莱里面的人动手，本来以性命相拚，没想到又来了一个英雄得路，看起来大清国国运将兴，天子的洪福齐天，才有各位高人相佐，怎么会一霎时在蓬莱收兵之际，就会不见了英雄得路，但不知他老人家往那里去了，看起来这才叫高人，作事如神龙见首不见尾。"这句话未曾说完，在旁边胜爷说道："各位剑客，这件事据胜裕我想，路老剑客或者是混入了蓬莱，他老人家不入岛还则罢了，只要是入得蓬莱，必然作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我打算跟各位剑客计议，咱们今日算是休息，明日集齐各位英雄，三次攻打蓬莱，准能够一战成功，路老英雄既在里面，当然是里应外合。"姜达连连摆手，叫道："胜老庄主，若说排兵布阵我可不如你老，惟独这场事你老可没看到，路老剑客入岛，这话倒许有的，可有一节，到了里面未必就有相当的住所，倘若我们性急一攻岛，剑山蓬莱跟我们一死相拚，谁也不一定准保必赢，倒不如沉住了气，遇到机会不攻则可，一攻必胜。"胜爷听剑客爷如此吩咐，只得点头答应，又谈了会子闲话，各位英雄告辞出来，一同到前面，当日休

息不必细表。次一日大家通盘计议，从中有人说："可以先够奔钦差大人公馆，打听打听圣上旨意下来没有，究竟准许调动那一省的官兵？"老英雄胜爷连连摇头，叫了一声："诸列位，你老可不知道，就是钦差大人的公事到了北京，万岁五鼓临朝御览手本之后，还得行文到省，须经许多弯转周折，这也不是一说就能办的到的，我最希望成了名的剑侠，多来两位辅助我们三庄，要说官兵到不到，那倒没有什么关系。咱们三庄的庄兵联合起来，也有三千名，要说攻打蓬莱，其数也不算少，俗语说的好，兵在精而不在多，将在谋而不在勇。"众人不过是闲谈，自打二次打岛之后，说不说已然过了四五天，这天晚饭后有定更多天，不到二鼓，胜裕跟明照远老哥儿两个，到后面见三位剑客闲谈，明照远他有他的心思，要不然别人都不跟胜裕到后面去，他自己单跟着呢。由三侠入岛之后，童林失踪，生死存亡未见下落，自己心里就过不去，要说本门户之中的师兄弟，凭人家海川那总算比我高的多，我有那么一个好兄弟，连我都长一份威风，等闲之辈，他先不敢小看我，如果他要敢小看我，岂不是小看我兄弟吗？这一次入岛，生死存亡不知，倘若有个一差二错，岂不伤了我左膀右臂，我何不跟胜老英雄，到后面打听打听各位师爷，我的师弟究竟是死是活，或者三位师爷有个见识。故尔这才一同来至在后面，给各位老剑客行完了礼，彼此落坐闲谈，明照远走在各位老人家面前，向上行礼，口称："老人家今夜没有什么事，我跟我老哥哥胜裕来至在后面，见各位老人家请示请示。我所不放心的就是我的师弟童林入岛，这许多日子，到尔今也没有下落，是死是活只要有了下落，我也好放心，故尔跟胜爷来在后面，请诸位师爷赐教。"说到这里，用眼看着

张鸿钧，叫了一声："师爷，你老人家细细的想想，我的兄弟童林，对于性命有没有关系？"张爷听到这里，连连摆手，叫了一声："明照远，你把心放宽大些，童林面貌带着厚道，决没有意外的危险，入得岛去直到而今，音信皆无，大概是不一定隐避何方，只要机会一到，他自然就会出头露面。"明灯听着剑客爷如此说法，心里头才能够放心。老的少的爷儿五个坐在一处闲谈，天也不过定更，猛然间听见外面吧的一声响，各位剑客都是一愣，头一位就是姜达姜本初，他老人家要按身分上说，除了董爷就属他老人家高，听见了声响轻轻一纵，来到堂屋里轻启帘栊，走到了院里，跟着张鸿钧董瑞也由后窗户到了外面。三位剑客走出去，最后才是胜裕明灯，这老哥儿两个也晃身来到外面，五位剑侠全都是一个理想，恐怕剑山蓬莱，派人前来搅闹天险庄，来到外面，头一个就是董四爷，手打凉棚各处观看，清素素并无动作，胜爷明爷二位老人家够奔头里的厅房，姜爷跟张三爷哥儿两个，伏身在院子地下留神细看，看着这个响声还是抛下来的瓦片，还是没羽飞蝗石。仔细留神各处观看，还是姜爷眼快，但只见屏门旁边有个红纸包，伸手拾起来觉着沉掂掂，打开一看里面包着半片破瓦，瓦片抛于埃尘，看了看红纸上有几个字，墨迹未干，粗粗淡淡写着几个字，姜爷知道这是高人，各处窥探了，送来的字柬，遂拿着字柬够奔屋中。此时各位侠客，也全都来至在后面，三位剑客问可曾看见了什么动作，众人全说没有，姜爷这才把字柬取过来，在灯光下众人观看，但只见上写着四句话，机会已到，急速打岛，定能成功，就在明朝，字虽然说是草字，笔力很好，看着这个字像似有点儿眼熟。姜爷拿着给太极八卦庶士张鸿钧和董瑞看，叫道："二位

贤弟你们看，莫非是他老人家来的字柬也未可知。”张董二位弟兄接过来，掉换着观看，董爷微然一阵含笑：“莫怪二哥人称碧目多睛佛，眼光果然比我们弟兄高的多，你老这么一说，我们可也看出来了，果然是真真切切，一丝一毫也不差。”在旁边各位侠客可不明白，几位剑客说的是那里话，要说这个笔迹当然这老二位认得，不问可知一定老剑客董乾董化一的笔迹了，皆因他们是亲师兄弟，常在一处盘桓，不但是武学伸出手来认招，就连文学也是一样，不用说是看笔迹，一看话头就知道，这就说的是一家，老哥儿几个久在一处耳发厮磨。姜爷看罢这才叫了一声：“胜老庄主你老看，现在有我的师哥，深夜之间到此寄柬，可见得他老人家把岛内一切之事，全都调查明白，要不然他也不能叫咱们三次打岛，既然他老人家送来字柬，胜老庄主急速预备大小舟船，前去攻打，这一次打蓬莱，务要跟他等决一死战，虽在不能当时就克服了蓬莱，咱们也得叫他知道咱们的厉害。”众人听到这里，位位欢喜，一个个全都磨拳擦掌，恨不能立刻杀入蓬莱岛内，也不管他喽罗兵，那叫军师大帅旗牌王官全都将他等刀刀斩尽，刃刃诛绝，方消心头之恨。众人议妥，老人家胜爷遣人给三庄送信，天险庄天陷太平庄百凉湖，赵家滩，三庄庄兵全都集合在一处，也不过是五鼓造饭，天明进兵，样样宗宗，全都预备的停妥，真是消消停停不忙不乱。大家略事休息，到了次一日用完了早饭，洽是日上三竿，大小舟船全都安置齐毕，三庄的庄兵，人人踊跃个个奋勇，当中一只大船，先让三位剑客登舟，这一次也用不着藏藏躲躲，老三位舒舒坦坦，全都坐在船头上面，董爷身后站着两名得意的弟兄，青龙白虎捧着老人家一对仙鹤掌，姜爷抱着一对鹿角棒，张爷按剑

撕髯，所有这一干侠客，大家纷纷登舟。最末尾可就是老人家胜裕，跟智明侠石永杰，神猴子胜秀，石猴子凌元。大家全都登舟之后，老头子看了看把手中小旗一摆，吩咐一声我船提锚，所有的舟船全都提锚前进，可别看舟船大小不一，仗着老头子素日排练有方，八只一队整齐严肃，船顺着白龙江往前行走，仗着顺风，又是由上水往下水走，水手摇动了浆橹，洽似弩箭离弦，迅速非常，工夫不大就来到了蓬莱岛的岛口外，大约有三丈远近。老头子把手中小旗一摆，各船下锚，由于训练有素，下锚的声音并不散乱，就听噗噔一声，各锚全下了。不等这面叫战，早有岛内巡船，看的明明白白，揽起青龙闸，到里面天王殿报告。此时英王富昌，驾坐天王殿闷闷不乐，心想凭我一片血心恩待这众年青的孩子，那一个全都对我负义，凤岐桂品都不说，今日这个玉斗，由他入岛以来，大帅重看于他，认为义子，全岛之人那一个不称他为少帅，又与一字并肩王府郡主联姻，真要是真心辅保于我，单等大事成就，那是何等荣华，不料小冤家负心，勾串王旗牌盗珍珠灯，虽将你等拿获，宝灯已然迷失，真正可气，单等午正三刻，将尔等人头号令，也略可解解我心头之恨。

第九十八回

三打蓬莱童林战恶僧　一脉相传剑客赠宝坤

王爷正然自己寻思有气，喽罗头目进来报告，禀王爷得知，外面有胜裕陶然，带领三庄庄兵，大小舟船，来到岛口外前来打岛。英王赶紧打发差人请军师大帅以及大众人等，快到天王殿设法迎敌，燕普，谭天听了这个报，遂将所有的犯人，全都交给了坏事包张旺，来到天王殿彼此议妥。这才齐集战船够奔外面，英王驾坐金顶鹅黄闹龙舟，亲自跟随，来到船坞，众人登舟，船往前行搅起青龙闸，来到外面，背山下锚，正当中一只大战船两旁压住阵角，止住了锣声，英王富昌，眼看着胜裕微然一欠身，用手点指叫了一声："陶然公，你我屡次相逢，我看你是条英雄，不忍赶尽杀绝，铲除了你们三庄，我既然这样容忍，如果你要是天良发现，你就应当率领三庄投降孤家，将来大事成就，你也算开国元勋裂士分茅，我说的这可是金石良言，如果你要是肯其归顺孤家，那可算的了两全齐美，倘若忠言逆耳，今天你难逃性命。"老头子胜裕的船只，虽然离着英王很远，借着江水说话也听得很真切，老头子看了看微然一笑，用手点指叫了一声："王驾，像你我这个岁数作事，就凭的是天理，用不着叫人家劝，年过五十就能知天命，一切的事还有咱们看不到的吗？要按着你老所说的那个理，也算是很对，按说国家不应当废长立幼，你老是当今万岁的亲胞兄，应当保你老面南背北为天下之主，怎奈天时不对，你老人家应当上随天时下随人愿。要说当今

万岁，他老人家也算是有道的明君，亲自加封你老为英王，一人之下数万万人之上，你老就应当自己纳享清福，那才算对，就让你老身为天子，五更起半夜眠，那也不算什么舒服事，老朽今天说上几句浊言，你老人家还是隐避山庄以乐晚年才好，如果不听我的拙言相劝。有朝一日山破身亡，到那时你老落三个字："后悔迟。"英王本来聪明过顶，今天听人家胜裕所说这个话，能够不明白这是真情正理吗？可有一样，事由弄到这里，已然就算事成僵局，也算无法，真有心散兵归田，把所有的英雄全都打发他们走，未免对不起众人，那就算我出乎而反乎而。想到这里，遂叫了一声："胜陶然，你所说之话是句句实情，无奈一件那就算晚了，早说我倒许能够知非改过，现在就不必多说了，派人登舟以决雌雄便了。"说到这里英王看着军师大帅问道："但不知派何人登船结果胜陶然的性命？"这个话还未说完，燕普摆拂尘叫了一声："诸列位，那一位登舟，前往结果老匹夫胜陶然的性命？"就出在站殿将军之中，有一位口念："无量佛！军师不才小道出头，情愿去解决陶然。"燕普一看答言者非是别位，正是站殿将军海底金龙郤月，燕普点了点头，遂叫了一声："道长，今天登战船务必要多加小心，不生擒胜陶然活捉明灯绝不善罢甘休。"老道点头答应，点手唤小船，身形纵过去，荡悠悠一直来到大战船切近，身形纵上去，把手中拂尘一摆，念了一声："无量佛，胜裕老儿还不过来受死，等待何时？郤月等待多时了！"胜爷看的明明白白，手中小令字旗一摆，叫了一声："诸列位，现在那一位前去会斗郤月？"话未说完，在旁边有人一乐，叫了一声："老哥哥，你看我出去怎么样？"老英雄回头一看，答言者非是别位，正是焦家庄的二弟济世侠，老头子点头说道：

“好！二弟登舟务必多加小心。”焦二爷说道：“老哥哥你老不必多谈，我这一次登战船跟他等要分个彼死我活，如其不然要说完那得另说。”二爷说完了话小船来到切近，手擎梢棒晃身形纵上去。小船前行，来到大战船切近，纵身到了上面，手拈胡须乐嘻嘻叫了一声：“欲郤月，可认得你家二爷？郤月背剑撕髯，上打一眼下看一眼，看着焦二爷暗想道，这个老头儿我可跟他没会过，不过听人常谈，焦家庄二位侠客亲弟兄二人，一位是安良侠，一位是济世侠，焦文志焦文亮，哥儿两个每人手中一条梢棒，压倒四川半边天，今天这个老头前来，我可不知道他是文志文亮，我何不问问？想到这里，这才说道：“你是那一个？报通你的名姓，在祖师爷的剑下受死。”二爷听到这里，用手点指，叫了一声：“恶道，你要听真，我家住焦家庄，排行在二，姓焦名文亮，外号人称济世侠，恶道你是那一个？报名受死。”老道听到这里，叫了一声：“焦文亮，问我姓郤单字名月，外号人称海底金龙，我看你那里逃接？招。”说到这里身形往前一蹿，宝剑往下便击，二爷看着宝剑到了，并不躲闪，手擎梢棒往上一撩，老道赶紧往回撤剑，身形一转宝剑奔二爷裆内挑来，这手功夫叫作撩阴剑，二爷看得明明白白，右脚站稳左腿一抬，这叫张飞片马，容着他的宝剑走空了，梢棒顺着他的胳膊底下够奔胸膛撞来，这手功夫名目就叫白蛇吐信，老道看着老人家招到，身形往后一闪，宝剑够奔二爷手腕便截，二爷看准了剑到，身形往后一坐，梢棒对准了剑锋用力就砸，耳轮中就听当啷啷的声音，剑坠船板。要是别位，赢了可也就算了，到了二爷这里他可不这么想，他却想道，就凭你一个出家的老道，为什么还要投到岛内当站殿将军，无论僧道全都是一样，出家就为的是

脱却凡尘，你在岛内头一样为名为利，再说不能不算助桀为虐，说真了就是山贼，你可是为什么呢，既然你贪恋红尘，今天我要结果你的性命就不算我不对。想到这里用梢棒将他的宝剑砸出了手，双手捧棒往前一上步，对准了郤月左边的太阳穴用了个顺风扫叶，也算是老道的恶贯满盈，这一棒将他的头卢打碎，死尸栽倒船板上面，老头子赶步向前一抬腿，噗通一声踹入了江中，这才背军刃撕髯微然一阵含笑，眼看着英王富昌的船只说道："那一个愿意死赶紧前来，二爷济世侠送你命归阴曹。"英王以及军师大帅全都看的明明白白，英王暗想按郤月的能为可算是不错，手中一口宝剑，纵横天下，所以加封他为站殿将军，没想到今天上得战船，不费吹灰之力死在焦文亮的手内，真正是可怜。英王想到这里遂问道："那一位够奔战船，给郤月报仇？"

话未说完，英王身后的一位站殿将军，往前一蹿，叫了一声："王驾，军师大帅不必着急，某家情愿登战船，给郤道长报仇。"说到这里，唤来小船，晃身到了上面，一直够奔大战船，离着约有一丈有余，脚尖一点小船板，纵上大战船，来到上面，当当当手中军刃一连砸了三下，火星乱爆。二爷济侠留神看了看，这个人长的好凶，身高总有六尺五，肩膀宽臂膀大，虎背熊腰，身上穿蓝绸子裤褂，外罩蓝绸子大褂，脚底下踢死牛的豆包鞋，打着花布裹腿，往脸上观看，四方的饼子脸，两道粗眉，一双大环眼皂白分明，沾点塌山根，微翻鼻孔，两颊高耸，吊角口通红的嘴唇，联鬓络腮的胡须，两双耳朵如同铜锥相彷，蓝绸子绢帕罩头，鬓边打着麻花蝴蝶扣，他手中擎的军刃是螺丝棍，按分两说这对军刃，大概也有十斤有余。这个小子在四川地方，可算是威名远振，复姓

欧阳双名治正，外号人称胜昆仑，一对丧门螺丝棍，武术绝伦，在天王殿试艺，军师大帅赞成，英王亲口加封的站殿将军，向例的毛病不服人，眼空四海，平常的武学家，那就不用说了，就拿岛里的军师大帅，全都没有搁在眼里。今天一看郤月死的可惨，他是一时情急，打算登战船将焦文亮结果性命，给郤月报仇，来到战船上面哇呀的吼叫，二爷看着这个小子就凶，何况到了战船上面，军刃对军刃一连就是三下，只砸得火星乱爆，二爷就知道这个人性如烈火，秉性刚强，老头子暗含着打算，俗语说的好，逢强智取遇弱活擒。想到这里这才问："小子来到战船上面耀武扬威，报通你的名姓，二爷棒下不死无知之辈。"小子一听哇呀呀的怪叫，遂说道："问我复姓欧阳，双名治正，外号人称胜昆仑，焦文亮我看你往那里逃走？接军刃。"螺丝棍搭在一处，带着风声，够奔二爷往下便砸，焦二爷一看咬定牙关把心一横，身形往旁边一闪，双手擎棒往上用力一撩，焦二爷也豁出去了，打算看看他有多大横臂力如何，梢棒撩在螺丝棍上，耳轮中就听当啷啷一声响亮，把一对螺丝棍撩起来了三尺多高，欧阳治正噔噔噔往后倒退了十几步，险些来了一个屁股墩。二爷的身形也是连晃了几晃，退出去六七步远，两个人不约而同，各自倒吸了一口凉气，欧阳治正心里说，谈功夫我可不敢说，惟独臂力，我这一对丧门螺丝棍，那一只都有不足六斤重，在蓬莱里面凭臂力能胜我的主儿少，今天遇上这个焦文亮，白发苍苍这么大的年岁，居然有这么大的臂力，我可千万要留神，倘若失神大意，恐怕受了他的暗算。二爷焦文亮心里也在这样打算，看小子像貌就恶，果然臂力过人，这也算天然生就，动手还得加一份小心，如果军刃再碰在一处，就许梢

棒出手，想罢摆棍入手。要说梢棒这条军刃，乃是少林的真传，棒使开了手就是一百多招，普通的军刃碰上他，差不多就得出手，老头子今天将棒招施展开了，不亚如怪蟒出洞，乌龙搅海一般，圈住了一对螺丝棍，螺丝棍好似双龙出水，飞舞盘旋裹住了梢棒，这二位洽巧打了个棋逢对手，匠遇良材，脚底下声音震动船板，二人不亚如正月十五走马灯相彷。二爷暗含着佩服，心说这个小子，可惜这身功夫，走错了路身入邪门，真要是在外面闯荡江湖，行侠作义，凭这一身能为，足可以成名天下，焦二爷爱惜他这身功夫，动手留神观看，欧阳治正这个小子不由得着急，暗说我可不敢自比霸王之勇，跟我动手的，能够跟我耐战三合的很少，今天遇上焦文亮，他还是这么大年岁，倘若他跟我年岁相彷，我岂不早输多时。想到这里，手中螺丝棍招法加紧，一对螺丝棍亚赛雨打梨花相仿，一招挨一招，焦二爷一看心中喜悦，心说这个小子这才使用他的绝力，我不可以力相敌，最好看关定式，用以逸待劳的法子，单等他力尽筋疲，想要赢他不费吹灰之力。这么看起来姜还是老的辣，二爷想罢一招也不还，单看小子发威，老头子故意的往回灭缩自己的威风，欧阳治正一看心说啊，别看马前三刀你能跟我敌对，功夫延长气力你就不如我，小子越看越乐，得意洋洋，动手的光景，大概有二十多招，不足五十手，欧阳治正可就有点儿力尽筋乏了，浑身是汗。老头子焦二爷看着喜悦，随着把梢棒往外一攻，一招挨一招一棒挨一棒的往里进，跟着老头子又一发威，欧阳治正看着心里后悔，这个动手就怕心有所思，只要心里一想别的，眼也不准了手也不稳了，微然一失神，一对螺丝棍够奔老头子华盖穴上便点，二爷一看棍到，左手一撤双棍走空，二爷用梢棒

照定他的两双胳膊一砸，小子往后一撒手，梢棒砸在螺丝棍上，呛啷啷的声音震得小子虎口发麻，撒手扔棍。老头没换式，跟着棒走大鹏展翅，够奔他的前胸便打，小子想逃可就来不及了，叭的一声把小子打出去一溜滚儿，栽倒在船板上面，就是不死也得脱一层皮，可有一件，这个小子也得算是恶惯满盈，他要是遇见别位，已然打倒也就完了，二爷可不然，他心里想，就凭你这么好功夫，投到蓬莱，难道说你就不知道蓬莱谋为不轨吗？我这一次要是饶恕了他，日后痛改前非，那才算对，倘若他恶习不改，岂不跟我为仇吗？要是这么看起来，还不如将他结果性命，就打着日后有人给他报仇，不怕我再死了，我也算不赔本。他老有家想到这里，身形往前一纵，梢棒够奔小子欧阳治正的头上往下就砸，耳轮中就听噗的一声，万朵挑花飞舞，小子已归阴曹。老头子把死尸向旁边挑了挑，在死尸身上擦了擦棒上的血迹，定了定神，喘了喘气。再看大江之中，荡悠悠来了一只小船，船头上站着一个出家的老道，身穿蓝布道袍，脚底下厚底云鞋高腰白袜，腰扎丝绦肋下悬剑，往脸上观看，白净面皮，两道残眉一双三角眼，颔下银髯，但头发却是黑的，倒是气度不凡。二爷看着他有气，怎么这么个小子这样的打扮呢，也许是功夫到了，返老还童，先打头发上换，也未可知，正然想着，小船已然相离不远，二爷留神一看，哎呀原来是他。

书中代表，来者正是云霞道士杜清风，二爷看着他有气，手中一口宝剑，有剑客的身分，师兄弟三位那一位也不软，不过这个杜清风的行为太坏了，要凭他的剑招，真可以纵横天下，战船上面动手，也未必保的住准赢，可有一节，为国除害，不怕死在战船上面，也算是死得其所。二爷一横心，看

了看老道，已然纵上了大战船，摆动拂尘，念了一声无量佛，把拂尘插在大领上面，伸手撤剑，宝剑在手气忿忿往前紧走，看了看济世侠，叫了一声："焦文亮，有谁像你这样意狠心毒，赢了欧阳治正这还不算，还要手起棒落，将他击碎头颅，这样的赶尽杀绝，英雄队里岂能容你，出家人看着不忿，我才来到大战船，结果你的性命，给欧阳治正报仇，好在我们全都是一殿称臣。"二爷越听越有气，摆手中梢棒恶狠狠的往前就蹿，就在这么个工夫，就听有人喊："老二，大概你也累了，闪在一旁喘喘气，不才愚兄在此，我要管教管教这个臭杂毛。"二爷闻听背军刃回头观看，来者非是别人，正是自己的兄长安良侠业已登舟，看起来这才叫打架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大爷在旁边看的明明白白，二爷在战船上面不费吹灰之力，打死两个人也难为他这个岁数，真要是云霞道士杜清风出头，也别说是他，再比我们兄弟高点儿，也未必保的住准赢，有我在此，我要不把他换回来，岂不叫各位英雄小看我们弟兄，没有手足之情。想到这里，这才点手叫小船，船往前行，荡悠悠到了近前，纵上去叫住了二弟焦文亮，不叫他动手，自己甘心愿意，把他换回去。二爷看了看是哥哥，有心不撤回来，自己还真是力尽筋乏，有心撤下去又想兄长那个工夫，怎么能敌的住杜清风，心中为难又不能不撤下来，只得闪在旁边说道："兄长你老要多加小心。"大爷焦文志叫道："老二，不必嘱咐，我另有安置。"二爷无法，只可跳上小船，回归本队留神观看，提心吊胆，单看哥哥的输赢。大爷早有个算计，准知道凭自己的能耐赢不了杜清风，怎奈他老人家把牙关咬定，打算上得战船一死相拚，老头子的主意拿定，这才登舟，准知道铲除了杜清风，也可以去英王的一份爪牙，我死了三庄

里面如九牛亡一毛。想到这里他这才把手中的军刃一摆，要跟杜清风一死相拚，云霞道士手中宝剑一口，武术绝伦，别看焦大爷一条梢棒，身有绝艺，少林真传的棒招三十六手，怎奈遇上杜清风那可就差点儿。要说招法全都是一样，大爷跟二爷一比用法不同，二爷的棒招叫随机应变，见招变势，大爷的招法怎么练来的怎么往外用，闪展腾挪也费力气，不到二十招，把大爷累的鼻洼鬓角隐隐见汗。这个地方叫旁观者清，济世侠焦文亮看的明明白白，眼看着哥哥就要当场落败，输赢胜负倒不要紧，关乎着有性命的危险，倘若有个三长两短，我当如何？此时我要出头登战船，也未必准赢了云霞道士。二爷正然着急之时抬头看了看大爷，招法也散了步眼也乱了，正在危急之时，在旁边有一位年迈苍苍的老英雄看的明明白白，非是别人就是人家石铎石金声。他老人家心里有个思索，暗想我带着孩子红桃仙郝文俊，去请段洪亮，才引起无情虎段夺的一场是非，多亏焦二爷代友训子，要不是人家焦氏弟兄，我石金声身有嫌疑，人家焦氏弟兄出头，才洗清我们爷儿两个的名誉，此时战船上面动手，眼睁睁焦文志堪堪就要落败，如果我要不出头将人家换回，岂不叫人家弟兄心里难过，不怕我出头赢不了杜清风，死在战船上面，那就算为了姓焦的了，也算我姓石的尽了交朋友的义气。老头子想到这里，也不跟别人商量，点手叫来一只小船，身形纵到了上面，连连吩咐船只快行，小船荡悠悠够奔大战船，老头子来到上面，高声喊喝："安良侠休得惊恐，赶紧的撤招闪在旁边，石铎在此。"话说到这里，呛啷一声折铁宝刃离鞘，手中一拢刀，大爷焦文志听的明明白白，叫自己撤招自称姓石，当然就是银面仙猿了，赶紧把梢棒虚晃一招，身形往旁

边一纵，跳出了圈外，擎着军刃留神观看，果然是石金声，焦大爷的心里也喜欢的了不得，叫了一声："石大哥，动手多加小心，不可大意。"把话说完，纵上了小船，船回本队。石爷摆着这口刀眼看着杜清风说道："像你的岁数不比我小，身分比我高的多，你又是个出家人，何必在战船上面抢赢斗胜，就让你战船动手，战倒群雄，你又怎样荣耀呢？像你这个名誉，可称得起不错，好好往前走，将来准能够成名，如果要是如此行为，早晚难免杀身之祸，我说的话句句都是良言，倘若你忠言逆耳，那也无法。"老道云霞道士听石爷说了这片话，心里展转了好半天，真有意听人家石金声相劝，从此抖手一走，离开了蓬莱，另寻安身地点，倒可以多活几年，如要是战船比手，工夫长了真有些个不好办，想到这里遂长叹了一口气，既然跟我哥哥说的明明白白，以身相许蓬莱，到这个时候我要是抖手一走，难道说我这么大年岁，还能说话不算，出乎反乎吗？不怕死在战船，那算一死方休。想到这里，用手点指，叫了一声："石金声，你说的倒是句句良言，本应当点头答应，抖手一走，远走高飞，无奈有一节，英王待我恩重如山，我至死不能改心肠，请你摆刀进招，贫道奉陪。"石爷闻听摆刀抢步，叫了一声："杜清风，我看你往那里走。"刀到顶梁，老道看的明白，单等刀到了身形往旁边一闪，手中宝剑对准了石爷的手腕便点，石爷赶紧回手撤刀，双手捧着军刃，够奔老道胸前便递，杜清风看罢，遂闪身躲过了刀，手中擎剑够奔石爷手腕上便切，石爷赶紧撤刀，身形向下一矮，这一招叫顺水推舟，够奔老道杜清风的腰间，云霞道士留神看了看，一看老头子刀来的带着风声，够奔中盘，他把身形一转，躲过了刀，摆剑进招，恨蝠来迟，剑刺石爷胸膛，石

爷赶紧把折铁宝刀，刀尖朝上，往起一竖身形一转刀尖压着宝剑，裹脑缠头砍去，老道身形一矮，撤身躲闪再摆剑进招。心中暗想，全都说石金声的刀招绝伦，八卦万胜，不过我没看见过，今天当场动手，身临其境，果然是名不虚传，八卦万胜金刀一百二十八招，那一招也称得起神出鬼入，今天也就是我杜清风，如果换一位别人，早输多时了。两个人动手刀抢并举，各施所能，动手的光景，大概有三十多招，不足六十多手，可别看云霞道士剑招绝伦，也够剑客的身分，今天斗上石金声，可就是平手，可见得侠客堆内，石金声跟别人不样，久走江湖武术老辣。动着手石爷心里骇怕，看了看老道杜清风，不由提心里辗转了好几次，像老道这个身分，慢说是我，群侠里面那一个能够敌的了，今天我如果赢不了杜清风，还不如死在宝剑之下倒好，在外面闯荡江湖，蒙天下英雄抬爱，人送美称银面仙猿铁背昆仑，倘若落败，岂不埋没一往的英名，这么大年岁未免可惜。老头子这个思想，就算错了，也别管文武技艺那行的工夫，心不能有所思，只要一有了思想，目不传神当时就得手迟眼慢，不足四十个照面，老人家鼻洼胡角隐隐见了汗了，石爷自己也后悔，我不应该动着手心中乱想，心有所思分明是自取其败，老头子暗自思想。这叫旁观者清，老人家明照远，看的明明白白，看着石爷动手的光景，工夫长了不但不能够取胜，并且还有性命之忧，素日我哥哥最成全我，我略乎着我们弟兄的交情比别位稍近点儿，眼睁睁看着哥哥要当场落败，我瞪眼看着不救，倘若日后谈起话来，我哥哥问我两句，我没有话可答，还不如我出头露面把哥哥换回来，凭我手中这条军刃，可是也不准赢的了人家杜清风，不过我这一出头，略尽交友之道。自己

想到这里一语未发，按说可应当禀明了老哥哥胜裕，然后再前去登战船，明爷另有打算，恐怕陶然公拦阻不叫自己前去，故尔他一语未发，点手叫来小船，身形纵到小船往前紧走，胜爷看见小船已然去远，就见离着大船切近，明爷身形一纵到了上面，双手撕髯叫了声："石兄，你老人家刀招绝伦，杜清风他那里是你老人家的敌手，皆因你老人家生来的慈悲，不忍杀生，还不如你老闪在旁边，我将这无知的老道结果性命，以除大患。"说到这里他迈步往前走，打算换石爷。

还未等石爷撤刀这工夫荡悠悠来了一只船，船离切近纵上一个人来，身大足有六尺多高，没穿长大衣服，蓝绸子裤褂，腰间蓝绸子扎腰，脚底下大掖根的洒鞋，往脸上观看，长方脸青虚虚，蓝色绢帕罩头，浓眉阔目，大长条鼻子四字阔口，年纪约有四十多岁，颔下微有刚髯，大耳无轮勒十字绊，背后背着一对双刀。明爷看了看不认得，用手点指，叫了声："小辈，你是何人？竟敢登舟，在我面前耀武扬威。"那人闻听一阵冷笑，遂说道："明灯，我可没跟你见过面，听人传言，你叫明灯明照远，碧目虬髯赛北侠，不过虚有其名，我就没看出你的能为在那里，今天相逢当场动手，有能为只管将我结果性命，绝不含糊。"明爷听着有气，遂说道："小辈，休要你在我面前唠哩唠叨，报通你的名姓。"那人闻听微然一笑，叫道："明照远，问我告诉你，现在剑山蓬莱岛，辅助爷家为站殿将军，姓侯单字名龙，外号人称神拳无敌。"说到这里，探臂膀由背后撤出双刀来，摆军刃够奔明爷进招，左手刀够奔颈项，右手刀够奔胸膛。这个小子可算是机伶，他在金顶鹅黄闹龙舟英王身后，看的明明白白，眼睁睁看着云霞道士，手中宝剑堪堪就要胜了石金声，心说都是站殿将军，人家登

战船立此奇功，我何不也到战船上面，也赢个一阵两阵，也叫英王看看，我不是无能之辈。正然想到这里，一看明灯出头，小子看了看不认得，跟人家打听打听，这才知道是明照远，家住在紫霞庄，他看了看心里纳闷，听说这个人乃是侠客的身分，为什么上战船徒手不拿军刃呢，也许是虚有其名，就让他有点能耐，神拳也不惧怕于他。想到这里点手叫来小船，他也不等军师大帅吩咐，一直够奔当场，来到战船上面，耀武扬威，要跟明爷动手，明爷一听心说别看你是站殿将军，我心里还真没放这个，我闯荡江湖多年，那人不知何人不晓我明灯，我今天要不给你个厉害，你也不知道我是何如人也。想到这里，撩衣由腰间撤出了得意的军刃，杆棒一条，唰啦一抖，势若懒龙，侯龙看着着就是一怔，看了看不认得这条家伙，未免骇怕，暗想差不多外面长短的军刃，没见过的很少，怎么战就不认得他这条军刃叫作何名，又一想别看不认得他的军刃，动上手也未必准输，想罢这才摆双刀进招。明爷看的明明白白，刀来了往后一坐腰，纵出去约有四尺多，手中的杆棒，横着够奔侯龙的头上便打，侯龙一看刀走空了，杆棒已然打来，赶紧坐腰一矮身，将然躲过还没有将身站起，明爷把棒带回够奔中盘，玉带围腰便打，侯龙一看人家的军刃二次打来，脚尖点船板，旱地拔葱往起一纵，脚离船板大概总有五尺多高，将然躲过了中盘，明爷的杆棒复又够奔下盘，照着双腿打来，小子正然往下落，想躲万难，只听噗噜一声，两条腿完全绕住，明爷用力往怀里一抖，侯龙这小子的这个乐儿可就大了，来了个头冲下脚朝上。也是命里该着，正赶上船上有一个大铁环子，头颅整个儿的撞在铁环子上面，万朵桃花崩现，明爷看着也是一怔，本不打算结果他的性命，没

想到他会死了，看起来生死皆有定数。明爷将然在思想之际，旁边早有人带着一份悲切的声音，高声叫道："明照远，我跟你有何冤何仇，你将我兄长结果性命。"明爷听到这里，回头观看，已然纵上一个人来，长像跟侯龙差不多，不过他是白净面皮，微乎有点儿发青，胡子发黄，手中棒着一对宝剑，明爷看罢就知道这人善斗，皆因他是青面黄须，大凡黄胡子的人全都好斗，明爷看罢这才问："你是何人这样大胆，竟敢来到战船如此发威，报通你的名姓。"这人咬定牙关，叫了一声："明照远，二爷我叫侯凤，外号人称铁腿无双。"话未说完，二目落泪，手中宝剑用了个十字双抹嗓，够奔明照远的脖项砍来，明爷跟着往后一坐身，仍然摆手中杆棒招走下盘，二爷侯凤垫步拧腰往后一纵，两招未把侯凤抖倒，铁腿无双抖擞精神，双剑舞动如飞，一招招，不亚如雨打梨花相彷，明灯看了看暗含着佩服，心说莫怪蓬莱这么大的声势，这个小子我的耳内还真没听见过，小子不过就是普通之辈，怎么会能够躲的了我的杆棒。书中代言，这个棒招本没有多少招，就用的是三盘，也有以这条军刃成名的，不过人家招法用的灵活，也是这些招。今天明爷与侯龙交战的时候，二爷侯凤看的明明白白，再要动手怎会上了他的当呢，明爷看了看侯凤，总惦记着给兄长报仇心里并不着慌，招数发出来一招比一招稳，这就是自己的一点儿阅历，如果遇事则迷，气往上撞，十成功夫减去了七成，要像侯凤这个能为，再要一沾气可不走个三招两式就得输吗？人家的招法看得森严，明爷可就不能不留神了。猛然间自己灵机一动，这才明白，心说原来是我把招数用死了，我要想着赢他，非得改改门路招数不可，自己把主意拿妥。果不然，抖擞精神改换招数之后，侯凤立刻

就有点儿摸不着头脑，就凭闪闪躲躲避避藏藏，明爷把手中杆棒搂头盖顶往下一砸，这种军刃最忌讳用军刃接他，软接硬只要一接，必得上当，今天侯凤看的明白，杆棒搂头盖顶砸来，不敢用军刃接，只得往后一撤身，棒倒是躲开了，明灯向前一抢步，蹦起来用脚踏他的胸膛，踢的他往后倒退了七八步。你说也巧，正赶上来到了船边，噗噔一声栽落水中，这个小子功夫好坏不说，他不通水性，到了下面往上翻两翻，肚子里头的水可就满了，就仗着巡船打捞的快，救到船上，送回本队慢慢的控水。明爷在战船上面，一连赢了两阵，手擎着军刃站在那里将要发威，就见对面来了一只船，船头上站着一个人好样儿。三绺墨髯腰下悬剑，明灯一看认得，非是别人，正是谭天谭桂林，陆军大帅在飞虎舟上面看的明白，三庄登战船者非剑即侠，全都是有身分的主儿，真要是自己不出头，各位站殿将军岂不是白白的搭上性命吗？这才把主意拿妥，眼看军师燕普，叫了一声："仙长，把住阵脚，不才登战船跟他等一死相拚。"燕普听到这里，点了点头，叫道："大帅，上战船多加小心，千万不可莽撞。"谭天闻听一笑："不劳军师嘱咐。"这才点手叫小船，小船来到切近，抖身纵上去，船往前行，来到了大战船切近，纵至在上面，手拈胡须一阵狂笑，叫了一声明灯："你居住紫霞庄，杆棒一条纵横天下，听说你是一条英雄，谭天自己现在前来，要跟你比论高低。"说到这里，伸手撤剑，呛啷啷的声响，宝剑离匣，左手掐剑诀，右手擎宝剑威风凛凛，明灯知道人家谭天的剑术高强，头次打岛战船上面动手，明爷目睹眼见，今天看见人家亮剑进招，心里头就有点儿胆怯。倒不是怕死，大丈夫视死如归，真要是死不了，身带重伤，把以往的英名，付于东

流，岂不可惜，又一想事到临头须放胆，怕也无益，倒不如抖擞精神振作起来，或者取胜也未可知。想到这里这才一抖杆棒，叫了一声："谭天，你回头看，三庄里面各位侠客，老少的英雄成了名的剑侠，以及庄兵人等，一个个全都是虎视眈眈，不亚如天兵下界，扫灭蓬莱就在今天，如果你要是知时达务，离开蓬莱，还可以保全你个人的性命，如若不然有朝一日事败，可就算是祸到临头后悔迟。"谭天听了暗想凭我厉胆侠熟读兵书，文武双全，可称完人，今天明灯说的这片言语句句刺人，真要是依着人家明灯所劝，从此弃雷霆归教化，离开了蓬莱，保全性命倒是事小，也可免去骂名千载。无奈有一节，英王对我有三顾之德，以身相许，岂能中途改悔。想到这里，遂看了看明爷，叫道："明照远，并非我个人高抬我自己的身分，你我全都是侠客，难道说你想到的事，我就想不到吗？事已至此，我也是无法，凡事皆凭天定，有死而已，请你不必多言，摆军刃进招，以决输赢。"说到这里把手中宝剑一擎，老头子往前一纵，如同猛虎出洞，宝剑走白蛇吐信，够奔明爷咽喉刺来，明爷一看剑到了，撤右腿身形往旁边一闪，剑走空了，身形一矮，摆手中杆棒招走下盘，够奔谭天两腿便打，谭天一看棒到，脚尖点船板往起一纵，杆棒走空了两个人这才各施所能。

英王在金顶鹅黄闹龙舟，九曲歪节龙伞下看的明白，眼看各位站殿将军叫道："诸列位，战船上面这一个紫面虬髯的人生来的好看，手中这条军刃也是特色，真要有他投降我的岛内，辅助孤家，何愁我的大事不成。"众人听英王这句话，一个个全都用眼观看，心说将来爷家事败就败在眼上了，天生的爱将之癖，论艺不论人，但言语间仍然附和着英王。三

庄那边谈笑龙君胜裕，他老人家跟明照远石永杰弟兄三位，可称得起交称莫逆，再说石明二位的武学也全都在老人家心里画着呢，凭明照远手中一条杆棒，工夫不错，怎奈打算赢人家谭天，那焉得能够，他们众人彼此互相观看。在旁边大船上面各位剑客看得明白，董瑞眼看着二位师哥说道："二位兄长你看战船上面谭天出头，工夫延长明灯焉能够取胜，我这个意思，打算跟二位兄长商议明白，我打算登战船以决输赢，群雄驾力这一阵就许扫灭了蓬莱。"姜爷张爷老哥儿两个也不拦，遂说道："老四出头多加小心。"董爷点头这才叫自己的弟子，取过自己的军刃来，仙鹤掌一对，叫来小船纵身形到在上面，吩咐水手快行。船往前行，工夫不大来到战船上面，手捧一对仙鹤掌，威风凛凛二目圆翻，他老人家那个心思，打算换回明照远。将然站住了身形，在这时来了一只小船如飞似箭，船头上面站着一个和尚，口念："南无阿弥陀佛，董瑞前次动手，未能如愿，今天你我倒要论论高低。"董瑞留神细看，来者非是别位，正是石头僧慈云，还不但他一个人到了，就连他的老师了因长老通法上人，也来到岛口外，只皆因谭天出头之后，云台剑客燕普密遣诸葛鸿图，够奔岛内鱼骨寺，约请因长老，携带弟子石头僧，伺到岛口外，跟三庄以决胜负。诸葛建在鱼骨寺见着老和尚，把话说明，请他们爷儿两个出头，抵抗三庄，了因听到这里，点了点头，赶紧派人到鱼骨寺，叫石头僧携带军刃工夫不大，竟然来到，爷儿两个随着诸葛鸿图来到了岛口外，在大战船上面观看，正赶上珍珠佛董瑞，手捧仙鹤掌够奔战船。慈云一看这就叫仇人相见分外眼红，自己叫着自己的名字，慈云哪慈云，跟了因他老人家练艺，直到而今数十年，未曾遇过劲敌，又谁知这一次

遇见了这么个董瑞，我屡次败北，真正是令人可气，这一次他既然又登战船，倒不如我前去跟他一死相拚，不怕不是他的敌手，死在他人的手下，我们两个人就算前生的冤家，今世的对头，我也得出头才是。主意拿妥，也不跟老师商议，点手唤小船身形纵上去，摆手开船来到大战船上面，一摆手中的短把追魂铲，看了看珍珠佛，叫道："董瑞，前一次我跟你动手，未曾分出输赢，今天我跟你动手，这就叫胜者存败者亡，出家人为你大开杀戒，取你的项上人头。"说到这里一晃手中的短把追魂铲，左手铲够奔董爷顶梁便砸，右手往前一带，董爷看的明明白白，身形不躲用手中的仙鹤掌愣往前迎，愣往上撞。要说按武学这二位的身分，可没有这么一招，讲究的是见招发式，因式变招，如果说以力赌斗，那除非是天真烂漫之人。到了董瑞这里，可不能那么说，他看见头一次打岛，跟慈云动手，石头僧以力相欺，彼时老头子已然跟他比较几次，未能分出胜负，今天相见老头子有点儿起火，到了看看自己的臂力如何？他遂用海底捞月往上一撩，就听当的一声，火星乱爆，军刃震起多高，石头僧往后倒退了好几步，董爷身形晃了几晃，然后二位各自把军刃一摆，董爷遂说道："哎呀好的。"这时候二人心里头各自骇怕，也就不敢再碰了，不过施展招数各施所能，两下里以死相拚，各不相让，打得难解难分，这才叫棋逢对手，匠遇良材。凡事全都论的是火候，可别看石头僧跟他的老师，练艺六十年，总算没在外面闯荡过江湖，他要跟董爷比，可就不然了，董瑞年岁过百火候深远，久经大敌，能够压的住气，未曾跟慈云动手，他老人家不着急，先把气平了，这就叫以逸待劳。石头僧他那里看的出来，别看他六十多岁，说不说就算七十了，他

的性气差着，怒火上撞，他恨不能一时之间，打算取胜董瑞，他这个用意可就算错了，练功夫就练的是火候，练武十年养气十年，有这么高的武学身分，又是这么大的年岁，就应当把气沉住了，还是他的功夫不到，跟董瑞比手，不过就是三十多个照面，鼻洼鬓角隐隐见汗。老头子乐嘻嘻叫了一声："慈云，你休要逞强，今天就是你的死期已至，量你难逃。"就在这么个工夫，这正是旁观者清，通法上人了因长老，在船只上面看得明明白白，自己徒弟眼睁睁就要不敌珍珠佛董瑞，我要再不出头，必然受害。想到这里，点手叫小船，抖身纵上去，船往前行一直够奔大战船，晃身形来到上面，把手中如意一晃，叫道："慈云，你还不撤招等待何时？"还未容他把话说完，就见对面由三庄队内来了一只小船，其快如箭离弦，船头上站着一个出家的和尚，头上勒着二指宽的一颗皮条，勒着日月莲子箍，短头发披散在左右二肩头，手中捧着一对鹿角棒，细看非是别位，正是山西太原府寿阳县姜家庄的姜达姜本初。两个人见了面，了因点了点头，叫了一声："姜老剑客，前一次比手未决胜负，这一次比手当然要分个真在假亡。"姜爷听到这里，叫了一声："了因长老，出家人我可跟你比不了，我乃是半路出家，不敢说是看破红尘，不过就是养静而已，你乃是自幼出家根基比我深远的多，凡是世界上的事，没有你看不透的，咱就说当今万岁康熙圣主，他老人家登极以来，万民乐业，五谷丰登，这就叫天时，按说咱们是明朝生人，大汉的子孙，就应当推倒了满清，恢复汉族，怎奈时候不对，我说的这就叫粗淡的几句话，并不是什么金石良言，真要是了因长老能够弃却蓬莱，另寻安身地点，头一节不失出家人的身分，再说可以多活几年，如果若执迷

不悟，必遭天报。”了因听人家姜达说的这几句话，真正是打心里佩服，人家还是半路出家，说出话来能够合乎因果二字，真不枉人称侠客，身分比我高的多，我就应当听他人所劝，从此远走高飞，弃却了蓬莱，怎奈英王待我恩重如山，业已出口以死相报，眼睁睁有人攻岛，当然就是死命抵抗，我要是听了姜达之话，心里稍为犹豫我就不算英雄。想到这里，叫了一声：“姜本初，你所说之话完全是金石良言，怎奈我有一片隐情，但是这个时候不能对你明言，你我战船上面相逢，只可武力解决，如果赢的了我手中如意，慢说叫我走，取我的项上人头，也任凭于你。”说到这里，他把如意一摆，向前上步，念了一声：“弥陀佛，姜老剑客接招！”姜爷一看如意到，往旁边一闪身，左手棒碰点了因的右腕，右手棒够奔他的胸前，了因一看棒到，有心用如意头拿姜爷的军刃，还是真不能叫他拿住，如果说被如意拿住，不用说是姜爷，任凭是谁也得当场输招。好在人家姜爷早就留着神了，这才将军刃撤回来，各施所能，要像他们二位比上手，功夫是真的，热闹可没有，皆因是外行看不出来，不过就是见招变式，见式化招，闪展腾挪。他们两个人这里比手，军师燕普看的明明白白，眼看着水军大帅龙九公，叫了一声：“龙大帅，请您押住阵角，贫道我亲自登战船跟三庄以决胜负，成败就在此一举。”龙九公点头答应，老道驾小船来到大战船，纵身到了战船上面一看，三爷张鸿钧也是将然来到了大战船，各位剑客就如同约会一般，谁跟谁动手始终未换，张爷的宝剑龙虎钢锋，光芒逼人，他跟燕普两个人，两口宝剑双剑并举，各施所能。要谈到张鸿钧，大清国四大名剑，排行第三，可称得起武术绝伦，怎奈跟燕普走到一处，燕普并不落下，战船上面动手，亚

赛正月十五的走马灯相彷，众位剑客全都是一死相拚。动着手天可不早了说不说日已平西，天险庄胜裕手捧令旗，眼看对面看的明明白白，战船上比手，全都是难解难分，自己心中辗转，打算克复蓬莱就在今天，真有意吩咐一声，把所有的大小战船，全都提起锚来，向前冲杀，虽然可是绝妙的机会，怎奈人家的船大，自己的船小，冒风突浪撞过去，不但不能取胜，危险堪虞。自己将然想到这里，猛然间听着有人说话，沾点儿尖嗓门儿，高声说道："哎呀好小子们今天我才赶上，这真是难得机会，屡次三番尔等抵抗三庄，今天我把尔等结果性命，铲除后患，我要不叫你们知道我董乾董化一的厉害，你们也不知道我董乾是那一等的英雄。"别看这些个人动手，战船上面成了名的剑侠，打做好几对，两旁边无数庄兵人等观看，人位虽多鸦雀无声，猛然间听见有人喊喝，自报名姓，是董化一，大家就是一怔，别人还都好点，惟独军师燕普闻听，动着手不由已机伶打了个寒战。暗想道：不好，大清国四大名剑从中就缺少董化一，其余的三位全都在场，真要是董乾再到，何人抵抗，说话是他一个人，还不知道他带了人来没有，倘若是再有几位成了名的剑侠，何人抵抗？倒不如鸣金收军，放下青龙闸仔细调查，有什么话回头再说。想到这里手中宝剑虚发一招，身形往旁边一闪，跳出圈外，往前两纵，挨着大战船有送战的小船，燕普纵到了上面，摆手开船往回走，一面走着高声喊喝叫鸣金收军，龙斗看明白，赶紧吩咐一声堂堂锣声响亮。就在这收军的当儿，可了不的了，要谈到军中大帅的能为，并不是在打胜仗，兵战胜了，人人皆可为帅，不过就是把手中令旗一摆，随后掩杀就是了，大帅的能耐，全都在收军上呢，无论后面敌人如何追赶，必须

要押住阵角，紊丝不乱，叫敌人不知道军中虚实。这次收军可就不然了，素常军师大帅的教练虽好，怎奈里面的喽兵可是良莠不齐，也不知道什么叫战场，就是打仗也是打胜不打败，今天一看军师大帅，全都退下来，就知道三庄不好惹，腿快点儿先跑到岛内，尚且能够保的住性命，倘若腿脚迟慢，就有性命之忧。众人一乱之际，不说别人单说那个石头僧慈云，他看出了燕普的用意，并非是因为镇古侠董乾呐喊一声，惧怕他才收的兵，皆因岛口里面隐隐有火光突起，石头僧看着骇怕，倘若岛内有奸细放火焚山，我跟我的老师存身岛内鱼古人古二寺，所有些个积蓄，全都在里面，并且还有几个年青的徒弟们，倘若被火焚身岂不可惜。故尔他由大战船上了小船，小船回来上大船，够奔岛口往里面走，等他越过了青龙闸一看，里面浓烟四起金蛇乱窜，只烧得里面的树枝咯吱山响，和尚站住脚步，看着这个火由那里起的，将然怔神之际，看了看所有的喽兵，全都退进岛内，他这才施展技术蹿高纵矮，他打算先够奔人古寺。又谁知忙中有错，应当说绕走人古寺，走西北才对，他不但没走西北，反倒向东南走了，无论何等人物，没有遇事不迷的主儿少，他正然往前行走，太阳就算看不见了，站住身形打算定定神辨别辨别方向，将然一住足，就听对面有人乐，高声说道："慈云，我看你往那里逃。"和尚留一看，但只见这个人好样儿，中等身材，细腰乍背，猿臂蜂腰，身上穿土黄布的褂裤，白骨头钮子左大襟，高腰袜子两双大洒鞋，外罩一件蓝布大褂，又肥又大，落而落得，腰扎着一根绒绳，掖着一块大汤布，往脸上观看，紫微微的脸膛，剑眉虎目鼻直口方，大耳朝怀，人字脖子，眼睛弩着，腮帮子鼓着，浑身气是足的，二目光华炯炯放光，亚

赛过两盏灯。石头僧看罢一愣，遂分开一对短把追魂铲说道："来者何人，竟敢挡住我的去路，报通你的名姓。"那人闻听哈哈大笑，叫了一声："慈云，你要问站稳身形，听我告诉你，家住在京南霸州童家屯，姓童名林号叫海川，献艺北高峰，外号人称镇八方紫面昆仑侠。"和尚听到这里一愣。

书中代言，童海川只皆因随同明灯明照远，智明侠石永杰夜探蓬莱岛，误走鱼骨寺，在后面后阁佛楼看见了燕普，那就算仇人相见分外眼红，这才身形向前一纵，打算黄鹰掐素的法子，伸手捉拿，没想到脚底下咯噔一响，将童林坠入了下面，原来楼上这一块是空翻板，就为的是将人由打楼上掉下来，下面就可六块翻板，翻板底下可就是转轮刀，这个埋伏专为行家预备的，普通的人他也来不到后阁佛楼，只要能够来到这里，非剑即侠，由上面把人坠下来，这就单看人的能为了，因为重要的机关全都在下面呢。可别看童林年青，实在受过高人的真传，要是别人由翻板坠落，当然是双腿一拳，双手抱头闭着二目，童林可不然，不但不闭眼，并且眼还睁的很大，竖着胳膊瞪眼观看，这才算对，只要看见下面有什么险要的埋伏，可以丹田一提气，要说逃可逃不了，不过可以躲躲藏藏，能够躲重就轻。就在往下坠的时候，海川看的明明白白，就见下面站着两个人，离着自己近的那个主儿，看年岁大概有五十多，借着墙壁四外的灯光，照耀的光明如画，但见这个人长的好样儿，四方脸膛两道掺白眉，二目有神，有点儿塌鼻梁，两撇掺白髯，穿着紫花布的裤褂，紫花布搭包扎腰，脚底下大掖根洒鞋，汤布手巾包头，徒手不拿军刃，站在那威风抖擞好样儿。海川将然一看，这人的眼快手急，他也看见了童林，四双眼睛一对光，说时迟那时快，就见他身

形向前一蹿，伸手掳住了童林的衣服，往怀里一带，要说这个救法可真算对，倘若是有人由楼上，或是房上掉下来，咱们由打下面经过看见，没有见死不救的道理，如果要打算救的话，千万别用手接，因为压力很大，矮的地方也得带伤，高处掉下来，就得把人砸死，比如打算救的话，或者拉他一把，或是推他一把，已然就把劲解了，就是带伤也不至于甚重。这个人一伸手把童林掳到了旁边，到栽倒了，叭通一声栽倒在地，还未容海川起来，旁边那一个往前一凑，那个意思将然要启齿问，因为什么上面坠下，来的人不让他坠落下面的转轮刀，竟将他救在了旁边。这个话想到这里，还未能说出口来，将然往前一凑，掺白髯那个主儿真正叫快，用胳膊一搭下面一腿，这个人未加防备，砰的一声，踹出七八尺远去，站立不稳，身形往下一坐，耳轮中就听咯噔一声，咯吧吧跟着响了一阵，海川这才站起身来，看的明明白白，就凭下面这个声音，坠下去的这个人大概难活。童林看着一怔，这个人并不认得，他因为什么拉我一把，救我的性命？那个人跟他一同在这里不问可知，当然是他的伙伴，跟他有何仇恨，竟将他打落在下面。正然想着就见白髯老者，凑至在他的近前，手拍肩头叫道童侠客，多多受惊了，童林闻听连连行礼，口中说道："岂敢岂敢。"那人看童林这般光景，遂说道："童侠客大概你把我忘了吧！这才叫贵人多忘事。"童林闻听这句话，把醒儿提起来了，细看了看果然看着面熟，还是真正想不起来，遂说道："恕我的眼拙，未领教咱们在那里会过。"那人闻听拈着掺白髯，微然一笑："童侠客可记得正月十五逛灯，那时曾有一面之识。"童林一听这才想起来不错，正月十五遇见的那位英雄，他姓武名叫武云飞，外号人称秃首龙，今天

皆因他用汤布手巾包着头，故尔未能将他认出来，听见人家说明了，这才想起来，看了看四外无人，遂说道："今天若非遇见兄长，已然丧命多时了，兄长就是救命的恩公，你老是多咱来到蓬莱，现在居何职司，所司何事？望求明言。"武爷听到这里，连连摆手，遂说道："童侠客，你也不用多问，此地也并非谈话之所，你跟我到一个地方，我把我入岛的历史，以及情由跟你细说一番，方才这个人你看见了没有，他也算岛内站殿将军，他姓乐，名叫乐正川，外号人称笑游江湖，我跟这乐正川是一样的差使，在此看守后阁佛楼的三层翻板，这个地方可不是我自高身分，我的目力最好，你往下一落，我就看见是你老人家，算起来还是你老人家命不该绝，今天乐正川接班晚一点儿，他要接的早，怎能够救出你老人家？方才你老也看见了，坠入下面咯吧一声身无寸骨，早已被轮刀绞碎，方才那个人，他看我把你老救了，看那个意思打算要过来问问我，你说要容着他问我两句，我如何回答于他？不说不成，说了岂不泄漏我的秘密。故此把心一横，一脚将他踢落翻板，我这叫杀人灭迹，要不然鱼古寺后面的后阁佛楼，自鸣钟响，要说没拿着人，甚至于我说不知道，这个话都说不下去，这一来拿他顶替了童侠客，回头不过诈称他未曾到班，可也就算完了，你随我到这里来。"说到这里，他转身往外走，童林后面跟随，心里思想，看起来在外面交朋友，就算是防身至宝，正月十五我要是不结交武云飞，今天焉有我命在，这才叫多一个朋友多一条道，多得罪一个小人多一堵墙。一面想着往前行走，就听有人问："武寨主往那里去？我奉太平寨智爷的命谕，叫我前来检查，岛内已然有人进来，一路杀坏了许多自行人，为首两位寨主已然亡命，这个人胆量

不小，已然够奔鱼古寺后阁佛楼，自鸣钟响当然探岛之人已然坠入了翻板，智爷叫我前来，倒看看这个人他是谁？竟有这大的本领。”童林在后面听得明明白白，蓬莱岛里面治理的真正严密无比，有人进岛，毁坏自行人太平寨会知道了，够奔后面后阁佛楼他还能够知道探岛之人已然坠落翻板。童林正然想到这里，就听武云飞向对面来人说道：“不错，由后面后阁佛楼坠下一个人来，坠落翻板已然被转轮刀绞坏，我正然要够奔太平寨前去报告，这么个工夫你老来了，咱们双方面可以看一看下面倒是谁。”说到这里众人往外走，童林也算是福至心灵，跟在后面一语不发，就是瞎裹乱，到了外面顺着倒下台阶来到一个洞内，有四间房子宽十间长，哎哟好宽阔的地方，里面一把挨着一把转轮刀，机关一动翻滚如浪滔一般，还慢说是人，就是走兽到了里面，撞上刀也定要身碎骨断，这种刀的锋芒锋利无比，他们大家检查了多时，只见血肉模糊，早就看不出是谁来了，就连骨头都碎了，各处检查，但见埃尘上有口刀，已然绞得弯弯如月，上面还带着许多血迹。众人调查完了，写好了单子，呈送太平寨，又派人收拾翻板，全都收拾完了，武爷这才带着海川，够奔自己的下处，来到了后山。将然往前行走，由对面来了一个人，只见这个人长条身材，穿着一身青，也不用绢帕罩头，长大衣服掖着前后衣裳襟，长方脸青微微，剑眉阔目鼻直口正，通红的嘴唇，两撇墨髯大耳有轮，那人看见了武云飞，站往脚步，口称：“哥哥大概你老等急了吧！我今天接班虽然误不了一更天的工夫，也差不多，只皆因家里有事。”说到这里往后看，不住的打量童海川。将然要问哥哥这是谁，武爷凑到近前，低言悄语说道：“兄弟少说话，大概这位你不认得，这就

是我常跟你提的家住京南霸州童家屯姓童名林字海川，外号人称镇八方紫面昆仑侠。”那人一听微然一愣，因何童侠客来到这里？武爷连连摆手，遂说道：“兄弟，把你腰里带的鞋给我。”那人闻听点头答应，伸手由腰间取出一双鞋来，递给了武爷，摆手叫他走，那人自去，童林看着不明白，打算打听打听，就见武爷说道：“贤弟，按说应当给你们哥儿两个引见引见，怎奈没有这个工夫，你随我到这里来么。”童爷也不便多问，只得跟随武爷往前走，往前走着走着已然来到了僻幽的小路，顺着小路又走了半天，连小路也看不见了，留神一看黑暗暗一片竹塘，竹塘跟竹塘可不一样，他这个竹塘，竹粗如桶，全都是多年的老竹，宽下里有多宽可看不见边，在正当中，用刀削出来矮竹约有五尺宽，好像一条大道，临近观看原来是用刀将竹子削出了一个斜尖，全都一边宽，锋利无比，真比刀还快，童林看一皱眉，遂叫道：“武大哥，这个竹塘通到那里？”武爷遂说道：“一直通到我的住所，咱们要是走的话，就得脚踏竹尖而过。”童林听到这里，就是一愣，心说可了不的了，别看我进来探岛没算栽，此时跟着人家武云飞过竹塘，大概我要栽筋斗，要说抖身形往上一纵，顺着竹尖走个十步八步，倒还可以敷衍，就像这样一望无际，别说是我，就是再比我的身分高他也未必办的到。海川正然思想，在旁边武云飞微然一笑，叫道：“童贤弟，大概看着竹塘为难吧，真要说由打这上面随便行走，别说你我弟兄，再高点儿也未必行，除非是人间剑客，或者能够行走，你可别看咱们走不了，身上带着脚踩呢。”说着话将方才那个人给的鞋包给童林，武爷自己也取出一个鞋包来，童林打开包袱一看，要乐没好意思乐出来，原来预先早有预备的是一双钢底子鞋，

足有六分厚，在鞋底子上有螺丝眼儿，可不透，一个挨着一个，鞋邦可够厚，是软牛皮的，尺码也大，穿这个鞋的时候，也用不着把自己的鞋脱下来，往上一套就得。童林看罢，就听武爷说道："贤弟你把这双鞋穿上，好跟着我走过这竹塘，够奔咱们的庄村。"童林并不怠慢，解开皮带把鞋紧好，脚底下还是真有点儿分量，也就是童林，平常的主儿穿上这双鞋，还别说走竹塘，就是平地，也不准走的了。童林收拾好了，武爷也打开包袱也把鞋穿好，两个人这才抖身形往竹塘上一纵，前面走的是武云飞，后面跟的是童海川，童林这是初次施展这门功夫，别看武云飞一天两趟，习以为常，要谈到功夫，他可跟童海川比不了，童林纵身上去，两臂一合，丹田提气，就把武云飞越过去了，皆因自己的道路不熟，也不敢大意，恐怕发生意外。武云飞一面走着，一面观看童林的举动，自己不由点头赞叹，心说，莫怪人家在北高峰献艺之时，人送美称镇八方紫面昆仑侠，果然人家的功夫比自己高的多。走够多时，这才将竹塘越过，哥儿两个把钢鞋脱下来包好，抬头一看，东方已然发晓，童林一看前面有一片树木，碧森森枝叶参天，阵阵凉风，吹得遍体凉爽，童林站在那里，心中暗道，像我童林在外面闯荡江湖，只要趁了我的心愿，不负恩师十五载的教授，能够兴一家武术，立一家门户，收几个相当的弟子，到那时我必隐避山林，与天地同修，平生之愿足矣。想到这里，回头又看了看这一片青竹塘，一望无际，遂说道："武大哥，这片竹塘大概有多远的路程？"武爷一笑，说道："兄弟，你要问这片竹塘，大概总有十里挂零，这不是哥哥我说狂话，要没有哥哥我在头前带路，就让兄弟你知道后面有这片竹塘，你也来不了，皆因他是削竹为路，其中又设

了许多迷途，任凭是何等人物，必然将道路走错。”童林点了点头，这才跟随武云飞往前行走，及至来到树林切近，原来这片树林是傍水临堤，其中的树木，也是参差不齐，当中这道河沟，也不大甚宽，哥儿两个一纵而过，走出树林，前面乃是一座村庄，人家并不多，到是整整齐齐，茅户土舍，全都修在最高的土堤上，遍地芳草野花，细流小川，接连不断，在堤边有几株粗大杨柳，再加晓风徐徐，柳絮飘舞，各处野鸟啁啼。越过了柳堤，就算进了村庄了，但见竹篱茅舍，不亚如世外桃源，童林本来是个好静不好动的人，每逢一见清雅的风景，必然要发生羡慕，就等于到渔父村一样，这也是他生来的天性，后文书到四十七岁，归隐在山林中之中，才趁了他的心愿。

闲话休提，却说童林跟随武云飞进了村庄，往前走不多远，有一所高大的房屋，来到门首，叫道：“贤弟，你在这儿候候，我到里面跟老人家说知，好出来迎接贤弟。”童林一听，也不知道这个老人家是谁，遂叫道：“武大哥，也用不着这样客气，既然哥哥跟里面的庄主有交情，我借着您这个面儿也算是有交情，还用这么客气。”武云飞摆手说道：“兄弟你别管，你在这里等候片刻，霎时间相逢见面就知道了。”说着话自己走到里面，工夫不大，就听里面有人痰嗽，声音洪亮，童林留神观看，但见由里面走出了一位老者，大身材细腰乍背，长的好样儿，身上穿灰绸子裤褂，外罩蓝绸子大褂，脚底下大红缎子寸底福字履，高腰白袜，往脸上观看，面如三秋古月，两道残眉，二目灼灼放光，通关鼻梁，四字阔口颔下一部银髯，飘满前胸，大耳有轮，通红的鼻子头，大概有点儿酒糟鼻子。海川将然看罢，就听老头子用手点指说道：“这一

位莫非就是献艺北高峰，贺号镇八方紫面昆仑侠童林童海川童侠客吗？”童林连连抱拳说：“不敢不敢！小子童林我可不敢担，今天冒言动问老人家你老的尊姓大名？”老头子闻听一笑，这才叫道：“云飞呀！此处也并非是谈话之所，倒不如把童侠客陪到里面，有话再谈。”说到这里谦谦让让，把童林让到里面，一拉溜约有五间长，俗说叫作厅房，里面的陈设完全是树根的，在迎面山墙也挂着名人字画，靠山墙有一张床，床上靠枕椅垫全都套着葛布套，下面有灰槽痰盂脚搭。老头子摆手让坐，童林谦谦让让落坐，由外面走进一个小童儿来，年岁不大，精神百倍，挨着位把茶全都献上，这时海川一欠身，叫了一声：“武大哥，你老给我介绍介绍吧！这位老人家是谁？”云飞听到这里，遂说道：“兄弟你怎么还不明白啊！你看他老人家的五官像貌，怎么还会叫我给引见呢？”这一句话提醒了童海川，看着老头子酒糟鼻子，嗳呀莫非这就是武云飞的老师，山东五老头一位于庭玉醉仙翁，要不然说人在外面能够得一时之名，必有特长，可别看童林这个样儿，灵机可不错，这一猜还猜着了。只皆因五老弟兄在山东泰安州于家坡，哥儿几个抱胳膊一忍，那就算弃却了江湖，在家里乐度晚年，也算是人间幸福。大爷于庭跟前有位少爷，名字叫伯龙，跟老头子练艺多年，老头子给他取的外号叫笑面阎君，那乃是山东五老弟兄们亲传的能耐，一对双刀，一对亮银双橛，可称得起武术绝伦，人品也也不错，老头还是真爱。后来于爷老啦，又生了个老生子姑娘，俗语说的好，人老惜子女，也因着这个姑娘天生秀丽，五老弟兄全都喜爱的不得了，大爷亲自给孩儿取的名字，叫作秀娘，姑娘长到八岁，老头子给他请了一位专管的先生，打算叫他念书认字，姑娘可就

说了："老爹爹您不用费这个事，你老给我请了先生来，我也不念书，因为什么我跟你老说不念书呢，皆因我是个女子，就是学高八斗，才富五车，也算没用，我这个意思打算跟你老练练武术，将来长大了全都没用还能够防身呢！老人家你老看怎么样？"老头子闻听点了点头，暗说几岁的姑娘居然说出话成章成句，这真是天赋的聪明，想到这里，这才说道："丫头，既然不愿意念书，愿意练武也好，今天不用说了，由明天起，把你带到后面场子里头，我们哥儿几个轮流教给你就是了。"姑娘闻听一笑，拉住了老人家的衣襟叫道："爹爹，这个话可是你老说的，打算叫各位叔父跟老人家教给我练艺，我有段事不明白，打算跟你老打听打听，想各位老人家的身分，我常听各位叔父说，足够剑客的资格，既然有这么高的身分，那个能为当然就是天下无敌了。"老头子于庭听到这里，微然一笑，叫了一声："丫头，你那里知道，像我的功夫也可以说不错，一条亮银鞭闯荡江湖，南北皆知，蒙人抬爱，视为剑客称我为醉仙翁，谈到我的功夫，比外边行的主儿可就差的太远了，不过闯荡江湖稍有虚名，我焉敢说的起是第一呢？"姑娘听到这里，点了点头，叫了一声："老人家，你老人家这么些个年，人人全都知道有山东五老，大名鼎鼎，敢情你老的功夫属不了第一，我跟你老练出来我又是个女子，大概打算扬名那就算不易了，要是这么看起来我不能够练，我要练非得找一位出乎其类，拔乎其粹的老师，将来练出来虽然不能成名天下，提起来练得叫人知道有我这么一个练武学的。"老头子听到这里，一句话也没说，不由得心中辗转，暗自思想，这个丫头归了包堆才八岁，说出话来很有些个意味，我的武术虽然平常，我们弟兄闯荡江湖，名震一时，那个也不

敢小看我们的，他一个丫头竟敢小看我们弟兄，这么大的孩子，就曾有这大的志愿，这不是天生来的吗？老头子由跟姑娘说完了这个话，始终没跟各位兄弟商量，一过总有三个多月，这一天打点好了小包裹，带着军刃跟各位兄弟把话说明，打算带着孩子到外面绕个弯儿，所有旧日的亲友全都见见面谈谈。各位老人家听说要走，那个也不敢拦阻，只好叫他老人家带着姑娘到外面阅历阅历，也可以游玩游玩，彼此弟兄们商议已毕，老头子将应带之物，以及盘费等项，全都带好，由家中带着姑娘动身，也用不着说遍游江湖，老头子早已把主意拿妥，打算学惊人之艺，像我这个样儿丫头他都看不起，那除非是够奔江南，拜见吕晚村，倘若孩子有福有德，该着他得一身的惊人的本领，老剑客或者肯其收录。

于大爷把主意拿定，由山东够奔浙江，领着丫头到了杭州，先把名胜的地方略微游览游览，然后来至在杭州城东苏桥镇，一直往南约有五十多里地，跟附近的人家打听打听避尘轩，在十五年前在外面闯荡之时，听人传言避尘轩隐着一位剑客可就是晚村吕留良，而今在与不在，寓此不寓此可不知道，还不如跟人打听。想到这里，这才站在十字路口，观看过往的行人，年轻的人于爷不问，因为他性情暴燥，就是知道也说不详细，找一位上年岁的慢慢的问问，他也可以多知多懂，站了好半天，果不然由面前走来一位上年岁的老者，面皮苍老银髯皓首，走道哈着腰，于爷这才远远的行了个礼，口称："老人家请你老人家指路，跟你老打听打听。"老头子乐嘻嘻站住身形，连连还礼，遂说道："有什么事你只管说，只要是我知道的必然告诉你。"于爷这才问道："跟你老打听打听，前面这个小村，可是叫避尘轩吗？"老者点头说道：

“不错。”于爷接着说：“里面隐居着一位老人家，人称剑客姓吕双名景山，字留良别号晚村，他老人家住在那里？求你老人家分神指引。”老头子闻听乐嘻嘻说道：“你打听我们这里的老居士爷，他老人家住在村的当中，路北大门门前有八棵槐树，那就是他老人家的住所。”于爷听罢点了点头，抱拳道谢。老者去后，于爷带领姑娘进村，往前走了多时，果然看见路北一座大门，数了数门前果然有八棵槐树，老人家这才叫姑娘站在门前等候，自己登台阶走到里面叫回事的，由里面走出来一位手下人，年纪约有四十多岁，身穿蓝布裤褂青布皂鞋白袜子，看了看于爷这才问：“你老找谁？”于爷赶紧说道：“这里可是吕老剑客他老人家的住宅？烦劳通禀，就提我是山东济南府于家坡的人，姓于名庭字子玉，特此前来禀见老剑客爷。”家人闻听上看一眼，下打一眼，不住的观看于庭于子玉。书中代言，这个家人跟别的家人可不一样，他的名字叫作吕保，由幼年间就伺候老剑客爷晚村，早早晚晚伺候老人家，后来爷儿两个以感情所化，老人家很传给他些个武术，真要是平平常常的主儿，你也不用说见剑客爷，就是吕保你就见不下来。今天于子玉当场报名，吕保这才上下观看，心说不错，我听我们剑客爷说过，山东五老名满南北，这个于庭他是排行在首，一条亮银鞭武术高强，今天来到我们宅院，可不知道有什么事？看他这份长像，仪表非凡，遂连连还礼说道：“你老莫非就是山东五老的于大爷吗，打算拜访我家剑客爷，我可得到里面给你老看看，也许他老人家不在家。”于爷点点头说道：“劳你老驾你老给看看吧！”吕保转身进去，外面等了有一杯热茶的工夫，这才听见里面有人痰嗽，声音洪亮，于爷留神一看，头前走的是家人吕保，后面跟着

一位老者，身量不高，大概有五尺左右，身上穿一件蓝绸子大褂，脚底下方头缎子皂鞋高桶白袜，往脸上观看，沾点儿洼岔脸儿，两道残眉，搭撒着眼皮，通红的嘴唇，颔下一部银髯，白剪子股小辫大耳有轮。走至台阶下双手抱拳，乐嘻嘻说道："阁下莫非就是山东五老于庭于子玉醉仙翁吗？"于爷赶紧连连还礼，遂说道："久仰你老人家的大名，无缘得见，今天得视尊颜真乃三生有幸。"说到这里，吕爷连连还礼，遂说道："此地非谈话之所，请里坐吧！"于爷这才点手把姑娘叫至在一处，跟着吕爷往里而去，留神观看，但只见前头院用青竹栽出来的半截竹障，里面是奇花异草，南面是一溜房，北面是虎座的门楼，进门往里走东西厢房，当中穿堂大厅，过了穿堂来到中院，早有家人挑起帘子，往里面让，谦谦让让到了里面落坐，这才把姑娘叫到了跟前，用手点指："丫头，你看上面坐着的那是你的师爷吕老剑客，过去行礼。"丫头可别看是八岁的孩子，在家中不断听各位老人家谈，有这么一位吕老剑客吕晚村，今天听老人家指引，赶紧走上前去，恭恭敬敬向上磕头，口称："师爷你老好，丫头秀娘给你老磕头。"老人家赶紧伸手相挽，叫道："丫头免礼。"遂回头向于爷问道："这是什么人？"于爷一笑遂说道："此乃跟前小女名叫秀娘。"吕爷点头，这才二次归座，家人献茶，吕爷这才问："老人家不在山东，来在杭州有什么公干吗？"于爷闻听未发言长叹一口气，遂说道："剑客爷这个话我不愿意说，皆因说出来也是丢人。"老头子听到这里微然含笑，遂说道："你我虽然初次见面，神交已久，也可以算是一见如故，何必这样客气呢？"于爷听罢带笑说道："老人家你老看，就因为和这个丫头在家中闲谈，可就谈到了武术这两个字，小小丫头说

出话来，真正气人，他小看我们兄弟，武学平常，打算拜一位名齐北斗的老师，学一身惊人的艺业，我一想他是个女子，就算把武学练到极点，又应当怎样？怎奈终朝每日，除哭就磨，我们弟兄教给他，他又不认可，皆因我们弟兄不是天下第一的武术，实在无法好容易想到你老人家这里，无论如何求老人家传给他三招两势，这个还指着将来到外面闯荡江湖吗，不过有人问提说是你老的传授，孩子的心愿足矣。”晚村老先生听起来，连连摇头，叫了一声：“于老英雄，话说出来并非我推辞，人人都知道我身为剑客，武学绝伦，其实类乎你我放在一处，咱们都差不多，不过比平常人略高点儿，怎么我就能称得起天下第一，不过是虚有其名。再说我生平不主张教徒弟，就是教了一个，到而今音信皆无，我自己发的誓愿，永不教徒弟，还别说是教他成名，就是一招一势，我也不能传，既然你们爷儿两个来一趟，我别叫你们父女失望，别看我不能教，我给你老写封信，只要你老带着这封信见着他，他要肯其收留传授练武，那可就又胜似我教了。”老头子于子玉听到这里，连连行礼道谢，跟着问道：“但不知是那位，难道说还能够盖的过您老去吗？”晚村老先生闻听，哈哈大笑，叫了一声：“于老剑客，这个话可并非是我虚夸，还别说是我，天下英雄那一个不知那一个不晓，他的十成能为，只要得来三成，足能纵横天下。”这一句话说出来，于庭老头子微翻二目，暗想道这个人是谁呢？能在人家吕大先生口里这样说，可见得是一位惊天动地英雄，将然思想之间，猛然灵机一动，这才想起来，噢！我可没见过，听人传言，就是这位晚村吕大先生也受过他的传授，就是他的亲胞妹吕晚娘，此人别看是个女子，受过异人传授，武学绝伦，天下英雄大家公认这位

晚娘的能为武学第一，真要是写封信把丫头送到他那里，跟他学习武术，又胜似过吕晚村。自己想到这里，眼看晚村吕大先生说道："老剑客你老提的这一位莫非是你老人家的令胞妹晚娘老剑客吗？"吕大先生闻听哈哈大笑："老英雄莫怪人称醉仙翁于老剑客，看起来灵机过人，实在算高，你老想我这个主意，出的对不对？头一节小妹他也有一份耐性，再说又全都是女流，秀娘真正有福有德，跟他在一处盘桓，也不用甚多，准有二十年足可以一身好功夫，真正说在外面闯荡江湖，我的身分不如他。"二位老人家说了会子闲话，天已不早，命人预备酒饭大家吃喝，这一说也不能马上就走，住在吕宅盘桓几天，得暇之时吕先先生把信写好了，交给于子玉，于大爷问："晚娘老剑客住在何方？不用说也是在杭州左右。"吕爷连连摆手，说道："不是，这一说路途很远，他住居在四川成都管辖，地名剑山小蓬莱，在后山起盖一座小庙五圣莲花祠，他在那有事，皆因当今万岁，他有个亲胞兄号称英王，名叫富昌富保臣，现居岛内收罗天下的英雄，有意谋夺江山，推倒了康熙。我的胞妹暗含着检查他等的行动，真有心结果他等的性命，怎奈他的慈心发动，不忍下此毒手，倘若他在岛内狐假虎威，不生别的事故，可就听他去吧，你说这个事还真是个机会，晚娘自己一个人正寂寞，要是给他送去一个女弟子，师徒在一处盘桓，也倒显着有趣。"于子玉听到这里，欢喜的了不得，叫道："老人家这可是个机会，我的胞弟于富于松林，他收了一个徒弟叫龙斗字九公，外号人称，镇海苍龙，现在他在剑山蓬莱辅佐英王，来信约我们弟兄一同入岛，明着算是辅佐英王，暗含着监视他等，来信相约我们弟兄，因为我不愿叫他们前往，在家中避居不问世事，那够多么清闲，

真要是这样我倒要到一趟蓬莱，头一样可以叫小女得见剑客，再说我也可也帮助龙斗在岛内卧底，倘有机会到，作一番事业也不枉活这一世。”彼此谈了多时，越说情理越对，吕大先生留于氏父女在避尘轩住了二十来天，后来于爷不敢久居，姑娘也催促老人家起身，这才跟老剑客爷当面告辞。临行之际，吕大先生赠路费纹银百两，于爷再三不要，怎奈人家赠意至诚，情不可却，这才带在腰间，并不多说虚情客套，不过就是抱拳作别，老头子于子玉，带着秀娘由杭州动身，顺着川陕大道往西行走，一路之上到了名胜之处，还要游山望景，书不可重叙。来到了四川，看见白龙江，老头子这才雇船，跟人说明白了，够奔剑山蓬莱，在先前船只不愿意去，后来于爷把话说明，到蓬莱里面找人，船家这才点头答应，价钱说妥了，省得到了岛口麻烦，全都说明了，这才登舟前行，顺着白龙江一直够奔岛口。

书不可重叙，来到了岛口，彼时将修好了青龙白虎两道大闸，高耸耸好不威严，正然观看之际，猛听锣声响亮，由里面有十只小船，雁翅排开，当中船头上站着一个头目，用手中藤条点指：“前面小船是干什么的？”水手一听骇怕，赶紧说道：“老爷子你老快答言吧，”于爷点头，眼看那个头目乐嘻嘻说了一声：“辛苦，在下姓于久居山东泰安州，名叫于庭，号叫子玉，别号称醉仙翁，俗称山东五老，我排行在首，特此前来看望我徒侄龙斗龙九公，烦劳分神，到里面言语一声。”头目听到这里，点了点头，遂换出一副笑容来，连连行礼，遂说道：“老人家我们可不知道，求你老别怪，此时龙爷蒙王爷加封为水军大帅督造舟船，不断常提老师傅们，可就是山东五老，今天你老来到这里好极了，你老在这里略候一

候，我到里面给你老言语一声。”说到这里遂叫所有的舟船，横在岛口外，陪着老人家随意闲谈，头目这只船够奔里面，摇动号铃青龙闸搅起来，小船放进去，老头子在外面等候。大概总有喝两碗热茶的工夫，看了看岛口里面，仍然没有信息，老头子实在等急，这才叫了一声：“诸列位，怎么往里面回话还这么费劲呢，难道说龙斗他还敢不见我吗？”众人一听连连摆手，叫了一声：“老爷子，你老别着急，往里面回话路途很远，大概再等一等。”话说到这里，再一看由岛口里面走出来一只大船，船舱里面走出一个人，看了看非是别人，正是龙斗龙九公，站在船头，看见老人家，抱拳拱手乐嘻嘻的说道：“我打量是何人，原来是师伯，这是那一阵神风把你老人家刮到这里，徒儿接待来迟，望求师伯海涵。”老头子于庭微然含笑，说了一声：“罢了！”说着话小船跟大船，靠到一处，给了小船船钱，额外又赏了点酒钱，于子玉醉仙翁带着姑娘上了大船，船只转头够奔岛口，到了里面船坞弃舟登岸，一直够奔水军大帅府。到了里面，先把众旗牌人等叫过来，给老头子指引指引，然后给老头子摆酒接风，安置好了，龙九公的陪着他老人家喝了几杯酒，遂派人到后面报告王家，英王得着这个信立刻就派人请，龙斗陪着他老人家够奔天王殿，先叫王官回进去，然后才来到天王殿，龙斗参拜王爷，行完了礼闪身形，另有他的座位，遂传唤老人家于庭，老头子也照样来到里面参拜，英王欠身连连抱拳，口称：“于老剑客免礼请坐，方才听龙大帅谈说，老人家入岛所为的就是看望龙九公，孤王当面要求老剑客帮我的忙儿，成其大事，倘若推倒康熙，孤王身登九五，老剑客也不失封王之位，孤王与你裂土分茅。”于爷一听连连含笑，叫一声：“爷，于庭有何德能，

敢劳爷如此夸奖，要谈到龙斗我的徒侄，他实有帅才，对于攻杀战守，调动有方，督饬水军足能保爷成其大事。要谈到于庭，幼年间闯荡江湖，对于文武倒有点研究，到而今老了，手迟眼花，倘若爷委以大权，岂不误事，这就叫人老不中用，暂时我还不如住在龙斗那里，有想不到的事早早晚晚，替他布置布置，爷你老看如何？”英王听到这里，遂说道：“只要你老人家不走，住在我的岛内，这么大年岁我也不敢加以重职，恐怕老人家过劳不了，比如说你老住在这里，所有各寨有不到之处，求老人家加以指点，孤王领情不浅。”在天王殿前说了几句闲话，这才叫水军大帅带着老人家，回归水军大帅府。天晚了爷儿两个坐定了，这才谈心，龙爷问老头子因何至此，于爷也不隐瞒，遂把姑娘怎样要练武，到了江南巧遇老剑客吕留良，写了一封信，叫我到剑山蓬莱，后山有一座五圣莲花祠，隐住他老人家胞妹吕晚娘，真要是这位女剑客肯其将你师妹收录传艺，将来不难成名。龙斗听罢这才明白，遂说道：“师伯你老既然打算够奔五圣莲花祠，这就不用忙了，您先在我这里住几天，然后把我师妹留在这里，你老自己先去拜访拜访，不是吕老剑客还给您写了一封信吗？书信呈上去，容着晚娘剑客点头答应，再把我的妹妹带去不迟。”老头子听着这个话，也颇有理，这才在水军大帅府一连住了五天，老人家把岛内各处全都用心调查了一遍，这一天得暇跟龙斗把话说明，老人家要够奔后山五圣莲花祠，龙爷派了两个跟人，这两个人也是龙爷的心腹，带着老头子于庭够奔后山五圣莲花祠，来到庙的附近，老头子叫他们回去，手下人点头答应，各自回去。老人家这才独自一个人来到山门切近一看，祠院不大，座西的山门紧闭，两旁边有角门子，门

前没有旗杆，迎门有一个影壁，老头子看罢没敢在山门叫，凑到北边角门子近前，轻轻的扣打门环，低言悄语叫了一声："里面有人吗？"叫了好半天里面连个动作皆无，老头子皱着眉道："难道里面没有人吗？真正怪道。"又一想求人是难的，千万不可暴燥，想到这里，又拍了拍角门子，跟着又叫了好几声，这才听见呀的一声门分左右，老人家留神看里面出来一个小道姑，看年岁约在十四五岁，身上穿蓝粗布的道服，黑鬓须的头发，高挽着发纂，青粗布云履，高腰白袜，拿眼不住的上看一眼，下盯一眼，看了看于子玉，这才说道："老施主，方才是你老拍门来着？"于爷连连点头说道："不错，烦劳少当家的你给我言语一声。"小道姑一听遂问道："你老贵姓，你老到这庙里找谁，我们庙里头可有话在先，善男信女一概挡驾，这也不是香火地，如果找人的话你老找那位？"于爷听到这里微然一笑道："我找里面当家的吕老剑客，你就提我姓于叫于庭号叫子玉，家住山东泰安州，前来给他老人家请安来了。"小道姑听到这里，遂说道："我给你老人家回一声吧！他老人家向来不跟平常人接谈，拜访的主儿多了，他老人家可没接见过，也许跟你老人家有缘，见不见我先回一声吧。"于爷连连点头说道："劳神了。"小道姑转身形关好了门，于大爷在外面等候回音。说不说这一回话，就回了半个多时辰，没见里面的动静，于爷心中正在疑惑之际，猛然间听见门响，小道姑二次出来，用手一指："于施主，你老这个缘分可不浅，我向来没看见他老人家见过人，今天我将回进去，他老人家就说了叫我出来相请，恕不能亲自相迎。"于爷连连点头，迈步到里面小道姑关好了门，然后带着老英雄顺着角门子箭道一直往后走，走到西头拐弯向北有个八角子门，

进来一看是个菜园子，种些个花草，不过就是瓜瓜茄茄各种菜蔬，在北边一溜，大概有五间房，挂着细草的帘子，倒是极其幽僻。小道姑用手点了点，叫道："于施主，你老在这里等一等，我到里面回禀一声。"说着自己进到里面，沉了一会出来向着于爷点手，老头子于子玉跟着来到里面，看了看虽然是一拉溜五间房，里面的陈设极其简单，迎面放着一张床，在床上放着一张棕团，棕团上面坐着一位出家的道姑，年岁可太大了，发际苍白挽着一个发纂，二寸多宽青布条勒发的发箍，竹簪别顶，身上穿土黄色粗布道服，粗布僧鞋高腰白袜，五心朝天，盘膝打坐。老头子于庭到了里面，并未欠身，于爷看了看他的面貌如同二十多岁的少妇，满面峥光无皱纹，可是搭撒着眼皮，于爷看罢，往前抢走了好几步，向前磕头行礼，他这才说道："掺起于老剑客，这么大年岁不必行礼。"于爷站起身形，他又摆手让坐，老头子落了坐，吕晚娘这才叫道："于庭，你不在你的山东泰安州，一时之间，来到了蓬莱难道说有什么心思不成吗？"于爷闻听未曾发言，先由身旁把那封书信取出来，恭恭敬敬双手捧递给吕剑客，遂说道："老人家你老看看这封书信便知我的来意。"说到这里晚娘伸手把书信接过来，未曾拆信看了看封皮，就知道是自己的兄长留良所寄，赶紧站起身来，恭恭敬敬拆书观看，看完这才明白，把书信往桌案旁一放，这才叫道："子玉，我兄长书信上面写的明白，你有爱女秀娘，打算拜在我兄长的门下，他老人家未肯收录，这才打发你们父女来到这里，这么说起来，你这就算带女千里投师，那么这个孩子现在那里呢？"于爷并不隐瞒，答言说道："现在水军大帅府。"晚娘闻听点了点头："今天不用说了，明天你把孩子带来我看看，这时候我在此处，

别有用意，你也不知道，明天你把孩子带来，我跟你当着孩子把话说明，我还有我的心思呢。”于爷听到这里连连答应，当时站起身形告辞。果然到了次一日，带着姑娘秀娘来到五圣莲花祠，再求见晚娘吕老剑客，可就费不了这么大事了，也用不着蹲这么半天，就把他老人家带了进去，于爷先叩见晚娘，然后把姑娘叫过来，给老人家磕头，行礼已毕，旁边垂手侍立。晚娘看了看用手点指，叫道：“于子玉，莫非这个女儿就是你姑娘秀娘吗？”于爷答言说道：“不错。”晚娘一笑，遂说道：“我的年岁业已过百。自幼受异人传授，在外面飘落江湖，蒙天下人抬爱，俗称叫剑客，不信你打听我连一个徒弟也没教，因为什么？这个武学跟别人说他不知道，跟你说你还不明白吗？练武学并非不愿意传人，如果要有相当的弟子，把武术学到身上一代传一代，作永久的纪念，就怕把武学传给他，他要受坏人的拢络流落为匪，岂不缺了德了吗？要谈到叫我把武学传给你的女儿，我看他天生智慧，也许有福有德，该着得我这身功夫，也未可知。我今天隐避剑山蓬莱里面，于庭你可知道我是何心理，只皆因英王招揽天下英雄，有意叛反，我既然有剑客之称，就应当伸手铲除才是，以尽我的天职义务。我想富昌贵为英王，因为废长立幼，愤气来到四川隐居蓬莱，只要是他叛情不扩大，他的年岁已然不小，叫他在此闹几天就是了，果欲胜达思展，我必伸手制止。”吕老剑客把自己的心意对于爷说明，老头子闻听，低头沉思，暗想道在外面闯荡江湖，要是到了身分，做出事来必然有一份思虑，不然枉算剑侠。老二位谈了会子闲话，老人家晚娘对于庭说道：“于子玉，你的女儿把他放在这里，要说我传给他功夫还早着呢，既然我把他留下，我们娘儿两个就有缘，再

者你千里迢迢把孩子送到我这里来，无论如何我也得教他成名，也不亏负了你的期望，不过其中有一件最要紧的事，我可要嘱咐你。”于爷闻听赶紧问道：“什么事，请你老吩咐。”剑客这才说：“剑山蓬莱这个地点，天造地设，生成的险要，也并非是人工修造，在头里青龙白虎两道大闸，业已安妥，所空虚未能设防的就是后山，有一片竹塘，普通之人可不能过去，打算越过竹塘，非得身为剑客，普通的侠客也未必走的了。在竹塘后面有树林，树林外有一片空阔地，在那里建设茅屋，把你的相好的朋友约个十位八位，或是三五位，禀明了英王，明着算是给他防守后山，暗含着就是监视他的动作，倘若你一个人要看守不住他等，临期我必然辅助于你。”于子玉这才连连点头，略微的说了几句闲话，把姑娘秀娘留在这里，于爷跟剑客告辞，不过嘱咐秀娘几句话：“剑客传艺之时，要是说你或是打你，千万不可闹性，这乃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孩儿点了点头：“老爹不必嘱咐。”老头子这才走回。

回归水军大帅府，见着水军大帅龙斗，坐定了于爷把话跟龙爷一说，龙斗一听人家吕老剑客所说之话有理，当时爷儿两个计划已毕，次日五鼓，龙斗带着老人家于子玉，到天王殿，英王正办理全山的大事，办完之后，于子玉走至闹龙案前，跪倒向上磕头口称：“爷，小老儿有一言告禀，可不知道说得说不得？”英王闻听满面笑容，手拈银髯道：“老剑客有话请讲，何必这样客气，来人安设座位，叫他老人家请坐细谈。”老头子连连抱拳，把身形坐稳，遂说道：“跟爷回，要说你老人家，占据剑山蓬莱岛，乃是养龙之所，前山设立青龙白虎两道大闸，可称得起严密无比，真正是上面的飞鸟下面的游鱼，他也难以入岛，不过所虑的还有一节，就是后山

青竹之处。我已看得明白，此山虽高，不过能够挡普通之人，真要是技术高强的人，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够入岛，我这个意思，打算领爷你老的命谕，在蓬莱后山青竹外设立一座村庄住守，专专的保护剑山之后，真要有人由后面入岛，也不是于庭说句大话，我必然伸手把他拿获，押到天王殿，请爷发落，说句不祥之话，官人攻岛危急势在不守，你老人家从打后山一走，岂不稳稳当当，不知道你老人家意下如何？”英王听到这里，微翻二目，心中思索，按于庭所说的这片话，可倒是至情至理，山东五老他排行在首，身为剑客，有他一个人看守后山，可保高枕无忧，想到这里，亲自吩咐于庭，防守后山，修造各种工事，所用一切物料，以及金银，全都由岛内供给。英王吩咐完了，老头子连连称谢，诸事办完，摆手散殿，自从这一日为始，老头子于庭鸠工备料亲自督工，建设于家庄，房屋虽然不大讲究，却是房屋高大，院井宽阔，四周围也有三四十家住户，所有这些个住户，全都是水军大帅府派来的，明着在岛内服务，暗含着就算保护老人家，真实的本领可没有，不过就是多一个人多一分威风。于家庄安设齐毕，老头子写了一封书信，秘密遣人送到山东于家坡，弟兄们这才知道老头子隐居四川。书信写得明白，打算叫自己的孩儿，笑面阎君于伯龙，前去剑山蓬莱岛后于家庄，伯龙跟各位叔父商议明白，由家中动身，到了于家庄，见着老爹爹。于庭带着他见水军大帅，把话说明，禀明了英王，这才亲自加封，看守鱼古寺后面翻板下一百单八把转鱼头转轮刀。由于伯龙在岛内任事，跟水军大帅联合一起，岛内大小各事，于大爷没有不知道的，英王亲自吩咐老头子没有特别要紧的事不必入岛，最要紧就是看守后山于家庄，于庭诸事安置齐

毕，也不断的够奔五圣莲花祠，见了老剑客吕晚娘，就把修造于家庄的事一说，请他老人家看看一切的安置。晚娘果然身临其境，各处观看了一遍，老头子于庭还是果然善于修造，样样宗宗非常齐备，此后每逢老头子见着晚娘，老剑客便不断的嘱咐："别看你把住后山，要是有人入岛，看他的身分，平常之辈也不必叫他冒险，因他也办不了多大事，倘若露出马脚，更显着不便，真要是成了名的剑客，给他找个相当地点，在里面也好给众人帮个忙。"于爷点头，晚娘秘密的又跟于庭说了几句话道："可别看你这么大年岁，在外面闯荡江湖这些个年，有段事你没看到，英王在蓬莱里面叛反，我要打算结果他的性命，易如反掌，不过可疼的就是一样儿，当今万岁康熙实在是他的亲胞弟，按着理说应当他接受大宝，不过他的命运稍差，身登九五实在得有点要基，按迷信说真正是奉玉帝勒旨，佛爷的梵音，才能够整理山河，旋转乾坤，并非是随便一说使可能成。像英王他那里知道，不过他看住了专制的礼节，他是长兄，不应当废长立幼，就因为他有此一点占理，故此成了名的剑侠，都应当对他加以原谅，无论他在岛内怎样闹，叫他多多少少闹几年，以趁他的心愿，也就算完了，真要是有朝一日谈到他的势败，只要他悔过前非，不带党羽单身逃走，任他逃生，这个话可要严守秘密，不准对别人说。"于庭点头答应。说话完了光阴迅速，转眼的光景，丫头学艺十八年，晚娘虽然未能将全身的武学全都传给他也差不多，谈到各种小巧之艺，无艺不传无艺不教，要说这秀娘凭一个女流，真有这么聪明，真正是跟吕老剑客有缘，别的武艺不说，惟独传给他一口宝剑，剑招是阴阳八仙剑，剑走中盘一百二十八手，剑招绝伦，世界罕有，还别说是女流，

就是外面成了名的剑客，能会阴阳八仙剑的都很少。这一天闲暇，秀娘温习完了功夫，在老师的身后头一站，吕老剑客叫道："秀娘，近前来我有话跟你说。"丫头赶紧来到老人家的面前，问有何事吩咐，吕老剑客遂说道："由打那年你爹爹把你带到蓬莱岛五圣莲花祠，你我师徒相见就算有缘，我也没想到你能练这么大的功夫，我觉着也就是把我身上的功夫，给你个三招五式，作为防身可也就是了，不承想你有这么大的智慧，居然将我身上的功夫拿去了十之六七，不但是你就连你的师弟也是如此。"书中代言，这十八年之中，老剑客教徒弟可不止是他一个人，还收了英王的三公主霞娘，要不然那个丫头蔑视一切，全岛之人没有一个不知道三公主武学高强的，那也是晚娘所传。今天老剑客叫过了秀娘，当面吩咐不必在此处居住，可以够奔于家庄侍奉你的爹爹，皆因他的年岁太大了。姑娘听到这里，赶紧双膝点地，向上磕头叫了一声："老师，真要谈到我的爹爹，年岁大了，叫我前去侍奉他老人家，你老的年纪不是比我爹爹还大吗？这么看起来，还是应当先服侍你老那才算对呢。"老剑客闻听微然一笑，摆手说道："你错了，可虽然说我比你父亲年纪大，内中有段原因，你可不晓得，要按着人情上说，当然父子亲情骨肉，较比师徒近，这也不过就是俗说，实在的原因，就是你的爹爹也不用人侍奉，我也不用人侍奉，皆因你的功夫也练的差不多了，到了于家庄熟习熟习，早早晚晚也可以辅助你的爹爹，皆因他一个人在那里人单势孤，时常我就不放心，现在要是有你前往，我可就能够将心放下了，你去后我也可以养养静。"秀娘有意再往下说，一听老师说出这片话来，可就不敢多谈了，只可向上磕头，相处十几年的光景，还不愿意跟老师分手，要

说这也是人情之常。老剑客看出孩儿的意思，微然含笑，叫道："秀娘我告诉你几句话，千万要记住，别看生身为女流，也要学习大丈夫的气概，你可听明白了，既说大丈夫就不是普通的男子，男女生在世界之上，一样秉赋天地山川的灵秀，本来就没有什么分别，全都是由于妇女自己不立志，甘心居于下贱，一个跟着一个学，才演成风俗成为习惯。比仿有一个男子不自强，结果还许不如女子，所以女子自强当然也能过于男子，我们练武身为剑侠，要与世界上的奇男子站在一条线上，不可学儿女之态。"秀娘听罢老师这话，真正是如梦方醒，从此抱定宗旨，可不能说终身不嫁，不过对于人之常情，非常冷淡，想罢给老师磕头，二目流泪，心中难过。老剑客摆手说道："秀娘不必伤感，你我师生相处十余年，你在我的跟前，总算是尽孝不小，师傅弟子处到这个地步，就算不易，一旦分别，又不是远离千里，何必这样难过呢？你由八岁来到我这里，我教给你武学，到现在虽不说完成其学，将来到外面闯荡江湖，别看你是女子，也能胜过他人，今天分手，我也是别无可赠，你在此等一等。"老人家说着话站起身来，走出门到后面去了工夫不大，取来一个蓝包袱，打开一看里面是绿鲨鱼皮鞘一口宝剑，老人家托着这口剑，左手扎剑匣，右手按剑把，一按绷簧呛啷一声，宝剑离匣，光闪闪冷森森，叫了一声："秀娘，你来看可认识此宝？"姑娘看了看连连摇头，叫了一声："老师，我可不知。"老人家一笑，叫了一声："丫头，你不晓得此剑名曰湛卢宝剑，乃是无价之宝，希世之珍，重则削铜剁铁，轻能吹毛可断，可称得起价值连城，想当初我师赐此宝于我，漂落江湖全凭他成名，而今我已然修道三清门下，我可就立下了杀戒，此剑虽是至宝在我

的手中洽如废铁，今天我看你所学的功夫可算不错，心里隐着一分豪气，何不将此剑赠赐于你，将来借此成名，也不枉你我师生一场。”秀娘听到这里，连连摆手，叫了一声：“老人家，你老将此宝赐我，弟子感激的了不得，头一样弟子年青，无此福德承受，再说我也不敢夺老师心上所爱之物。”老人家听到这里，连连摇头：“我的主意已定，不必多言，你就拿了去吧！”姑娘也明白老师那个脾气，倘若招惹起来倒显着反而不美，只可将剑接过来向上磕头，谢老师赠剑之恩，然后用包袱包好，带在了身边。老人家又对秀娘道：“男女无号不名，不但赐你宝剑一口，我还送给你一个美称，就作为成名的预兆，按我所传你的剑法，在红尘世上可以称奇道绝，愿你从此开女子的纪元，一代一代往下传，不可逊于男儿，我送你五个字，叫作奇剑坤元子，按说开坤道纪元，就得算是始于红拂，连我也不敢称元，不过美称略微夸大不算包含，在我的意思不过就是希望你日后成名，并且要你按着坤界纪元去作，这就是命名的用意。”秀娘听罢又跪倒谢老师赐号之德，然后才站起身来，宝剑等物全都收拾好了，跟老师告辞出离了五圣莲花祠，回归于家庄，见了老爹爹把老剑客所嘱咐的话跟老头子细说一遍。于庭于子玉一听吕老剑客恩传技术，又有赠剑之德，心里头感激的了不得，当日不说，次一日老头子于子玉，亲自够奔五圣莲花祠，见了晚娘磕头行礼，相谢他老人家十几年的栽培，及赠剑之德，然后又谈了会子闲话，自此隔个三五天，十天半月不定，老头子必然到五圣莲花祠来一趟，可别看老头子这么大身分，每逢来一次跟晚娘接谈，必须要得点能为回去。说不说于秀娘离开老人家晚娘已然就二年多，现年二十八岁，老人家于庭，每逢想起来就是一份

心思，头一样秀娘的身分到了，谈到武学我也未必比的了，再者说他又是吕老剑客的弟子，难道说还能够终身不嫁吗，要是说给做官为宦的主儿，人家还未必要，就打着说要，任凭多大财势丫头也未必愿意，何况手艺买卖人，那就更不用说了。老头子就为姑娘的亲事，昼夜为难，想不出相当的法子来，有我这口气支持着，别看想不出相当主意，还总得说是好说，倘若没有这口气，别看有各位叔父，对于姑娘的亲事未免说话就隔口了。今天武云飞把童海川陪了来，当面跟老头子接谈，于庭未曾开言，不住的上下打量镇八方的童海川，这才备叙前情，自己因为什么来到这里。话说完，童林听罢二目凝神，暗想这当初我在江西卧虎山巧遇二位剑客练艺十五年，受尽千辛万苦，到而今尚未成功，这个于秀娘他是何等的福气何等机会，得过吕老剑客传艺十八年，这位秀娘的工夫，我听我的老师说过，胜过晚村吕大先生，这个秀娘跟他练了十八年，别看是女流，那个功夫自然也就可以压倒一切了。想到这里将身形坐稳，手下人献茶，于庭问问海川保护年钦差一路上所遭所遇之事，童林一一的回答，于庭一听暗说道："哎呀，看起来在外面作一份事，真正不容易，身为极品大员，屡次遭遇凶险，这才叫为人难呢。"正在谈话之际，回头一看不见了武云飞，于爷还纳闷，怎么会不陪着人家童侠客说话，他往那里去了，老头子心里还有点不悦，将然想到这里，帘子吧的一响来了，就见云飞凑到老头子耳边，低言俏语说了几句话，这才引出了童林与秀娘比武招亲等热闹节目，且看下回分解。

第九十九回

于家庄童林珠联璧合　蓬莱岛慈云身首两分

话说童林坐在书房中，正与于庭谈话，这时武云飞忽然由外面进来，走到了于爷面前，爷儿两个低言悄语说了好半天，就听于爷说道："那焉能够使得呢？真要如此岂不叫他小看。"云飞闻听摆了摆手，叫道："老师，那倒没有多大关系，好在都是自己。书中代言，海川到了这里，老的少的爷儿几个，在前面陪着海川谈话。这个事可就被快咀家人将此事传到了后面。姑娘自从跟老剑客学艺之后，对于武术二字也不是自高身分，差不多的主儿，他都看不起。今天听自己的师哥武云飞陪来一位成名的侠客童海川，说人家奉师命下山与一家武学，再造一家把势。姑娘听到这里，未免心里不服，暗想道凭我都不敢说，还别说我就是我的老师那么高的身分，我也没听说过这句话，怎么他就敢说再造一家把势？听到这里不忿，赶紧打发人够奔前面，把师兄请到后面。手下人答应一声，果然暗含着把武大爷请到了后面。云飞问妹妹有什么事，秀娘叫道："师哥你老请坐，我跟你老打听打听。"武爷落坐，秀娘说道："听说前面来了一位成名的侠客，镇八方紫面昆仑侠，说他的武术绝伦。故请你老到后面，跟你老商量商量，何妨将此人请到后面，我跟他见见手。"武大爷闻听，暗自思想，论理不应当把人家童侠客陪到后面比手，因为人家是客情，但要冲着我妹妹这个狂劲儿，素常拿着我跟我的师弟笑面阎君给他垫手，跟我们谈话那样的气傲才高。就着

这机会不如就把这位童侠客请到后面，倒看看我妹妹有多大功夫？真要是赢不了童侠客，日后她也就不欺侮我们弟兄了。真要她再欺侮的话，我们也就有话跟她对答了。武爷因为什么这么想，就皆因童侠客的能耐是亲眼目睹，正月十五北京城灯市口逛灯，不费吹灰之力，将洪畴洪阿哥手下的打手，打得个个全都叫苦连天。别看姑娘是剑客的真传，也未必胜的过人家童海川。我何不趁着机会，叫他们比比呢。武云飞想到这里，叫了一声："妹妹，我说句话你可别生气，这个童侠客可并非是我们弟兄可比。来到后面，叫你一拳打一个筋斗，慢说我们弟兄没有你的功夫大，就是有你的功夫大，我们也不能当场赢你，皆因老师娇生惯养，我们也得体贴他老人家的意思。要谈到人家童侠客，这里可就不然了，真要是露了空，人家打你的话，决不放轻。"武爷说这几句话，分明是激动秀娘的火，回头将童林陪到了后面，两下里比手，倒看着他们谁行谁不行。秀娘乃是聪明绝顶之人，就知道是素常动手他们不敌，今天要故意的看看我栽筋斗。我何不趁此机会，叫他把童林请到后面，我倒看看此人怎样高法。想到这里故意的作出了有气的样子，柳眉倒竖杏眼圆翻，叫声："师哥你赶紧到前面将童侠客请来，如果他不肯来，我到前面去也可。"武爷一看，姑娘带气了，心中暗含着欢喜，遂说道："妹妹你先别着急，你就在这里等候，我必然将童侠客请到。"说到这里，武爷转身形够奔前面，来到老头子近前，低言悄语一说，师妹要约童侠客到后面比武。老头儿一听连连摆手，遂说道："那如何使得，头一节咱们跟人家海川没有多大交情。"将然他们师徒接谈之际，童林站起身来抱拳拱手叫道："老人家，如果有什么秘密的事情，童林可以暂且回避。"于爷闻听微然

一笑，叫了一声："童侠客，实不相瞒，皆因小女秀娘，听说侠客至此，有意请你老到后面当场比手，那如何能够使得？"海川听到这里，并不加思索，遂说道："老人家这也无妨。"那位说童林这么没有身分吗，后面有个女子要跟他比手，他就慨然应允，未免显着过于抢赢斗胜了。算起来海川可不是这个意思，因为什么？皆因听说这位于秀娘是晚娘吕老剑客所传，十八年的武学，准知道人家功夫比自己高。自己能为不过十五年，就能压倒江南，人家十八年的功夫，当然比自己高。童林向来是这个毛病，只要遇见高人，不肯交臂而失，必须跟他盘桓盘桓。故尔听见老头子于庭提说姑娘要比手，并不推辞，慨然应允。老头子于庭一想，也可。都说童林的武学不错，何妨瞻仰瞻仰。想到这里遂说道："童侠客，虽然说，今天咱们是头一次见面，就算是一见如故，何妨请到后面。"童林并不客气。

于是武云飞和老头子陪着童林够奔后面，来到后院内，于爷这才说道："丫头你还不出来等待何时？归了包堆微末的技术，还要要求童侠客比手，真正是自找无趣。好在一样儿，童侠客也不是外人。"将然说到这里，猛然间就见上房屋帘子一启，由里面走出来一位如花似玉的一位姑娘，看年纪约有二十来往。可别看是未出阁的秀女，谈到妆梳上那就与众不同，花梨紫檀不事油漆，本来的面目并不擦脂粉。长眉秀目，神光灿灿不亚如秋波，通开鼻梁，乌菱小口不露银牙，生来的血点红。一对元宝耳朵，看不见青丝因为头上罩着一块蓝布手巾。上身穿着一件月白褂子，下面青色中衣，浅红色的绣花鞋，足长六寸。那个样儿稳静大方。别看是个女子，具有豪侠之风，令人望而生畏。走到院子当中，叫了一声："老爹

爹，你老说何人至此？莫非是童侠客，但不知现在那里？你老给我指引指引。”说到这里举目往各处观看，早就看见童海川了。但只见身上衣服虽然是乡间打扮，生来的紫面生光，精神饱满。别看外表那样粗俗，就如同玉在璞中，落落大方，并无苟且的状态。倘若在外面闯荡江湖，微有虚名，自己矜骄自持，扬眉吐气，那就不算是英雄了。姑娘正然思想，就听自己爹爹于庭用手一指说道：“丫头你来看，这就是成名天下的镇八方紫面昆仑侠童林童海川。海川哪，这就是小女秀娘。”海川闻听老头子指引背转身形，背身施礼，口称：“姑娘一向可好。小可童林这里有礼了。”姑娘也是玉腕搭着玉腕连连说道：“好说好说。”见礼已毕，各自往旁边一站。挨着童林东边站着的就是于庭武云飞，西边是秀娘，还有四个丫头。就听于爷说道：“秀娘，我屡次三番嘱咐于你，你是苦苦不听。你身上所负的武术，不过就是平常技艺。今天我把童侠客陪到了后面，不过就是叫你看看成名侠客的武术长长见识。海川哪，比手的时候务请让招，可别听是吕老剑客所传，不过虚有其名。谈到真正功夫，就算没有。千万请你别认真的下绝手，不过就是逢场作戏而已。”童林一听叫道：“老人家，不必替姑娘客气。我想晚娘老剑客成名天下，说到武术首屈一指。他老人家传出来的弟子，决以不能平常。何况姑娘有十八年的苦功夫，昼夜勤学，当然是浑身绝艺。我也不是自夸其能，像我在江南卧虎山巧遇二位恩师，传艺十五年，在江南闯荡江湖，差不多不认得我的少。何况姑娘的功夫比我高，当然比我强得多。方才你老说的那几句话倒是很对，咱们一见如故，免去客气，那才算看得起我童林。”老头子于庭听人家海川说这片言语，就知道人家阅历不浅。普通练武的，他

那里量到了这里？这算是阅历。年不满四十，就不枉人称侠客。老头子遂说道："童侠客所说固然是一片至理，怎奈他是个女流，就是有十八年的功夫，也不见得怎样。"这才点手叫道："姑娘，我已然把话说明，跟海川比手，请他让招，你可千万留神，不可疏神大意。"姑娘点头，这才来到院子当中说道："既然老人家吩咐，就请童侠客亮招。"海川无法，只得动身形走在院子当中，抱拳说道："姑娘请来入手。"秀娘连连摆手："童侠客你乃远来至此为宾，我们坐地为主，客不动主不还。还是请侠客发招。"童林闻听只可说道："请。"跟着身形向前一抢步，左手在姑娘胸前一晃，不等他还招，左手撤回，右掌够奔姑娘的面门。姑娘一看手到，随着一上右步，身形一闪，用左胳膊一挂，右手够奔童林的咽喉。这一招的名目叫黄鹰掐兔。你可别看姑娘是个女流之辈，手上有鹰爪力的功夫，真要是躲不开被他掐上，当时就得气绝身亡。海川一看人家的手到了，自己的左胳膊往下一搭，这一招的名目叫黏。要谈到武术比并在一处，总讲究这五个字："黏鲇棉随缠"。左胳膊将然一黏，身形一转，身儿转斜了，大鹏展翅横着够奔姑娘便打，手带风声就听嗡。姑娘一看童林的掌到，垫步拧腰往后一纵，纵出去足有四尺多，转过了掌暗含着点了点头，心说莫怪人称镇八方紫面昆仑侠，论到手术他比我这两个哥哥全高，怨不得在江南名震一时，献艺北高峰，从此成名天下，看起来果然名不虚传。想当初，跟我的老爹爹闲谈，也曾谈到这里，论到武术二字，我不愿意跟各位老人家学，就是跟他们几位练成了，今天不是也胜不了童海川吗。想到这里，这才高兴起来，不枉我跟我老师练十八年，别的不说，我算得了他老人家一点绝艺。想罢这才施展开了招数，

见招发势，按势进招，两个人这才走开了行门，溜开了过步。二人各自用足了十二成精神，不敢疏神大意，就恐怕失神落败，与名誉有关。海川动着手，看了看姑娘伸出手来特色，别看自己是镇八方紫面昆仑侠，自然有昼夜三十年的功夫，一旦之间跟秀娘比上手，人家的招法自己有许多不认得的，武学之中最忌讳的就怕不认得招。倘若我输招输在成了名的剑侠手中，那倒无关紧要。今天要是输给于秀娘，当着山东五老武云飞，与我脸上无光。想到这里，一招紧一招，一招快一招，不亚如急风骤雨往里进招。童海川一时情急，这才想起了当初玲珑岛的事业，在铁善寺自己想起恩师几位老人家，蒙师伯他老人家相赐，八八六十四式后段棉丝掌，自己这才把他施展出来。门户一变，于秀娘看着不由得吃惊，练武术类乎这样手法，外面少有。若非是剑客的真传，别人焉有此绝艺？这种手法名曰进步连环。我听我的老师谈过，此术乃武当内家所传，人的身分稍欠，难得此艺。童林既擅此术，可见得他的人格不错，武学就更不用谈了。于秀娘心里佩服海川，别看人年青，性格很好，要不然怎能得剑客的真传。这两个越打越快，越快手法越好，一场凶杀势若仇敌，好一场凶杀恶战。两个人斗了六十多招，有一百多手。二人打得如同正月十五走马灯相彷，脚下微有哧哧的声音。众人看着二目出神，呆呆的发怔。猛然间就见秀娘抖身形纵出去，双手搭在了一处，叫道："童侠客住手。"海川道："姑娘未分胜负因何收招？"姑娘闻听微然一笑："童侠客，你怎么还说未分胜负呢？输赢早分多时，皆因我不肯撤手。"童爷闻听一怔，暗说道就凭我这个身分，号称镇八方，别的我看不出来，输赢我会看不出来，还是他输了，还是我输了？正然在纳闷之

际，在旁边武云飞用手一指，叫了一声："妹妹，素日拿着我跟我师弟给你垫手，谈到了比招，总是你占上风。今天跟人家童侠客比手，你看着力不能支，虚晃一招跳出了圈外，你不说赢不了人家童侠客，故意的要找这么个好看。如果你不信这不是有我们爷儿两个在场，这就叫旁观者清，看得明明白白。眼睁睁未分胜败，你还要抢辞夺理，岂不叫人家童侠客耻笑。"姑娘听到这里，不由得有气，叫了一声："师哥，你这个话就叫欺侮我，这就算挤罗我说话。你说没分胜败，童侠客的身上那里来得土印？再看看那个土印是什么形式，难道说你就看不见吗？"海川一听，低头一看，哎呀可了不的了，就在自己蓝布大褂上面，瘦瘦的鞋底印儿，约有十几个。海川看罢，不由得脸色一红，本来就是紫的，再一添色更难看了。随着用自己的衣袖，不住的来回乱撩，把身上所有的土迹全都打扫下去。心中踌躇，暗中思索，这个丫头怎会有这么高的身分？谈到成了名的剑侠，我也会过几位。论武术输赢不说，怎么会动手他踢了我这些个脚，我就不知道呢？就打着秀娘他的武术高，也差不了这么些个。又一想他也许得晚娘的绝手，熟读拳脚也未可知。真要是当着于庭于子玉、武云飞，叫人家面面相观，未免显着无味。还不如我撤出了宝剑，跟他以剑解决。想罢含笑抱拳拱手叫道："姑娘，我可并非是夸口，由我出山的那一天，在外面谈到武术跟人比手未曾落过下风。惟独今天跟姑娘动手，连踹了我十几脚我竟会不知道。可见得姑娘身有绝艺，非等闲可比，也许是熟读拳脚也未可知。我打算转转面子，跟你老以剑术解决，不知肯其赐教否？"童林愿闻。姑娘听到这里连连点头，遂说道："可以，如果童侠客如意，我便奉陪就是了。"说到这里回头

叫了一声："丫头预备。"在四个丫里面，有一个十四五岁的，答应一声，转身够奔里面，捧出来一口宝剑。但见这口剑装璜精美，绿鲨鱼皮鞘，黄澄澄的鞘把上面缠着花布带子，下面黄色的灯笼穗。姑娘接过来呛啷啷一声宝剑离匣，剑匣交给了丫头。姑娘手擎宝剑，寒风凛凛冷气森森，微一摇动，光华万道。童林也用不着仔细看，就凭这份光芒，准知道是一口宝刃。就见姑娘剑交左手，用手点指，叫道："童侠客，如果身上未带军刃，只要吩咐一声，叫丫头们去取。"海川闻听遂说道："不必要谈到军刃我倒带着呢。"说罢撩起蓝布大褂，由腰间撤出了秋风落叶扫，剑匣放在旁边，手里擎着这口宝剑，光华夺目。将然往前一凑，老剑客于庭连连摆手，叫道："海川不可。方才比手不过是拳脚，那个露空，就是打上也不致于有性命之忧。真要说到剑术解决，我看你们二人，全都是宝剑光芒，当然都是宝刃。如果两个人看招不住，一时失神，就有性命之忧。依我看还是不比为对。"海川闻听，不由得一阵冷笑，叫了一声："老人家，你老只管万安。要谈到比剑，我可不是自夸其能，我受我的师伯的栽培，传给我的八仙剑招，谈到动手赢，我可不敢说准保，要谈到失手惹祸，绝以没有。"旁边秀娘也是这样说法。老头子明白，方才海川一时失神，被秀娘踹了几脚，大概是心里头气愤不出，比并剑术大概他有个拿手。想到这里，可就不再深拦了，遂说道："海川，秀娘，既然你二人非比不可，我也不能多拦，要紧我嘱咐你们一句话，千万要留神小心。倘若失手剑可是宝物，轻则带伤，重则亡命。要你二人全都多多留神。"两个人全都点头答应，彼此说了个请字，二人宝剑一举，海川的剑作出来仙人指路，秀娘的剑是恨福来迟。略一谦让，海川首先发招，

剑奔姑娘的面门。秀娘由下往上，身形闪开，宝剑够奔海川的手腕，这一招的名目叫作剪腕。童林跟着把宝剑往回一撤，一反把剑尖冲下，这一手叫作太公钓鱼。由下往上够奔小姐的胸膛，这一手的名目叫作豁。姑娘跟着把身形一转，亚赛陀螺相仿。二人各施所能，各展剑术。童林的剑乃是太虚上人庄道勤所传，剑招八仙，走的是上盘，这一趟剑就算是阳招八仙。童林把门户走开，宝剑舞动上下翻飞，不亚如雨打梨花相仿。未曾发招自己先把身体上下看护得严严密密。姑娘也不肯涉险，自己也就是对避躲闪。在旁边老头子于庭留神观看，看了看这二人动手，又看了看武云飞，这才叫道："云飞呀，我可不管别位，就说的是我，闯荡江湖多半辈子，大大小小以及成了名的剑侠，我全见过，虽然这样武术这两个字，我可不敢小看。咱就拿海川说，谁要是小看他，谁就是眼空。年不满四十，穿著打扮亚赛庄稼的笨汉，谁能知道他有如此的绝招。比如说动手一大意，非输不可。灭高人有罪，凭我于庭手中一条亮银练子鞭，当场比招，未必赢的了人家童林。要这么看起来，练武术也并不在乎年限多少，只是在自己用心不用心。听说童海川在江西卧虎山，练艺不过十五年，就打着日夜练习，又能够有多大的武术。像你想当初在北京城，与我巧遇，盘桓十二载，教给你一口单刀，十二颗莲子，可算是不错。今天拿海川一比，你就像没有能为一样。从此以后，趁我精神尚好，对于武学千万别歇心。但愿将我身上的武学，全都教给你们，将来死在九泉，我也好甘心瞑目。本来老头子说这个话，也就是借题挤兑武云飞，叫他上进。究其真，既然跟老头子在一块儿，功夫还能不练吗？其实武学练成绝艺的地方，一鸣惊天下。虽然说是练多少年

的苦功夫，还得有那份天才，还得遇到名师指导，然后才能够成名。这几样行那一样缺少，也不能够一鸣惊人。从中最要紧还得说是天才，文武两科技艺都是一样。念书的人，生来带着天才的人，有过目成诵的聪明。练武也是一样，传一知十，能够在脑筋里推进发展，再得名师指教，所以一年的功夫，说不定比平常人三年五年的工夫都深。”这爷儿两个在旁边观看，不过批批讲讲，谈论剑招。在先两人剑招坚稳平息，后来剑招加快，舞动如飞。就见海川蓝布大褂顺风飘摆，亚赛蓝云一般。脚底下微有声音，越打越急，越杀越快。宝剑挂着风声，嗖嗖的声响。童林跟师伯练剑之后，没用过多少次。头一次在北京城护国寺巧遇丑面佛，与杜清风动手，抛月亮剑，剑斩他的道冠。二次就是九公主坟，日会三杰，宝剑亮出来未能施展，就翻身栽倒。三次可就是三侠探岛，仗剑前行，抖擞精神。第四次可就是此处于家庄了。宝剑舞动如飞，一面动手，自己心中暗想：“当初遇师伯传剑之时，他老人家也曾说过，教给你这趟八仙剑，不敢说打遍了天下无敌，类乎普通的英雄，就让他身为侠客，也未必能够准赢。今天一旦之间，遇见于秀娘，怎么会这个丫头这么好的剑术？怨不得他是晚娘吕老剑客的弟子，果然是武学高强。虽然如此，据我想无论如何他总算是女流，就是高也得比男子差着。这个丫头怎么就会这样厉害？真正叫我莫明其妙。”自己动着手，不住纳闷。动手之间就怕心有所思，文武如出一辙，全都讲究眼到、手到、心到。心有所思三到不敏，这就是取败之道。海川猛一失神，再一看，于秀娘宝剑够奔自己的面前，其快如电，光华一闪，已然来到切近。童林想躲焉得能够？只得紧闭双目有死而已，这个地方，就得说是丈夫气。童林将然

一合目，噗的一声，被秀娘撤回剑去，一脚将童林踹倒尘埃，当啷啷撤手扔剑。跟着脸一红，双手按地站起身来，宝剑抛在尘埃。自己怔柯柯的，心里头那份不高兴，说不出那是怎么一种不得劲。

在旁边于庭看着这般光景，恐怕发生了意外，人全都是脸面的关系。连连抱拳叫声："海川，千万不可动怒。这个丫头太以无知。童侠客再三相让，自己不觉，还要在人前逞能。一脚踹倒了童侠客，真正是可气！你还不给我到后面去！等待何时？"姑娘自己心中也是后悔，要不怎么练武的跟稍有名姓的动手可就难了，头一节说，论到输赢，招发出去平平淡淡，不但不能取胜，里面还含着危险。就打着没有危险，也叫人看不起。凭你这么大身分，手打在我的身上，就是这样力气，看起来你也不过就是平平常常。真要是打重了，被打者跟自己从此结仇，这还不说，叫旁边人还说自己意狠心毒，练武不知道练武的难。秀娘暗想，无仇无恨比比手，我何必下此绝情。想到这里，有心自己走上前去，在海川面前说几句道歉的话。又一想，我是个女流，将人家男子赢了，本来人家就不挂，我要前去道歉，想正了知道我是后悔，倘若想邪了，岂不说在人前夸示，有意出露风头？既然有我的老爹爹从中维持，大概也不至于有别的事。想到这里，一句话没说，自己带着丫环回卧房去了。于爷看着姑娘走后，遂摆手让童侠客到前面坐。童林无法，只得下腰拾起宝剑，围在了腰间。于爷陪着他够奔头里厅房落坐。老头子想着，童海川当然心中不满，这么大身分成了名的侠客，被丫头一脚踹倒，当然心里有气。不料童林可没有这个心思，不但没气还是满面的笑容乐嘻嘻。这个人在外面作事，只要是将理由辨别清

楚，他就算是一条英雄。比如说，这个人他要是理讲一面，那可不算侠义之流。童林想到这里，由矮处往上推，大名鼎鼎江南成名的剑客吕留良，这样高的武学，尚且是吕晚娘所传。由此可见，他的弟子虽然不能跟吕大先生一样高，大概也差不了许多。这样人将童林赢了，实不足以为耻。慢说童林，就是天下成了名的英雄，有了名的剑侠，跟他人动手也未必保的住准赢。童林想到这里，不但不生气，心里倒生出一种敬服之心。真要是有人从中介绍，叫童林早早晚晚跟姑娘盘桓盘桓，我真正是求之不得。不过人家是女流，并且是未出阁的姑娘，自己可不敢启齿。来到前面厅房落坐，家人献茶，老头子说了些个谦恭话，不过不叫童林往心里去。海川连连摆手："老人家，千万您不必客气。由打云飞武大哥这里论，咱们彼此是自己。谈到今天比手，别看姑娘把我赢了，我是甘心佩服。童林生来的毛病，我是服艺不服人，当面谈论你的武学怎样高，我可不服。只要你当场赢了我，我是生平不忘。"老头子听人家童林所说这话，不住的连连点头，心说，这才算是真正英雄。贪赢恶败，矜骄自是之辈，绝以不能成名。别看人家童林岁数不大，叫我佩服的不得了。想到这里双手撕髯，呆呆的发怔。老头子因为什么作出这种状态？赶情老头子别有所思，在极其赞成童林的时候，可就想起姑娘的终身来了。丫头年纪不小了，说不说已然就快三十了。古人说过，男子三十而娶，女子二十而嫁，这才合乎男大当婚，女大当配。丫头岁数已到，真要再不给她找个人家，青春已过，岂不误却了她这一生。真要配给作官为宦的主儿，不但人家不准要，富家公子好的有几个？再往下说，平平常常的主儿，我还舍不得给，再者说，姑娘也受不了，真要是把丫头的终身

托在童侠客的身旁，可算门当户对。由上面说他的老师，成了名的剑客天下皆闻，跟我的身分一般高，我也不比人家长，人家也不比我短，要论到孩子本身，丫头虽然比童林武学略高点，人家海川的名望到处皆闻。真要是这门亲作成了，那才叫门当户对。正然想到高兴之际，猛然间自己打消了自己的念头。童林这个年岁，未必家中没有贤妻。老头子思前想后，在旁边武云飞走在老人家面前，叫声："师傅，你老人家随我来到外面，咱们爷儿两个说句话。"于爷点头，眼看海川乐嘻嘻，叫了一声"童侠客稍候，我跟你老告告便。"海川摆手说道："请便。"这才爷儿两个出离了厅房，够奔箭道来到角门，站住了脚步。于爷这才问云飞什么事，武爷闻听一笑，叫了一声："师傅，方才我看你老人家二目离神，莫非你老看见童林，想起我妹妹的终身来了吗？真要把我妹妹许配童海川，那才算天生佳偶，月下老人红绳系就的良缘。"于庭闻听遂说道："云飞你要不说我还忘怀了。这段事非你成全不可。头一节，论交情你跟海川近，真要谈到我跟童林相逢，还算你从中介绍。真要是你把话跟他说了，有交情当然不能以谎言推脱，虚实很容易打听。你我师生一场，你妹妹的终身也是我心中一件大事。你竭力的维持，就算师前尽孝了。"武爷闻听点头，二次够奔厅房，到了里面。武爷这个人口快心直，你打算叫他吞吞吐吐的，那里办的到。看着童林赶紧抱拳拱手叫了一声："童贤弟。"童林站起说："武大哥，有何训教？"云飞道："贤弟落坐，我跟你有几句话说。方才我的老师，将我叫到外面，皆因不肯跟你打听，叫我转问贤弟的宝眷，现在霸州，还是在北京城？"童林闻听连说："岂敢，你老问敝眷现在北京城暂居贝勒府？"武爷一听哈哈一笑，遂道："跟

你老打听打听，我的娣夫人给我生了几个侄儿？”海川闻听微然一笑，叫了一声：“武大哥，童林由十八岁在家中跟我的老爹爹因为一言之差，逃奔在外。在江西卧虎山，巧遇我二位恩师，练艺十五年。奉师命下山的那年，我就三十三岁，在贝勒府避居一年，因为二小盗宫闱至宝，我跟随贝勒爷到山东聘请二侠，杭州府北高峰贺号以后，风尘仆仆，逐日忙碌。对于婚姻就算无暇谈及，到而今三十七岁，尚是鳏夫，那里来得子女？”武大爷闻听哈哈大笑，眼看着老头子于庭，叫道：“师傅你老听见了没有，这可真是机会。”复又向童林说道：“童贤弟，我的老师他老人家有意将我师妹秀娘的终身，许配童侠客的身旁。我们师徒对面接谈，大概贤弟你不好意思驳吧。”海川闻听不加思索，赶紧说道：“老人家看的起童林，以爱女相配，童林求之不得。”那位说，就凭童林这么高的身分，有人当面提亲，不加思索，赶紧答应，不问可知这个童林一定是个花间恶鬼，色中的魔王。方才跟人家秀娘比手饱食秀色，大概就已垂涎三尺，所以现在有人一提，赶紧答应，恐怕将机会错过。真要是如此，那还称什么镇八方紫面昆仑侠，那不成了色迷了吗？人家童林可不是这个心思。就皆因自己跟人家比手，就凭自己这么高的功夫，昼夜足有三十年的功夫，谈到武学，不敢自称高人侠客，平平常常也很看得过。跟秀娘比手被人家不费吹灰之力，一脚踢倒尘埃，世界之上像这样女子不可多得。真要得之为妻，朝朝暮暮跟他盘桓武术，不过数载，武术准能高出数倍，又胜似求师访友多多了。这就是童林的心思。所以武爷提亲，连连答应，并非亲其色，实爱其艺。武爷一看童林认可，这才乐嘻嘻的说道：“兄弟既然如此，你还不拜见岳父老泰山，等待何时？”童林闻听这才站

起身来，请于庭上坐，海川恭恭敬敬向上磕头，也不用拿什么蒲拜垫，不过双膝点地，向上大拜了四拜。拜罢站起身形，把个老头子乐得眉开眼笑。跟着又叫武爷入座，头一节他算是大宾，再说他还是妻兄，云飞也不客气，坐在那里受礼。

将然行礼已毕，吧的帘子一响，由外面进来一个人，海川一看认得，正是夜晚之间，够奔于家庄来遇见的那个主儿。武爷一看赶紧从中介绍，遂说道："海川，这个头你也得磕，我要算是妻兄，不过是副号，这才是正枝正叶呢。这是我老师的亲生子，我的师弟，名叫伯龙外号笑面阎君。"说到这里伯龙一问，这才知道妹妹终身有靠，许配给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他听着也是喜欢的不得了。童林让着磕头，伯龙摆手不肯受礼，后来还是老头子于庭叫道："伯龙，不必谦逊，今天算是初次见面，无论如何这个礼也得受。"伯龙不能再让，受礼已毕，彼此道喜。连家人也跟着闹闹烘烘给老少主人道喜。行礼已毕，家人们全都退出去。伯龙这才问："老爹爹给我妹妹定亲，可曾取了我妹妹的同意？"老头子闻听一笑："这也用不着跟她商议，我给他选得如此佳婿，难道说，还不趁她的心吗？"这句话倒提醒了武云飞，眼看童林叫道："大弟，亲事算妥当了，我这个意思，打算请你在身上取一件什么零东西以作定礼。"谈到这个放定，可不能没有，由古至今，始终都不免这番手续。武爷这才复又说道："兄弟有什么零碎东西，拿出一件来吧。"童林闻听一笑，连连摆手："我生平身上不带零碎东西，你要叫我拿出什么来作定礼？实话实说吧，我算是一无所有。"在旁边武爷说道："我再说一句吧，如果不对咱们再重合计。海川的腰里有口宝剑，叫秋风落叶扫，后面我妹妹那口宝剑，名曰湛卢，真要是换剑联姻，岂不比放

定还强吗？”这句话尚未说完，就听于庭哈哈大笑，说道：“云飞，我早就有这个意思，未敢启齿，恐怕说出来海川不满。不承想你倒把这个话说出来了，你是我的徒弟，跟我盘桓这些年，真能知道我的心，这也算难得。”老人家把话说完，留神偷看海川的面色如何，如果他愿意换剑联姻，当然表现喜容，不愿意也能看的出来，这个地方老头子是身分，凡事都不可勉强。老头子正然观看，就见童林站起身来，连连说道：“着哇，既然身上没有什么零东西，当面换剑也未为不可。”说到这里伸手由腰间取出来秋风落叶扫，双手捧着交给武爷。武爷接过来，叫道：“老师，这也不用到后面去换去了，我去跟我妹妹交换就是了。”于爷点了点头。武爷拿着这口剑，一直够奔后面上房，登台阶叫道：“妹妹在屋里吗？”里面有人答应：“师哥你老进来吧。”武爷进到里面，眼看着姑娘乐嘻嘻，叫了一声：“妹妹，方才比手谈到输赢，我亲眼观看，实在是佩服。不枉妹妹往常跟我说，你的武学高强，等闲之辈实在难以取胜。就凭人家童侠客久走江湖，压倒江南半壁天，人送美称叫镇八方。跟妹妹你比手，拳脚不说，当场比军刃，一脚踹倒地尘埃，要这么看起来，童林的武功也不算怎样的高，大概我们二人要比上，一时之间，输赢胜负还未必分的出来。”姑娘闻听一笑，叫道：“师哥，这个话你老可别这么说，这幸亏是在后面上房说话，没有外人，真要是被人家童侠客听见，哥哥你就算栽了。可别看我一脚踹倒童林，那乃是我老师传给我的绝招，换一个人想赢童林万难。人家的剑术高强，拳脚也实在有绝招，自立一家武学，这个话并非妄谈。”武爷说的这话分明是引逗姑娘说话，看看妹妹服童林不服。要是由他的口中说出童林武术不软，回头再告诉她定亲，她必然喜

欢，如若不然便是不满意。今天拿话一试探，姑娘赞成的了不得。武爷这才说道："妹妹，我跟老人家在前面虽然没取你的同意，大概说出来你也得点头。老爷子爱喜童林是条英雄，将妹妹的终身托在海川的身旁，叫我到后面给妹妹赶个信。彼此全都喜欢喜欢。"按说这个话应该是兄弟说才对。他是姑娘的哥哥，说这话未免失身分。话可虽然这么说，武爷这个哥哥，看着姑娘长大的，自己七八岁就跟老头子在一处盘桓，到而今五十多了，素常在后面跟姑娘盘桓武学，总是受欺侮，轻则打一掌；重则踹一脚，那是无法报复。今天好容易得着这么一点儿理，这就叫得理不让人。要是平常的姑娘，一听这个话，立刻就得羞得满面通红，不是厉言相向，就得藏藏躲躲。惟独人家于秀娘，不枉是吕老剑客的弟子，果然称得起奇剑坤元子这五个字，那才叫沉稳大样。当时一听武云飞所说这一片话，不由得柳眉倒竖杏眼圆翻，叫了一声："师哥，你老千万可别拿这个话奚落我，你听我夸了夸童林的武术，你就拿这个话来戏耍我，说出这个话来怎能算是我的师哥？"可别看秀娘是个女流之辈，话说出来义正辞严令人可畏。武爷不敢往下再说，叫道："妹妹别着急，我所说之话，并非是戏言，老人家主婚，已然将妹妹的终身许配童海川，换剑为定。这是他的宝剑秋风落叶扫，老师叫我拿到后面交给妹妹，请妹妹将你的湛卢取出来，拿到前面叫海川保存。"姑娘听到这里，一看武云飞双手托剑，知道此事不假，心里高兴的了不得，遂说道："师哥，既然如此，你老在此略候。"转身够奔卧室，将自己随身宝剑湛卢取出来，可未肯交给武爷，先将秋风落叶扫接过来，拔剑观看，看了看不假，放在旁边。这才将自己的宝剑，交给武云飞，叫道："师哥，你老就多受累

吧。”武爷接剑在手，叫道：“妹妹，受累倒是小事，我得给你道喜。”秀娘不过付之一笑，叫道：“师哥胡子都白了，还是这样玩玩笑笑呢。”说到这里，武爷拿着湛卢宝剑，一直够奔前面。来到前面厅房，叫道：“师傅湛卢已然取来，请你老交给海川保存就是了。”老头子遂说道：“云飞呀，归了包堆就是换换剑，你去了这大半天，不用说你又是饶舌逗口，我略乎着你就省不了事。”这句话说出来，大家彼此全都笑了，湛卢宝剑交给童林。天已然不早了，这才命手下人调开了桌子，摆酒席，大家喝杯酒。工夫不大，摆放齐毕大家让坐，当然推海川上座。童林连连摆手，叫了一声：“老人家，这里面这些个人就属我年轻，真要是我坐在当中，岂不叫人笑话？”于爷闻听一笑，叫了一声：“海川，这杯酒就算喜酒，你算是我们门前的贵客，当然要推你上坐，不可推辞。”海川闻听无法，眼看左右作了一个揖，这才落坐。于伯龙给海川把盏，酒满齐了，大家彼此开怀畅饮。饮酒之间海川叫了一声：“老人家，不才童林一时斗胆，随同二位兄长，夜探蓬莱，遭险在鱼古寺，若非是遇见武大哥，焉能保得住残生？此时在于家庄，既与老英雄相遇，又蒙错爱换剑联姻，这真是不幸中之大幸。我今日当面要求我的两位哥哥，连同老人家你老协力相帮，在剑山蓬莱岛里面，大大小小作一份事，然后我再出离蓬莱，回到公馆里面，在各位英雄面前也好光彩，不枉人称镇八方，果然是条英雄。”老头子于庭一摆手，叫道：“海川别忙，我可不是长蓬莱的威风，蔑视你我大家。剑山里面就说成了名的剑客，有了名的英雄，就得说无多带少。何况山道丛杂，消息埋伏颇多，倘有不慎，便有性命之忧。你先别忙，暂时隐避在我的于家庄。好在一样，咱们岛内有人，你

的二位兄长在岛内全都有职务。在里面打听信息，倘若有机会到来，大家助你成功就是了，何必你忙在一时呢?”海川有心还说，老头子连连摆手。海川也明白，既然在老头子咀里说的这样厉害，不问可知，一定并非寻常。倘若不听良言，非要任性不可，前车可鉴，焉知没有鱼古寺的第二？想到这里，只可点头答应，候着老头子调查机会可就是了。大家喝着酒谈话。惟独武大爷停杯不饮，手拈胡须心有所思，暗想道，我由八岁父母双亡，跟着我的舅父度日，因为爬城巧遇恩师，将我带到天坛，传艺十二年，不但是费尽心血，教给我练艺，每日帮我银钱二百文。艺业学成，飘落江湖，差不多不认得我的主儿很少，这全都是我的老师他老人家所赐。今日跟随恩师，隐居于家庄。是我出头维持我妹妹的喜事，天缘凑巧，海川点头。冲着我师傅对于我这份意思，我可不能不以至诚之心报答他老人家。亲事已定，就皆因未能完婚，可不算了事，趁着隐避之时，何不将话跟老人家说明，就叫他二人完婚，总算去了生平一件大事。自己想到这里，琢磨着有理，这才眼看着于爷自己的老师，口称：“老人家，我有一句话可不知道说的说不的?”于爷闻听用手点指，说道：“云飞，你看看桌前并没有一个外人，何必说话这样吞吞吐吐，有话你就爽爽快快的说。”武爷这才说道：“师傅，据我想，海川跟随钦差乃是奉旨的委员，调查剑山蓬莱成都放粮等事，三月两月，一年半载，说不定多怎准能够完事，回转北京城。我妹妹的岁数已然不小了，再要耽误个三年二载，岂不岁数更大了吗？我今天当着老师发表这句言语，打算趁着海川避居此处，叫他们完成终身大事，也用不着知会亲友，不过叫他们夫妇遵礼交拜。头一节是机会，再说也了却老人家你的一份心思。”于

爷闻听云飞所说之话，心中高兴的了不得。他老人家早就想到这里了，不过不能够启齿。今天听见云飞一说，跟着乐嘻嘻的说道："着哇，还不如给海川完婚，暂时隐居于家庄。将来有了机会出岛，不怕用人带着小女，也可以助你一膀之力。"童林听到这里连连答应，遂说道："既然老人家如此成全，单凭老人家的吩咐，童林是唯命是听。"这个话说到这里，并非是说书的麻烦。定亲的时候，海川不加思索，慨然应允，并不是贪恋女色，就皆因爱喜她这身武术，早早晚晚好盘桓盘桓。话虽然这么说，自己现在所处的这个地位，人家要是不说完婚，自己绝以不能说迎娶过门。此时一听老头子说，正中胸怀，故尔他才连连的答应。于爷在酒席之间，委派武爷给海川预备喜房，备治一切应用的物件，那全都归武爷办理，这一顿直吃到日色平西，当日不说。

由第二天武爷预备一切。后面姑娘可也就得着信了，自己收拾衣服，丫环婆儿帮助。由说话那一天整整四天，里外全都预备已毕，也不管黑道黄日，就以此日是喜期。里面姑娘收拾好了，外面海川也穿齐了衣服，也没有彩舆花轿，鼓乐喧天，这全都是老头子于庭主持的。由后面将姑娘掺到前面喜房，不过就是夫妻们交拜，入了洞房，行人间常礼。然后出来给老人家磕头，拜见二位兄长，这才把姑娘陪到里面，陪着海川到厅房入座。家人们也上来道喜，大家欢喜异常。就凭这么大的镇八方紫面昆仑侠，姑娘是山东五老的女儿，就凭这对头亲家，全都是有名的人物，这么大的一桩喜事，连一个道喜的亲朋都没有。办事都在院子里面，外面一点看不出来，这也是老头子作事一份谨慎，恐怕走了风声，反为不美，这个闹喜就在家里闹，白昼之间，也没有什么事，不过

就是吃喝，开怀畅饮。晚饭毕，天到定更后，家里又没有别的人。云飞、伯龙弟兄两个，还得掉换着顶班。老头子随便在厅房休息，早早的将他们夫妇送入了洞房。童林来到了喜房，放下帘拢，里面也用不着对好了隔扇，为的是隔帘透风好凉快。要按童林身为侠客，当夜的花烛就当熄灯登床，夫妇合欢。童林可不能够。头一节天气也早，归了包堆才定更。再者说凭这么大的侠客，焉能够这么办，自己就在明间屋坐定了吃茶。自己心中思想，看起来人是此一时彼一时也，想当初在家里，十八岁练弹腿，误犯老父，畏罪逃走，巧遇二位恩师。江西卧虎山练艺十五年，奉师命下山，误走双雄镇，掌打雷春。夜探家宅，亲病不起，未敢深入。投奔京师，风天雪地，巧遇贝勒爷，那时何等的光景！到如今不敢说身富名贵，可也算是大名鼎鼎，饱食暖衣。真要想起来跟着年饮差出都，一路之上，所遭所遇的凶险，好不怕人。不承想今天这算是洞房花烛，人间的小登科，要说起来也算乐境。真要是跟饮差老大人将诸事办妥，回归北京城，父母妻子一家老少团聚，也算是人间天伦乐事。猛然间又一想，大丈夫生天地之间，受天罗地网的辖制，真不亚如傀儡一般，那如隐避山谷居闲养静，与天地逍遥。虽不算是神仙，也可以益寿延年。自己左思右想，正在出神之际，猛然间见亲妇于秀娘晃动身形，由暗间走出来。可别看今天是新嫁娘，身上的衣服，以及容颜，全都淡素如常，也是各人的天性，却也难得。就见她走在海川的切近，身形站在旁边，低言悄语叫道："侠客，天已不早，你该安歇了。一天劳累，还是早早休息为是。"海川听着妇女说话的声音，抬起头来正颜厉色打量于秀娘，遂说道："累我倒不觉什么累，谈到休息，你自己安歇去吧。"说

出这个话来，后音未免略重点儿，海川这个人又不会嘻嘻笑笑，跟平常人说话还不说，惟独跟女子说话，海川由生平以来，能够见过多少位女子？今天可别看是夫妻，说话没有儿女之情，故尔他发出一种正颜厉色。真要谈到姑娘于秀娘，她哪里看的惯这个？由幼年就娇生惯养，老人家爱如掌上明珠，今天一看童林如此说，姑娘心里未免多疑，认为是那一日跟童林比手，一脚将他踹倒，心中怀恨。今天既成了夫妇，当然就得讲什么夫倡妇随，故此今天故意作出这一种态度来，打算先给我个下马威。童林哪童林，你要没有这个心思还则罢了，真要是有这份心思，难道说你还能逃出我的掌握吗？姑娘想到这里坐在那边一语不发，面带怒容。屋里也没有多少人，归了包堆就是夫妇二人。童林将茶端起，饮了一杯，抬头一看，姑娘坐在那里，怒容满面。童林心说，呕，不问可知她是有这般意思，他乃是吕老剑客的徒弟，山东五老的姑娘。要是谈到人情，夫妻大礼，她可不能不知道。再者说他的岁数也不小了，当然有希望合欢之心。倒不如我走上前去，将话跟她说明，也省得我们夫妻失了感情。想到这里，童林站起身来，走到姑娘切近，这可是童林的阅历，先前可没有这么圆活，这就是在外面练达出来的。慢慢的凑到姑娘的切近，低言悄语叫了一声："姑娘，你也用不着跟我这个样儿，既然咱们是夫妻，说话就不隔口了。真正你要是平常人家的姑娘，我也不跟你说这个话。皆因你是剑客的门徒，身分也到了，要谈到我跟我老师练艺多年，漂落江湖，蒙天下英雄抬爱，人称为侠客。何况我又跟随钦差年大人查办成都，公务在身，怎能够临阵收妻，这个话要是传到我的二位老师耳内，岂能相容？这个话又说回来了，我自己本人也抱定宗旨，

生平不娶妻，单等二位老人家百年之后，我自己隐避山谷，我要效仿效仿前辈的古人，虽然不能成佛作祖，也可以多活几年。没想到来到了于家庄，蒙老剑客于庭厚爱，才与姑娘换剑联姻。我可并非是爱姑娘的品貌，实在是爱你这一身的能耐。可恨童林福薄，不过跟我的老师才聚合十五年，我把他老人家身上的绝艺，得过来不过是十分之三，真有心二次学艺，怎奈穷事多忙，无暇顾及，漂落江湖。每逢遇见武学高强的主儿，时常赞叹。今天得与姑娘成了夫妇，这也算是万幸。当时不说，单等四川之事办理完毕，回到了北京城，夫妻们再履行夫妻之道不迟。”几句话未曾说完，把一个于秀娘臊的面红过耳，连连说道：“侠客住口，据你所谈错非我是个女中的豪杰，这个话你还未必肯说。今天咱们既然是夫妻，索兴我说话也别瞒你了。要依着我的本心，我打算誓不配人，遵着我老师的道规，遍游江湖，济困扶危，作一份功德以修来生。后来我爹爹再三劝，要说我不嫁人非僧非道，又是个女流，带发修行无益。只要是相当的英雄，以终身相配，将来日后夫倡妇随，也算是幸福不浅。今天你谈到这里，我可不能不说，虽然咱们成为夫妇，在洞房花烛夜，我还恐怕你要求人情的俗道。真要是依你破坏了我的天真，不也未免有伤感情。今天你既说明了肺腑，这可算是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我情愿从此以后夫妇相亲相爱，各自守身以求将来武学的深造。”童林一听姑娘所说之话，丈夫不如，果然不愧是道门剑客的弟子。不住的连连点头，赞不绝口。夫妻们一夜未眠，直说了一宵。次日天光大亮，各自休息，由这一晚之间，童林跟姑娘学剑。这个学剑也用不着拉场子，蹿高纵矮，不过就是一指点就是了，皆因童林的武学身分到了，所差不

过就是一层窗棂纸，只要有福有德灵机一动，就算是会了。无论文武两科技艺，全都是一样，把老师累死他也会不了。童林跟师伯所学，不过就是阳招八仙剑，招走上盘。这一次跟姑娘练习的阴招八仙剑，招走中盘，也是八八六十四式，一百二十八手。海川每晚勤学，白昼之间，在前面跟于庭于子玉坐着，不断打听前面的事，是否有官人打岛？于爷连连摆手："你别忙。"遂就把如何胜裕入岛，真猴对假猴，怎么打岛倒反了四龙，以至于金锁换玉莲，凤岐招驸马。所有一举一动，童林全都能够得的着信息。直到了今天，外面三次攻打蓬莱，岛内火起。

老爷子于庭，当着笑面阎君于伯龙和武云飞向着海川说道："方才有人前来报告，外面有人打岛，岛内火起。这可是机会到了，你还不出头吗？"海川听着高兴，老头子打发于伯龙送童林够奔蓬莱，当面嘱咐，"凡事要看事作事，不可任意胡为。"童林点头。哥儿两个换好了脚踩。童林心急，按了按肋下的宝剑，哈着腰往前紧走。童林这个地方论武学比于伯龙高，别看他是醉仙翁的真传，年纪也比海川大，论武术他可稍差。童林是个急劲儿，身形矮着往前紧走，如飞似箭。怎奈他的道路不熟，按说出离了于家庄，过竹塘到天王殿后面的寝宫，不过六七里地，一直往东就对了。他把个道走错了，偏着点东北，哈腰前行，正然走得高兴，一看对面来了一个和尚，手捧一对短把追魂铲，威风凛凛，杀气腾腾。童林看着，虽然不认得，大概也差不多。因为什么呢？在于家庄常跟老头子于庭谈，岛内的人谁有功夫谁的能耐大，五官像貌怎么长像，使什么军刃，不断的谈。今天看见这一对短把追魂铲，年迈苍苍的出家的和尚，故尔童林高声喊喝："来者凶

僧莫非是慈云石头僧?”和尚看了看童林，念了一声：“南无阿弥陀佛，何人大胆，在我的面前，手持军刃，拦住我的道路？报通你的名姓。”童林这才说道：“问我家住京南霸州童家屯，姓童名林号叫海川，外号人称镇八方紫面昆仑侠。”和尚听到这里，不由得有气，把手中短把追魂铲一摆，左手一晃，右手铲够奔顶梁便砸，铜环带定风声，噗啦啦山响。童林手中擎着湛卢宝剑想，铲带风声真要是躲不开，砸在头上吧的一声，脑髓皆崩。海川赶紧把身形一晃躲过人家的短把追魂铲。手中湛卢宝剑够奔和尚的肋下便点，这一招的名目叫作进步中刺。慈云一看剑到了，跟着闪身，上右步，左手铲一压童林的腕子，右手便够奔头部便打。海川赶紧撤剑，让过人家的铲，这才摆剑进手。慈云他可没把童林放在心上，自己生平以来，受老恩师真传，六十年未曾离他老人家的左右，一旦之间遇上童林，他那里放在心上？手中短把追魂铲舞动如飞，不亚如生龙活虎，乌龙搅海，怪蟒翻身，把他自己周身上下封闭的极严。童林以为自己的武学，不敢说打遍了天下无敌。今天碰上人家慈云，被人家一对短把追魂铲，将自己裹在了正当中。自己的宝剑只可以隐隐避避闪闪躲躲，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猛然之间童林一想，玲珑岛事毕，我师伯传给我的宝剑，名曰八仙，剑招乃是阳招，专走上盘。在于家庄我妻所赐，阴招八仙招走中盘。今天事在紧急，何不一用，想到这里更改门户，撤剑换势，改为阴招的八仙。动手之际，三件军刃上下飞腾，各施所能，大概有三十多个照面，七十多手。童海川竭力的抵抗，了不的了。要谈各人的武术，童林本来不是人家慈云的敌手，要论火候，跟人家比上也差的太远。童林心里有病，由打在北京九公主坟，

用力过猛，淤血未发。三月三梅花圈比手，一时情急，掌震野飞龙，口中吐血，多亏老头子于洞海，未容他栽倒，将他背回了双龙镖棚，这个淤血吐出来一半，尚且有一半未出来。老剑客太极八卦庶士张鸿钧，也曾说得明白，从此以后，跟人家动手别沾累，别沾气。如果用力过猛，怒气过盛，这个淤血二次还能复发。一旦之间巧遇慈云石头僧，一对短把追魂铲勇猛无比，何况他又是整世童男，火候比童林深远的多。童林一着急，跟着一发黑，嗓子眼里发甜，心里突突乱跳。暗想不好，前一次我在梅花圈动手也是如此，当时淤血发动，难道说今天又要发动淤血吗？淤血不发还则罢了，只要是发了，眼睁睁慈云跟我仇深似海，倘若我淤血喷出来，栽倒了尘埃，他焉能留我的性命？虽然这么想着，热气已然撞上来了，打算丹田提气，将他压住焉得能够，噗的一声，淤血喷出，童林觉着一阵迷迷糊糊。最可笑的是石头僧慈云，海川淤血喷出来，他并未躲闪。也搭着是天数，一口淤血完全喷在慈云的脸上。和尚念了一声弥陀佛，跟着身形往后一撤，用胳膊擦了擦脸上的血迹。别人失血关乎性命，惟独童林把血吐出来，不但不难过，并且还清醒多了，人家吐的是血，他吐的是病。不过身上发软，晃里晃荡，睁眼一看，正赶上慈云站在面前，用衣袖沾脸上的血迹。强打精神，身形向前一窜，手中宝剑对准了和尚的脖颈，用了一招叫拨草寻蛇，够奔和尚的脖颈砍来，和尚正然用衣袖沾脸上的血迹，剑到了挂着风声，他也听出来了，将然想躲就听有人念佛，高声喊喝："胆大慈云，千万留神！剑可是宝刃，挨上就得亡命。"慈云听着这个话，声音很熟，微然一怔神，剑已然到了脖颈，再想躲焉得能够？这也算遭劫的在数，在数的难逃，耳轮中就听噗

的一声，头尸两分，跌倒在地，当啷啷的声音，撒手扔军刃，童林这才把剑交于左手，扎撒膀臂，留神顺着声音观看，原来是个出家的老僧人。灰色的僧服，青布大领，手中擎着一柄金煌煌的如意。童林看了看不认得。心里琢磨，不问可知，这一定是了因长老通法上人。不是他还则罢了，如果是他，我已然将他的弟子慈云结果性命，他焉能跟我善罢甘休？真要谈到比手，暂时之间，浑身发软，四肢无力，我焉能是他的敌手？书中代言，和尚正是了因长老通法上人。只皆因岛内火起，众人纷纷逃入岛内，和尚不见自己的徒弟慈云，师徒的关系焉能不找？这才东扎一头，西撞一头，猛然间看见了慈云，被童林一剑头尸两分，一命呜呼，焉能不痛，念了一声："南无阿弥陀佛，那一旁紫面大汉，莫非是小儿童林？我弟子慈云跟你有何仇何恨，因何你一剑将他结果性命？今天我看你往那里走！"说着话摆手中金色如意往前抢步，恶狠狠那个意思，恨不能一如意将童林打死，才解心头之恨。童林心中骇怕。正在危急之际，就听有人说道："海川休要惊恐，随我来。"说着话凑过一个人来，不容童林说话，将童林向腋下一挟，迈步就走。在童林未失血以前，当然有一份英勇。至于失血之后，四肢无力，周身酸软，站在那里不过是强打精神。看见了因到了，有心说跑，当然是跑不了，只可跟他一死相拚。现在有人将他挟起来，四肢如棉，堪堪宝剑撒手。那人将宝剑接过去，哨啷一声插在了童林肋下的鞘内。海川留神看了看，才知道挟自己的正是笑面阎君于伯龙．不表童海川，单说和尚了因通法上人，手中擎着金色如意，在后面追赶童林，给弟子报仇。又一想那人来到，不费吹灰之力，将童林挟走，可不知道他是谁？倘若是将他追上，两个人打一

个，未免吃亏，何况自己徒弟死尸抛落，这么看起来还不如不追，暂时将我的徒弟掩埋。日后我一定要寻找他，见着面再给慈云报仇不迟。想到这里，这才将如意往腰里一掖，回到原处，下腰先拾起一对短把追魂铲，将慈云人头提到一处，看了看真正令人可惨！由打十岁师徒们在一处团聚，说不说六十年不曾相离。一旦之间身遭不幸，头尸两分，看着岂有不恸之理？难过了好半天，这才长叹了一口气，唉，人生天地之间难免生死。不过死也得分怎样的死法，像慈云一生为人，并无过错，不过是秉性刚强，性气暴烈，一旦惨亡，真正可惜。了因想着不由得落了几点眼泪。这才找了平原地方，用短把追魂铲，掘坑将慈云用土掩埋，连他的一对军刃短把追魂铲也随身殉葬。自己这才顺道前行，访查童林的下落。

第一百回

莲花祠谭天斩四龙　后山崖张旺赚英王

不表了因长老，单说的是英王富昌，大势已去，各位站殿将军，四散奔逃，武士王官旗牌人等，一名也看不见。从中多亏燕普、谭天，保着英王逃走。来到了船坞弃舟登岸，此时剑山里面火光冲天，烈焰腾空。英王看着点了点头，叫了一声："军师大帅，你等为我就算不易。好容易将剑山蓬莱治造的这个样儿，一旦之间用人不慎，岛内奸细放火焚山，可见得大势已去。我白发苍苍这大年岁，也不图再举。你等各自逃走，我有死而已，此乃天数，我也不能违抗。"燕普连连摆手，叫了一声："爷家，请你老人家不必难过，请放宽心。我想当初高祖刘邦，连败七十二战，末一战才能够战胜了楚霸王项羽。胜负兵家常理，一旦失机何必这样难过？依我说，有我跟谭大帅保着爷家的金身大驾，只要逃出剑山蓬莱去，去到西安，投入了万龙藏峰岛，暂时存身。寻得相当机会，恢复爷的大志不迟。"英王听到这里，仰天长叹："孤由北京城逃到四川成都，多蒙军师大帅鼎力辅佐，真正算是天高地厚。倘若老天有眼，一旦大事成功，我必与各位裂土分茅。"将然说到这里，就听山崩地裂一声响，喧杀连天，燕普闻听，叫了一声："谭大帅，你跟爷前行，贫道后面截杀。"谭天点头，遂说道："爷随我到这里来。"伸手挽架着英王往前走。行走仓忙，深一脚浅一脚，坎坎坷坷。一处处烈焰腾空，英王看着点了点头，心说，创造蓬莱何等艰难，一旦不知被何人用

火而焚。以后被我将他调查出来，必要将他碎尸万段，方解我心头之恨，往前走了好半天，谭天挽着他老人家走的两腿酸疼。英王本是金枝玉叶，他那里受过这样劳碌。一边走着，一边叫："桂林哪，我的咽喉燥渴，两腿酸疼，找个地方落落脚。"谭天闻听叫了一声："爷，你老随我来吧，此处是小路纵横，四通八达，这乃是后山，一时之间还是无处取水。只要脱开了险地就好办了。"英王无法，只可跟着谭天往前行走。正然走着，就见前面一片红的庙墙，谭天一看叫道："爷，你老看这就好了，前面来到一座庙宇，咱们看看是何人在此居住，可以到那里歇歇腿喝点水。爷饿了也可以叫他预备吃食，给爷充饥。"英王听到这里，心里也觉着宽开一线。来到庙门一看，横着一块匾，写的是"五圣莲花祠"，英王看罢心里欢喜，叫声："大帅，你来看，这乃是五圣莲花祠，里面的住持当然就是吕晚娘了。小女霞娘跟她练艺多年，到里面以好言相请，叫他给孤王预备食水，到里面休息休息，倒显着便当。"谭天闻听点头，遂说道："爷既然如此，请你老人家自己够奔里面，我在此等候军师燕道长到来，好一同逃出蓬莱。"英王点头。来到角门打算拍打门板，将然一推，可巧门还未关。英王也是个急劲儿，迈步进到里面，高高兴兴顺着箭道往里走。到了里面，有个八角子月亮门，进月亮门里面是北上房，门前挂着草帘子，英王叫道："里面有人吗？"连叫了好几声，里面无人答应。往前紧走，来到门前轻轻启草帘，来到屋内，看了看清素素静落落。靠着山墙有一张床，床上躺着一个人，脸冲里，躺在床上类似弯弓。英王没走到近前，知道是个女的。撑住了眼神看了个偏脸，面如美玉，虽然没擦脂粉，非常光润，一身的素服，青丝高挽。英王一看，人家一语未发，身

形未动，英王看着心里暗自踌躇：看这个女子年岁约在二十开外，像貌堂堂，稳重端庄，真要是由蓬莱后面寝宫，搜索些个金银细软值钱的东西，带着一走，隐避山中，再有这么一个小姑娘跟我作伴，可称得起艳福不浅。忽然一想这算何苦，闯荡半生，胡发已白，忽然间心起邪念，此乃不祥之兆，真正是岂有此理！越想越不是滋味，觉着不大合适，自行掌咀，吧吧吧连打了三四掌，顿足叹息。孤王生平以来不近女色，在北京城英王府多少王妃，差不多全都是绝色美人，可称得起珠围翠绕，我都未曾留过意。为什么今天身逢大难，将然得了暂时立足之地，邪念顿生？真正是叫我自己莫明其妙。英王自己正在思想之时，就见床上那个女子唰啦折身坐起，一阵冷笑，紧咬银牙，口称："王驾，你可认得苦命的孩儿我是谁？"英王闻听了，留神观看，哎呀一声，面红过耳，自己张口结舌，说话说不出来。就见姑娘微然一阵冷笑。书中代言，姑娘非是别人，正是三公主霞娘。由那一日三公主随同桂品桂无双，小夫妻由岛口坐船走出，霞娘低言叫了一声："无双，我以良言苦苦相劝，怎奈他老人家坚决不听，可也算枉然。今天你我出了岛，我倒有个主意，此时你我夫妻分手，你回你的桂家庄。我还有件大事，未能办完，我想将事办完，再回到家中，在爹娘跟前尽孝。你看如何？"桂品闻听叫了一声："公主，这个话可不中用。我这一次入岛，我是惹了祸了。入岛就为的是躲灾避祸，只皆因凤岐被擒在玉皇庙，大班头汤云在林中自尽，恰遇我将他带到了家中，相邀我的二位伯父，霹雳杰烈火义够奔玉皇庙，没想到遇见了恶道化图，将二位老人家结果性命。大仇未报，我怎敢回家。我父亲那个秉性刚强，痛我二位伯父死的可惨，必然不能容恕于我，平平常

常也得致我于死地。倘若我有三长两短，怎能够对得起公主？”三公主闻听紧皱双眉，思想了好半天，遂说道：“真正是叫作无法。既然如此，我只可将羞耻打破。你我夫妻一同回归桂家庄，见着公爹婆母，我将你安置在家中，无论有什么事全都在我的身上。计划停当，船到对岸，携带金银细软，夫妻二人下了船，回归桂家庄。见了三爷桂竹登，小夫妻实话实说。三公主当着公爹把话说明，二位伯父的仇，不过就是恶道化图，这全都在我的身上。这可是个身分，别人说可不成，三公主说起来是晚娘吕老剑客的弟子。他这个话也说得起，桂三爷也能信任。何况又得了这么一个好儿妇，所带来的金银细软倒不算什么，这才说道：“孩儿，你将二位伯父的大仇揽在身上，我倒可以信任，要不然我岂能相容小冤家桂无双。”三公主把事全都安置俐落，这才二次回蓬莱。绕走凤眼孔，来到后山五圣莲花祠，见着自己的老师吕晚娘，把所有前后话跟师傅全都禀明。晚娘点了点头，遂说道：“不忙，你就住在这里吧，把三公主留在这里。慢慢打听岛里的事，所有一举一动，他老人家都知道。今天知道剑山势败。老剑客的吩咐，叫霞娘躺在床上，作出一种娇媚的态度。这个意思就是吕老剑客，在危难之中一种度化跟考查，预先吩咐好了。倘若英王见此情景，心起邪念，不问可知，亡在目前。如果没有这种意思，当然还有晚年的幸福。见面之后，单看他对于父女之情如何？如果在大难之中，不失儿女之情，有意携带你逃避他方，此人尚在可恕。当然要有一份安置，不可任其败亡。如果大难在前，亲情骨肉，皆不暇顾，那就算是义断情绝，也可以各不相干。三公主听罢点头答应，这才照计而行，斜卧床榻。英王进来之时，凭他那个身分，他也知道，侧耳窃听，

就听老爹爹自己用手掌颊，吧吧吧连声数掌。三公主听着心中难过，知道爹爹死期不远，果然临难变节，心起邪念，不出我们老师所料，要不然何以自己悔恨若此。又听他自己叨叨念念，说了许多悔恨的言语。三公主这才一阵冷笑，折身坐起，用手点指，叫道："老人家你老看看我是谁？"英王一看原来是自己的女儿三公主，不由得面目发红，张口结舌，默默无言。姑娘这才叫了一声："老人家，今日大势已去，眼睁睁就算无立足之所。依孩儿良言相劝，从此以后弃暗投明，弃却了反心。我把你老人家请到桂家庄，跟我的公爹双全侠老哥儿两个，避居山庄，有吃有喝也算是人间的幸福。倘若孩儿所说的一片良言，老人家不听，取死之道就在不远。"英王听到这里，龙目一转，泪往下流。用手点指，叫了一声："冤家，为父实指望由北京城逃到了四川成都，收罗天下英雄，有意恢复心中的大志。没想到一旦败北，分明算我无福无德。谈到人情，我算对孩儿你不过，两个丫头无故亡命，死者无言，于心不安。要谈到丫头你，我就算对你不过，你的岁数到了，我就应当给你聘个人家。皆因我一时贪图江山太切，可就无暇及此，以至于耽误到了而今。这总算你的眼光不错，以身相许桂无双，不图富贵情愿纳享清福，这也算难得。本应当我今天听你相劝，随你到桂家庄另寻安身的地点。可有一节，大帅为我舍命辅保，甘心愿意跟我相聚在一处，一旦之间，我怎肯舍去他们弟兄二人？这个话要是往近处谈，你也有不是。既然你是我亲生的女儿，你爹爹大难临头，你就应当伸手相救，也不枉父女一场。此一时不但说是不管，并且说风凉话，指摘我一片的不是，目无君父，枉生天地之间。"英王这话尚未说完，把三公主气得紧咬银牙，连连点头，指叫了一声：

“王家，我本来不愿意说，皆因是父女的关系，说出来各自无光。既然你老知道是父女，我应当帮你老，为什么作父亲的在女儿面前心起邪念？还说些个不经之语。这幸亏是左右无人，倘若被人听见，究竟是谁对谁不对？”几句话问得英王张口结舌，无言答对。

就在这么个工夫，外面一阵大乱。英王趁着这个声音，晃身形走出来。到了外面一看，谭天手中擎剑，当场动手，四个人将他团团围住。英王观看这四个人，非是别位，正是从前把守青龙、白虎两道大闸的四位总寨主，俗称叫作四龙：秦治明，袁广亮，金志高，高海登。只皆因头打蓬莱，倒反了四龙，反出蓬莱携带二十只舟船，二百来名喽兵，投奔天险庄老头子胜裕那里。老人家皆因从中缺少人介绍，再者说人心叵测，倘若出了意外，三庄受害不浅，故此老人家不肯收禄。四龙无法，这才贴着山根往后走，来到了于家庄。老爷子高海登叫了一声：“三位哥哥，我的这个意思，船只靠岸，我打算暂时投奔了于家庄。”秦大爷说道：“不错，你说不投于家庄，这二十多只舟船，二百多名喽兵，应当投奔哪里呢？”老爷闻听叫了一声：“大哥，真要投于家庄，里面的于庭，他看守后山跟英王关系密切，人人可都说他是剑客。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难知心。倘若他真心辅保英王，你我弟兄投到那里，岂不是飞蛾投火吗？”大爷秦治明连连摆手，叫了声：“三位兄弟，你可不晓得，我在蓬莱里面留心调查。你们弟兄不注这个意，我早已调查明白，据我看水军大帅龙斗左膀寨的三公，行为诡密，恐怕是在岛内卧底。这一次倒反蓬莱，你我弟兄一时心粗，没有预先约会水军大帅，真要有他老人家一同倒反，就是反不倒蓬莱，也让他饱受虚惊。我就

知道龙斗龙九公他本是山东五老末一位于富的弟子，想当初听人传言，这位于庭于子玉，还是这位龙斗请来的，难道说他们师伯徒侄能够没有密切的关系吗？你等休要多疑，随我进庄面见老人家。”说到这里，四龙够奔里面，见了老人家于庭，把来历说明。于爷遂说道：“既然你们弟兄反正。这就算知时达务。可有一样儿，你们这二十来只船，二百来名喽兵，应该放在那里呢？真要是放在我的于家庄，叫蓬莱里面知道，倒显你我通同作弊，岂不被人看破了马脚？到那时可算反为不美。依我说，还不如暂时你告诉他等，或者十个人一只，或是二十个人一只，将船只分散。愿意在水面上作买卖，也可载装客货，赚几个钱也可以湖口。说真了，还算是安善的良民。倘若是二十多只船，三百多名喽兵，终日与你们居住在一处，一旦被家人知晓，想要拿获于你，到那时你就算有口难分，我说出这个话来，你们弟兄也琢磨着，如果还有比这个法子高的主意，不妨说出来，咱们大家计议。”四龙一想，老头子于庭所说这话也对，这才各自点头。来到了外面，向着二百多名喽兵说道：“你等大家跟我们弟兄就算是结为心腹，倒反出来剑山蓬莱岛，到而今就算无有安身之处。方才我们弟兄面见于庭老人家，多蒙他以金石良言相劝，跟我说明。叫众弟兄大家把二十只舟船公分，从此金盆洗手，弃暗投明。将来谋一点正当的生活，才算真正的男儿汉。不知道你们大家弟兄，心下如何？”众喽兵一听个个喜悦。因为什么呢，自从跟随四龙逃出来岛口，就算提心吊胆，恐怕英王恼怒，率领全岛大小舟船，赶了出来，二十只船焉能够抵抗的了？真要是投到天险庄，有老人家胜裕护庇，可也就算罢了。今天四龙一商量，叫众人分散舟船各自谋生。故此众人全都

欢喜的了不得。大家答应一声，彼此两分。船只分罢，一哄而散。四龙看着众人走后，心里头还有一种难过，弟兄们终朝每日相聚，一旦跟我等反出蓬莱，各自星散。实指望投归三庄借此成名，不承想到而今，就算一着棋下错，满盘棋算空。想到这里，弟兄四人，二次回到里面去见于爷。这个地方就算老头子高的地方。四龙率领船只兵丁，投奔三庄，人家胜裕不肯收禄，皆因虚实不明，恐怕从中有诈。我今天要是将他等收下，倘若从中有变，虽然说我不怕，也叫胜裕笑我智短。再说我的收腹秘密，一旦之间，岂不被他人探晓，老头子故此先叫他将手下的喽兵遣散。这段事，你可别看不算什么，真假立刻便知。如果四龙果然将兵遣散，那就不用说了，当然是真心反正。倘若他等不允，或者再要改投别方，老头子于庭早就把主意拿妥，叫他等来有路去无门，将四个人全皆结果性命，尸骨送往蓬莱。你是以假前来试探于我，我便以假作真，代英王捉拿奸细。这也算是计上加计。此时老头子一看，四龙果然将喽兵遣散，这才知道是真心实意反正，当时将四龙收留在庄内。不断的打听岛内消息。今天见岛内火起，这才打发四龙弟兄，各持军刃由后山叫武云飞率领入岛，观看动作。如果那里得手，叫他们作一份事业。四龙弟兄也很感激，人家老头子于子玉，虽然说是投降来的，对待他们四个人跟对待童林一样。众人每日在一处盘桓，老人家并不小看。今天看出机会，叫于伯龙带着童林，武云飞带着我们弟兄，要是这么看起来，老头子作事不偏不向。

正然往前行走，来到了五圣莲花祠，看得明明白白，英王富昌只身入庙，外面有大帅谭天，把守着庙门，这可是个机会。我们弟兄各摆军刃，一齐动手，先将大帅谭天结果性

命，然后再杀死英王，人头带走，够奔饮差公馆，这可是奇功一件。想到这里，弟兄四人各自擎刀，呐喊一声，各摆军刃往前一拥。谭天一看四龙在此，不由得咬牙忿恨。要不然头打剑山蓬莱岛之时，老禅师了因长老通法上人，在战船上面要打算铲除三庄众人，并不费吹灰之力。忽然间倒反了四龙，要不是他们弟兄从中捣乱，胜陶然岂不伸手就擒？一旦之间这四个东西又在这里出头，真要容他等到了五圣莲花祠里面，爷家有个三长两短，我对不过燕普燕云风。想到这里，手中擎剑堵住了五圣莲花祠的庙门，当场跟四龙动手。凭手中一口宝剑，力敌他们弟兄四人。谭天的心意恐怕四龙之中，有一个人伶俐，撤身入到庙中，不利爷家，岂不算白费了心机。四龙的意思是恐怕凭单打独斗，不是谭天敌手，故尔他们五个人一口宝剑四口单刀，打至在一处，转身形滴溜溜乱转，亚赛正月十五的走马灯相仿。这错非是四龙一拥齐上，还真敌不了谭天。谭大帅虽然身为厉胆侠，一旦之间想赢四龙弟兄，还真是不易，四龙各自抖擞精神，各个逞强，动手二十多个照面，谭天堪堪不能支持，正在危急之时，猛然间听见一声："无量佛，胆大的秦治明，袁广亮，金智高，高海登，尔等忘恩负义，背叛了爷家，想当初，尔等出身轻贱，不过是山林海盗，因为劫杀卸任职官满门家眷，一案就是二十多条人命，各地严拿尔等畏罪逃到了蓬莱里面，爷家收留袒护。不思报恩反倒背叛，真正死有余辜！"说到这里身形往前一蹿，撤出了肋下的宝剑。秦治明、袁广亮两个人一看，乃是燕普，就吓了一跳。事到如今，也是无法，只可摆刀向前恶狠狠够奔老道的顶梁。堪堪刀到了，就听当啷一声，头尸两分，秦治明亡命。袁广亮看着难过，泪往下流，叫了一声："恶道，

出家人意狠心毒，将我大哥结果性命，我看你往那里逃走？”说着话捧刀就扎。老道一看刀到了，往后一退步，剑尖向下往外一推，推开了他擎刀的右臂，跟着宝剑向起一挑，这一招叫拨草寻蛇。袁广亮斜肩带背，惨死剑下。秦治明、袁广亮两个人亡命。金智高、高海登两个人围着谭天，当场动手，他二人焉能是谭天的敌手？不到三五个照面，被谭天用剑结果了性命。四龙亡命，血染了五圣莲花祠的山门前。燕普叫了一声谭大帅，不知爷家现在何方？将然说到这里，英王由里面将将走出，手理银髯眼看军师大帅一怔，再一看四龙亡命，死之可惨。这才问道：“军师大帅，这四个人这不是把守咱们青龙白虎两道大闸的首领吗，因何死于非命？”燕普闻听连连摆手，叫道：“爷，你老人家不必多问，事在紧急，你老随我到这边来。”这才军师大帅保着英王，顺着后山，落荒而逃。在旁边武云飞看得明明白白，有意只身入五圣莲花祠，不用说劫杀富昌。就是出进也不容易，准知道里面有人家的姑娘，三公主霞娘。再者说还有人家老剑客吕晚娘，故尔未敢轻动，有意帮助四龙。看了看堪堪就要取胜，就在一怔神的这个工夫，燕普到了。武爷可就不敢出头了。果不然转瞬之际，四龙皆死于非命，看着令人可惨，只可隐住身形观看。容着燕普、谭天保着英王走后，自已这才转身出来，看着山门前四龙的死尸纵横，不由得心里头一阵难过。按说四龙弟兄一旦反正，就应当得其善果才对，怎么会一旦之间，四人全都亡命，这岂不是老天爷有亏好人吗？其实不对的，想当初他们弟兄未入岛以先，在外面栖身绿林，误杀了卸职官全家性命二十多条，他可不知道，人家是国家的一位忠良。虽然他等改邪归正，总算是冤怨相报，天理难容。武爷看着他们

可怜，就用他们弟兄的军刃，在五圣莲花祠山道旁，刨坑将弟兄四人全都掩埋起来，用土埋好。

不表武云飞，单说的是英王富昌，军师大帅保着他一直顺着山道往后走。英王看了看，说不说天已然到了申时，日已西斜。英王问军师大帅："咱们这是往那里走？"燕普闻听叫声："爷，你老不用着急，要说顺着后山走，就应当走于家庄。怎奈于家庄的于子玉，作事诡密，我看他出来不一定是相谁，真要是爷家的心腹，当然很好了。倘若是他别存心意，他的武学绝伦，再搭着他那徒弟武云飞，他的儿子于伯龙，爷儿三个如果竭力抵抗，咱们岂不是甘受其苦吗？"英王听到这里，点了点头说道："不走于家庄，还有道路可通吗？"燕普闻听，看着谭天叫了一声："大帅，咱们后山有条泄水之道，大帅知道不知道？"谭天闻听，手理胡须，冲着燕普点头，叫了一声："仙长，你老莫非说的是通瓢家镇那条道路吗？"燕普闻听念了一声："无量佛，不错正是此道。由我入山之时，就看见了这条道路，可没敢跟别人明言，预防将来倘若是势败，可以由这条密道逃走，可巧今天就用上了。没想到大帅也知道。"谭天闻听一笑，叫了一声："仙长，这条道我可不晓得，这是我的外父想当初入岛修造，消息埋伏，他老人家看出来的。跟我把话说明，不叫我对别人说，日后爷家事成，当然不说了。倘若爷家势败，叫我由那条道逃走，奔往瓢家镇。不承想仙长你老也知道这条道，你老果然是真不枉爷家加封你老人家为军师。"英王听到这里，连连摆手叫道："军师大帅，现在我是又饿又渴，两腿酸疼，行走艰难。"燕普闻听点头叫道："爷，你老不用着急。如果你老走不了，我可以背着。"英王摆手说道："暂时先快走吧。"这才军臣三个人狼

狼狈狈往前行走。猛然间见头里密扎扎有一带树林，谭天摆手叫道："爷家，慢走，前面既然有树林挡道，恐怕内中有奸细，不利爷家。你老在此略候，待我到前面探听一番。"将然要前走，猛然间一看，由树林子里出来一个人，走在近前，合掌当胸，念了一声："弥陀佛，军师大帅好。我这里给你行礼了。"说着话向上行礼，来到近前给英王道了惊。富昌富保臣一看非是别人，正是看守土牢之人，泥腿僧坏事包张旺。英王看着欢喜的了不得，可别看长的不好，作事认真，最在英王面前得宠，要不然英王见着他这样亲热吗。遂连连摆手，问道："张旺，你这是由那里来？"和尚闻听说道："蒙你老人家加封我为看守土牢的寨主，几股差使爷全交给我了，凤岐、于斗、王双全、丑妇人于氏，我将他等牢牢的看守。有意够奔岛口外，辅助爷家跟三庄动手，战船上面决一雌雄。看见全山火起，我恐怕事变，我这才带上干粮，兜了水壶遍山寻找爷家。我恐怕爷因变奔走，腹中饥饿，口中燥渴，特此前来给爷送食送水。"英王听着欢喜的了不得，赶紧问："张旺，有什么吃食，赶紧拿出来，与孤充饥。"说到这里，军师大帅，连同英王全都搬着块山石撩衣坐稳。坏事包慢慢的解下包裹来，打开包裹观看，没有什么可吃的，不过就是几张饼。也搭着英王还是真饿了，伸手拿出一张来，掰开就吃。张旺递给军师一张，大帅一张，自己也拿了一张。燕普身为剑客，拿着面饼未肯就吃。心中思索，要凭素常，坏事包的行为本来就不大什么稳牢，倘若乘我等危急，进此食物，里面加带毒品，类乎蒙汗药断肠散等等，吃进去再往外倒可就来不及了。生死倒是小事，栽不起这个筋斗。何况还有爷家。正然心中疑虑之际，就见和尚裂着饼往嘴里就吃，爷家也吃了，谭大

帅也吃了。燕普一想他们三个人全都吃了，我要不吃，未免透着我的胆小，何况我腹中饥饿。想到这里，他也拿着面饼往咀里吃。霎时间一个人一张饼，全都吃下去了。英王就觉着肚子不饿了，可就是口干舌燥渴的不得了，遂问道："张旺，吃我倒是吃饱了，可曾带水来我解解渴。"和尚闻听，哈哈大笑，叫道："爷家我恐怕你老人家吃完了必然燥渴，故此身边带来水壶。"说到这里，由身上取下来，拔开了软皮塞，遂说道："爷你老避屈吧，这可不是茶水。"说到这里递给英王。富保臣捧着咀对咀喝了七八口，才觉着舒服。英王喝完了，递给谭天，谭天喝完了，递给燕普，容着燕普喝完了，壶里的水可就没有多少了。和尚泥腿僧把水壶带起来，也坐在那里，跟军师大帅英王彼此接谈，问问由那条道路可以逃生。将然说到这里，猛然间看英王坐着好好的往后一仰身，栽倒埃尘，燕普就知道内中有变。谭天将然一欠身，就觉着天转地转，他也栽倒。燕普站起身来，不由得有气，暗想道，可了不的了！大概这个和尚，他是岛内的奸细。方才的面饼任什么事都没有，这个毛病全都在水上呢，这个东西真正可恨。你说爷家大帅全都栽倒，这可怎么办？小子，我岂能跟你善罢甘休？想到这里，打算往前迈步，跟坏事包势不两立。将然一晃身，焉想这药力发作，头晕目眩，腿下发软眼前一发黑，也栽倒埃尘。和尚坏事包看看哈大笑，遂说道："放着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自来投，活该太爷成名露脸，就在今天。"说到这里，连连冲着树林点手，叫道："兄弟们，你等还不出来，等待何时？"这一句话未说完，由里面走出凤岐、于斗。

书中代言，只皆因外面三打蓬莱岛，英王吩咐一声，将凤岐、于斗、王双全、丑妇于氏完全交给张旺，将一干众人

暂押土牢。单等英王等全都走开了，张旺将他们众人的绑绳个个解开，眼看众人叫了一声："列位，别人我可不说，惟独说的是于斗，咱们弟兄可不远，你的老师是西方侠，我的老师是侯二侠，他们老弟兄可全都不错，你我也必须要往近处走才好。"于斗闻听连连答应，叫声："师哥，这个地方可不是我当面奉承，谈到武学也不是我小看你老，比上手，你老可不行。真要谈到深谋远虑，当时的灵机，十个于斗也比不了师哥你老。"和尚闻听，摆手叫声："兄弟，咱们这个时候正经事还办不完呢，那里有工夫说这些个废话。这不是这位凤岐金莲花，他乃是少剑客，他的老师大清国四大名剑排行第一，镇古侠董乾董化一。要按辈数论我就是孙子。那可不成，皆因徒中没有人给我指引，真要是有我师傅从中引见，说你老是我的小师爷，那我就算认了。要说人家凤岐，对于这个地方真正算高。"遂说道："张爷，你老不要这么说。慢说没人指引，就是有人指引，我也不敢那么论，你老的岁数比我大的多。再者说，好汉无岁、江湖无辈。"和尚闻听这才叫了一声："兄弟，论年岁你可实在没有我大，我可就算高攀了。"他们这里正然接谈，那一旁王双全，致谢坏事包张旺，遂说道："张寨主待我有活命之恩，我就应当跟你老在岛内作一点儿事业。怎奈现在我这个话说不起了。这不是吗，我的贱内于氏，她是个女流，在此多有不便。再说后面一字并肩王府，金龙大王贺守的女儿，是她奶起来的，她不忍抛她一走。方才一乱之际，郡主失踪，我们要到王府找郡主去了，咱们是后会有期。"说到这里，人家带着丑妇人于氏走了。他们弟兄三人也不担搁，哥儿两个这才跟随和尚奔他的住所。来至里面，张旺微然一笑，叫了一声："二位兄弟，我可不让，我由

土牢里面放出你们四位来，就等的是这个机会。外面打岛里面空虚，我早就算计着有这么一回。”说到这里拿出一个大包儿来，打开包裹观看，里面全都是硫磺焰硝。遂用手点指，叫道：“二位兄弟，你们看，这个东西我可不是存了一天了，如果得着机会，我用火火焚蓬莱。硫磺焰硝，你们哥儿两个带着。我这里还有点儿东西，要是该着我成名，只要巧遇英王，别看有军师、大帅，各位站殿将军，你们打算捉拿他等，不费吹灰之力。这一个绝大的功劳，全都在我的小小包裹里面。”凤岐、于斗小哥儿两个还要问，和尚不肯明言，连连摆手。把吃食现成的面饼包上几张，带好了水壶。”这一说用火焚山，真要是三庄里面借此机会一鼓而下，攻进了蓬莱，我等弟兄就算是大功告成。凡事不可不防万一，倘若军师大帅，预有筹备，我等想逃万难，只可隐身山洞之中，暂时躲避。大概有这些个麦饼，一二日不致饿死。凤岐、于斗一看人家泥腿僧这分调动，那就不用说，比我们哥儿两个强的多，不枉人称坏事包。大丈夫生在天地之间，得身俱长技。说到这里三个人安置齐毕，众人一齐走出来，硫磺焰硝放火，不往房上放，专找长林树木。俗语说的好，火大无湿柴，霎时间金蛇乱舞，烈焰腾空。张旺用手点指，说道：“火可算放起来了，打算捉拿英王，随我到这里来观看动静。”头里走的张旺，后面跟着凤岐、于斗二位小弟兄，往前紧走。凤岐问：“张爷，咱们这是往那里去？”坏事包闻听微然一笑，叫道：“二位兄弟，据我想，岛内烈焰腾空，军师、大帅陪着英王必然鸣金收军。只要是他一收军，老头子胜陶然，那乃是帅才，看见岛内有变，必然乘乱大进，竭力抢闸。青龙闸失守，英王必然够奔后山逃走。想当初，我当巡山寨主的时候，我腰里有

本帐，所有岛内各处的道路，那里通那里，全都画了一个简图。今天要打算捉拿英王，你随我到后山来。”说到这里，坏事包头里走，二人后面跟着，一直够奔后山。走够多时，天可就不早了。正然走着头里有一片树林，他们那个意思打算穿林而过。正然走在那里，由树林里面出来两个人，头里那人银髯皓首，后面跟着一个出家的老道。一看非是别人，正是大帅谭天，跟军师燕普。把个坏事包喜欢的了不得。叫了一声：“二位兄弟，成名可就在今天了。你们哥儿两个可别动，我自己单身出去。倘若老天不辅助你我，被他看出破绽，那也算命该如此。如果事情顺手，成名就在今天了。如我遇变，你等千万别管，赶紧逃窜性命为要。真要是管我不但管不了，白搭上性命岂不可惜。”说到这里，坏事包赶紧把那个包儿打开。凤岐、于斗小哥儿两个观看，没有什么东西，不过就是几个粗布口袋，里面有些个纸包，也不知道是什么药。坏事包拿了两包药，将带着的水壶软皮塞打开，药倒在里面，晃了几晃然后带好。这才嘱咐：“二位兄弟，千万别动，要该着露脸，就在今天。”谈到这里他这才晃身出去，迎上了英王，献食吃面饼毫无关系，这个毛病全都在水上了，原来是放上两包蒙汗药。这个药也不是和尚的，十几包全都是蒙汗药，另外还有几包迷魂药饼，这种东西全都是八宝真人叶守明的。将入岛之时，和尚跟叶守明、叶守敬，走得极其亲近无比，那就是和尚用的手段。故意的拢络，时常在一处接谈，和尚无意之中，要了这么几个蒙汗药饼。你说今天还算是真用上了，拿着水壶的水蒙倒了三人。全都收拾俐落。点手叫：“二位兄弟。”凤岐于斗一看各自竖拇指，赞美不枉称坏事包，出其不意真把军师大帅三人完全拿住。这都是岛内的要人，真要是

将他等抗回了公馆，面见钦差，老人家专摺入都，奏明了万岁。康熙圣主乃是有道明君，必然重重加封你我弟兄。高官得做骏马得骑，也不枉在外面漂落江湖练武一场。各个欢喜的了不得。将包袱打开取出口袋来，用绳子倒剪了双臂，捆上足下绑绳，将他等三人往口袋里一装，就彷佛这个口袋像为他们预备的一样。其实这是盛粮的口袋，也是和尚多虑，今天果然用着了。把三个人一个人装在一条口袋里头，上面捆好了口儿，每人抗一个。凤岐用手一指，遂说道："二位我可不管你们，谁叫我跟英王有翁胥之情呢，无论怎么说也不能不算。当然我得抗着他，略尽我点儿孝心。"于斗一听这个话也乐了。叫了一声："凤爷，你这个话这就叫挤兑我，你抗着你的岳父，难道说我就不抗着我的干爹吗？"和尚听到这里说道："你们全有份人心，我只可抗着老道吧。"说到这里，三个人下腰抗起来，遛遛达达往前走。顺着密道下蓬莱后山，天色已然到了掌灯时候。和尚说道："这就叫一顺百顺。自从我入岛以来，我就看见了这条道，可就是没走过，有心探探道又不愿意轻易冒险。今天无意之中，竟会发觉了密道一条。"三个人抗着口袋，说说笑笑往头里紧走，直走到定更多天。

来到村庄，那可就是瓢家镇。他们由西边走进了大街口，后面于斗叫道："师哥，差使多，咱们就该打个店住下。空身人走山道都累的不得了，何况还一个人抗一个人。"坏事包连连摆手，叫声："兄弟这是怎么啦？别处还不说，这个话单等进了街说。别看咱们下了山了，坊前左右咱们的道路不熟。倘若被人知道了，咱们口袋里的私货，就许有了性命之忧。年轻的人说话要小心才对呢。"于斗连连点头。哥儿三个往头里走，工夫不大，来到了一家店房。看了看这座店屋房非常宽

大，大门两边白灰磨墙，上面写着黑字“仁宦行台，安寓客商”，大门带门洞，里面高挑灯笼，门口悬着一块匾，写的是“瓢家老店”。三个人各抗着一个包袱，走到店门首伙计往里让：“别往下走了，再走就没有住处了，住在咱们瓢家店童叟无欺，买卖公道，里面请吧。”三个人闻听，遂走进了店里。伙计跟着说道：“让到上房去吧。”不料伙计带着三位将然往里走，就听有人嚷：“别往上房让，那里也不大凉快，还不如让到跨院里面去呢，西上房支开了后窗户过堂风那够多么好。”伙计答应一声，果然将三个人让到西跨院。到了上房，启帘龙让进去。来到里面观看明着三间，两个山墙对面，一边一架床，床的旁边一边一个立柜，迎着面的几案头里八仙桌两旁边配着椅子，桌上放着烛灯。三个将包袱全都放在床榻上面。伙计递过掸子来，三个人扑打身上的尘土。然后打来脸水，三个人擦脸。微然歇了一会儿，伙计将桌子搭开，问三位在外面打过尖了没有，三个人连连摆手：“我们还没吃呢。先来两壶酒来点酒菜，酒喝完有什么可吃的，随便来点就行了，我们吃便饭。”伙计答应一声出去。工夫不大，伙计将酒端来，压桌碟放好。三个人坐在那里喝酒，推杯换盏杯杯净盏盏干，两壶酒喝完了。伙计拿酒就在这么个工夫，坏事包猛然间想起来了，叫道：“二位兄弟，你们过来帮我个忙，赶紧把口袋解开。倘若工夫大了，蒙汗药劲泄了，他们一说话倒显着反为不美。”说到这里，这才叫于斗帮忙，将三个口袋全都解开。坏事包打开包袱，取出三个迷魂药饼，打开他们的头发，将药饼塞到里面。然后仍然将口袋扎好，靠着脸的那边微然留了点口儿，为的是好叫他们透气。全收拾俐落了，三个人仍然归座。伙计将酒也取来了。三个人接着又喝，这

就叫："人得喜事精神爽，闷来愁肠困睡多。"高高兴兴推杯换盏，你一杯我一盏，将然喝着三个人就觉着头晕天旋地转。和尚念了一声佛号，可了不的了，久惯打雁今天叫雁千了眼了。我就算栽了。话还未说完，噗咚噗咚三个人全都栽倒。将然三个人栽倒，外面有人狂笑。吧的一声帘子一起，高声喊喝："好小子，这我看你等往那里逃走？样样宗宗你全都想到了，今天你被擒想到了吗？"说着话走到里面。伸手把三个人身上的东西家伙，全都搜出来。解他们身上的扎腰绳，四马倒攒蹄把三个孩儿完全捆好。书中代言，这个地方也算孩子们不留神，原来这个瓢家店的老东家姓瓢名林家八海，外号人称镇海洋。要谈到消息埋伏，走轮转弦，样样绝伦。所有剑山蓬莱岛里面一切的消息埋伏，全都是瓢八海所设。论起来他是大帅谭天的岳父，幼年间他身居大西洋，后来成名天下，在瓢家镇开设一家瓢家老店。今天见来到这三位住店的客人，一个个都是贼眉竖眼，个个都抗着一个大包袱。要不然可就让到上房去了，这时他说的让到西跨院，为的是那个地方清静。回头得暇之时，暗含着窥探，倒看看里面的举动如何。果不然伙计给他们要酒要菜。镇西洋瓢林暗含着走到了后面，抖身上房，暗地观看。正赶上和尚给他们三个人换药饼，老头子暗含着窥探，一看嗳呦！看见口袋里这三个人，把老头子吓了一跳。白发苍苍的老者，乃是英王富昌，银髯老道正是军师燕普，那一个白面长髯非是别个，正是自己门前的贵客。这一下子把老头子瓢林给吓着了，错非是今天我看见，焉有这主仆三个人的命在？我可听说蓬莱势败，正然派伙计前去打听军师大帅爷家等众人的下落。你说无意之中，在家里洽遇，还算他们老的少的有福，命不该绝。看罢抖身

下房。来到前面告诉伙计："如果换酒的时候，把咱们的蒙汗药多给他们放上点，这几个人乃是咱们的对头冤家。"伙计闻听答应一声，遂在酒里放上蒙汗药拿去。他们三个人虽然是精明强干，头两壶酒喝不错，这时候当然就不留神了。要不然三个人喝下去，全都翻身栽倒。瓢林来到里面，将三个人全都绑好。赶紧喊来伙计，取来凉水。将英王等口袋解开，绑绳松开，凉水一喷，三个人机伶伶全打了一个寒战，个个睁眼观看，彼此吓了一跳。头一个就是谭天，晃动身形站起来，看了看旁边还绑着几个人，二目模糊也看不出来是谁。细看面前站着的正是自己的岳父瓢林，正然二目出神，一发怔之际。瓢林用手点指，叫道："桂林，休要你疑心是我。"此时英王燕普全都站起来了。彼此一问，老头子瓢林并不隐瞒，从头至尾细说了一遍。老道咬牙忿恨张旺："爷家待你为贴身心腹，真有天高地厚之恩。你不应该恩将仇报，用蒙汗药将我们君臣三人蒙倒。小冤家你也有今天！"要依着谭天用凉水将他等喷醒过来，当面问个明明白白，然后把他结果性命。就是他死在九泉以下作鬼，也叫他心服口服。燕普连连摆手叫了一声："大帅你看，这个冤家着实的可气，何必用凉水将他解救过来呢？倒不如一剑将他杀死，叫他落个糊涂鬼就完了吗。"说到这里，老道也是个急劲，伸手撤剑往前紧走，够奔坏事包，摆剑向前恶狠狠对准了他的胸膛便刺。最可吧这三人，一个个双目紧闭，剑递到身上，还不知道呢。正在危急之时，就听外面有人嚷喝："好么光天化日朗朗乾坤，店里头竟敢私自害人，分明是图财害命！别人还都小可，你乃是出家人，今天叫我亲眼目睹你还说什么？"老道燕普，听着这个声音有点耳熟，暗想道，莫非是董化一？不是他还则罢了，真

要是他今天我们君臣三人，难以脱逃。书中代言，来者还并非是董爷，自己从中成了名的有身分者一共是三位。只皆因上一次老剑客金刀哧群贼，大闹天王殿。老头子带走了娄瑞娄子霞，出离了剑山蓬莱岛。打发娄瑞回家看望他的爹爹，太乙剑客娄奇，要依着娄瑞不走，打算跟着老人家在岛内作一份事，轰轰烈烈也不枉娄瑞练了一世功夫，也可以扬名天下。怎奈一样，老剑客连连摆手，不叫娄瑞跟自己同行。我可不是小看你，凭你家传七十二趟地形剑，实在是绝艺，可就是不能够小看剑山蓬莱岛。娄瑞无法只可跟老头子告辞，回家看望他的爹爹。

不表娄瑞单说的是老剑客爷董乾董化一镇古侠，由那一日离开了蓬莱，暗地观察探看动作。二次攻打蓬莱，路明瞻赶到混入了蓬莱。一切的秘密，人家都探明白，非是一天。这一日，老头子黑夜之间，来到白龙江。独自一人，在白龙江的江沿，天约在定更多不足二鼓。慢慢观看，他老人家那个心思，暗自度乎：由二次打岛这么些个天，怎么岛里岛外，连点动作皆无？莫若我今天豁着我这条老命，再入蓬莱岛。倘若该着我成名天下，杀死英王富昌，到那时我老了老了作这么一件事，也可以名传千古。想到这里，将然在一怔神之际，猛然间哗啦一响，眼前头一条黑影，脚程甚速，行走如飞。老头子不由得就是一怔，心说，凭我董化一自从幼年间闯荡江湖，蒙天下英雄抬爱，人称为大清国四大名剑。像我们弟兄的脚程，在江湖绿林上面比我强的主儿少。这个人在我的眼前头哗啦一晃，难道说还高的过我们弟兄去吗？老头子想到这里一挂脚劲，在后面紧紧追赶。追来追去看看前面一带树林。老头子站在树林外面，不由得一怔。要说是不进树林吧，

已然追到这里了。你说要是进树林我在明处，他在暗处。倘若暗地下手，我岂不受了他人的暗算。重则亡命，轻则带伤那还了得。唉，我真要是穿林而过，将精神振作起来，不算计还则罢了，真要是算计我的话，焉能叫他走的了？老头子想到这里，把胆子一振，那就得说精神百倍，老头子抖擞精神，果然穿林而过。越过树林扎撒臂膀各处观看，找不着黑影。但见前面一带庙墙，老头子慢慢的凑到切近观看，朝东的庙门，两旁边的角门子，山门前一边有一棵插杆，庙门正当中横着一块匾，蓝匾金字，上面写着“瘟癀观”。董爷看着一怔，暗想道瘟癀观里有个瘟癀道长，葛代山珍，发买薰香蒙汗药，行为不正已竟多年。早有意铲除这个恶道，怎奈就未能得暇。今天黑影一条，将我引诱至此，莫非是神差鬼使，叫我铲除其人？想到这里，扎撒臂膀各处观看，别无动作。来到墙根下哈腰往上一纵，蹿房越脊，一直够奔里面，来到了后面的大殿，到了后坡上面。隐住身形掉脸往大殿里面观看，但只见里面明灯蜡烛，五供蜡阡。在神桌头里站着一个老道，年纪可不小了。身上穿粗布的道服，身量可不算甚高，腰里扎着一根黄绒绳，脚下高袜云鞋．往脸上观看，好样儿啊！微然有点儿贲搂头，前面都卸了顶了，峥光崭亮。两道环儿绞的掺白眉，二目如灯，大秤砣鼻子，四字海口厚咀唇，颔下残髯黄胡子梢处若焦草，大耳朝怀。杨木道冠，檀木簪子别顶。手里攒着一柱香，面朝外面咀里咕咕囔囔，可不知道说的是什么。然后双手捧香插在神厨上香炉里面。跪倒身形大拜了四拜。然后走在当院内，把棕团拿出来，放在院子当中。又拿了一大碗凉水，一根赶面仗。叨叨念念口中说道：“过往神灵听真，信士弟子葛山珍，由幼年间闯荡江湖，就讲究的

是发买薰香蒙汗药。直到我这个岁数上，蒙天保佑并未出了什么危险。今天我可不敢说是天良发现，就算是改恶向善。存药不多，全都在我这包内，我今天在神明跟前全都将它作废。自此弃却江湖，在外面维持义务天职。真要我有三心二意，口是心非，违背侠义道，皇天不佑。”要说老道年岁都九十多了，堪可到百，真也算难得。由懂得人事那一天，他就算是出家当老道。身染邪门，专门会制薰香蒙汗药，百发百中。可别看他发买薰香，对于采花这一门，他可没有。一旦之间，天良发现，看了看外面这些个为非作歹之人，皆不得善果。老道看着骇怕，他这才要对天发誓，存药损坏，打算改恶向善。你说这也算是他至诚感天，偏巧今天董爷就到了。要不然老头子为他来的，知道他发买薰香药。身为剑侠之人，最反对的就是这种不道德的人。今天到此，怎能轻易将他放过？他这里这一对天发誓，那里是洗手改过，分明是救了他自己的性命。老道祷告完了，将蒙汗药全都放在凉水里面，又对上点儿别的药材，完全将他损坏。老头子将然要抖身形跳下去，跟他当面接谈，劝劝他开导开导。老头子将然想到这里，忽然间听见拍呱嗒板的声音，接连不断。老头子欠起身形观看，看了看就在对面大脊上站着一个人。董爷留神观看，但只见这个人长的好样儿，中等身量还矮点儿，大概不足五尺高瘦巴巴。穿的衣裳太褴褛了，形同乞丐貌似花郎。穿着一件破布衫二六不大，一身的补绽，一块挨着一块，如同老比丘的衲头一般。腰里扎着一根丝绦，一下子疙疸。脚底下穿着一双破旧布鞋，还不是一对，一只方头皂，一只福字履。长头发挽了个髻，短头发扎着多长。一脸的滋泥。左手拿着一个节子，右手拿着竹板，板节齐响，声音清脆。董爷看了看，哎

呀，我打量是谁呢，原来是他。

书中代言，这也是一位成了名的剑客。家住在山东济南府南关外。身为剑客，隐避多年。姓凌单字名通，外号人称铁板仙。三十年前在外面飘落江湖。后来看了看有许多少年出世，那一位都是武学高强。老头子看了看，得了，别在外面流落了。真要是一时失神，可关乎着丢人栽筋斗。老头子这才回到家中，家有薄田数十亩，不算富贵也可以丰衣足食，老头子在家中就算忍啦。他老人家住的那个地方，离济南府南关约有三十来里。小地名叫周集，前前后后约有两千来户人家。这个地方甚贫寒的主儿还是真没有。他老人家在家里一呆，坊前左右方圆百里以至济南府南关厢，真正是夜不闭户，路不拾遗。还慢说是闹贼，东西要不是本主儿的，放个三天两天的也没有人拾。因为什么，就说的是铁板仙一个人，白昼之间在外面各处巡查，夜间在村子里里外外，暗含窥探。本村之人只要有点儿行为不正，也不论你是男女，老头子准能把他挤兑出了周集。这一来老人家在家中，归隐也不是一年了，说不说就有三十年左右。可别看这么大年纪，功夫可没扔下，每日如是。这一天定更多天，在家里吃喝完毕。带好了军刃，可就是铁节子铁板。白昼之间，化装要饭，就拿着他敲敲打打。明着就算要饭，暗含着访查居民的行为，老头子也算是颇费苦心。可别看这一个节子一个板，论到当场动手，就算是绝妙的军刃。无论单刀花枪，只要往身上一递，节子一迎，跟着就是一呱嗒板。这还说的是打，要是手里攒着呱嗒板还能点穴。要不说成了名的剑侠，当场动手也用不着军刃。不怕是赤手空拳，也跟着拿军刃一样。要谈到动手的家伙，可就是一寸长一寸强，一寸小一寸巧。大的有力量

以力降十会，小的无力以巧破千钧。老头子这一天带好了军刃，围着村子绕弯。正然绕着看见前面来了一条黑影，施展夜行术。身穿夜行衣靠，勒着十字绊背着单刀。看不见他的前脸。老头子暗想道怪呀，在我这村庄里面，没有施展夜行术的。不问可知，这一定是外来的了。真要是外来的，难道说你也不打听打听？我铁板仙，住居也不是一天半天。真要是有身分的大绿林道，他知道我凌通在此，也应当高高手闪这个面。话再说回来，普通之辈怎样也不敢来。你说这个小子他背着军刃来到这里，施展夜行术非奸即盗。我还真得留一点儿神。要不然容他在此处大小作点案，我的名誉完了。老头子想到这里不肯放松，在后面紧紧追赶。像他那个脚程，跟老头子比差远了。不过老头子不肯紧追，倒要看看他在村子里头干么。老人家这才暗含着尾随背后。就见他走在了周集。周集原来是一条街，就见他来到东街口，进了街口走不多远，路北有个胡同，进了胡同往北走，来到一带花瓦字墙。抬头看了看大概是楼房。就见这个小子来在大墙根下，留神观看。不问可知，他一定是找暗记。白昼之间，当然他来踩过一次道。要不然他不能找暗记。老头子隐住身形，也不管他。就见这个小子暗记找好了，扎撒臂膀各处观看。然后够奔大墙根下，抖身形往起一纵。丹田提气，纵上了花瓦字墙，蹿房越脊往里走。老头子暗含观看，但只见在北面有一座花园。座北一拉遛五间楼。贴着东面的楼梯，东南全都黑暗暗，西面阴惨惨仅仅有一支蜡灯。时逢夏令，天气很热。灯光很少。就见这个小子顺着楼梯的扶手，哈腰上去。轻似狸猫，快似猿猴。来至在楼的外踏板，一直够奔灯光亮。到了西暗间，隔着窗户，双手扶踏板。由身旁取出树棕来，探破了窗棂纸。眇

一目往里观看。老头子不知道这小子往里看什么。虽然不能亲眼目睹，大概也能猜个十之八九。不用说里面一定是少妇长女。这个小子一定是采花淫贼。要说这个周集，方圆这些个人家，谁家的锅台炕向那里，那不用跟人家老头子说。老头子站在那里琢磨琢磨是谁家。看够多时，这才想起来，这一家乃是官宦人家，在这里落户。老人家从先作过副将，现在已然去世了。有三位少爷，还有一个老姑娘，尚且未能出聘。老姑娘长的千娇百媚，那真是千金小姐。何况人家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怎么就会叫采花淫贼看见了呢？这个话也难怪。天是个夏令，未免有点儿暑热。姑娘在楼上乘凉，推开了楼窗，不过透透风。这小子在下面路过，可就看见了。白昼画好了暗记，夜晚前来打算采花。也是该着这小子不走运，偏偏碰上凌老剑客，暗暗的跟随。见这个小子双手按踏板，眇目往里观看。净看还不算，一伸手由腰间取出一个药瓶，闻了点儿药。老头子明白，知道这是先闻上解药，打算要用薰香。老头子看着难过。真要容着小子薰香盒掏出来，将里面的人薰倒了，那么我跟着干什么来呢！想到这里轻轻的顺着扶手上楼，施展他老人家夜行术的功夫。来到了外面踏板，出其不意如同鹰拿燕雀一般，将小子的脖子掐住。慢说叫他动手，话都说不出来。老头子身为剑客，拿捉纵放样样行家。伸出手来就是那个地方，由后面一掐他两根气带，气带一闭不用说说话，连喘气都费劲。老头子不费吹灰之力，往腋下一挟。顺着楼梯下楼，一直够奔后面。然后将小子放下绑好了，用东西将口塞住，气带给他顺了。然后再抗起来抖身上房往外走。这个地方可得说是身分。老头子身为剑客，挟着一个人上房毫不费力。要是普通之人，他如何能够成的了。老头

子将他挟到村口外面，到了一个小树林。看了看四外无人，老头子这才轻轻将他放下。刀撤下来，口中塞物取出。遂问道："你这个小子说了真情实话，还则罢了，倘若不说老太爷我要你的命！"说到这里一伸手将刀拿起来，呛啷啷的声音刀离了刀鞘，恶狠狠举刀对准了小子，那个意思打算要往下剁。把小子吓的别提，苦苦哀求。叫了一声："老人家，高抬贵手，千万别要我的命。你老人家问什么我说什么，还不行吗。"老头子这才说道，小子你姓什么？报通你的真名实姓。小子这才说道："老人家你老要问，我姓王，单字名和，外号人称采花仙子。"老头子听到这里，点了点头，"你这个小子年岁不过二十多岁，正在青年，为什么不学上进，在外面贪花恋色，岂是良善所为？今天一旦之间，被我拿获，你说应当如何处置？只要你说的有情有理，我就能够将你放了。如果无情无理，我是定然结果你的性命。"王和闻听，点头连连叫道："老人家，今天你老既然说到这里，要说我年青青的人，在外面贪花好色。成名剑侠，替天行道，剪恶安良，见着我如何能够相容！慢说遇上剑侠，就是官人将我拿住，也难逃性命。今天遇上你老人家，我可不知道你老贵姓。我看你老堂堂仪表，非剑即侠。如果老人家肯其把我放了，由这里说我改恶向善。倘若我口是心非，我敢跟你老人家当面起誓。如果言不应口，从此以后，仍走邪道。二次被你老人家遇着，不必分说就请你老人家亮刀，结果我的性命，我是死而无怨。"老人家听到这里，点了点头，叫了一声："王和，我这个人向历是这个毛病，不怕你花言巧语，任意蒙哄，我也甘心听受。可有一样儿，就是一次。下一次不容分说，就是要你项上的人头。我这个人办事向例是澈根澈底。我看看你腰里都有什么

东西。说到这里，伸手由王和的腰间取出了薰香药盒子，当着王和用刀劈碎刨坑埋于地下。然后问道薰香蒙汗药那里买的？何人发卖这种东西？王和说道："老人家你老要问，我就直直的告诉你老吧。发卖蒙汗药的两个人都是出家的老道，一个叫化图化亮羽，一个叫葛化葛山珍。"凌老剑客闻听点了点头。好了，这两个人不但听见说过，这一个葛化我闯荡江湖之时，见过他几次面。想到这里这才叫道："王和，你可认得我？"王和连连摇头。遂说道："我不认得你老人家。"老头子闻听哈哈大笑："我对你实说吧，我家住就在这个周集。不信你去打听，有个凌通铁板仙，无人不晓。我向例的规矩，见着采花淫贼，一个不留，当然就是结果性命。今天也算你我有缘，我高抬贵手，将你饶恕。我将你放了之后，当然要你改恶向善。不然下次遇着，定要追取你的性命。虽然这么说，可不能就这么平平常常的放，我得留个暗记，以作后日认识。说到这里，伸手把刀拿起来，哧哧哧把小子两个耳朵一个鼻子全都割下。这才解开绑绳，刀交给他，叫小子王和逃命去了。王和一句话没有，鲜血淋漓，转身就走。老头子由这里回家，坐定了思想，要打算铲除外面一切的采花淫贼，非得要把发卖蒙汗药的一个不留全都结果了性命，大概外面采花作案的就少了。大凡采花贼所仗着的就是蒙汗药。人家妇女被薰香昏迷了知觉，任其他们追欢取乐。伤天害理，罪大恶极！老头子思前想后，就算是一夜未眠。到了次一日，老人家收拾收拾。带好了军刃，由家中动身。打算前去访一访，葛化葛山珍跟化图，这两个老道只要我见着他一个也不能轻饶。结果了他们的性命，铲除祸根。一路上没有多少事，不过是晓行夜住。

这一天可就来在了白龙江，但见洪水滔滔。又搭着黑夜之间，白茫茫明亮亮，水声远震。凌通左右观看，忽然间一眼看见树林里面，隐着一个人。吞头缩颈，二目如灯。老头子不由得一怔，暗想道，就凭人家这个眼光，身上足有几十年的好功夫。若不然的话，目力焉能有此光芒。我这一次前来，不过是偷探蓬莱。打算看看那里有道路，能够进山，打算在里面作一点儿事业。这个人既然如此奇怪，倘若是岛内余党特在此护岛，探岛者被其看见反为不美。再者说我由家中来，自发心愿要铲除两上恶道。一旦之间我还没把这两个人结果性命，我要是入了岛，自己便对不过自己的念头。想到这里，这才哈腰前行，这可不知道，二目神光灼灼者，那就是镇古侠董乾董化一。老人家头前走，可就把董老剑客引到了瘟癀观。你说也巧，正赶上瘟癀道人葛化山珍，对于发誓，改变行为。凌通一想这个人，都是个感应，真要是天良昧尽，今天想活万难。他老人家往前抬头观看，站着一个老头儿。二目圆翻，看着很眼熟，一时之间还真想不起来。恐怕内中有什么意外，这才伸手由腰间取出来铁呱嗒板，吧吧吧声音清脆。董爷一看他拿出来节子板，这才知道他是山东济南府隐避多年的剑客。这才高声喊喝："哎呦我打量是谁呢，原来是你。"凌爷听见老人家说话，这才知道他老人家是陕西凤翔府董乾董化一。董爷也知道人家是凌通。老二位这才彼此抖身形跳下来。只顾老二位露面，吓坏了葛化山珍，连连打稽首口念佛号，叫了一声："二位剑客，这是那一阵香风，将你们二位吹到此处。不知道有何公干？当面请讲。"凌通微然一阵冷笑。叫了一声："葛化山珍，你这条命是拾的。你要问，实不相瞒。"就把在家中遇见采花仙子王和，说到发卖蒙

汗药。千里迢迢由济南府来到此处，就打算追取你项上的人头。你早不学好晚不学好，单单这个时候学好，这也算是你的感应。如若不然，不用说我，就是董爷他也不能饶全你的性命。”葛化山珍这才说道：“二位剑客你老要问，岛内有我的两个徒弟，七星真人叶守敬，八宝真人叶守明，两个人在岛内服务。前几日前来赴信，言道岛内英王富昌保臣，待人不周，各分党派。还说岛里隐着好些个奸细，一旦之间山破岛亡。慢说是英王，就是岛内的众人，想逃窜性命万难。他们两个人骇怕，由岛内暗含出来，给我赴信。既然二位剑客知道，我也不敢相瞒。叶守敬、叶守明他们既然是我的徒弟，当然也是发卖薰香蒙汗药。就是不卖蒙汗药，大概他也离不开走此邪道。他们二人是我的徒弟，尚且能够改恶向善。我是他们的老师，如果尚不如他等二人，我怎能对得起这两个孩子？所以这才对天发誓，决意损坏毒物。从此不敢说学好，作些个功德之事。也可以赎我以前的罪恶。”二位剑客听到这里，点了点头。叫道：“葛化山珍，你既然有这份意思，由我们两个人这里说，准能够证明你是个好人。不信你就跟我们在一起连络连络，有成了名的剑侠，顺便全都给你指引指引。”葛化山珍听罢，高兴的了不得，连连打稽首，念一声无量佛：“二位老人家，也不用说把成名的剑侠全都引见引见，就是终朝每日在一处跟你们弟兄盘桓，别人他就不敢小看我了。常言说的好，鸟随鸾凤飞腾远，人伴贤良品格高，挨金似金，挨玉似玉。我能够终日相随，就算是三生有幸！”当天二位老人家跟葛化山珍住在瘟癀观。

第一百零一回

镇古侠夜探瓢家店　瓢八海脱险泄水道

次一日，老道把庙里安置安置，这才跟着二位剑客，由瘟癀观走出来。老道问："但不知到哪里去？"董爷出主意："先到天险庄给他赴信。何不趁着这个机会，叫他们打岛。里面有许多奸细，又加着混进岛去了一位老剑客，就许一战成功。"老三位计划停妥，来到了天险庄。老头子嫌明着来不妥，因为叫人往里面回，里面真出来人接，不但麻烦，并且招风惹事。这才叫凌通，葛化山珍，两个人在外面等候。自己由腰间取出来随身带的墨盒毛笔，写了一个字条。找了一块瓦片，将字条包好。自己单人独自，抖身够奔庄内，将字条扔在了东跨院。然后老头子够奔外面跟这二位会在了一处。果然天明，陶然公发三庄之兵，三次攻打蓬莱岛。各位隐避身形，暗地观看，就见各位剑客在战船上面动手，难解难分。董爷着急，顺着白龙江观看。找了蓬莱一只小船，老人家到了上面，不费吹灰之力，将上面的水手完全捆好，全都放在了后舱。这才点手叫凌通、葛化山珍，全都叫上了小船。他老人家打算亲自出头，今天务必要攻破了蓬莱岛。小船前行，老头子喊喝了一声："嗳呦"，将然一喊正赶上岛内火起。要依着董爷，抖身蹿过去大闹蓬莱。这可是葛化山珍说的："老剑客不用忙。岛内既然火起，可见得里面奸细不少。据我想英王富昌，大帅谭天、军师燕普，他等打算跑。有这一干人等，量他等难逃。如果真正武学高强，由岛内逃出来，也无路可

走，泄水的道路就是一条。不信你们二位跟我来。”说到这里，老道自己亲自撑船，来到了蓬莱的后山，有一个小缝，直通瓢家镇。老道用手点指：“二位老剑客看见了没有？这就是泄水的暗道，由此可通瓢家镇。那里有个镇西洋瓢林瓢八海，那乃是大帅谭天的岳父。他们必然投到那里，好有个护庇。”董爷闻听，思想了好半天：真有心由这里弃舟入岛。又一想就是拿住富昌，我们又不愿意庆功受赏。再说岛内有的是人，净说成了名的剑客，就是好几位。大家都等着这个机会呢。大概英王他跑不了，何必跟他等抢赢斗胜呢？真要是依着葛化山珍这个主意，在此备而不预。倘若众人失神，英王逃走在此，将他拿获，也算是正理。想到这里，他们这才驾着小船，绕走山根，从中就是葛化山珍认识道。可别看这么大的董化一，要谈到地理，他可不比人家葛化山珍熟。绕走山根，天到了掌灯后，来到了后山梁，弃舟登岸。依着董爷打算在此等候，老道说：“不必，咱们不如到瓢家镇，前去探听瓢家店。如果遇着更好，遇不上可以铲除镇西洋，给那一方除害。不知道老剑客你老意下如何？”董爷一想，这个意见也倒不错。虽然自己未能见面，听人常谈，这个镇西洋瓢八海，乃是当时的一条英雄。熟悉消息埋伏。幼年间入过大西洋，对于走轮转弦，那可说是第一。不过行为稍差，坐地分脏。我可没见过他，今天趁着这个机会，叫葛化山珍带着夜探瓢家店，也倒不错。当时计划齐毕，这才顺道前行。凌通自己心中暗含着思索，我可是在家中隐逸了多年，想当初我漂落江湖之时，也不断常见着这位镇古侠。可有一节，人家有多大能为，全身的本领，咱们没见过。今天借着这个机会，我何不讨教讨教他老人家的脚程如何。想到这里，这才叫了一声：“葛道爷，

我跟你老打听打听，由这里够奔瓢家店大概有多远？”老道闻听念了一声无量佛，“凌老剑客你老要问，大概不足三十里也差不了许多。”凌爷听罢点了点头。背转身形眼看镇古侠叫道：“老人家，由这里动身够奔瓢家店，三十来里地。此时已然掌灯后，再遛达到了那里，大概就三更过了。我这个意思，打算跟你老商量商量，请你老可别多疑。”老人家听了听二目圆翻，不由得微然一笑，遂问道：“凌老剑客，你打算怎么个意思呢？莫非说打算脚底下用点儿劲快走两步吗？”凌爷听到这里点了点头“不错，老人家这可使得吗？”董爷哈哈大笑：“我早就想到这里了。我怕你不愿意，说老董拿脚程拔扯你。既然把话说开了，话也别往别处想，还是用力快走才好。”说到这里，位位点头。从中就是葛化山珍不愿意。心说，只顾你们二位这一高兴，脚下用力。我料乎着我的功夫也不如你们，真要是把我拉下，岂不难以为情！有心拦也拦不住。只得随着点头，各自用力。转瞬之间，再一看三条黑影行走如飞。在先前葛化山珍，还能跟着走。后来二位老剑客，各自运用夜行术，往前紧走。大概走出有十来多里地。凌通暗含着点头。哎呀，看起来还是人家镇古侠董乾的功夫比我高的多。人家已然把我越过去了，看起来我还是不如人家。再一看老头子在前面已然收住了脚步。这个地方是老头子身分高，就皆因恐怕自己再往前走，真要是拉下人家凌通葛化山珍。人家心里够多么难过，与我有什么好处呢。这么看起来还不如收脚等他们，也显着我大仁大义。故尔老人家站住了。凌通先到了，抱拳拱手眼看老头子乐嘻嘻，叫了一声老剑客：“你老的身分比我高。本来到瓢家店不足三十里，也用不着紧走，那不过就是一谈。我所为的就是看看你老的脚程如何，不承

想果然比我高的多！”董爷也说了几句客气话。彼此接谈好半天，才看见葛化山珍，远远走来。只累得他气嘘带喘，凑至在二位的近前，念了一声无量佛。二位老人家只顾你们哥儿两个一高兴，我从中可就算吃了苦了。实不相瞒，我葛化山珍年逾九十，堪堪及百。我身上的长艺就是配制薰香蒙汗药，这个不说。要是论到武学两个字，我可不敢说是高。比你们二位不成，差不多不认得我葛化山珍的还是真少。今日没比试武学，不过就是赛了赛脚程，竟会被二位剑客拉了这么远。这么看起来我就算差的太多了。从此以后不得闲暇不说，得暇之时二位剑客，还得分分神。对于我的武学，还得求二位剑客指导。多多少少我还得长点儿能为。”董爷闻听一笑，叫了一声：“葛道长，只要你跟我们弟兄在一处，不用谈武术。只要我们弟兄知道的，你问就告诉你。”葛化山珍喜欢的了不得，叫了一声二位老人家我先谢谢吧。老二位叨叨念念，说着话往前行走。

面前已然来到了一座村庄，老道用手一指，叫了一声：“二位老剑客，你老看，这就是瓢家镇，这一座店房就是瓢家店，瓢八海就在这里面住。咱们怎么到里面观看？”董爷闻听一摆手，叫声：“葛道爷，既然这就是瓢家店，你我也用不着明锣响鼓，拍店门叫人。你既然认得人家，就得留神人家认得你。倘若露出马脚，咱们什么事办不了啦。依我说还不如抖身上房，暗地观看，要知心腑事单听他人背后言。”商议明白，这才扎撒臂膀各处观看。清素素，静落落。老三位这才抖身上房，蹿房越背各处观看，探到了东跨院，就见上房屋灯光明亮，人影摇摇。老三位隐住身形，往里面留神细看。但只见迎面站着一位老者，说话指指戳戳。从中有个老道，手

中擎剑，往前紧走，那个意思打算举剑杀人。老剑客董化一留神一看，老道非是别人，正是云台剑客燕普。老人家董乾这才高声喊喝："哎哟，好道爷，不见不散，死约会，我看你等往那里逃？董乾在此！"老头子一答言，凌通接着呱的呱达敲动节子铁板。葛道长念了一声无量佛，伸手撤剑。老三位一声喊喝，把里面的军师、大帅，以及英王全都吓得一怔。像董爷还不用出头露面，他说话的声音听着耳熟。好人不用说，只要是歹人，就能够吓的他毛骨悚然！此时燕普一听，外面还不止是董爷，还有节子板的声音。他对于这个人也有点儿耳闻。想当年在外面闯荡江湖，虽然说没见过面。听人常说，山东济南府隐着一位成了名的剑客，姓凌名通，外号人称铁板仙。一辈子成名就凭的是节子铁板。就是一个董化一，我们也未必赢的了。何况又有铁板仙。那一个念无量佛，他大概就是张鸿钧。逃走是不能够，也未必逃的了。战则必败，只可摆剑过去跟他等一死相拚！不怕当场亡命，当着爷家的面前，总算是尽忠报国。不枉他老人家对于我有三顾之德。想到这里，摆剑将然要往头里走。外面两个剑客和葛化，一看就见屋里头灯光完全熄灭。镇古侠董爷心里度乎：当然他们得把灯光熄灭，然后往外走。逃的了逃，逃不了一死相拚。老头子又一想，恐怕贼急智生，倘若他等将屋中灯光熄灭，由后窗户逃走，倒多有不便。又一想走不了，他们能走的了，难道说英王还会武学不成吗？也别管走的了走不了，还是防范着好。这才用手一指，叫铁板仙上房。自己跟葛化山珍，在院子当中看着，单看军师、大帅的动作。等了足有一袋烟的工夫，没见里面有动作。老头子不由得着急，暗含着叫着自己的名字：董化一，这就是你错了，在外面漂落江湖，大家

恭维你是个剑客，来到这里一袋烟的工夫，没到屋里去。要说他们君臣脱逃那倒是小事，我所怕者就是孩子们有损害，我怎能够对的过他们？老头子想到这里是个急劲，一直伸手够奔屋门。撩起帘子进到里面观看，一看这几个孩子狼狈不堪。个个倒剪着二臂，捆倒埃尘，昏迷不醒。屋里头静悄悄的，不但是军师、大帅和英王富昌，就是镇西洋瓢八海，也不知道往那里去了。这个时候葛化山珍，看见董爷进去。也随在后面取出了火种，打着了火点上蜡灯，火摺收拾好了。再看了看三个孩子于斗，凤岐，张旺，三个人躺在那里令人可怜。董爷用手一指，叫葛化山珍把三人的绑绳解开。用凉水将他们解救过来。老头子这才各处检查。看看英王等还是由窗户里走的，还是屋里有地道。看了看上房屋的后窗户条未动。仔细检查屋角床底全都看到了，就怕的是有地道。你说也怪，这么大身份的镇古侠，就会没看出形迹来。此时葛化山珍把孩子们绑绳全都解开，用凉水全都喷救过来。孩子站起身形，扎好了腰，东西收拾俐落，抬头一看，看见了镇古侠，这才大家跪倒磕头。张旺还不说，凤岐眼看董爷，叫了一声，师傅，若非今天老人家赶到，我们三个人想活万难。董爷摆手叫他站起身来。又埋怨孩子们年轻，作事不慎，一旦之间，被获遭擒。若非是我来到此处，尔等焉有命在？孩儿们各个点头相谢老剑客爷救命之恩。董爷这才问："你们这是由那里来？"三个人这才把经过之事，从头至尾细说了一遍。直说到巧拿英王富昌和军师、大帅，没留神误走瓢家镇，被获遭擒。董爷听到这里，点了点头。会同着葛化山珍和凌通，他们老三位前走。叫三个孩儿办理瓢家店的善后。

三位剑客在路上一面走着，董爷不住的思索：就凭姓董

的在外面办事，无论什么事没有出过意料之外的。又谁知今天我一失神，叫小子们竟自脱逃！这个地方我算栽！一边想着一边走。老三位随便谈。铁板仙叫了一声："老人家，英王富昌君臣脱逃，据我想没有别的地方去，一定是够奔万龙藏峰岛，除去了万龙藏峰那里是他的立足之所。据我看咱们顺道东行，绕走西安府也许把小子碰上。"众人听到这里，哈哈一阵大笑。董爷这才说道："凌老剑客你是不知道。不但谈到文武两科，水旱两面，各种武学大家抬爱说我不错。对于奇门遁甲，我还有两下子呢。"凌通微然一笑，叫了一声："董老剑客，既然如此，我说一句笑话，你老人家既会卜巫占课，咱们大家打个趣儿，你老就占算占算。"董爷闻听说："好，这那里是叫我占算占算，你这是拔扯我的能为，我今天索兴叫你看一看我的卦灵不灵。"不但说是凌通，瞪眼观看。就连老道葛化山珍，也是二目直勾。单看董爷这个卦，怎么个算法。倒看看他是大六壬还是金钱课，或是奇门，或是周易。倒看看他这个卦怎么算法！人家老头子董爷也不着急，站住身形。恭恭敬敬仰面朝天，猫腰行礼，口里还不住的叨叨念念。葛化山珍，铁板仙可不知道老头子说的是什么。就见老人家伸手把鞋脱下一只来，抖手向空中一扔。但见这只鞋在半悬空中滴溜溜旋转。然后吧的一声，落于尘埃。老头子走上前去，低头观看。但只见鞋的前头冲着东北。董爷这才哈哈一阵大笑。毛腰把鞋拾起来，穿好了这才叫道："二位，据我看英王携带着军师大帅，他们投奔东北去了。老头子这可不是信口胡说。准投东北不投，可不敢说一定。"他老人家是一片诚意，方才仰面朝天咀里不住的祷祷告告，他是暗含着祈祷。不过说的是过往神灵听真，弟子董化一，今日随同葛化山珍，凌

通，所为的是捉拿叛逆富昌和军师大帅，为国消患与民除害。但不知他等逃往何方，望求神明指示。那分意思是恭恭敬敬，倒不是占课算卦，分明就是对天问卜。你还别小看这个，这就算是诚则灵。老头子祷告以鞋头冲着那方，英王就落在那里。此时一看鞋头冲东北，老头子心里度乎，要是这么看起来，这就是神灵有应。真要是鞋头冲西那就算是错了。无论如何，英王他也不能再回四川成都剑山蓬莱岛。要说是东北这倒是正顺的一条道，可就是不知道准在那里，将他遇着。这才老三位说着话往前行走。走来走去，天都快亮了。董爷叫了一声："二位，如果劳累，可以坐在这里休息休息。"在旁边有一块青条石，这块石头峥光崭亮，光润无比。老三位坐在青石上面。凌通说话好诙谐，随着叫了一声："二位老剑客看，忿道旁边放着这么一块青石，得惹多少人注目。我说这个话，你们二位想准能够尽情尽理。"二位闻听一笑："又有什么新闻，只管说给我们听听。"凌通微然一笑，叫道："二位，据我想，这块青石，在大道旁边一放，分明这是地道的一个道眼。可不知道到那里。不信也费不了什么事，咱们把他掀开看看。"董爷跟老道听凌通说的这些话，你还别说这还真正是有理。老道站起身形，伸手撤剑打算要挖这块石板，就在这么个工夫，猛然间就听咯嘣一声。要是两个外行家坐在这里，听见这个声音准得吓一跳，必然高声喊喝。像这二位可不然。身为剑客类乎这样事，见过无多待少。老哥儿两个赶紧慢慢的站起身形，二目圆翻瞪睛观看。过了工夫不大，果然这块青石轻轻的托起，往旁边一放。又过了有半袋烟的工夫，平地出来一口宝剑。晃晃悠悠晃了好半天，宝剑抽回去又沉了沉。出来两个手扒着土地往上一长，竟出来一个人。老

人家镇古侠早已冲着葛化山珍连连摆手，用手指自己的鼻子，告诉那二位。下面无论出来何等的英雄，伸手捉拿是我在头里。二位点头会意。果然出来一个出家的老道。董爷出其不意，在后面鹰拿燕雀。用手掐住他的脖子，往上一提不用说这小子动，连说话都说不出来。不费吹灰之力，提到道路旁边。按倒在地解他的绒绳，四马倒攒蹄捆好。然后把他的衣襟扯下来将咀堵好，捆完了往旁边一放。董爷低头看了看老道非是别人，正是燕普。把董爷欢喜的了不得。

书中代言，三位剑客在瓢家店高声喊喝。要依着军师燕普，打算出来一死相拚，撤剑动手。那是镇西洋画策，连连摆手。把屋中灯吹灭，不叫众人动。在里面有两个泄水的道路，就是那两个大立柜。门拉开掀开塘板，往旁边一挂，里面黑暗暗倒下台阶。镇西洋他在前面后面是英王富昌，谭天，后面就是燕云风。老道把立柜的门儿关好，里面的搪板放平了，这才顺着地道走。要不然老人家镇古侠，到了里面各处窥探，并未看出破绽来。头一节也是老人家一时大意，再说也是他们这个法子想的太巧妙了。老四位顺着地道走。要说军师、大帅，镇西洋众人，腰里可没有火桶火摺，皆因他们那个身分也用不着拨门，再说行走仓卒也未得预备。黑暗暗只得摸索前行。好在一样儿，暗道里面道路虽然不平，倒不至于难走。走了工夫很大，堪堪来到了暗道的口上。头里的镇西洋站住了脚步，向着军师燕普，大帅谭天，英王富昌说道："前面已然来到了洞口，我可不能首先逃窜了性命，因为道路是我家的，无论如何也得你们君臣完全脱离险地，然后再走不迟。"这个地方可不是人家镇西洋耍奸，因为什么呢，就皆因这个暗道口在旷野荒郊，准知道上面无人，先上去的

就算脱离了虎口，故此镇西洋谦让。英王不用说，盖地道口的木板开不开，当然不能头里走。谭天是镇西洋的门胥，当然较比老道近着一层。这几个人互相一谦让，可就是让军师燕普头里走。老道脱离险地心急，也不多让，这才迈步够奔前面。果然走不多远，已来到了洞口。镇西洋说明了："上面的机关，外面有一块石板，石板下面是一块木板，这个木板是四面的播簧。只要在下面将木板托起来，向左一转，转一面落下一层来，转两面落下两层来，连转三面，这块木板就能搬开了。旁边有挂钩，将木板挂好。然后双手托着石板往起一长，只要长出去二寸多，可就出了石板的槽了。然后向旁边一错，洞口就算开了。先用军刃晃晃，然后够奔上面。"老道燕普听罢，点了点头。遂够奔洞口照着镇西洋言语，果然三转将木板落下来，旁边挂好，这才往起托开了石板，肋下撤剑伸到外面，连晃了几晃。又沉了一会儿，这才长身形往上一露头。燕普做梦他也想不到，洞口上有一位镇古侠董乾董化一，二日瞪圆在那里等着。伸手捉拿，这才出其不意。老人家不费吹灰之力，将老道拿住。旁边铁板仙看着高兴，暗想自己还真琢磨对了。也叫镇古侠他知道知道铁板仙，料事如神。一面想着向董爷连连摆手，又连连指自己的鼻子，董爷明白，这是告诉我，他也要拿一个。洞里再出人不准我动，看他的。董爷点头会意。各自定睛观看，半点声息都没有。过了好半天，猛然间又看见由下面上来一个人。也是将然一露头，凌爷过去伸手掐住了脖子，提到了上面。左手一拢来到了旁边，解他身上的绒绳，按在那里就捆。捆完了塞好了口，看了看正是大帅谭天。镇古侠准知道一个不少，全都在这里，心里非常高兴。这才向着凌爷摆手，用手指自己，那个意思

告诉他，又该着我了。凌通将然点了点头。就看晃晃悠悠由下面又上来一位，借着星斗之光看得明白，银髯皓首白发苍苍。董爷知道，就是英王富昌富保臣。你可别看英王不会武学，董爷可不敢疏神大意，这就叫拿着狸猫当虎看。仍然是施展陆地飞行的功夫，脚尖点地身形往前一纵，急似鹰隼猛如虎狼。哧的一声伸手掐住了脖项，单臂用力往起一提，提到了旁边照样捆绑。这二位只顾你拿一个我拿一个，拿了个高高兴兴！在旁边把这位葛化山珍，看着也有些个技痒。暗想道：我葛化山珍，跟二位老剑客比上我可比不了，可是比在平常武学，能够胜我的主儿很少。今天既然他们二位各显身手，彼此赛着拿人，真我要不伸手拿一个，也叫二位剑客小看我葛化山珍。这就是瓢家店的四个人，出来的正是英王等君臣三个人，后面当然还有一个镇西洋瓢八海。我何不伸手捉拿，也叫二位老人家知道知道我不是无能之辈。想罢遂向着镇古侠铁板仙二位老人家连连摆手，又指着自己的鼻子，然后又指了指洞口。二位明白这是打算等下面上来人，他要捉拿。二位老人家谁也没把葛化山珍小看了，只得点头答应。就见他绾了绾袍袖，来到洞口切近，二目瞪圆留神观看。自己心中盘算：够奔瓢家店的时候，三人赛走，二位老剑客将我拉下多远。到如今要伸手拿人，千万可别栽了筋斗。人家可全拿住了，倘若我拿不住，岂不是当场丢丑？自己正然心中盘算，猛然间一看洞内，来了人了。老道一着急，恐怕让他跑了，赶紧身形向前一纵，伸手就抓。皆因他伸手伸早了，还未等那个人上来，他的手就抓了去了。掐脖子可掐不住，只可掳住了头发。下面那个人滴溜溜一打坠，咕噜噜的声音坠入了下面。葛化山珍看了看自己手中攒住两绺头发。气得老

道不住的念佛。凌通、镇古侠二位老人家走过来，口称："道爷不必着急，现在他们君臣三人业已被擒。不问可知逃走这个人一定是瓢林，暂且叫他逃生去吧。"老人家这几句话不过就是给老道转转面子。老道也无法，只可顺着台阶下。叫道："二位老人家，看起来贫道我的能为跟二位剑客爷比上，真有天渊之别！"凌爷董爷也各自说了几句客气话。董爷这才说道："天时已然不早，赶紧将他等送交西安府。"老道这才将石板仍然盖好。老三位看了看彼此点头一笑，因为什么，英王君臣也是三个人。这老三位正是每人一个，真要是将瓢林拿住，带着走还要费一番的周折。这一来没偏没向，所以大家看了看彼此一笑。葛化山珍口称："二位老人家，我有段事情当面要求。燕普他与我全是一教之人，我打算尽尽同教之情，够奔西安府我打算抗着燕普。"董爷闻听哈哈一笑："你们全都是三清教的道友，当然你得抗着他。要是这么说谭天他乃是我的徒弟，凤岐的妻兄，我跟他似乎有亲戚之情，我就应当抗着他。"凌通听着好笑，遂说道："你们全都有点关系，难道说我跟英王同谋造反不成么？"这一句话说出来招惹得董爷，跟老道全都哈哈大笑。这才各自伸手抗起一个人来。这三位的身分别看抗着一个人，走在路上，仍然是随随便便。走来走去，走到了天光发亮。老道向着二位老人家说道："我们找个地方打打尖才好，我实在觉着饥饿了。"董爷这才说道："我也想打打尖才合适。"说到这里四外观看，并没有村庄镇甸。在前面约有三里之遥红扑扑隐约约看不甚真，董爷用手点指："看见了没有，前面大概是一座庙宇。"凌通的眼神不错，看了看遂说道："不错紧行几步就在前面。"

三位脚下略一用力，不过转瞬之际，已然来到了切近。大

约是三层殿一座庙，山门前有七八棵松树，树大合抱枝叶参天。在两旁边有两根插杆。左右的角门子。留神看了看，在正当中山门上面悬着一块匾，黑匾金字写得明白“天光寺”，对着山门的影壁。山门角门全都是紧紧关闭。依着老道，越过墙去先把门开开，大家到了里面有什么再说。要不然天光太早，叫门也不易叫开。究竟董爷这个人，正大光明惯了，他老人家还真不愿意暗地里行事。这才说道：“我们先叫一回看，如果叫不开的话，我们再自行开门不迟。”凌通将英王放在旁边。这才来到了上垂首的角门子，吧吧吧一连打了好几下，连连问道：“里面有人吗？里面有人吗？”叫了足有一盏热茶的功夫，这才咯吱一声门分左右。由里面出来一个小和尚，半大的灰布僧衣，灰布中衣高腰袜子，开口僧鞋。来到外面上一眼下一眼不住的打量这位凌通。小和尚一看这位老人家，满面滋泥，短头发多长，长头发起绺子，身上的衣服破乱不堪，分明是一位要饭的乞丐。看够多时，这才问：“这位施主，你老找唯？”凌爷也会凑趣，遂说道：“少师傅我谁也不找，我找馒头，你看看我这个样儿，你还不明白吗？”说话之间，小和尚一眼看见了镇古侠董爷和葛老道，小和尚这才知道不是要饭的。每人抗着一个人，准知道内中有事。这才说道：“这位施主，你老要打算寻些个吃食倒也不难。但是我可主不了，我得到里面回我们当家的一声，你老略微侯一侯。”凌爷说道“多劳驾吧。”小和尚说完了话，转身够奔里面，回手把角门关好。老三位在外面等了好半天，这才看见小和尚二次出来，乐嘻嘻说道：“各位施主，我们当家的有要事不能出来迎接，叫我出来请你们几位到里面请坐。好吃的没有，不过就是粗茶淡饭。”董爷闻听赶紧说道：“多方便吧。”这才老三位每人

抗着一个人，跟着小和尚一直进了角门子。小和尚将门关好，遂把三位带到了西配殿。三位老人家各自将所抗的人全都放在暗间炕上。众人来到明间屋落坐。凌通叫小和尚先给冲壶茶，喉咙燥渴的不得了。小和尚答应一声。去了工夫不大，茶冲来了。放在桌案上面，每人喝了两碗。小和尚这才说道："你们三位大概是连夜赶路，未曾打尖。倒不如几位喝着茶，我给你们预备斋饭吧。"董爷闻听看了看这个小和尚，年纪也就是十六七岁，真正是佛门弟子，乐善好施。遂说道："少师傅，你就多辛苦吧。"小和尚出去好半天，二次来到屋中，任什么也没拿来。"葛化山珍看着一愣，口念无量佛，难道说斋饭不便不成吗？小和尚微然一笑，遂说道："斋饭已然备好，上月十五上大供，有撤供酒，但不知你们三位喝酒不喝？酒不大甚多，也够三两壶，如果要是喝的话，我给你们几位温温。"这二位一听"嘿，你说人要是走运，真正是城墙挡不住。误走洞口拿住了英王富昌，来到了庙中，偏偏说遇见这么一位小和尚，他怎么就知道我们三位好喝酒呢。"想到这里不约而同，一齐说道："既然有酒，求少师傅辛苦给我们热两壶，我等这厢谢谢。和尚一听三位都愿意喝酒，这才转身出去。工夫不大，取来两壶酒两盘菜，三个酒杯三双筷子，放在桌案上面。三位看了看这两盘酒菜新鲜，一盘是盐醉蟹，一盘是密钱青梅。小和尚不容众人问，遂说道："你们几位修果太好了，这两样酒菜都不是我们庙里的。这是庙里看香的老伙计，他的乡亲送给他的，老伙计不愿意茹荤。告诉我庙堂乃是十方之地，就是过往客商的旅店。短不了有人在咱们这里借宿，只要是俗家人住在这里，随便将我的荤菜给他们吃了可也就是了。今天你们三位说喝酒，我才想起来。我要不把话说明

白了，恐怕你们几位多想。”说着话杯箸全都摆好。“你们几位喝酒，我去看看饭去。”说着话转身出去。头一位可就是葛化山珍，方才本来就饿的不得了，到如今又喝了几杯茶，喉咙并不燥渴，净剩下饿啦。此时看见了酒，恨不能一时到口才好。遂伸手拿起壶来，满满的斟了三杯。“二位老人家喝罢，我可不客气了。”说着话端起杯来，往唇边就送。董爷正坐在他的上垂首，伸手将老道的手腕掳住，叫了一声：“道爷且慢，难道说你久走江湖，对于喝酒怎么不加审慎呢？这个酒未必没有毛病吧？”董爷这句话把葛化山珍吓了一跳。又把酒重新看了一回，这才带笑说：“老剑客爷，对于别的我可不敢说，要讲到蒙汗药酒，怎么秘密我也看的出来。这个酒我早就看够多时，果然没有别的毛病。”老头子董化一点头说道：“可惜你发卖蒙汗药一辈子，怎么连酒里有毛病没有都看不出来？”老人家这句话说的葛化山珍，心里惶惑不定。重新将酒端起来看了又看，闻了又闻，看够多时。这才乐嘻嘻向着凌爷问道：“老剑客，您看着这个酒有毛病没有？”凌爷微然一笑：“我这个话说出来可不怕你过意，我倒看着有点儿毛病。”这个工夫把老道真气坏了。心说就算你们身为剑客，久走江湖，阅历大也不至于高出圈去。我要不是发卖蒙汗药的，我也不挂这分火。怎么就凭我半点破绽看不出来，你们就竟敢就有毛病。想到这里遂说道：“二位老人家，葛化山珍实在是无能，我看着这个酒内并没有别的。”董爷听着好笑，遂说道：“既然如此，别忙，待我想个法子试验试验他。”话将然说到这里，由外面进来一个人，非是别人，正是那一名小徒弟。来到里面问三位施主，酒用了没有。如果不够，我再去取几杯。董爷答言：“少师傅不必费心了，酒还喝不了呢。请过来，我

有句话说。小和尚不知道老人家说什么，只得走过来，将然要问，不提防董爷一伸手，吧的一声将小和尚脖项抓住。说道："少师傅，你们庙里头吃斋不准得的着酒喝。我们三个人也喝不了这些个，你也喝一点吧。"说着话，端起酒杯来给小和尚就往咀里灌。小和尚一个劲摇晃脑袋不肯喝，架不住老头子力大硬灌，咕噜噜的声音，将一杯酒全都给他灌下去。

这一杯将然灌完了，就听外面一声南无阿弥陀佛，声音洪亮，随着进来一位出家的僧人。三位剑客留神观看，但见这个和尚好样儿，身体高大足有六尺多。生就得虎背熊腰。土黄色的僧服青护领，腰里扎着一根丝带，脚底下土黄色的僧鞋白罗口。往脸上观看面若银盆，残白眉阔目，狮子鼻子四字海口，颔下银髯飘满前胸，大耳垂肩。前边全都卸了顶了，一根头发也没有，铮光崭亮。二目灼灼放光。怀里抱着一柄如意。别的不说惟独董爷一时之间可想不起他是谁来。说起来这位他可不是外人，正是大帅谭天的业师。娘家姓朱双名德寿，出家的法号上宗下恒，他乃是明朝太祖的后裔。在大明朝失天下之时，他正在二旬左右的年纪，所谓血气方刚。偏巧他的家中并没有姐妹兄弟父母妻下，孤苦伶仃就是自己一个人。家里头金银不少，不敢说敌国之富，平平常常的财主可比不了他。怎奈自己虽是满腹经伦，手无缚鸡之力。要打算为国出力，还是真无从下手。这时候有他一位朋友，姓白名叫白双纶，乃是一位秀才。朱德俦爱喜他的的文学好，彼此相交，非常莫逆。这一日白双纶到朱宅看望，看见德俦愁容满面，跟自己说话就是勉强着说，不由得心中纳闷。朱大哥，"你老心里有什么心思不成吗？我看你老有些个闷闷不乐。"德俦闻听点点头。叫道："兄弟，你不枉是我知已的朋

友，果然能够知道我的心思。可也并非三言两语能够说得出来。贤弟你要没有别的事，我今天与你作长日饮，也好把酒谈心。白爷知道朱爷满腹的牢骚，非得尽情发泄才能够痛快。白爷视朱爷如同手足一般，别说还没有什么特别要紧的事，就是有事这个时候也不能说有，头一节不可以拦朱爷的高兴。再说朋友有事，本来就得找要好的知近的，借酒发挥全都把他说出来。能劝的地方劝劝，从中一解说可就算完了。”白爷明白这个意思，赶紧点头说道：“大哥，我没事。如蒙赐教，正如所愿。”朱爷一听高兴回，头吩咐手下家人等在客厅里面设摆桌椅，告诉厨下预备上等酒肴，我要跟白大先生饮酒谈话。这个话吩咐下去，工夫不大，酒菜备妥这才弟兄二人来到过厅落坐。手下人把酒满上。朱爷这才摆手，叫家人等全都退出去。端酒来先满饮了三杯。说一句文明古话，“这叫浮三大白。”跟着酒杯放下，先仰天大笑。然后又长叹了一口气。白爷一看大哥如疯似狂，如果不叫他把心思说出来，非得将他急出毛病来不可。我何不以言语相引，叫他发发牢骚就完了。想罢，遂说道：“大哥，我看你老人家这个意思，吃喝不愁，当然忧的是国家大事。所恨的就是朝臣将帅，不肯为国出力，以至于天下失守。”朱爷一听，手拍桌案，连连叫道“贤弟，你真是我的知心知已的好兄弟！哥哥心里所以不痛快正是为此。我想在朝的文武官，无事之时坐享奉禄，立党树派你争我斗。一旦国家有了事，筹不出一策来，睁眼看着亡国。带兵的武官只是会耀武扬威，真正到了身临疆场，不挥一刃不发一镞，弃甲曳兵而逃。就是有阵亡的也是被人家由打身后打死的。常言说的好，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又谁知连半时也不中用！你说国家拿着奉禄养他们，岂不等于猪狗一般吗。就

真有心发奋，为祖国牺牲，怎奈孤掌难鸣。因此我是终朝难过，真有厌世的思想。”白爷听罢哈哈大笑，叫道：“大哥，我说一句话可不一定对不对。听你老这个意思，是胸怀大志，颇有恢复大明天下的志向。按说顶天立地的男儿汉，生在世界上面，本来就应当烈烈轰轰，作一件惊天动地的事业，不怕不成也可以留名千古。可有一样儿，古人有这么一句话，为可为于可为之时则与，为不可为于不可为之时则凶。这句话乃是成语，虽然不能全都如此，大概也差不多。就按哥哥你老的心思，要发挥大志，当然也免不了结交江洋大盗。凭着自己的财势，招兵买马，聚草屯粮。费尽了千辛万苦，也未必能够成事。到了势败之时，也不过落一个谋为不轨，啸聚山林的贼寇。大哥你老想我说的这话对不对？”德俦闻听点了点头，叫了一声“兄弟，话虽然这么说，应当怎么办才能够出这口怨气？”白爷闻听微然一笑，叫道“哥哥你老要打算在世界之上，能够叫心里不存怨气，除非是剑侠剑仙等辈。来无踪，去无影，不但自己能够扫除心中的怨气，还可以代管路见不平，杀奸诛佞，济困扶危。就是为国家大事，身有绝艺打算恢复祖国，也较比身无一技强的多。”白爷这一片言语说的德俦高兴的了不得，连连点头。叫道：“兄弟，你所说之话倒是在情在理。怎奈本身习武非有良师不可，平平常常的教场子的老师傅，连他都不够剑客的资格，要是再跟他学出来，岂不白费吗？打算成名，必须先访成名剑侠才成呢。话是这么说，这成了名的剑侠，上那里去访呢？”白爷又接着说道：“俗语有句话，不受磨练不成佛。说句文明话，就是有志者事竟成。你老要说剑侠没处找去，人家披发入山求仙访道的主儿，那可就更无法访了。”德俦听着这个话似乎有理。自

己一想上无父母，下无妻子，孤若零仃一个人。为什么老死牖下，叫他跟草木同腐呢。真要学得一身惊人的武术，得着机会成就我心中大愿不迟。遂叫道："贤弟，今天哥哥我的心思，总算没白跟你说。居然你替我想出一条出路，要不然哥哥我非窝囊死不可！这个话不是说到这里了吗，事不宜迟，料理料理家务，叫老管家照管着。我是多带黄金，少带白银，要遍游四海，访师学艺。"白爷点头说道："好，兄弟，我早就有这份志向，尚且未能实作。这一次，就算兄弟我把你老劝出去的。只要你老走了，兄弟我随后也走。"德俦带笑说道："兄弟你这个话说错了。你跟哥哥我可不一样，我现在是孤苦零仃，举目无亲，所以愿意往那里去都成。兄弟你可就不然了，虽然也是上无父母，下无妻子，可是你已然定下亲了。你走不要紧，未曾过门的娣妹，应当怎样呢？"白爷端起酒来，喝了一大杯。复又满上，这才说道："大哥你老放心，当然我有个安置：详详细细写一封退婚书，说明大意叫他改嫁旁人。"朱爷一听"罢了，人家白贤弟退亲，到外面访师。我任什么都没有，若是不如他，未免就不算男子汉了！"想到这里微翻二目，叫声"兄弟，按说我可应当拦你，头一节你我是知已之交。再说兄弟的学问知识比哥哥有过之无不及，哥哥我尚且听从你的言语，兄弟你自己的事，请你自己决断就是了。"弟兄两个把话说到这里，互相敬了三杯酒，这就算是饯别。德俦叹气说道："贤弟，你我今日一别，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再见。也不知道今生还能够见面不能？"白爷听着这些话，也有一份感慨。怎奈天生雄志英怀，不但不难过反倒哈哈大笑，叫道："大哥人生何处不相逢？但愿你我志愿达到，见面何难！"德俦听着兄弟说话果有英雄气慨，话还是一点儿都不错。真要

能够随了心，练成绝艺在身，日后相见何难。接着哥儿两个又说了几句闲话，白爷这才告辞。临走说了一句："后会有期。"不表白爷回家写退婚书。

单说朱爷刻不容缓，立刻把老管家叫到了跟前。就把自己要出门的话，跟他一说。少不了老管家也得劝说一番。不过朱爷志愿已决，谁劝也是白费。当时把家中诸事全都托咐好了。自己打点了行囊盘费，由家中动身。出离了山东沂州府，那就算是无投无奔。住在店房客栈之时，逢人就打听，何处有成了名的剑侠，我打算前去投师学艺。许多人看见朱爷这个样儿，准知道是一位疯魔，当然中了武术迷啦。也有解说两句的。也有摆手说不知道的。走到了济南府，照样还是这样打听。店里东家把他介绍到城里有名的武学场子刘老师那里，打算叫他跟众人在场子里头一练就好了。那知道朱爷见了人家刘老师，头一句先问"你是侠客还是剑客呢？"刘老师闻听就是一怔，遂说道："我也不是剑客，我也不是侠客。你不是打算练工夫吗？何必问剑问侠。"朱爷一听连连摆手，遂说道："不成不成。我这个练功夫，非得找剑侠传艺不可，因为我别有心思。你既非剑侠，你就不用问了。"说到这里气愤愤扭头就走，招惹的人家场子里面的人没有一个不笑的。这个话可就传出去了，人人都知道有这么一个疯子，到处去找剑侠。这个话往外一传，共总过了没有一个月。这一天德俦将然吃完了早饭。坐在外面茶摊上，跟过往行人打听剑侠的所在。猛然间走过一个人来，上一眼下一眼打量德俦，然后这才说道："我看你老这个意思莫非打算访世上的高人投师访友吗？"朱爷一听抬头留神一看，说话的这个人倒是生得方面大耳。身上穿蓝绸子裤褂，外罩蓝绸子大褂，脚底下青缎子

鞋白袜子。这个人长的挺四趁，就是两双眼睛不好，黄中透亮，生成的一对鹞子眼。这个时候朱爷正在急于求师之时，不敢怠慢。赶紧说道："不错，在下朱德俦，正要访友求师，难道说阁下知道不成吗？"那人闻听微然一笑，那个意思带出来扬扬自得，遂说道："那是自然了，要不然我也不问你。"朱爷听罢真不亚如遇见了指路的仙人一般。赶紧说道："既然如此，没领教你老人家贵姓？那人报通名姓，叫吴文玉，有个外号人称四季风。又问了问朱爷。各自报通名姓，这才让到店房里面。朱爷仔细一问，才知道他有个把兄弟，身有绝艺人称侠客。这还不算他的老师人称剑客。你要打算学惊人的本领，只要介绍到剑客那里。不消三年就能练一身绝艺，不说成剑也能成侠。可别看朱爷学高才富，凡事就怕是外行，他那里知道练武的艰难？听吴文玉说的高兴，这才赶紧问："你老所说这个人但不知现在那里？求你老人家分神，领我介绍介绍才好。"吴文玉一笑，遂说道你说的也太容易了，现在这位老师傅住居杭州府，有一座灵山，在灵山半山腰有一座灵山洞，他老人家就住居在那里。你要打算去的话，现在还不能走，因为我有点儿事。我把事办完了，你跟我一同起身前去。可有一节你在这里等候，不许跟别人说。倘若有人知道，你可别说我不带你去。"朱爷答言："吴大哥，请你老放心，我决以不能往外说。可有一节，但不知你老在这里办什么事？得用多少日子才能办完？"吴文玉接着说道："唉，别提了，我在杭州府里开设一座粮店，济南府这里有一个分号。掌柜的把买卖作赔了，帐目上因不大清楚。他家里有良田二百亩，允许偿还我的血本。我到这边来过几次，每一次前来无多有少，到现在只差我纹银二百两。也许一两个月，也许两三个月不

定。你要在这里盘川不够用的，我先给你留下点儿不要紧。”朱爷说道：“这倒不必费心，我的川资倒还不少。我有一句话跟你老商量商量，不知你老的意下如何？既然你老这里分号掌柜的所差才二百银子，你老还得等好几个月。我这里的盘费倒还能富余几百两。我这个意思先从我这里给他垫上，咱们先起身成不成？”吴文玉一听，故意的紧皱双眉。思索了好半天，这才说道：“好吧。你要是拜了老剑客爷，跟我的把弟你们算是亲师兄弟。我攀大说一句，我还是你们二位的大盟兄呢。将来咱们是越走越近，倒不在乎这几百两银子。可是他这里也不能不给，不过稍迟两天一样给钱，皆因我有点急用项，要不然也用不着，在兄弟你这里拨兑。可有一样儿，兄弟你一个出门的人，可能够带多少钱呢？”朱爷并不隐瞒。遂说把自己出门的意思，敖游四海遍访名师，出来的时候多带黄金，皆因不知道何日才能够找到名师，故此盘川充足。吴文玉听着二目乱转，喜欢的了不得。叫声：“兄弟既然如此，你我明天就能起身。”朱爷听着喜欢。吴文玉将他的行李取了来。跟朱爷当天晚响，住在一家店房里头。次一日，算还了店帐。二人一同起身，够奔杭州而来。在路途之上可并非是一天。这一天因为走过宿头店道。堪堪到了黄昏，仍然在旷野荒效，看了看四外并没有村庄镇甸。朱爷走得两只腿生疼，叫了一声：“吴大哥，咱们要是找不着住所，难道说走一夜不成吗？”吴文玉叫声：“兄弟，你别着急，往前再走走决以不能没有村庄。只要看见住户人家，不怕没有店房。咱们也可以投宿人家，跟他找些个吃食，明日早行。不过给他点儿柴米钱足矣。朱爷无法只得跟着吴文玉前行。又走了好半天，朱爷嚷：“我实在又渴又饿又累，两只脚脚跟又疼。”吴文玉带

笑说道："兄弟你别嚷了，你看看前面就是咱们落脚的地方。"朱爷留神看了看，原来前面有一座庙宇，孤孤零零倒是齐齐整整。朱爷一看有了落脚的地方，遂把精神一振勉强前行。好容易来到了庙的近前，看了看庙门紧闭。在山门上横着有块匾写的是"敕建金雀寺"。吴文玉走上前来叫门。叫了好半天，由里面出来一位老者。问了问："你们二位找谁？吴文玉就把借宿的话一说，老头子说的："也好，借宿也成。明天你们可得早走，皆因我们庙里的住持，以及徒弟等众人，全都往外面应酬佛事去了。今天夜里可回不来。按说我没有这么大的权柄留你们。怎奈天到这般时候，真要是叫你们再往下走，走到天明也找不着住处。"老头子叨叨念念说个不住。吴文玉赶紧接着说道："老人家你老这份意思，我们明白了。决以不能给你老惹事，到不了天明，我们就起身了。"老头子点了点头。这才把二位带到了里面西配殿。吴文玉又叫道："老人家，我还有点儿事求你老人家，我们两个人走过了宿头店道，在中途路上并未打尖。跟你求点儿吃食东西，暂时充饥，明天多多烧香可也就是了。"老头子听罢点头："这倒不难，好在剩馍残饭有的是，你们在这里稍微候一候，我去给你们拿去。"二人一齐致谢。老头子转身出去。工夫不大，果然端来了小米饭，，黑面馒头，还有老淹咸菜。另外还有一大壶开水。除了桌上点着的，又拿来几个蜡头儿。朱爷就算是饿不择食，跟吴文玉两个人，连吃带喝，工夫不大全都吃喝完毕。看庙的老伙计将盆碗收拾出去，这才说道："你们二位也歇着去吧。千万要早早的走，省得叫住持知道了说我多事。"吴文玉答应一声："老人家你老就歇着去吧。"老伙计出去之后，朱爷早就支持不住，躺在炕上已经睡着了。吴文玉将门关好，灯熄

灭了。

不表他们二人休息，单说那位老伙计，知道庙里住持脾气不好，留了这两个人叫他知道了，准保不愿意。还不如不等天亮到西配殿，将他二人叫起来快走倒省事。这一来不要紧，这位老伙计一夜这个觉也没睡好。听了听天交四鼓，他赶紧爬起来够奔西配殿，到了里面一看黑暗暗不知道有人没有。这才由腰间取出火种，打着了燃着了桌案上面上的蜡烛。看了看炕上就睡着一个人，老伙计明白那一个一定是到外面解手去了，这才走上前来用手推睡觉这个人。口中连连说道："天不早了快起吧。"推了好半天，这个人也不醒，那一个解手的也不见回来。老伙计着急高声喊叫，怎奈睡觉的这个人纹丝不动。老头子有气自言自语说道"这不成了睡死了吗。"就在这么个工夫，猛听得外面有人说话："这个老陈太不可靠了，怎么我走了这么一夜，你就连庙门都不关呢！"老伙计一听正是住持回来了。听见这句话未免就是一怔，昨夜晚将他等二人带到了里面，是亲自将角门对好，怎么会说我没关门呢？这还不能说人家住持不对。真要是角门子关着，不叫门他怎么能够进的来呢？正自想着就听住持在外面叫"老陈老陈"。老头子答应一声，由西配殿走出来。住持问他因为什么在这里呢，老陈并不隐瞒，就把昨夜晚之事，细说了一遍。一直说到自己恐怕住持回来，早早来叫他们快走。又谁知出去一个人到现在还没回来，这一个我怎么叫也叫不起来。当家的老和尚一听，就知道内中有了变故了。赶紧随同老陈够奔西配殿，来到了里面叫小和尚掌起了灯笼火把。到了近前一看，睡觉的这个人口吐白沫，昏迷不醒。老和尚看着这个情形，大概是受了蒙香蒙汗药了。随命人去取凉水。老和尚含

在口内，向这人面上噗的一喷。你说也怪，就见这人机伶伶打了一个寒战，登时把眼睁开，四外看了看，看那个样子非常惊异。和尚这才问："你二人是怎么一处同行的？那个人现在到那里去了，你可知道？"朱爷听罢和尚这几句话，"哎哟"，这才如梦方醒。不用说，这一个吴文玉他是个骗子！想到这里检查自己的行囊，除了随身几两散碎银子还在身上，其余数百两黄金已然不知道那里去了。事已至此，避讳也是无益。这才把已往之事，对老和尚一说，一直说到自己昨夜因为劳累过度，不知怎样被他将行囊盗走。和尚听罢非常叹惜。当时劝朱爷打消了成念，可以从此回家。朱爷闻听一笑，叫了一声："大师傅，还别说这数百两黄金，就是将我的性命搭上，我也不灰心。"我这一次出来，实在是具有决心："如果没有什么机遇，宁死不归！"老和尚闻听点了点头说道："你的志向倒是很好，怎奈你的盘费不足，还怎能够在外面云游呢？"朱爷一听心里也似乎非常难过，随着长叹了一口气道："老当家的，实话跟你老说吧，我这就叫有死而已！"和尚一听这个人也实在叫人佩服，心存大志宁死不归！身为出家的和尚，就应当到处拯救苦难之人。我倒有心给他想个法子，虽然不能叫他随其初愿，也可以叫他不愁吃喝。有心说出来又怕人家不愿意，有心不说，又觉着心里过不去。想了好半天，还是说了对。这才叫了一声："朱施主，我有一句话说出来，不知道你老人家意下如何？按说出家人不应当勉强度人为僧。皆因我看你的志意坚强，我实在有意辅助于你，完成你的大志。怎奈我实在无此力量。此时我打算给你想个主意，虽然于你的事情无补，也可以算作一个办法。我这个意思打算叫你落发为僧，我将衣钵传给你，倒并非是叫你证悟参修。皆

因你要遍游江湖，去访名师，既然中途被劫，川资已然不足，劝你回家你又不肯，似此要是长了，非得流落致死不可。倘若皈依了三宝教下，头一样，大庙能住，小庙能吃。庵观寺院，到处全有，吃喝这两样儿先不为难。你有什么志向随便去办，那岂不就省了事啦吗？”在先前和尚一说，朱爷听着很可笑。到现在，听人家和尚把里面的原因说出来，都是为救拔自己不至于冻饿而死，这倒也是个办法。借着云游访道，暗含着访查名师，这倒是个延年持久的办法。你可别看逢庙挂褡这点儿小事，真要是日子长了，万两黄金也抵不了这个免费吃喝。人这一辈子的机遇，全都是该着！朱爷灵机一动，觉着人家这位住持，对于自己发了无限的慈悲。这才赶紧抱拳说道：“既蒙当家如此厚爱，我情愿意皈依佛门。”和尚接着说道：“既然如此我收你作个师弟。你拜老师傅的牌位出家就是了。”朱爷还客气几句，打算要拜和尚为师。和尚说的也好：“拜师是出于本心。既然是我叫你出家，我就不能收你作徒弟了。佛门之中也不论年岁，你也不必客气，随我拜师去吧。”朱爷在大雄宝殿朝佛落发换了僧衣。然后大家全都见了见面。老和尚法名叫宗正，给朱爷取的法名叫作宗恒。简断捷说，在庙里一共住了十几天，宗正老当家的遂就把一切挂褡的规矩，全都告诉给宗恒，恐怕记不清楚打了一张纸，全都用笔记上，慢慢的背诵。好在朱爷是读书的人，对于记忆上很容易。本枝本派的宗系以及一切问答，各种行规全都演练熟习。朱爷这才跟师兄宗正告辞。由这里说朱爷这个遍游天下的心，更高兴了，就彷佛是有所仗恃。转瞬之间在外面就漂流了一年多。

第一百零二回

受诈骗宗恒习武除贼　得逃脱燕普一招解围

朱爷听人传说，剑侠往往全都隐避在四川的名山，我何不到四川看看。这一天果然来到四川的剑州地方。朱爷盘桓山下，看着这个地方可爱。在双峰夹谷里有一座亭子，四周围长的遍地都是金银花。在亭子底下一股清水，三下里分流。朱爷一看这里山景比自己所见的哪里都好，何不到亭子里面看看。想到这里，信步往里走。来到亭子里面，清风徐徐，真正是别有天地！妙境幽思人之常情，朱爷可就想起了自己，真要是拜投了名师，学到一身绝艺。天下的妙境，想到哪里去就到哪里去，到那时真不亚如飞仙一般。就怕生平徒劳，到了年岁老了也访不着名师，那也就算是枉生一世！朱爷这个地方，就叫情不自禁，心里的话咀里叨念出来了。这句话将说完，就听旁边有人痰嗽，跟着一个人迈步走上亭子来。朱爷留神一看，哎哟，来的这个人年纪可太大了。身量不高，约有五尺。白发苍苍皱纹堆垒。身上穿半截蓝布褂，脚底下赤足短裤，穿着两只草鞋。双手倒背塌撒着眼皮往前走，那个意思就像没看见朱爷。一直来到亭子里面，止住了脚步。朱爷将然要过去说几句话。就见老头子猛然间用手一指："这是哪里来的出家人，到此作甚？"朱爷赶紧手打问讯，口称："老人家小僧游玩至此，因见此处清幽异常，这才来到亭中瞻仰。望求老人家勿怪。"老头子听罢这几句话，不由得上一眼下一眼打量朱爷，心说就凭这么年青的和尚，能够吐属文雅，

大概决非寻常之辈。这才说道："这位大师傅宝刹那里？上下怎么称呼？还是游云至此，还是别有公干？"和尚说道："小庙金雀寺，僧名宗恒，到这边来一半云游，一半打算访求世外高人。"老头子闻听哈哈大笑，遂说道："大师傅你这个话说的差点儿，出家人以寂静为本，也用不着找什么世外高人。平常人所说的哪里求仙，哪里访师，差不多都是虚造出来的，并无实事。为什么你一个出家人，也迷信呢？"朱爷闻听也是一笑。知道这位老者把自己的意思会错了。他不说他没听明白，反倒说我迷信。索性我把言语跟他说明，省得叫他小看我宗恒。想罢这才说道："老人家你老未曾将我的言语听明，我并非是求仙访道。"遂就把自己由家里出来的意思一说，一直说到金雀寺被骗。多亏师兄宗正慈悲，收我为师弟。小僧借着佛法十方之力，才云游至此，所为的就是上天可怜或者能够遇见世外的高人。"老头子听罢微然点了点头，遂说道："你老的志向很高超。但不知你的性情如何？如果说有忍耐性，我倒可以给你老介绍一位名师。"朱爷细看老头子别无出奇之处，或者跟自己打趣，也未可知。又一想，访师之道，不可疏忽。不管他是真假，只要有此机遇，我何不求求他呢。想罢遂说道："未领教老人家尊姓高名。如果肯其分神，小僧感德不尽。"老人家说："我姓倪名叫倪元。我有个朋友，是个出家的和尚，就在前面龙王庙，他的法号叫明镜禅师。此人的武术虽不敢说天下第一，大概胜的过他的主儿很少。你要愿意见见此人，你马上跟我前去便了。"和尚一听，这可真是天赐良机。俗语说的好，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真要是从此得遇高人，可见得我的福命不薄。想到这里高兴，这才说道："老人家，既然如此，就求你老分神吧，小僧这厢

问讯了。”老头子倪元，说了一声走，迈步够奔亭子下面。后面跟着和尚宗恒，顺着山里的小路，往前行走。走了好半天，老头子在前面喊道：“嗳呀，和尚，咱们把道走错了，你怎么也不言语一声呢？宗恒一听，这真是岂有此理，你带着我走，我怎么能够知道错不错呢！遂说道：“老人家，别着急走错了再重走。”老头子气狠狠说道：“走，真叫丧气！”起先往西这又改向正东。和尚一看这个道路错的真新鲜，怎么会错到对面去了呢？好容易走到亭子这里，过了亭子够奔山口外。走来走去，将然来到山口外头。就听老头子又喊道：“嗳呀，我要解手。和尚啊，你这得跟我回到亭子那里。我解手除了那里解不了。”朱爷一听这位老爷子太麻烦，解手那里不能，怎么单要回亭子那里呢？再说也用不着我跟着啊。遂说道：“老人家你老要解手，我在这里等候，你老人家自己去吧。”老头子一听，残眉倒竖，二目圆睁。用手点指，厉声说道：“你这个和尚太以不明事了。我为去找明镜，头一次慌慌忙忙把个道走反，重新又走回来。又谁知这一累把我的屎给累下来了。我叫你跟我亭子那里去解手，为的是叫你在旁边跟我说些个闲话，我拉屎好痛快。”和尚一听这个气可就大啦。心说我跟你说话，你拉屎会痛快，这不成了骂人了吗。有心不跟他去，又怕这个老头子果有介绍之能，岂不失之交臂。你说真要跟他去，看他这个样儿，鬼鬼祟祟真要是被他奚落一番，太以不值。又一想，他是这大年纪的老者，我今年将过二十岁，就是被他奚落一番，也不算什么。倒不如跟他前去，倒看他怎样。想罢叫道：“老人家，别着急，我跟你老前去就是了。”老头子这才面现喜容，带着宗恒又往回走。老人家走道非常慢，好容易又走到了亭子近前。老头子找了地方蹲下拉屎，叫和

尚站在旁边，跟他说闲话。这个工夫，说不说就有一顿饭的时候。和尚暗含着纳闷。这个老头子怎么出恭出这么半天呢，这要叫我蹲我就蹲不了。想到这里，暗含着偷看，老头子不但没拉屎，连尿也没撒。再细看了看，他老人家连裤子还没脱下来呢，不过就是蹲在那里。和尚实是忍不住了，叫道："老人家，你老怎么没脱裤就拉屎呢？"老头子说道："你是满口胡说，穿裤子拉屎那不成了骂人吗！我多怎拉屎呢？我要跟你把话说明白了，未免太费事了，只可告诉你拉屎就完了。其实就是有蹲着的瘾。"和尚一听，心说，好，你老人家有蹲着的瘾，我就算有站着的瘾。有心再说两句，又怕老头儿生气。只得带笑说道："原来如此。"由这里说，老头子又蹲了一顿饭的工夫，和尚一声也不敢催。老头子这才说道："宗恒你过来搀我一把，"和尚赶紧走过来，双手扶持将老头子搀走。老头子一阵哈哈大笑，叫了一声："和尚，我可对不起你。这里倒是有位明镜禅师，怎奈我可不认得他。你要打算去的话，你自己去吧，我可要回家了。"说罢转头就走。和尚气得二目直勾，有心发作两句。又一想这是我命里的魔难，不必怨他，自己正然叹息。猛然老头子去而复返，乐嘻嘻向朱爷说道："宗恒果然孺子可教！既有如此耐性，随我到这里来。"朱爷闻听这句话，遂恍然大悟："哎呀幸亏我自怨福薄，不曾发作。原来老人家他是试探于我，真要是耐性不住，岂不当面错过？"一面想着，跟随老头子二次来到山口外。顺着山根往北走了好半天，这才绕过了山环。再往西拐，看见了一个小小的村庄，在庄口外有一座庙。来到近前一看，果然是龙王庙。老头子将朱爷带到了里面，一直往后走。到了后禅堂门口，老头子摆手叫宗恒站在那里等候。自己走到了里面，乐嘻嘻说

道：师哥，我给你老人家送了一个徒弟来。”就听有人说：“师弟你说那里话？慢说没有相当徒弟，就是有，你我这个年纪，也犯不着我那个麻烦。”老头子接着说道：“师哥你还别不信。实在我给你老领了一个徒弟来，收与不收倒是小事，可以叫他进来你老看看。”说着话老头子来到外面，向宗恒点手。朱爷这才跟随老人家来到了里面，在暗间里头只有一张床榻，上面坐着一位年迈的老僧人。鹤发童颜，一见就知道是得道的高僧。宗恒看罢，不等倪元老人家从中介绍，自己走上前去跪倒行礼。老和尚手打问讯，念了一声：“南无阿弥陀佛！”让宗恒免礼一旁落坐。朱爷恭恭敬敬站在旁边不肯落坐。老和尚一看朱爷这个年纪，又是一位出家的和尚，心里就有几分爱喜之意。这才问“你的家乡住处，姓字名谁，还是从小出家，还是半路出家呢？”宗恒并不隐瞒，就把自己如何如何，前后的话对着老和尚说了一遍。老和尚听完了他的言语，打量朱爷一番，这才点了点头。暗含着说道：“这个孩儿倒是个有福之像。但不知他的性情如何，倘若受不了魔难，也是白费。”正在踌躇之间。在旁边倪元叫道：“师哥，你老人家不用不放心”。就把方才自己如何试探的话一说。和尚闻听点头。遂叫道：“宗恒，按着咱们佛门的辈数论，你也比我晚着一辈。暂时你就住在我这里。至于练武的话，我试试你受的了受不了。如果有一份忍性，还得有那份聪明。我的技术不算什么，情愿倾囊相授。”倪元在旁边叫宗恒给老和尚磕头。朱爷不敢怠慢赶紧向上大拜了四拜。明镜老禅师乃是一位隐名的老剑客，跟倪爷是亲师兄弟。当时给宗恒指引，又拜见了师叔。倪爷的外号人称飞剑客。当时行礼已毕，宗恒从此就住在了龙王庙。

书不可重叙。朱爷心存大志，刻苦用功。在龙王庙跟老剑客爷明镜禅师，以及飞剑客倪元，一气练艺三十三年。这个功夫虽然不能说天下无有，错非是成了名的剑客，可抵不了宗恒的技艺。明镜跟倪元二位老人家打算要游览昆仑。龙王庙的住持，可就交给了宗恒执掌。明镜老禅师嘱咐："我们走后你收两个看庙的徒弟。你还是到外面云游，闯练闯练你的名姓。倒不是实在为的是名，就是长长自己的见识。"把话说完了，二位老人家走了。宗恒半点不敢违背，就照着老师嘱咐的话去办，收了两个徒弟。自己便出去云游天下。这一说可非是一天半天，不知不觉在外面漂落了十来多年，果然外面差不多没有不知道宗恒老剑客的。朱爷到了这个时候，时时刻刻总想完成心中大志，怎奈无机可乘。回家探听三次，白双纶果然也离家未归，在外面各处访查也遇没有见。你可别看幼年间作事那样猛撞，现在能耐也有了，身分也够啦。未曾作事必然有个三思后行，所以对于自己心中的志向，越看越不敢动了。再说大清国作了天下，倒也国泰民安。你说无故叛乱，岂不为天下的罪人？只好待机而动就是了。这是老人家的心思，故此打算回归龙王庙，暂时静养，主意打妥，顺着大道够奔四川而来。这一日正然走到了陕西四川交界的地方，看见对面来了两个人。后面那个年纪有十八九岁，衣服富丽仪表也不俗，老人家可不认得他。头里走着一个老头儿，看着非常眼熟，可就是想不起来他是谁。老人家想了好半天，忽然间想起，嗳呀原来是他！这才叫冤缘相报，倒并非是志量狭窄找他报仇。这是他自送上门，当然我惩戒惩戒他。书中代言，来的这位老者非是别人，正是在金雀寺让朱爷叫苦连天，骗去行囊的那小子，四季风吴文玉。数十年前他在济

南府耳闻有这么一个疯子。遂在各店房里面访查，偏巧跟朱爷相遇。一片花言巧语，果然将朱爷哄动。假造杭州灵山洞，这才一同前去。一路之上住店房里面，一时不得手。正好这一天在旷野荒郊，投宿金雀寺。庙里除了一个伙计之外，并无别人。小子一看，这个机会可到了。偏偏朱爷走得劳累不堪，随便吃了点儿东西，躺在炕上就睡着了。吴文玉打发伙计出去之后，自己由腰间取出一个药瓶，打开瓶塞倒出少许，闻好了。这才取出了薰香，打着火种，将薰香燃着，往桌案檀香炉内一插。转瞬之际，浓烟遍室。朱爷在睡梦之中，打了两个嚏喷，吴文玉知道药力已然达到了。先把薰香浸灭向腰间带好，然后将朱爷的金银席卷而逃。吴文玉他这种人在江湖上，也算是一种专门吃迷信之人。或是访仙求道，或者访求剑侠。他们按着人的所好，加以花言巧语，或是带到他方。或是中途得手，用薰香将人薰倒，尽劫财物而去。他们这类人不止是一个，成众打伙，也许单人独吃，或者设局诈骗。总而言之，阅历欠缺的主儿，只要被他们的党羽知晓，十有八九难逃。他们得了金钱送到锅伙里面，大家花用。故此找不出买卖的时候，也可以有饭吃。这个吴文玉也是其中的一个干员，在外面所害的人，也是无多带少。一直到了六十多岁，堪堪七十，尚且此心不死，仍然在江湖上各处漂落，也无非就是各处打食。这一天，来到四川成都地面，早起闲游。在一个临水的大林之中，看见一位少年在那里练剑。吴文玉一看这位少年仪表不俗，衣冠都很讲究，真要是能够将他搭上倒是一笔财。正然想着看见人家把功夫练完了，那个意思要走。吴文玉走过来，乐嘻嘻叫了一声："少爷，你老这是收了功夫了。"这个孩子抬头看了看吴文玉，这么大年岁，倒是

精神百倍。只得答言说道："不错，你老怎么看见我练功夫了？"吴文玉就把自己看了多时的话一说。这个孩子遂问道："既然你老看我练功夫，当然也是一位武术家了。但不知你老看我练的怎么样？"老头儿闻听，一乐，叫了一声："少爷，你这话问的我可不大好答，我不知道你在什么地位上问？再说我要说出来，不知道少爷过意不过意？"孩子一听，知道老头子话里有话。这才说道："老朋友，这个话你老别这么说。武学练到身上才是能为呢，我要没有那么大的能为，你就是夸奖也是白费。素不相识，你也犯不上蔑视我。好当然有好的地方，不好当然有不好的理由。所以任凭你说出什么话来，我决以不能够过意。"老头子又笑了笑，这才说道："既然如此，望求少爷你别怪我口直。按你老的功夫，在平常练功夫的说，就算是十足不错。要在江湖绿林道上论，也不过就是二成。要是谈到剑侠堆内就如同没练一个样。你可别看我身不通武，我终朝每日跟成了名的剑侠在一处盘桓。我所说之话并非是捕风捉影，请少爷多原谅。"这个孩子把话听完，心中暗想呆呆的发怔。心说：我自己琢磨着，我的能耐也就是平平常常，怎奈无处去投名师也是枉然。这个老头子所说之话，倒是很近乎情理。我何不跟他打听打听，何处有成了名的剑侠。想到这里乐嘻嘻说道："老朋友，你这几句话说的是实实在在。我也知道我所练的技术，都是寻常之艺，怎奈无处投访名师。听老人家你所说，终日与剑侠相聚，但不知现在那里？可否从中介绍？"少爷这个话不过就是求学心胜，又谁知吴文玉一听喜不自胜。遂说道："那有何不成！我的把弟身为侠客，他的老师乃是大名鼎鼎的剑客。还不止是他一位，所有的朋友，那一位都是大名鼎鼎。可惜离着这贵宝地太远了，真要是近的

话，我马上就同少爷去一趟，那还能算的了什么。”孩子一听，心说这可是个机会，赶紧说道：“老朋友，但不知你老贵处那里？你老人家尊姓大名？”吴文玉带笑说道：“问我姓吴名叫文玉，外号人称八节风。我家住在河南开封府。我所说的几位剑客，都居住在大相国寺。大概少爷也有个耳闻吧。”这个孩子一听，渺渺茫茫似乎听见人家说过。河南大相国寺倒是出没高人。孩子一想：我在家里练就算是孤陋寡闻，练一辈子也是如此。我何不到外面闯练闯练？真要是有时运的话，这个姓吴的老头子就许带我前去。想到这里叫道：“老朋友，我要跟你到河南，你老人家能够给我介绍介绍吗？”吴文玉说道：“那倒是易如反掌，可惜我现在有点首尾不清之事，一年半截不准能够回去。”孩子一问吴文玉，仍然还是那个老辞：因为找朋友要帐，单等钱到手才能起身。孩子打听打听多少钱，原来不足一百两银子。孩子微然一笑，叫了一声：“老人家，我说一句话不知道使得使不得，据我想，归了包堆就是一百两银子，这几个钱我替垫上吧。老人家能够跟我一同起身吗？”吴文玉闻听一笑：“少爷你我萍水相逢，怎好叫你垫钱呢？”孩子遂说道：“不要紧，但不知你老住在那里？请你等我三天，咱们一同起身就是了。”吴文玉告诉了孩子住址，又问了问孩子的名姓，当时计议停当，各自分手。果然到了第三天，孩子到了，这才一同够奔河南。

将然走到四川陕西交界的地方，恰巧跟宗恒高僧相遇。别看和尚认得吴文玉，这小子他可不认得朱爷。皆因数十年前，这位和尚乃是一位富家的公子，他作梦也想不到他老人家出家当和尚。当时和尚想起来，看他这份举动，或者又是骗人。就凭后面这位少年的仪表，决以不能跟他是一类的人。何况

我为剑客，可不能不管。想到这里，走上前来，手打问讯，念了一声："南无阿弥陀佛。这位老者，你可是姓吴吗？"吴文玉闻听就是一怔。打量了和尚一回，仍然不认得。这才说："是啊，这位大师傅，你老怎么认的我？"和尚微然一笑："我不但认得你，跟你还有交情呢。你是不是叫吴文玉？"这句话说出来可把小子给吓着了，连连答应，并未说出话来。眼看着和尚说道："大师傅咱们再见吧，我们还要赶路呢。"和尚说道："你别忙，我问问你们干什么去？后面那是什么人？说得明白放你行走。如若不然，尔等寸步难行。"和尚这句话说出来，吴文玉不悦。后面这个孩子立时恼怒，走上前来叫了一声大师傅："我看你不像为非作歹之人，怎么你会拦路不叫我们走呢？难道说光天化日你还要拦路劫人吗？"和尚哈哈冷笑："我倒不是劫你们，话不说明白了，量你等插翅难逃。"那个孩子一听微然带笑说："和尚，依我良言相劝，你趁早闪开，如若不然惹我性起，我要以老拳相敬。"和尚听罢，连连说道："好好，既然如此，我看你等有多大能为！"年轻的孩子听见和尚说这话有气，行囊包裹往地上一放，身形一纵，来到了和尚的面前，口中说道："出家僧人无缘无故，阻止行人通过，别走，看掌！"说到这里，左手一晃，右手掌够奔和尚面门便打。和尚站在那里，如同木雕泥塑，纹丝不动，堪堪孩子的掌已然到了面前，和尚伸左手把孩子的手一挂，砰的一声，掳住了腕子往怀里一带。你说这个孩子也真听说，跟着向前一栽，爬在了尘埃。和尚并不管孩子，身形一晃，来到吴文玉的面前，伸出两个手指就在小子胸前一点，噗噜噜应手而倒。老人家手上有金刚指沙掌的功夫，这小子他那里受的了？好在一样儿，和尚只用了一成劲，虽然这样小子躺在地上哼唉

不止，爬不起来。这个时候连少年的孩子也怔了，有心再过去跟和尚动手，准知道自己的力量不敌。这么个工夫就听和尚说道："吴文玉，你认得我是谁吗？"小子摆手说道，恕过老儿我眼拙，实在不认得你老人家是那位。"和尚手拈银髯，叫了一声："吴文玉，问我娘家姓朱双名德俦，只皆因金雀寺被骗，才出来为僧。不问可知，你今天仍然是打算骗人。"回头又向孩子问道："你姓字名谁？跟他到那里去？赶快实话实说。如若不然，被害不浅。"说到这里，遂就把自己当年如何被害，跟年轻的孩子详详细细说了一遍。孩子一听，如梦方醒，赶紧走上前来，双膝跪倒。口称："高僧在上，恕过小子无礼。"遂也把自己跟吴文玉够奔河南的话一说。宗恒老禅师听罢，哈哈大笑："好孽障！果然不出我所料，要按你的行为，就应当将你结果性命。出家人有好生之德，这一次权且将你饶过。身上所带薰香等物，赶快取出来！"和尚用手一指，叫孩子过去动手，搜翻他身上害人之物。孩子并不怠慢，走过来一脚将小子踢翻。由他的身上搜出来两节薰香，一包蒙汗药。和尚叫孩子将这些个物件全都抛在河内。老人家向吴文玉说道："我为制止你害人不得不略加惩戒。"说到这里，就在小子左肩头一捏，就听咯嚓的一声，小子这条臂膊就算废了。老人家一摆手，小子才抱头鼠窜而逃。

不表吴文玉逃命，单说孩子毒物抛了回来，一看吴文玉已走，孩子这才二次给和尚行礼。问："老人家宝刹何处？佛号怎么称呼？可否慈悲收为弟子？"老人家见这个孩子，谦恭和霭，举止不凡。遂问道："你姓字名谁？家住那里？"孩子报通名姓，说明了家乡住处，和尚这才知道。这个孩子姓谭，名叫谭天，号叫桂林。和尚用言语试探两句，谭天果有大志。

老人家一想："这也许是缘分，怎么这么巧，前后数十年同样被骗还叫我遇上。"想到这里，这才说道："既然如此，你从此回家，打算找我可以到剑阁下龙王庙。"孩儿点头答应，暂时跟老人家告别。

简断捷说，和尚到庙里孩儿谭天早就到了，拜祖认师，从此跟老人家学艺，整整十八年。艺业学成，老人家亲送美称，叫作厉胆侠，在学艺之时，老人家把话早就说明，大英雄作事不可妄动，只有机会，还是恢复大明祖国才是。所以谭天受聘于英王，乃是别存大志。谭天入岛之后，有意邀老师进山。到了龙王庙一看，才知道老师外出云游。宗恒他有他的心思，徒弟入岛他已然知道了，心说，我别在这里呆着，何不到陕西边境要路口上找个地方一住，蓬莱起手我也可以从中帮助，就是失败，也可以给他们作个接应。所以老人家才来到了陕西地面天光寺居住。三庄三次攻打蓬莱，和尚已然得了信息，时常派徒弟出去探听。

这一天徒弟回来报告："有两个老头儿，一个老道，抗着两个老头儿，一个老头儿一个老道，可不知道往那里走？"和尚一听，准知道内中有事，一声没言语，带好了军刃，打算亲自前去探听。将然出离了山门，迎面来了一个出家的和尚，走到近前一看，原来是通法上人了因长老。宗恒一问，才知道蓬莱势败了。了因就把自己的徒弟，如何丧命，"我将他葬埋之后。本岛内遍寻英王不着，我打算够奔万龙藏峰岛，打探下落。想起师兄你在这里，我是特地前来看看，不知师兄你这是要往那里去？"宗恒就把徒弟报告的情形一说。了因一听早就明白，叫道师兄："你老不用去了，来者三个人，内中当然有镇古侠董乾，被擒者当然就是英王君臣人等。他们这

一走当然够奔西安府，一定从此经过。如果他们走到了这里劳累，就许进庙打尖。来了更好，不来的话，你我带军刃再劫不迟。”宗恒一听了因所说之话有理，两个人这才全都找隐身地点藏躲，观察动静。你说也巧，这三位抗着人真来了，二位一同够奔后面。小和尚进来回禀，把外面有人叫门的话一说。宗恒早就明白了，叫小和尚将他等让到了西配殿，问了问他们要打尖。这时了因出主意：“待我到前面看看都是谁，如果是无能之辈，亮军刃将他拿获，倘若是成了名的剑客，我是另有办法。”说完了出去。工夫不大，这才探听明白，被擒之人正是英王富昌，老道燕普，大帅谭天。这三个人一个是镇古侠董化一，那一个没看清楚，最可恨的就是内中那个老道！你道他是谁？他乃是瘟癀道人葛化山珍，朝秦暮楚，真正令人可恨。宗恒一听这小子本来是自己人，一旦之间又投降了大清，实在可恨，当时就要够奔前面，伸手捉拿。了因连连摆手：“师兄别忙，我有绝妙之计，准保不动声色，将他等拿获。”和尚说着话由腰间取出一包药来，只须将此物给他等放在酒内，准保叫他等插翅难逃。宗恒看着心里不放心，暗想：“这位了因大概是糊涂住了，平常人可以用此法，内中有镇古侠董化一，大清国四大名剑排行第一，江湖上面没有不知道人家的，这类猫盖屎如何哄得过他？”正在犹豫之际，就听了因一笑：“师兄大概你是不放心，这个法子不能哄得董乾？真要是平平常常的蒙汗药，我也犯不着费这个事。我所拿的这种东西，名叫双无散，无色无味放在酒内，任你是何人也不能够识出。皆因我看这个药厉害，故此带在身边，没想到今天用上了。”宗恒准知道人家了因是剑客的身分，他要说出话，当然就差不多。这才命小和尚将酒取来，了因亲自将药

对好拿着酒，叫宗恒看："师兄你看看这个酒可有毛病吗？"宗恒接过来看了看，闻了闻，果然半点形迹皆无，这才不住的点头称奇："看起来世界上的事，真正令人可怕。凭我宗恒随师练艺数十年，在外面闯荡江湖，蒙人抬爱也称我为剑客，虽不敢说甚高，大概也不能算平常。就是这样蒙汗药，我竟会不知道。真要是一旦遇上，准得栽筋斗。"这工夫小和尚将酒接过去，够奔前面配殿，到了里面给三位放在桌上。到了临喝的时候，董爷说酒里有毛病。葛化山珍皆因他发卖蒙汗药，再四审查，看不出酒里有药。董爷说非有毛病不可。那位说董爷这个眼也太高了。既名双无散，怎么还能够看的出来呢？这个地方可就得说是阅历了。老头子镇古侠倒不是由酒里看出来的毛病，是由送酒的小和尚身上看出来的。头一节这个小和尚向来没给人下过蒙汗药，又听后面两位老师傅说的，前面这三个人全都是成了名的剑客。小和尚心里嘀咕，恐怕被这三个人看出来。他心里存着这么一份思想不要紧，进来的时候面上气色无形中带着一份惊慌，二目透疑，以至将酒放在桌上。葛化山珍倒酒之时，小和尚临行，回头偷看。那个意思十足的表现出来："这个酒里有病，你们可千万别看出来！"虽然，这么想不敢说一定。人家准看出来看不出来，所以临行才偷看。老头子镇古侠百岁有余的人，那才叫老练于世途。当时就判断明白，这个酒里准有毛病。别位没留这个神，这就是董爷一分细心。要不然，葛化山珍卖蒙汗药的掌柜的都看不出来，董爷怎么就能看得出来呢。凌爷跟老道不信，这么个工夫小和尚进来了，才叫他试验。

将然灌完了小和尚，外面一声南无阿弥陀佛！随着进来一个和尚，大家观看不认得，就听和尚说道："我听说有一位

镇古侠董化一到此，但不知是那一位？”董爷闻听用手一指自己的鼻子道：“你问老董啊，就是我。你是谁呀？我怎么不认得你呢？”和尚说道：“问我？告诉你，娘家姓朱双名德俦，出家法号名叫宗恒。”董爷嗳哟：“原来是你呀，怎么你也卖起蒙汗药来了呢？”这一句话不要紧，把和尚说的脸一红。本来身为剑客，岂有用薰香蒙汗药的道理。急的和尚口念：“南无阿弥陀佛！董化一，我来问你，我听说你是大清国四大名剑，排行第一。为什么身为大名鼎鼎的剑客，不去享你安闲清静之福，却来帮助大清国的官人，甘做走狗，这也算天职义务侠义道吗？”董爷闻听，哈哈大笑，叫道：“宗恒，你所说之话倒是有理。我到底是帮助官人给官人当官走狗哇，你为什么帮助反叛的贼人，给贼人当贼走狗呢？”和尚闻听，长叹一口气：“董乾，你枉为剑客，宗族不明还算得什么英雄？我为恢复祖国，有意推倒大清。我问你是大汉的子孙不是？”董爷微然一笑，叫了一声：“宗恒僧，你要不说，我枉为剑客，我可没有这么些话跟你说。所谓剑侠的天职义务，就为的是息事和平。分宗别族，党派相争，那乃名利之徒所为。何况你是出家人，皈依三宝教沙门，以清静为本，走入名利之途，已然就失却了出家人的资格。不先责己反欲责人，这才应了你自己的那句话，枉有剑客之称。依我良言，从此证悟参修，还不失为佛门弟子。”宗恒一听：“人家董干，莫怪四大名剑排行第一，武学高低还倒小，就凭人家这片言语，如刀似剑，令人莫敌。按说可就应当从此罢手，两不伤和气也就完了。怎奈与自己初衷相违，何况自己的徒弟被擒，岂能束手旁观？再者说，还有了因长老在旁边观看，真我要是跟董化一善罢甘休，了因他必然说我惧怕镇古侠。事已至此，莫若跟他一死

相拼，倒看董化一的能为如何。”想到这里，还未及发言，就听外面念了一声佛号：“宗恒师兄，那里有许多言语跟他等说，还不叫他等出来当场比手，等待何时？”宗恒听到这里，只得转身来至在外面。后面就是镇古侠董爷，紧跟着铁板仙凌通，老道葛化山珍，全都来到外面。这时候宗恒摆手中如意，眼看董爷说道：“董化一，我今天要当场领教。”这才由打肋下将龙鳞宝刃取下来，呛啷啷宝刃出匣，刀鞘放在旁边，刀往手中一摆，唰啦啦就是一道厉闪，这才叫人的名誉，刀的威风！不用说动手，就是往那里一站，令人就望而生畏。宗恒看罢往前抢步，双手托如意童子递剑的招，够奔董爷胸前便点。老人家身形一转，刀往上撩截宗恒的腕子。如意往回撤，老人家立劈华山，刀奔宗恒顶梁往下劈。和尚晃身躲刀，摆如意再往里面进招。二人打在了一处。那边了因早就摆如意跟凌通打在一处。这两个老头跟两个和尚战成了两团儿。头一样，身分到了，那就算是世上第一等武术，一旦较手，当然跟寻常之人大不相同。在旁边把一个瘟　道葛化山珍看的眼直，又有心帮董爷，又有心帮凌爷。后来一看董爷跟宗恒和尚打了一个平手，那边凌爷跟了因，似乎凌爷占下风。老道一想，我何不摆剑过去相帮于他。想到这里，将然要亮剑，猛然间忽的一声面前来了一件东西，其快无比。老道想躲焉能得够，砰的一声打中了前胸，把老道打了个仰面朝天，当时绝气。原来这种物件发自西配殿。凌爷董爷二位老人家跟两个和尚动手，那个意思是叫葛化山珍在屋中看守三股差使。没想到老道不放心他们，打算出来帮助二位老人家动手，这一来不要紧，屋子里头漏了空了。宗恒的弟子绕道够奔西配殿里面，先将小和尚用凉水喷救过来，然后七手八脚将英王

富昌军师大帅的绑绳全都解开。燕普摆军刃出去动手不成，因为有王驾在此，倘若出点错儿可就不好办了。又准知道外面还闲着一个葛化山珍，老道燕普不由得咬牙忿恨，暗想道："王驾有何亏负于你，竟自叛反。我要不惩戒惩戒你未免太便宜你了！"燕普想到这里，在屋中留神一看，在屋门口旁边有一个四根腿的花盆架，在架上放着一个大江豆红的磁花盆，里面满满的干土，当中有二寸来高的一个已然枯干的花本。老道一眼可就把这种东西看上了，当时跟谭天计议好了，叫他背着英王，自己断后，全都商量好了。燕普一伸手将这个花盆端起来，首先来到外面，正赶上葛化山珍要亮剑过去帮助动手。燕普叫足了劲头，将花盆够奔葛化山珍打来。头一样，是出其不意，再说燕普劲足，盆来的快，躲闪不及，这才将老道打倒在地。

说时迟那时快，谭天趁着这个时候，背着英王早已走出了天光寺，走到山门外燕普也随着到了。谭天可不敢将英王放下，仍然背着往前紧走。走够多时，扭项回头瞧了瞧后面无人追赶，这才将英王放下。找了一个树林君臣们到了里面席地而坐，彼此长叹了一口气。英王富昌眼看着军师大帅说道："若非是有二位卿家舍命辅保，孤有三命亦早死多时。"老道口念无量佛："王驾有福才能脱离虎口，适方才在天光寺，若有恶道葛化山珍坐在屋中看守，你我君臣插翅难逃。可见得还是爷您的福气，神差鬼使，恶道不曾看守，这才得脱逃。爷跟着受些个颠险，就是我等保护不力，尚有何功可言！"君臣们彼此说了几句谦逊话，喘过这口气来，这才慢慢顺着大道往前行走。英王富昌头一节年岁到了，再者说究竟是金枝玉叶，实在不堪风霜之苦。数十年前由北京城逃奔四川之时，

那也不过就是受困一时，也算不了练达出来。到现在又兼着上了几岁年纪，饥渴劳累连带着提心吊胆，英王如何能够受的了？”往前走不多远，天色也就在平西。英王叫一声：“仙长，你还是设法找个地方咱们休息休息，吃点东西再走吧。我此时浑身难受，实在走不了啦。”燕普闻听留神一看，见前面黑暗暗雾沉沉，正然来到一座大村镇。燕普、谭天跟英王说着闲话，混乱英王的思想，这才一步一步来至在镇甸里面。路北有座店，找了一所东跨院，吃喝完毕，英王四肢无力，当天可就住在了店房里面。到了次一日，红日东升，英王尚且未能起床。要是依着他老人家，那个意思今天就不用走了。燕普叫了一声：“爷，世界上的事情，可是一劳永逸，要是贪图苟安一时，事出非常，恐怕救之不及。”英王也明白军师这个话，蓬莱失败，三庄以及年羹尧手下的人等，高人有的是。倘若跟纵至此，或是不期而遇，虽然仗着军师大帅，武学高强，可也得费一番周折。中途非安身之所，还是到了万龙藏峰岛，才算平安之地。想到这里叫了一声：“仙长，你所说之话，我倒明白，当然不能贪一时的舒适，辜负二位辅保我的热诚。叫店里伙计前来算还店帐，你我即时起身。”燕普、谭天一听英王所说之话，别看人老雄心不死，这才叫“宁知白发之心，不坠青云之志”。别看这一次失败，胜败乃兵家之常，将来或者不致不能成事，也未可知。当时将店饭钱还清，君臣三人一同起身。这个地方正是陕西省，道路之上平地虽然不少，山道实在很多。正然往前行走，英王一看前面又是一带山岭，连日跋涉，英王真是见山生畏，就怕的是路途艰难不好走。遂说道：“大概前面又是山路了吧。”军师、大帅知道英王的意思，准是怕头前道路不好走。谭天这才说道：“前面这道倒是

平道，从中有几处高矮的地方，到了那里我背着爷过去就是了。”说着话已然来到了大岭的下面，往上走谭爷就要背着英王，英王以为：“是将然到这里，还可以勉强走几步，等到力不能支之时，再叫大帅受累不迟。”这才慢慢的上山。这本来就是个慢平的山坡，虽然步步往上走，可是也高不了多少，比平常道路所差的就是道路太窄了，仅仅能够走一个人，两旁都是荆棘葛藤，怪石嶙峋。燕普在前，英王在中，大帅谭天在后面跟着，三个人成一行往前行走，天色也就将然正午。忽然间前面道路正当中站着一头驴，斜吊角前面有一个年轻的人拉着，这个驴周身毛色峥亮，长的甚是可爱，前面拉驴的这个人太难看了，瘦小枯干，面黄肌瘦，顶头尖黄头发，在当顶用红头绳梳了一个冲天杵小辫儿，大下巴凸腮帮，两道半截黄眼眉，一双小圆眼黄眼珠子，滴溜溜乱转，蒜头鼻子塌鼻梁，三角菱角口，薄片子嘴，两只锥子耳朵，穿一身土黄布的裤褂，脚底下白布袜子大洒鞋。双手拉着驴的缰绳往前拉，这个驴向后曳，就是不往前走。就听拉驴的这个人说道：“你不是不走吗，咱们就不用走，你在这里呆一天，我就跟你呆一天，你在这里呆两夜，我就跟你呆两夜。”说着话也不往前拉了，站在那里看着它。这么个工夫，燕普头一个可就来到了驴的切近。口中说道：“这位多辛苦，你把驴拉拉我们过去。”那个面黄肌瘦的孩子，看了看燕普遂说道：“你这个人说话太现成了，这里紧拉还没拉走了呢，你这个时候既非要过去，难道说你就不会绕两步吗？”燕普听人家这个孩子所说之话倒是也在情理之中，这才带笑说道：“我倒好说，后面这位老者，他上了年岁了，腿脚不俐落，在旁边绕恐怕绕不过去。”拉驴的孩子听罢，把两只小圆眼睛一瞪道：“你这

个老道管的真宽！人家老头儿过不去，碍你什么相干？用的着你过来给说吗，透着你的胳膊粗是怎么的？”燕普一听这孩子说话是真挤罗人。这才说道：“你别着急，要不然我也不管。皆因后面这位跟我是东伙的关系，走在路上难道说我能不管吗？”老道是被这个孩子挤兑的，他还觉着很巧，既不能说出君臣的话，言语里面，也表明了是君臣的意思。又谁知这句话将然说完，就听那个孩子一口连声的问道：“你这个老道真叫当面欺人，你是出家的老道，他是俗家的老头儿，他怎么会跟你成的了东伙呢？我请问你们是卖什么的？谁是东家？谁是伙计？”燕普被孩子问的一怔，几乎答不出话来，猛然间灵机一动，这才想起，遂说道：“你真是少见多怪。我是出家的老道，他是俗家的老头儿，就不能成东成伙了？这也难怪，皆因你年轻。实话告诉你吧，这位是我们宅中的主家爷，我在人家里当教习武学的教师，这大概你能明白。”孩子一听，用手摸了摸头面，遂说道：“喝，原来是教武学的把式将，我要早知道早就躲开了。”说罢又向着驴说道：“把式将在后面你在这里挡着道，你惹的起吗？还不快走！”说着话，双手拉着驴缰绳狠命的往前拉。又谁知这驴不但不往前走，反倒往后赘。燕普看着着急，遂说道：“这牲口这是怎样养的！”说着话往前一凑，那个意思打算在驴身上给他一掌。将然来到切近，孩子一撒手缰绳，驴往后一倒步，嘭的一声将燕普撞倒在地。

这一来不要紧，把谭天可吓坏了。怎么就凭这么一头小驴，竟会将燕道长撞倒。他那知道这个驴可并非是平常之物，他的主人乃是浙江处州府，松阳县大名鼎鼎的一位剑客，姓周单字名浔，外号人称云龙九现。只皆因老人家在外面闯荡

江湖成名之后，老人家可就在家里抱胳膊一忍，不愿意天涯奔走。又加着自己的妹妹跟妹丈双双去世，抛下一个孩子名叫杜奎，送到自己家中，那年正是八岁。老人家看着孩子可爱，不但仪表非凡，并且还是聪明过人，老头子打造打造他，故此在家中闭门传艺，说不说老头子教给孩子就是十三年。杜奎长到二十一岁，老人家看着比先前尤其可爱，皆因孩子也大了，对于练功夫也知道专心致力了。老人家这就是舅舅教外甥，还有不真心教的吗，那真是一日千里，日新月异。平常日子，不用说老人家不让孩子出去胡跑，杜奎自己也不愿意旷功夫。这一天恰巧，松阳县城里是城隍庙会，是对台的戏，会是二十三伙，算第一的香火庙，三十里五十里百八十里没有不到这里来赶会的。在前一个多月，接姑奶奶请亲戚约朋友，家家户户就忙个不了，所为的可就是这六天庙会。往年到了这个日子，不是老人家家里的事忙，就是孩子的功夫正在要紧的时候，不便旷工夫。今年家里也没有事，孩子功夫也不敢说盖世无双，那就算有了七八成。老头子一想："孩子，自从来到我的家中，统共离城十二里，十数年的光景，就没到过一趟城隍庙。老头子也是高兴，拿了两吊铜钱，把孩子叫过来，"奎呀，这是两吊钱你自己带着，这不是六天庙会吗，我放你六天假，可不许你在外面过夜。"孩子倒也不十分愿意去，皆因老人家说到这里，那能够说不去呢。只得乐嘻嘻将钱接过来，遂说："舅舅，你老不到庙上看看去吗？"老人家微然一笑，"我呀，不去不去，也去过几十趟了。明天你自己去吧，看会听戏不可招惹是非。"孩子点头答应。当天不说，次一日清晨起来，孩子杜奎禀明了舅舅，换了两件新衣服，由周家庄够奔县城。别看天时很早，路途之上已然行人

稠密，往来不绝。顺着道路工夫不大，已然来到了城内，将然一进西门，早看见人山人海车水马龙，红男绿女老老少少，两旁边支棚搭案，平地摆摊，卖吃的卖用的等等不一。再往前走，就听人声嘈杂锣鼓喧天，变戏法、卖膏药、相面、算卦、说书的，讲评词的，打把势卖艺的应有尽有，真正是热闹非常。这个时候天早，戏没开，会也没出来。孩子又不烧香，只得各处游玩，各棚里各摊上全都看看。看别的还是不高兴，有几个打把势卖艺也不过都是平常的花拳，也没真正有功夫的主儿。在东北角上有一伙马戏，倒是很有意思，男男女女连小孩子带大人，总有三十多口。正当中绑扎着高耸耸的刀山架子，两旁有红绿绸子的悬套，通到下面有两根大绳。还有两匹红马，马鞍之上全都带着铁过梁。其余还有钢刀、石锁、砘子以及刀枪等类。杜奎到了的时候，正赶上在场子里头练钻圈，圈的大小跟人粗细差不多，把这个圈立在地上，要身形一纵蹿过去，圈可不倒。别人全都练了一遍，都练的很好，最末了有一个胖子，身躯高大，一身的肥肉，肚子鼓起来多高。先拿起圈来向着大家说道："在下姓王，外号就叫胖牛。我要是能把这个圈钻过去，大家可得捧捧场，因为我钻太不容易了。"大家一听，人人注意，单看这小子怎么个钻法。就见他也照样把圈立在地上，远远的垫步拧腰，嗖的一声钻将过去。可有一节，地上的圈没有了，再一看已然挂在胖牛的脖子上了。看热闹的众人全都是一阵大笑。王胖牛把圈由脖子上摘下来，连连摆手，压住了大家的笑声。复又向众人说道："这一次我没练好，皆因我忘了，没把胳膊伸直，这个练功夫是久练则热，这一回不算，咱们再重来，众位上眼，我可要练了。"说着话仍然将圈立在地上，二次垫步

拧腰往前一窜，嗖的一声纵将过去。再一看这个圈又没有了，细一看斜肩套臂，比头一次多套上一只胳膊，又挂在他的身上。大家仍然哈哈大笑，由旁边走过一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向着王胖牛连连摆手，遂说道："嗐，嗐嗐，你别练啦！你看看哪个场子里头有你这样练的，你不怕丢人倒是小事，你要把大家伙儿的肚子乐痛了应当怎么办呢。"王胖牛把眼一瞪，遂说道："你还别看不起我，我要练的上来的你未必练的了。你可别看我钻不过这个圈儿去，皆因这个圈儿本来就套不下我去，不信你来看。"说着话由脑袋上往下套，两只胳膊冲进去，这个圈只要套在腰上再往下套，可就下不去了。王胖牛站在当中高声说道："你们众位看，这可不怨我胖牛钻不过去当然是圈小，今天我还是僵了火儿啦，我找着个合适的钻一回，也叫大家看看，他们这叫诚心叫我栽筋斗。"说着话走到那一堆圈的那里，择了一个黑漆的圈来，由上往下套了套，跟他自己一般粗，复又将圈立在地上，叫了一声："诸位，这一次胖牛要是再练不好，那我就成了笨牛了。请众位上眼。"大家果然一个个全都瞪睛观看，就见王胖牛伸手抄起一只脚来，向圈里一纵，轻轻的如雀鸟一般，钻到圈的那边，脚尖将然沾地，噗噜一个翻筋斗，折将回来，身形往前一纵，复由圈里钻过去，一连就是三次。看的众人齐声喝采，就连孩子杜奎也不住的点头。这手功夫还真正是地地道道的夜行术，没有十年八年的功夫还是真练不到这个地步。这个功夫场子里的人齐声说道："四方的财神爷，众位子弟老师，诸位多捧场，带钱多多赏，带钱少少赏，可别净捧好哇。"这句话说完了给钱的主儿还真不少，花啦花啦的声音，工夫不大地上的铜钱很厚，少爷杜奎也随着众人给了一把钱。接着又出来两个小

姑娘练马上的功夫。

猛然听外面一阵喧嚷："借光借光。"说着话有几个彪形的大汉，分开众人，往里楞闯。稍微躲的慢点儿，不是挨巴掌，就是挨拳头，就有年老的人腿脚迟慢躲闪不及，竟打得鼻青脸肿，被打的人看了看，连一个敢多说一句话的人都没有。这三五个人后面，跟着一个人，看那个样儿，衣服非常富丽，一看就知是财主少爷。金黄色的面皮，满面凶恶。杜奎看着纳闷，心说："这个人怎么会这么横呢？"将然要跟人打听，就听旁人互相低言议论，那个说："这是谁呀？这么横！"这个说："他你都不认得？咱们松阳县城里关外不知道人家的主儿很少。别说平常人惹不起人家，连县太爷都不敢惹，人家又有财又有势，本身一身武学，家里还养着许多打手。这位少爷姓潘名叫潘豹，外号人称净街罗汉，他有个姐姐也不是给北京什么王爷当第七房的王妃，要不就会那么势力！"那个人把话也听完了，杜奎也听明白了。这时候潘豹到了场子里，早有人把信传给跑马戏的，人家为赚钱的关系，赶紧送过兀凳。又有人带着男女孩子，全都过来给潘大爷请安。这小子坐在那里，男孩子不说，女孩子全都挨着个儿的看，遇见有体态风流长的好看的，必须要说几句便宜话，就当着人山人海任意调笑。杜奎看着心里实在不耐烦，心说："这才叫仗势欺人！"真有心过去质问他两句。又一想，出来的时候，舅舅嘱咐不许招是惹非，我何必多管这些个事。少爷正然想着。潘豹把角色全都看完了，他也不看马戏，站起来带着他那几个恶奴，仍然往外走。看热闹的众人往两旁一分，中间闪出一条道路，潘豹等走出去。杜奎虽然说不管，还是真爱看他，随着也挤到了圈外，远远的在后面跟随。什么打把势

的，变戏法的，净街罗汉全都搔扰搔扰。人的名儿树的影儿，倒是没有人敢惹他。绕来绕去绕到了一个和尚卖艺的那里，这个和尚就是一个人，也没许多军刃，就是一口刀，看的主儿也没有多少。潘豹到这里一看，遂说道："这个和尚卖艺吃了人少的亏了，我下去给他帮帮场子，准能够赚钱。"说着走到场子里面，高声叫道："和尚，你自己不成，我给你帮帮场子吧。"和尚一听，抬头看了看潘豹：身上的衣服阔绰，身后还带着几个家人，不问可知当然是一位阔少爷。和尚赶紧手打问讯，遂说道："这位少爷，肯其替小僧帮场子，我是感激的不得了。就请你老多辛苦吧。"潘豹来在当中，将然站在那里。四外看热闹的人，就有遛着走的，净街罗汉不由得把脸往下一沉，高声说道："我说你们看热闹的，要是走的话趁早快走。如果不走，我练的时候，你们可别走。真要有给我下不来的，他要一走，我骂你是便宜，高了兴将你揪过来，我可当场打你，到那时你可别说我不对。"大家伙儿看热闹的都非常骇怕：你说走又怕他看见，不走回头他练完了要是强派人拿多少钱，不拿又是不行。差不多全是这份思想。这时候潘豹将长大衣服掖起，站在那里一点儿也不客气，眼看着众人说道："按说帮场子应当说几句客气话，这个呢，我也不用费那个事。这可也不是我吹牛，在松阳县打听打听，有比我潘豹高的主儿吗？今天在这里露两手，就算叫你们大家开开眼。"孩子杜奎一听这句话说的太狂了，这才叫大言不惭，目中无人！"既然这小子这么说，我倒看看他有多大功夫。"想罢观看，就见潘豹拉开架式，先练了一趟罗汉拳，功夫倒是不错，可是要说太好也不见得。小子把功夫练完，倒是大家都给钱，可有一节，也有给一个钱的，也有给两个钱的。本来人就不多，那

个铜钱在地下，就如同天快亮的星斗一样，希希落落统共不足二百钱。和尚恐怕潘豹下不来台，赶紧走过来乐嘻嘻的说道："这位潘少爷，你老的功夫实在是高！帮场子倒是小事，小僧我算是开眼了。得暇之时，我打算跟你老讨教讨教，不知道你老肯其赐教吗？"潘豹听罢面有德色，遂说道："天下把式是一家，只要爱喜我的功夫，打算找我多怎都成。我可并非是小看我们松阳县，这个地方的人都是软弱无能，对于武学就算连一个会的主儿也没有。就打着说有几个练的，也不过是徒有虚名。"和尚听着这个话不愿意，心说："我不过是给你找个台阶，你何必借题发挥，说这么些话呢？你这那里是欺负看热闹的，分明是欺负我和尚没有见识。既然如此，我何不提几个人问问他，看看他怎么样。"想到这里，这才叫道："潘少爷，我可记不大很清楚，听说你老这贵宝地隐着一位成名的老剑客，他老人家姓周，外号人称云龙九现，大概你老当然知道吧。"潘豹闻听哈哈冷笑："我打量你说的是谁，原来打听的是老儿周浔。我可不是背地里小看他，皆因你们外人全都不知道。他就住在我们这里城西周家庄，统共离城十二里，我还不知道吗？他不过就是会画云龙，因此得名。武术当然会几手，要说是剑客我可看不到。就在方圆左右百八十里，以及城里关外我没听说过他在那里露过脸，可见就是徒有虚名。前二年我就有心去访访他，后来听人说他的年岁太大了，我正是血气方刚的人，不用说找他去当然打算赢他，难道说还能打算输吗？真要赢了他，旁人准得说我欺服人，因为这个我没去找他。今天你不提他还则罢了，真要提他如果你不信的话，马上你跟我同去，你看我跟他比试比试如何？"和尚一听："这个小子说话真可气。我可不敢说在外面闯荡江

湖，大概也很走了几年，真要是提起人家云龙九现周老剑客，凡是成名的英雄，没有不知道的。你在我的面前小看他老人家，分明欺我无知。”真有心跟他再说几句，又一想：“我不是打把势卖艺吗，人家好心好意前来帮忙，又不是踢我的场子，何必跟人家抬杠呢？”将然想到这里，猛然间走进一个人来，向着潘豹连连摆手，叫道：“少爷，你老别说了，你老看那边站着那人，正是周老剑客的外甥，又是他老人家的弟子，面面相观不是不合适吗？”这个人说着话用手点指着少爷杜奎，那个意思叫潘豹看。孩子站在那里早就听见了，本来心里不忿，心说：还慢说是我的舅舅他老人家剑客的身分，就是我跟你小子比上，你也未必行！虽然这么想着，自己可不敢答言，倒不是惧他，皆因出来的时候，老人家嘱咐，看会听戏不许招是惹非。我听他说话有气，不许不听吗！这就是孩子的涵养。真要是浅见之辈，一听见这个话早就急了。要不，怎么人不论身分不成呢？俗语说的好，“与凤同飞必出俊鸟。”杜奎果然不枉为剑客的门徒。孩子想到这里，打算离开此处，到别的场子游玩。尚且未能举步，这么个工夫，跑进一个人去，鬼鬼祟祟的样子，向着潘豹摆手。孩子不知道什么事，只得略站了站。少爷这一站不大要紧，焉想到这个人手指自己跟潘豹把话说明。孩子一想：“他把话说出来，倘若潘豹这小子他一叫我，我应当怎么办呢？一答言就是一场是非，岂不违背我舅父他老人家的言语？不答话，面面相观，未免太难看，还不如三十六着走为上策。”孩子想到这里，一转身说了一声借光借光，挤出了人群，别处热闹也不看了，一直出城回家。

来到了家中，正赶上老人家周浔用早饭，一看孩子进来

了。老头子问："奎儿不是叫你去看会，不用回家吃饭吗？怎么你这时候就跑了回来呢？"孩子就把看会如何在把式场子里面遇见潘豹的话一说，一直说到有一个人当场将我指出，"我恐怕那个潘豹叫我跟他较量，倘若当场将他打倒，岂不违背了你老人家嘱咐的话吗？他既然看见我了，我要再到别处游玩，倘若被他找着，岂不是仍然不免闯祸。故此孩儿我回家来了。"老剑客一听，手理银髯哈哈大笑，叫了一声："奎呀，听见潘豹说话狂傲无知，有意躲开不听，这个地方实在是不错。尊重我的言语，不肯招是惹非，跑到了家中，这也算不错。这错可就错在不错上了，真要是没有那个人说明，当然是不理他才对。既然有人说出来面面相观，孩子你一走，咱们爷儿们岂不栽了吗？他毁坏我的名誉，以及咱们爷们栽跟头，这全都不算什么。你这一走，那个潘豹，必然抖擞威风，当然向众人卖派：你们看见了没有？那个小子就是周浔的徒弟，还是他的外甥。听见我在场子里头说话，并不敢答言！经这位一说，恐怕我叫他小子吓的跑了。以前他所说的话不足轻重，皆因真猴自是真猴，假猴自是假猴，凭嘴一说有什么当凭据？后来你这一走，可就把小子以前说的话，变了真的了。众目之下，人人全都看见了，你说他的话要不是真的，为什么周浔的徒弟，被人指点出来吓跑了呢？你想一想，我说这个话对与不对？这也不怪你，皆因少在外面闯练。嗣后作事，对于招惹是非仍然不许，这不正是远祸的道理吗。如果说这个祸远不开，有这么一句俗语要你记住，就是：祸到临头须放胆。今天这个潘豹，就算找到咱们头上来了，还慢说招灾惹祸，就是身败名裂，也应当跟他一决雌雄！倒不是非跟他较量高低，恐怕这小子借此发威，还不定怎样招摇。"孩

子杜奎听罢老人家这个话，想了想果然自己把事情办错了，这才说道："舅舅，既然如此，孩子前去找场可以不可以呢？"老人家一笑："场是要找。你自己去不成，倒不是说你不是潘豹的敌手，或者你不敢去。皆因话全都说到这里，我要是不出头露面，从中必有多少人不忿。"说着话已然吃完了饭，命家人外面备驴，就是他老人家那头千里独角驴龙种兽。工夫不大，驴备妥了，杜奎赶着驴，老人家骑着，就如同赶脚的驮坐一般。驴走起来如同风驰电掣，孩子矮着身在后面紧紧跟随。转瞬之际已然来到了城隍庙，老人家将驴交给孩子拉着，一直来到和尚的把势场。孩子在头前拉着驴，连连喊借光。众人一看这个人拉着驴往里挤，就有人不忿，将然要说话，就听有许多人说道："众位闪开闪开，这就是方才走的那位。"眼快的主儿早就看见了，大家闪开了一条道路，让他们爷儿两个走进来。孩子一看喝，潘豹这小子不但没走，手中擎着一口刀，在那里正然练夜战刀。果然未出老头子所料，孩子走后，这小子不觉哈哈大笑，叫道："众人，今天这就算该我成名！因为什么呢？比如说，没有这个小子在这里，众位乡亲准得说我顺嘴一说，毫无凭据。今天既然有他的外甥徒弟在这里，当时听见我所说之话，不但不敢答言，这一位一说他吓的抱头鼠窜而去，难道说我所说的话还是假的吗？要不然，我练一趟凑个热闹可就算完了。既然有这么一回事，我可不能走，就皆因他家居住离此不远，就在这里多等一会儿。只要他有人敢来，众位你们看着有个乐儿。"看热闹众人究竟是没有知识的多，当时听了潘豹的话，十成倒有七成信以为真，不由得一个个高声喝采。潘豹小子觉着高兴，这才又打了两趟拳，和尚也打了两趟拳。潘豹复又向着众人说道："众位，

看见了没有，这个时候可不小了，我再练一趟了，高高兴兴练夜战刀。”正然练到得意之际，就见众人闹哄全都闪道，由外面进来一个人，正是方才走的那个少年，手里拉着一头驴，后面紧跟着一个白胡子老头子。

小子潘豹知道这一定是周浔来了，我先不答理他，我练我的，看他怎样答话。这小子也是有点儿卖弄精神，反倒把刀招加紧，看那意思很是扬扬得意。老人家进到里面。杜奎告诉老人家，练刀的这小子他就是潘豹，老人家点了点头。暂时不便答言，只得站在那里看着这小子的功夫如何。工夫不大，夜战刀练完了，收住了式子。老人家一看，心说：“唉，原来就是这么大能为，我以为是怎样的英雄？出此朗言大话！孩子赢他绰绰有余。这可是我错了，还不如不带杜奎，将我的徒弟苗吉庆带来。他长的相貌不扬，功夫可比杜奎高。这个小子他必然看不起，到那时将他打几个筋斗，也可以惩戒惩戒他。”老人家想到这里，小子刀也练完了。老头子这才来到当场，先向和尚抱了抱拳道：“这位大师傅，方才有我的小徒，皆因他出来的时候，我嘱咐他千万别跟人家招是惹非。我可不敢说是教育，凡是我嘱咐的孩子没有不听的。他不怕有人打他骂他，他也不敢还手还口，因为什么？我这么嘱咐他呢。孩子们的能为在我眼皮底下可不算强，到了外面，类乎普通的武学家，可赢不了他。我是恐怕他等不知轻重动手伤人，不知道的主儿，就彷佛我教的子弟是虚有其名，不敢跟人动手。其实可不然，也并非是老朽我说句大话，谈到练武学也不论南七北六十三省，大概不知道云龙九现周浔的少。所差在我们家门口松阳县附近百八十里，老夫轻易不出头，跟众位乡亲见面，也搭着没有机会。今天我这一次前来，就为

的是跟乡里乡亲熟识。”……话将然说到这里，还未容和尚答言。在旁边潘豹走过来，刀扔在地上，用手点指：“歹，这个老头儿，难道说你就是云龙九现周浔吗？不问可知，当然是因为我说了你几句，你这是不忿，找上前来。告诉你，姓潘的要是惧你的话早就走了。我在这里多练两趟就为的是等你，你也用不着骑着骆驼要门扇大马金刀。来来来，有能为跟我当场动手，咱们就算打一趟对手拳你看怎么样？”老头子闻听哈哈的冷笑，叫道：“潘豹，今天我要是跟你动手，胜了你我怕丢人。因为什么呢，闯荡江湖数十年，蒙天下英雄抬爱，人称我为剑客。我要跟你一比手，人家就不说你说话狂傲无知了，当然说我故意欺负你。”说着话用手一指杜奎：“你看见了没有？谈到比试，这个杜奎他就是我的外甥。类乎你这个能为，两个也未必是他的敌手。你真要打算比，用不着我亲自动手，就是他就成了。”潘豹闻听有气，遂说道：“好，打了孩子大人就出来了。我要将他打倒了，你应当怎样？”老头子点头说道：“只要赢的了杜奎，老夫我再奉陪不迟。”说罢回头叫了一声：“杜奎，你跟潘豹你二人比试一番。”孩子答应一声。将驴的缰绳往驴脖项上一搭，大踏步走上前来。老头子又抱拳向看个热闹的众人说道：“众位乡里乡亲，大家站住别动。这也并非是打仗，不过借地比试比试，就势也可以叫众位看个热闹。”其实老头子不说这句话，看热闹的也不走，反倒比先前人多了好几倍，全都等着看看谁行谁不行。到现在听老人家如此铺垫，众人更不走了。老人家这才吩咐一声叫孩子过去。杜奎来到当场抱了抱拳说道：“潘老师傅请。”潘豹并不答言，赶步向前，左手一晃，右手一掌，够奔孩子的胸前打来。孩子用手一挂递掌相还。孩子一递手就藏着一份

心思，并未施展绝艺。“不过就是最熟的功夫，恐怕露出绝艺，让小子看出来，托故不比，岂不枉费了心机！倒不如以俗引诱，叫小子不把我放在心上，然后不费吹灰之力，将他打倒，好报复方才这小子侮藐之恨。”杜奎拿定主意，沉住了气，招数出来很透着软弱。老头子看得就是一怔，心说：“咳，看起这个，人不论有多大能为，非在外面闯练不可，要不然不能见敌临阵。就说杜奎的功夫，我亲自教的我还不知道吗？凭他赢潘豹，那就算绰绰有余。为什么今天一动手，竟会这样无能呢？”老头子虽然这么想着也无法，只可看着吧。卖艺的僧人看着也不由得纳闷，听人传说云龙九现，周浔身为剑客，当然是对于武学就得过人一等。既然他叫这个孩子过去跟潘豹动手，就应当知道这个孩子的能为如何。据我看这个样儿，潘豹的能为不比这个孩子软。真要是当场输招，岂不丧尽了剑客的名头！正然想着，就听老头子向着自己说道：“这位大师傅，没领教你老的上下怎么称呼？宝刹何方？因何来到这里撂地卖艺？”和尚手打问讯，叫了一声：“老人家，小僧名叫如松，出家在五台山下老爷庙。皆因我有个师兄如山，遍游江湖数十载未曾归庙。我的老师临危之时嘱咐说，我的功夫不成，务必找着我的师兄，跟他老人家练艺，我这是遵先师遗嘱千里访师兄。其实身为出家的僧人，缘化十方也能吃饭，倒用不着撂卖艺，所为的就是借此访查我师哥的下落。”老头子听罢这才明白，叫了一声：“如师傅，方才你这位帮场子的，所说的话大概你也听见了。就皆因我那外甥一走就算错了，老朽此来并非要跟他较量高低，以此为荣。怕他借此虚威，在外面任意招摇，我可并非是前来踢你的场子。”和尚闻听，口念：“南无阿弥陀佛！剑客爷，这个话你老人家不用

说。实话跟你老实说，方才我听他所说之话，小僧有些个不忿。就皆因跟我老师练艺之时，常听他老人家教导，叙说天下成了名的剑侠，在我的老师口中谈到你老这里，那个意思就算是首屈一指。所以我听他狂言大话，蔑视你老人家，我才有气。要说也怨我，提你老人家原来是我先提的，我的意思是听他说话口狂，本打算提出你老的大名，降压他的气焰。又谁知他狂傲无知，才惹出这一场是非。不用说你老这位令徒，赢他准是易如反掌。”老头子闻听双手撕髯，自己心里明白。不问可知：“当然是人家和尚看出来孩子的能为不敌潘豹，要不然决以不能这么说，有心说那是当然了。这个话自己也不敢这么说，有心说那也不一定，这个话说了出来，那就算栽了！因为什么呢，自己身为剑客，来的时候又看见人家潘豹练下半趟夜战刀，自己的徒弟多大能为还不知道吗？既然让他过去，就应当有十足的把握，要说没在外面闯练过这个话跟人家也说不出去。”老头子将然一迟疑，就在这么个工夫，就听场子里面脚下声音放重，招数加紧。“原来孩子跟潘豹动手，蓄精养锐，以逸待劳，专等小子深入进招，然后赢他。孩子这个法子还算真想对了。”小子潘豹跟杜奎一过招，心里就放心了，不由得暗自好笑：我以为有多大能为，原来却不过如此！也不是我潘豹说句大话，像你这样能耐，别说是一个，三五个我也不惧。小子想罢，这才抖擞精神，一拳挨一拳一掌挨一掌往里猛进。杜奎也就是闪展腾挪。潘豹一看孩子果然无能，这才并不把他放在心上，冒险进招。杜奎留神一看，小子双风贯耳，够奔自己打来。孩子缩颈藏头，身形向下一矮，上面躲双掌，下面用了个撩阴夺肚。还算小子不含忽，一看自己招走空了，人家双掌打来，赶紧往后一吸身。杜奎向

前一上步，凤凰单展翅，够奔小子胸前打来。潘豹双手一压杜奎的左胳膊。孩子撤左步往上一上右步，脚尖落地咯的一声。老人家以及和尚全都留神观看，就是孩子右手掌立着够奔潘豹头顶劈来，这一手功夫的名目，叫立掌劈山。小子一看躲不开了，只得身形往后一纵。孩子就着他脚尖离地之际，蹦起来就是一腿，砰的一声跟着咕噜噜一溜滚，滚出去七八尺远，摔的半天没爬起来。看热闹的众人一个敢言语的都没有，全都惧怕潘豹，那一个敢喊一声好？别看嘴里不说，心里头一个个全都暗含着称快，心说，这小子真也就应该来这么一个主儿治治他。人家老头儿还没过来，就是这么一个孩子，就把他打了一溜筋斗。要是老头子动手，就许把小子打死。大家正然想着，就见潘豹双手扶地，爬起来满面羞惭，一语未发，挤入了人群之中，急急忙忙就走了。

老人家云龙九现一看，孩子把潘豹赢了，没想到这个孩子他把我都给瞒住，还算我的眼光不错，果然孩子心里头早有打算，这才赶紧来到了场子当中，抱拳向四外说道："众位，看见了没有，我要是亲自跟他动手，那就算欺负他。其实我家里还有一个徒弟，较比这个孩子的功夫高的多，我连那一个都没带来。这是我最小的一个小徒弟，就属他的功夫弱。别看将这小子打倒，这可不是他的能为大，皆因是潘豹无能。方才潘豹说老夫乃是画家出身，因为会画云龙，才得此外号。我既然出头露面，跟大家乡里乡亲相见，蒙人抬爱称为剑客，我今天多多少少也得在大家面前露两手功夫。头一节搅了人家大师傅半天，我就算垫垫场子，再者说就是留个纪念。"说到这里，叫孩子取出来两吊铜钱，扔在场子里头。"大家看见了没有，这是我捧的。我练完了，众位多多少少也给几个。"说

罢，老头子把衣袖卷了卷，眼看众人说道："我也用不着打趟拳练趟腿，方才不是潘豹练了一趟刀吗，我也练练这口刀。可有一样儿，我可不耍刀。皆因耍刀里面不容易看出功夫来，我练一手功夫的玩艺，给大家看看。"老头子说着话，下腰将刀拾起来。随着将刀往地下一扎，用中指点着刀攥。复又说道："众位留神看，我要凭这一个手指将这一口刀完全顶入地内。"说着话老人家一用力，就见这口刀，如同入鞘的一般，一直到了刀盘。然后老头子用脚踢着给大家看。大家看着一个个全都目瞪口呆，真把老头子当了神人一般。从中有人高声说道："该好捧好，众位，别净看老爷子练功夫忘了给钱哪。"这一句话不要紧，大家各自扔钱，就听花啦花啦的声音，工夫不大，钱扔满了一地。老头子叫如松谢谢众人。然后把钱全都捡起来。老人家遂说道："这手功夫也没有什么出奇，这不过是金刚指重手法。我将刀抽出来，再练一手轻的给众位看看。"大家听着高兴，准知道老头子身上有绝艺。要不是赶上这个机会，有钱你都没处看去。所以没有一个走的，还是越聚人越多。老头子一伸手攒住刀把，轻轻将刀往外一拔，噗哧一声，将土带翻了有簸箕大小。然后又将刀往上一插，也不过插进去一个刀尖，颤巍巍在那里立着。老人家抬头看了看，在场子西边有一棵柏树，高有一丈多。老头子丹田提气，旱地拔葱的功夫往上一纵，伸手抓住了树杈。在上面说道："众位乡亲留神，我可要下去了。"话说完了，就见老人家一飘身，唰，够奔场子的正当中，用右足单找刀攥，左腿提起扎撒双臂，晃晃悠悠老人家站在上面了。在上面微然含笑，叫了一声："众位，看见了没有，看明白了记清楚了，将来谈说到武学上面，也可以说说咱们浙江处州府松阳县，有一个云

龙九现周浔，练过这么这么一手功夫。”大家齐声喝彩。老头子由刀上下来。众人又给了一回钱。老头子谢了谢。和尚又谢了谢老头子。老人家这才带领孩子仍然骑他老人家的龙种兽回家。来到家中，孩子向老人家说道：“舅舅，我听说这个潘豹势力不小，并且还是家中广有资财。据外面人传说，这个小子惹不起，只要是得罪了他，决以不肯善罢甘休。今天孩子将他一脚踹倒，难道说那不算得罪他吗？倘若这小子怀恨在心，老人家你老还得防范着他。”老头子闻听一笑，叫道：“奎儿，你说的这个话倒是近乎情理。可有一节，他在我这个门口上，他这个势力可使不出去。犯私的不吃，犯法的不作。地面官府别说不跟我有别的，真要是贪贼卖法助乐为虐，咱们爷儿们在家里说句大话，我要叫他活的了六个时辰，我就不叫云龙九现。再说他们要是跟我过不去，他也得打听打听，周浔是何如人也！”要说这句话，可不是老头子吹大话。南京大柳树，北京沈万三，人的名树的影，真要是打听打听他也真不敢。这爷儿两个谈完了话，够时侯吃完了晚饭安歇。

次一日清晨起来，将然梳洗完毕。家人进来回禀：“老爷子你老看看，外面来了一个人，手里拿着名帖，叫我将名帖拿进来，要求见你老人家。”老头子闻听一愣，遂问道：“帖在那里？”家人将名帖呈上来。老人家一看二目圆翻，双手撕髯不由得啊了一声，随着连连点头：“是了是了”。原来这个名帖非是别人，正是潘豹递来的门生帖。老人家吩咐一声：“请。”家人出去工夫不大，由外面将潘豹陪进来，见着老人家向上行礼，口称：“剑客爷，在先前我实在不知道你老人家是一位有实学的剑客爷，真我要是知道的话，早就前来给你老人家磕头拜师啦。别看昨天你老的弟子将我打倒，我心里

还非常喜欢他。头一样儿知道老人家是一位高人，再者说从此拜你老为师，将艺业练成，那就得算我那位师兄的引见。望求老人家原谅潘豹无知，务请收录，潘豹感激不尽。纸冯香课拜祖师爷的祭礼，我已然预备齐毕。”老人家连连摆手说道：“潘豹你起来。你不是打算跟我练功夫吗，你就跟我所有这几个徒弟他们全未能拜师，不过就算是记名的徒弟就是了。皆因我这个门户里是这个规矩，先练艺艺练成了再拜师。这个意思你大概也明白，我也不用对你细说。打算拜我，我就收你作个记名的徒弟吧。”潘豹闻听无法，遂说道：“既然如此，我给你老人家行个常礼吧。”说着话跪倒磕头，拜罢站起身来。由这一天说，潘豹就住在了老人家的宅中。老头子多年不练功夫，就由潘豹拜师之后，老头子白天不说，夜间加上了功夫了。在把势房内并不让人观看，每天晚晌如是，一连就是一年多。功夫老头子也不教，不过就是叫董吉庆跟杜奎两个人教给潘豹练。这一天清晨起来，老人家够奔城内有点儿事，一直顶到天晚二更多天才回来。将然坐定了，就听家人进来报告：“回禀老爷子得知，你老人家回来之后，我们就将大门关闭。如今大门不知何人开放？”老人家闻听吓了一跳，赶紧叫徒弟们去看看潘豹现在那里。连同家人大家各处寻找，不但不见了潘豹，并且连老人家心爱的千里独角锥龙种兽也不见了。老头子后悔，临走不应当不嘱咐两个孩子，到如今被小子骗走。当时将失单写好，次日清晨起来，自己亲自够奔松阳县报案。县官早就有个耳闻，听说是云龙九现周浔到了，县太爷知道这人文武双全。要说他跟人打官司，决以没有别的，既然来到县署，当然别有公干。县太爷并不升堂，叫人到外面请老人家书房谈话。这个地方就算是名齐北斗。其实

他老人家这是头一趟到衙门来，也并非是有来往有认识。值日班头将老头子请到了后面，老人家外面等候差人进去回话，然后出来向着老头子摆手，叫道："老爷子你老着我来吧。"老头子跟着差人到了里面，见着县太爷行礼，然后让坐，周爷再三客气，这才落坐。不等知县问，遂即抱拳说道："小人家里昨日失盗，并非外贼，只皆因去年城隍庙有当地无赖子，仗着家里有财有势，在外面任意胡为。背地蔑视小可，说些个不三不四。我恐怕他借此虚威，在外面更行滋扰，所以带着我的小徒弟来到城隍庙，叫我的弟子当场将他打倒，不过就是惩戒惩戒他。又谁知次日清晨，潘豹手执门生帖，非要拜我为师不可。我闯荡江湖数十年，蒙天下英雄抬爱，称我为剑客。对于别的事不敢说懂，惟独谈到武学，以及武学的嫉妒等等不一，大概全都瞒不过小人之眼。这个潘豹真要是当时被我小徒弟打倒之时，他就跪倒给我磕头，当然他心里别无意见。当时一语不发，气愤而走，事隔一夜，又持帖前来，未必不是筹画再四。无法制倒小人，这才改用柔和手段前来拜师。他的存心虽然不能知道，大概总不安好意。按说就不应当收录于他，小人又一想，我要不收，他在外面岂不是仍然胡作非为，欺压良善。倒不如我将他收罗在家中，日费两饭将他养死也就完了。虽然他心存别念，大概严加防范，量他也难以得逞。故此我在他到我家里时，明说是夜间熟习功夫，其实是暗地监视，一年多任什么也没有。忽然昨天我到城内看望新归的故友饮酒叙阔，归时稍晚。这一来潘豹可就得了手了，由我的家中私自逃走，逃走还不算，窃去了一头驴，这驴跟普通的可不一样，名叫千里独角锥龙种兽，日行千里夜走八百，其快无比。差不多的人，全都知道小人有这

么一头宝驴。倒并非是因为他价值昂贵，才前来报案，实恐潘豹在外面胡作非为。作案时有人认得此驴，到那时小人嫌疑非浅。故此亲自前来报案。要在大老爷台前证明驴是小老儿丢失，请求官府代为查找。”知县听罢点了点头，心说，果然是成名的剑侠，不但想的周到，并且办事也敏捷。这才带笑说道：“周老先生，既然如此，请你老将失单留下，我交给科房给你立案就是了。”老人家这才将失单取出来，呈递上去，然后跟县官告辞回家。这个事过去不到五天，县里公差来到了周宅，见着老人家把话说明，原来是千里独角锥找着了，让老人家亲自前去认领，县太爷当面还有话说。老头子只得收拾收拾身上衣服，跟随公差够奔衙署。到了县衙先让老头子认明了龙种兽，确是自己的原物。然后又到后面书房，禀见县太爷，到了里面行礼已毕，落坐谈话。县太爷叫了一声：“老英雄，果然识高见远，不出你老人家所料，现在有这么这么两案。”老头子不听还则罢了，一听吓了个目瞪口呆。

第一百零三回

云龙九现受命缉凶　庸医施奸终受其惩

书中暗表，潘豹自从那一天在城隍庙卖艺场子里头被打之后，带领着他手下的恶豪家奴，来到了家中，气忿忿将身形坐稳。几个恶豪奴叫了一声："少爷，方才你老在把势场内为什么一言不发就走呢？只要你老当场吩咐一声，我们大家一齐动手，量他三拳难敌四掌。别说把他打坏了，就是打死了也不过就是花几个钱就算完事了。"潘豹连连摆手，你等那里知道，他的小徒弟我尚且不是他的敌手，如果老头子动手，就是你等一拥齐上，也难以取胜，所以我没叫你们动手。"从中有一个说道："少爷，你老这个话说的也对，这就叫好汉子不吃眼前亏。可有一样儿，咱们家现在搁着好几名教师，王老师，李老师，张老师，赵老师，崔老师，还有他们的徒弟，一共十几位，各带军刃，找到城隍庙，将他们师徒暴打一顿，也好出出气。"潘豹一想："别的也无法，只可就是这么办。"告诉众人："别带明显的军刃，只是带七节鞭，九节鞭，手撑子，腿叉子等类，省得远远被人看见。他们有了预备，倒显着不便，假装看热闹的。如果他们师徒没走，给他来个迅雷不及掩耳，伸手就拿。别说人多势众是他等的对手，就打着说不是他等的对手，措手不及，也能胜他。"当时主仆计议停妥，派人把各位老师全都请了来，各教师一听说少爷被人打了，一个个全都擦拳磨掌。"好，真有这么大胆的人。难道说他吃了熊心豹胆！就不打听打听我们少爷是谁？他也不打听

打听我们哥儿几个是谁？难道不想活着了吗！”一面说着，来到少爷的书房。一进门攒拳怒目，叫了一声：“少爷，你老跟谁打架了？现在这个人在那里了？我们哥儿几个，去了要不把他脑袋揪下来，把他筋给他抽了，眼给他挖了，我们就不算是练把势的！”少爷潘豹闻听，连连摆手，说道：“几位，你们先坐下，这是这么这么一回事。”容着潘豹把话说明，跟周浔打仗。一个个全都暗含着倒吸了一口凉气，别看心里害怕嘴不软，连连叫道：“少爷，你老就不用管了，我们哥儿几个找他去吧。”潘豹又把方才计议的主意跟众位教师一说，叫他们携带袖里的军刃。几位教师点头答应。只叫一个恶豪奴引路，连徒弟带师傅不足二十位，出离了潘宅够奔城隍庙。本来就不远，转瞬之际，已然来到了和尚卖艺的场子。那一名恶奴，指给各位教师：“老头子就是龙云九现，年轻的就是他的徒弟。”这个工夫，正赶上老头子耍练刀。几位教师各自点头会意，那个意思是看完了老头子练刀再动手不晚。以至老头子练轻重刀两手功夫之后，各教习彼此面面相觑，谁也不敢动。又过了一会儿，人家老头子走了。他们众人这才回来。在路途之上，几个人跟那一个家人商议：“回头见了少爷就提咱们到了城隍庙，各处全都找到了，找不着老头子。跟人家打听，才知道是回家了。嗣后咱们再想法子找就是了。饭碗的关系千万不可泄漏。”家人答应，商量好了这才回家。潘豹闻听心中疑惑，老头子决以走不了这么快。当时叫各位教习去休息。潘豹遂将那一个家人叫过来，遂问道：“你们到城隍庙究竟是怎么回事？千万不可瞒哄于我，素日我可待你们不薄。现在如果不告诉我实话，嗣后被我调查明白，我把你赶出去，那是好的。豁着几个钱摘你个错，非把你的命买死不

成！”家人一听骇怕，自己一想：“人家周浔在城隍庙练功夫千人瞧万人看，这个话还能瞒的住吗？倘若被少爷知道了，我这个罪过不好受，还不如说了倒好。”这才叫了一声：“少爷，不错，几位教习倒是托咐我，替他们瞒住你老。我这个意思打算过两天再告诉你老，你老既然问我可就不敢再瞒了。”这才把城隍庙如此如此彼的话一说。潘豹闻听一笑，自己这才明白，这些个打手原来是白养着，没有事的时候比谁都横，赶到有了事还不如我自己呢。并不迟疑，当时把几个教师全都叫来，每人给二十两银子，全都叫他们各自带着各人的徒弟一走。回头又把家里的事，托咐给一名老家人执掌。自己跟众家人把话说明：“我生平没吃过这个亏，此仇不报我活不了！明天清晨起来，我再用软手腕找到周浔的家中，带着三牲祭礼，我前去拜他为师。明着就算跟他学艺，暗藏尖刀一把，得手我将老儿全家满门尽皆杀死，以消我胸中的恶气。”众家人知道少爷那个脾气，不容人说话，也没有人敢拦，大家只得答应。诸事料理已毕，次一日这才够奔老头子的宅中。当时收为记名的徒弟，潘豹的心思，最多用不了三个月，决不能一点儿机会没有。那知识老头子夜间用功夫，白昼之间上下人等更是无从下手。就是这个样儿一直过了一年多，潘豹一看“老头子这是豁出两顿饭，打算将我喂死在这里。”小子每天暗自着急，就是无法可想。你说这一天也是巧，老人家出门亮天没回来。小子一想我何不如此如此。主意打定，到了似掌灯未掌灯的时候，到了外头院儿，拉着老头子的驴就走。出了大门口一偏腿上去，吧的一掌，驴走如飞，不过半个时晨，已然走出来七八十里地。小子准知道后面无人追赶，就是有人追的话他也追不上。走到了定更天，来到了一个小村

庄，看样儿也就百十多户人家，旁边紧挨着就是一座大坟茔，小子知道这些户人家当然是看坟地的了。可是家家院内，全都是黑暗暗没有灯光。这才出村外再往回绕，看见有三五家灯光明亮，透着通红的窗棂纸。看了看这三家全都在一个一坡场院上面，并没有天井。小子将驴拴在场边小树上，蹑足潜踪够奔窗台下，用手指通破了窗棂纸。小子眇一目往里面观看，在屋中炕上坐着一个老太婆，旁边还坐着一个大姑娘，别看是乡间的打扮，长的倒是如花似玉。小子在家里的时候，别看他无妻无妾，各勾栏里面时常游逛，甚至于看见谁家的姑娘好，多花钱叫到自己家中陪宿，家里头养着现成的三四个娈童。自从到了周宅之后，说不说就是一年多，未曾亲近男女色，小子也算是久旱盼雨。今天看见这个姑娘，淫心发动，又合乎自己的主意，打算在外面作案，案后留名，写上周浔，真可称得起一举两得。小子想罢，正然打算设法拨门，到里面逼奸，这么个工夫就听老太婆说道："天已不早，明天再做罢。你将活计收拾收拾，我到外面拿进尿盆来，咱们睡觉吧。"姑娘点头答应。老太婆慢慢的下炕，由屋中出来。小子潘豹喜欢的了不得，早将尖刀擎在了手中，避在门旁等候。老太太将然来到外面，潘豹一伸手抓住头发，刀奔咽喉噗的一声，可怜白发苍苍死于非命！小子轻轻将尸身放在地下，明目张胆手持尖刀往里走。姑娘在屋中正然收拾活计，听见外面微有声息，将然要问，这么工夫由外面进来一个人手持明煌煌的尖刀，吓得姑娘浑身立抖，将然要喊。潘豹赶步向前，手持尖刀，放在姑娘的脖子底下道："你不可声张，好好的将衣服脱了，叫大太爷受用片刻，还则罢了。如若不然，我是一刀将你结果性命。"姑娘那里肯，破口就骂。小子一着急，

又怕被人家听见，右手一用力，噗的一声一刀将姑娘扎死。借着灯光观看，这个姑娘长的实在俊俏，小子情不自禁，解去姑娘的衣带，遂将尸体奸淫。然后用刀尖就在墙上面写了几个字，写得是："云龙九现周浔手题。"写完了出来拉着小驴将然要走，没留神大道上面来了有二十多位，各持军刃，够奔小村而来。潘豹不知道何故，看着骇怕，有心骑驴走，又怕被人看出来破绽，小子就算贼人胆虚，没敢拉驴，一转身够奔上房后面绕道就走下去了。

这个小村庄名叫雷家寨，还是个一姓庄子。小子看见来的这伙人原来是打猎的，这个庄子上的人就是依此为生。从中有被害的老太太一个儿子，名叫雷震山，跟随大众回到庄上，各回各家。震山将然到了自己门首，几乎没把他绊了一个筋斗，赶紧俯身观看，原来地下躺着一个死尸，打算够奔屋中取火。连叫了两声娘，无人答应，又叫了两声妹妹，也没有人言语。三步两步往屋里走，看了看屋门大敞四开，到了屋中取出火来，燃着了油灯，一看自己的妹妹赤裸裸的死在了炕上。又到外面看了看死的果然是自己的老娘，雷震山看到这里，连急带痛浑身立抖。定了定神，这才找了一个被单给自己的妹妹盖上。这才来到外面，找来地方村长等人，霎时阖村的老少全都来到场院里面。众人一看，树上拴着一头小驴，准知道不是本庄上的东西，赶紧将它拉过来，拴在门旁一棵小树上。有上了年岁的里里外外的查看，才在墙上看见了那个字，写的明明白白：云龙九现周浔手题。看见了这几个字，众人可就有知道的了，这才七嘴八舌说："不错这头驴就是云龙九现的。这就好办了，又有凭证，又有字迹，明天县衙报案，此案并不难破。"商议妥了，这个时候已然东方

发白。地方带着雷震山，够奔松阳县而来。到了班房里面，地方雷九首先道了一声："众位头儿多辛苦，但不知今天是那一位值日？"有一位上年岁的班头，看了看雷九认得，知道他是雷家寨的地方。遂问道："雷九有什么事？"地方一看，原来是张三头儿，外号人称快手张三，在松阳县二十多年，外面的名誉很好。雷九赶紧过来请安。"张三爷，今天是你老的班儿？现在有雷震山随我前来，昨夜晚他打猎回来，进门才知道他的母妹被人杀死，遗下一头驴。墙壁上有字写的是：云龙九现周浔手题。凶手不知逃往那里，特此前来报案。望各位头儿回明大老爷前去验尸，然后捉拿凶手给死者报仇雪恨。"张三爷闻听就是一皱眉，大凡为官的最怕境内出凶杀人命案件，当班头也是不愿听这个。虽然如此，无法，只得说道："你们在这里候一候吧。"张三站起身来出离了班房，够奔后面书房，来到了窗台下咳嗽一声。县太爷里面问："谁？"张三答话："是我。"知县叫他进来，问有什么事。张三就把雷家寨两条命案的话一说，县太爷闻听不住的摇头。只得传话开堂。工夫不大，三班人役，预备已毕。云典声响，县太爷升了大堂。人役喝喊堂威，知县吩咐声"带雷震山！"工夫不大带进一个人来，虎头彪躯面带忠厚，来到堂口跪倒向上磕头，口称："大老爷开恩，给小人的老母胞妹报仇雪恨。"知县又问了问。雷震山就把昨天晚响的情形说了一遍。县太爷知道雷震山孤苦零仃，当时安慰了几句，这才叫他跟地方头前走，回去预备验尸。把话说完，摆手退堂。路途遥远，当日不便前去。次一日清晨起来，县太爷带领科房先生，三班人役仵作等够奔雷家寨。到了庄口，早有地方雷九前来迎接。尸棚就在场院里搭好，设摆一张方桌后面有椅子。县太爷升

了公位，也没有旁人，就是地方回了回话。仵作前去验尸，填好了尸格：老妇人是项上一刀亡命，脑后有摔伤一处。姑娘也是项上一刀亡命，惟阴户不闭，显是因奸不允，刀伤人命，死后奸尸。勘验已毕，县太爷将雷震山叫过来，叫他备棺掩埋。限期缉凶。“当然给你母妹报仇，驴也交上来。”又打发班头看明了字迹。诸事已毕，县太爷这才打道回衙。知县乃是两榜出身，断事神明。准知道无论是什么人，自己作案决不能将自己名字写出来。何况周浔乃是出名人物，日前业已前来报案。此事大概与他的那个徒弟潘豹或者有关系也未可知。想到这里，这才打发人把老人家请来。

当时周老侠客把话听完，怎能不吓一跳？心说，这是县官明白。如果遇见一个糊涂知县，既然有此凭据，派人到家中先将我锁拿到案，虽然我报过失盗，此事也不能说没有嫌疑。人家县太爷既然明了里面的真像，并不罪及周浔，真不亚如明镜高悬。别看人家知县未能怪罪于我，这个事我可不能不领。想到这里站起身来，口称：“大老爷如此恩典，不加绳锁于小民，究竟此事由周浔身上所起，我情愿当堂领罪。”县太爷微然含笑说：“周老英雄不必多想，此事分明是潘豹所为，与你何干？这不是话说到这里了吗，我有事相求，不知老英雄肯其为力否？潘豹既然身通武学，落案逃走。还别说三班人役，一时难以破获。就是一旦相遇，也未必捉拿的了。我有心求老英雄辛苦辛苦，到外面捉拿潘豹，凭老英雄的武学只要见着他，伸手捉拿，岂不易如反掌。但不知老人家意下如何？”周浔一听，并不思索，遂说道：“蒙县太爷不罪，此乃周浔分所当然。”知县非常喜欢，当时给周爷写了一张海捕公文，带在身上。知县还要送银两，周爷再四不收。当时跟

知县告辞，自己回到了家中，老头子坐定了一想，哎呀，常言有句话：是非只为多开口，烦恼皆因强出头。就因为城隍庙，跟潘豹这么点事不要紧，一直闹到这步田地。小冤家借名作案，杀死两条人命。虽说县太爷明镜高悬，不加追究于我，怎奈这茫茫世界海底寻针，前去捉拿潘豹，说一句老实话，上那里去找？再一说，花花世界，便是是非之地，此一去中途路上，还不知道有什么事。虽这么想也无法。当时跟县太爷把话说明，公文也领了，只得走这一趟。老人家一想：我自己一个人出去，未免中途寂寞，还不如带着孩子杜奎，也叫他到外面闯练闯练。又一想，不可，事情由杜奎身上起的，我要带他前往，被人知道，就如同心存报复。苗吉庆跟我练艺数十年，到如今四十多岁，从未离过左右。访拿潘豹就势将他出去，到外面阅历阅历，顺便将成了名的剑侠，全都给他引见引见，将来也好叫他在外面闯荡江湖。老人家主意想定，这才把两个孩子黄病童子苗吉庆，跟杜奎两个人全都叫到跟前。老人家跟两个孩子把话说明，叫杜奎在家中看守，照料宅中一切事务。自己带着苗吉庆，带好了路费银两，打点好了爷儿两个的随身小包裹，备好了驴，由家中动身。这个话又说回来了，这个找人实在是海底寻针。南七北六十三省，四面八方，知道他逃往那里去？出门知道上那一条道上去对？老头子想了想，这才把主意拿妥：首先在附近方圆百八十里，庵观寺院村庄镇甸，各地的山寨，详细查访一遍，有什么话再说。老人家拿妥了这个主意，这可并非是一天。半年多的光景，才把附近走完了，怎奈并无小冤家的踪影。老人家也会出主意，这百八十里圈内没有，再往外展。对于村庄镇甸，倒不大甚注意。注意全都在各处占山的，落草的，老人家想：

这小子弃凶逃走，一天半天准不敢回家，村庄镇甸也并非是久居之所，他要找安身立命之处，当然就是落草为寇。只要逢山拜山，见寨访寨，对巧了就许将这小子遇上。所以老头子带着孩子就如同山神一般，只要是有绿林啸聚之处，老头子准到。要说老头子的名誉，真不亚如泰山北斗一般，无论到了什么地方，只要一报名姓，全都是恭恭敬敬，接进去好吃好喝好待承。孩子苗吉庆一看，心说：看起来人生在世，不论文武，只要有一技之长，到处就能受人的欢迎。白吃白喝如此恭维，还不算临行还要奉送路费，真比受了皇封，拿着龙票还应该呢。苗吉庆想着高兴，跟着老人家各处登山拜寨。这一天来到了湖北河南交界的地方。听人传说这里有一座纹石岭，在先前许多人够奔岭上采取纹石，琢成各种文具，销售各省。近日谁也不敢前去了。山上来了一家大王，手下聚集喽兵四五百名，每天在岭下撒下喽兵的网罗，打劫过往客商。在岭下走都走不过去，那里还有人敢上山呢。云龙九现听到这里不喜悦："俗语说的好，兔子不吃窝边草。你既然占据纹石岭，就不该在岭下打劫行人。垦荒开地种植山田，不纳粮税已然就算国家的盗贼，如果断路劫财，岂不成了当地之害？我不知道还则罢了，既然知道了，身为剑客就应当前去警告，如果不听，然后施以相当的惩戒。"老人家想到这里，又搭着绰拿潘豹，这才带着孩子够奔纹石岭，到了山口一看，山石灰白色细纹如丝，倒是非常好看。一面看着顺山道往里走，走不多远，拐过了一个小山环，正然迈步前行，就听有人问："老爷子，大概你老走错道路了吧？这往里就没有路了。"老头子抬头看了看，原来是个打柴的樵夫。要是别人看着准得纳闷，纹石岭不许人登山采石，怎会还有打柴的呢？老头

子可知道这个，山里的喽兵在山口守山有两种，一种明的一种暗的。暗的找地方隐住身形，有人进山看不见他，他可就看见人了，只要看着形情可疑，暗含着进山报告，明的可就是扮作耕田的，打柴的，为的官人到此，看不出破绽来。老头子看罢微然带笑，遂说道："多辛苦你到这厢来，我有句话跟你说。"樵夫过去，老头子说明了自己的来历，打算拜见纹石岭里面的寨主。不过就是找个人，也没有别的事。在先前樵夫尚且用言语支吾，后来老头子跟他说了几句行话。喽兵这才知道是一会上的，遂将老人家带到寨门前。守门的喽兵问明了名姓，到里面回禀。周爷跟苗吉庆爷儿两个在外面等候。等了工夫很大，这才听见里面有人说话的声音。老头子留神一看出来两个人，都是面目凶恶，一高一低，高个儿瘦干的身躯，矮个儿是个胖子，全都是短衣襟小打扮，浑身上下一身青。高个儿是个刀条子脸儿，黄白净子脸膛，细眉毛小眼睛，尖鼻子头，小薄片子咀，两只锥子把的耳朵，用青绢帕罩头。那一个胖子，尖头顶，乍腮帮，坠子脸，半截子扫帚眉，大环眼睛突出眶外，蒜头鼻子塌鼻梁，大嘴岔厚嘴唇，两支薄片子耳朵，联鬓络腮的胡子碴，也是青绢帕罩头。两个人来到了外面，上下打量老头子，然后这才说道："不知道老英雄驾到，有失远迎，望求恕罪。"说着话毛腰向上行礼。老人家也答礼相还。这才往里让。苗吉庆拉着驴跟着老头子往里走，穿过了三层院落这才来到了聚议大厅。二位寨主伸手相让，叫老头子升当中的坐位。周老剑客乃是江湖的老手，无论大小山寨，这个公位外人不能坐，如坐在那里那就算有意谋夺山寨，吩咐一声叫众喽兵乱刃分尸。老人家可虽然说不怕，自己又没心落草为寇，在此处当山大王，何必找这个

麻烦呢。遂谦让了两句，在一旁落坐。二位寨主在下首奉陪，喽兵献茶。老头子这才问："未领教寨主贵姓大名，怎么称呼？"二人报通名姓，高个儿姓李名兴，外号人称旗杆，矮个的姓王名虎，外号叫人熊。正然说着话老人家一回头，不见了黄病童子苗吉庆，将然要问。旗杆李兴说道："手下喽兵领着那位少年英雄，到后面马号收放驴去了。"老头子听罢，点了点头。又问了问本山有多少位寨主，统共有多少位喽兵。二位寨主全都一一回答，说着话吩咐一声："摆酒。"这工夫苗吉庆已然回来，让老头子上坐，孩子上垂首落坐，二位寨主下面相陪。在酒席筵前老头子可就嘱咐二位寨主，不可在当地劫财作案，二位寨主全都是唯唯听命。又问了问："老人家，因何来到这边？"老人家也未便深说，不过告诉采访一个姓潘的。这句话说出来，两个人全都二目离神，老头子那个眼快，早就看出来了。心说不对，难道说纹石岭与潘豹有什么关系不成吗？有心往下问，准知道明着问他决以不肯说，倒莫若我今天住在这里，夜间访查访查。老头子将然想到这里。就听旗杆李兴，说道："老人家，既然没有什么要紧的事，何妨在这里多住几天？"老头子就着坡儿就下，遂说道："老朽连日奔走，觉得有些个劳累，正要在贵山打搅。"二位寨主连连说道："老人家不必客气，错非是你老人家有事，来到敝寨。要不然，敬意请也请不到你老人家。"说话之间，酒饭用完，天色已然不早。

寨主吩咐一声，叫手下的喽兵将跨院房屋打扫干净，遂将这爷儿两个陪到了跨院去安歇。到了跨院上房里面，一看果然屋子干净，陈设清雅，床帐被褥没有一样儿不讲究的。又命手下人给老爷儿两个沏上一壶茶，二位寨主这才告辞。老

头子跟孩子略说了几句闲话，这才熄灭了灯烛，各自盘膝打坐。孩子不管三七二十一，呼吸定平，那就算睡着了。老人家心里有事，不过就是休息而已。要说睡可睡不着，自己坐在那里暗含着思想：白天这二位寨主谈话的情形，对于潘豹，实在的有关系，要不然我说了一个找姓潘的，两个人全都容颜更变。你说真要在这里将小冤家找着，那可真正省了大事了。今夜晚我这个调查的法子，就是要知心腹事，单听他人背后言。我应当首先够奔聚议大厅，看看他等动作，从中有何隐情，不难探明。老头子想到这里，又候了一会儿，这个天已然二更，打更的交过了两趟。老人家一想差不多够时候了，这才轻轻将身站起，身上的衣服拾掇拾掇，也不惊动孩子。自己开了房门，然后将门儿倒带。来到天井之中，听了听清静异常，远近并无半点声息。老人家这才抖身上房，打算窜房越脊，够奔前面的大厅。老头子也就将走了两道院，就见有一个人施展夜行术，一直够奔后面，走的很快。“如果要是打更的下夜之人，他决以走不了这么快。既然如此行走，从中必然有事，我何不看看他到底是作什么的。”老人家这才在房上暗地跟随。老人家这一跟着不要紧，吓了一跳，原来这个人一直够奔自己的住所。老人家心里一打转，不问可知，潘豹当然在此，消息传出，他知道了我来此采访，这不问可知，一定是打算前来刺杀我师徒二人。小冤家你真要是如此，那算是你的大数到头！这也许是神差鬼使，冤怨相报也未可知。老人家一面想着，留神看这个小子的动作，一点儿也不差，实在是前来行刺。就见他来到上房窗台下面侧耳窃听，听了好大半天，然后这才来至在屋门口。老人家知道屋门未闭，倘若小子到了里面，孩子一时防范不到，那还了得！想到这里，

将然要飘身下房，伸手捉拿刺客。就在这么个工夫，就见这小子在屋门口微然一站，转身就走，仍然施展夜行术够奔前面去了。老人家非常纳闷，不知道这小子干什么来了？容着贼人走远，老人家到里面看看，“或者也许孩子听见了什么动作，在里面将贼人惊走？要不然这小子他怎么会来而复返呢？”想罢，飘身下来，来到屋门口，将然要用手推门，细一看门上挂上锁了。老头子这才明白，方才那个小子，在窗台下原来听听动作，来到屋门口一站，乃是锁门。他的用意虽然不明了，既然前来关闭我们师徒，决非好意。我何不将孩子叫出来，倒看看贼人是何居心。想到这里，事不宜迟，用大指按了按锁门，就知道里面的锁簧。这才由腰间取出丝绳来，挽好了一个套儿，探到锁门内，勒住了里面的簧往外一带，咯嘣一声将锁门开开，摘下来打开了吊，然后将锁一挂，这才推门。里面孩子吉庆问：“什么人？”老人家微然痰嗽一声，孩子知道是师傅。遂把方才自己在屋中所闻的声音，以为是有刺客在此探听，正然在屋中警备，不料后来声音皆无。孩子打算到外面看看，才知道门窗背是铁质做成，双门加锁难以出去，幸亏老师你来到，要不然弟子受困其中了。云龙九现一听，这才恍然大悟：“原来方才那个人，特地前来，打算将我师徒困锁屋中。既有这种举动，不问可知，其中一定有特别的情由。”老人家微然一低头，计上心来，何不将门给他倒锁，小子们知道将我师徒锁在里面，当然就放心了。我再慢慢的看看他等究竟是何居心。想到这里，行囊包裹全都带好，带着孩子出来，仍然将门倒锁。老人家还不放心，又各处看了看，这所上房果然全都是铁门铁户。看罢遂带着孩子一直够奔前面，来到了聚议厅的院落。就见大厅里面，微有灯光，

隔着窗纱观看，里面有一个喽兵，爬在桌案上打盹，并没有本山的寨主。老头子看着莫明其妙，遂带着孩子各处搜查，搜来搜去找着一个小院落，就是东房三间，里面灯光明亮人影摇摇，细一听里面有哭泣的声音。老头子以手势告诉孩子在屋上巡风，自己飘身下来，轻轻的来到窗台下，腰间取出树棕刺透窗棂纸，眇目往里面观看。屋里的人位倒不少，老少共有四位，全都是女的。两位年轻的少妇，虽然都是容颜憔悴，生就的花容月貌，那一个全都是千娇百媚。那两个全都是五十多岁的婆子，插花戴朵贴着太阳膏，一看就知道不是善类。两个少妇相对而泣。老人家看着这般光景，虽然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反正也不是好事。有心到里面将两个婆儿拿获，问个明白。又一想，事情不可以莽撞，稍延时间当然要有变动，得到相当证据，再动手不迟。正然想到这里，就听两个上年岁的婆子一齐说道："二位少奶奶想开着点吧，既然到了这个地步，说句不好听的话，哭也不中用。真要是能喜喜欢欢的，凭二位这份品貌，到哪里也是穿绸裹缎，吃好的，喝好的。真要是哭哭啼啼回头怒恼了寨主，这个山上可有这么一个规矩，不听寨主的话，当时就派人送到喽兵的住所，那叫犒赏喽兵，无分昼夜挨个儿奸淫，至死方休。真要到了那个地步，岂不是也落不了干净尸首吗？"两个年轻的少妇，听两个婆儿这句话，更啼哭的厉害了，抽抽搭搭泣不成声。就在这么个工夫，猛听得有脚步的声音，老头子暂时将身形隐避。就见由外面进来一个身材高大的人，前面喽兵打着摺子灯，来到了屋门口高声说道："寨主爷来啦！"里面的婆子答应："请寨主爷南里间坐吧。"喽兵容着寨主进到了里面，打着灯笼自问。老头子看得明白，仍然回到窗台下，往里偷看。

方才那个大个子已然迎门叉手而立，乐嘻嘻醉眼呆斜，没有戴帽子，青布手巾罩着头，粗眉环目狮鼻阔口，扎蓬蓬一部刚髯，身上穿青绸子裤褂，脚底下看不清楚。咧着大咀问道："你们这两个人，怎么这么大工夫还没将我的新房预备好了呢？"两个婆儿那个意思非常惊惶，连连摆手道："寨主爷，这二位大奶奶始终是哭。我们说什么她也不肯听。"就见这小子把双眼一瞪，高声说道："告诉你，应从我作个压寨夫人，还则罢了。如其不然，将你等衣服扒下来，用绳捆绑犒赏喽兵，叫他等轮奸，死后往山后一扔。婆子赶快问她愿意怎样儿？"两个婆子接着又向两个年轻的少妇说道："你听见了没有？可见得不是我们哄弄你吧？"怎奈两个少妇仍然高声哭泣。那一个高个子贼人看着有气，吩咐一声："将他等拉出来，我亲自动手捆绑。"老头子看到这里，这可不能不管了，遂高声说道："凶恶的贼人，你要反哪！"这一句话不要紧，就听房上有人说道："何人大胆，竟敢前来管闲事！姓周的已然锁在铁室里面，难道说你还比姓周的厉害不成吗？"老头子听着这个莫明其妙，就仿佛是自己知道他们山上有事来的似的。

书中代言，其中原来另有一段隐情。大个子这小子乃是本山的寨主，姓齐名昆外号人称夜游神。那两个少妇，住家在此山东南不足五十里河西屯姓赵，家里乃是当地的乡间财主，虽不说富有千顷，总可以豪称一乡。一母同生一共弟兄三人，大爷赵绍福，二爷赵绍禄，三爷赵绍祯，弟兄三人本是连肩弟兄，够了岁数不过几年的光景，各自成家完婚。父母去世就是这哥儿三个，妯娌三个度日。家里头家大业大，就是人口不旺，大爷二爷全都没有子女，就是三爷有一个男孩子。赶上年头荒旱，时疫流行，二爷身染时疫，一命呜呼。过

了不到三年，大爷也身染重病。三爷有个内弟，名叫陈一鸣，在当地以行医看病为业。虽然说是看病的，据说他的医学不甚好，所以大爷赵绍福，有病到别处去请大夫，并不找这位陈先生。后来经过多少大夫诊治，吃的丸散膏丹无多待少，怎奈这个病也不见轻可也不见重。三奶奶跟绍祯说道："大爷这个病不知道究竟怎么样？既然这些个人全都看不好，何不请他大舅来看看。吃药不吃药倒是小事，也好知道知道，这个病有危险没有？"赵绍祯一听这个话也倒有理："俗语说的好，有病乱投医，病治有缘人。别看这些个有名的大夫治不好，也许该在他的手里除灾，也未可知。"想着有理这才说道："今天已然晚了。明天早晨起来，我亲身前去请他。大爷病了这些个日子，连信都没给人家送，人家又是个大夫，我去到了还得把这个话说圆全了才好呢，要不然岂不叫人家见怪。"三奶奶接着说道："骨肉至亲那也没有什么说的。"这个话说完了当日无事。次日清晨起来，三爷换了换衣服，本来就在本村，也用不着备马套车，不过带着一名老家人，步行前往。工夫不大，已然来到了陆宅门首。看了看门前非常热闹，原来都是看病的。世界上的事，叫人莫明其妙，就是这个地方，不是全都说这个陈一鸣大夫看病医道不强吗？照样也有这么些个人等看门诊。强的主儿也不见得怎么多，常言说的好：鱼目能够混珠。当然也有人买，要不然他就不拿鱼目混了。闲言不表，赵三爷叫家人到门上答话，陈宅家人一听姑老爷到了，赶紧报告家主爷。陈先生亲自迎接出来，相见施礼，让到了客厅落坐。陈先生问："妹丈，清晨早起来到这里，有什么事呀？"赵绍祯这才叫道："大哥，我是夜猫子进宅，无事不来，正是有事相求。此刻也不便多谈，门外许多候诊之人，

请大哥先去值公，前面事毕，再谈不迟。”陈先生一听这个话也对，遂说道：“既然如此，妹丈请到后面坐吧。”说着话那个意思，还要陪赵三爷到后面。赵三爷再三相拦：“不必客气，大哥值公要紧。”陈先生抱拳道了一声：“慢待，慢待。”这才吩咐家人同着姑老爷到内宅。到了后面见着老泰水，不过就是行礼。闲谈过了好半天，陈先生才把门诊看完。来到了后面，先吩咐家人摆酒，请赵三爷上坐，陈先生下首相陪，彼此对饮。在酒席筵前，赵三爷不等妻兄问，遂就把自己的来意说明，叫声：“大哥，今天我来也没有别的事，就皆因我的家兄染病，打算请你老分神，到那边给看看。”陈先生闻听一愣。起初还不知道赵三爷有什么要紧事前来，“闹了半天为给他哥哥看病，这也值得亲自前来吗？”想到这里说道：“妹丈，你今天前来我真有点不明白。打算叫我给大哥看看病，别说咱们还是至亲，就是外人不过打发家人来个话就是了，何必要亲身前来呢。”赵三爷闻听微笑，叫道：“大哥你老有所不知，我今天前来就为的是把这个话跟你老念叨念叨，家兄并非三朝两夕将然病的。他老人家就按卧床不起说吧，已然有两个多月了。大哥你老既然是大夫，咱们又是这样亲戚，按说他老人家一有病就应当早早的给你老赴个信才好，按说这个话我可不应该说。事到如今我要不把话说明白了，未免叫大哥多疑。好在你我是自己，说好说歹没计较。家兄的为人向例是个滞脾气，他也不是听谁说的，说你老的医道不强，至死也别请你老看。你老想，他有着病，既然如此说，我们能给他找点儿痛快，还能够给他添气吗？不请就不请，只得到外面请别人去。这两个多月统共请了有六七十位大夫，那个药吃的就算多了，怎奈还是昏昏沉沉一点儿也不见轻，到现

在皮包骨已然瘦得不成样子了。昨天晚晌令妹跟我说，要不然把大舅请来看看，吃药不吃药倒是小事，看看这个病究竟有危险没有。我一想这个话也对，当时我可就说了，要是请大舅的话非得我自己前去不可，这个话要是不说明白了，未免叫大舅心里不愿意。所以我早早的亲自前来，把这个意思跟你老说说，求你老不要见怪，看在我们夫妇的面上，你老辛苦一趟吧。”陈一鸣听了赵绍祯这片言语，面上并不带出来，心里不住的暗恨，暗说道，医生这个买卖，本来有一句常言，名医还赶不上时医呢，行医看病就得说是走运。昔日药王爷悬壶问世，在他不走运的时候，有恶少年不佩服他的医道，用槐水将周身脸面全都洗得焦黄，假充有病，叫药王爷去看。药王爷看了看，这人已然在浑身毛孔之中，受了风毒，为时已久无法诊治。小子闻听冷笑三声而回，到了家中将然要用水洗洗身体，清水将然预备好了，已然气绝身亡，当时就有人说，这位大夫一点儿能为也没有，人家那个人分明是没有病，愣被他几句话给气死了。后来他老人家走了时运，走在街上，遇见一家出殡的，只有几个小孩子，还有老年的妇人，跟着送殡，哭得悲悲惨惨。听人传说，棺内死者乃是中年妇人，因为产生不下而亡。药王听了这个话，不信惯产之妇，竟会难产而死。当然是胞衣与脾经相连的坚固，所以生产不下。不得其治疗之法，就说他是死了。他老人家济世活人之心一动，这才走到近前问了问后面的婆娘，才知道死者是他的儿妇。药王爷又问了问：“死了几日？”老妇人悲悲切切说道：“三日未能落下，于今天早晨气绝身亡。皆因他血腥污秽不能在家中停放，这才赶紧买来一口棺木，装殓起来这不就抬出来了吗？”药王这才说道：“既然如此，你能够将棺盖打开叫我看看吗？

倘若能活，岂不比死了好吗？”老妇人痛惜子妇心切，赶紧答应，叫众人将灵柩停放大道旁边，材盖搭在一旁。药王看了看死者肚腹高聚，用手摸了摸，向众人说道：“这个人死不了。棺材里面不便治疗，赶紧就近找一间房子，把他搭到了里面。”到处还是好心人多，路旁住户一听这个话，遂将自己的房屋，借给老妇人，七手八脚将死人搭到了屋内炕上。药王并不慌忙取出银针来，在脐上两针脐下一针，将然刺下去，就听呱呱之声，小儿坠地了。过了一会，儿妇也苏醒过来。他老人家又给开了一个药方，吃了两付平安无事，从此母子得庆更生。这才有人知道他老人家是神医。前者死的恶少年，到现在也证明出来，是中槐毒风寒而死。可见得行医这一道，太不容易。就是真正有能耐，时运不到，也没人信任，甚至于还说你没能耐。要是运气到了的话。所逢尽是有命者，那真叫，手到病除。其实是他的运气好，也未必有多大能为。总而言之就是：治的了病治不了命。我陈一鸣虽不敢说精通肢黄，要是跟外面大夫比到一处，也没有多少不如他们的地方。你我还是至亲，有何仇何恨竟会这样小看于我！真要是叫外人知道了，至亲家里有病人，连信都不给我，可见得我这个大夫治病是二把刀了。再说自从我妹妹进了你们姓赵的门，我姓陈的没有对不起你的地方，你背地竟这样败坏我的名誉，真正可恨！有心说不去，未免对不过妹丈亲自来这一趟。有心说去，实在心里不忿，思来想去还是不去不对，到了那里我是见事作事。想罢半点形迹不露，叫道：“妹丈，你我还用得着客气吗，给我信不给我信这都是谈不到的话，我也是整天穷忙，也不得暇到那边看看。要说大哥病了这么些个日子，我就应当买点儿礼物，到那边看看去才对。”三爷赶紧说道：

“自己跟自己那用许多虚礼，但求你老为点儿力，将他老人家的病体治好了，我们弟兄就感念不尽了。”陈先生说了几句谦辞话，不过就是吉人自有天相的一类言语。说着话，饭已用完。哥儿两个这才带领着家人，出离陈宅回家。工夫不大，来到赵家门首，赵绍祯谦谦让让，把陈一鸣让到里面。本来打算先让到后面待茶。陈一鸣说道：“治病如同救火，早一时比晚一时强，咱们先看看大哥的病，回头再谈不迟。三爷说道：“那么就请大哥你老受累吧。”赵三爷亲自陪着陈先生一直来到兄长的病所，家人们低声说道：“方才醒了一会儿，喝了一杯滚水，此时又昏昏沉沉睡去了。”陈先生一看，幸亏自己是个大夫，常见病人，要不然，真得吓一跳。遂手拈着燕尾胡须，不住的点了点头。皆因赵绍福这个容颜太以难看了，面色漆青，青中透白，眼眉已然脱得剩了几根了，两只眼睛塌下去多深，嘴唇白色，不住的颤动，孤孤零零就显着一个大鼻子。呼吸倒是不小，出气比入气大着十倍也多。看罢轻轻将手拿过来，一只手托着，一只手按住了寸关尺。按了一会，回头又把那一只手也照样的摸了摸，将然诊完了脉。这么个工夫大爷赵绍福醒了，睁开了灰色的眼睛，看了看陈先生。双眉紧皱，连连摆手。嘴里颤动，可说不出话来，那个意思是叫陈先生快出去。三爷看出这种意思，赶紧说道：“大哥，咱们前面坐吧。”说着话，偷偷看陈先生的面色，打算审查审查他心里有不愿意的意思没有。看了看陈先生满面喜悦，并无怒色，心里这才放心。三爷陪着来到了自己的卧室，丫环献上茶来。三爷问：“大哥，你老看家兄的病怎么样？”陈先生闻听双眉紧皱，连连摇头，叫道：“妹丈，咱们可是这样亲戚，不比给外人看病，我要说出来你可别过意。并且请你开诚布

公，将病源告诉我，不可有丝毫瞒昧，然后我再审查审查有救没救。”三爷遂接着说道：“那是自然哪。常言可是说，君子报吉不报凶。家兄病到这般地步，请你老来就为的是求你老直言无隐，说说我们也好明白明白。至于病源请你老随便问，只要我知道决不能不说。”陈先生点了点头：“既然如此，我才敢说，令兄之病，是从劳而得。就皆因色欲过重，以至于肾水枯竭，水无生金之力，以至肺气萎败，这是主症。其余的杂疾那倒不要紧。我先问问令兄在外面可曾有宿花眠柳之事？”绍祯一听，就是一愣，眼看着自己的妻子陈氏三奶奶发呆。陈先生接着问道：“是有是无，男子汉大丈夫，那全都是短不了的事，说出来我好给他酌斟用药。”赵绍祯二目直勾愣够多时，这才向着陈氏说道：“你看怎么样？我那时候说，你还说我心脏，到如今大概你明白。你没听大哥说这个病源吗，要不是因为那个，他怎么得了这个病？”陈先生在旁边听着，糊里糊涂摸不着头脑，遂问道：“妹丈，究竟是怎么回事？你倒是说出来，何必这样吞吞吐吐。”赵绍祯这才长叹一口气道：“家门不幸，祖上无德，真正是令人惭愧！大哥你老也不是外人，这个话要是对别人，我也不能说，这总算是家丑不可外扬。你老既然问到这里，我也不顾羞耻，你老也别怕村了耳朵。我跟你老说说你老就明白了。”赵三爷这才将他家中之事，如此如彼的说了一遍。

书中代言，这位赵绍福为人别提多么耿直了。头一节是家里有钱，再说也是各人的嗜好，生平好赌博。虽然不说大宗输银子输钱，一年也得糟蹋千而八百两的。好在家里有的是资财，这也算不了什么。就因为有这么一点嗜好不要紧，时常夜不归家。在先前就不用说了，后来他的二弟病故，二弟

妹秦氏，剩了一个人孤苦零丁。再说绍福又是大爷，既然要说守节就得在家长眼皮底下守去，要不然自己搬到旷野荒郊招蜂引蝶，那还算是守节吗。也搭着二奶奶跟大奶奶周氏妯娌二人向来和美，丈夫已故，凭这个主儿，还能说改嫁吗？别看无儿无女，也得守一辈子。就因为这几个原因，二爷死后，和大奶奶搬到一个院去了。大奶奶也喜欢他，自己的丈夫又好赌博，时常不回家，有二奶奶作伴，也省得一个人寂寞。这一天晚间，大奶奶正赶上月事的经期肚子疼，叫二奶奶给他用手揉揉，你说也怪，揉着就好，不揉的时候就疼，一直揉到三更过。大爷也没回家，大奶奶准知道大爷不回来了，便说道："二婶子，你就跟我在一块儿作伴睡吧，他大爷今天也不回来了，要回来早就回来了，回头我肚子疼也好受累给我揉揉。"二奶奶一听："大伯既不回来，妯娌二人同眠，这也不算什么。"当时遂点头答应。天的时候不早，已然三更交过了两次，也搭着给大奶奶揉肚子揉的有点劳累，又是个夏景天，非常暑热。二奶奶把上下衣服脱了，就着脸盆里面的水，要把身的汗擦擦，屋子里头灯光很亮，大奶奶看见二奶奶脱的赤条的在那里擦身。大奶奶带笑说道："他二婶，我一句笑话，可不许伤心，我看见你这一身细皮白肉，长得丰丰满满，看起来他二叔是个没福消受的。我要是个男人，看见你这一身俊肉的光屁股，任凭怎么说，我也要犯犯强奸的罪过。"二奶奶闻听面色微然一红："虽然说不难过，也是自恨命薄！方才人家大奶奶把话说在头里了，不许难过，真要是自己一伤心，岂不叫人家说提不的汉子吗。"想到这里，把难过抛开，这才带笑说道："回头你肚子再疼了，我要是再给你揉才怪了呢！你还是嫂子呢，竟拿人斗趣。我看你的光屁股比我还白

呢，要跟别人比还不说，跟你比可见不得我怎么俊。”大奶奶连连说道：“得了，你别客气了，回头再多说两句招你不愿意，不给我揉肚子，我不是自找其苦吗！”二奶奶也乐嘻嘻说道：“你不论说我什么我也不恼，那不过是跟你闹着玩呢。你这个时候要是有个好歹，我就不活着了。”大奶奶啐了二奶奶一口，“你不用又这样来找我的便宜，我死了挨你什么相干？”二奶奶接着说道：“你这个心眼不好，你说话爱找便宜，你也疑惑人家找便宜。我说的是实话，孤苦零丁，要再没有嫂子你疼我，我还活个什么劲呀？差不多人家全都是小两口你恩我爱，管守寡的兄弟媳妇干什么。哪找你这样嫂子，时时刻刻总挂念着我。难道说我还不知道吗？你想你身上要是有病，比我自己身上有病我还要多加几分小心，我自己有病死了不过就是死了。倘若你有个好歹，你说谁还可怜我？”二奶奶说着话，自己带着一份难过，叫人听着鼻子发酸。大奶奶遂叫了一声：“妹妹，叫你这一说我倒成了好人了。实话跟你说吧，头一样你我投缘，再者说我跟你是同病相怜，所以比别人近乎。”二奶奶把难过也忘了，不由得笑了笑叫了一声：“嫂嫂，你是满嘴里胡说八道，这才叫一概无因。你跟大爷好好的夫妇，我是个寡妇，没有你兄弟了，你怎么会跟我同病相怜呢？”大奶奶闻听长叹一声道：“这个话也就是落这么一说就完了。这是咱们姐儿两个说，要是跟别人说，真可以叫人把牙笑掉了。你看不见吗？我这有丈夫的，岂不是跟没有丈夫一样吗！三天两夜不回家，偶尔睡在家里，那是实在累乏了，跟他说句话都不乐意，你就不用说别的了。”二奶奶听着可笑，遂问道：“别的还干什么？”大奶奶又啐了秦氏一口，“好好的说知心话，你又来讨厌！”妯娌二人说着闲话，身上已然擦完。累得嘘嘘

带喘，脸盆手巾全都没收拾，赶紧凑到炕沿坐在那里歇歇。桌案上那一盏蜡灯，蜡心长出来多高，此时的屋中，是半明不暗，大奶奶也困了，合着二目叫道："妹妹，回头你上炕歇着的时候，可别忘了关外间屋的屋门。"二奶奶答应着可没站起来。皆因将然洗完了，赤身露体坐在炕沿上，被纱窗透进来的风吹到身上，非常凉爽，自己打算坐在那里凉爽，一会再去关门不迟。他可没留神夏天人得了凉爽浑身疲倦，不知不觉就斜歪在炕上，走入梦乡去了。也不知道过了有多大工夫猛然间觉着有人爬伏在身上，就在惊觉之时，迷糊糊的，已然成奸。二奶奶不住的猛推，怎奈马到临崖收缰晚，就在推推托托之中，贞操节烈已失。二奶奶爬起来借着星月光辉，一看臊的满面通红，那才叫恨不能钻入了地缝！

原来这位正是大伯子赵绍福，这可并非是出于有意。大爷在外面恋赌，已然流连了几昼夜。今夜晚间正然大家赌得高兴。忽然有人前来报告，说是当地巡检，带着官兵各地搜查，倘若收拾慢了，就许抓了赌。众人一听全都是脸面相关，谁肯叫官人抓了去，这才大家一哄而散，各回各家。大爷散赌的时候尚早，又在本村专为他们预备的小酒馆里喝了两壶酒。大爷对于酒上有限，别看两壶不算多，已然就带了几分醉意。这才一溜歪斜，回归家门。到了大门首叫门，手下人问了问，知道是大爷回来了，赶紧将门开放。赵绍福进去，家人将门关好。来到自己的院中又叫开了角门子，这才够奔屋中。大爷用手推了推屋门未关，自己还以为是大奶奶没睡觉，到了暗间一看，桌案上灯光已熄，回头向炕上看了看，大奶奶赤着上下身子，除了脚底下穿着睡鞋，上下无一条丝，歪在那已然睡熟。大爷他明知道这是浴后乘凉，不知不觉的睡

着了。也搭着他老人家喝了几杯酒，一时高兴，那个意思是跟大奶奶闹着玩的心思。轻轻的脱去上下衣，以猛而速的手段，上到炕上跟大奶奶行夫妇之常情。以至二奶奶用力撑一把，大爷还认为是大奶奶因为自己连日不回家，故此不满意。事后彼此一看，你说这可怎么好?！绍福有心穿起衣服一走，又怕二奶奶因羞而死，你说在屋里也不合适。这个工夫二奶奶已然悲悲切切哭泣起来。大奶奶由睡梦中惊醒，还以为是二奶奶想起自己的当头人，被自己闹着玩闹的所以心里难过，哭泣起来。合着眼睛说道："好妹子，快睡觉吧，别胡思乱想了。"说着话猛然睁开二目，打算拉过秦氏劝劝她。可了不得了！原来地下站着一个赤身裸体的男人，正是自己的丈夫！周氏一看就是一怔，遂用手点指骂道："你这天杀的！这是怎么了?"绍福也发恨道："都是你这个无耻的东西，真正可恨！"说着话一看大奶奶起来，准知道有人看着娣妹不至于自尽了，自己拿起衣服来，一溜烟跑到西里间去了。周氏就知道内中有事了。赶紧取火种另换了一支蜡烛，叫秦氏穿衣服。二奶奶低声哭得死去活来，至死不动。大奶奶强推着他，拉着他，才给二奶奶把裤褂穿好。大奶奶留神一看炕上的痕迹，"哎呀"这才明白，原来出了这么当子事！自己又是气又是恨，遂说道："妹妹你先别哭，有什么话你跟我说明白了。"二奶奶一边哭着说道："嫂嫂，我活不了啦，我不是人了！"大奶奶着急，叫道："妹妹，你说说是怎么个情形。不用说你死我也活不了！咱们姐儿两个跟他这个畜类拚了。"二奶奶无法，就把自己打算稍微凉爽凉爽的话一说。大奶奶听着莫明其妙，遂问道："既然如此，你为什么不言语呢?"二奶奶悲悲切切说道："嫂嫂，我实在不知道是大爷，我还不知道是那里来得野

男子，或者是贼寇，或者是咱们家的家人。我这个意思等着事后看明白是谁，跟嫂嫂说明白了，我自己悬梁一死，将他送官治罪，如此尚且不至于丢人现眼。你说要是在被人奸污之时高声喊叫，一家上下人家，来到这里，看见守节的二奶奶赤身裸体，被人强奸。那岂不要把人羞死？就是死后作鬼也羞臊难当。又谁知事后一看，是他老人家。我嫁给你老的二弟，在他在生之日，我未能给他生儿养女，他染时疫而亡，我就对他不过。他死后我再失节，死后我都无颜跟他相见。”说到这里，仍然是恸哭不止。大奶奶闻听心里如同着火一般，有心到西里间问问自己的丈夫，看秦氏这般光景，又怕他撞头碰壁。你说不去问问他，这个事情怎么才算完呢？正然无法可施，就听明间屋大爷接着说道：“你告诉姊妹不必难过，叫我领什么罪我就领什么罪。如果说不叫我活着，马上就死去！话这不是说到这里了吗，我的心我可不能不表白表白，就打着死后也好叫人知道我赵绍福的为人。”大爷遂就把自己在外面如何散赌，回家途中饮酒，到了屋中打算跟大奶奶相戏，皆因屋中黑暗未能看清楚的话，从头至尾说了一遍。然后又赌了很重的誓言。大奶奶听着这个话。倒是没有什么假言。不但大奶奶这么想，就是二奶奶这才明白，人家大爷不是有意破坏自己的贞节。虽然这么说，娣妹被大伯奸染，当着嫂子怎么能够有脸活着？自己又怨不应当跟嫂嫂作伴，又怨自己不应当不关门，裸体熟睡。就在这么个工夫，就听大奶奶说：“妹妹，我跟你说一句话，如果你疼我你就听，如果你不疼我的话，那你就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反正我也不活成了。依我说，这个事要是闹起来，咱们家里上上下下还不说。俗语说的好，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用不了几天，方圆百八十

里全都得知道了，咱们家里这一段事。那可就应了妹妹你那句话了，到了那个地步，死后也不香。既然知道如此，莫若把此事人不知鬼不觉，暗含着打消，说一句不好听的话，就是你我他三个人知道，别人谁也不知道。真要是他出于有心强奸妹妹你，你死活我不管，打我这里说，我先跟他拚了。现在我说一句话，妹妹你若听了就算疼了我了。叫天杀的给妹妹跪倒陪礼，多怎你说饶了他，才让他起来呢。无论谁的错，也得算他的错。”二奶奶将然要拦，心说：“那里有叫人奸污了，还磕头陪礼的，岂不要将人羞死！”将然想到这里，大奶奶已然将大爷叫到了屋里。大爷倒是很实落，也不用人说，来到屋中向着娣妹跪倒，叫了一声：“娣妹，你千万不可错会了意恩。千不该万不该，哥哥我不该这样猛撞。虽然如此，至死难洗我的悔心，妹妹你进门这些个日子，难道说你就没看见哥哥的行为吗？你要原谅我，我就活着。如果不然，也用不着拚命对堂经官闹事。只要妹妹你说，我不死你心不甘。哥哥当时就立刻自尽，稍有迟延就算哥哥我有邪心。”旁边大奶奶也跟着解说。二奶奶又念其嫂嫂对于自己那份好处，真要逼死了大爷，那岂不是恩将仇报吗？我何不暂时允许，嗣后得着机会，一死就算报答我亡去的丈夫了。自己主意已定，这才叫道：“嫂嫂，既然话已说明，妹妹我知道了，你还不叫大哥起去吗。你所说之话，我全听就是了。”周氏大奶奶为人极其聪明，早就把二奶奶的意思参透，当时不得不了结这一场。遂叫大爷起来。大奶奶陪着二奶奶到了她自己的屋中。从此大奶奶不回自己的屋子，总是跟二奶奶作伴，秦氏怎么说不让他陪伴，他总是不听。这个样儿过了半年多，家里上下人等，虽然都知道七八成，可是没有人敢说。后来周氏把话跟

秦氏说明，叫道："妹妹，我早就猜透你的心思，准知道你得机会，必要自尽。妹妹你想，你真要寻了短见，我们夫妇难道说不知道吗？你想想，我们能够活的舒服吗？"二奶奶本来也是聪明人，一想这个话也对。这才说道："嫂嫂，你老把话说到这里，我也跟你老实话实说吧，我实在打算是这个主意。到现在我也想到这里了，你老不说我也不死。皆因外面背言背语有些个不好听，倘若我再一死，头一节害了你们两口子，再者说，叫外面人更知道不假了。从此以后嫂嫂您放心，我决以打消了这个念头。"周氏闻听心里喜悦，准知道二奶奶不死了，周氏这才放心。

没想到大爷赵绍福，就因为这段事，心里总觉着自己发愧：活的对不过娣妹，死的对不过二胞弟。什么就怕长，日子一多可就中了病了。又加着外面浮言议论，好些个人都说大爷强奸寡妇弟妇。也有说自从强奸之后，以此引进，跟大奶奶三个人滚大炕，暗含着就算哥哥娶了兄弟媳妇了。这个话虽然没有敢对面谈说，风言风语时常听的见。赵大爷因为这个总觉着活着无味，起先不过饮食减少，后来百病乘虚而入，这才卧床不起。今天赵三爷可就是按着外面的风言，信以为真，就把此事跟陈先生细说了一遍。陈先生闻听正中心怀，遂说："不错，我看着这个病有了外遇了，要不然只是夫妇二人，决以到不了这个天地。实话告诉你吧，赶紧给他预备后事。我给他开个方子今天让他吃了，如果见轻没的话说。倘若是不见轻，那就没有救了。你我是至亲，别的先生你也就不用请了，请来也是多余花钱。"说罢，拿起笔来开了一个方子，这剂药这才叫要命剂，可不是替人跟阎王爷去要命去，是替阎王爷跟人把命要着走。赵三爷也不管三七二十一，只

好就是照方吃药。药方开完，陈一鸣告辞。次一日陈宅打发家人，前来接姑奶奶，说是家里来了几位老亲戚想念。既然家里有事，还能够不去吗。吩咐一声叫车把式套好了车，陈氏坐车回家。到了娘家一看一个外人也没有，遂向自己老娘问道："方才接我的那人不是说家里来了亲戚了吗？但不知是谁来了？"陈家老太太一笑。"什么亲戚，不过说瞎话就是了，你哥哥叫你回来，有几句话跟你商量。"娘儿两个正然说着，陈先生由打外面进来，看了看自己妹妹回来，非常喜悦，遂说道："我为你们家里的事，昨天一夜未曾睡觉。想来想去，才想起这么一个法子来，我这个主意，不但能够叫你们夫妇保的住富贵，还可以保住妹丈的名誉。"陈氏莫明其妙，遂问道："哥哥，你老有什么话你老就快说吧，照着你老这样说法，就快把我急死了。"陈先生用手理着小胡子，遂说道："妹妹，我问你这么一句话吧，你二嫂子跟你大伯子通奸没有？你的大伯子要是死了，你大嫂子往前走不走？你把这两样先说给我听听吧。"陈氏一听原来为此，遂说道："大爷跟二嫂子通奸也并非是我们眼见，不过家里上下人全都这么说。你老昨天不是给看了吗？不是已然证明了大爷是色痨病吗。所知道的就是昨天你妹夫跟你说的那些话，别的我也不知道。先前你妹夫他说我还不信，昨天你老又一说这个病原，我才信了七八成。家里上上下下的人全都说是大嫂子帮助大爷，把二奶奶叫到他的屋中作伴，用酒把二奶奶灌醉了，躲躺在炕上就睡着了，大奶奶把她身上的衣服，全都脱下去了，大爷回来强奸的。二奶奶醒了不答应，大爷光着屁股磕头求饶，二奶奶才笑了。从此三个人就在一处滚大炕，这就是外面人的浮言。至于大爷死了，大嫂子决以不能不守着，前车可鉴，那

不是有二嫂子守在头里吗。”陈先生一听，遂说道：“着哇，既然两个寡妇嫂子全都守着，将来得分给她们财产吧。你们家里有钱多分几股那倒是小事，他们两个人既然都是水性扬花，你们大伯子既然被他们魔死，焉见得他们不再调戏你们那一个？年青青的没把握，再说你这两个嫂子，又都是一个比一个俊。头一节妹丈跟他们通奸有染，准有厌烦你那一天，再就既然魔死你的大伯，别人跟他们有染，也是一样活不了。可见得这里头，还有你守寡的那一天，到那个时候岂不是后悔就晚了吗。”陈氏一听哥哥所说之话，完全是向着自己，遂问道：“哥哥，我们大爷那个病是好不了吗？”陈一鸣微然一阵冷笑，叫了一声：“妹妹，这屋里也没有外人，实话跟你实说吧，头一件我恨他乱伦无耻。第二件我跟他无仇无恨，为什么他说我医道不强？昨天我给他开的那个方子，要吃下去不出三天准死，但不知他吃了没有？”陈氏一听吓了一跳，可了不的了，原来我哥哥给人家开了毒方要药死人家呢。要犯了案，这可怎么好？赶紧说道：“那个药昨天晚间就吃了，真要是死了，难道说，人家查查药方子找不出来吗？”陈先生笑道：“傻妹妹，当医生的药死人多怎也偿不了命。只要里面所开的药，跟前面的脉案不反，人死无脉无从对证，你就放心吧，那个事常有。现在我打算给你们出个主意，你大伯子死后，将你这两个嫂子完全除去，岂不省了后日多少麻烦。”究竟是妇人心眼窄，一听与自己有害，赶紧问计：“但不知哥哥有何妙法？难道说也拿药把他们治死吗？”陈先生自己也乐了，叫道：“妹妹，你可把哥哥改透了，叫你这一说我真成了庸医杀人不用刀了，人家没病，怎拿药把人家药死呢。现在我有一个朋友，在西北不足五十里有一座山，山名纹石岭，在那里占山

为王。手下有两个大头目，旗杆李兴，人熊王虎，还有五百多名喽兵，连地名官府都不敢派兵前去剿他，此事非他不可。这人年过四十尚无妻室，我打算将你这两个嫂子嫁给这个大寨主。”陈氏一听，连连摆手说：“这可办不到，越说她们全都不改嫁，你老还这么说，这个主意那里能成呢？”陈先生乐嘻嘻撇着嘴说道：“皆因她们不改嫁才嫁给他呢。凭媒说合，那如何能够办的到？我跟你所说这片话，你回去跟妹丈商量，如果他愿意我就有法子，决以不叫他受干系。只要他一点头，我先设法子叫这位大寨主看看你这两个嫂子，他看见必然喜悦。跟他相约好了，来个里应外合。叫他带人下山，到你的家中明火打抢，趁势将你两个嫂子抢走。贼走之后，叫妹丈到县里一报案，求官家查找，那可有什么关系呢。”陈氏一听这个话，倒也有理，遂说：“哥哥你老即费了这份心思，总算是为我。这么办吧，我回去跟他去商议，你老听我的回话吧。”兄妹计议已毕，这才又说了几句闲话。陈一鸣这才够奔前面。陈氏在娘家住了一天，到了天晚，这才回家。进门见着自己的丈夫。先问了问大爷的病怎么样。三爷摇了摇头，遂说道：“反倒重了。”陈氏假装着急叹气。到了夜间，夫妇安歇，慢慢的，陈氏将他哥哥所说之话，除了用药药死大爷的话一字不提，其余的话全都说了一遍。赵绍祯倒并不在乎家产，恨只恨这二位嫂子不该魔害死兄长，这种水性扬花之人，留在家中守节，将来还不知道出什么事呢！家里的长工月工是多的，倘若闹出笑话来，岂不要丑一辈子。再说他们也真短不了跟我胡缠，虽然说我不是那个人，也得闹得人言纷纷。我正然打算除去两个妖精，皆因没有凭据，这个话我可不敢说。既然陈一鸣他有这个主意，这叫不拖泥不沾水的法子，人不

知鬼不觉将两个淫妇除去，岂不是机会吗？遂向陈氏说道："你哥哥为咱们家事可算费尽心思。这个话这么说吧：大哥好了什么话也不用说，如果有个三长两短，就求你哥哥费心，咱们一准这么办。"这个话说完没出三天，果然大爷一命呜呼。三爷料理丧事，搭棚诵经。大奶奶跟二奶奶全都哭的死去活来。二奶奶哭就皆因是大奶奶跟他说明，大爷的病就是为那回事窝囊的，所以二奶奶伤心：可惜嫂子这样疼我，竟会在我的身上要了大哥的命，害的嫂子也守活寡。又想起自己居孀的苦处，要不是守寡，怎么会叫大伯子误行了房事。所以是越哭越恸。三爷一看，心里更知道外面浮言不假，可见得她跟我兄长情深义重，要不然小婶子哭大伯子干什么还这样的悲伤。赵绍祯对于陈一鸣的计策，那就算吃秤锤铁了心了。停了几期灵，然后发丧葬于祖茔。赵三爷办完了丧事，亲自够奔陈宅，跟陈一鸣商量，铲除他两个嫂子的法子。陈先生说道："这个容易，后天是我的老娘的寿诞之日，将你二位嫂子全都接到我这里来，也别来早也别来晚，听我们招呼。我明天到纹石岭把齐昆请来，把话跟他说明。然后先让他看看，他决以不能不愿意。当时就跟他定规好了日期，叫他带人下山抢人。必须多少抢点儿东西去，好遮盖人的耳目。"赵三爷一听心里喜欢。计议停妥回家听信。

次一日陈先生门口，贴出告白停诊一天。清晨早起备了一匹马，也不带跟人，单人独自够奔纹石岭而来。不到五十里地，约有两个时辰，已然来到了山口。叫人回进去。齐昆迎接出来。到了大厅里面落坐。齐昆问："陈先生，你老人家是个忙人，怎么会一时之间，竟会来到了敝寨？"陈先生乐嘻嘻说道："我这个人说话不藏不掖有什么说什么，我今天到贵

山来打算给你说个压寨的夫人，不知道你愿意不愿意？”齐昆一听，咧着大嘴笑个不住。“大哥你老别拿我打哈哈了，占山为王，落草为寇，那里有女人嫁给咱？”陈先生不等他把话说完，连连说道：“我这并非是打哈哈，还不是一个，两个都是绝妙的佳人。可不是姑娘，两个人都是年青的寡妇。小子说谎话，就提这两个寡妇全都要改嫁。因为人家这个门户，未免显着难看。我这才想起兄弟你来。明天我家母亲寿日，你薄备寿礼以拜寿为名，先让你看看。如果如意的话，定妥了日子，必须如此如此。”齐昆闻听高兴，遂说道：“这个我办的到，明天咱们就是这么办。当时摆酒款待陈一鸣。吃喝完毕，陈一鸣告辞回家。次一日，也不过辰牌时分，齐昆就到了。拜完了寿之后，现出白银二百两，作为寿礼。陈一鸣谢了谢，将寿礼收过，然后将齐昆让到后院厢房里面。这才打发人前去请周秦二氏。工夫不大，妯娌二人来到，够奔内宅。由此处经过，陈一鸣指给齐昆看，就是这两个人。这小子已然漂落了半生，见着老母猪都像貂蝉，他那里看见过这样美人？当时把小子乐的在地下乱蹦。陈一鸣看他喜欢，当时跟他一计议，就定当天晚上抢人。全都商量好了，陈先生告诉齐昆，千万别忘了谢宾。夜游神闻听哈哈大笑，叫了一声：“大哥，我早就算到这里。如果看着合意，能够白叫你老人家跑吗？我这里早就备妥聘金五百两，请你老拿了去随便开付。不怕你老一文钱不给女家我也管不着，反正你们是亲戚。”陈一鸣一听喜悦非常。银子收完了，叫道：“兄弟，咱们可是把话说在头里，抢人之后，地面官捉拿或者有人出头打仗，那可得兄弟你去承当，与我姓陈的无关。是这样，银子我收，不是这样我可不管。”齐昆说道：“大哥，你老就万安吧，掉脑

头全都有我呢，决不牵连你老。”陈一鸣闻听这才放心。然后又嘱咐齐昆：“官面还倒不要紧，那位大奶奶娘家姓周，他爹爹听说是江湖上有名的英雄，抢人之后当然得给他赴信。他要是找到你那里，你可千万留神。”齐昆点头。“不错，我听说附近有个姓周的老英雄，他要不去还则罢了，去的时候我自有办法。”话说到这里，饭也没用，告辞而去。陈先生又把所规定之事，通知了赵绍祯。夜晚门不加锁，与贼留道。这才叫：“金风未动蝉先觉，暗算无常死不知。”周秦二氏那里知道有人背后暗算，拜寿已毕，天晚归家。先前既然二人相安，到现在全都守寡，当然更在一处了。周氏大奶奶是个开通人，别看丈夫亡去，倒也不十分悲恸，准知道人死不能复生，悲也无益。有那个男人在着，也跟守寡差不多，没有他乐得跟娣妹常常厮守倒是乐事。回到了家中，临睡之时，大奶奶向秦氏说道：“妹妹脱衣服睡觉吧，这时候再也没有人前来把你认错了。”秦氏闻听，想起当日之事，又悔又恨，叫道：“嫂嫂你别提这个话了，你不提我还想不起难过呢。我要知道大伯为此而死，还不如……。说到这里，把话咽下去不说了。周氏乐嘻嘻说道，还不如怎么着？秦氏臊得满面通红，半天没答出话来。周氏大奶奶骂道：“呸，好不要脸！”秦氏也乐了，心里一片情思。想起当日大伯误奸的情景，不觉心里蹦蹦乱跳。时候已然不早，妯娌二人全都有些个困了，这才收拾收拾，灭灯睡下。正然睡到香甜的梦乡里面，猛然有砰叭的声音，将二奶奶惊醒一看，这一惊，几乎将真魂出窍。屋子里头火光灼灼，地下站着五六个彪形大汉，个个手擎明晃晃的钢刀。未等周秦二氏说出话来，早有人走上前来，用被褥裹了裹用麻绳捆好，呼哨一声挟着就走。群贼走后，赵三

爷跟着叫来地方开失单到县衙报案。照计而行，不必细表。

单说周秦二氏被掳到了纹石岭，有卖花婆接着解劝，叫二位奶奶嫁齐昆大寨主，仍然还是那套老词，就是吃不尽穿不尽。由当天晚上抢到山上就劝，第二天又劝了一天，又劝到了夜间。怎奈周秦二氏至死不应。齐昆到了后面，问了问二氏仍然不从，不由得心中恼怒，这才要赏给本山喽兵轮奸。老剑客在外面一答话，屋里的贼人倒没言语。房上答了话了："那里来的大胆之人！竟敢在此多管闲事。姓周的业已被擒铁室，难道说你比姓周的还厉害不成吗？"周爷一听这个人说话的口吻，分明是本山贼人的羽党，要不然他也不知道被擒的姓周。既然如此，我何不报通真名实姓，量群贼必然胆寒。想到这里，这才说道："今天这个事也巧了，被擒的姓周，我也姓周，被擒的厉害，我云龙九现周浔也不算好惹！"话将然说到这里，就听房上那人说道："当家子，你别说了，我也姓周，屋中被擒的女子，长者乃是我的女儿。周老剑客，你老就多帮忙吧，务必将贼人拿住，好给我女儿雪耻报仇。"老剑客爷这才明白房上之人，并非是贼党。将然要够奔里面伸手拿贼。这时候齐昆在屋中听得明明白白，有心逃走，准知道前后有人，决以走不了。人人都说云龙九现是位成了名的剑客，我可没看见过。能够将他打走了，可不能叫他吓走了，我也开开眼，看看这个剑客有什么能为？想到这里，在屋中撤出刀来，伸手先拿了一个兀凳隔门往外一扔，然后人随凳子踪到了外面，拢刀留神一看：就见在院子当中，站着一个白胡子老头子，赤手空拳并未拿军刃。小子这个时候已然明白了，这个姓周的并非是周氏之父。遂说道："方才你报通的名姓，我已然听得明白，原来你就是云龙九现周浔。我跟你远日无仇，

近日无冤，何苦找到我的门上，寻是找非？我今天倒看看你有多大能为！”说着话，身形向前一蹿抡刀就剁。老头子并不慌忙，容着他的刀来到切近，向右一上步，左臂一挑，压小子的右手。右手掌一抬，打算一掌打下去，将小子结果性命。这工夫房上有人说话：“老剑客爷须留活口！”周爷闻听，这才抬腿一脚将小子踹出八九尺。当啷啷，噗咚咚，刀落地，人打滚儿。苗吉庆在旁边看得明白，赶过来按住就捆。将然捆好，房上那人已然来到了下面。彼此一问，才知道这一位姓周名德，外号人称万里鹏。赵宅被盗之后，那乃是陈一鸣出的主意：叫绍祯用脱身之法，一面报官，一面告诉周秦二氏的娘家，其形就如同真正被盗一般。秦氏家中只有两位哥哥，全都是黄门的秀士。当时听见这个话，只有害怕，束手无策。老人家周德可就不然了，久闯江湖阅历深远。听见赵三爷一说，家中上下人等一名不伤不死，前后宅院也没有放火的地方，未免跟绿林道的贼人作案不同，心里未免疑惑。当时也不便明言，只得说道：“这也叫作劫数。你回去也不必难过，待我出去访查访查，倘若五行有救，也许将她等救回，不然也算无法。”说到这里，赵绍祯告辞回家。老人家自己坐定了，越想这段事越离奇。自己可就将主意拿妥：我今天夜晚先到各处占山落草的地方全都看看，倘若真正是被盗，也不难查出。自己正然打算到这里，秦氏二位娘家兄长前来拜见，老人家让到里面，也不过就是为此事而来。老头儿把自己的心意，跟他们二人略略的一说。哥儿两个又拜托老人家一回，这才告辞而去。老头子本打算夜间出去，又一想，何必耽误时间呢，倒不如现在就溜达着出去。到了山寨地方，天也就差不多黑了。想了想，最近的地方，风言风语，就是纹石岭齐

昆贪花好色有些个不法，我何不先到那里看看。腰里围好了一件虎尾钢鞭，这才由家中动身。万里鹏那个脚程，顾名思义也慢不了，早早的就来到纹石岭下，本打算出头露面，见见这个齐昆。就在这么个工夫，看见对面来了一老一少，拉着一匹小驴。老人家一看这个老头子面如满月，二目神光满足，准知道绝非等闲之辈。自己将身形隐住了旁边，单看这二位到那里去？老人家一看就是一怔，原来这一老一少，进奔了纹石岭。周德看着纳闷："就凭这位老者这个身分，决以不是绿林道。难道说他跟齐昆有什么来往不成？我何不暗含着进山，看看他们倒是怎么一段事。"想罢绕到了后山，暗含着进了纹石岭，将身形隐藏在大厅对过的房脊，留神观看。以至老人家用饭，然后让到了后面。老头子暗中探听贼人的动作，才知道接待老头子的那两个小子，旗杆李兴，人熊王虎，乃是纹石岭的两个小头目。将那个老头子让到了后面，原来锁在铁室里面。细一探听，才知道那个老头子也姓周，原来是李代桃僵拿着那位当了自己了。老头子心中非常喜悦："准知道自己的女儿落在这里。幸亏未曾明来，要不然岂不被他困在了铁室。有心前去寻找铁室在那里，伸手搭救这一老一少。又一想：既然困在铁室，量无凶险，何况他是误认为我。等我一出头，他跟人家无仇无恨，决以不能陷害。我的女儿此时尚且不知在那里，事急势迫，我还是先找他要紧。"自己正然要离开贼人的秘密厅房，到各处探听。就听群贼跟齐昆说："大寨主，你老到后面安歇去吧，明天我们再给你老人家道喜。"齐昆晃晃荡荡只是乐了乐，也没说出什么来。喽兵相随一直够奔后面。周德一看这可是个机会，这才随后跟着来到这里。老人家在后窗户看得清清楚楚：自己的女儿跟秦氏，

全都倒剪二臂在屋中哭泣。旁边卖花婆如何劝说，以及齐昆到屋里说的言语，老人家全都听得明明白白。有心呐喊一声又怕将贼人惊走，打算暗含着转到前面，到屋中伸手捉拿贼人。将然来到房上，听见院中有人说话。老头子一想："这我就别动了，我要再往前面去，贼人由后窗逃走，岂非失算。又不知道前面说话的是谁，这才用反言相问。周爷报通名姓。周德一听原来是一位成了名的剑客到此，不由得心中喜悦，准知道贼人插翅难逃！及至见齐昆出来动手，不一会被老人家压住了右臂，举掌要结果他的性命。周德一想：这里面还关系着许多奸人，倘若将他打死，岂不成了死人口中无照对吗！"赶紧一声呐喊，叫剑客爷留他的活口。苗吉庆将齐昆捆好，周德下来给老剑客见礼。然后叫苗吉庆看着齐昆。二位老头子来到屋里，早将两名卖花婆儿吓得浑身立抖。周德吩咐叫她将周秦二氏绑绳解开，周氏大奶奶看见了生身之父，又喜又悲，不觉放声恸哭。周德喝住，不让他哭。领着二氏，带着齐昆，够奔前面大厅。再一找两名小头领以及喽兵，早已逃的连一个人影都没有了。当时叫两个婆子好好的伺候二位奶奶，饶你等不死。两个婆儿闻听磕了个头，前去伺候周秦二氏。这里两个老头落坐，吩咐吉庆将齐昆带过来，老剑客跟周德就算先过一堂。于是向着齐昆问这段事："当然得有眼线，要不然你怎么就知道河西屯有这么一家姓赵的，家里有两个守寡的少妇呢？一往实情，要你实说。"齐昆跟人家周浔动手，未足一合就输了，这才知道剑客是名不虚传。到现在被获遭擒，不说也是枉然。这才一字不瞒，将所有一往实情都说出来。二位周爷一听，原来这其中有这些个鬼鬼祟祟。要是这么说起来，陈一鸣就算是罪之魁祸之首。依着周德马上就要

够奔河西屯，前去捉拿陈一鸣、赵绍祯两个人。周浔连连摆手，这倒不必，他们二人并非是高来高去的绿林道，决以逃走不了。倒不如等到天光大亮，老英雄你辛苦一趟，将全案交送县衙，县太爷自然能够出票拿他。话说完，略微的休息休息，天已然就到大天大亮了，周浔打发苗吉庆，够奔山下帮助周德雇来车辆。老头子带领周秦二氏，以及齐昆够奔县衙。这一案办清断决之后，齐昆就地正法。陈一鸣陪绑，然后永久监禁。赵绍祯以及其妻陈氏各责八十大板。本应监禁三年，含其二位寡嫂无人待奉，取保释放。这是后话不必细表。

单说两个周老头儿，当时分手作别。苗吉庆拉着老人家的龙种兽，仍然跟着老头子各处访查，这就叫海底摸锅，东扎一个西撞一头，连半点踪迹都访查不出来。可虽然说是无事可作，也是不如将恶人早早拿住才好。这一天住在了店房里面，吃罢了晚饭，爷儿两个说闲话。老头子叫一声："吉庆啊，你说咱们爷儿两个，要是始终拿不着这个小子，多怎算完事呢？"苗吉庆一听老师这句话，分明是心里着急，只得用言语解劝，遂说道："老人家，你老在家里居住多年，未始不觉着苦闷。头一节在外面散散心，再者说弟子跟随老人家，也可阅历阅历世故。"老头子闻听点了点头，遂说道："既然如此，咱们就别白天走，夜间住店，也可以走走夜路，夜静更深的时候，也好熟习熟习夜行术。"苗爷别看四十多岁，仍然跟小孩子一般。听见老头子如此说法，非常高兴，遂说道："老师，既然如此，咱们现在就起身吧。"老人家一看孩子高兴，自己也就高兴起来。遂叫孩子取出钱来，好开付店饭钱。苗吉庆伸手向腰间一摸，不由得就是一愣，遂说道："老师，

可了不的了，我把钱囊丢了！”老人家叫他细细找找。遂东摸一把，西抓一把，仍然没有。不由得双眉紧皱，想：“这个东西在那里丢啦？”想来想去，不住的点头说道：“老师，这个钱还许丢不了，路途上走在那个旷野荒郊的树林里面，我解了解大手，那一个钱囊本来挂在了一棵树杈上。出恭已毕，我看着那树林里面有一棵特别高大，打算上两回练练筋骨，赶到把树上完了，可就忘取树上的钱囊。看那一片荒林，大概十天半个月也不准有人进去，我此时回去取大概丢不了。”周爷一听，也是很着急，因为什么呢？这么大身分，要吃完了饭不给钱偷着走了，未免不好看。“你说打算给人家饭钱，这个盘川还都是苗吉庆自己拿着呢，这一丢失已然合盘全丢了。现在还不用说银子，连铜钱也没有。听孩子所说之话，这个钱也许没不了，莫若叫他去看看，倘若找回来岂不更好，找不回来再另想别法。”想到这里，这才说道：“别看是荒林，据我想里面也短不了人，你就想不起被人拿吗。为什么你还到里面去解手，还到里面去上树呢？那除非是该着不丢，你要到那里也许拿回来。”苗爷一想：“自己走过了之后，天就堪堪晚了，不用说路途之上，缺少行人。就是有人到了林中，他也未必看的见，趁着此时前去准保取的回来。”听老人家如此说法，遂说道：“老师，你老在此等候，我去去就来。”老人家无法，只得点头说道：“快去快来。”孩子答应一声，转身就走，出离了房门，够奔墙根下。回头看了看院中，并无来往行人，身形一纵，到了墙上。飘身下来到了店外，找着大路矮下身形往前紧走。两条腿如飞一般，工夫不大，已然来到了荒林近前。苗爷想了想，这个方向，似乎在大道边上。来到大树底下看了看，竟没有钱囊的踪迹，苗爷不由得着急。越

想："这个林子里面绝以没有人前来，怎么会就不见了呢？或者我记错了也未可知。"想到这里，这才挨着棵仔细观看，工夫一大，差不多把树全都看到了，仍然没有。苗吉庆心说奇怪，真个的应了老师的言语，既然我进去别人也许进去。真就会没了？自己站在那里发愣。猛然间唰啦一晃，面前一道黑影，紧靠林边跑了过去。看这个人的夜行术还是很好。苗爷一想："深更半夜，施展夜行术非奸即盗，决以不是安善良民。我既然是剑客的门徒，赶上了就不能不管，我何不看看他的究竟。"想到这里，轻轻的由林中出来，身形一矮随后便追。前面这条黑影的脚程跟自己还是差不多，始终相隔数丈。苗爷也不打算将他追上，不过为的是要看看他干什么。追来追去，就见黑影进了村庄，苗爷也随后跟着进来。村中有一家房屋高大，这条黑影并不思索，一直够奔这所院落而来。苗爷心里明白："果然不出自己所料，看他这个意思，并且很是急急忙忙的样子，当然是白天已然记好了暗记，要不然一直前来，就仿佛是熟道一般。大概十成占八成是采花。"一面想着，不肯放松，在后面紧紧跟随，一直跟进了两层院子，就见正北厅房之中灯光明亮。这条黑影就隐身在对面南房上面。苗爷将身隐在西厢房观看动作，听了听厅房里面有谈笑的声音。苗爷长身探头隔着厅房的上亮子往里面观看。苗爷不看还则罢了，他这一看喜欢的几乎没乐出来。原来大厅里放着一张八仙桌，一共是三个人围桌饮酒。正当中坐的那个人，非是别人，正是恶贼人潘豹。这小子他怎么会来到这里呢？

第一百零四回

王二爷迷武养奸人　罗教师逞淫乱闺阁

书中代言，这小子自从雷家寨因奸不允，刀伤人命死后淫尸，作案已毕，留下了老人家周浔的名姓。将然要出来拉驴，这么个工夫，雷家寨的猎户回来了，把小子吓的绕宅而逃。逃出了雷家寨，看了看后面无人追赶，自己这才长出了一口气，心说："这一案要是犯了之后，足够老匹夫周浔他打的。本有心多作几案，自己又怕事不密。官人倒是小事。倘若周浔他们爷儿三个得着了信，我是想走万难。倒不如远走高飞，到外面躲个三年二载，我再回家探听不迟。"主意已定，这才迈步前行。这一夜没敢住足，天明走出来七八十里地。腹中觉得饥饿，来到镇店上找了一家饭馆，随便吃了点儿，略微的休息休息，这才取出钱来，算还了饭账，仍然往前走。潘豹不由得心中盘算："我只管尽着走去，也不像话，腰里零钱，不过就是数百，这可能够支持几月呢？如果找不着落脚的地方，这可应当怎么办呢？"又一想："身有武学，那里找不出钱来！只管往前走，遇着有油水的地方，作上一案。临行仍然留下老匹夫周浔师徒的名姓，钱也有了，把他也害了，岂不是一举两得。"小子想的很好，怎奈一连走了七八天，就没看见一家大财主。腰里的钱早就花完了。小子心里着急，肚子又饿。看了看又来到一个村庄近前，小子走了进去，看见村中有一家宅院，甚为讲究，有心探探道，夜间作案。腹中饥饿难挨，。小子一着急，看了看街当中有一家小饭铺，迈步

到了里面，心说："有什么话吃完了再说。"饭铺里的人那里知道，这小子分文无有。一看有客人走进，赶紧让道："你老里请吧，这张桌子干净请坐吧。"说着话肩头取下代手来，擦抹桌案。此时潘豹已然落坐。伙计问："你老喝酒不喝？喝酒喝什么酒？"小子吩咐一声："给我来两壶高粱酒，随便来两碟酒菜，喝完了酒再吃饭。"伙计答应。工夫不大，酒菜上齐。潘豹自斟自饮，一边喝着酒，心中暗想，今天这顿饭吃完了，回头应当怎么办呢？自己想着可乐，自从有生以来，也没办过这个事，这可真算是破天荒！反正也不能吃饱偷跑，不过就是打一场就是了。我能够将他等完全打倒，我再逃走，也不能够偷着走了。这小子一安心，便是十大恶的主意。一面想着，酒已喝完。又叫伙计把饭菜端上来，小子也真饿急了，大吃八喝。转瞬之际，饭已吃饱。擦了擦嘴，一声没言语，大摇大摆往外就走。伙计一看："这可倒好，我们这里成了舍饭的了。"赶紧说道："大爷，请你老把饭钱赏下来吧。"潘豹闻听随着把眼一瞪说："混蛋！太爷在那里吃饭也没花过钱！临走不跟你要几个钱的盘费，这就算不错。"伙计一听他这个话说的太已离奇，还以为他是说着玩呢。遂说道："得了，大爷你老别跟我们打哈哈啦。"将然说到这里，潘豹厉声说道："趁早给我滚开！不然的话，留神太爷我一拳将你打死！"伙计一听这小子打算真不给钱，不由得把面目往下一沉，我说："大爷，你老别紧着骂人，这是何必呢？你老是饭客，我们是跑堂的，你老吃完了饭，我们跟你老要钱，这也不算跟你老开玩笑。你老愿意多说两句就多说两句，不愿答理请你老赶紧把钱给了，不是就完了吗。何必滚啊爬的这么骂，卖饭赚钱我们也不是卖骂的。"潘豹有心跟堂倌分辩，怎奈吃完了饭

不给钱不算有理，只可就是胡横。用手点指："小子，告诉你，太爷没钱有什么法子？告诉你们掌柜的，怎么办我也候着你们。"伙计一辈子还是真没遇见这个事，心说："也许是掌柜的得罪人了，这是故意的前来找打架。真有心去告诉掌柜的去，又怕这小子跑了。不管他是怎么回事，我先碰碰他。"想罢这才说道："嗳，你还别这么说，你要吃完了饭不给钱，也不用告诉我们掌柜的，打我这里说你就走不了。"潘豹问："走不了，应当怎么样？"伙计也急了："你要真没有钱的话，扒你的衣裳！"潘豹闻听哈哈冷笑："小子瞎眼的东西！不用说扒我的衣裳，你敢动我一点衣裳角，我就叫你死无葬身之地！因为太爷明人不作暗事，话跟你说明白了，我可不算吃饱饭偷走！太爷走了。"说着话，迈步就走。堂官眼看着他吃完了饭不给钱能够叫他走吗？赶紧上前拦住道："上那里走？给钱！"潘豹有气，抬腿够奔伙计一脚，砰的一声把伙计踢了一溜滚儿。要说这个伙计还真不含糊，一咕噜身，爬起来撒腿就跑。到了外面高声喊嚷："可了不的了，青天白日造了反了，吃完了饭不给钱还要打人！"伙计这一声不要紧，当时走路的以及买卖铺户学徒掌柜的，全都出来观看，当时就把饭铺门口围个风雨不透。别人还都不说，饭铺掌柜的正在对过铁铺里闲坐。听见了这个信，赶紧出来。来到自己铺子的门首，喝住了伙计说："别嚷，你先说怎么回事。"伙计就把潘豹吃了饭不给钱，反倒一脚将自己踹倒的话一说。掌柜的一听心里也是纳闷："先前还以为是伙计不好好的招待人家，所以跟饭坐打架。到如今一听不对，这小子分明是欺负人！"当时把气往下一压。将然要往里走，这工夫潘豹已然由里面出来。伙计用手指点，掌柜的你看，就是这位。没等掌柜的说

话，潘豹便高声喝喊道："有人敢不叫太爷走，招得我的性起，将你等全都打死，你们也是无法可办！"掌柜的先看了看潘豹，果然面带凶恶。遂带笑说道："这位客爷，我们伙计不会说话，大概是招惹的你老不喜欢。"潘豹这小子倒是有良心，不说谎话。遂说道："你就是这饭铺里的掌柜的吗，告诉你吧，今天太爷吃饭没带钱来。我说不给钱，他不让我走，因为他拦着我，我才一脚将他踢倒。"大众看热闹的听潘豹所说之话，差点没乐了，世界上真有这样不说理的人，瞪着两个眼睛，吃完了饭不给钱，难得还有脸往外说。掌柜的听着这个话准知道不是伙计得罪他了，原来是跟他要饭钱要恼的。不由得心里有气，遂说道："你老这就不对了。吃完了饭没有钱也应当好说呀，怎么动不动就打人呢？看你这个样子比谁不傻，难道说连这么个理都不知道吗？这不是有许多人全都听见吗，叫你老自己说，谁对谁不对？"潘豹把眼一瞪，说："你对，应该怎么样？我不对，应该怎么样？告诉你说，太爷没钱，饭是吃了，不让走不成！不服的话，你就过来试试。"掌柜的一听，当时气得跟蛤蟆一样肚子都凸了，厉声说道："你要这么说，没钱不成，今天你就走不了！"潘豹说："我偏走！"说着话真个迈步就走。掌柜的要是不敢拦他，未免显着太软了，过去伸手就抓。口里说道："走不了！"潘豹一看掌柜的手到切近，用左臂一缠，一脚又将掌柜的踹倒。这看热闹的众人里面。跟掌柜的相好的不少，一看这般举动，大家全都不忿。七言八语说道："这还了得吗！"掌柜的爬起来高声喊喝道："众位有跟我不错的，助我一膀之力，大家一同动手，打死他有我啦。"这一句不要紧，就连方才那个伙计，也随着众人一拥齐上。过来有七八个年轻的小伙子，将潘豹团团围住。这个

地方可不是说书的替潘豹说大话。这一群人别看都是年轻的小伙子，说到动手如何是潘豹对手？不过就是三转两转，已然将众人打得东倒西歪，滚滚爬爬。看热闹的众人一看准知道这小子会武术，平常人决以打不了他。大家异口同音说道："村上来了霸道了，快去请王二爷去吧，除非是他老人家才能够制的了他呢！"众人所说之话，倒是也在情理之中。

王二爷乃是当地的首户。这个村子地名就叫小王庄，可不是全都姓王。王家可是一大户，从中最有钱有势辈数也最大的，可就是王二爷。家中一共哥儿两个，大爷王志文，二爷王志武，还有一个未出阁的老妹妹，闺号小娥。这哥儿两个别看是一母所生，性情大不相同。大爷王志文好静不好动，最喜读书，也没有朋友。二爷可就不然了，生平好武，交游甚广。街面上有点什么事，也时常给人排难解纷。可别看好武，始终没请着好教师，所练的也不过就是平平常常。那个能耐，也就是笨汉子能打三个两个，好汉子连半个也打不了。现在家里还住着一位教师，姓冷名叫寿臣。这位教师的拳术倒不怎么样，他是专门会摔脚，所以人送外号叫搬不倒。大家今天一看潘豹这份举动，分明是恶霸骚扰，可就想起王二爷来了。里面有腿快的，早就跑到王宅送信，到了门首，跟家人说道："管家，你老多辛苦，回二爷一声：张三的饭铺里，来了一个吃饭的，如此如彼。"现在已然将众人完全打倒，家人知道二爷的脾气，好管闲事，可不敢不回。说了声："你在这里等一等。"转身够奔里面。王二爷正跟冷教师研究摔脚跟把势，关系密切不可相离，东道西席正然说的高兴。家人进来回话，就把街上的事一说。王二爷一听，摸不着头脑，心说："世界上那里有这种事呢！"冷教师说道："二爷，你不知

道，听这人的举动，一定是来访我冷寿臣的。要不然我跟你老常说，这个练武没有名盼名，有了名怕名。只要你的名头一传出去，就有出了色的英雄前来访你。我冷某可不敢说是大名鼎鼎，大概练过武术的，没有不知道有这么一个搬不倒的。你老看，怎么样？果然来了吧。要不然那有这样不说理的人呢。”王德武一听这个话，“倒也有理。听这人这个意思，分明是前来找碴。也许是看看他敢去不敢去。”这才点了点头问道：“冷教师，既然如此，应当怎么办呢？”冷寿臣笑了笑道：“二爷，你老连这么一句话都不明白：“兵来将挡，水来土屯，我出去会会他就是了。你老也跟着在旁边看看热闹。”王二爷说道：“我一定得去。”这才收拾收拾身上衣服，往外就走。到了街门外一看，送信的人还在那里等着呢。王二爷叫他头前带路，自己跟冷教师随同前往。工夫不大，已然来到了张三饭铺门前。众人正然围了个水泄不通，猛然间一看，王二爷到了。这才高声喊道：“闪开闪开，二爷到了。”大众一听，赶紧闪出一条道路。冷教师在前，王二爷在后，一直走到人群里面。这时已打得乱七八糟，小王庄的壮汉你躺下，我起来。冷教师遂高声喊道：“小王庄的人全都退下来别动，有我在此。”众人知道，王二爷来了，还带着冷教师。据说这位冷教师打遍天下无敌，这可就好了，我看这小子还横不横？众人往下退。掌柜的张三赶紧走过来，给二爷请安。随着就把这小子如何不说理，又说了一遍。王二爷摆手说道：“你不用说了，我早已知道。”冷教师当然跟他有个叫拍。这个工夫潘豹也收住了手，看了看喝住众人的这个人：五短身材，车轴汉子，项短脖粗，漆黑的一张脸，黑中透亮。正然看着，就听冷教师说道：“朋友，你是为什么来的？趁早实话实说。告

诉你，我叫搬不倒冷寿臣，有意找我的话我来了。不是找我，在我的眼皮底下欺负人，岂不是跟我过不去吗？”潘豹一听，“这个小子提名道号，就冲着你这个外号，也绝以不是高手。”也高声说道：“我就是跟你过不去，你敢把太爷怎么样？看你提名道姓还觉着不含乎，真有能耐过来比试比试。”冷爷说道：“好，我既然来了，准知道就有这么一回。可是这个地方也不是比手的地方，王二爷宅中有我的场子，你我到那里盘桓盘桓。”潘豹一听赶紧答应，心说，“不给钱，打架倒打出理来了。跟他比手倒是小事，我这一走岂不是两清账吗。”既然有王二爷出头，把小子带走，掌柜的张三也不敢相拦。大众只得一哄而散。

潘豹跟随王志武、冷寿臣一同来到了王宅。先让到了客厅待茶。问了问名姓，潘豹这才明白，原来这个小子他以为我是故意的在街上打闹，专为访他来的呢。小子可没敢说出真名实姓，他说他姓罗名潘，外号人称铁金钢。搬不倒一听准知道：这是一位武学家，我要当场跟人家比手，未必是他的对手。莫若跟他说几句客气话两罢干戈，倒省得栽筋头丢人。想到这里，遂说道：“罗老师傅，实话告诉你说，我不过就是会几个跤，武学不过略知大概，并无实地能为。罗老英雄遨游江湖，当然武学绝伦。你老在我这里留手功夫，我给你老传名就是了。要说我给你老接招换式，我可不敢。”他这一恭维，小子潘豹不由得心中暗喜，原来他所看的那家财主就是此处，没想到吃饭打架竟会打到这里来。二目一转，心说，看着这个姓冷的小子，就没有多大能为。我何不将他打倒，夺了他这个地位，暂且作为栖身之处。此处又幽僻，我又并未说出真名实姓，任凭官面怎么样，量他等也来不到这

里，这可叫将错就错。想到这里这才向着王志武说道："这位不就是本宅主人吗，我听说非常爱喜武学，今天我罗潘来到这里，头一节瞻仰瞻仰冷老师的武学，再者可就是会会这位东家。你老要说不比，我特地前来，岂不辜负了我这一份意思？"冷寿臣准知道："来者不善，善者不来。这个小子安心就要砸我的饭锅。"正然思想，不得主意。就听王志武说道："冷老师，既然这位罗老师特意前来访你，依我说，你们二位还是比比好。可有一样儿，远日无冤，近日无仇，比上手不许下绝招，最好是点到为止。"潘豹接着说道："你老这个话说的圣明。并非是彼此寻仇，谁打算要谁的命，这不过就是盘桓盘桓。"搬不倒一听，心说："好你王二爷，你老就知道这么一说。我赢了，没的说，倘若输了，我还呆不呆呢。"虽然这么想，人家话说到这里，再说不比，那简直比输了还难看。万般无奈，这才说道："既然如此，冷某斗胆，只好领教领教你老的招数。"说到这里，茶已用罢。三个人一齐站起身，够奔后头院把势场子。冷爷本来没有多大能为。装模作样只得也在当场叉手一站，说了一声："请。"潘豹也不客气，答了一个"请"字，抢步向前左手一晃，右手够奔胸前便打。冷爷本有心用左手打他的右臂，然后抢身进招。也不知道什么原故，稍微一迟疑，身形未曾移动，砰的一声应手而倒。冷爷爬起来臊的面红过耳。"没有别的说的，只可说自己对于拳术有限，我成名就是摔脚。"潘豹未曾答言。王志武在旁边说道："罗老师，你老何不再跟我们教师摔一下。就打着你老输了，也不算难看。也好叫冷老师转转面子。"凡事都得说凑巧，这个潘豹是练的摔，后一看摔脚有止境，武术无尽无休，这才改学武术。"要谈到摔脚这一层，小子不但不外行，并且还

是个好手。”当时听王志武一说，立刻点头答应。搬不倒心里也喜欢，心说：“别看你是练武术的，论到摔脚，你可不准成。皆因武术是死把，摔脚是活。头一样，这里头得免去了踢打，必须摔倒了才算赢呢。我可不敢说有我有把握，外号人称搬不倒，大概今天你讨不了便宜去。”想罢，这才说道：“罗老师傅既然如此，咱们也用不着穿褡裢，你老就请吧。”潘豹闻听向前一抢身，伸双手掳冷寿臣，彼此抓住了肩头上的衣服，滴溜溜就是三个圆圈，彼此全都用了两回绊子，怎奈不得力，皆未能施展。搬不倒一着急，向前挺身，打算一侵身下面用腿一别，将潘豹摔倒。他可不知道，这个潘豹对于摔脚很有阅历，他往前一侵，早就明白他的用意。跟着右手往外撑，左手往回拉，用左腿一搭他的右腿腕子，搬不倒全身之力尽解，脚下失根身形扭转坐倒尘埃。潘豹没等冷师傅说话，赶紧说：“三脚两胜算赢，请起。”小子心里这才沉住气，站起来喘了一口气，溜达两步这才说道：“请”。你说也怪，工夫不大，三个脚摔完了，寿臣躺下三回。气的小子眼睛都红了，可就是没有法子，说了一声：“罢了，我这个教师让给罗老师你老吧。”说到这里转身就走。王志武连连喊叫：“冷老师，冷老师。”小子连头也不回，一直回到了下处，收拾自己的东西出门去了。容着王志武打发人来看他，小子早就走远了。王二爷一看人家这位罗潘的能为太高了，有心约人家在此教自己练武，又怕人家不答应。想了半天这才想起一个主意来，叫道：“罗老师，我的教师可被你老给打走了，这可没有别的说的，无论如何你老也得屈尊屈尊，在此处替他这个缺。”潘豹一听正中心怀，遂说道：“二爷，实话跟你老说吧，我听人说，二爷你老最好武，家里头请着一位教师。我一打听这位教师，原来

是搬不倒冷寿臣，我心里非常不愿意，皆因他没有真正能为，哄饭吃倒是小事，岂不把二爷你老耽误了吗？我有心自己前来自荐，这个话未免不好说，就打着说出来你老把他辞了，也不算漂亮。所以我踢了场子，也叫你老放心，知我多少有点儿能为。”王志武闻听心中喜悦，原来特意给自己当教师来的。一面派人到张三饭铺还饭账，说明原因。家里摆酒款待潘豹。

自此这小子就在小王庄王宅当教师，王志武对于他敬若神圣。每天清晨起来，潘豹教给二爷练艺，日子一长可就越显着亲近。每到年节之时，王志武将潘豹约到内宅谈话喝酒，家里的人可就全都不避讳了。潘豹头一节是个久旷之夫，再者说是天性好淫，一眼看见了王志武的妹妹小娥，娇滴滴花容月貌，这小子当时起了歹心，恨不能跟她成其好事，才遂心愿，谈话之中短不了带些个调戏的言语。要说姑娘别的心思没有，不过就是姑娘大啦，深闺寂寞，潘豹又是个膏粱子弟出身，借此不过消遣，也乐意跟他说笑。这一来不要紧，潘豹的野心尤其加甚，假意说姑娘体格不好，还是早早晚晚运动运动可以一生强健。这个话只有小娥心里明白潘豹的用意，王二爷那里知道，何况是好武的人，无论怎样只要谈武，就算投其所好，他还以为潘豹是好心。亲自跑到妹妹的房中，叫道：“妹妹，咱们罗教师说了，你的体格不康健，他说你早早晚晚运动运动，你愿意练吗？”小娥故意装腔作势，叫道：“二哥，我看你天天练的，非常有意思。虽然我也有这个心，只是未能启齿，恐怕被哥哥耻笑我闺门无训。就是现在罗教师说到这里，这个也不易办，他是个青年的男子，我是这么的大姑娘，跟人家练艺未免有好些个不便吧。”王志武一听把脑袋摇的跟车轮一般大，叫道：“妹妹你这个话可说错了，凡

是练武的人决以不好色，普通的主儿全都是守身如玉，何况人家罗教习那么高的身分，要说别的那可真是谈不到。”小娥听哥哥如此说法，自己整天价闷闷不乐，乐得凑到一处解闷，想到这里，这才说道：“既然哥哥你老如此说，方才我不是说了吗，我情愿意练。”王志武闻听非常喜欢，告诉自己的妹妹明天早起，跟自己一同下场子。小娥点头答应。二爷又将这个话告诉潘豹，潘豹表面上带出来端端庄庄，心里可暗含着喜欢。当天不说。次一日，小娥果然早早起身，跟哥哥到后面场子里头练功夫。小子潘豹教给姑娘站架子，每一动转，闻见香风四溢，潘豹神魂荡洋，要不是有王志武在场，恨不能将姑娘抱过来跟他亲亲嘴，可惜旁边有人家的哥哥，不用说有无礼的举动，就是稍带轻狂，被人家看出来明天就不用练了，岂不是未得反失。何况头一天下场子，还未能证明姑娘接受不接受。俗语说的好，长了才能够进步，小子将火往下压了又压，站在姑娘的面前絮絮叨叨，按规矩说就是讲说武术的来源。其实这个小子是醉翁之意不在酒，说着话目不转睛看着小娥娇嫩的粉面，那才叫饱餐秀色，又比寻常谈话一时半会儿强的多了。小娥本是娇弱的处女，就这么一说练功夫站架子，颤颤巍巍的香躯，如何能够受的了！稍微站的工夫一长，三寸多的小金莲，脚后跟发酸，脚尖生疼，腰眼发木，大腿根发麻，收式往起一站的时候，非常费力，娇喉嫩嗓微微的哎哟了一声。小子潘豹一看机会到了，赶紧向前伸手，攒住了玉腕往起一拉，觉着又绵软又细滑，小子心里美的不得了！十八九岁的大姑娘，没跟男子接近过，猛然间被男子攒了一把，也是觉着有说不出来的那么一股子劲。这个地方就得说是女大不可留，何况规矩上再一松懈，闹来闹去

闹不出好来。当时潘豹把姑娘拉起来，过了一会儿接着再练。一连练了四五天，凡事都怕搁工夫，别看是千金小姐，练的倒是也有进步。惟独潘豹心里着急，天天总是这么练，我也是狗咬刺猬无从下手。小子忽然间想起一个主意来，告诉王二爷："令妹的功夫已然到了升之则升，降之则降的地步，在你未起之先，约在四更天，先叫她自己到场子里头慢慢的熟习，照着这样辛苦下三个月，将来成名有望。"王志武也是痰迷心窍，一切全都不计较，听完了这句话，赶紧告诉妹妹小娥。到了第二天，姑娘果然不到四更天起身，到了把式场子里面一看，一个人都没有。自己就把所学的架式，一式挨着一式演练。将然练了几个式子，外面进来一个人，正是教习潘豹。姑娘赶紧说道："罗老师，你老起这么早干什么呢？"潘豹带笑说道："头一节我得看看姑娘练了没练。再者说真要是练了，头一天必须得有人看着。倘若是把气息练错了，不但工夫不成了，还许将四肢练出毛病来。这么漂亮的一个姑娘，真要是把胳膊腿练出点儿毛病来，将来还怎么个寻漂亮女婿？到那时你不得骂我一辈子吗？"小娥被潘豹说的面红过耳，羞臊难当，半天也没说出话来。潘豹这才乐嘻嘻说道："你快接着练吧。"小娥随着从新练起，潘豹走上前来给他摆胳膊搬腿，长腰收臀，浑身上下用手全都摸到了，把个小娥的浑身刺痒几番欲笑。潘豹一看这个姑娘如此顺手，只喜的他心花怒放。练了一会儿，潘豹这才说道："姑娘，你这个腿不够用，按练武的规矩你自己窝可不成，你要有志练，豁的出辛苦，还是我给你窝吧。"小娥一听罗老师这句话，说的端庄大样，知道不是闹着玩。遂说道："既然腿不够用的，你老为什么不给我窝窝呢？我既然打算练，就不怕辛苦。"潘豹闻听，心里非常

喜欢，暗说道："这个丫头能够上手不能够上手，可全在这个窝腿上头了。如果顺手顺把，不问可知，丫头心里喜欢我。倘若是她不满意，我也能够知道。"一面想来，自己先走到罩棚下椅子上落坐，叫道："姑娘，你打算窝腿过来窝吧。"小娥她还不知道，这个窝腿是怎么个窝法呢，只得走到了潘豹的面前。潘豹伸出双手，把姑娘往怀里一揽。把小娥吓了一跳，心里不住的直噗咚。将然要说话，潘豹又将她推翻过来脸往外，双腿叉开，叫姑娘站在正当中，上面用双用虚拢着小娥的香躯。这才说道："挺住了腰，下面腿站直了，受不了的时候告诉我。"说着话，小子的左手由姑娘裆中一伸，捞起来一条右腿，跟着右手攒着腿腕左手推着磕膝盖，用力往起搬。姑娘连连的哎哟！小子这才将手放松了点儿，然后左手顺着腿往下摸，不住的问："下面腿站直了吗？"一直摸到左腿的膝盖，又叫姑娘绷了绷劲，这才二次又窝。小子看了看三寸多的金莲，穿着红缎子绣花软底鞋，他一伸手，将姑娘的金莲攒住，用力往起搬。小娥本来非常羞臊，不愿意窝了。怎奈潘豹已然将腿搬起，因为扯的腿筋生疼，只有哎哟，也顾不得说话了。小子摸他的腿的时候，将然要说别窝了，话未出唇，二次窝起。虽然知道教习将自己的脚攒住，因为腿筋非常疼痛，任什么也顾不了，姑娘连连的皱眉。潘豹还叫他咬着点牙，过了一会儿，这才放下。姑娘赶紧说道："我受不了，别窝了。"潘豹说道："那有这个理，窝了右腿，不窝左腿？将来左腿必然有病。"说着话，也不容姑娘回答，又将左腿抄起，照样也窝了两回。这个时候天可就不早了，天光已然大亮，就是姑娘再让窝，小子也不敢窝了。恐怕人家王志武，来了碰上。他自己也知道，教给这么大的女徒弟练武，没有这么教

的。当时把姑娘撒开，叫她溜达溜达。小娥走了几步，大腿的筋活动开了，也不疼了。想起方才被潘豹搂在怀，手把着金莲那个情景，心里热刺刺的满面通红。潘豹乘机说道："姑娘，我还嘱咐你一句话，打算练艺千万不必害羞。"姑娘一想刚才的情形，身上可不是被他摸遍了？想到这里又是一阵脸红。也是姑娘情窦初开，别看外面害羞，心里也是春情荡漾，不但不加恼怒，反倒眼看着潘豹微然一笑，叫了一声："罗老师，我要害羞，早就不练了。"小娥这时候早已明白，这不是练武，分明是调戏自己，站起来面带笑容，瞪了潘豹一眼。潘豹一看太有意思了，想到这里欲念勃勃。怎奈天已不早，又恐怕王二爷来到，只得竭力往下压制欲火。就在这般光景，由外面进来一个人，正是姑娘的二哥，看见潘豹说道："罗老师，你老怎么起得这么早？"潘豹说道："我今天还起晚了呢，令妹头一天加功夫，没人看着我恐怕练坏了。本打算早点起来看看，没想到天天起惯了，睁眼还是那个时候，我也是刚到。"王志武听罢，并不加思索，随便点了点头。这才自己将长大衣服款去，先练拳脚后练刀枪。小娥也照旧练她的功夫，够时候各自散去用饭。临走的时候，潘豹嘱咐姑娘："明天仍然要早来，我看你自己慢慢练的倒是可以，就照着这个样别添别减。我这两天也懒惰，也不用我看着了。"姑娘点了点头，当天不说。

次日不到四鼓，潘豹就起来了，到场子里看了看姑娘还没来。小子有心够奔内宅，施展夜行术前去探听，将然想到这里，颤颤巍巍来了一个人，正是王氏小娥。小子这个时候如同大旱望雨，看见了姑娘赶紧迎接上来，先问了问："令兄也来了吗？"小娥答的这句话太好了："罗老师，你老就放心

吧。我临来的时候看了看，我的兄长他老人家还鼾声如雷呢。我算计着今天又是我最早，没想到你老倒先来了。”小子闻听微微的一笑，叫道：“姑娘，我今天传给你一手出奇的功夫。”小娥含羞带臊问道：“你这叫什么老师？”潘豹低声说道：“这是初步，还有一手出奇的呢。”说着话，伸手要解姑娘的香纱罗带。小娥赶紧用手相拦，叫道：“罗老师，昨天你那个意思我早就明白了。不过你得知道知道，我可是未出阁的大姑娘，我问问你要打算怎么样？”潘豹这个时候尚武的勇气全消，那里是师傅跟徒弟，分明是吃乳的小儿跟妈妈说话一般，说道：“我爱你！这些个日子，难道说你不知道吗？千思百想，想不出个相当的法子，后来我是整整的三宵没睡觉，这才被我将主意想妥。跟你哥哥提说你的体格不好，应当练武。你的哥哥倒是非常疼你爱你，果然将此话跟你说明，彼时还恐怕姑娘你不来，那我的主意又算白想了。没想到姑娘有情有意，果然前来练武。练了几天，我一看，当着你的兄长，仍然是狗咬刺猬无从下嘴。又费了无数的心血，才又想起叫姑娘早起，我心里不放心，昨天才给你搬腿试探试探。我一看姑娘对于我果然是有情有意，昨天我就打算如此，因为时候太晚了，今天这才叫天赐良机！难道说姑娘还不答应我吗？”说到这里，一面等小娥的回答，一面仍然用手解她的罗带。姑娘推开了他的手，叫道：“罗老师，你的意思我已然明白了。难道说你就不替我打算打算吗，一旦失身，便是终身的玷污，将来还怎样嫁夫配婿？叫我想，这个事办不的。你是有妇之夫，我乃无婿之女，为了片刻之欢，损人家终身的名节，这是何苦呢？”小子一听赶紧说道：“姑娘你就放心吧，我因为练功夫练的，直耽误到而今并未娶妻。只要姑娘你答应了我，我情

愿意跟你白头偕老。”小娥连连摇头说道：“这个话不成，既然你有这意思，为什么你不托媒人跟我哥哥提亲，双方议定，明媒正娶那够多么好呢，何必行此苟且之事？”潘豹不等姑娘把话说完，接着说道：“这不是一样吗？只要你我有了夫妻之谊，然后再办还迟吗。再要说一句保险的话，就打着是你二位兄长不允，只要姑娘你跟我是真情实意，我能带着你私逃。”姑娘听到这里，心说，要是果然他所说的是实话，就凭他这个年岁我这个岁数，倒是天生的佳偶。但不知他所说之话是真是假？这才说道：“你所说之话当真吗？如果要是真的，你就跪倒对天起誓，那我才能信呢。”潘豹一皱眉道：“小奶奶，你算真能摆弄我！”随着退回一步，双膝跪倒，口中说道：“过往神灵听真，弟子……将然要说潘豹”，又咽住了。接着说道；“弟子罗潘，今天跟王家小娥姑娘，先行夫妻之道，然后提亲，决不能始乱终弃。如有三心二意，将来被人一巴掌打死。”小子说这个话的时候，再也想不到这么一个大小伙子，就会被人家一巴掌打死。他那里知道，明有王法，暗有鬼神，起誓应誓。到后文，书在白草洞下，被一位成了名的老剑客拿他错当野兽，一掌击碎了头颅。这是后话，暂不多表。单说潘豹当时将誓起完了，站起身形来到姑娘近前，乐嘻嘻说道：“我已然对天赌誓，难道说你还不信吗？”说着话，仍然伸手解姑娘的衣带，小娥摆手说道：“你先别忙。”潘豹这回可真急了，一伸手将姑娘的两条腿拿起来，手把着金莲问道：“怎么会还等等呢，难道说又变了卦不成？”王小娥也不由得噗哧一声乐了，“你既然对天明誓，我还怎么能够变卦呢。我问你打算要干什么？”潘豹一听，心说，就凭这么大的姑娘，这不是诚心装傻吗？遂说道：“姑娘，小奶奶，你别装傻了，

你快着点儿吧！”小娥这才说道：“不用说我是未出阁的闺女，就是个妇人，头一次偷香窃玉，也不能如此草草略略，在露天地里岂不成了狗了吗？”潘豹一听，遂说道：“我的奶奶，不在这里上那里去呢？”小娥红晕双颊，含羞带愧说道：“话不是说到这里了吗？今天晚上我给你留门，我跟我的二嫂子住的是一明两暗，我二哥因为练功夫的关系，一年不准跟我二嫂子同眠一次。北间可就是她住着，南间里头就是我。夜静三更，只要你能够跳的过墙去，我在屋里等你。如果你要非在这里不可，那你就是拿我当作路柳墙花，决不打算跟我作夫妻。”小子一听，并不敢再往下要求。又呆了不大的工夫，天光大亮，料着王志武快到了。果然工夫不大王二爷到了，好在这小子一心一意，全都在武术上，并不思想别的，到了场子里头别的话不说，还是照样练。简断捷说，收了场子，各自用饭。小子潘豹只恨他的胳膊短，不然就伸手将这一轮红日摘下去。好容易盼到晚饭后，小子多喝了点酒，早早躺下睡觉，头一样，省得等的着急，再者也好准备着精神夜间与美人相会。将然一躺下，翻过来掉过去睡不着。后来被酒拿的，倒是睡去了。猛然间一睁眼，听了听已然交过了二更。潘豹赶紧起来收拾衣裳，又喝几杯茶，这个功夫可就交了三更了。

潘豹轻轻的出来，将门儿倒带，来到院中，听了听半点声息皆无。小子这才施展夜行术的功夫够奔内宅，东西厢房，上房南倒座全都暗无灯火，并且是鼾声如雷。潘豹来到东厢房门首，用手推了推，果然双门虚掩，一转身到了屋中，仍然将门对好。一直够奔南里间，启软帘一看，屋中黑暗异常，拢住了眼神，这才看见了迎门有张床榻，幔帐半垂半挂。小

子慢慢的凑到了床榻近前，不用眼看，早已闻见脂粉香气，潘豹这才得偿其愿。事毕不敢停留，赶紧穿好了衣服，回归他的下处，王氏小娥跟着把屋门关好。小子回到下处，合衣而卧，略微的休息一会，这才够奔把势场子。到了那里一看，姑娘早就在那里了。潘豹看见了小娥，低声问道："今天你还练的了吗？"姑娘也乐嘻嘻的说道："因为什么练不了呢？"潘豹心中疑惑，大概这个丫头不准是处女吧。小娥乐嘻嘻的说道："你想什么？站在这里怔柯柯的。"小子这才明白，过来随着问道："昨天晚上好不好？"姑娘只是笑，并不答言。潘豹摸不着头脑，只得仍让她练功，并且还约定第二夜相会，小娥慨然应允。一连就是七八天，夜无虚度。每天早晨小姐早早的就到把势场子练功夫，潘豹心里纳闷，留神看了看，这个丫头一点儿力量不减。这时候小子可就捣了鬼了，仿佛看这个情形，夜间跟他同眠的女人，身体看着比小娥胖大，甚至于手脚皆有不同。小子有些疑惑。这天早晨见着小娥，叫了一声："姑娘，我看你这个腰肢如此消瘦，怎么会脱衣并卧那么胖呢？我真正是莫明其妙！"小子这一句话将然说出来，把个小娥乐的连腰都直不起来了。姑娘这一乐，潘豹知道有假了。接着问道："你变的是什么戏法？赶快对我说明。"小娥说道："你别着急，情实不是我，可是美貌在我以上，不在我以下，所差不是个姑娘就是了。"小子一听，果然是偷梁换柱，闹了半天我还没摸着她。这才问道："你偷梁换柱也不要紧，我先问问，你可是个姑娘不是？"小娥摇晃着脑袋说道："这姑娘既然跟你定亲偕老，决以不能对不起你。皆因还有一天，这个话我不能对你说明。"此时潘豹就算打在了五里雾中，真正是连半点头脑都摸不着。小子一想，这个事有点玄虚，遂

追问道："究竟替你的是谁？你要实说，不然就把我闷死了。"小娥一看他这般光景，知道不说不行。遂问道："你要问这是如此如此这么一回事。"小子闻听，乐得他真正要平地打筋头！原来这个王志武之妻于氏，在先前因为他的丈夫好习武学，不亲女色。于氏不堪寂寞，家里有个伺候上房的小孩儿，由十八岁来的，这一年二十一岁，小孩子长的倒也平常。于氏乃久旷之妇，看见小孩不觉春心动荡。早早晚晚把孩子叫到屋内伺候他，主人勾搭奴才，最易不过，也不论男女都是一样。这一天于氏往屋里叫孩子，孩子将然进去一看，就吓了一跳，于氏赤条条一丝未挂。孩子将然要转身往外走，就听于氏低声说道："站住，你这个当差越当越回去了，怎么你进屋中连咳嗽一声都不知道呢？今天晚了不用说，明天我跟二爷把话说明，先叫家人将你打个半死。"孩子一听，吓得噗咚一声跪倒尘埃，磕头如同捣蒜一般："求二奶奶开恩，下次永远不敢了。"于氏说道："你今年也是二十多岁的人了，算起来比我还大，你就知道求我，我赤身露体被你看见，这个事应当怎么办呢？"孩儿只有叩头求饶，任什么也说不出来。于氏说道："也罢，你也不用害怕，早早晚晚我把你叫到屋里伺候我。你要答应了，就算善罢甘休，不然的话，我非送你到当官不可。"小孩儿一听，心说。这个事到便宜，赶紧说道："二奶奶，只要你老不跟二爷说，不把我送到当官，你老叫我怎样我就怎样。"于氏一听，心中甚喜，这才换过笑容，悄骂了一声："小冤家！分明是你没安好心，如今果然被你想到了手中。到外面看看，众人如果都睡了觉，你再回来。"孩儿这才来到外面，看了看上下人等，全都睡了。这才二次够奔屋中，从此与于氏通奸有染。俗语说的好：千层篱笆也透风。日子一长，

外面可就有了风言风语，这个话被二爷听见了，脸面的关系，也用不着捉奸，也不问是真是假，把这孩子一辞就算完了。这一段事情，可就是小娥知道底细。皆因跟他嫂子住一明两暗，有时候听见那屋里有响声，才被小娥看破。今日姑娘见他哥哥把小孩儿辞去，才跟他她嫂子说破，好在姑嫂二人以前是无话不说。如今他被潘豹引诱，一想，跟嫂嫂住连房，焉能不被她看破？遂跟她嫂嫂商量，二人合谋：姑娘又先让潘豹和他嫂子占先，二人遂换了屋子，这是以往之事。到了第九天，潘豹生疑，这才追问姑娘。姑娘无法，遂即实话实说。小子闻听，心中暗喜，如此，在东屋里面已无所忌，想罢，笑了笑说道："我这么大的小伙子，竟被你将我哄住。"说到这里，天已不早，二人仍然出了罩棚，姑娘照样练功夫。过了一会儿，王志武也来了，彼此将功夫练完，一日无事。到了夜静三更，潘豹又来到于氏屋中。低声叫道："嫂子，今天我才明白。"于氏已得到姑娘的报告，此时于氏不得不答应，遂说道："妹夫，你可别笑话我，我是为成全你二人的婚姻。今天被揭穿，明天就是你们夫妻合欢之日，从此以后，你我务必断绝关系。"潘豹一听，连连摆手说道："嫂子，你既然愿意成全我们二人，你就别说这个话了。如果嫂子跟我断绝，我敢跟你面前起誓，永远不到这里来。"于氏带笑说道："你们一对小夫妻，加上我算个什么呢？"潘豹着急说道："你这不是羡慕我们，分明这是有气，要断绝咱们全断绝，我也不曾得罪你老，这是为什么呢？"于氏一看，这小子真钟情，遂说道："我这是逗着你玩儿呢，即是相守在一处，怎能说绝就绝？我说的是你们夫妻圆房之后，千万别闹出意见来才好。"于氏也有她的用意，别看现在小娥让我十天，究竟是大姑娘，未

解风情意味。容着她了解了风情，短不了有争风吃醋之事，故此先将此话告诉潘豹。潘豹这小子也能随机应变，当时听于氏把话说完，遂叫道："嫂子，绝对没有意见，我也不是那忘恩负义之人，你老就放心吧。"于氏听着这话，心中甚喜，这才说道："明天是你们洞房花烛之夜，我给你们备一杯合欢酒，燃着灯烛也不要紧，只是说话的声音低一点就是了。"潘豹说道："这真有点儿悬虚，依我说，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就是鼓乐喧天，不也是这点事吗。"二人说话之间，天已交四更，潘豹回归下处。沉了一会才够奔把式场子，见了小娥笑嘻嘻的说道："今天晚晌，你还有卦变没有?"小娥羞答答的说道："你少说些个淡话，够了时候再说不晚。"小子被姑娘说了这几句，反倒说的不好意思了，彼此相对默默无言。一看王志武到了，大家练了会子功夫。小娥说身上不大好，自己先回去了，白天一天无事。到了晚饭后，于氏预先在厨房预备了几样酒菜两壶酒，于氏跟小娥全都不睡觉，南北暗间都是明亮亮灯烛。要说潘豹亦称得起色胆包天，将然交了三更，小子即刻前来到了这里，看了看，灯光明亮，听了听，旁的屋子别无动作，这才飘身下来，走入了屋中。于氏见着潘豹彼此一笑。小娥反倒一语不发。于氏将酒菜摆好，叫她们夫妻喝杯合欢酒。潘豹一把将于氏拉住，叫他坐在旁边，彼此喝了几口酒。潘豹看了看于氏，二十岁来往，生就的俊眉俏目，粉妆玉琢，可惜这十夜都是暗中摸索，未能领略她的玉容。又眼看了看小娥，已然不是寻常的衣服，衣鲜人艳，浓妆淡抹，比寻常时又另有一种娇艳。小子看罢，新情旧意欲念邪腾，大有不可以把持之势。于氏头一个看出来，潘豹有点情不可耐的情景。再就究竟是私的，点着这么亮的灯，多有不便。于

氏这才说道："时间没有多大，还是早早安歇吧。"说完了之后，又说了几句吉庆话，这才给他们将门关好。于氏走后未敢安歇，只是在屋中给他们打更坐夜。这里潘豹跟王小娥不过就是千恩万爱，海誓山盟。够时候潘豹自去，小娥嘱咐他不必由前面来，因为留门关门全都不便。不如给你留着后窗户，你由那里来倒不错。潘豹点头答应。自此以后，果然是小娥跟于氏二人，每人十天。这个话可也并非是一日。

小娥几度催促叫潘豹跟他哥哥提亲，小子一想，我在这里又不认识人，我在人家家里当教习，忽然间向人家提亲，这个话未免不好说，真要说出来未免叫人家犯疑心。因为小娥催的无法，小子把这份困难，可就告诉了于氏，求她设法解劝小娥别忙。这个话不发则可，倘若一发，成了不用说，倘若不成，势必就得作别。小娥倒好办，可以带着她走，跟于氏岂不永无相见之期？于氏一听人家潘豹所说之话，实在自己也舍不得分离。想了好几天，才被他想起一个法子来：我何不将我母亲接到这里，叫他老人家从中撺掇将小娥嫁给潘豹。这个话不由教习口里说出，好免却许多嫌疑。跟潘豹一合计，小子一想，我现在是弃凶脱逃，三年五载的回不了家，如果在这里将这段亲事说成了，倒是个落脚的地方。如果有人从中作媒，这段事还是真看八成。小子想罢，不由得千恩万谢，遂说道："嫂嫂，你老要设法将我们二人的事维持成了，我一辈子也忘不了你老好处。潘豹又托咐了几句，当时把主意定妥。次日，于氏打发人告诉王志武，说自己想着到娘家去看看。好在人家王志武也不管这个，当时吩咐一声，赶紧给她套车送到她的娘家。他娘家就在王小庄正西不足五里，地名叫松寨，本来是个小村庄子。原来这个地方，还是在明朝

时代，有一家大官员外坟地在这里，看坟的可就姓于。后来人也多了，别的外姓也有搬到这里来的，年头一多，居然成了小村子了。就皆因远远一看是一片松林，因此就叫松寨。工夫不大，已然来到了于宅门首。众人一看，姑奶奶来了，当家适户老少众人全都迎接出来。于氏跟众人全都寒喧了两句，然后到里面见着自己的母亲，行万福礼问了问好。说些个闲话，一直到了天晚。于氏住在母亲的屋中，到了夜静之时，于氏这才跟他母亲说道："我这一次回家有点儿事求你老出头，就是我的小姑子有心要嫁我们家的罗教师，这个事从中要没有人说话，岂不是终究成不了？孩子我的心思，打算叫你老人家容着我走后，过个十天八天的，你老就假装走亲，到我们那里住些个日子。在你老住着的时候，作为说闲话，问问小娥有人家了没有，他们必然说没有。你老抽冷子说一句，这么大的姑娘别紧着搁着了，现年十九，到年也是二十岁的人了，为什么还不赶紧说个人家？准要说到这里，他们必然托咐你老人家，有合适的给提提。你老趁着话口就说：你们宅里的这个教师，不知道家里娶过亲没有，倘若是没有，倒是年岁相当，我想这个话说出来，大爷不知道怎么样？反正那个老二他准乐意，因为他爱喜武学，现在看着这个罗教习正当圣人呢。我来的时候小娥托了又托。"于氏的母亲于老太太一听，这才叫女大不可留。"这都是由那里说起呢？再说，她上头有两个哥哥，人家不提，咱们给他当的那门家？想到这里，这才叫了一声："孩子呀，你长了这么大，还是前十年的小孩子气。妈妈我跟人家不过就是个亲戚，真要他们家就是他姐夫哥儿一个，这个或者还能说。人家上头还有大哥呢，我何必去出这个主意？应了没的说，真要是不应，显着脸上够

多么难看。再说，这个话是我提的，这个罗教习咱们又不知道他是怎么样一个人？倘若日后有个好不好，岂不受埋怨吗？我这倒是小事，你整天在人家家里，有个闲言闲语，那不得听着吗？”于氏一听遂说道：“你老真是越老越糊涂，他上头若是没有大哥，这个事我就办了，还用费这么大事吗？再说，情心愿意是小娥自己，据我看也落不了什么埋怨。还有一句话告诉你老，咱们家的日子又不大富裕。这个小娥手里的积蓄，现在不算衣服首饰足有好几百两，你老要是给她办成了，她说了，情愿意给你老二百两银子谢礼。”于氏的用意，知道老太太们都爱喜钱，故此以利引诱。你说真没出她的所料，于老太太听说有二面两的谢仪，当时心里就是一动。心里暗含着思想了半天，这才说道：“孩子，咱们是一人不过二人智。我也别说办的办不的，我把你爹爹找来，咱们商议商议，也省得日后只我落包涵。”于氏一听有理。当时娘儿两个连觉也不睡了，老婆子前去将于氏的父亲找了来。老头子来到屋中问：“有什么事？天这早晚还找我？”于老太太向着于氏说道：“你跟你爹爹说说吧。”于氏这才又把方才跟母亲所说之话，跟老头子说了一遍。老头子一听，连连说道：“真正岂有此理？漫说是二百两，就是二千两咱们也不办！常言说的好，外财不富命穷人。咱们不是指着种地吃饭吗，就求老天爷年景好比什么都强。千层篱笆没有不透风的，倘若日后这个话传出去，他们家的姑娘不正经，倒显着是咱们给她拉的皮条牵。无论如何，这个事也办不得！过庄家日子，就怕自找闲事。真要是有点什么麻烦，不用说丢人现眼，赔工夫都赔不起。既读孔圣之书，必达周公之礼。古来的圣人不是说了吗？是非只为多开口，烦恼皆因强出头。千万别管！”老头子说到这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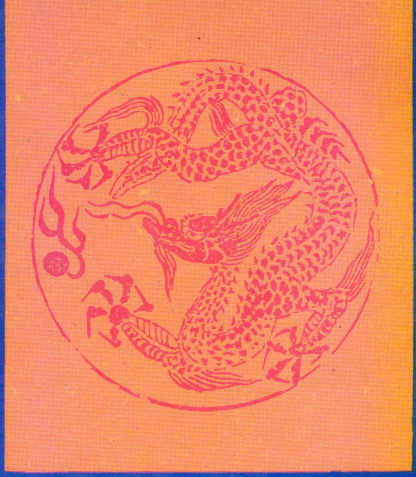
站起身来自去安歇睡觉。这娘儿两个你看我，我看你，面面相觑。还是于老太太首先发言，叫道："孩儿呀，你爹爹不叫管，不管不管吧。管闲事落不是，贪图人家几个钱，找这些个麻烦也不值。"

于氏一听，当时失了主意，不由得心中难过，心说，我的妈妈，你那里知道我们姑嫂二人跟人家睡了快一年了。有心这个话不说出来，看这个意思他们是准不管，莫若把脸皮一厚，反正是妈妈就疼女儿，实话跟他实说看他怎样？未曾说话，自己先落了几点伤心泪，叫了一声："娘啊，这个话到现在，我可不是埋怨你们老公母俩，你们给我说主的时候，竟贪图了人家是财主，难道说就不打听打听人家是什么脾气？倒是也不挨打，也不受气，因为什么，我出门子这些个年，连个孩子也没有？实话跟你老说吧，自从过门之后，只有数几回，我们夫妇圆房。他一生一世最好练武，他说什么男女合房，这叫失丹，应当戒绝女色才对呢。先前我还以为他是说着玩呢，后来一看果然不跟我同床。倒是也没有别的意思，就是一心一意贪着练武，别的都好说。你老人家请想，年轻轻的人，这个活寡怎么守？实话跟你老说吧，就因为这个，孩子我可作错了一段事。"遂就把如何偷跑上房的小孩子，前后话一说。于老太太哎呦一声，说道："这可是你的不对，无论如何也不应当啊！这要是叫人家知道了，这可犯着七出条律呢。"于氏说到这里，也不住的直哭，叫道："妈妈，你还不知道，这还不算完呢。"遂又把跑上房的小孩子被辞之后，小娥如何知道这回事，一直说到小娥练功夫，跟罗老师私自定亲，并且约他夜静三更相会。因为怕我泄漏，非要叫孩子也偷罗教习不可。我要不答应，她就跟她哥哥晚间捉拿奸夫。她

还说前者之事，就算她成全我，现在我要是不答应，就算不成全她了。妈妈你老想，孩子从前在人家手里有短处，到现在你说是应不应？于老太太颤巍巍的说道："以就就以就了，如果不应，再闹出别的事来，那还了得？"于氏接着说道："还是这个话呀，孩子我那个时候也是这么想，故此才二次犯奸。这个话说不说，已然快到一年了。小娥现在说是不见天癸已然两个月，他恐怕是怀了胎了。故此三番两次，催着罗教习求亲。你老想，他在人家宅中作事，小娥又跟人家练过功夫，要是由打他嘴里说出求亲的话，这里面岂不是无私有弊吗？人家罗教师跟我商议，这是我想出来的主意。你老想想，我不找你老，可找谁去？"于老太太一听，不由得心里打算：真要是这段事办不成，就是小娥跟着教师跑了。我的女儿跟他住连房，要说毫不知情，这个话都说不下去。何况他们二人走不了，真要是等到身怀有孕，这场事闹出来旧案重审，必然不可开交。想了半天，没有别的主意，还是得答应女儿，前去给小娥保亲，倒是正理。老头子不教管，只可瞒着他，不让他知道就是了。这才说道："孩子你也不用难过，我先照着你这个主意前去碰碰，成了更好，不成我还有主意，可以给小娥另说别的人家。"于氏一听，母亲已然被自己说服，索性将心腹之事一同全都说出就完了。复又叫了一声妈妈："这里头还有一档事，要不怎么叫你老非给他们两个人撮合不可呢？皆因他们成了夫妻，罗教师对于孩子情义很深，早早晚晚都有个相会，真要是这件事办不成，请问你老，孩子这个活寡怎么守？"于老太太究竟是疼女儿心盛，说真了也委实难耐，谁没打年轻的时候过过吗？老人家这才咬牙切齿骂一声："王志武，无福的东西！练的是那门子武？练武说练武的，

也不能断绝了这个呀，天生的忘八头！孩子，你也不必心焦，就是这段事办不成也不要紧。一年你不会住八个月家吗，在家里妈妈给你找人，反正也是失了节了。找别不容易，两条腿的人有的是。就凭孩子你这个相貌，别说不要什么，就是赚银子赚钱也不费事。”于氏听罢，这才觉着心里畅快些。话说到这里，天已不早，娘儿两个全都睡觉。次日清晨起来，梳洗打扮，用过了早点，坐车回归小王庄。到了自己家中，就把跟母所说之话，跟小娥从头至尾学说一遍。小娥把话听完了，带笑说道：“你这一来把咱们两个人的底全都泄了，亲家娘来到这里，羞人答答的，怎么叫我跟老人家说话呢？”于氏啐了小娥一口，“这时候你又害臊了，三更半夜去练武术，那个时候你怎么不害臊呢？”小娥自己也乐了。过了不到十天，果然于老太太来了。少不得先到大爷屋里看看大奶奶，然后又到姑娘的屋中，末了才到自己女儿的屋内。住了两三天的工夫，听说姑娘早起来还练把式。老太太也早早的起来了，大奶奶二奶奶陪着到把势场子里头观看。老太太们说话，总是头里先带个序，不过就是夸奖小娥长的又好又聪明。跟大奶奶打听打听十几了？大奶奶答言今年十九了。这才接着问有了人有家啦吗？大奶奶回说没有。老太太哟了一声，这么大的姑娘怎么还不给她说个婆家呢？倘若再过二年岂不把青春给耽搁了？果然不出于氏所料：大奶奶果然打着大爷的口气，托她老人家有合适的给提着。老婆子也真会装模作样，这倒不用费事，我现在看出一段事来，回头他们练完咱们到屋中去说去。正然说到这里，场子里面也收了。姑娘明知道亲家娘的来意，为有是好借话头，自己答讪着，回归自己屋中去了。这里王大奶奶、王二爷、王二奶奶陪着于老太太，一同

够奔上房，到了屋中落坐。大奶奶首先问道："亲家娘，你老说，看见了一档子什么事？"于老太太乐嘻嘻说道："方才不是提到了老姑娘的亲事吗？方才我看见一件最恰当的良缘，可不知道凑巧不凑巧，我看姑娘跟他的二哥非常爱喜武术，教把势的那个罗教师跟姑娘的年貌正相当，可不知道人家有妻子没有？真要是凑巧的话，他未从定亲，将老姑娘嫁给他，性情相和，再者，二爷练功夫也就不系外了。你们看看这个事好不好？"老婆子把话说完，大奶奶跟王二爷全都一愣。要知这对野鸳鸯能否成为眷属，且看下回分解。



主持策划 王德胜
封面题签 云覆
封面画 马树旺
封面设计 孙琳